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九五册目次

山堂肆考二百四十卷（二）（明）彭大翼撰　明萬曆二十三年刻四十七年張幼學重修本　〇〇一

山堂肆考二百四十卷（二）

（明）彭大翼撰

明萬曆二十三年刻四十七年張幼學重修本

山堂肆考商集總目

臣職

禮部尚書　禮部侍郎　禮部郎中
附員外　祠部郎中 附員外　主客郎中
兵部尚書　兵部侍郎　兵部郎中
附員外　駕部郎中 附員外　庫部郎中
刑部尚書　刑部侍郎　刑部郎中
附員外　都官郎中　比部郎中

工部尚書　工部侍郎　工部郎中
附員外　屯田郎中 附水部虞部郎中
總九卿　太常卿　太常少卿
太常寺丞　太常博士　光祿卿
衛尉卿　宗正卿　太僕卿
大理卿　大理少卿　大理寺正
大理寺丞　大理評事　鴻臚卿
司農卿　司農少卿　司農寺丞

太府卿　太府少卿　總東宮官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太子賓客　太子詹事　太子春坊
太子庶子　太子諭德 附太子中允
太子侍讀侍講　太子洗馬
太子家令　國子祭酒　國子司業
國子監丞　國子博士 附直講助教學正學錄監簿

總翰林官　翰林承旨　翰林學士
翰林侍讀　翰林侍講　起居省 附起居舍人起居郎起居注
秘書省 附秘書監秘書少監秘書丞秘書郎著作郎著作佐郎校書郎正字
史官　侍中　黃門侍郎
給事中　總諫官　諫議大夫
附諫大夫補闕拾遺司諫正言　御史大夫　御史中丞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　京兆尹　留守

執金吾 附諸衛將軍　曆官
宦官　王府官　督府
經畧使　節度使　安撫使
轉運使　觀察使　提刑按察使
使臣　總將帥上下　刺史
太守上下　通判　推官
提舉　總幕官　縣尹上下
教授　縣丞　主簿
縣尉　巡檢　諸鹽使

仕進
入仕　同僚　遷除
貶謫　濫官　致仕
世官　世科　薦舉
科第
應舉　試文　登第
狀元 附榜眼探花　制科　孝廉科 附秀才科

宏詞科　武科 附特科　座主
同年　下第
學校
國學　郡學　縣學
武學
政事
賦稅　徭役　戶口
屯田　水利　馬政

刑辟　斷刑　慎刑 附寬刑酷刑
獄繫 附冤獄滯獄　兵制　兵法
救荒　治盜
親屬
祖父母 附孫　父　母
繼母　庶母乳母慈母出母保母生母
伯叔父母 附姪　公姑媳婦　夫
妻　妬妻　出妻

嫂叔

妯娣

兄弟

山堂肆考臣職第一卷

明　維揚　彭大翼　雲舉父　編著
豫章　熊　瑞　憲祥父
清漳　黃曰謹　元祗父
溫陵　杜　業　可大父
鄞江　伍可受　以大父　校閱
門生蒼梧　陳懋功　惟志父
同郡　江一夔　季竜父
弟　彭大同　雲會父　仝校

○禮部尚書

歷代沿革。周禮春官宗伯之職、即其任也、漢成帝置尚書四人其四曰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光武分六曹。吏部曹兼掌齋祀、然則夷狄齋祀皆。今禮部職也魏尚書有祠部曹。及晉江左。有祠部尚書。掌廟祧之禮、後周置春官大宗伯卿、隋為禮部尚書。唐龍朔中。改為司禮太常伯光宅中為春官尚書。宋朝禮部判部事二人。以兩制及帶職朝官以上充、凡禮儀之事悉歸太常禮院、而貢舉之政領於知貢舉本曹但掌制科舉人、及百官謝賀章表等事而兼領貢院焉元豐改官制、職掌如舊、其屬有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三曰主客部四曰膳部

作秩宗

虞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掌邦祀

周禮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管攝二曹

後魏孝文征馬圈留宋弁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管攝二曹

兼授二職

唐高宗謂裴行儉曰卿文武兼資故授卿以二職即日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

叔達讜言

唐陳叔達字子聰初建成元吉疾害太宗陰行譖毀高祖惑其言將有貶責之意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拜禮部尚書勞之曰武德中公有讜言故以相報

李揆才望

唐德宗建中中禮部尚書李揆字端卿有才望盧杞惡之遣使吐蕃揆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謂杞曰揆毋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諳練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于揆者不敢辭遠使矣揆乃行至蕃酋長曰聞唐家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還至鳳州卒

翊贊有功

唐睿宗朝薛稷為禮部尚書以有翊贊功每召入宮中參決事恩絕羣臣

柔佞得幸

唐德宗貞元十年以齊運為禮部尚書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每宰相對罷則齊運進決其議或病臥家上欲有所除授遣中使就問之

大僚

唐李絳制宗伯秩禮是為大僚

古卿

曹南豐擬制春官古卿是用授汝

稱容臺

鄭玄曰商家禮樂之官知禮容故署稱容臺

踐台斗

杜甫送王評事詩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注云貞觀初王珪拜禮部尚書後以侍郎執政又晏殊類要牋表類擢登宗伯之曹上應文昌之位

諫罷舞胡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側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代不易其業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授安馬駒為開府既招物議大毀彝倫有國有家者以為殷鑑方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

而先令舜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固非創業垂
統貽厥孫謀之道也。上不從。

判却省貢

宋元祐中，西番有貢駿馬汗血者。事下禮部，蘇軾時為宗
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正使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

議功臣配享

祔音附

宋豐稷為禮部尚書。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為當用
司馬光、呂公著。或者謂二人得罪於哲廟，或不可用。稷曰：
止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配享中宗，豈非得罪於中
宗者哉。

論貢使買書

高麗貢使請買書籍。朝廷以故事許之。禮部尚書蘇軾上
言：漢東平王求諸子太史公書，猶不許。今可與乎。詔：買經
買者許依例。

○禮部侍郎

歷代沿革：周官小宗伯之職，即其任也。隋煬帝初
置禮部侍郎。唐龍朔中改為司禮少常伯，掌策試
貢舉及齋祀、國子生等事。開元中，李昂以考功員
外郎典貢舉，為進士李權所詆，朝議以考功位輕
不足以臨多士，次年遂以禮部侍郎掌焉。宋制[illegible]
尚書門。
若為題堂

見鄉里。

父與同省

唐書：崔漼先為兵部侍郎，父挹後為禮部侍郎，父子同為
南省副貳，自有唐以來未有此事。

柳浮先行

唐常純為禮部侍郎，取士柳浮、華先行。實嘗從容奏曰：禮
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為重。曰：為陛
下揀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

舉秀興廉

唐職類稱：秩元祀，春官舊職；舉秀興廉，國朝兼領。非文儒
碩茂，裁鑒精實，重於一時者，不堪此任也。

裁鑒尤長

唐常陳字殷卿，為禮部侍郎，於裁鑒尤長。異者主司取與，
皆以一場之善，遂登科目。陳先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
覈，片善無遺，美聲盈路。

取捨非允

唐惠文太子薨，詔禮部選挽章。侍郎賀知章取捨非允，為
門蔭弟子喧訴盈庭，知章以梯登墻首出決事。

不中三人

琢竹角

唐文宗時，禮部侍郎魏扶奏曰：臣今歲放三十三人，其[illegible]
彥卿、崔琢、鄭延等三人，實有詞藝，為時所稱，皆以其父兄
見居要地，不敢令中選。詔令翰林學士承旨高琛重考

覆勅曰彥卿等所成文字並合程度可放及第。

實兼二事

白集常貫之授禮部侍郎制禮閣儀曹典郊祀之禮獻賢能之書今小宗伯實兼二事非直清公正者不足以處之按貫之名綬。

舍人引麻

南部新書唐常袞自禮部侍郎入相初袞為侍郎時潘炎為舍人引麻因戲之曰留取破麻鞋着袞視事不浹旬果拜相。

貢士試柳

見中書舍人。

不阿權近

唐王凝為禮部侍郎不阿權近。

請置孝廉

唐楊綰代宗時為禮部侍郎上疏議貢舉請罷明經進士置孝廉力田等科仍請兼廣學校。

放榜長安

唐劉禹錫寄禮部王侍郎放榜詩禮闈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聲名徧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

召對便殿

宋張魏公除知興元府已登舟復除禮部侍郎召對便殿上慰勞宣諭曰朕將有為正欲一飛沖天而無羽翼者卿為朕留意當專任用。

柳璟寬信

唐柳璟字德輝為禮部侍郎為人寬信好接士及稱人之長遊於門者皆顯於世。

廣問老成

宋紹興間呂廣問為禮部侍郎上謂大臣曰廣問老成不沽激往時薦之者甚多。

平心閱試

唐崔郾字廣略轉禮部侍郎凡兩歲貢士平心閱試所擢者無非名士為公輔名卿者十人

抗聲論事

中興繫年錄禮部侍郎曾開出知婺州先是秦檜語以和議曰此事大繫安危開於坐中抗聲論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爾檜變然驚其言遂命出守

榮命兩加

唐賀知章遷禮部侍郎兼授學士一日併謝詔謂宰臣源侍中謂張說曰賀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加二榮命足為學士之光輝然二者孰為美說曰侍郎自皇朝已來為衣冠之選自非族歷清要望實具美者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吏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為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詞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為愈也

文柄舉屬

宋楊大年撰行狀稱，內書大呂公權禮部侍郎，一時文柄屬於公，其成就人才不可計，凡今老師宿儒多公門生也

條奏時政

宋劉正夫字德初，除禮部侍郎，甞星見詔求直言，正夫條奏時政十餘事，大略重名器、輕賦斂、戢干戈、節賜予，及持從官成之道，徽宗嘉納之

乞定樂章

周益公集，宋洪适權禮部侍郎，上初薦郊祀，公乞進所德壽宮及改定樂章，人謂禮與時皆得之

禮部郎中　附員外

歷代沿革，周官太宗伯之屬有下大夫，及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有儀曹郎，即其任也，隋禮部曹置侍郎一人，煬帝除侍字，又改儀曹，唐因之稱郎中，龍朔二年改司禮大夫，宋元豐正名，初除劉贊、王子韶，凡大朝會則上壽奏及當國有祝慶賀若謝，則郎中員外郎分撰表文，建炎三年，以禮部郎官一員兼主客，元豐官制，禮部郎中謂之名表郎官，別有郎曰名表郎，郎其員外之任，即周官大宗伯上士之屬，隋開皇置禮部員外郎，煬帝改儀曹承務郎，唐武德復為員外郎，龍朔改司禮員外郎，唐人以禮部員外郎謂之中儀，王事謂之小儀

詳練故事

梁武帝問僕射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帝即日除儀曹郎，每建議訪朝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任昉常謂之孔獨誦

博綜古事

宋劉杳字士深，博綜群書，為儀曹郎，僕射徐勉以臺閣大議專委杳

辭章有名

唐薛稷字嗣通，為禮部郎中，以辭章有名。

論議無屈

唐李翱字習之，為禮部郎中，性峭鯁，論議無所屈，見宰相李逢吉，乃面斥其過失

議俎豆

曲阜行上官均制，俎豆之議，皆為典常，牋奏之文，傳為口實，秩清任重，時論所歸，不次之擢，多此途出

知制誥

春明退朝錄，禮部郎中百日內須知制誥，故王元之與宋白詩，須知百日掌絲綸，王鞏聞見錄，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宋神宗與宰執議更官制，至禮部郎中，曰此南宮舍人，非他曹比，可除劉摯

便依例禮

南齊書孔逷為尚書儀曹郎，每議吉禮多見信納。上謂王
儉曰：孔逷真所謂儀曹也。

止加尊號

宋劉敞字原父。天子將親大祫於太廟，丞相欲加上尊號。
時公以禮部郎中銜領名表，丞相請撰表，公說止之，遂上
章疏。凡四，天子得公奏曰：我意本謂當如此。遂所奏表不
受。公於是大作時机。

撰賜衣表

石林燕語：舊制大朝會賜及春秋賜衣，請上表致之類，
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禮部郎官之職。大觀以後，朝廷慶賀
多非常例，郎官不能待其意，蔡京乃命中書舍人雜為之。
既又不欲有所去取，於是間參取首尾，或摘其一二聯次
比成之，當時謂之集句表。禮部郎官所撰，惟春秋兩謝賜
衣表而已。

掌科舉事

宋史直禮部郎官廳壁記：行之為郎者二十四同，於執制
易不待同日語中與時相不合之官，省部員七以上皆合
於禮部。既為南省，而所掌不過暖例印稿，則文與士
子科舉事目所程，用其堂不能以自天明省門，伯大策
相以下畢入聽治，同堂由典宜比理財，舞
四統不少置，獨儀曹之廷可設，予方理
作舊生事業，依則徑一橋上遲令時覺起，以出李

食舒舒而行，同坐相上馬，已即出，至無毫毛可用以為勤
以白長官者。其官同掾之入又同，而勞逸相絕頓如此，顏
之不厚難矣哉。

清廟器 已下員外郎

唐李肇國史補：任傳謂由作御史，坐於常廢厚，曰：清廟之器
宋史

石器

唐員外郎為錫器

敲碎印

唐馮宿為員外郎，前六石，諸州府納廢印，皆於石上碎之。
又因論詳端，自員外郎所掌，令孫楚遂移石幾時敲廢印。

撰羽衣

開箱何處送新圖

唐鄭谷寄同年趙郎中詩：仙步徐徐整羽衣，小儀澄淡轉
中儀，樣飄紅燼趨朝路，蘭綴清香入省時，彩雲煙霞供不
足，瑤階方趨取求危，自慚孫宦誰相念，空吟一首詩

名德

唐崔沿為員外郎，當時士
夫以元品門尚推名德者，以沿為首。

子厚之章

唐劉禹錫作劉大從子厚以文章稱，首入為尚書禮部員
外郎。

十年方轉
録異記：劉禹錫爲禮部員外郎，方與日者從容，段文昌適入，謂日者曰：爲我謂禹錫，員外須待十年之後，此客入相方轉正。書郎耳可也。禹錫失意，連受外官十餘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

少年超秩
柳宗元與元稹等，俱年二十三，甚少年，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

撰表文
四朝志：凡大朝會，則上書奏，及藩國貢物，凡慶賀若謝，則郎中員外郎分撰表文。

定儀注
唐書[illegible]以禮部員外郎，武則天將享明堂，受制與當時大隱撰定儀注，衆咸推服之。

却私請
唐許孟容，德宗召爲禮部員外郎，時有公主之子請補弘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公主訴于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得遷本部郎中。

議合祭
宋呂東萊文集：王居正，字剛中，紹興元年除禮部員外郎。上將祀明堂，有司疑於嚴父之文，議不時定，公立議請合祭天地，奉太祖太宗配。又撫州守臣言甘露降，畫圖以聞，公請却其圖勿納，臺臣因劾守臣，奪其州。

稱誦名表
樓攻媿集：汪大猷，字仲嘉，除禮部員外郎，南宮名表一時士林稱誦之。

損益儀物
續會要：宋制，禮部郎中及員外郎，凡講論制度，損益儀物，則稽覈行所上之狀，以次諮決而審于尚書省。

請復祭典
宋李文簡公燾除禮部員外郎，時中興祭典未備，公上言五嶽海瀆先農先蠶風雨雷師九祠，乃以酒脯代牲牢。雨暘失節，郡國火災，未必不由于此。詔許復舊。

不草虜牋
中興係年録：吳慤，晉陵人，爲禮部員外郎，虜立張邦昌，法當郎官草牋奏，公度不可拒，將引繩自裁，有言非常者曰儀注請爲之，由是獲免。又王時雍用事，坐政事堂，公發憤罵時雍曰：反虜，吾不能擊汝，如段秀實要郎時擲面頭發赤，不能對公，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疾。

○祠部郎中
歷代沿革：東晉而下，逮于北齊，皆有祠部郎。後周春官府有典祠中大夫，隋有祠部郎，唐改爲郎中，龍朔中改司禋大夫，後復舊，宋制設判司事一人，以無職事，凡祠祀享祭皆隸太常院，而天

文刻[illegible]上司天監本司但掌祠祭[illegible]日休假及受諸州僧尼道士女官童行之籍給剃度受戒文牒而已元豐改制郎中員外郎始實行本司事又因語錄[illegible]祠部呼為冰廳言其清且冷也唐省中語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

才應禮樂

晉許允之字之奇才應禮樂遷為祠部郎

善誦詩書

梁周捨字昇逸博學尤精義理善誦詩書吏部尚書范雲重其才器言之梁武帝召拜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也

德基禮學

南史賀德基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至德基三世為祠部郎

謝沈史才

謝沈為祠部郎有史才

議有故實

後魏[illegible]為祠部郎事每有疑議[illegible]論斷而咸有故實

言有證據

魏徐遵為祠部郎上言南北郊之論明堂宗廟毀建皆有證據

獨遵禮議

陳[illegible]為祠部[illegible]王肅奏祀天地設宮縣之樂八佾之舞[illegible]事人禮經[illegible]禮簡古無宮懸之文[illegible]立義以[illegible]梁武[illegible]引經籍稠[illegible]遣[illegible]不[illegible]服

不行[illegible]

宋[illegible]時譯經傳法謹遵[illegible]三年度道士冀[illegible]執奏不行

以[illegible]

唐[illegible]員外[illegible]致致以為進良士[illegible]天下一人而已

[illegible]時

[illegible]員外郎[illegible]仲秋[illegible]不[illegible]至[illegible]若曰[illegible]方[illegible]始生乃可食[illegible]時不可以為矣乃援引經傳改從春薦

[illegible]

[illegible]為祠部員外郎[illegible]人部[illegible]次當官正色未[illegible]

召對稱旨

宋[illegible]為祠部員外郎[illegible]對稱旨上[illegible]因問在部幾時對曰將及二年上曰如是久乎朕當不次擢卿後數日遂除起居郎

○主客郎中

歷代沿革主客之職周已有之漢置尚書郎四人其一主匈奴單于營部蓋主客之任也魏有南主客晉有主客分南北左右隋為主客郎大業中改為司蕃郎又帝置主客員外郎煬帝改為承務郎唐龍朔中改為司蕃大夫咸亨初復舊[illegible]掌建炎三年以禮部郎官一員兼主客掌諸蕃國朝貢及國信禮物封襲給賞之事

名臣起家

東漢何遂少有美器公府中十辟不就由是名重輩夏起家為尚書主客郎

後魏李[illegible]為尚書南主客郎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為稱職

接對稱職

答梁使失言

北魏以為主客郎時梁徐陵為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始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慚齊文襄為相以收失言囚之數日

致魏使行氣

南史庾杲之為主客郎時魏使至問杲之百姓為何家家題門帖賣宅杲之答曰朝廷欲撫循京洛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魏使聞愕而不能答

范岫口辯

梁范岫[illegible]上有口辯[illegible]選主客郎應接北使

范岫[illegible]

齊永明[illegible]魏使[illegible]使主客郎范岫接對道因其辭辯

○兵部尚書

歷代沿革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職即其任也漢置五曹未有主兵之任魏始置五兵尚書晉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晉有大始中有五兵尚書又分中外兵為左右至後魏始有七兵尚書後周置大司馬卿一人隋乃改兵部尚書統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四曹唐龍朔二年改司戎太常伯光宅元年改夏官尚書天寶十一載改武部尚書宋尚書掌武舉民兵廂上軍兩籍及蕃夷官員承襲之事元豐中詔應沿邊義勇保甲事並隸樞密院其餘民兵並隸兵部建炎中併衛尉亦歸兵部

圻父

周書酒誥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注云汪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

教官司徒也主衆宏文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
武官
釋名大司馬者武官也大總武事訓馬為武者取其徒行也
統六師
周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唐孫逖授李林甫制緝熙九伐董正六師
掌九伐
通典夏官大司馬之職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領校人牧師職方司兵之屬即今兵部之任也
西曹
文苑英華崔祐甫字安成齊州人有吏部兵部選人議伏望詔東西二曹兩都分門東謂吏部西謂兵部也
南省
唐李輔國為兵部尚書南省視事使武士戎裝夾道
畢公兼領
釋名周成王時畢公為三公兼領司馬之職
歐陽特授
宋歐陽脩謝表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軍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于今月二十七日赴上訖伏念五兵叨進中臺之秩宣風一面俾綏東土之人祇荷寵靈徒知殞越

數訪時政
唐職林王起字擧之為兵部尚書文宗數訪逮時政起因積雨頗貢逐臣
虧失軍容
唐玄宗初即位十一月講武于驪山兵部尚書郭元振坐虧失軍容將斬以徇張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功於社稷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乃配流新州
柳述驕豪
隋兵部尚書柳述尚蘭陵公主恃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帝問符璽直長韋雲起以外間不便事述時侍側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臣恐物議以為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之顧謂述曰雲起之言藥石也可師友之會詔內外官各擧所知述擧雲起除通事舍人
懷遠簡率
唐李懷遠除兵部尚書雖久居榮位而彌尚簡率常乘款段馬左右僕射豆盧欽望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答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嘆美按豆盧欽望雍州人唐中宗神龍元年為左右僕射
清以奉國
唐屈突通為兵部尚書從秦王平薛仁杲時賊珍寶山積諸將爭取之通獨無所取帝聞之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

特賚金錢六百兩絹十段。

忠于事君

唐僖宗時杜讓能為兵部尚書。朱玫兵逼乘輿，帝走寶雞，是時棧道為山南石君涉所毀，天子間關險阻，群臣從之未嘗暫去側。帝勞曰：卿蓋古所謂忠于所事者耶。讓能頓首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扞牧圉，臨難苟免，臣之恥也。

事皆暗記

唐姚崇三為宰相，兼兵部尚書，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暗記。

知無不言

宋朱文公撰黃端明公墓誌銘：簡肅為兵部尚書兼侍讀，每當入直，上常先遣人候視，至則亟召入坐，語從容，月必一再見，公知無不言。

奏停參辭

唐諸道州府方鎮節度使等，執弓弩帶器仗，就尚書省兵部參辭，行令從。從奏云：軍國異容，古今定制，若不由舊，斯為陛前兵門閑之門，總納弓刀之器，鄭注外宗恩寵內蓄凶狂，有劉好謀將興亂，此致王者部行從之事，敢驕將吏肩詣閣，展後編乘與暗動，京國雖既往不咎，而其源尚開，伏乞速令停罷，如須參辭，即具公服。上從之。

既紛衛突

宋祀南郊，蘇軾以兵部尚書為鹵簿使，上因大廟，循儀行禮畢，將至青城，忽有赭傘犢車并青蓋犢車百餘來衝突而來，公呼御營巡檢使立車前訊問，乃來誰何，散而亂行。曰皇后并某國太夫人某大長公主也。公即于青城上疏劾之，明日中使傳命申勅有司嚴整仗衛。

贊掌戎政

白居易行柳公綽制：惟茲夏官，實掌戎政。

銜省文書

蘇東坡表，武選隸于天官，兵政總於樞轄，故司馬之職，獨省文書。

吳奏見收

唐吳湊為京兆尹，以其能政，兼兵部尚書。先是，街樹皆蒔

榆，後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

在于愛民

宋白興軍王欽若為兵部尚書，上論制敵之道在于民，昔周文王問太公以為國之道，太公曰：愛民而已。兵書無不本諸愛民者，上嘆曰：大臣言也。遂拜樞密副使。

兵部侍郎

歷代沿革。周禮夏官小司馬中大夫之職，即其任也，隋置兵部侍郎，唐因之，龍朔中改為司戎少常伯，光宅中改為夏官侍郎，後復制止，以天寶元年加一員，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其宋朝官制

及元聖臣名臣見本部尚書類。

故有家風

唐太宗以楊弘禮有文武才擢為兵部侍郎。入參機務出統戎戰太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

莫限資格

唐裴行儉為兵部侍郎選人故英公李勣孫及徐有功之孫皆以貧不調行儉以爲謂以子之祖先秩在王府莫限資格並從優而選之

持擇銓局

唐盧承慶遷民部侍郎太宗令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信卿卿何自不信也

號為稱職

唐元宗賞屋壹有大臣器為兵部侍郎號為稱職。

以武錄帝

唐楊弘武為司戎少常伯帝曾謂曰聞在戎司授官多非其人何耶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耳蓋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而不罪

元輔紹祖

唐盧元輔為兵部侍郎端靖介正能紹其祖矣。

召詢時政

唐高湜遷兵部侍郎與同僚蕭寘深為宣宗所遇每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政凡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詔須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上皆從之。

入守內職

唐韓愈上兵部李侍郎書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于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鬷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

奏索賊黨

唐憲宗時李師道遣刺客晴中射殺宰相武元衡取其顱骨而去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曰自古未有宰相橫屍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淚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

暗謝宦官

唐僖宗時張濬為兵部侍郎宦者田令孜召朝貴飲酒濬恥于衆中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既虞玷辱何惜改更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慚懼無所容

三起三留

唐蔣伸為兵部侍郎宣宗雅愛信之每見必諮天下得失伸三起三留曰他日不復對卿矣伸不悟其意未幾拜相石

十弔十賀

宋孝宗將魏杞為金國通問使杞曰臣將命出疆其敢不
勉萬一無厭而遂加兵兵部侍郎胡銓曰虜決不可和備
乾綱獨斷追回使者則有數千億之成緡書武備足今
足兵無言為之恥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十弔而就
十賀利害較然矣。

請對千言

宋周簡惠公葵除兵部侍郎時完顏亮死張公自督府求
劄若言恢復公請對謂不可輕舉累數千言上唯唯五月
敗書聞上思公言授公以左中大夫參知政事。

條奏八事

東都事略宋許將入為兵部侍郎條奏八事以為兵之事
有三曰禁兵廂兵民兵馬之事有三曰養馬曰市馬曰牧
馬兵器之事有二曰繕作曰給用。

手畫形勝

宋王敏節公庶為兵部侍郎召對便殿口陳手畫秦隴形
勝利害上大喜即日遷兵部尚書。

力詆和議

中興紀年錄宋兵部侍郎張燾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惡之
燾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扉闕人上欲以公為翰
院宜早出燾大駭曰愈不敢出矣若使我草國書豈能曲
狗意旨哉燾嘗思之不過一去檜不能奪遂止。

文忠要務

宋周文忠公權兵部侍郎首奏四事曰重侍從增臺諫擇
監司郡守上曰皆今日要務也。

文敏正辭

宋李文敏公邴召為兵部侍郎時苗劉反路君宮門上登
樓撫諭公獨前叱苗劉之逆稍稍公扣宰相朱勝非
明計策衡擊皆在公反欲殺諸人為公危公無懼色太后
毅音各
垂簾勝非奏曰仍變故以來能助朝廷者惟李邴鄭瑴乃
除公翰林學士上親札略曰卿毅然正辭氣折羣醜萬
衆動色具臣靦顏。

頭佐司馬

東萊集王居正遷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公辭曰臣愚不
足以任二事願盡力佐司馬不受直院

還貳圻父

曲臣吟陳均制六卿之亞皆為高選也夏官實主武事還貳
圻父用均勞

兵部郎中 以員外

歷代沿革周禮夏官司馬屬官有軍司馬下大夫蓋
郎中之任也魏有五兵尚書有兵曹置郎中歷代
或革為郎或為郎中隋初為兵部侍郎煬帝改為
兵曹郎唐武德三年改為兵部郎中龍朔中改司
戎大夫咸亨元年復神龍中隨曹改復二員一員掌

判帙二員，掌判諸案，決制官制。元豐正名，並見本部。

尚書兵部員外郎，即周官大司馬上士之屬。隋開皇六年置兵部員外郎。煬帝改兵曹承務郎。唐改兵部員外郎。龍朔二年改司戎員外郎。咸亨年隨曹改復。宋諸員外郎正七品。兵部本曹所治之事，員外參掌之。

能任有餘

唐盧從愿之子諭，仕至兵部，以名開元中任京兆司錄參軍。天寶初為郡縣，兵部郎中所歷有聲，皆如焉之所治也。

職掌號息

五代梁蕭頃，蒙相傾之子。性淳謹，承事父母，未嘗不束帶而見焉。嘗為兵部郎，職事弛慢。嘗為兵部郎中，掌告身印，頗急職，賜父問為吏部尚書，代處視郎，篆其散率如此。

掌儀官

職員令：兵部郎中，掌武職勳官三衛及兵士簿書，朝集祿賜假告，兼發武職告身之事。

决兵機

唐姚崇為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填委，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拜侍郎。

寡交游

唐裴光庭轉兵部郎中，沉靜少言，寡交游，既歷清要，人未之許，及在職公務修整，眾皆嘆服。

有吏幹

唐李峻歷兵部郎中，有吏幹，明于几案，甚有當官之稱。

居外省

元微之行楊嗣復制：兵部郎中二員，一在侍從，一居外省。

兼職方

中興題名：建炎中，省兵部職，以兵部郎中併兼職方。

特舉賢　已下員外郎

唐魏徵薦杜正倫為兵部員外郎，太宗勞之曰：朕特舉賢者，非朕獨私，以能益百姓也。

多屬文臣

宋周必大兵部郎官題名記：建炎三年，頁始以屬兵庫，以兵兼職方，其選清，故平居無事，多處文學之臣。其擢重，故從官方將命，則往往假以為寵。此其大略也。

詳決功狀

唐張九齡為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九齡為準，然不滯留，以處典籍牒。

[illegible]

沈存中筆談：兵部員外郎范祥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般運之勞。此鈔鹽法之始。

分掌選院

唐六典：兵部員外郎一人（二），一人掌貢舉及雜請之事。凡應

衆之人。有謀略才藝平射偏射。皆待命以衆。若州府歲貢。皆勘貢文狀而引試焉。一人掌選院。謂之南選曹。每歲選人有解狀簿書資歷考課。必由之以覈其實。乃上三銓進用則書焉。

叅掌本曹

續會要。宋朝兵部本曹所治之事。郎中員外郎叅掌之。

○駕部郎中 附員外

歷代沿革。周禮夏官之屬。有輿司馬。有校人主馬之官。有特師掌牧放布巾車。掌公車之政及王之五輅。皆駕部之本也。魏晉尚書有駕部郎。宋駕部屬左民尚書。後魏北齊。並曰駕部郎中。隋曰侍郎。

煬帝除侍字。唐武德加中字。龍朔中。改司輿大夫。咸亨復舊。天寶中。改司駕。宋朝駕部司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本司無所掌。元豐改制。郎中員外始實行本司事。大禮則戒有司具五輅。凡奉使[illegible]官往還。驗其官職及所治事。給馬如格。官文書則量其遠近。附馬步急遞。應內外監牧租入多寡產孳耗。皆檢察焉。

勾檢馬牧

隋李公義為駕部郎。勾檢馬牧。所獲十餘萬疋。帝嘉之曰。唯我公義奉國竭忠。

叅掌輿輦

職略。宋朝初除王欽若為駕部郎。叅掌輿輦車馬驛置廄牧之事。

攝庫部

職官分紀。北齊馮子琮為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帝閱簿領式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

主中臺 又

南史。拔都與馬仙琕之奉郵驛圖教之治中。臺要務主以郎官。

幽閑

白居易。與駕部吳郎中。幽閑靜境別無事。惟有南宮老駕兄。

清謹

唐崔元亮。字晦叔。為駕部員外郎。清謹介特。言詹如也。又[illegible]在隋為侍郎員外郎。左僕射楊素謂曰。卿終當至此。

○庫部郎中

歷代沿革。周禮夏官有司甲下大夫為司戈盾弓矢之長。各辨其物。以待軍事。皆庫部之任也。魏始置庫部郎。晉以後有郎。後周有小武藏大夫。防納為庫部侍郎。煬帝為承務郎。唐有庫部員外。掌戎器鹵簿儀仗。龍朔改郎中為司庫大夫。咸亨復置庫部員外郎。宋庫部無所事。建炎中以駕部兼領。

皆有才行

唐書陸象先弟景倩景融景獻景裔歷河南令庫部郎中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與象先兄弟相善嘗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過也

詭對兵仗

宋文帝嘗有先外歸化人在坐帝問尚書庫部郎中顧琛曰庫內兵仗有幾許琛詭對曰有十萬人仗舊武庫兵仗多秘不言帝既問後悔失言及琛詭對甚善之

高流不為

宋江智深元嘉末除庫部郎中時高流官序不為臺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

中行不博

唐國史補省中語云中行刑戶不博前行駕庫

山堂肆考臣職第一卷

○刑部尚書

歷代沿革唐虞之時有士師正五刑及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即其任也漢成帝時尚書初置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又置三公曹主斷獄光武改三公曹主考課二千石曹掌水火盜賊詞訟魏置尚書都官郎佐督軍事晉以三公尚書掌刑獄宋置都官尚書掌刑獄齊梁陳後周都官尚書隋開皇中改都官為刑部尚書統都官刑部比部司門四曹唐龍朔中改為司刑太常伯咸亨後復舊武后改為秋官尚書天寶中改為司憲宋刑部尚書侍郎郎中止為階官而刑部判官事二人以御史知雜以上朝官充尚書掌天下刑獄之政令而侍郎郎中員外郎分治其事淳化中增置審刑院大中祥符中置糾察在京刑獄司元豐三年並併歸刑部五年官制行六部各正其職而刑部始得專其官

敘獄

周書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正刑

禮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聽之于棘木之下以獄之成告于王

詰四方

周禮大司冦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弼五教

唐常袞刑部尚書制弼我五教掌茲三典。

不俞僧孺

梁書朱侃為都官尚書宦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

不屈仙客

唐崔隱甫絜介自守以強正稱為刑部尚書帝欲相之因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常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史臣贊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還詔旨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生是皆不得相彼亦申其志也。

非分妄求

唐睿宗景雲二年以蕭至忠為刑部尚書至忠自託于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以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而嘆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不文固辭

唐以屈突通為刑部尚書自以不習文固辭。改為工部。

通漕有寵

唐玄宗天寶四年以韋堅為刑部尚書堅以通漕有寵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善李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

決事無留

唐李適之拜刑部尚書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廷無留事。

慶獄歔欷

唐劉祥道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歔欷累嘆奏決之日為之不食。

上疏激切

唐顏真卿為檢校刑部尚書。永泰中元載引用私黨請百官凡欲論事必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有不先白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今令先白宰相知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矣其激切如此于是宦寫內本布于外。

不撻令吏

唐玄宗朝刑部尚書李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于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無曠命官

子195 020

宋蘇頌字子容神宗朝知審刑院時知州張仲宣受財枉
法坐[illegible]當從前例貸死杖脊黥配海島公奏古者刑不
上大夫今刑者徒隸恐污辱衣冠耳仲宣由是得免杖黥
[illegible]海外自是命官無[illegible]杖者

不姑鞭婦

唐柳公綽為刑部尚書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斷以
償死公綽議以為尊毆卑非鬬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
教也竟從減死

議並從黨

宋韓忠獻公知審刑院先是盜殺同黨能自己就捕例不
核死公曰此但行有其貨或欲滅其口非有自新改過之
心無足矜者請更議其法乃詔盜殺其徒黨而不首者毋
得原

能息妖變

宋徐摯先為都官尚書都官省在宮城內年代久遠多有
見怪每夜床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中出尚書廨
惟摯王此孝先代碓居之經而載妖變皆息人皆以為[illegible]
王所致

請讞疑獄

宋[illegible]宗熙肅字穆之知審刑院先是天下疑獄讞聽
奏而州郡懼得罪不敢讞故冤獄常多肅建請請讞疑獄
皆聽讞有不當者釋其罪自是全活者衆

○刑部侍郎

歷代沿革周官小司寇有中大夫是其任也漢以
來為尚書侍中隋煬帝置刑部侍郎唐龍朔中改
為司刑少常伯光宅中改為秋官侍郎天寶中改
憲部侍郎掌律令刑名覆按大理及諸司所奏之
事凡[illegible]獄[illegible]大獄即命[illegible]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
理卿[illegible]謂之大三司使宋元豐正名除大理卿
崔台符為刑部侍郎

五聽

周禮小司寇之職以五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
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八辟

周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
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
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妙選白鹿

唐太宗時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妙擇其人奏聞皆不可
上曰朕得其人矣往者將作少匠李道裕議張亮反彰
且此言當矣雖不即從至今悔之以此闕受道裕授刑
部尚書張亮[illegible]中有告亮謀反皆言當誅道裕獨言反
形未具不當死[illegible]不能軒之

宜授栖遲

唐[illegible]大夫劉伯芻爲刑部侍郎丞郎宣
授自此始。

[illegible]

唐[illegible]侍郎摘[illegible]與修格[illegible]之塗[illegible]

詳決[illegible]侍御史[illegible]

劉瑑定律

唐劉瑑轉刑部侍郎，精于法律，選制勅可用者，議其輕重，
成一家書，號大中統類。

諫迎佛骨

唐憲宗時，韓愈爲刑部侍郎。上遣使至鳳翔迎佛骨入禁
中，愈上表切諫。

奏斥伶戲

宋元祐中，[illegible]宴從臣。伶人以先聖爲
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云：唐文宗時嘗有爲此戲者，詔斥
去之，今日豈宜有此。詔付伶官于理。

言獻女爲諫

唐鄭公備君，刑部侍郎。召問侍失問言。鄭曰：須分置人謂
獻二女乃有是。陰信我帝以女作亦來太后宣獻。故公爲
白鎮殿，不可。[illegible]王起事，是日[illegible]
中官自南內送女還取宮。

言殺人可憫

東都事略：范百祿字功父，除刑部侍郎。有以強盜及故殺
[illegible]殺情可矜者，獄于朝。法官援例，侍中司馬光以殺人不
死則法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而以爲不疑，原
情而以爲無可憫，則不可。百祿在刑部，用法多平反。遷吏
部侍郎。

大昌不避怨

宋程大昌權刑部侍郎。[illegible]執初除及轉官，皆有給使
減年，其後用例浸失初意。大昌請自侍從而執政，執政而
宰相，則爲初除，法當與全，餘爲轉遷，皆減半。遂爲定制。上
知公特立不避怨，滋欲用之。

文忠不從賞

宋張文忠九成爲刑部侍郎，一日法寺以成案上大辟。公
閱而未得其情，因請覆實，果誣服者也。奏黜之。時法官
祗罰，而朝論欲以平反爲賞。公辭以職在詳刑，而賞衆以
從賞可乎。

獄請聖裁

宋呂公孺字稚卿，元祐初爲刑部侍郎。原廟亡珠，繫治甚
久。公孺言：殿中主者不一，前後代者未嘗以服御相授，且
諸日官嬪往來不一，有所亡失，豈可指[illegible]吏卒。獄雖具，悉
聖裁，不可。上深以爲然。

獄引舊例

長豹初，刑部有劫殺人獄，侍郎彭汝礪引舊例乞加貸配，
執政不以爲是，降特旨皆殺之。汝礪執以爲不可。

○刑部郎中　附員外

歷代沿革　周禮大司寇之屬有士師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漢尚書有三公曹後漢有二千石曹魏有都官曹皆掌刑法獄訟之事晉宋齊並以三公郎曹掌刑獄置郎中一人隋初有三公曹置刑部曹掌刑法置侍郎一人唐武德中改為刑部郎中龍朔中改司刑大夫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宋元豐正名初除胡瑗杜紘建炎詔刑部郎二員為額紹興詔見任郎官依元豐舊法分左右廳治事又周禮大司寇之屬有上士蓋員外之任也隋開皇中置刑部員外郎煬帝改憲部承務郎唐武德中改刑部員外郎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宋因之

掌律法

唐書郎中員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讞為尚書侍郎之貳

治獄事

中興題名刑部掌天下刑獄之政令而郎中員外郎分治其事

決疑

職林唐有大獄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夫大理寺官為之以決疑謂之小三司使

守法

唐杜景佺為刑部員外郎守法不撓

以課最改

職官分紀常夏卿以課最第一轉長安令改刑部員外郎

以進奉敘

唐德宗貞元十二年宣歙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爲僚進奉自綬始

溫敏靜專

唐白居易行王鎰刑部員外郎制侍御史王鎰自居殿中能察非法便尉庶獄多協平允加以溫敏靜專可當是選一歲之獄決在秋冬今予其時宜敬乃職

亟緩深縱

唐元稹行馮宿刑部員外郎制亟則失情緩則留獄深則疇怨縱則近姦惟是四者存刑之權

例比刑部

九朝通略元祐元年三省言中書置刑房檢官從之獨刑部員外郎劉庠上疏言元豐官制以例藏刑部可比則取決不可則取旨今中書置刑房檢官非故事也詔如所請而例復歸刑部自是中外奏讞無所避矣

秩進雅州

宋至道初張鑒為刑部員外郎兩川安撫奏云望授鑒諸司使知雅州上以省郎之重不欲換他職故進秩加賜令

服而選

〇都官郎中

歷代沿革 都官本因漢置司隷校尉其佐官有都官從事一人掌中都官不法事因以名官歷魏晉宋齊都官尚書主軍事刑獄北齊掌畿內非違得失事隋開皇改都官尚書為刑部其都官郎中掌簿錄配沒官私奴婢唐龍朔改為司僕大夫咸亨復舊宋初都官判司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凡俘隷簿籍供于他司本司無所掌元豐改制郎中員外郎始實行本司事初併宗良列案四建炎三年詔都官郎中以一員為額供權司門比部又按周官司門為司徒之屬今為司寇之屬。

掌罪隸

周禮秋官司隷掌五隷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注云五隷罪隷蠻隷閩隷夷隷貉隷是也又六典後周置司隷掌諸奴男子入于罪隷女子入于舂藁之事即今都官之任也

掌征戰

晉務令職令都官中兵三曹郎並掌征戰夜還治事。

入省不數

南部新書省中之司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閑簡無事諺曰司門都官屯田水部入省不數

後行不博

國史補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

最為清選

唐高湜奏言國朝以來都官最為清選不可以貿能吏

皆為清秩

唐杜牧都官員外制書曰庶獄庶事予罔敢知此乃周文王之所以理天下也雖獄惟事會于南宮求郎之難豈敢輕易今爾各有所掌皆為清秩

嚴賞功補

宋周益公集建炎初懸度擢都官員外郎時庶事草創賞功補副尉者不可勝計以致是非混淆公于是隨事爬梳

閑詩刺嚴史稱

投作詩名

唐錢尚書應奉員外郎掌都官皆一時騷雅宗師都官之與奧答于此鄭谷作詩自賀都官雖未是名郎踐歷曾聞詩甲得後有李公指揚道宜鄭子求餘光又詩語鄭谷詩名盛于唐末號靈巖絕世位稱都官宋梅聖俞亦為都官劉原父戲之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

〇比部郎中

歷代沿革 魏晉有比部宋齊比部主法制齊掌詔書律令勾檢等事後周曰計部中大夫隋為比部侍郎煬帝除侍字唐加中字龍朔中改司計大夫

子195-024

宋朝判司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凡勾檢內外
賦斂經費以防遺欠之政皆歸三司本司所掌
自治平至熙寧錢帛芻粟數目不可勝數遂置提
舉帳司領之元豐官制行帳司案歸比部郎中員
外郎始實行本司事建炎三年以都官郎官併權
比部郎官

以奏賦催

魏志何楨以奏台賦明帝奇之拜為比部郎

以知名授

唐德宗知武元衡才名召授比部員外郎

號比盤

國史補比部得廊下食以飲從者號比盤

夢昆腳

尚書故實杜牧頃于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
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腳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郎

覆左藏財

唐制天下財賦皆納左藏庫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
郎覆其出入

勾京兆數

唐裴延齡奏京兆尹破用錢物請令比部郎勾其數

○工部尚書

歷代沿革周禮冬官大司空之職即其任也漢成
帝初置尚書有民曹主凡吏民上書光武改民曹
主繕修工作鹽池園苑魏晉有起部尚書而不常
置後周有冬官大司空卿掌五材九範之法隋有
工部尚書龍朔二年改為司平太常伯武后改為冬
官尚書神龍復舊宋初舊判工部屯田虞部水部事
宋朝工部判部事一人以兩制以上充本曹無所
掌元豐官制行始實行修城池宮室舟車器械
符印錢穀之事及百工山澤溝洫屯田之政令是
時尚書尚未除人紹興三年併少府監歸工部

共工

虞書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宏父

周書宏父定辟注云宏父司空也。

宅百揆

虞書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
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居四民

周禮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名為稱職

隋長孫平為工部尚書名為稱職

可謂能賢

唐韓愈送鄭尚書序鄭公等以節鎮襄陽入帥滄景德棣

歷河南尹華州刺史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忠而能勤者不當之效也

正身奉法

唐新語鄭善果為工部尚書正身奉法甚著勞績

率屬從工

唐[illegible]漢公卿也言動可否為人耳目司不專于[illegible]位於冬官而已按唐百官志工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山澤屯田工匠之事其屬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

多創器械

唐書陳從易為起部尚書巧思過人軍國器械多所創立

不治產業

唐于休烈為工部尚書不治產業樂賢下士推轂甚衆

顏色不改

唐書賈耽滄洲南皮人先是為山南節度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納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乃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即為節度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德宗興元元年以賈耽為工部尚書

忠謹不言

唐李大亮為工部尚書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以非義

使造傀儡

唐段綸為工部尚書奏徵巧匠太宗令試之綸使造傀儡上曰本求巧工以供用今先為戲具豈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耶乃削綸階

求聘姬妾

唐穆宗時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鄭注通于王守澄以求節鎮遂得嶺南節度使

屬以文思

宋紹興三年併少府監歸工部以文思院屬焉按文思院太平興國三年置掌造金銀犀玉工巧之物金綵繪素裝鈿之飾以供輿輦冊寶法物之用舊屬少府今以少府監併于工部故文思院隸官乃令工部辟差

宜當玄武

唐張九齡集位當玄武之官職在司空之任虞舜之代伯禹統其班成周之朝毛公處其位

頗知外事

宋周平園集張忠簡公闡權工部尚書兼侍讀初上因[illegible]宗故事命經筵官二員以備學士院朝夕宣召商確古今諮訪政事公入對允數知無不言復引疾丐閑上曰朕所以知外事皆賴尚書輩相繼已久忍言去耶

請斥倖人

宋元符三年曾布入相御史中丞豐稷欲率臺屬論之遂遷稷工部尚書稷乃丐補外不允其冬中有內侍已戍于怨府倖人方列於奏章之語上問倖人為誰曰[illegible]下斥佈則天下事定矣。

○工部侍郎

歷代沿革周禮冬官小司空中大夫之職蓋其任也後周以改置工部侍郎隋煬帝改為司平少常伯咸亨中復舊他時或名或改而官不改宋初建官本末見本部尚書類元豐正名初除熊本為工部侍郎

得中書資

唐高宗問蘇瓌曰有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資乎。對曰陛下任賢唯所命何資之計。

有宰相望

唐李揆後宋璟一為工部侍郎然有宰相望。

無聲改遷

宋太祖重惜名器時錢昱自白州刺史求文資得秘書監遷工部侍郎太祖以其從兩鎮郡無治聲謂宰相曰此[illegible]家子不可以任丞郎改遷鄭州團練使。

因饑求退

宋端拱元年工部侍郎同知朝京考課兩街隨狀求致政。先是德驤與趙普不協及普再入相制下之日德驤方立朝不覺笏墜遂拜章求退以普之讎也

條上十事

宋張忠簡公闡權工部侍郎上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政公上十事時應詔數十人惟公與同子司業王十朋指陳實事斥言權倖無所回隱明日上召兩人對內殿大加稱賞賜酒者再面授御書各一軸。

力陳六害

宋孝宗時金人復以書來求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檜黨也急于求和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欺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

○工部郎中 附員外郎

歷代沿革周禮大司空之屬有司水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晉宋齊梁皆有起部郎中梁陳改置起部侍郎隋初為工部侍郎煬帝改起部郎唐武德中改工部郎中龍朔中改司水大夫咸亨復舊光宅神龍並隨尚書改復宋建官本末見本部尚書類元豐正名初除范子奇為[illegible]建炎五年詔御前[illegible]器所隸工部郎官及本所行移文字並繫工部官銜又員外郎即周禮冬官司水上士之任隋開皇六年置工部員外郎煬帝改起部承務郎唐改為

工部員外郎。龍朔中改司平員外郎，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來仍唐舊。元置二人。

脩濬城池

六典：工部郎中員外郎掌經營興造之衆務，凡城池之修濬，土木之繕葺，工匠之程式，咸經度之。

興造舍宇

職員令：工部郎中掌興造工匠諸公廨舍宇五行紙筆之事。

兼史職

唐蔣係遷工部員外郎，又遷本司郎中，皆兼史職。宰相宋申錫為北軍羅織，罪在不測，係與諫官崔玄亮泣諫玉階之下，方得減死，時論稱之。

知制誥

宋范杲以工部郎中知制誥。

劇曹

張元方制：郎吏令之高選，工官號為劇曹。

高選

南豐行范子奇制：郎于起部，其選甚高。

司帳籍 已下員外

元稹授羅讓工部員外郎制：隋朝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帳籍。

辟幕府

杜甫有詩名，玄宗朝以獻朝享大清宮賦，拜官。祿山陷京師，玄宗幸蜀，肅宗即位於靈武，甫自關奔詣行在，拜左拾遺。因房琯罷相，甫上疏不納，請告省家。後嚴武辟為幕府，拜工部員外郎，劍南西川節度府參謀官。

（）屯田郎中 附水部虞部郎中

歷代沿革：虞工部屬司四人，其一主戶口墾田。蓋屯田之始也。晉始置屯田郎中。東晉宋齊並置左民郎中，兼知屯田事。陳隋並為侍郎。煬帝改曰屯田郎。唐龍朔中為司田大夫，後復舊，掌天下屯田及在京文武職田、諸司公廨，以品給焉。宋朝判司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凡屯田之政令隸于三司，本司無所掌。元豐改制，郎中員外始實行本司事。

都無鄉音

北史：裴讓之年十七，舉秀才，為屯田郎中。讓之弟諏之，諏之弟讞之，並清立。楊愔每云：河東士族京官不少，裴讓之兄弟都無鄉音。

兼掌儀式

隋初屯田郎兼掌儀式。

有宣撫才

唐沈扶為屯田郎中，充山南山道宣撫使，至鄧州奏倉督鄧琬等主掌湖南江西糧運，其運到糙米但裹爛成灰塵

琬父子兄弟以至玄孫前後掌戎者九人勅曰已上速便
疏理以聞揚議嘉扶有宣撫亦

服畝畝事

南豐擬制瀧也戍之兵服畝畝之事郎于中臺綜其政

忤旨遷官　水部

唐書選
唐員半千五遷正諫大夫兼控鶴內供奉半千上言控鶴
之職古無其事又授斯任者率多輕薄非朝廷進德之選
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李餘慶請者中官最

美無似水書郎

侍養改官　虞部

唐崔沔拜中書舍人時母有疾在東都沔不忍捨因請陽
官以申侍養由是改虞部郎中

山堂肆考臣職第二卷

總九卿

歷代沿革周以六官之長為六卿又立少師
少傅少保是為三孤與六卿為九漢正卿九太常
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也
亦謂之九寺大卿又置執金吾大長秋將作大匠
共十二梁天監中改為四時置十二卿春卿太常
宗正司農卿夏卿太府少府太僕秋卿衛尉廷尉大
匠冬卿光祿鴻臚太卿都水也後魏置六卿各
有少卿北齊以之九寺隋唐因之唐九寺一太常
二光祿三衛尉四宗正五太僕六大理七鴻臚八
司農九太府又九寺皆曰棘卿龍朔中九卿皆加
正字以別少卿咸亨初復舊宋正字宋雖設九卿
皆以為命官之治而無職事元豐正名始有職
掌中興以來裁冗職除太常大理寺不罷外宗正
以太常兼衛尉併兵部太僕併駕部太府司農
併戶部光祿鴻臚併禮部紹興中復置宗正太府
司農餘遂廢漢書解曰名卿慶也言萬物皆慶賴
之又卿章也言貴瑕章著也

倡九牧

周書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參三公

說苑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

建旟

周禮夏官司常掌九旗之名物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旟

帶綬

東漢馬防位至九卿身帶三綬寵貴至盛也

六命

周禮春官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五等之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

九列

漢書玄成傳拙我九列注云九列九卿也

辭高位

左莊二十二年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故辱高位以速官謗

治大官

國語晉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之智能治大官若在卿位內外必平

位珪

莊子曰楚昭王進屠羊說以三珪之位三珪謂三卿皆執珪也

佩玉

東漢左雄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六官行有佩玉之節

再登

史記漢陽陵宏始為道侯信任宗官亦再登九卿

四至

儒林傳前漢許商善算四至九卿又續漢書汲黯姊之子司馬安巧宦四至九卿

龜鈕

漢官儀帝秩中二千石者式名至尊元狩二年令漢官印方寸大小官印五分王公侯金二千石銀皆龜鈕

犀印

司馬彪續漢書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佩兩印皆以黑犀

藻衣

漢官儀衣裳公侯華蟲卿大夫藻火綬青地桃花三彩

綬扇

續漢書卿以下有駙首綬扇汗青翅尾又初學記綬扇朱輪參差交映藻衣花綬炳煥生光

法河

春秋漢含孳三公象五嶽九卿法河海

括海

謝承後漢書李淑為吏始曰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

太常卿

歷代沿革秩命伯夷作秩宗夔典樂即太常之任

也長以曰太常掌宗廟禮儀漢祖改曰太常。次列
[illegible]居之秩中二千石惠帝更名奉常。
[illegible]常王莽改為秩宗東京加卿字曰太常
卿北齊[illegible]常寺置卿及少卿丞各一人唐龍朔二
年改[illegible]光宅初曰司禮卿宋太常寺皆以禁
統之[illegible]始專其職按常典也常典
三禮故曰太常或曰太常王者之旌有大事則建
以行禮[illegible]奉持之故曰奉常又按史稱漢高祖
拜叔孫通為奉常[illegible]金五百斤則奉常之名在漢
初[illegible]奉[illegible]至惠帝始更名也太常寺曰容
臺[illegible]又曰禮院

叔孫朝儀

漢叔孫通始起朝儀會長樂宮成諸侯皆朝謁者引以次
入殿門自侯王以下莫不震恐無敢失禮高帝曰吾今乃
知皇帝之貴拜通為奉常

桓榮師禮

東漢桓榮以少傅遷太常明帝尊以師禮甚見親重乘輿
每幸太常府令榮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

論議伉伉

東漢劉愷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為之語曰難經伉伉劉
伉音抗

太常

德行堂堂

顒音[illegible]
魏邢顒字子昂時人稱德行堂堂邢子昂文帝以為太常。

謇諤不奪

漢張[illegible]明拜大常立節可否之間[illegible]不敢奪也。

言行不玷

晉華表為太常卿歷位忠恪[illegible]貧[illegible]內外稱言行不
玷。

加賜穀帛

魏和洽為太常清貧守分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加賜穀
帛

特賜床帳

晉賀循拜太常中宗踐祚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
位處上卿居身服物蓋周而已屋纔庇風雨孤常造其廬
特賜六尺床廌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

驅千乘車

魏王朗遷太常行陵赤車千乘又唐太常表西京置一十
二列[illegible]金吾東漢有三十九人多選王孫戴玄冕之七
旒驅赤車之千乘。

設九部樂

唐封敖為太常卿故事太常始視事庭設九部樂。

怒妻干齋

應劭漢官儀北海周澤為太常恆清齋遇疾妻憐其年老
疲病窺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干犯齋禁收[illegible]扣頭爭之不

總之以送獄弁白級諺曰居世不諧為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

選童授樂

唐王涯字廣津文宗時拜大常帝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欲聞古樂命涯詢于舊工取開元雅樂選樂童按之命曰雲韶樂云

送弟攝事

晉大常王彪之於府舍病不足務家攝事年高遷難履祭乞還弟攝事詔從之

臨軒作樂

晉蔡謨拜大常咸康四年上臨軒謨奏臨軒宜有金石上納焉臨軒作樂自此始

為母導輿

唐崔邠字處仁為太常卿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乃自第去帷親導母輿都人榮之

為帝賦詩

唐楊師道字景猷太宗時為太常卿溫安而開公每酣捉筆賦詩如宿構試為朕賦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一坐嗟服

傳父業

東漢桓榮子郁傳父業亦為太常初榮授朱普學四十萬言彥浮辭郁省定為十四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章句

陳母訓

北齊趙彥深拜大常卿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寒家訓至此

首九卿

漢官解詁大常掌社稷郊畤事重職尊故號九卿之首（畤音止）

下六曹

唐崔日知遷大常卿以歷年久每朝士參集常與尚書同列時人號為尚書裏行一說宋朝太常在六曹尚書之下與尚書丞郎同參次故謂之尚書裏行

閑職

唐張瓌拜大常自謂閑職常怨

清選

唐白居易制云周之太禮樂為先今之太常冀掌其事歷代迨今謂之清選又李肪譚錄太常不足卿秘書不足監以其職品清重非他卿監比也

起望省樓

唐崔日知為太常卿恨不居八座乃起樓與尚書省相對人謂之崔公望省樓

對中華殿

唐令狐德棻為太常卿高宗坐中華殿問王霸孰先德棻對以任德不任刑為政以清心簡事為本帝悅厚賜之

布被瓦器

晉書傳趙典為太常雖身處上卿而布被瓦器不異寒素

銀章青綬

魏晉太常卿皆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以侍中出

魏城陽王徽與黃門侍郎徐紇畏侍中元順出為太常卿順奏辭時紇侍側順指之曰此魏之宰嚭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紇脅肩而出順叱之曰爾刀筆小才止堪供几案之用豈應污辱門下黜我彝倫因振衣而起太后默然

以祭酒遷

唐元載專政忌楊綰奏為祭酒天下清議思歸于綰乃遷綰為太常兼禮儀使郊廟禮廢綰振起之

宗儒懦怯

唐趙宗儒為大常卿太常有師子樂非會朝不作幼君荒誕於教坊牒取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為事在有司執守不合關白以宗儒懦怯不任事改大常少卿

彭年該洽

宋陳彭年博學於書史禮文尤所詳練嘗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敢詰問

終無折衷

晉後畧成泰位至大常好生異議終無折衷

多所釐正

言行錄曹文定公肇同知太常禮院公在職多所釐正上親祀皇地祇於北郊蓋自公發之

更作類禮

唐魏鄭公為大常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帝美其書

進讀史記

宋劉敞判太常兼禮儀事上初即位有疾皇太后臨朝疾愈乃歸政道有小人構二宮不歡諫者或訐而過直公謂當以義理感動兩宮時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公因諫說舜至側微堯禪以位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於上下上知其以諷諫也意寤聞之亦大喜

諫徵散樂

初齊兩淮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隋煬帝徵之太常卿高熲諫不聽退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

改定雅樂

宋太祖乾德二年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詔判太常寺和峴改定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同天臺影表石尺制律呂音始和暢

峴音現

濮安典禮

宋英宗即位中書奏請所生濮安懿王禮詔令禮官檢詳典

禮以聞范鎮時判太常寺上言漢宣帝于昭帝為孫光武于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稱皇考而議者尤非之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

溫成廟樂

言行錄宋韓維知太常禮院先是溫成皇后立廟用樂公上疏乞詔有司議廟制以明陛下不私後宮之意

議講官禮

東都事略熙寧初紀太常禮院劉攽會建言講官願得坐講下太常議攽曰侍臣進對顧問日欲訐論不可安坐自若遊席立語乃古今常禮者議者不一卒如攽言

獻旋宮圖

宋朝太常寺音律官田琮以上所御九絃琴五絃阮并協律以旋宮相生之法畫為圖獻上上善之

請專配上帝

東趙君錫同知太常禮院時近臣有請英宗于明堂配[illegible]天上帝及五帝君錫與禮官建言專配上帝以稱嚴父之意

論輕假中官

司馬光知禮院時中官麥允言死詔特給鹵簿公論名器不可假人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三公給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

〇太常少卿

歷代沿革周公小宗伯少卿之職即其任也秦漢無聞後魏太和初置少卿一人後周為小宗伯景明初少卿為第一清選以明禮樂兼天文陰陽者為之隋初置一人煬帝置二人唐武德置一人[illegible]觀置二人龍朔改為奉常大夫宋少卿無職事元豐正名始有職掌元祐元年呂希純請禮為少卿時御史論純禮以門蔭得官不可任奉常於是外補

奏括樂家子

隋煬帝以啟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前世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于是四方散樂大集京師

諷讓中書令

唐薛稷遷太常少卿會鍾紹為中書令稷諷紹使讓因入言於帝曰紹本胥吏素無才望今特以勳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具瞻之美帝然之遂許讓中書令

請輟遊幸

宋呂公著嘉祐中同判太常寺數言濮王在殯及請[illegible]使毋用樂上元觀遊幸除溫成皇后廟多見聽用

議定配享

宋秦觀撰鮮于公行狀鮮于侁為太常少卿會議神宗配享功臣眾欲用王荊公呂文簡公者公曰當文忠勳德天

下且知宜配享此議遂定。

增損雜樂

唐韋萬石上元中遷少卿。當時郊廟樂調。及燕會雜樂。皆
萬石增損之。時謂稱職。

參定雅樂

唐張文收善音律。太宗將創制禮樂。乃文收於太常。令與
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

錞音純

識錞于樂

北史魏斛斯徵字士亮。為少卿。博覽群書。尤精三禮。兼解
音律。自魏雅樂久廢。徵博采遺逸。更其樂始備。樂有錞于者。
近代絕無。此器或自蜀得之。皆莫識。徵見之曰。此錞于樂

也。遂依干寶周禮注。為芒筒振之。其聲極清。衆乃嘆服。

辨阮咸器

唐元澹字行沖。景雲中授少卿。行沖以系出拓跋。恨史無
編。乃撰魏典二十篇。學者向之。有人得銅器似琵琶。人莫
能識。行沖曰。此阮咸所作也。雅樂家遂謂之阮咸。

閑廄稍備

唐姜晦轉太常少卿。時閑廄缺馬。請以詔書市馬。六胡
率得馬三千。閑廄稍備。

經學尤長

唐鄭覃元和中轉太常少卿。覃能為古文。而尤長于經學。
博士以下。必就覃決之。據經條答。

韋條郎紬

職字介之。[illegible]太常少卿袁[illegible]條[illegible]省河南兗州刺史邢
劭為故[illegible]中呼[illegible]今[illegible]至是送紬為信書
條[illegible]以田字下古人所謂劭穀書曰皆[illegible]
郎今為[illegible]矣。

介夫賜錦

唐馮定字介夫。為少卿。文宗每聽樂。詔太常習開元霓裳
羽衣舞。以[illegible]和之。舞曲成。定總樂工閱於庭。定立於
其間。文宗以其[illegible]。問知其姓氏。因吟其送客西江
詩。賜以禁中瑞錦。詔[illegible]所著。以上。遂遷諫議大夫。

專任禮樂

由[illegible]除太常少卿。制。太常正卿。不常置。則為之
貳。[illegible]樂之事。

[illegible]

宋[illegible]宗賜少卿[illegible]全[illegible]以勞當還。上不欲以卿
監[illegible]之務。故有賜。後遂為例。

使教女樂

唐太宗使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樂。伎不進。數
讓王珪與溫彥博同諫曰。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叙
責[illegible]之。臣竊以為不可。

請復大祀

宋鮮于侁字子駿。元祐初為少卿。會罷太祀。侁上言仲者

釐定官制太常彼大禮太祝誠不可廢請乞復置仍請自
朝廷選有學行者充之職詔從之
○太常寺丞
歷代沿革　奉常奉官有丞漢多以博士議郎為之
後漢諸丞皆掌行禮事總署曹事歷代皆有之唐
因隋太常丞從五品凡享大廟則修七祀于兩門
之內分判寺事宋皇祐中詔差禮官一員兼丞事
建炎三年省紹興三年復置
銅印黃綬
東漢諸丞皆銅印黃綬宋太常視尚書則銅印黃綬齋梁
墨綬

介幘單衣
晉宋元卿置丞進賢一梁冠介幘單衣
職掌陵廟
漢韋弘為太常丞其父賢以弘當為嗣太常丞職掌陵廟
煩劇多過故弘自免弘懷嫌不去官及賢疾篤以果坐廟
事繫獄議不得嗣而立玄成援弘乃賢長子玄成其次子
也
巡視壇壝
太常丞一人以禮樂久次官高者充掌檢校樂器巡視壇
壝
贊郊禮

胡文恭行王珪制丞諸樂卿贊我郊禮
記夷曲
唐天后時李嗣眞為太常丞聞東夷三曲一遍授胡琴彈
之無一聲遺忘
數言得失
漢谷永為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
不妄進取
宋陳文惠公堯佐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十三年不遷
官
決疑議
陶氏以傳陶穀之為丞凡宗廟疑議多所決定時人為之
語曰定禮決疑問陶穀之

論聖學
宋李沆眞宗即位以太常丞召至閣下論聖學以為人主
務學則其嗜好無間而入矣
推高
陳林溫輔國居鄭[illegible]為於朝授太常丞輔國一謝爲卽
去昇處邛野世推其高
畏直
宋石待問自山人少以才識名累官至太常丞時丁謂畏
其直錢易奇其文楊億李[illegible]服其議論
清俊[illegible]

宋范祖禹為太常丞舊制太廟薦享逐室設常食一牙盤元豐四年奏罷之祖禹奏請復舊制易其名曰薦羞。

司工器

宋紹興十一年時太樂除紹太常丞同執事樂工闕器而樂始備

太常博士

博士秦官也漢叔孫通為博士定禮制自此博士掌通古今員多至數十人後漢置十四人魏晉掌引導乘輿王公以下應追謚者則博士議之隋四人唐因之甚為清選資位與補闕同掌撰五禮儀注及贊相祭祀定謚議等事宋祥符中置二員。後加至四員中興初太常寺省丞簿而博士如故紹興以後置減不一大元太常寺亦置博士。

正陰陽書

唐呂才累遷太常博士太宗以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偽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去其加刊正據可用者為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於天下。才又造方域圖。

議郊祀禮

唐裴守貞校太常博士高宗將封嵩山詔禮官議射牲守貞曰按周禮郊祀天地自射其牲漢武帝封泰山令儒生射牲至于餘祀無射牲之文。

諫后不當亞獻

唐紹為太常博士。中宗時將郊祀欽明知韋后能制天子欲迎諂之卽奏以皇后亞獻安樂公主終獻紹以為非引經固爭詔禮官集議衆皆曲意同欽明紹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

論后不宜并安

唐陳正節為太常博士玄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而欲以肅明皇后并安焉正節奏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大姒之德升配睿宗肅明皇后無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武明小呂以享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閟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于外以歲時致享肅明宜同姜嫄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

為曲臺禮

唐王彥威遷識古今典禮。求為太常散吏采隋唐禮條次累朝沿革元和新禮以進上乃拜博士。又識林云彥威為曲臺新禮二十卷又採元和已來王公士民昏祭喪葬為續曲臺禮三十卷。

撰明堂儀

唐韋叔夏為太常博士撰定明堂儀注衆咸推服

撰逐孟旬

陸亘為太常博士。奇前後公孫入于其事凡吉凶六儀

祀宮不能決[illegible]于頔元和中冊立太子[illegible]其能參
議倣與[illegible]之[illegible]史[illegible]已
請後[illegible]
唐大中中[illegible]以左拾遺鄭[illegible]中行移[illegible]
[illegible]博士至十一年[illegible]復以左拾遺[illegible]為博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博士[illegible]亂之後制度[illegible]補[illegible]典
[illegible]表又[illegible]將[illegible]府有司不知[illegible]制度[illegible]
[illegible]法以[illegible]
考功行
[illegible]公孫[illegible]曰叔孫[illegible]起[illegible]典[illegible]鼓之中[illegible]自此以還
[illegible]生[illegible]仁[illegible]賈[illegible]仲舒公孫弘[illegible]不以此進元帝詔
[illegible]御史明于古今通達國體者[illegible]為博士今行能在臣
者知其[illegible]太[illegible]莫不以博士為[illegible]臣[illegible]以為常[illegible]曲[illegible]
之[illegible]考[illegible]之功行太常三卿始[illegible]博士[illegible]集之
征[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
南[illegible]為博士[illegible]兵起[illegible]賜[illegible]府[illegible]
賜書扇
[illegible]朝[illegible]宋朱友仁為博士進[illegible]山清[illegible]賜御書
畫扇各二[illegible]除春官外郎人以為榮

安民力學
[illegible]進士為成都[illegible]
[illegible]上[illegible]元祐公卿薦
[illegible]為太常博士
倣[illegible]能文
[illegible]能文有操[illegible]舉進士為太常博士
[illegible]進禮[illegible]
元祐五年大常博士[illegible]以所[illegible]禮[illegible]給事中范祖
禹[illegible]而[illegible]詳之
上[illegible]時事
宋[illegible]博士[illegible]宗以[illegible]求直言[illegible]上書論時事遷除

監察御史裏行
議論激切
張九成除博士陛對以正心術用人材[illegible]為[illegible]議論
激切上深[illegible]嘆
進退[illegible]雅
宋和峴字晦之[illegible]子也授太常博士[illegible]
與進退閑雅[illegible]
左右[illegible]以[illegible]拜刑部員外郎[illegible]判太常[illegible]
作千字文
[illegible]中[illegible]為博士奉詔以[illegible]小楷書作千字文以
獻

定五禮式

元豐初除何洵直[illegible]詳定五禮儀式有改革據經案議。

定諡文禮

宋王珪字剛中為學士朝廷方議王氏所說之偏餘故相韓忠彥請諡公曰欽節尚近代有功名數宜諡曰文忠而韓氏子乃以故事未有以禮為諡者請宜於求改公言不改。

改封衍聖

宋仁宗擇為侍士至和二年詔封孔子孫宗愿為文宣公直擇言開元中諡孔子為文宣王又以其孫為文宣公

堂雜考 南集三卷 二一

是以孔之諡而後加于後嗣也從改封宗愿衍聖公

光祿卿

歷代沿革 光祿卿秦官此初奉常卿中令掌宮殿門戶及主諸郎之在殿中侍衛者故曰郎中令漢武帝更名光祿勳獻帝又為郎中令魏文帝又更為光祿勳梁加卿字除[illegible]曰光祿卿北齊為光祿寺隋則全寔掌膳不復掌宿衛門[illegible]改為司宰卿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為司膳卿

龍朔復舊

孟宗清純

孟宗為光祿勳大會宗少飲酒偶有醉皆飲一杯即便[illegible]司察宗[illegible]飲察者以聞上乃嘆息曰至德清純如此

杜林司咨

漢杜林字伯山為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慎選舉平敷為名士擢東宮儀郎中令稱以為左官中郎將左中郎將號曰三署。

異政被徵

宋[illegible]劉昆初為江陵令縣有火昆向火叩頭多得雨止風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光武聞而異之徵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乎昆對曰偶然耳帝嘆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堂雜考 南集三卷 二二

忠言見采

宋[illegible]帝時封常侍劉伯寵授蘇光祿勳[illegible]伯上疏言之帝采其言出宮女五百餘人封侯者罷為鄉亭。

安世諫過

漢張安世字孺子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者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覆水漿耶如何以小過成人之罪郎有淫官婢者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我[illegible]告署擿奴其隱人之過皆此類也。

王肅知幾

魏王肅字子雍為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於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謂之魚生於泉而見於屋介之物

失其所矣從嬖殆有泉中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

每見則拜

魏太常林從光祿勳晉宣王以林爲鄉邑耆老每見則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且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以爲後生之法非我所能制也言者慙而退焉

不見爲恨

魏鄭袤爲光祿勳高貴鄉公就宮自往之百官祖送袤疾不在會上謂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爲恨肅以語袤袤乃輿疾迎上上笑曰固知卿必來也遂與同載問以計策甚見禮重

輕財好義

吳楊暈爲光祿勳輕財好義朝中稱其公平然伐其行性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之免爲庶人

修己守道

晉荀顗令爲光祿勳邪僕嘗欲爲之筮令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分無羨者耶

衛尉卿

歷代沿革衛尉秦官也掌宮門衛也後漢因之名中大夫令景帝復爲衛尉王莽及後漢初亦省之至獻帝復置梁曰衛尉卿唐武德初省之貞觀初復置梁天監二年改爲司衛卿咸亨初復舊光宅初又改爲司衛卿神龍初復舊

交戟

漢武帝柏梁詩衛尉曰周衛交戟禁不時

審中

胡廣注解詁曰入宮中者皆施籍於掖門按其姓名當入者本官長吏爲之牒傳審其印信然後受之

身無所惜

東漢陰興爲衛尉將士遠征身行勞問無所愛惜

家常不充

吳嚴畯（畯音俊）爲衛尉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

八屯

東漢張衡西京賦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又白帖官尊九卿職重八屯馬光以忠直見親趙嘉以周密獲寵

千列

班固西都賦周廬千列徼道綺錯

嚴職

漢揚雄衛尉箴茲柱林惕宿衛不勤門非其人戶廢其職曹子標劍遂戒其旅輯扶屯衛入不寢二世安宿敗于望夷閻樂矯詔戟者不推尉臣司衛敢告執維

秦官

唐中宗神龍中以楊元琰爲衛尉卿先是元琰知武三思
以用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
遂不退將危此由衷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
免。

( )宗正卿

歷代沿革 宗正卿周官也周受命封建宗盟始選其宗中之長而董正之謂之宗正成王時彤伯入爲宗正漢王公屬是也漢平帝更名宗伯王莽改爲秩宗東漢復爲宗正晉曰大宗正梁曰宗正卿北齊人加大字隋又除之唐龍朔二年改爲司宗卿光宅初改爲司屬卿宋宗正寺判寺事二人以宗姓兩制以上充元豐改制所掌與唐略同掌序宗派紀屬籍以昭穆而定親疏凡修纂國籍牒譜其別有五曰玉牒曰屬籍曰宗藩慶系錄曰僊源類譜曰僊源積慶圖

劉平仁孝

東觀漢紀劉平字公子以仁孝著聞永平三年拜爲宗正

劉向忠直

漢書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時蕭望之周堪薦向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拜爲宗正

清秩

曲阜行王柄制宗正地嚴秩清儒者之職也

冷卿

鄧氏[illegible]宗正曰秩宗又杜子美別李文詩丈人領宗卿邸[illegible]宗正爲冷卿

潤飾[illegible]

[illegible]字伯與代名[illegible]存在[illegible]忠[illegible]風度不

凡選[illegible]元[illegible]拜爲宗正

[illegible]爲[illegible]

唐[illegible]李[illegible]拜宗正卿性友悌聰敏宗子有一善與不爲廷

循禮法

宋趙仲忽入判大宗正事激宗賜之甲第及建賢懋功之閣以示寵仲忽硬亮端毅動循理法爲宗司法式

崇賢能

唐仁傑之行李從易制將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唐行天下二百年伯仲叔季幼子童孫可勝道哉第其賢能以次序昭穆皆吾宗子之職也

忠厚端重

山公[illegible]忠厚端重然不長理劇宗正卿秩不

[illegible]

忠鑑清和

後[illegible]宗正卿[illegible]清和[illegible]先取[illegible]宗然則用[illegible]姓

杜銓瓌雅

後魏世祖謂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為最欲取一人以為宗正浩曰中書博士杜銓今為諸杜之最即命召之及見器貌瓌雅世祖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拜為宗正

竇誕遜疾

唐竇誕為宗正卿太宗與語昏忘失對乃下詔曰誕比衰耗不能治事昏疾而用之是謂不明其以光祿大夫還第

唐取遠派

唐杜牧除李文宗正制取自遠派擢為宗正

魏取同宗

後魏宗正卿多取同宗

各擇一人

宋仁宗景祐三年詔太祖太宗之後屬近行尊者各一人知大宗正事於是以宗室允讓寧江節度為之仍賜襲衣金帶鞍馬時宗室子孫眾多聚居大第故於祖宗後各擇一人令教睦之遴失則糾正焉

不隷六曹

宋元豐官制行詔大宗正司不隷六曹大宗正以宗室團練使以上有德望者為之

重修屬籍

宋真宗實錄趙安仁諡文定兼宗正卿以安仁舊德大臣特令知本司是多所規制重修玉牒屬籍

詳定規式

宋治平元年判大宗正事趙允弼詳定皇親讀書當習規式詔依所定次第施行

山堂肆考臣職第四卷

○太僕卿

歷代沿革周禮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建路鼓于大寢門之外而掌其政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尚書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是也以其為衆僕之長故曰太僕秦因之掌輿馬歷漢魏及晉西朝咸置至東晉元帝省之後復置成帝又省之併入宗正至哀帝事郊祀則權置畢則省宋齊因之梁曰太僕卿唐尚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馭寺卿曰司馭卿光宅初改為司僕寺卿曰司僕卿

奉事

漢夏侯嬰為沛公太僕常奉車

馭駕

續漢書太僕周官秩中二千石掌車馬天子出入大駕則奉小駕則馭

數馬對君

漢石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馬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養馬濟事

晉郭展為太僕心精于畜養是以馬充盛其後伐吳得以濟事

次孫清廉

東漢祭彤字次孫之從弟也膂力過人以為太僕清廉有道在遼東數三十年衣無兼副明帝美其清約賜之衣備什物肯從帝至魯帝入孔子廟至子路堂曰此太僕之堂也太僕吾之祭彤

國淵恭儉

魏國淵字子尼為太僕布衣蔬食祿賜俱散故舊宗族以恭儉自守

○大理卿

歷代沿革大理古官也舜命皋陶作士正五刑秦置廷尉漢景帝改曰大理武帝又曰廷尉哀帝又曰大理王莽改曰作士東漢又曰廷尉晉宋齊並因之梁曰廷尉卿又曰秋卿北齊為大理卿隋置大理寺唐因之卿一人少卿二人龍朔二年改曰詳刑寺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曰司刑寺神龍初復舊宋大理寺以京朝官一員或二員判寺事大理寺曰大棘又曰棘署又曰北寺

行法以公

家語季羔為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亂季羔逃之刖者守門謂羔曰彼有缺有竇有室乃入焉既罷羔問曰吾親刖子之足而子逃我何也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若君理人以法令先君後臣欲臣之免臣知之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于顏色臣又知君豈私臣哉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思仁

恕則樹德加嚴威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焉乎

掌法稱職

東漢郭躬字仲孫為廷尉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多所生全其子[illegible]行廷尉左監以廷尉凡郭氏為廷尉者七人

石奢守法

新序楚昭王使石奢為大理於是道有殺人者奢追之則其父也遂還於廷曰殺人者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舍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遂刎頸而死於廷

李離伏罪

晉文公時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無罪臣之罪當死遂伏劍而死

斷法稱平

東漢張禹為北曹吏斷法稱平明帝以其達法理有張釋之之風超拜廷尉

奉法持正

唐鄭善果為大理卿奉法持正風績顯于公卿

決讞平判

[illegible]廷尉[illegible]所証乃以吾覆獄多見正監曲[illegible]不[illegible]史不用法律者有衆賢亦[illegible]三十年[illegible]日久三人律令人[illegible]前代決事吏議難知條數[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乃張憲[illegible]其輕重十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遷廷尉卿獄多繫囚垣到官[illegible]曲直小大以情不加獎掛每臺司錄獄無所頓問[illegible]而決當時之事

斷獄流涕

東晉[illegible]字仲[illegible]遷廷尉刑法務從輕恕每冬至斷獄遷囚流涕

斷囚墮泣

見冬月

定罰不冤

漢于定國[illegible]為廷尉[illegible]為人謙恭尤重經術決獄平加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illegible]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唐蘇[illegible]

唐唐臨字本德京兆人為大理卿唐高宗親錄獄囚前卿所斷者紛然叫稱冤臨所入者獨無言帝怪問狀囚曰唐卿所斷本自無冤又曰言上嘆曰治獄者不當如是耶

結正坐襪

漢書王先生行當[illegible]釋之召居廷中公卿盡會廷中立王生[illegible]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或[illegible]王生曰何獨辱張廷尉乎王生曰廷尉方為天下名臣吾聊使結襪以重之

出何子衣

孔帖唐張文原拜大理卿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原曰禍福無常安可因己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為僕妾豈仁者之心皆捨之一無所取吏貧以衣食遺之。

不欲開怨

東漢崔烈為廷尉奏王曲吏邵廣盜官印依律棄市廣有子宗二人自願沒官為奴婢以贖父罪尚書議可堅駁之曰此為施一恩於今開萬怨於後順宗從之卒正廣刑

務在原情

隋大帝朝大理卿薛胄與少卿趙綽俱稱平恕然胄務在原情而綽惟守法

賓客貽吁

漢下邽翟公方進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可設雀羅後為廷尉客欲往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富一貧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法律名家

雍嶠後漢書[illegible]雅子季高以明法律桓帝時自廷尉致位司徒初雍少時為[illegible]辦不卜[illegible]廷尉以法律名家

議絕妻

漢書孔光為廷尉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翟方進等議乃始等以法無以解論光獨以為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乃始等或去或嫁則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以光議為定

決分子

漢書[illegible]延壽宣帝時為廷尉時燕趙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妻生四子及各求離別爭財分子至聞于郡縣不能決斷獻之于廷尉於是延壽決之以為悖逆人倫比之禽獸生子屬其母以子並付母尸三男于市奏免郡太守令長等無師化之道天子可其言一說斷獄者是黃霸。

每附經典

東漢陳寵代郭躬為廷尉每附經典務從寬恕濟活者甚[illegible]史讚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

進決疑事

唐張文瓘為大理卿旬日決遣疑事四百條人無怨言高
宗上元二年八月以文瓘為侍中囚聞改官皆慟哭

不發私書

[illegible]楊遵廷尉卿持法清正閉門不發私書

不染法家

唐元澹字行沖遷大理卿不染法家因謝所居官

[illegible]

漢汲黯[illegible]人[illegible]文巧詆深獄[illegible]與議論湯辯
常在文小苛黯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
然必湯也

不肯曲筆

齊蔡撙為廷尉卿持法以平齊宣武帝嘗敕有所降恕
撙以為不從門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

聽參皋呂

晉潘岳楊荊州誄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莅其任視民如
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皋呂稱倖于張擬皋陶呂
侯為周司寇

時比于張

唐徐有功曰身為大理人命所懸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
安時人比漢于張按于張于定國張釋之也

曲盡人情

隋楊汪為大理卿嘗將親省囚徒其時計囚二百餘人汪
通宵究審詰而奏閱曲盡人情帝甚嘉之

安希帝意

唐高宗永徽三年梁建方等大破處月朱邪於牢山軍還
御史劾奏建方[illegible]致令[illegible]而前取賊首上以
其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illegible]以其[illegible]中竊上曰
道裕法官進言非其本職[illegible]帝欲[illegible]行將不為臣下
所信[illegible]故不從[illegible]道裕耳

安得賤法

魏志高柔為廷尉宣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
京言之以密付獄帝欲釋之柔曰廷尉天下平也安得以
至尊而毀法乎又晉王彪之遷廷尉時揚州刺史殷浩劾

永嘉太守謝毅詔付廷尉彪之執法不受詔人云張釋之以
來復見此事

祗能盡心

宋書道中張[illegible]判大理寺會[illegible]字潤之
為大理正斷廷山謀叛當誅時中書舍人[illegible]文方用事
潤之附會之也潤掌廷尉不得[illegible]法乃不見其情仍上疏
言其事上召宰相[illegible]延以文方所定為允潤
因言曰臣祗能盡心于陛下不能苟容于文方以曲筆爲

不受職錢

宋向敏中判大理寺時以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
引錢雜[illegible]珠[illegible]獨不受

不留空獄

宋元理寺奏獄空上顧輔臣曰獄寺當得剛正如李浩者為之臣為大理卿[illegible]日無以李浩除大理卿故事[illegible]

獄空上表賀[illegible]稱不奏

[illegible]

[illegible]大理獄

[illegible]丁大理獄大理卿[illegible]仁[illegible]李若樸

何[illegible]皆言其無獄

雲司

唐裴子昂為司刑卿讓官表榮加天綱職察憲司必能利用文明慎於庶獄

星法

天文錄平星主平天下之獄事若今廷尉之象故星讚云平星執法正乎綱紀

大理少卿

歷代沿革後魏置少卿北齊及隋因之唐置二人宋以朝官一員兼少卿事神宗置大理獄少卿二員以寨居帷楊及為之分左斷刑右治獄元豐初[illegible]循唐制歸百司獄于大理周輯首選為少卿建炎中興省大理卿而少卿二員如故

不[illegible]

[illegible]為大理少卿有刑部侍郎辛亶衣緋疑俗云利官上以為[illegible]不奏諸上怒[illegible]卿背辛亶行何其罪[illegible]曰臣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將衣將斬上[illegible]何對曰執法一心不可惜死上怒不入良久[illegible]時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者上令斬之[illegible]曰當杖上曰不[illegible]卿事[illegible]曰陛下不以臣[illegible]置法司欲妄殺人[illegible]不關上曰[illegible]大木不動[illegible]當進對曰[illegible]感天心何止動木上乃止

何[illegible]

唐倪若水字[illegible]元初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illegible]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生此行何異登[illegible]

[illegible]不行[illegible]入為戶部

[illegible]

[illegible]從父兄也其長者由大理少[illegible]為[illegible]由中丞為大理卿

[illegible]

唐太宗謂侍臣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當妙選正人用[illegible]學法[illegible]乃以為少卿

[illegible]

[illegible]帝時為大理少卿帝出幸仁壽宮[illegible]衛士不得[illegible]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以據法當

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使殺之自
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常典或宿衛近侍更有此犯
將何以加之。

據法當流

唐戴冑為大理少卿常處法意至析秋毫隨類指摘言若
湧泉帝益重之時有詐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
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冑以據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
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賣獄耶冑曰法者布
大信于民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之忿將殺之
既知不可而準于法此正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帝大感悟
又吏部尚書長孫無忌不解佩刀。入東上閤門封德彝以
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罰銅二百斤。冑駮曰若論其
誤則為情一也。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上嘉之竟免校尉
死。

崔昇守正

唐崔昇兄元暉為宰相先是酷吏誣構數百家元暉一一
開陳其枉及宋璟劾張昌宗不執。元暉頗助璟後有司正
昌宗罪而元暉弟昇為司刑少卿執論大辟。兄弟守正如
此。

有功平反

唐徐有功為少卿時周興來俊臣等羅織天下衣冠逆族
若數千百家有功司刑平反者。不可勝紀時人方之于定

國。

上書諫獵

唐孫伏伽轉大理少卿太宗數出馳射上書諫曰。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天下之主不
可履險乘危明矣。

上疏論事

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論事曰國家有不足懼者
五有深可畏者六唐主優詔答之

請崇寬簡

唐韓瑗字仲良武德初為大理少卿受詔掌定律令。瑗言。
于高祖曰官吏至公自當奉法苟若狗己豈顧刑名。請從
寬簡以允惟新之望高祖然之於是採定開皇律行之。

號為明習

宋仁宗時陳大素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寺號為明習法
令。

晉卿持平

宋元豐間大理丞內降公事上下皆曰是詔獄也意必傅
迺少卿韓晉卿獨持平考覈無所觀望上知其才凡獄難
明及事繫權貴悉以委之

王表近厚

言行錄大理少卿王表多稱長者上謂宰執曰。表以淳朴
治獄既順人情又不慘刻張守曰表雖法科議刑頗近厚

○大理寺正

歷代沿革。正司周卿師之屬。秦置廷尉正一人。漢廷尉正監及平，謂之廷尉三官。梁服獬豸冠，銅印墨綬。唐龍朔改為詳刑大夫，光宅中為司刑正，後復故。宋神宗置大理獄，後置寺正。元豐五年刑部奏乞分詳事司直與正為斷司，丞與長貳為議司。凡斷案先上正看詳當否，論難改正，然後過議司復議。建炎中併省，其斷刑治獄寺正各置一員。

決獄稱平

漢宣帝聞黃霸持法平，召為寺正，數決獄，廷中稱平。

上論見志

唐王悄為大理正，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立則人無所禁。竊見大理官員多不奉法，以縱罪為寬恕，以守文為苛刻，遂上應正論以見志。

蘇瓊雪冤

北史蘇瓊為廷尉正，時畢義雲為御史中丞，以暴猛任職，理官忌之，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雪其冤者甚衆。

司馬有疑

魏志司馬芝遷大理正，有盜官絹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必致誣服，誣服之情不可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今請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遂釋女工。

比干仁恕

漢張湯持法刻深，而廷尉正何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所活者千數。

顧協清嚴

南史顧協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將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啟口。

明習律令

魏橋玄奏除琳明習律令，召拜廷尉正。

決定嫌疑

北史宋世軌為廷尉少卿，蘇軫之為正，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軫之，視表見裏宋世軌。人以為二絕。

詳正科條

六典大理正掌參議刑辟，詳正科條之事。凡六丞斷罪有不當者，以法正之。

議典刑獄

職林務參以典制，議刑典獄，惟明克允。

○大理寺丞

歷代沿革。晉武帝咸寧中，曹志上書請廷尉置丞。隋改為勾檢官。唐置丞六人，掌分判事，正刑之輕重。宋神宗復置大理丞四員，元豐五年命吳君陳等九人為大理寺丞，始自列於法官也。

獨存平恕

唐天后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按有功，文遠之孫，名弘敏，以字行。

獨無冤濫

唐李日知遷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寬平，無冤濫。嘗又胡元禮自大理丞遷少卿，當出一死囚，元禮判殺之，曰：元禮不離刑曹，此人無活法。日知報曰：日知不離刑曹，此人無死法。竟以兩狀申，日知果直。

守法原善才

唐武衛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高宗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怒，令出。仁傑曰：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于不道，且羞見釋之于地下也。上遂赦之。

枉法黜淳于

唐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

諡古上箴

唐張蘊古上大寶箴，太宗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延年陳策

宋天聖中，大理寺丞石延年上書陳十策，乞選練兵級，言西夏必叛，朝廷不以為然。及元昊反，上思其言，召見，乞奉使河東籍兵，回稱旨。上曰：知卿才久矣。

○大理評事

歷代沿革：漢宣帝地節三年，初於廷尉置左右評，秩六百石，員四人。東漢光武省右評。魏晉以來無左右，而直謂之廷尉評。隋置大理評事。唐貞觀二十二年，褚遂良議崇法官，奏置評事十員，掌出使推覆。後加為十二員。宋熙寧置大理獄，至元豐五年，始命張仲穎等十二人為評事。隆興二年，詔大理事以八員為額。

馬宮高潔

漢馬宮行能高潔，遷廷尉評。

杜暹公清

唐杜暹授鄭縣尉，以清節見知。華州司馬楊孚，公直士也，深賞重之。孚遷大理正，暹坐公事下法司，孚謂人曰：若此尉得罪，則公清之士何以勸矣？特薦之執政，擢大理評事。

號三緊官

兩京雜記：若遷三緊評事，出緊、亦尉坐緊、立緊。立緊者，以其行立在北省之次，獻可替否也。出緊者，以其銜[illegible]射不法也。坐緊者，以其[illegible]決也。推案從式也。故俗號三緊官。又吏部銓注，[illegible]，皆以才望清高，標格孤秀

詿音卦

省寺者之故俗號一緊官。

居九寺首

唐姚正操曰自余以評事入臺後相繼不絕號琬以爲[illegible]然則則天好法刑曹望居九寺之首以此評事多入臺迄今爲雅例非正操所能升降也。

無冤民

三輔決錄漢公孫弘與何比干爲廷尉右評獄無冤民人號曰何公。

驚都將

廣記王敬南爲評事奉使河南叱咤風生到廣陵訪裴諶諶曰評公使車留此一宿行無驚都將乎。

類倡優

陳舜封者擧進士爲大理評事。因奏事上前。上見其言語捷給擧止類倡優詰之自言其父承業善聲爲都知上謂宰相曰此雜類安得任清望官益亂政不爲國家區別品流所致卽改授殿直。

爲亂首

漢涿郡太守鄭昌上宣帝書曰今明王躬聖明聽不置廷評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删定律令使愚人知所避奸吏無所弄今不正其本而置廷評以理其末恐政衰德怠則廷評將招權而爲亂首矣。

詿誤悉免

唐新語[illegible]爲評事時沂州反者詿誤坐者四百餘人昭道反覆詳對執政無以奪詿誤者皆免。

贊佐有勞

唐柳宗元[illegible]誌大理裴伯言長子某射進士策進大理評事嘗佐恭及鄭滑某帶爲軍首贊佐有勞元和十四年終于河南。

不讀律

[illegible]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

未登朝

[illegible]評事崔立之詩勿嫌法官未登朝猶勝赤尉長趨尹。

○鴻臚卿

歷代官制周禮大行人掌賓客之禮以待諸侯朝覲之事。卽其任也秦官曰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漢因之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改曰大鴻臚東漢又曰鴻臚寺梁曰鴻臚卿除大字後魏又加大字北齊又除之後周置[illegible]改爲司文[illegible]改曰司賓[illegible]鴻臚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九賓也或曰鴻大也臚陳序也欲以大禮陳序于賓客也。

掌印綬

漢官典容奏昌狹中一千石掌諸侯及四方歸義蠻夷[illegible]

子拜授印綬之事。

主齋祠

東觀漢記大鴻臚漢舊官也建武元年復置鴻臚官大行丞一人大行丞有理禮員四十七人主齋祠儐贊九賓之禮

遷公

東觀漢記鴻臚三十六人其陳寵左雄朱寵龐參施延並遷公

軼長

謝承後漢書陳紀字元方遭父太丘長寔憂嘔血絕氣劉豫州嘉其至行上表圖畫以勵風俗袁紹欲以太尉讓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卒于官子羣為三公天下以為公慙卿卿慙長

韓暨宿德

魏略韓宣字景然為大鴻臚初南陽曲見韓暨以德在宣前為大鴻臚後宣在官亦稱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亦相如

刀佽能人

晉山濤啟事鴻臚王故事前後為之者多不稱今缺宜選御史中丞刀佽篤能人不審可爾否

〇司農卿

歷代沿革秦置理粟內史掌穀貨漢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王莽改大司農曰羲和

後又改為納言東漢復為大司農梁曰司農卿又曰衆卿後魏人如大字北齊又除唐龍朔二年改曰司稼卿咸亨元年復舊宋朝司農寺判寺事二人以兩制或朝官以上充元豐官制行寺監不治外事遂循唐典正其職秩司農舊職悉歸戶部右曹惟常平免役新法與夫農田水利則隸司農也

天分

韓楊天文要集大分者大司農也

國泉

史游急就篇司農少府國之泉也

司金

楊雄大司農箴維時大農爰司金穀

盜錢

漢田延年為大司農坐盜都內錢三千萬自殺

居處儉節

漢朱邑宣帝時為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供族黨家無餘財

學問博通

東漢王孫新學問博通為大司農

陳寵威整

漢陳寵為廣漢太守亂政大行入為大司農

鄭衆清正

東漢鄭衆為大司農以清正稱

行不賫糧

漢鄭當時為大司農門下客無賓賤無留門者山東諸公翕然稱鄭莊武帝曰吾聞莊行千里不賫糧

口不言貨

白氏六帖晉崔洪字良伯為司農手不執珠玉口不言貨財會汝南王亮集公卿宴以琉璃鍾行酒酒至洪洪不執

非德不交

東漢趙典字仲經為大司農閉門却掃非德不交

非儒不選

（稹音真）唐元稹行某人司農制農天下之本也故國有九列而司農居其一焉前代非牟融之循理康成之儒學不可茲選注云漢鄭玄字康成以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牟融事見下

以儒學徵

（詡音許）東漢高詡字季回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

以政治召

魏梁習字子虞為并州二十年政治為天下最召拜大司農

耿國曉邊事

續漢書耿國字叔慮為大司農國曉邊事能議論數上便宜事天子器之

元傚納郡租

（傚音叔）趙元傚轉潁川太守有惠政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郡租元傚奏之于帝曰如臣意未過十日帝即日拜元傚為司農卿納天下郡租如言而了帝悅

印符追兵

（泚音此）唐司農卿段秀實與將軍劉海濱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朱泚迎乘輿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海濱等以事急矣使靈岳竊姚令言印令旻且還稱其行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來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旻至泚與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

取錢納帑

（帑音倘）唐杜中立遷司農卿初度支將六宮飧錢移于司農每季一出付吏大吏盡盜所給于人權其子錢以給之既不以時以致黃門來督責中立取錢納帑舍率五百一出吏不得為奸遂以為法

稱為名卿

東觀漢記牟融字子優為大司農性明達稱為名卿

號為走卿

宋張維司農寺壁記今倣周制為六部以戶部掌國計而

司農猶為列卿矣。況倉儲出納，自昔太倉令主之。蓋大
司農之屬，猶今之倉部也。以列卿而行太倉令，何惟倉部
之約束哉？職任雖高，勢出倉部下，至於出納給發，處於
何世，號為老卿，屢失職下走也，不敢[illegible]所而惟務是虞。

○司農少卿

歷代沿革：後魏北齊有司農少卿，隋唐因之。宋元豐正名，置少卿為卿之貳，建炎三年省之，紹興四年復置司農卿少卿各一員。

賜絹

唐韋弘機拜司農少卿，受詔檢校東都營田苑囿之事。有宦者于苑中犯法，弘機杖之，然後奏之，高宗嘉賞以為能，

賜絹數十匹，曰：更有犯者，卿即杖之，不必奏也。

貯錢

唐高宗謂韋弘機曰：宮館隋代所造，漸將摧毀，頗欲修葺，又費財力，如之何？弘機奏曰：臣任司農向已十年，前後省費，今見貯錢三十萬貫，可以供葺理。上大悅。

上人除授

宋[illegible]部員外郎除司農少卿，魏杞奏曰：濟帶中散，私任掌南庫，嘗奏罷議者以為躁徑未遂。上曰：中都官不分清濁，如司農亦責任亦甚重，以上人除授亦無害也。濟奏久任責實。詔曰：所論甚當。

主上親擢

宋高[illegible]字仲一，上親自擢為司農少卿。貯倉地卑下，變[illegible]用板木，以是不[illegible]。

擢貳農正

曲阜行歸北彥剛擢貳農正。

議虧官實

宋[illegible]除司農少卿，時[illegible]近和糴八百萬石，而官吏者以有虧[illegible]，意以欲[illegible]官錢，戶部不敢詰。公親事，即奏請下有司治，大理附會戶部，以支為虧。公力爭曰：是非徒虧官，上虧宜食，上是其職。

○司農寺丞

歷代沿革：古今沿要[illegible]史有兩丞，漢司農丞亦二人，

或謂之中丞。東漢司農丞一人，魏晉因之，銅印黃綬，進賢一梁冠。六朝以置，隋唐有丞六人。宋行新法，始置司農丞一員，熙寧五年增置丞四員。元豐四年正為丞一員。次年改制，以司農舊職悉付戶部右曹，而寺[illegible]惟正其秩職。

省轉漕

[illegible]以為大司農中丞，奏設常平倉，給北邊，省轉漕。又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

勸農桑

漢平帝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

供國用

唐置丞六人，掌判寺事，凡天下租稅及折造轉運于京師，皆閱而納之，以供國用，以祿百官。

叅寺事

四朝志：少卿為卿貳，而丞則叅領寺事。

撥奏詳明

東都事略：宋熊本判司農寺丞，神宗曰：熊本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撥奏詳明可嘉也。

德性嚴恕

顧奇選 宋楊誠齋集：莊□字子□，正簡遷司農寺丞，在朝三年，非公事未嘗至相府，相府王綸知公恬退，而未知其德性，欲試以事，一日官詰院失錦一端，命公治之，公請寬其讞藏之罪，於是綸大書謂其客曰：農寺丞介而通，嚴而恕，眞重器也。

○太府卿

歷代沿革：周禮天官之屬，有太府下大夫，掌九貢九賦，受其貨賄之入，即其任也。秦漢以下不置其職，務所司分在司農少府。至梁始置太府卿，陳及後魏北齊皆因之。唐龍朔二年改為外府卿，咸亨初復舊。武后光宅初改為司府卿，神龍初復舊。宋朝太府寺判寺事一人，以兩制或帶職朝官充，凡財貨庫藏出納四方貢賦，百官俸秩，隸三司，本司但掌供祠祭香幣帨巾神席及造斗秤升尺而已。

元豐官制行，始正職掌。

受貨賄

周禮天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居監臨

白六帖：居監臨之官，與出入之務。

知出納

唐楊崇禮，元時為太府少卿，錢帛充牣，丈尺皆躬自省閱，前後為少卿者無與為比，權任太府卿，時太平日久，御府財物山積，時論以為凡經楊卿者，無不精好。後崇禮罷太府，玄宗訪其諸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謹餘、謹矜、謹名皆得父清白，帝擢謹矜為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又南豐集：財賦總于地官，而太府司其出納。

領貢獻

六帖：領貢獻于四方，掌財用于五庫。

按度程

白集：授武徐制，聚九州之賦，經百貨之名，按其度程，謹其出納，孰不曰若，列于上卿。

賜金紫

唐楊國忠判度支，玄宗紀左藏庫古今貨帑山積，爾賜國忠金紫，權太府卿，國忠專錢穀之任，出入禁中，日加親幸。

寵敬威肅

唐李襲譽爲太府卿爲人嚴毅在任以威肅聞。

資議公勤

宋晗漢用公勤任先發凌愍性清白並在常林。

○太府少卿

歷代以前後魏孝文帝改少府爲太府置少卿一人北齊因之隋煬帝加至二人唐[illegible]一人[illegible]龍中復舊[illegible]光宅中[illegible]宋太府寺置同判寺一人以京朝官充元豐正名置少卿一人以爲卿貳元祐二年詔太府長貳互置除則否。

孫紹節

北史後魏孫紹爲司府少卿與尚[illegible]卿何年老對曰臣年雖老臣節尚少

思眉筆

唐書尹思貞爲司府少卿時侯知一亦爲府[illegible]人爲之語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

眷求

白樂天制求納之地泰求[illegible]四星之列按[illegible]少府監有中尚左尚右尚[illegible]

省閱

見太府卿。

商集四卷終

山堂肆考臣職第五卷

○總東宮官

朱子語錄唐六典載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illegible]置詹事以統眾務[illegible]坊以領眾務[illegible]門下[illegible]左右二春坊皆設官屬又各部其[illegible]之僚[illegible]大夫[illegible]職一視朝廷而爲降殺也[illegible]左右春坊[illegible]制[illegible]賢德者爲之今[illegible]用武臣之小有才者。其次雖有講讀數員而已[illegible]大夫又但爲階官非實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當時亦有不[illegible]論者如東宮官屬之不備是也。又命[illegible]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illegible]左右庶子中允中舍[illegible]除授[illegible]無職[illegible]左右庶子[illegible]二人[illegible]左右春坊[illegible]

編[illegible]

尊道輔德

禮文王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知父子君臣之道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

立草嵩真

傅暢等公卿禮秩太傅立草少傅嵩真以爲儲訓。

太公爲傅

文王使太公傅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于俎安有以非禮之物養太子哉。

召公爲保

賈誼上疏曰昔者成王幼在繈抱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

官選端士

賈誼上書王者于太子皆選天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居處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不親外家

漢地節中許伯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疏廣曰太子國之儲副其師友必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史。

正言

宋樓機字彥發孝宗時爲資善堂小學教授時皇太子爲恭國公機日陳正道正言乃集朝事親脩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置之左右朝夕省覽。

秀學

記室新昌陳規以前秀才選太子舍人。

號爲夫子

斛斯征字士亮精三禮周武帝爲皇太子服青衿受學于征號爲夫子儒者榮之。

謂之儒宗

唐王元感爲四門博士詔曰元感性質溫純博聞強記貯前進之誠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可授太子司議郎兼崇文館學士。

承慶作箴

唐崔承慶爲太子司議郎儀鳳中詔太子監國太子頗近嬖倖承慶上書諫又爲諭箴以獻太子善之。

徐浩爲詔

唐徐浩玄宗時爲太子司議郎肅宗即位詔令多出其手。及玄宗傳位詔冊皆浩爲之。

二卿

家令率更令及太子僕正爲太子二卿。

三師

唐三師三少官不必備惟其人無其人則闕之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少。

徐陵綺艷

東海徐陵父摛爲太子左衛率陵及庾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陵文並綺艷故時號爲徐庾體後進模範。

高允圖書

北魏高允字伯恭為太子師魏主太平真君中詔使與
崔浩同修國史浩刊[illegible]
于衢路北人無不忿恚共[illegible]
司按浩罪狀太子召允謂曰[illegible]
吾語太子入[illegible]允小心慎密[illegible]制由崔浩[illegible]魏
主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
至于著述臣多于浩帝怒曰允罪甚于浩何以得生太子
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帝問信如東宮所言乎
對曰臣罪當族滅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匄其生耳帝顧
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遂赦之詔誅浩夷其族他日

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每念之使人心
悸允曰吾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偏殊誠荷殿下
再造之恩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允退謂
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按魏東宮侍
[illegible]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謀于高允允曰公帷幄寵臣
有罪首實[illegible]崔鑒曰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
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

以宰相兼

唐貞觀以來太子師傅皆宰相兼領其餘宮僚亦甚重焉

以宗臣選

唐李大亮拜左衛大將軍後改右衛為皇太子東宮僚屬皆
盛選宗臣又以大亮兼太子右衛率俄兼工部尚書身居
三職宿衛兩宮甚為親信大亮每宿直必通宵假寐太宗
勞之曰公宿直我便安臥

諫用舞靴

宋神宗[illegible]
所[illegible]也一日[illegible]
神宗[illegible]
之語為[illegible]相曰諸王仁孝聞於卿
[illegible]論

諫習鞠戲

宋陳俊卿在普安郡王邸一日王習毬鞠之戲公取韓愈

諫封建書以諷王王即為誦全文不遺一字公退而喜曰
王聰明而樂諫社稷之福也

講論語

北史[illegible]為皇太子講論
語

進渾儀

[illegible]王誕日乃作渾天儀以
獻更為歌辭以勸王進學如天而不息也

名宜更名

宋仁宗命[illegible]對曰司
馬光[illegible]

范冲極選

宋帝詔以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國公瑗聽讀且為擇教授制以范冲兼太子翊善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拜於堂下孝宗御諱也

賢德之訪

唐太宗謂羣臣曰公等宜揔訪賢德以輔儲宮

謹厚可為

宋晏元獻公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公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兄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中批除晏殊執政者論所以次日進見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嬉遊燕賞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公既受命上面諭除授之意公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臣若有具亦且往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由是眷注日深。

（）太子太師

綠綬青綬

漢輿服志太子太師太傅太保皆古官也銀印青綬佩水蒼玉

金印銀榮

唐許敬除太子太師制居爲金紫事切于也寵及隨銀祭

義少于調護

同二品

唐職林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

長庚係

唐孫逖行信安王褘太子太師制惟爾之中長庚係宜慶天秩之崇俾極臣之位

擁全承乾

唐太子承乾與魏王泰太宗曰吾今思之魏徵我遂傅太子以杜天下之疑朝廷內外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為助我頼公其義一也公雖臥病可擁全之。

往諭希烈

唐顏真卿改太子太師李希烈叛陷汝州盧杞乃建言真卿為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李勉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真卿答曰君命可避乎遂往既至希烈使其黨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適至求宰相孰先太師乎真卿叱之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兵後雖被執詬賊不絕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耶諸賊失色

（）太子太傅

緇道

見太師

獻箴
齊王攸為太子太傅獻箴于太子曰保相之材必擇賢明
位次大常
漢高祖九年以叔孫通為太子太傅位次太常
位視尚書
梁置太子太傅一人位視尚書令
皆推石奮
漢石奮在孝文時恭謹無比太子太傅缺選可傅者皆推
奮為太子太傅奮子慶循行孝謹元狩元年立太子選羣
臣可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
即拜張佚

東漢明帝始立為皇太子光武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
皆言陰識可博士張佚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
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
帝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
即拜佚為太子太傅桓榮為少傅
太子奉觴
漢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宣帝置酒為安太子
躬奉觴以為壽上甚喜之
太后為服
漢夏侯勝為太子太傅受詔撰論語年九十卒太后為勝
素服五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

乞骸骨
漢疏廣疏受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
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
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
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道路觀者皆
曰賢哉二大夫廣子孫太子公子一說廣受為父子一
說受為廣兄元之子乃叔姪也
不朝朔望
漢故事太子太傅少傅不朝朔望
不領屬
東漢太子太傅一人中二千石以職掌輔導太子禮如師不

領官屬少傅二千石秩主太子官屬
不稱臣
魏太傅于太子不稱臣少傅稱臣
以名臣拜
東漢明帝以鄧禹先朝名臣拜太傅
以將軍領
晉王恂以驃騎大將軍領太子太傅
稱儒宗
晉賀循字彥先為太子太傅朝廷初建凡有疑義及宗廟
制度皆循所定朝野以為一時儒宗
士廉朔望

唐太宗伐高麗命士廉攝太子太傅仍典朝政皇太子下令云攝太傅申國公士廉朝望國華儀刑攸屬寡人恭承監守實資訓導。

琢磨以道

應劭漢官儀太子太傅朔望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如玉之質當琢磨以道也。

占對有倫

吳張溫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其名問羣臣曰溫當今誰與為比顧雍曰當今無其比及召見占對有倫觀者傾悚權改容加禮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

勵以慈儉

唐趙宗儒太和中為太子太傅文宗詔訪政理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

私讓田園

唐于志寧為太子太保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俱蒙賜第宅田園志寧奏曰臣居關右代襲箕裘周魏以來基址不墜行成等新營莊宅尚少田園於臣有餘乞申私讓。

迎崇賢門

張說皆東宮舊事曰太子見二傅執弟子禮二傅入見太子太子出崇賢門迎之太傅拜太子合答拜入坐對坐。

講宣武堂

晉山濤為太傅侍講于宣武堂乘步輦以導太子。

○太子太保

翊翼太子

文王世子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德尊天下

唐蕭瑀為太子太保太宗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

以開府加

王隱晉書劉寔字子真以特進開府加太子太保。

以特進行

晉懷帝以荀組為侍中特進行太子太保事。

直臣

後魏顯祖將禪位于京兆王子推陸馛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屬望臣請刎頸殿廷有死無二父之帝意解語曰馛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為太保。

舊德

宋王溥乾德二年罷為太子太保故事一品班于臺省之後太祖因見溥問詳舊相當寵異之即令分臺省班于東西。

○太子少師

託孤

唐李綱為太子少師綱陳父子君臣之道問寢視膳之方。辭旨忠懇太子嘗問從古來君臣忠節之事綱凜然曰託

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以為難綱以為易非之命為言。
辭色慨慷有不可奪之志太子未嘗不從然禮待。

崇讓

唐房玄齡為太子少師時皇太子將行拜禮備儀以待之
玄齡深自卑損不敢修謁乃歸於家有識者莫不嘆其崇讓。

議選師傅

唐文宗議選儲德以保護東宮乃召蕭俶為太子少師。

詔選玄齡

唐貞觀中房玄齡為少師玄齡遜謝詔不許太宗因謂侍
臣曰太子師保古難其選。

分給院錢

唐王起改太子少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為童婢所盜
貧不能自存帝詔曰益仙韶院錢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
恥也起頼其入不免譏。

特賜步輿

唐李綱拜太子少師綱有腳疾太宗特賜步輿令衆至閤
下數引至殿中問以政道。

出奉黄瓜

後魏鄭羲領太子少師從世宗幸東宮訓帝幼弱持以黄
瓜出奉之時論鄙者號為黄瓜少師按行瓠瓜屬也

入乘小馬

許敬宗為太子少師以乾封初以年老不能步行特令朝日
乘小馬入禁門至內省。

太子少傅

臥傅

漢高祖謂張良曰子房雖疾彊臥傅太子時叔孫通已為太
傅良行少傅事。

參訓

晉周顗拜太子少傅上疏曰臣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
乃欲使臣內當銓衡外參傅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
不可不待識而明矣。

賜輜車

輜音支

東漢傅士桓榮字春卿光武以榮為太子少傅詔賜輜
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
力也可不勉哉

乘小輦

晉山濤為太子少傅拜太子求退帝賜小輦乘之以訓太子。

閑雅

疏受為太子少傅辭理閑雅

正直

東觀漢記王丹為太子少傅愛憎正直又名德重于當時。

復道

小游謝太子少傅詔曰東德沖素心思謀而有慮復道有
古人之風

尚義

山公啓事曰：東宮太子始立，求宮四海爲望，保傅之官，不可不
高。天下之賢，少傅羊祜，秉德尚義，克己復禮，雅尚清素，
尚年，公可以參于其事也。

準古不拜

晉何曾議：太子少傅于太子當稱臣拜。荀顗曰：太與少乃
二傅之名，次耳，非于太子有輕重也。詔曰：秦漢以來，儲貳
虛疏，隨時改作，不可依用，宜準古義。表定議二傅不拜。又
晉武帝時，有司奏東宮二傅禮儀不同。帝曰：崇敬師傅，所
以尊教，何論臣與不臣。其令太子拜之。

以老乞辭

唐張行成拜左僕射、太子少傅。永徽四年三月不雨至五
月，行成懼，以老乞身。制答曰：古者策免三公，殊乖罪己之
義，朕寡德所致，非宰相咎也。乃賜宮女、黃金、器物，勿復
辭。行成固請云云。

朔望不朝

見太傅

賓友相接

南史王儉拜太子少傅，朝議太子接少傅以賓友之禮。

據經以對

漢匡衡爲太子少傅，數上書陳便宜，朝廷有大事則據經
以對。

作箴以警

唐傅奕爲太子少傅，乃作少傅箴云：正人在側，傅義匡空，
鮑肆先入，蘭臺不芳。傅臣司訓，敢告于王。又後魏崔光爲
太子少傅，亦有箴云：愛惜日力，寸陰無棄，親賢再假，問
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詢謀諮度，問對竭丞，安樂必敬，
毋忘戒兢。

太子少保

直士

唐李綱兼太子詹事，頗見敬。嘗而祖復爲之，曰：建成在東
宮，乃抑輔，頃何爲屢致辭乎。綱頓首陳謝曰：陛下功成業
泰，頗事驕侈，臣事太子，所懷都見從，不採納，不去何爲。高
祖謝曰：公知直士，勉輔我兒。于是拜太子少保。上書太子
曰：綱備位保傅，從一致忠，誠願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
凡爲太子，務以德，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生惡。閒太
子不懼。

名臣

李綱爲太子少保，高祖以其脩氏名臣，甚加愛禮。手勅未
嘗稱名，其見重如此。

以右相除

唐李適之爲右相，李林甫密奏其好酒，頗妨政事，玄宗惑
焉，乃除太子少保。適之遂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
相，樂聖且銜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衆劇服其度量

以輔臣[illegible]

宋天禧四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王欽若爲司空兼知杭州。
欽若先以判[illegible]請求寄二少為序，非使府表格，故有
是命。

○太子賓客

唐貞觀[illegible]懷太子在東宮，選人臣子弟有名稱者以為
賓友，則太子賓客之名蓋自此始。

授選

唐鄭肅以開成二年詔拜吏部侍郎，以省宮侍太子，言論
甚正，從今兼太子賓客，分東宮校經，況而太子失寵，上有
廢斥意，肅召見，陳天下大本不可輕動，上改容嘉之。

贊禮

宋至道元年，尚書左丞李至、禮部侍郎李沆並兼太子賓
客，見皇太子，如師傅之禮。上召見至等曰：太子仁孝賢明，
令之為端，武當須正人輔之，卿等可盡心調護，若動皆用
禮，必須贊成，若事有未當，不當隨順，至於詩書禮樂之
道，可以裨益太子者，卿等素習，不假朕多訓也。

優官序居

唐穆宗以監王湛為太傅不讓，以太子賓客李固言上表，
制書曰：陛下常用名臣左右太子，堪以優官序居，調護之
任，茲所宜。
國公召拜

唐武攸緒，中宗初除封巢國公，至是上遣杜謹以璽書以
安車召拜太子賓客，固所辭還山，詔可之。

調護春闈

白居易行趙昌太子賓客制：夫望優而時，然後能調護春
闈。

召對滋福

宋仁宗為太子時，李文定公迪兼太子賓客。真宗一日召
對滋福殿，欲相之，迪固辭，俟太子出謝，曰：蒙恩以賓客為
宰相，真宗固謂迪曰：尚可辭耶。乃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太
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專贊禮儀

唐太子賓客四人，正三品，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宴會
則上齒。

互陪侍講

宋仁宗初為皇太子，宰相丁謂為少師，馮拯為少傅，樞使曹
利用為少保，參政王曾、樞副錢惟演為賓客，詔入謁，請師
傅十日一赴資善堂，賓客以下，俟日互陪侍講學，上從之。

唐以宰相領

唐貞觀十八年，以宰相兼賓客，開元中定員四人。

宋以執政兼

宋天禧四年，參政任中正、樞副錢惟演、參政王曾並兼太
子賓客，執政兼東宮自此始。

全柔氣象

柳子厚先友記元全柔河南人氣象溫儒好以德鼓然入為太子賓客。

呈甫威儀

同上呈甫政河南人有威儀由浙東廉使為大子賓客柳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渠而大醇有博而無雜公之世字文者以今次故為書所尤厚者附茲石以銘于前。

山堂肆考臣職第六卷

○太子詹事

歷代沿革詹事秦官也應劭曰詹省也給也秩二千石漢因之掌太子家位在長秋下文帝以鄧當時為太子詹事景帝即位以竇嬰為詹事昭帝葉賢為詹事成帝鴻嘉三年至東漢省其官屬于少傅魏復置晉咸寧初用黃門侍郎楊珧為詹事掌東宮之任齊置府領官屬後魏有太子左右詹事北齊東宮衆事無小大皆統之唐置詹事府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一人正四品上掌統三寺十率府之政及內外衆務糾彈非違總判府事置少詹以貳之龍朔中改為端尹少尹咸亨復舊垂拱改宮尹神龍復舊宋東宮官有詹事仁宗升儲置詹事二人神宗欽宗升儲並置二人多以他官兼充從三品少詹事正六品及即位亦省之元置太子詹事從三品掌知東宮內外庶務統領判院事詹事從四品掌貳詹事

服絳

詹事品第三銀章青綬絳朝服兩梁冠

衣錦

唐張行成拜太子少詹事太宗征東太子于定州監國帥行成本鄉太宗謂行成曰使公衣錦還鄉于是令有司祀

其先人墓。

王恭學問

晉王恭有學問清操過人武帝以為太陽尹領太子詹事。恭讓表曰今日皇儲始建四方是式綱司之任必求所由宜妙選賢才盡一時之勝

江總才華

陳後主在東宮時欲以江總為詹事孔奐曰江總有潘陸之才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副竊非所宜後主乃自言于宣帝帝將許之奐復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于總願選敦重之士以居輔導帝曰誰可與曰都官尚書王廓代有士德可以居之後主時在側曰廓乃王泰之子不可為太子詹事奐又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有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宣帝遂以總為詹事。

孔霸授經

漢書宣帝時孔霸以經授太子為詹事。

姚班上書

唐姚班為詹事節愍太子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中宗嘉歎之

以貴戚為

漢竇嬰為太后兄子景帝時為詹事。

以將軍領

晉謝琰征蠻有功為輔國將軍領太子詹事。

為舅求官

唐張說女嫁盧氏嘗為舅盧公求官候父下朝而問焉父不語但指搭床而示之女歸告其夫曰舅已得詹事矣

為兄代職

鄭纖字利用為太子詹事以兄二為代為詹事。

長史除

唐太宗以李勣為太子詹事謂曰朕兒新登儲貳卿故長史故有此除雖屈階資可勿怪也按兒指高宗也

侍讀兼領

宋周必大辭兼太子詹事表狀儲端華重今昔所同漢擇賢俊朴質篤學好禮委任唐李世勣舊府長史屈階資而為之近歲以來非老成端諒為世所推則必于近臣中擇嘗任王府侍讀及宮僚者兼領未嘗專其職苟或異此寧虛厥官

翊贊猷論

唐李綱為太子詹事太子嘗出遊有進魚者太子使膾之唐儉趙元楷自言能之太子曰操刀膾膾調和鹽味公等事也若翊贊宮闈綱則有餘矣

斷裁彈肅

唐大詔令李覧太子詹事冊惟望斷裁之規與情僉屬承華彈肅之寄任賢斯在。

○太子春坊

北齊始有門下坊左庶子領之典書坊右庶子領

之隋門下坊置左庶子典書坊置右庶子。

左坊

唐龍朔中改門下坊曰左春坊。其左庶子中允司議郎左諭德左贊善大夫崇文館學士校書郎洗馬文學校書正字等隸焉。

右坊

典書坊改為右春坊。其右庶子中舍人右諭德右贊善大夫太子通事舍人家令率更令等隸焉。

用內臣

宋建儲闈即置春坊官。仁宗神宗並以內臣為左右春坊勾當左右春坊事。孝宗乾道元年立皇太子置左右春坊二員同左右春坊二員。

用武弁

見總東宮

領局

北齊門下坊領藥藏局有監丞各二人侍藥四人。隋門下坊領藥藏局有監丞各一人侍藥四人。

備案

胡文恭行遊沐春坊制備儲坊之案。

○太子庶子

周禮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太子唯所用之諸子即庶子也秦置中庶子以

掌侍從之漢庶子為太子少傅屬官東漢員五人。晉有中庶子庶子各四人以宮中庶子與坊中舍人一人共掌坊之政令庶子四人侍從左右與坊中舍人一人共掌坊之政令隋有左右庶子。唐龍朔中左右庶子改為左右中護左掌侍從贊相駁正啟奏右掌侍從獻納啓奏糾正違闕儀宋有左右庶子不常設每建儲則隨宜置官以備春宮多以他官兼領乾道中庶子諭德除左不除右七年詔庶子諭德輪日入宮。

通詩

漢馮野王通詩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

授經

漢歐陽地餘為中庶子授經之太子。

稱敬

漢王商字子威以太子中庶子以肅敬見稱。

美文辭

[illegible]以鄉國為家丞[illegible]以經術所居[illegible]由是不合[illegible]美之[illegible]權乃愛之[illegible]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illegible]不小為常懼焉。

鮑勛為師

勛音熏

魏鮑勛有白有高節以此知名字為中庶子在東宮王色

不撓。

仲堪清言

晉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武帝召為太子中庶子。甚見親愛。

諫好騎射

蜀後主立太子璿以霍弋為中庶子太子好騎射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得切磋之體

諷獻禮度

唐于志寧為右庶子。以太子承乾數虧禮度撰諫苑二十卷諷之。太宗大悅。

侍臣箴

晉溫嶠為中庶子。獻侍臣箴甚見稱賞

時政疏

唐高季輔事見賞賜。

宜稱陪臣

晉祁默為太子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宮臣宜今天朝不得同藩國之事。

不為弄臣

隋劉行本為左庶子。太子嘗得良乘。令行本乘之。行本正色曰至尊致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弼殿下以正道非殿下弄臣太子慚而止。

自比俳優

隋太子勇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太子洗馬李綱白太子勇曰令則身任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宴坐自比倡優請正其罪。

不納賄賂

唐錢徽為左庶子。時韓弘以賄賂結公卿。遺徽二十萬不納時稱有公望。

克脩宮政

唐柳宗元為柳渾相國行狀拜右庶子。秦選儲宮。克脩宮政。

多識朝儀

唐肅宗在東宮時孔巢為中庶子。經學該博多識舊典朝儀。

篤學好古

宋武帝永初元年詔皇甫謐沈靜朴素篤學好古。其以謐為太子中庶子。

端居守道

唐趙宗儒罷相為右庶子。端居守道遷吏部侍郎。召見勞之曰知卿閉門六年故有此拜

宜用儁選

吳孫登為太子時太傅張溫言于上曰。中庶子官最清密。切問近對宜用儁選。于是乃用陳表為中庶子。

諫勿高班

唐太子承乾左右多任閹官。庶子于志寧曰：易牙欲承歡
高亡泰張讓頓漢殿下皆用寺人輕忽高班後操貴任
命失序，紀綱不立，太子不悅。

久留王瑒

陳書：王瑒父沖嘗為瑒辭領中庶子。文帝謂沖曰：所以久
留瑒于承華者，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耳。

特召陶侃

陶氏家傳：陶侃遷中庶子，上謂侃曰：君少好學，善談玄理，
允明詩易，以參閱于昨儲選，貴難其人，特召君耳。

班同三舍

唐休璟自夏官尚書授左庶子，制宜緞五曹之務，俾同三
舍之班。按三舍班，言與侍中中書侍郎班次同也。

職授八舍

環濟要略：職授八舍。言庶子為八舍之職也。

請降墨敕

唐崔神基轉太子右庶子，時宮廢使者入朝，有司移文召
太子神基諫曰：今太子非朝朔望而別喚者，請降墨敕，由
是詔神基與詹事更日侍讀東宮。

與與機劇

唐許敬宗，高宗為太子時，遷右庶子。後太子監國定州，敬
宗與高士廉與典機密。又宋晏殊為左庶子，與宗每有咨
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公得參與機密。凡有所

對，必以稾進，示不洩也。

以宰相兼為

唐宋璟以宰相兼太子庶子

以大守參選

晉王以中庶子闕，宜得俊茂者，欲以滎陰太守劉俊階城
太守石崇參選。

甲品宮坊

唐長公補左庶子制

宜為宮職

孫慕袁粲言于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宮職。後
轉中庶子。

衛太子家

漢班彪以列家故事，選公卿子孫衛太子家，命為中庶子。

佐太子德

唐杜正倫遷太子左庶子，帝謂正倫曰：吾兒幼弱，未及就德，
我當選物成之，故擢卿于朝，以佐太子。

諫處左右

宋仁宗為太子日，張士遜遷右諫議大夫，兼右庶子。又為
賓客

府判兼左

宋真宗為開封尹時，妙選僚屬，召楊徽之為府判，遷兼左
庶子。

○太子諭德　附太子中允

歷代沿革唐龍朔中置左右諭德各一人掌侍從贊諭[illegible]宋東宮官有左右諭德[illegible]則置否則闕仁宗神宗升儲皆置二人並以[illegible]官兼乾道中置一人惟除左不除右

清班優秩

白集元稹制東宮之有諭德猶上臺之有拾遺皆清班優秩所選非輕

直道昌言

文選詩句直道侍太子昌言沃宸聰

掌贊道德

唐諭德正四品掌諭皇太子以道德隨事諷贊

合知典故

芊音千

唐德宗拜崔芊爲諭德芊對東宮曰臣不諳朝廷典故見殿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東宮官自合知也

忠實見奇

宋仁宗在東宮時以魯宗道爲諭德一日真宗召公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在肆中飲酒中使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得罪奈何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因此上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

信順致頌

宋天聖中仁宗在東宮時以太傅[illegible]公[illegible]士遂爲太子諭德上親書[illegible]天地號予一人[illegible]十二字以賜之公[illegible]承[illegible]臣以[illegible]士臣[illegible]爲之頌二[illegible]一[illegible]仁宗[illegible]以天爲心以[illegible]天下[illegible]進嗚呼[illegible]天地[illegible]予一人[illegible]一[illegible]新故一一故不[illegible]新故無數伊尹[illegible]成有一德[illegible]邦嗚呼休哉[illegible]新其德

以記室爲

宋楊礪字汝礪真宗爲襄王時以礪爲記室王甚重之及建東宮以礪爲太子右諭德真宗即位以爲翰林學士

以參軍補

宋陳[illegible]升仁宗爲壽王時[illegible]爲王府記室參軍及升儲擢爲諭德

傳令　巳下[illegible]

唐置左春坊[illegible]大夫正五品上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以教[illegible]宋[illegible]二年[illegible]傳令[illegible]乃改太子中允爲之

[illegible]

[illegible]太子中允[illegible]于[illegible]宮[illegible]方[illegible]近歲[illegible]縣進用[illegible]除中允[illegible]有令中允[illegible]中允之[illegible]

○太子侍讀侍講

唐太宗爲晉王始有侍講開元初十王宅引學士
教書始有侍讀

儒素見稱
晉王紹宗遷秘書少監仍侍太子讀書紹宗性澹雅以儒素見稱在廷之士咸敬慕之。

簡淡自悼
唐薛令之爲東宮侍讀時宮僚簡淡作詩自悼云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澁匙難進羹稀筯易寬只可謀朝夕何由保歲寒玄宗幸東宮見之續曰啄木嘴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謝病東歸。

諫好刻薄
晉庾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元帝器重之聘其妹爲太子紹妃使亮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子賜太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按太子即晉明帝也。

諫事晏安
唐文宗朝太子侍讀韋溫晨詣少陽院見莊恪太子。日中乃得見因諫曰太子當學周文王雞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安事事晏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溫乃辭侍讀

風格高峻
唐李元敬博覽羣書高宗在東宮馬周啓薦之召入崇文館兼領侍讀仍侍御[illegible]讀之風格高峻有不可犯之色。

辭氣激切
唐呂元英遷同州刺史又中[illegible]奏[illegible]辭氣激切上謂宰相曰呂元英行[illegible]道[illegible]令輔左右乃兼太子侍讀。

公方作訓
唐丁公著充太子侍讀作[illegible]訓十篇穆宗即位遷工部侍郎以春宮之舊也

歸登作箴
唐歸登有文學爲東宮侍讀作龍樓箴以諷太子。

造輿
唐褚無量爲侍讀年老爲造腰輿令內給使扶上便殿

題笏
唐王起文宗時爲太子侍讀[illegible]于太子笏以賜起又[illegible]起像于便殿[illegible]當世仲尼

講經
唐[illegible]侍讀[illegible]史尤精左氏春秋晚年爲太子與安樂[illegible]開元[illegible]宗爲晉王時召令講[illegible]經[illegible]升春宮仍爲侍讀

撰記
唐[illegible]宗在春宮褚無量兼侍讀嘗撰[illegible]記以進之。

進[illegible]
唐許叔牙少精毛詩禮記貞觀初累授晉王文學兼侍讀。

高宗升東宮遂太子洗馬仍每侍讀令進毛詩義十卷
皇太子賜絹二百匹令仍本付司經局

納執物

唐憲宗曰此講讀者當以經義輔導太子納之執物

恩顧無比

唐徐岱字處仁充皇太子及舒王侍讀承兩宮恩顧時無
與比

親敬尤深

唐玄宗在春宮張説褚無量俱為侍讀深見親敬

詔入長生院

唐陳希烈充翰林學士每皇太子侍讀詔五日一入長生
院侍太子讀經

就隱嵩高山

唐孔述睿隱于嵩高山德宗以諫議大夫玄纁束帛就
此山以禮聘述睿既至乃見便殿以為皇太子侍讀特賜
廐馬錦綵

學問採擇

宋孝宗謂侍臣曰古人以孝子為重其事見于文王世子
須當多用儒雅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匪正人一薛居
州與孟也又問舊來宮屬幾人虞允文等奏詹事二人庶
子諭德贊讀講讀各二人上曰今宜增置二員誰可當此任
者允文奏李彥穎劉焞二人上曰焞有學問頗有採擇二

人皆好選以為侍讀

忠言則從

宋楊大年侍[illegible]以忠言規[illegible]知孝宗曰皇帝
淳熙間御[illegible]能[illegible]納如
流

○太子洗馬

洗馬前導也因漢越勾踐為吳王前驅故名洗馬

秩如謁者

漢置洗馬員十六人秩如謁者

局集秘書

晉太子屬官有洗馬八人掌皇太子圖籍經書職如
謁者祕書隋為典經局第七班同舍人下從朝服進賢一梁冠
介幘則宋不容[illegible]不隸門下坊置司經局唐龍
朔二年改為太子司經大夫咸亨復舊神龍改司經局曰
桂坊罷隸左春坊以崇文館三年改司經大夫曰桂坊大
夫[illegible]掌四庫圖籍刊緝之事立正本副
本以備供進

知附文上

白六帖朝推文士選任清機起家為太子洗馬也

時號玉人

晉衛玠為太子洗馬時號為玉人

十望充職

南史梁庾於陵天監中拜太子洗馬舊制東宮官属通為清選近代用人皆取甲族及有才名者於陵與周捨並見此職武帝曰官人以清濁限甲族時論美之

文雅登朝

荀遼字道玄拜太子洗馬敬若思特見欽重作詩酬之序曰洗馬荀道玄累葉重光才兼文雅所以弱冠登朝

章奏共推

晉江統字應元召補洗馬每有疑滯大事章表奏議為同官所推常為之作草

墳籍博覽

南史裴松之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宋武帝克洛陽松之居州行事帝曰松之廊廟才不宜久居邊郡召為太子洗馬

○太子家令

家令春宮也備儲事東漢為少傅張晏曰太子稱家故令曰家令

職比廷尉

漢太子食湯沐邑十縣家令主之東漢家令秩千石主倉庫飲食職比廷尉晉家令品第五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食例服宋齊梁陳皆不易之隋煬帝改為司府令唐改為家令寺龍朔中又改宮府寺家令為宮府大夫

職似司農

漢百官志太子家令主倉穀飲食職似司農少府

家號智囊

漢晁錯上書文帝拜為太子家令以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詔稱忠正

晉武帝詔曰太子家令陸亮有忠正可待吏部郎

每諫出遊

南志後主為太子以周為家令後主頗出遊觀增修聲樂周每上疏極諫

特被親遇

齊惠太子入居東宮沈約為步兵校尉管書記時宮中多士而約特被親遇每日入見日影斜乃出及登太子家令

春坊學文體

梁徐摛為文好新奇不拘舊體為太子家令與管書記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此而起

婢師識名

沈約嘗侍宴梁武帝有婢妓師是齊文惠太子宮人帝問識座中客否對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地流涕宮人亦悲為之罷酒

前集六十六卷終

山堂肆考臣職第七卷

○國子祭酒

歷代沿革。周禮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以六藝六儀。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國子之名自此始。漢置博士。至東京凡十四人。以聰明威重者一人爲祭酒。謂之博士祭酒。國子祭酒之名自此始。晉武帝咸寧四年。立國子學。置祭酒一人。永嘉中。又置儒林祭酒一人。劉宋初不置學。明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齊永明中以尚書令王儉領祭酒。省總明觀。齊梁號祭酒爲國師。北齊國子寺置祭酒一人。隋開皇中。改寺爲學。煬帝大業中。改國子學爲國子監。唐龍朔中。改爲司成館。光宅中改成均監。神龍中領六學。曰國子學。曰大學。曰四門學。曰律學。曰書學。曰算學。皆以儒學優重者爲之。宋元豐中。復正官名。置國子祭酒。掌三學之教法政令。建炎三年。并國子歸禮部。紹興三年。詔駐驆所在。因國子監養生徒。置博士二員。餘學猶未置也。至十二年。始復置祭酒。

大司成

唐龍朔中。改祭酒爲大司成。

大師氏

唐司業歸崇敬。字正禮。上言司業義在禮記樂正。樂正司樂之長也。言業官之長。同主此業也。今太學師不敢樂。於義無取。請改國子監爲辟雍。祭酒爲大師氏。司業一爲左師。一爲右師。詔下尚書集百官定議。以問議者[illegible]改作不行。按祭邕勸學篇。周之師氏居虎門。即今之祭酒也。漢白虎觀。其義取此。又宜室志。王融以國子監爲虎闈。

一位元長

胡廣曰。凡官祭酒。皆一位之元長者。古者會同。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地。故以祭酒爲名。

三世國師

梁王承。好儒學。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有也。

廣求賢德

宋古靈陳先生嘗論國子監時。詔令兩制臺閣臣僚議學校貢舉之制。公曰。先廣求賢德。使爲師長。則百度可不勞而成。伏見常秩。[illegible]。師棠。程顥。經行修明。宜召爲太學官。使學者有所師法。

宜處老成

四朝國史。元祐中。鄭穆以寶文閣待制兼祭酒。每諸生請益。無間寒暑。六年。請老。范祖禹上言。穆雖年七十。精力尚強。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處以老成。願毋輕聽其去。不報。于是公卿大夫爭爲詩贈其行。空學出祖汴東門之外。觀

者如堵。

龔勝議學

漢王莽以安車駟馬迎龔勝爲祭酒議學。

戴逵傳經

晉戴逵字安道爲儒林祭酒刻石傳經。

佩蒼玉

晉志祭酒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服朱衣

宋史蔡何瀜爲祭酒時擬所用服陸澄博古亦不能定遂以玄服臨試後群議乃用朱服祭酒用朱服自此始也。

皇子執經

見皇太子。

太子齒胄

六帖。太子出龍樓而奉詔。入虎闈而齒胄。

縱辯莫當

梁大通中。國子祭酒徐孝克開講[illegible]從辯眾莫敢當[illegible]德明始弱冠往參焉便與抗對合朝嗟賞。

論難不屈

隋楊汪字元度爲國子祭酒帝令百僚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蜂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大悅賜良馬一疋

請明禮樂

宋[illegible]環字山甫除國子祭酒上疏請明禮樂以訓後生國學之興自環始。

請崇文學

唐[illegible]時[illegible]國子祭酒請崇文學以立[illegible]

[illegible]

欽散流化

魏溫子昇爲安豐王延明讓國子祭酒表[illegible]之功[illegible]材[illegible]之[illegible]非[illegible]之竹質謝昆吾之金欲以敷散東序流化上庠[illegible]何裨。

變情遷質

齊王融爲王儉讓國子祭酒表竊以庠均義重摽占所崇[illegible]從來[illegible]由蘭芷[illegible]入室之情不自朱藍何靈素緣之質

翰苑環林

唐[illegible]成均祭酒表方辭榮於翰閣仍對策於環林顧非席上之珍能浹中之貴。

示尊散地

唐元載秉政忌揚綰望高建言大學當得天下名儒即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又權德輿以劉秩爲祭酒置之國庠實在散地、

志尚清白

唐劉毅忠正亮直志尚清白爲國子祭酒。

詞甚中正

孔戣 唐孔戣元和中改國子祭酒。時嶺南節度使崔詠卒，三軍請帥，宰相奏擬皆不稱旨。因入對，上謂裴度曰：嘗有論南海進蚶菜者，詞甚中正，此人何在？卿求之。度退訪，或曰祭酒孔戣嘗論此。度徵疏進之，即日授戣爲嶺南節度使。

請定帖試文

楊瑒 唐玄宗開元中國子祭酒楊瑒奏：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是服勤道業之士反不如胥吏之得仕也。又奏主司帖試明經，不求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然之。按帖試謂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孤經絕句謂章句斷絕，其疑似可以惑人。帖平文謂試以平易之文也。

奏輸光學錢

劉允章爲國子祭酒，建言群臣輸光學錢，脩治庠序，宰相五萬，節度使四萬，刺史一萬，詔可之。

取德望

唐元和勅，今後國子祭酒司業及學官，並取有德望學識人充。

重名節

宋孫夢觀，慈谿人，寶慶初進士，歷官至國子祭酒，重名節，

特立不阿，始終一致，其所居敗屋數間，布衣蔬食而已。

講孝經

隋元善明辯，江南人，爲國子祭酒。上嘗幸國子，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求義理，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啟朕心。又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幸國子監，親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帛有差，及侍大以下名儒爲學官數人，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通一經以上，皆得補官。

講禮記

曹觀 宋理宗臨太學，御崇化堂，命祭酒曹觀講禮記大學篇。就以紹定三年所製伏羲至孟子十三賛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又宋哲宗嘗臨國子，釋奠孔子，聽祭酒陸佃講書，無逸終篇乃還。

蘇劉兩學

□□□而奏。建元七年，高平郗逵、彭城劉祥並以碩學耆儒爲祭酒。逵居禮記，祭酒居于東庠；祥居儀禮，祭酒處於南序。每月朔望，率百僚親臨講論。

馮孫宿儒

宋馮元，字道宗，仁宗朝判國子監。故事，國子監必宿儒典領，元與孫奭並命，與論大服。

生徒安聽

唐李□□拜諸生黎行狀，公遷祭酒，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諸生徒聽，則學問歸。公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

士林盛傳

祭酒楊恭之爲華山賦以示錢俶俶愈稱之一時士林盛爲傳布。

學行可師

會稽人賀德基與從弟德仁唐詠俱爲國子祭酒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

教育有法

邵氏聞見錄宋胡安定瑗判國子監教育諸生皆有法度

引用名儒

唐陽嶠爲國子祭酒引用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爲學官皆名儒之冠。

敦請處士

言行錄吕正獻公公著爲祭酒所舉學官如王回吕政姜潛張載皆一世大儒王存顏師爲元祐名臣常秩吳申黃履朱臨盛僑亦顯於世處士陳頤隱居不仕公命博士即其家敦請以爲太學正頤固辭公即命駕過之。

言折賈充

晉武帝泰始八年充國子祭酒而庾純嘗侍使用之賈充與朝士宴庾純與充爭言充曰父老不歸養卿爲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何在充慙上表解職純亦自劾仍下五府正其臧否石苞以純榮官忘親當除名齊王攸以純于禮律未有違者詔復以純爲祭酒。

訊挍汝忠

宋理宗時賈似道當國趙汝忠于永州祭酒李祥等建議挍事俱被斥。

末年舉代

吳門郁泰秋王備爲國子祭酒請李經末年吳淵雲齋自代。

到處說項斯

楊祭酒敬之公心愛才常知江表之上項斯嘗贈詩曰幾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于詩平生不會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

以學相領

唐文宗時鄭覃以學相領祭酒。

以黃門拜

後周盧誕本名恭祖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朕諸兒漸長欲命卿爲師于是以誕爲學府詞宗勅晉王以下皆拜之于帝前因賜名誕拜國子祭酒

終身願爲

宋馬廷鸞當預求觀祭酒曰人居官願速遷使我爲祭酒終身不恨也。

歷朝所貴

後唐天成中祭酒皆關中書奏祭酒之資歷朝所貴望令宰臣兼祭酒勅崔協兼判。

皆推汪澥

宋汪澥自布衣召為國子學正又為司業祭酒官以儒名者三十年時論皆推之

無踰楊時

宋楊時字中立[illegible]大學至是時以召對上[illegible]伏[illegible]紛[illegible]欲忠于朝廷耳本無他意但擇老成者為之[illegible]長即定矣上喜曰此無逾卿者乃亟命時時至太學召諸生慰勞焉

為師儒者

宋官制崇寧中立辟雍置大司成一員為師儒者總辟雍太學之政令位在諸曹侍郎之上

真聖人後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以宋衍國公孔洙為國子祭酒自宋南渡衍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州帝既平宋議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召洙赴闕洙遜于居曲阜者帝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遂命為國子祭酒

○國子司業

歷代[illegible]大業三年國子監始置司業一人[illegible]從四品副貳祭酒司判監事[illegible]

[illegible]成[illegible]

[illegible]宋有同判監事[illegible]

以常職朝官充[illegible]正名置司業掌三學之衆法政令隆興中司[illegible]乾道七年孝宗曰司業乃祭酒之貳[illegible]置何妨于是始並置

[illegible]

韓退之作[illegible]公司業[illegible]銘[illegible]長于詩孝愛謹厚舉進士[illegible]於學也[illegible]而有禮扶[illegible]道過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illegible]行師之道

張籍狷直

唐張籍烏江人官至國子司業性狷直不容于物是時韓愈以文衡輕重天下而籍為愈客且為于朝自是名播入口一時賢者爭與之遊

獨歌蟋蟀

唐中宗景龍中郭山惲為國子司業上與近臣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樂山惲獨歌鹿鳴蟋蟀明日賜山惲敕嘉美之

不奏芝草

黃[illegible]肅公中行狀[illegible]為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公不答官吏[illegible]以聞宰相召[illegible]詰之曰治世之瑞柳而不奏何耶祭酒周公嘗來對公指其畫曰治世何用此為周退謂人曰黃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為諫諍官也

判定儀注

唐高宗叔夏遷成均司業文視元年制自今有司所脩儀注並委叔夏刊定。

講求治體

宋施師點字聖與公之爲司業也諸生固已仰服公日上堂延見諸生勉之經旨凡務講求治亂之理士論歸之。

諸生請留

唐陽城字亢宗爲國子司業坐薛約貶道州刺史諸生何蕃李儻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與大學諸生書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併容善偽來者不拒而論者以爲陽公過于納污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

諸生相慶

塤音昫

宋陳塤史彌遠之甥紹定中爲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媢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貴妃及彌遠也至理宗嘉熙四年爲國子司業諸生相慶以爲得師論者以中興國學未有也

張參寫經

唐張參爲國子司業年老嘗手寫九經以爲讀書不如寫書

太寶進書

宋王太寶字元龜知袁州暇日尋理傳所著述得周易發義十卷毛詩國風發義六卷表進之上詔宰相曰王太寶所進書深得經旨其以爲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賜五品服。

詩訓後進

韓愈送楊巨源序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

剖辨偽學

宋寧宗時右正言劉德秀乞禁偽學由是博士孫元卿學行能司業汪逵入劄子非之德秀以爲狂言亦被斥。

文體敝壞

宋吳原少師王安石安石改學校法常引原自助及原爲司業每請以安石所撰字說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之文靡然從之其敝壞自原始。

閌音抗

學問淵深

宋高閌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元年進士後除禮部侍郎秦檜惡之出知筠州高宗召爲國子監司業諭之曰太學復興欲得學問淵深德行純正者爲師表故以命卿。

〇國子監丞

歷代沿革隋置國子丞三人唐一人掌判監事凡六學生每歲有業成上于監者以其業與司業祭酒試之登第者白祭酒上于尚書禮部

掌出納

宋景祐二年孫祖德請于九講京官內差一員充監丞掌錢穀出納之事。

參政令

初秦除胡端平三□設屬成均參贊政令庶事之務惟丞是司

彩綬

唐張燕公從國子丞制東觀東序□增輝兩序彩綬環林益潤

糾局

唐王優負丞廳連理樹賦學為教原丞爲糾局生于學者表王化之大同植于廳者知官政之無曲

上書

言行錄趙忠簡公鼎為相國子監丞張戒上書幾八千言

自謂恐忤聖意上謂宰執曰朕熟覽之其忠國愛君之心誠可嘉朕將大開言路以防壅蔽欲賞之況與求曰陛下如此何患不聞盡言

表賦

白六館當文命之朝表成均之賦

國子博士

博士秦官也漢因之晉成帝初置國子博士一人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者爲之隋省國子博士大業中復置唐增置五人宋初無國子博士有直講八人大觀元年遂罷之置國子博士四員國子正錄各二員與太學官分掌教導

端委佩玉

晉中興書博士之職端委佩玉朝廷大典必詢度之

戒徒勤業

唐皮日休移成均博士書有□氏之教其徒曰以講習決釋其□爲事吾之視太學又從而□氏之盡矣矣不日戒其屬乃勸其徒年修六籍司決而代得諸生于聖典洞知大睢乎

宗館

唐鄭虔鄭州人玄宗愛其才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以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于宰相宰相曰上增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可乎虔乃就職

杜甫贈以詩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

掃門

熊安生字植之初仕北齊爲國子博士周武帝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朕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爲優矣帝大悅賜帛三百疋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環金帶又周帝嘗使尹公正問周禮所疑安生一一演說公正嗟服

負笈招刺

晉書詩　總節符　義三音

皮日休與博士書足下由文聞為諸生之秀稱作後來之
綿蕝何不思居其位者不愧其道處于職者不墮其業矣
否則市大可召衆之譏招詩人伐檀之刺矣。

號寒啼饑

治平歷

韓愈再為四門博士才高數黜官久下遷乃作進學解以
自論博士三年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
號寒年登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
教人為。

德行文詞

唐歸崇敬請德行純潔文詞雅正形容莊重可為師表者
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敦遣為博士學生朝晡請益

師二時堂上訓授道義以文行忠信孝弟睦友月省日試
時考歲貢以生徒及第多少為博士考課

賢良方正

宋秦觀字少游元祐初蘇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除太學
博士

淹識群書

唐谷那律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淹識群書褚遂良稱為
九經庫

博通九經

宋處士王昭素博通九經兼善易論三十三卷太祖徵為國
子博士令講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則斂容曰此正當陛下

今日之事因示諷諫太祖大悅又問治世養民之術昭素
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太祖愛其言書于屏几

發毛詩題

唐蓋文達公為博士嘗開講發毛詩題公卿更相問難公
發揚風雅其得人致敬按文達蓋文達諡也

講周易卦

宋李覺字仲明遷國子博士太宗幸國子監詔覺講易泰
卦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太宗甚悅改判國子
監又權邦彥字朝美為博士徽宗幸學設幄堂上恩錫有
差延見諸生命公講下武詩言明理暢。

疏留張栻

宋楊萬里召為國子博士上疏乞留左司員外郎張栻出
軍監韓玉玉罷由是名重朝廷

論留汝愚

宋寧宗初即位韓侂冑用事誅罷右丞相趙汝愚知臨安
府徐誼與國子博士楊簡抗論留之右正言李沐嘗有怨
于汝愚劾誼等仍黨論作之

教養生徒　已下直講

宋仁宗皇祐四年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瑗既居太學其
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
五隨才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
可知為瑗弟子也時與孫明復同為直講優教養生徒不

及瑗而治經遇之然二人詩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

歌誦聖德

宋石介為國子監直講石介字守道[illegible]慶曆中呂夷
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
而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
杜衍代因大喜曰此盛德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
曆聖德詩以褒貶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其
言大奸蓋斥竦也詩且出孫明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
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為此鬼怪輩壞事也

講禹謨

宋咸平元年崔頤正為國子直講於後殿講大禹謨賜五

品服他日對輔臣曰頤正講說甚精卿等更訪經明行脩
之人具名以聞

講說命

言行錄宋孫宣公奭與宋宗古為國子直講太宗幸監命
奭緋服講說命

講乾卦威福

慶曆五年上幸國子監命直講孫明復講易乾卦言王者
當法乾元以擅威福漢元帝優游不斷失乾剛之道也上
喜之賜五品服

講泰卦君臣

東都事略馮元字道宗為國子直講真宗召元講易泰卦
同推君道尊臣道卑上下交感所以能輔相天地裁成萬
物真宗悅除直龍圖閣

直氣 己下助教

釋無可贈敬睦助教[illegible]人知道此為國庠官滿一家
貧清依都[illegible]堪為諫諍臣

奇文

韓退之作薛君墓誌君諱公達[illegible]大順少氣高為文有氣
力務出于奇以不同世俗為主會天子修太學宮用公卿
言詔拜國子助教東都生

引於秘省

唐孟文懿公武德初歷國子助教高祖引于秘書省教授

王公之子

召以布衣

宋邢昺以布衣召對真宗東封從雍丘問以治道昺曰陛
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宜復行之上悅除四門助教還歸

守道端莊

柳子厚[illegible]儒有處士[illegible]而自立者河間
凌士[illegible]守道端莊植志不
回求本[illegible]以備擇選之任所謂
求仁而得斯固其歟

分人教行

柳子厚四門助教[illegible]置廣庠下四部以養國老教

胄子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
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唐則始分于
太學又省至二人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教令設施之政
令分其人而教守之

高談性命　已下四門

宋度宗時國子正余安裕乃詆枋得之場少從枋得學嘗
有甚談安裕之文字於枋得者枋得笑曰吾昌東萊中宏
詞科而歸學者群登其門請升講席陳同父勸東萊勿許
曰伯恭未是鬻籍理學豈可升堂東萊問其故同父曰官
為學相可以生殺廢置人官為臺諫給舍可以彈駁學庠
人官為國子監可以考校合法取去人開口高談道德性

命縱有錯謬人無敢爭辨者畏其勢也此三等謂之搖繫
聖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為國子正乃鬻籍聖賢宜乎
子之敬畏而稱頌之也客大慚按此學中興三分始選學
正及五人掌行學規凡諸生之戾規矩者待以五等之罰

涉獵書史

宋周美成性落魄不羈涉獵書史元豐中獻汴都賦神宗
異之自諸生命為太學正

博學能詩

宋王寀字東卿開封人大觀中進士第博學能詩宣和中
為太學正

高文宏論

宋張于湖上州國子正紫宸高文華國宏論濟時璧水之除
此其漸于瑣闈之拜叔且遲之

名儒　已下學錄

宋陳傅良授泰州教授未赴召太學學錄時公敷政龔茂良
行宰相事奏曰太學錄一闕臣嘗薦賢三次擇以名儒
為士林所推者為之上問為誰以公對上曰此朕所素知
者命下果無異辭

高選

宋周益公子之望字膺叔太學成高選學官以公為錄即
兼博士每值談經同僚往往避席作成英俊為多其傑然
者如王詹事十朋等是也

行規

淵源錄胡安國除太學錄學生劉觀石公弼輕俊有名試
進廣居上第一旦觀代筆事覺爲之游說者甚眾胡公曰
錄以行規矩為職職不能守寧以錄為二人果佳士而所
為若此亦何足邮忍致之法

進誨

宋楊人之誠良簡孝宗時守大學錄既就職日進諸生而
誨之視其居有壞者請于朝得緡四十萬葺之

鑑分條目

宋袁樞字機仲號梅巖少有聲上嘗詔侍臣曰九書編年
事多闕略莫詳始末甚不便觀覽攷龔茂良對曰近有太

學錄袁樞嘗取資治通鑑各分條目輯爲一書謂之紀事本末或可壓席覽上曰可速進之

文稱汪洋

宋張耒字文潛幼穎異能爲文蘇軾稱其文汪洋澹泊有一倡三嘆之聲召爲太學錄

佐糾規

宋熙寧中選學錄五人佐學正糾不如規者

請廢祀

魏僥之除學錄時將釋奠孔子僥之請廢王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

刋字書 已下監簿

東都事略太宗聞郭忠恕名召爲國子監主簿令刋定字書

掌文簿

宋朝國子監置主簿一人掌文簿或勾考其出入焉

學推嗜古

宋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知恥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韓維好學嗜古安於靜退乞甄錄以厲風俗遂除國子簿

論不合時

宋王庭珪號盧溪先生除國子主簿論事與時不相合乞去詔

道觀令所在常加存問

以選人充

宋朝國子主簿一人以京官或選人充

以拾遺出

劉賓客寄楊八拾遺詩忽領簿書辭太學蓋楊出爲國子主簿也

角集第七卷終

山堂肆考商集第八卷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沿革各見後某部等官下

鑾坡

唐翰林院在大明宮右銀臺門內學士院在興慶宮則金明門內德宗時移學士院於金鑾坡上

鰲禁

宋宋公白賈公黃中皆先正之儒同在鰲禁

麻綸

唐李肇翰林故事制用白麻紙詔用白藤紙書用黃麻紙又唐故事中書初用黃白二麻為綸命輕重之辨其後翰林學士專掌內命惟用白重獨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北院自非國之重事如德音赦宥拜免將相之類不得用之又翰林所書撰其名不同拜免公王將相妃主曰制賞賜恩宥曰敕書曰德音處分事曰敕曰御札五品以上曰詔六品以下曰敕批答表疏曰批答獎勵勞曰獎諭賜外國書曰蕃書曰青詞寫詞曰寫文教坊致語曰白話土木興建以上梁文追賜曰口宣此外有祝文碑文神道碑樂章詩賦春帖子之類撰述進入遇有除拜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

菱紙

海錄碎事唐李德裕以紅點書詔皆用菱汁特紙

私人

唐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

門客

唐李衛公詩話武后朝曾宣諭翰林院官云卿等是我門客

賜紫絲履

唐翰林初選者試制書批答二首內庫給青綺被紫絲履之類端午賜青團扇

賜紅錦袍

蘇易簡續翰林志十月朔賜對衣紅錦袍淳化二年代以細花盤鵰錦袍下丞相一等

引鈴

翰林故事唐翰林院懸鈴以備夜直有警急文書皆引之以代傳呼長慶中李德裕為學士時河北用兵一夜鈴有聲如人引其索視之則無後往往如此使人持棒伺于下終無所覩而數數鳴動不已院中諸公私候其鳴急則兵事急鳴緩則兵事緩衆咸異之又蘇易簡續志唐學士院深嚴非本院人不可遽入雖中使宣事及有文書必先動鈴索立于門外候小判官出授院吏轉授院吏院吏授

學士符五代以來共補六人惟麻易簡因召對上言上可其
奏自是院復置鈴索焉

閣筆

分紀草麻潤筆自隋唐有之隋鄭譯自隆州刺史復爲李
德林作詔高熲戲之曰筆頭乾譯曰出爲方伯杖策而歸
不得一錢何以閣筆

李謫仙

唐李白天寶初至長安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天上
謫仙人也薦之玄宗召至金鑾殿奏頌一篇詔供奉翰林
又明皇召見李白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又于
便殿對上撰詔誥時十月天寒筆凍莫能書字上勅宮嬪

十人侍白左右執牙筆呵之以供其用

元才子

唐穆宗在東宮時有妃嬪誦元稹歌詩以爲樂曲者知是
稹所爲宮中呼爲元才子

[illegible]故事玉堂中設[illegible]每草制則具衣冠據[illegible]而坐
又翰林志至德之後天子召集賢學士於禁中草書詔雖
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故謂之視草

摛文堂

續會要政和五年御書摛文堂三字賜學士院

花磚

學士院北廳前有花磚道冬時以日影至五磚爲入直
之候唐李程爲學士性懶日過八磚方至衆呼爲八磚學
士又蘇易簡[illegible]玉堂[illegible]
水以布之風濤浩渺擬瀛洲[illegible]
可花果木羅植軒砌[illegible]
色備寵真人世之仙境也

槐廳

[illegible]學士院第三廳閣子有一巨槐[illegible]相傳居此
閣者多至入相

六絕

唐李邕號翰林六絕[illegible]英邁正直辭翰文[illegible]也

三昧

翰林志學士下直出門相謔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乘馬
謂之大三昧

凌玉清

翰林志[illegible]翰林學士謂之凌玉清[illegible]紫[illegible]署
之[illegible]入有大[illegible]除拜
及[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學士知之[illegible]
而與同翰[illegible]者一人而已居是職者不亦[illegible]乎

逼華蓋

杜甫贈張四學士詩翰林逼華蓋[illegible]力[illegible]天上[illegible]
于石宮中漢[illegible]

萬選錢

唐張鷟字文成登第千稱其文詞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

一條冰

宋陳彭年兼數職皆文翰清秘之目人謂其官銜為一條冰。

瞻接樓殿

翰林故事北院之設是為親近左接寢殿右瞻彤樓禮宸極對閣夕宿嚴衛之至也雖任之以切要而之嚴疑禮遇優渥賜與繁縟恩之厚也備侍從聞啓敢是非與持纖隱受遺屋務凡一世得失動為臧否職之宜也。

親近冕旒

會要宋雍熙三年勅曰兩制詞臣公朝精選典司誥命親近冕旒。

有學選居

翰林故事唐玄宗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於是以呂向尹愔首充焉至二十六年始改稱學士遂改建學士院。

獻詞求入

長編宋范杲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因獻玉堂記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不使居內出知濠州。

○翰林承旨

歷代沿革唐始置翰林學士無承旨至憲宗永貞元年始命鄭絪為之大詔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受專對居東頭第一閣宋朝承旨不常置以院中久次者一人充。

廷老

翰林志鄭絪為內廷之老司定大計。

院長

六帖沈傳師入翰林為學士翰林承旨闕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之傳師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于宰相臣知不能固稱疾出。

獨承密命

翰林院例置學士六人內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以其獨承密命故也

多識朝章

唐穆宗以杜元穎多識朝章拜中書舍人學士承旨。

從奉郊廟

唐元稹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自憲宗皇帝即位始命鄭公絪為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乘輿奉郊廟輒得乘廄馬自玉堂殿由內朝以從揭雞竿而布大澤則昇丹鳳樓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于麟德殿則直上禁中以候他人莫得而參焉用是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九參大

政其不至者衡公詔及門而返事遂然也至於張刑弄相印以候其病間者久之卒不與命也已若比則安可以扶顚不消之積遐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哉

獨賜誥勑

翰林志近例就院轄官惟承旨則賜分物誥勑如詔拜之禮餘人不得比也。

閣下生蘇

唐鄭絪為承旨與李吉甫同在翰林閣下一蘇生李曰承旨將入相矣翌日寢成翌乃白蘇也是夜制出果拜相。

窗開引燭

筆談玉堂東承旨閣窗格上有火燃處蓋宋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承旨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引燭入照之遂致燃窗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草立儲制

唐順宗風噤不能言時太子未立中外洶懼召鄭絪草立儲制絪搦管使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乃定憲宗絪之力也上即位拜平章事。

草表上呈

宋韓維為承旨神宗命公草詔未上[illegible]人情大悅。

表薦劉瞻

唐同昌公主薨懿宗痛悼不已殺醫官二十餘人收其親族三百餘人繫獄宰相劉瞻上諫上不悅叱出之韋保衡與路巖共譖瞻與醫官通謀投毒貶康州刺史翰林承旨鄭畋草制有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等語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瞻也坐貶梧州刺史。

戲謂禹玉

宋王拱辰自翰林承旨除宣徽使張方平自承旨為參知政事不數日以憂去服除竟以宣徽使召時學士院以承旨闕予為不利而凡入翰林無肯居者歐陽修中王珪為承旨韓絳戲之曰禹玉行將入宣徽矣未幾禹玉除參知政事遂大拜凡秉政十五年而後卒。

特賜四字

會要太宗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蘇易簡獻續翰林院志二卷太宗賦詩二章以賜御書飛白玉堂之署四字以賜謂宰相曰卿可召至中書從之令榜于院額永為翰林美事真宗即位乃損去元署行翰林學士乞摘去之署二字從之至紹興二十五年五月高宗御書玉堂二大字賜學士周麟之

會觀三書

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蘇易簡以御賜二詩刻石帝為真草行三體各作詔刻石以賜易簡至十二月易簡於本院會學士等觀飛白及三體書上聞之賜上尊酒大官設饌令各賦七言詩宰相參政亦各賦詩易簡悉以上言[illegible]

曰朕誦詩數四有以見儒墨之盛學士之貴也

賦大言

宋淳化四年上草宋王大言賦賜學士承旨蘇易簡易簡因作擬大言賦以獻

試欹器

言行錄蘇易簡為承旨嘗禁直以水試欹器太宗曰聞卿所玩非欹器耶易簡曰然乃進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念終如始以固萬世之業

○翰林學士

歷代沿革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主之自太宗朝名儒學士時召草制然未始有名號也乾封以後始號為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以詔敕文誥悉由中書事多擁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供奉別旨然亦未定名制詔書敕猶分集賢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選用亦重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遂天福中詔學士院公事並歸中書舍人至開運元年復詔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為兩制學士謂內制中書舍人知制誥謂外制其後雜學律制通謂之兩制宋翰林學士掌

內制制誥赦敕國書及宮禁所用之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節度使除拜則學士草之以侍詔書詔以進赦降德音則先進草大詔令及國書則具本取奏凡拜宰相或事重者宣召面諭旨則給筆札書所得旨稟奏歸院具詞以進餘遣內侍鎖中書省官已畫旨而有未盡則論奏貼正

步輦召崇

開元遺事姚崇為翰林學士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中外榮之

襭袍覆綬

唐韋綬字貴之德宗時為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常夜直其院妃從行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即以妃蜀襭袍覆之而去

五相

白居易分司東都詩序云中書舍人緣白首故情在詩云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人而何人六學士謂裴度崔羣裴垍王播李絳及白居易也故宋王禹偁在翰林時有同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啓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嘆

三俊

唐李紳字公垂能歌詩諷誦多在人口穆宗召為學士與

平仲、珍公元符同在禁署。昨擬三後，情意相喜。

思如泉注

唐洪一興、杜牧與人書：宣宗時為翰林學士，從幸奉天，時檄務極。書數百，下筆輒就。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貼成之後，天下無不驚其速也。時宣令皆伏其能。一見召至，學士公思如湧泉，天下大悍，率聞者莫不感激思奮。

宗之時，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翁詞敏捷，若射注然，一時皆令以為不及，昭宗優遇之。

論中官縱恣

唐李絳字深之，元和中為學士。孜孜以諫諍為己任，嘗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

草邊持陣傷

見中書舍人。

筆無點竄

唐杜藻能，以學士從僖宗在蜀。時關東用兵，書詔填委，讓能詞才敏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帝甚重之。

辭皆允切

唐劉瑑字子全，擢翰林學士。時宣宗始復關隴，凡處置綸詔書數十，援筆立成，辭皆允切。

應當先宿

李白偶凡翰林，每宴飲無不先及，每應制無不先宿中，既

以其勞，內府之膳給其食。

繒纊特賜

唐德宗幸金鑾院，問學士鄭絪慶曰：近有寒衣否？絪慶云：往時已賜衣，不煩更作。上曰：乃常例耳。遂特賜繒纊，令為寒衣。

師生同任

五代李澣與座主和凝同任學士，參預入翰林，當草制命，遂閣凝閣書，取器玩圖書以歸。其從如此。又蘇易簡座主書

蘇易簡登科時，宋白為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為翰林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同為學士。宋嘗贈詩，有昔日曾為尺木階，今朝真是青雲友。歐文忠公亦王禹玉南省主文，相距

十五年，同為學士。故歐公詩：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二事亦一時文物之盛也。

父子同入

宋錢惟演記：父子入翰林一家，李文正與宗諤，以為極盛；吳其後又有兩家，錢希白與子易、梁仲書與其子蘇，儀甫子蒙洪，忠宣皆任翰苑，兄弟入院，一家二賢，可象望之。二李文靖相、文穆、希白父子，以為極盛矣。其後又有九家：二陳文惠、康肅；二宋元獻、景文；二吳正肅、正憲；二韓康國、持國；二蘇文忠、文定；二曾文肅、文昭；二字文仲理、仲達。三洪文惠、文安、景盧也。

請錮郡賦

梁萬廣西藤州府平南縣人，嘗舉進士第一，仕至翰
林學士，嘗獻倚門望子賦，特命歸養，母卒，贊皆不受請謁
一郡丁賊從之，郡人德之，立祠祀焉

不接私財

唐寶曆元年，路隋為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乃叱而
去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

北門候進

唐乾封後，劉懿之、劉禕之兄弟、元萬頃、范履冰、苗神客皆以文
詞召入待詔，常於北門候進止，時號北門學士。

北扉應召

宋學士院北扉者，為其在玉堂之南，便于應召也。又云：宋

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北，表其深嚴，有密故，謂之北扉。

以備燕御

唐敬宗喜為歌詩，議置東頭學士，以備燕御，劉栖楚處嫌
置為之。

與致太平

宋王旦為翰林學士，中外皆以為有宰相器，嘗奏事下殿，
真宗目之曰：與朕致太平必斯人也。

諴音咸

畢諴論邊

唐畢諴為翰林學士，時党項擾河西，宣宗欲擇帥而難其
人，從容與諴論邊事，諴援古今，具陳方略，上悅曰：不意
頗牧在吾禁中。

楊億乞郡

宋仕途錄云：翰林學士不領他司，故係銜。楊億為學士
乞郡表云：虞丞非泉之役，已終作賦之閒，見門後學
士得判他司。

口誦圖譜

唐蘇人宇德源為學士，落字安相閣視題文漫缺，無能
知者，人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讚，口誦不失一字。

畫置兵數

宋李文定公迪在真宗時為學士，上一問陝西兵幾何，對曰：
臣向為轉運使，以小冊書兵馬糧草之數，以備調發，今猶
置佩囊中。帝令取出，因給紙令具疏以進，帝曰：不意頗牧

在吾禁中。

擇筆賜絳

唐李絳初入院，憲宗親擇筆以賜之。

書箱賜藻

宋汪藻字彥章，為學士，上以其應詔不許入貢，略云：壤
寄館以納東庶，俟經閑玉關而謝質，既用前規，上顧
臣稱公待代，以之豐久之所賞人，謝表至上復稱公真拜
翰林學士，以書御，曰國朝規書在，詔賜蔡仍稟綈黃麻以

六經上字以賜翰林詩策之。

賜蓮池餘

唐李德裕述夢詩，序，中述池館天寒，郢水酬注云：為學士

初入院上賜食[illegible]池錦夏至頒冰及酒以酒味和冰而飲蓋禁中有郢水酒坊也

賜中廐馬

翰林志唐制學士初入院賜中廐馬一匹[illegible]

垂簾捍御

唐李吉甫以[illegible]同[illegible]李吉甫除平章事[illegible]武元衡制垂簾揮[illegible]及[illegible]吉甫有[illegible]之[illegible]拍終下盡紙筆之後乃[illegible]明日院中[illegible]至銀臺門而[illegible]候于門外[illegible]之盛未之有也

繫鞋句事

翰林故事每白事中書學士公服靸鞋坐玉堂使院吏入白丞相出迎然此禮不行久矣宋李[illegible]直學士院乃欲行之一日兩制俱句事他學士皆執笏[illegible]獨散手繫鞋犬吠物議後罷[illegible]直院

請金鏡錄

唐宣宗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綯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

和金鑾賦

唐昭宗御金鑾殿作賦詔學士屬和獨陸扆先就帝覽之嘆曰貞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內廷文後無繼者今扆得卿

口脂面藥

見賜曰

服紅腰黃

翰林故事學士以上賜衣朱衣引見所服帶用黃金而無魚至入兩府則朱衣與金帶[illegible]謂之重金故世傳館閣望為學士詩[illegible]何日赤埋下[illegible]作黃學士望入兩府詩服赤何時兩腰黃[illegible]

採紙作謝

唐柳公權為翰林學士每玉堂召對燃燭見跋語猶未盡不敢取前宮人以蠟液採紙繼之宋汪藻許除學士表學非閑裨難跋燭之[illegible]參取諸此

取帕求詩

宋王岐公珪字禹玉仁宗時為學士值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因命小殿對設二坐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因請不已再拜就坐夜將三鼓上悅甚令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來者應之略不停綴不以襲前人盡出一時新意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歡心上曰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朵裝公襆頭若不盡者置公服袍中宮人旋取針線縫聯袍[illegible]宮嬪[illegible]折[illegible]上命取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翌日問學士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使上林取襆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襯坐睡恐失花也都下盛傳天子請[illegible]

撤炬送還

唐令狐綯為學士大中初夜對禁中燭盡帝命撤乘輿金蓮炬送還院院使以下謂是駕來俄傳學士歸院莫不驚異。

賜茶命坐

宋蘇軾嘗宿禁中太皇太后召對便殿問曰卿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太后曰不然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進用卿耳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執麻以泣

釋音曰吳越王錢鏐遣判官皮光業間道入貢梁主嘉之以為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言鏐之入貢利於市易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夢徵執麻以泣坐貶官云麻謂麻紙以賜吳越王之制誥也執謂執持之而不下也

推瓶而行

宋梅詢為學士一日書詔頗多構思甚苦推甁循階而行。見一老卒臥于日中欠伸甚適梅忽歎曰暢哉徐問曰識字乎對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也

作明河篇

見天河

草明堂赦

宋胡衛盧琛在[illegible]堂赦文江淮盡歸于胡虜之學生嘲之曰胡虜已被江淮[illegible]出道江湖盡歸於傳語胡虜二學士不如依樣畫葫蘆

多付國柄

劉禹錫作李絳集記唐之貞文至矣後王□承之以國柄付文士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學者置之內庭由是釋筆硯而操化樞者十嘗八九。

仍赴晚朝

五代史周世宗詔當直學士仍赴晚朝時世宗欲朝夕訪以時事故有是詔。

名齊楊億

事略宋劉筠字子儀仁宗即位復召為翰林學士筠自景德以來居文翰之選與楊億齊名當時號為楊劉三入禁林三知貢舉以策論升降天下士筠自筠始也。

詞詆晏殊

東軒筆錄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草制□□詞制□□從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無所如此不過同貶耳于公無益也遂道勉為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他日公當自知之耳曾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宋子京為翰林學士公愛其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于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晏罷相子京當草詞頭頗極詆斥至有廢堂

駁吾程

以值杖多後正以規利之語子京揮毫之際所少除醒
尚在觀者亦駭嘆之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較耶許亦憮
然而去

規諷時事

唐白居易作樂府百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悅之命為
翰林學士

規切時政

宋哲宗元祐元年以蘇軾為翰林學士軾在翰林頗以言
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丞畢仲游予書戒之曰
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游其間
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和莊昭毅

劉禹錫記韋處厚集公本為近臣所為皆文上之詞也以
才興為王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後所執筆皆經綸制置
裁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民師然
如松柏之茂元老論功侯稷契如宗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
將之誥昭而毅

詳盡簡要

言行錄周麟之字茂振為學士受詔撰張循王碑文成奏
御天筆批其後十八字曰詳盡敘事詳盡造語簡要披閱
數四但有嘆息士林傳誦以為寵

皆檢舊本

宋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
奏對言穀宣力實多太祖曰頗聞穀草制皆檢前人舊本
改換詞語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作詩
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
年依樣畫葫蘆太祖以此益薄其為人不用

痛抑新體

宋仁宗嘉祐二年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修痛抑新
體凡時所推譽者皆被黜於是澆薄之士候修晨朝聚譟
于馬首街司邏卒不能禁止

陶穀索分

陶穀嘗召對太祖御便殿穀至望見將前復卻者數四
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進太祖曰此措大索事分顧
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遽趨出又嘗召學士竇儀草
制至苑門見宋王岸幘跣足而坐卻立不肯進太祖遽索
冠帶而後召入王曾為學士上嘗有召之方燕衣坐
便殿謂曾曰爲欲見卿故不及朝服無謂朕褻近臣

不肯引嫌

宋哲宗元符中曾布既相其弟肇為翰林學士辭引嫌出知陳
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以杜惇卞復起之萌
而數月以來端人正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
諫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
計思之可為慟哭

惟用咨報

歸田錄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劄子不出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故為咨報此唐學士舊規也

不由科第

東都事畧韓門下維以賜出身熙寧中特除翰林學士崇寧中林彥振攄賜出身用韓例亦除翰林學士國朝以來不由科第除翰林學士者惟此二人按韓維初中省試以兄絳執政不就廷試後為館職以至兩制未嘗賜第也

以宿儒處

宋乾德元年以竇儀為翰林學士先是學士王著以失色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范質對曰竇儀清介厚重然頃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即日復召入翰林

以他官權

宋開寶六年以知制誥張澹權直翰林院而權直之名始此凡以他官入院者謂之直學士院學士俱闕以他官暫行文書者謂之權直又紹興二十四年春直學士院湯思退以禮部侍郎同知貢舉內制既闕官命監察御史王綸暫兼之適劉婉儀進位貴妃綸草其制上稱有典誥[illegible]至大用前此無察官寓直禁林亦盛事也

不草都知制

宋胡宿以學士知制誥時內都知郭倞敏勢傾中外出為和州都監召復故職宿封還詞頭不草制

不與內侍言

宋章得象為翰林學士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不交一言仁宗聞而器之

富貴非願

宋楊億為學士真宗欲立德妃為后命億草制丁謂諭旨曰勉為之勿憂不富貴也億曰如此富貴非吾所願

四六不能

宋英宗治平四年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公力辭帝曰卿有文學何辭焉對曰不能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取進士高第而曰不能四六何耶內侍以誥置光懷中光不得已乃受職

一夕五制

宋晁宗慤字世良真宗時為翰林學士一夕草除將相五制

一夕三制

宋哲宗元祐初除呂公著司空平章事呂大防左僕射范純仁右僕射上御便殿見學士蘇軾曰呂公著以疾求去不欲煩以事故以三公留之是夕鎖院苦寒詔賜宮燭法酒軾一夕草三制俱畢且飲酒賦詩次日以詩呈同院云微霰霏霏點玉堂詞頭夜下攬衣忙光分御燭星辰爛拜

賜右壺酒露香。

同修通鑑

宋翰林學士司馬光仁差知龍水縣范祖禹同修資治通鑑許之

進講衍義

宋理宗詔翰林學士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

不專辭藝

唐德宗以段文昌張仲仁為學士。韋貫之以為學士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泰罷之

不忘規諫

言行錄歐陽脩在翰林仁宗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誰為之。左右對曰學士歐某之辭也。帝乃悉取宮中帖子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

真學士

宋仁宗嘉祐中。宗實居父濮王喪帝將起復為嗣命知宗正寺。固辭不拜。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正其名而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退而草詔。歐陽修聞之曰真學士也。

好長者

宋晁迥字明遠歷翰林學士真宗稱迥為好長者。楊億謂向所作詩似無過復得代言之體

泣趙保忠詔

言行錄宋錢宣靖公若水為學士上以李繼遷叛屬草詔趙保忠詔云不斷機要任犯邊陲…光同狀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大悅謂若水曰此語深得我意。

筆存王制

砠音牛 晁水蘇該宋真宗夕夜降出草麻五首三點進祥符中錢惟演入院是夕令草壽春王制惟演草已御筆刊削然後寫麻從之是夕一更二點進草三更降出御筆書依奏方付待詔書寫

特出異恩

昉音舫 宋李昉在翰林讌會詩序翰林學士今日之盛事有七。新學士謝恩賜襲衣金帶寶鞍名馬。一也。十日內改賜新樣錦袍。二也。特宣草麻利物。三也。改賜外國法酒。四也。月俸並給見錢。五也。特給親事官隨從。六也。敕設供帳之盛。七也。並特出異恩有以見聖君待文臣之優厚也

未卽真拜

宋李昉入直翰林先是盧多遜已任學士太祖見昉在多遜下問其故宰相曰昉以本官直學士陞未卽真拜若真拜學士在多遜之上

五鳳飛

宋太宗時賈黄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相賈李蘇為參政宋為尚書

雙鵲噪

宋朝學士院有雙鵲常棲于海棠上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召之事時謂之靈鵲光公時鄙開寶心所喜

却馬

宋王禹偁字元之宋太宗時為翰林學士嘗草李繼遷制繼遷送馬五十匹以備潤筆禹偁以狀不如法却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謁禹偁禹偁愛其儒雅乃別為買一匹馬或言其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匹顧肯虧此價哉

佩魚

宋蒲宗孟為翰林學士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非官儀未寵自今宜佩魚學士佩魚自宗孟始

詞學優長

長編咸平中陳彭年為翰林學士真宗嘗作因謂向敏中曰彭年詞學優長推居清近又聞好學鮮有儔若

姿儀麗秀

言行錄周麟之高宗朝直學士院其姿儀灑落進止詳重冠玉莫望之者若神仙中人

御試詩賦

續通典後唐長興元年翰林學士劉昫奏本院舊例學士院除中書舍人不試餘皆試麻制答蕃書批答各一道詩賦各一首號試五題

周盡事情

宋孝宗時周必大為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

弟草兄制

言行錄曾文昭公肇字子開為學士上命其兄曾公相文昭適視草禁中因綠數行為兄宋制學士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士論榮之按曾公布字子宣之弟續文熙寧初韓絳拜相令其弟持國草制并同兄弟之嫌得請

兄草弟麻

金坡遺事錢文僖公惟演曰希白下為從兄也天聖三年十二月希白奉鈞衡之命時希白在翰林當草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嘗有也

易簡答詩

宋太祖一日召蘇易簡賜以酒又賜之詩曰君臣千載會易簡答曰忠孝一生心上甚喜以席上金器賜之

范公談記

言行錄周必大除翰林學士得旨命擬進德壽宮又命諸之後同直宣對上有侍美之備又繫年後必大召見歸至

玉堂上御書白居易七德舞詞之後進呈御文瑩亭上曰
卿之文在廷莫及與匠手也

山堂肆考臣職第九卷

○侍讀

唐以前雖有侍讀侍講之事而未以名官至唐開元三年上以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乃選儒學之士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禁中十三年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書院日選耆儒一人以質史籍疑義因置集賢院侍讀侍講而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之名始于此

稡摘經史

唐文宗時鄭覃為侍讀學士帝使稡摘經史之為要錄覃愛其博而精因舉諸條摘問之覃即酬析無留

分講詩書

唐穆宗時韋處厚路隋為侍讀召入太液亭命分講毛詩關雎尚書洪範等篇訪以理體處厚演經義以廣規風

姿儀秀偉

唐崔鄲姿儀秀偉人望而慕之敬宗即位拜翰林侍讀學士旋進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讀歷半歲矣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慚曰朕少閒當請益

耆儒

命要先是侍讀之名未崇宋眞宗首置此職擇耆儒舊學以充其選班次翰林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直日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以待召對

端士

四朝國史宋元祐初，[illegible]進[illegible]仁大[illegible]攻云陛佃
蔡卞皆少年[illegible]用，若[illegible]端，上乃以[illegible]

復行經筵

宋皇祐中，詔邇英侍讀[illegible]上[illegible]致仕，詔以[illegible]復行經筵[illegible]
[illegible]清約[illegible]不[illegible]也。

議論該合

宋仁宗詔侍讀學士[illegible]錫[illegible]講書[illegible]，錫敷暢經旨，議論該
合，上嘉賞之。

條上十議

宋哲宗即位，以呂公著為邇英侍讀，上言臣侍[illegible]講讀[illegible]
條上十議以裨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
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
十曰無逸。

奏進五規

宋鄭丙字少融，淳熙中兼侍讀，取[illegible]奏疏切時務者，
及[illegible]閣陳進司馬光五規[illegible]以資乙覽。

讀三朝寶訓

資政殿侍讀學士韓維[illegible]一朝[illegible]寶訓[illegible]祀汾陰，曰[illegible]
一年[illegible]御[illegible]左右[illegible]會[illegible]尚食[illegible]
不樂[illegible]是不[illegible]奏言[illegible]此特[illegible]宗小善耳，推此
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後十九年，

不言而天下富庶，其源蓋出乎此。

進三經要語

宋呂公著為邇英侍讀，講論語[illegible]畢，上奏曰：侍[illegible]
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格[illegible]人君為治之要[illegible]
二書及孝經中，節其要語，共一百[illegible]進呈，以便[illegible]覽，亦日
就月將之一助也。

命讀經史

宋太宗用呂文仲為侍讀，常出經史命讀之。文仲
與侍書王著更宿，而[illegible]端亦直禁中，每暇日多召問
之：文仲以經書，著以筆法，端以字學。

召問經書

宋隆興元年十一月，命侍讀官遞宿學士院，朝夕宣召，商
確古今，問以經書。

讀唐書一傳

會要：天禧[illegible]制，侍讀[illegible]所[illegible]侍三而已。自宋綬夏竦
為侍讀，始令日讀唐書一傳，[illegible]釋義理。

進唐事二條

元祐間，[illegible]須與侍讀奏[illegible]典[illegible]大抵沿襲唐舊[illegible]
史官[illegible]唐書[illegible]君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illegible]
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唐故事二條，公每有所進，或可為
規戒，或有補時事者，必述以己意，反復言之。

外戚不使預政

宋陳正獻公俊卿兼侍讀。會近習挾起戚里秉政。駸駸入相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為所逐。進讀寶訓適及外戚事。公極言本朝家法外戚不使預政最有深意。上[illegible]肯久之。論禮眷不衰。

直臣宜令主選

宋樞密直學士陳襄在經筵日。嘗論薦當世之士。自司馬溫公而下三十三人。最後言鄭俠小臣忠直敢言如此。豈亦繇于忠義。非陛下矜憐其志。而使侍臣主選。誰復為俠言者。

反覆開導

蘇軾為侍讀學士。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上雖恭默不言。然聞軾所論。輒首肯善之。

委曲援引

宋衛國公史浩字直翁。淳熙中。除醴泉觀使兼侍讀。進讀三朝寶訓及真宗正說。事關治體。及當法祖宗者。必委曲援引。開廣上心。因引陳襄故事。薦石斗文等五人。皆召赴闕。再兼侍讀。又薦薛叔似等一十五人。叔似召用。餘皆[illegible]次收擢。

○侍講

侍講之名。見前侍讀。

賜衣

東漢劉寵。靈帝初拜大中大夫。侍講光華殿。賜衣一襲。

賜錦

唐崔郾為侍講學士。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illegible]賜錦二百疋。

疑字口宣

唐文宗時王起為侍講。或解字疑字。令中使口宣。即以傍子訪起。著口宣十卷。

疑義顧問

唐文宗時王起許康佐為侍講學士。柳公權為書學士。每有疑義。即入殿顧問討論。謂之三侍學士。

經術該深

唐鄭覃。文宗時召為翰林侍講學士。覃于經術該深。淳厚篤守正。帝尤重之。李宗閔知政事。以覃與劉德裕厚。忌其親近。遷工部尚書。欲推遠之。帝雅志向學。頗思覃。復召為侍講。

文思贍逸

唐許康佐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穆宗謂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為侍講學士。

進呈法言

唐許康佐為侍講學士。以穆宗幼沖不向學。即與路隋合六經摭其粹要。類為法言。得十一篇。進呈冀助省覽。

講言治事

宋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于邇英閣。賈昌朝時為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之事則畧而不說。上曰。六經載此以為後王監戒。何必諱耶。

分賜唐詩

元祐元年。賜宴執經官宴于東宮。上親書唐人詩分賜之。以講論語終篇也。

各進漢事

宋元祐間。蘇頌為侍讀。請如慶曆故事。詔講讀官遇不講日。各進漢故實二事。頌于逐事之後畧論得失大旨。以寓規諫。

反覆開陳

宋呂申公侍講筵時。仁宗春秋高。公于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陳其畧。至于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為上反覆開陳之。

周悉講論

宋仁宗命侍臣講毛詩。諫官余靖疏曰。天子之學與臣下不同。惟當撮全經之樞要。復先王之軌範。簡而不煩。為得其術。上曰。靖誠知治體。可命侍臣講說。有關教化者。周悉講論。

預正衣冠

宋范祖禹詰朝當侍講。先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及當講時。開列古義。仍參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為規勸。

須為沐浴

宋尹焞為說書。每當講前夕。必齋戒沐浴。以欲感悟人君。安得不敬。

宣承特召

宋慶曆二年。召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仁宗以昌朝長于講說。特召之。紹興中。万俟卨以中丞為羅汝楫諫議。並兼侍講。又董殿院德元。王正言珉並兼侍講。非臺丞諫長而稱侍講。又自此始。

宮觀兼充

宋自元豐以來。多以宮觀兼侍讀。乾道七年。寶文閣待制

胡銓除提舉佑神觀兼侍講

言簡理明

宋東坡嘗謂李廌曰。范淳夫講說。為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講師三昧也。

色溫氣和

伊川曰。昨在經筵。嘗說與温公。云更得范淳夫在筵中尤好。温公問何故。顧曰。自度少温潤之氣。淳夫色温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遂除侍講。

師民上書

昊音浩

趙元昊反。罷進講。侍講趙師民上書陳十五事。八曰延講

讀內獻勸講箴。至是從介甫請，講經史。

純仁陳說

宋元豐中，范純仁兼侍講，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為體，使於開濟事之[illegible]自而[illegible]務尋章摘句，解說以資口舌之辯哉，故在經筵惟[illegible]公以[illegible]東其說。

啟沃君德

宋陳[illegible]為[illegible]崇政殿說書，上奏經筵二事，三曰：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在經筵。

感動上心

言行錄：伊川在經筵，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以感動上心。又云：哲宗幼冲，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正叔曰：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伊川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文潞公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相與嘆曰：真侍講也。

孫奭拱立

宋王曾以仁宗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侍讀學士孫奭、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竦然改聽。

安石請坐

侍[illegible]論[illegible]前仁宗[illegible]春秋，令儒臣立[illegible]神宗朝王安石侍講，以為道之所存[illegible]下禮官議[illegible]以下三人以為當[illegible]七人以為不當坐，乃不行。元祐初，程頤為侍講，亦請坐，不從。

邇英閣

[illegible]英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資善堂[illegible]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俟展邇英閣。

開延英席

丁未錄：治平四年，論侍講司馬光，詔曰：令俟開延英之席。

宜觀孟子

司馬康為講官，言于英宗曰：孟子為書最醇正，言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也。

專講春秋

胡文定公安國初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各專講一經，上曰：他人通經豈顧某比，不許。

上五箴

宋馮元明道五年為翰林侍講學士，上金鑑五箴，詔書褒之。

推三德

宋哲宗初，司馬康侍講洪範，至又用三德，上曰：只此三德更有他否？公因上書曰：陛下能審而問之，必能體而行之。

三德者人君之大本，推而廣之，足以盡天下之要。按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乞寫二圖

宋范沖為侍講。上言乞依仁宗邇英閣故事，寫無逸及孝經天子四章為圖，設於講殿之壁上，親御宸翰，寫成二圖，因以語宰執，於是趙鼎贊上從善及汲之意。

須積四字

系年錄：宋王巖叟字彥霖，因侍講筵，先曰陛下退朝何以消日，上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大抵聖賢之學，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四字願留聖心。

○起居省　附起居舍人起居郎起居注

歷代沿革：周官有左右史，蓋今起居之本。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也。歷代有其職而無其官。後魏始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錄帝言及賓客訓答。北齊有起居省。至隋煬帝乃于內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員。唐置起居郎二人，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季終以授史官。貞觀中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於前，史官隨之。其後又有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及許敬宗李義府為相，奏請多畏人知，乃命起居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復聞事務矣。宋仍唐制，起居郎隸門下省，起居舍人隸中書省，號小兩省官。然虛名不與本省事，而典職者自號修起居注。元二人，天子御殿，記注官不許在右，唯朝會對立。熙寧前行幸則從上出入。元豐中，兼修注王存乞復起居郎舍人之職，使得盡聞天子德音，退而書之。五年官制行，罷修注，而郎舍人始專其職。

書言動

禮：玉藻天子玄端而居，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按起居郎，即左史；起居舍人，即右史。所書言動曰起居注。

存善惡

東漢荀悅傳：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書，善惡成敗無不存焉。

須慎出言

唐杜正倫知修起居注，對太宗曰：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其愚直。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也。願陛下慎之。

請納封事

唐玄宗時吳兢為起居郎上疏請容納封事

職在司言

玄宗親製春臺望一章起居舍人蔡孚奏臣職在司言請宣示百僚及編國史

職兼載筆

唐太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朕有不善卿亦書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皆記之

質證是非

唐張次宗有文學開成中為起居舍人每入門左右史立於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次宗尤稱奉職

記錄議論

唐鄭朗字有容為起居郎文宗謂宰臣曰朕聞內庫惟二錦袍飾以金鳥一袍玄宗幸溫湯時御之一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侈豈復貴之時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嘗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名為史故事帝王不可取觀上曰朕恐平常閒說不關理體兼恐諸將來竊以為恥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朗遂進之

文史博涉

褚遂良為起居郎文史博涉工隸楷太宗召令侍書。

文館修撰

唐鄭仁表字仁長為起居郎自以門地人物文章俱美恃才傲物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對仗承旨

唐永徽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得預聞姚璹請撰時政記

珥彤記言

文選王元長序珥彤紀言事于儒堂

紫宸咨訪

唐文宗時周墀兼起居舍人帝御紫宸殿或召左右史咨訪所宜取為天子欽賞

赤墀記注

唐職林鄭畋曰記注操筆赤墀下其書為後世法不可用非人

諫罷封禪

唐貞觀中有事泰山褚遂良為起居郎諫罷封禪之事。

請隨宰相

唐會要馮宏請令左右史隨宰相入延英殿記事宰臣不從。

分直崇政

東都事略宋太祖召梁周翰兼史館修撰遷起居舍人無起居郎因言皇帝宣論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修為時政

起居郎起居舍人分直崇政殿延和[illegible]

先退御後除什史[illegible]起居注進[illegible]

立侍退矣

宋仁宗朝[illegible]當侍逾進奏者皆立[illegible]人[illegible]頗

有論奏[illegible]皆生[illegible]諸者以次[illegible]注官不坐石

爲[illegible]立侍[illegible]審[illegible]以[illegible]記錄[illegible]立侍

待用[illegible]

宋[illegible]詢上[illegible]用升名人修起居注非故事也未幾

修注員闕仁宗遂特用詢

無易彭乘

宋仁宗實錄初修注員闕中書擬人而彭乘在選中上指

乘曰此老儒也雖有指退名無以易之及召見諭曰卿先

朝名人久補外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孫遠自量其分不敢

過望上嘉之

職聯兩省

宋王初寮制左右罷史官[illegible]職聯兩省

名高二掖

宋陳后山[illegible]文居舍人詔名高三掖[illegible]左右螭[illegible]

退依[illegible]

宋崔[illegible]度[illegible]以大中祥符初同修起居注下[illegible]退

[illegible]上所見其[illegible]于[illegible]判知其

對二陛下

續會要起居郎舍人掌記言動天子御正殿則侍于門扉

外御便殿則侍立行幸則從大朝會則對立於殿下螭首之左

例

權[illegible]

[illegible]起居舍人公起于[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

右[illegible]公曰昔林希同

在[illegible]正不許

延青之望

宋胡銓字邦衡擢起居郎論記注不應進[illegible]而後殿皆當

侍立遇直前每日閣門無隔班次令人再求和公曰[illegible]

口不言和字上嘆其忠直工之望尹穡皆主和排張忠獻

公公述青之閒者稍快

訪政事

[illegible]仁宗朝修起居注[illegible]上[illegible]見大臣訪以政事

陪侍經帷

中興會要紹興二十八年詔起居郎舍人自今已後許依

講讀官例奏事先是起居郎[illegible]臣[illegible]以記注陪侍

經帷大閣元祐中起居舍人[illegible]齊乞候講讀官除再留

奏事並許侍立以見講退稍迂入侍何由不許[illegible]乞下

講[illegible]讀官例施行故有是詔

商集九卷終

山堂羣考官職第十卷

○秘書省

歷代官制周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漢圖書秘記在石渠石室延閣廣內之府外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後漢圖書天祿二閣藏之于內禁後漢則書在東觀桓帝始置秘書監一人以典司圖籍令典尚書奏事魏武中書令之任也文帝從中書令而秘書改令為監後魏少府自王肅為監乃不屬少府晉武帝以秘書并入中書省其秘書著作之局不廢惠帝復別置秘書監并統著作局及掌三閣圖書自是秘書之府始居于

外梁陳同秘書省後周秘書監亦領著作監掌國史隋秘書省領著作太史二曹改監為令唐武德初又改為監龍朔二年改秘書省為蘭臺改監為太史天授初改秘書省為麟臺神龍初復舊領著作太史二局迨則省事少監貳之其後國史太史分為別曹而秘書省但主書籍校勘而已宋太平興國三年始建崇文院而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皆寓于崇文院端拱元年建秘閣亦在崇文院中淳化中秘書省設監少監丞郎校書郎正字著作郎佐郎皆以他官兼領省事出入凡邦國經籍圖書悉歸秘閣而秘書所掌惟祭祀祝版而已元豐正名以崇

文院為秘閣所隸[illegible]省并領秘書省職事[illegible]安舊秘書省建于崇文院[illegible]數自崇寧四年詔建于天府之左[illegible]其少監一員以十八人為額[illegible]元年詔以[illegible]為額二年詔秘書省依三省傳法更不立額

木天

六典云秘書省以木天名唯秘書閣最宏壯高敞故謂之木天

芸閣

陳子昂集著局都典見天下之圖書

蓬山

晉華嶠後漢書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注云老子為守藏史復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之又蓬萊海中神山是為仙府幽經秘錄咸在焉今學者稱東觀為藏室為蓬萊山者言其經籍之多也又鄭氏淳綺秘省題日大道本用之明録有人當為翰林學士語同列曰宗中視學非養內之地但日縱歌徒逐大道之拜歸息歎此之謂入蓬三島之刻代游終老則為幸矣嶠字叔駿作漢紀十卷

瑞石

國朝會記秘書省廳事前有隕星石有自成階[illegible]主部作瑞石頌以贊其文唐秘書省有落星石[illegible]保

校書鵠頭孟臣守郎徐令言鳳何傳為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為秘書郎校讎中鵠眼時謂四五絕

內庫

六典曰劉向揚雄典校秘書皆在禁中謂之中書猶今言內庫書也後漢藏書于東觀亦在禁中

外臺

魏志太和中秘書丞薛夏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秘書署耳謂夏不得移也推使當有[illegible]若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可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後遂以為常按夏字宣聲天水人博學有才文帝嘉之黃初中為秘書丞

華省

曲音義唐宋居平集勝彼蘭臺古稱華省又六帖地居華省職在

修文

病坊

宋晏殊類要唐以秘書望雖清雅而資非要劇權貴子弟多不屑此故以蓋為掌秘病坊承天著作郎為尚書郎病坊秘書郎及著作佐郎為監察御史病坊。

儀体御史

齊武帝勅羅秘書、儀依御史人通典漢勅御史中丞掌蘭臺之[illegible]稱之爵至魏晉其制猶存故歷代皆初色置府寺見以秘書省及御史臺為稱。

領校學士

宋官志宋建炎南渡猶置館職紹興定制除監少丞置著作郎佐郎秘書郎校書郎正字各二員校書正字道十二員為領校倣唐瀛州十八學士之數

總領 已下秘書監

總六官之衆領秘書監樸是謂

定官書

晉張華徙居嘗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本以取正。

晉陽秋

晉孫盛子因為秘書監著三國晉陽秋詞直理正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言此史遂行門戶事其子拜謝請刪改之盛年老性方嚴諸子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私改之

詮經傳

晉荀勗字公曾武帝朝領秘書監太康二年得汲郡塚中古文竹書勗自撰次以為中經列在秘省經傳闕文多所證明。

修史傳

晉虞預為秘書監散騎常侍若文質彬彬思義

領修撰傳秘與修明史籍。

典校

後魏常景為秘書，以性清[illegible]人答曰[illegible]
錢為賢焉。

持史符令

晉庾[illegible]字[illegible]由[illegible]長史[illegible]秘書[illegible]以左丞
丈地[illegible]

蔡順[illegible]

唐[illegible]為秘書[illegible]文奏[illegible]四
部[illegible]秘府[illegible]燦然[illegible]

稽有文學

宋王筠[illegible]之，元嘉[illegible]除秘書監，以[illegible]有文學故
也

崇文集

宋[illegible]黃中[illegible]
[illegible]秘書[illegible]
[illegible]文集[illegible]之也

校勘紛紜

[illegible]任昉[illegible]為秘書[illegible]以[illegible]四部[illegible]
卷紛[illegible]校[illegible]始定

刊校[illegible]

唐[illegible]太宗[illegible]為秘書[illegible]典[illegible]所有[illegible]
宗[illegible]剖析[illegible]盡其妙

似[illegible]王

[illegible]今[illegible]
[illegible]王

賜紫服

宋[illegible]以下[illegible]秘書[illegible]
[illegible]少監[illegible]賜紫[illegible]服

監理[illegible]

晉[illegible]秘書[illegible]古今[illegible]

商略古今

唐虞世南越川人字伯施為秘書監[illegible]之論古帝
王行事得失及存規諫[illegible]每與[illegible]商略
古今[illegible]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嘗不稱[illegible]一言之失未嘗
不[illegible]作詩[illegible]作[illegible]此

又[illegible]不敢[illegible]如此

[illegible]

隋[illegible]之後使命入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是命刻木偶人施機
[illegible]對[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秘書監致仕[illegible]
以[illegible]

洒鄉賢良且作白頭宿監枕書而眠何必學仙作流沙
之服時以爲名言

數須進數

侍[illegible]寬方人博洽多識有良史之才可與
[illegible]常侍使中書故時兼作及[illegible]世大文
[illegible]下採集皆與領之

事[illegible]

宋書[illegible]案[illegible]舉進士第擢爲秘書監領[illegible]史[illegible]
[illegible]書郎[illegible]及梅若本更易焚棄之

判事 已下秘書少監

唐太極元年省少監爲二員通判省事

試寵

宋王安中字履道號初寮以文學知名有密薦于上者除
著作佐郎喻見蔡京召相見省吏引入俄抵二室置几案
筆硯有小黃門至云太師致意尽學封呈啟之則其制其
誥其詔若試兩枝三題者皆立就黃門如飛蔡越二日內批
除中書舍人遂改秘書少監

才德優茂

唐[illegible]言年老請致仕不許詔曰項年以來天下無事方
欲建禮作樂偃武脩文卿年齒雖衰所謂才德優茂既挾
商風使濟南伏生再見于茲日闕里孔子復歌于當今拜
秘書少監

備[illegible]

唐王紹宗爲秘書少監作[illegible]大[illegible]性雅淡以儒素見
稱朝廷之士咸欽重之

與子並命

宋[illegible]拜翰林學士時父[illegible]遷少[illegible]宗[illegible]一
日並命

俱另受職

宋張林王珣爲少監數年而[illegible]鄭經[illegible]

分修大典

宋汪大猷字仲嘉除少監時修神宗已來會要大猷奏
命分修上爲[illegible]命宰臣以衆書奏五朝大典以備

重觀新書

宋黃[illegible]次師臣第三子也再爲秘書少監詔三冊入蘭
[illegible]觀史事兼觀新書家從四壁今無屋猶爲君王
登于庭按王句直聽讀對上曰世人皆聾于心臣獨聾于
耳心則了了惟上所使

收集賢才

[illegible]秘書少監[illegible]典領圖籍爲縉紳之學府以收集
賢才[illegible]朝廷之重

審說言行

[illegible]年[illegible]入對上大悅以爲少監每與同舍
說[illegible]言行[illegible]從容竟日

掌貳天文

四朝志少監[illegible]書籍國史天文曆數之事。

疏引古今

宋樓攻媿集[illegible]一念孫逢吉久在外以為秘書少監[illegible]上刻[illegible]重[illegible]不[illegible]公數具疏引古[illegible]之又[illegible]

[illegible]宋錢勰除劉攽少監制學者以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乃國家所以待才用之地也以爾攽詞藝之富回翔之久擢貳廢官蓋將試用

麗文章

黃山谷和孫莘老少監詩王度日修飾文章麗朝班。

職近日月 已下秘書丞

魏王肅言秘書丞郎與博士議郎同職近日月宜在三臺上秘書丞郎儀宜比尚書郎侍御史今尚書郎侍御史乘犢車秘書丞郎乘鹿車不得同服失崇儒本意

學備古今

晉庾峻好學有才思遷秘書丞徧觀古今聞見益廣

數奏文賦

魏荀勖中[illegible]以高才入為秘書丞數奏文賦帝異之

監掌史事

後周[illegible]著作不參史事及[illegible]為秘書丞始令監

掌

謬以為郎

魏何[illegible]上文帝異之下令[illegible]用為[illegible]不用為秘書丞[illegible]從[illegible]上問[illegible]用[illegible]為丞何故為郎[illegible]為丞帝又[illegible]此[illegible]人

乃拜為丞

晉山濤啟武帝時掌選事嵇紹早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請居私門濤啟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為秘書郎帝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遂徵為秘書丞

與論書傳

魏薛夏文帝嘉其才與之論書傳未嘗不終日呼為薛君。黃初中為秘書丞征東將軍曹休來朝帝引入坐定復引夏出謂休曰此君秘書丞天水薛夏也其見遇如此

為冠名譽

南齊張緒遷秘書丞高祖曰秘書天下清官東南胄緒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為卿冠名譽

晉品第六

晉令秘書丞品第六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

梁品第五

梁增品第五秩六百石銅印黃綬[illegible]中改丞為[illegible]

大夫

撰志

齊書王儉字仲寶為秘書丞上表求校墳典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獻之

司文

王仲寶撰褚淵碑徵為秘書丞司文天閣校書[illegible]固少

方清貧交本悉推家財與弟洛惟取書數千卷而已

學行無比

隋姚察入為秘書丞文帝指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惟得此一人

周魯不分

宋紹興中環中為秘書丞嘗進春秋表泚與朱奏云不當先魯後周上曰為人臣而不知尊王之義豈可置之三館

都正號書 巳下秘書郎

蜀志郄正字令先安貧好學弱冠能屬文選秘書郎性淡榮利尤耽意文章及當代美書

安期對策

晉王承字安期七歲通易選補國子生十五對策高第除秘書郎

十年不調

東漢馬融字季長永初中拜秘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上廣成頌以諷諭忤旨滯于東觀十年不得調按永初巳

後漢有秘書郎中至隋祖諱中始除去中字

十月便遷

宋齊時秘書郎尤為美職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十日便遷唐[illegible]成字文[illegible]校秘書郎不[illegible]兩有

十年且益悼

專精學問

晉司馬彪少篤學不倦不交人事專精學問泰始中拜秘書郎又轉為丞

繕寫墳典

後魏高謐字安平有文武才除秘書郎謐以墳典殘闕奏廣訪郡邑大加繕寫由是圖籍稍以審正

因求不還

晉張緒字伯緒為秘書郎因求不還欲徧觀閣內圖籍

欲處無競

宋書王敬弘子恢之為秘書郎敬弘求為奉朝請與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處汝無競之地

十朋直除

文帝許[illegible]

紹興巳卯諫官何溥請館職除官皆試而後除人以為揮又之王十朋始以大魁直除秘書郎不試未幾闕員[illegible]多後召周必大程大昌試止除正字其後無不試者

黃石[illegible]

宋乾道元年黄石輪對稱旨擢秘書郎仍令免試自廷魁
之外不試者惟石而已
著經
王隱晉書鄭默字思元為秘書郎刪省舊文除其浮穢著
為中經時中書令虞松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
視草
唐上官儀字游韶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草尤工
詩人謂上官體龍朔中改秘書郎為蘭臺郎天授初又改
為麟臺郎
掌三閣書
晉朝掌中外三閣經書校閱脫誤亦謂之郎中故陸機詩

表身登三閣
掌四部籍
六典秘書郎掌四部之圖籍分庫以藏之以甲乙丙丁為
部目甲部為經其類十有一乙部為史其類十有三丙部
為子其類十有四丁部為集其類有三又四朝志唐秘書
郎三人掌四部圖籍皆有三本一曰正二曰副三曰貯
車服簡素
沈約宋書虞愿開家雖貧賤而車服簡素初為秘書郎
書籍作丘名宋年少愚闇意極多與之不同比得三年不
與其語
儀度安雅

唐德宗貞元十六年以李渤為秘書郎後徐泗節度使
張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疾甚府幕
僚李藩以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來欲何為不速
去當兵閉無錯傳經歸及是兼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
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
已奈論用百口保卿矣上猶疑之召藩至長安望見其儀
度安對乃曰此豈為惡者耶即除秘書郎
護軍見奇
魏鍾會字士季少敏慧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
子足以知人會生五歲見若奇之正始中為秘書郎
丞相致諷

宋忠肅公張闡初為秘書郎時秦檜用事每除臺諫必與
其耳目知闡久次甚倫事一日微諷闡謂當入臺闡曰丞
相苟見知老死秘書足矣檜默然由是罷去
閉門誦書
任敬為秘書郎休沐之日閉門誦書
入閣持筆
陳子昂集高府君墓誌其祖欽仁檢校秘書郎持三寸管
終入芸香之閣
奏三元頌
唐太宗耕籍田又元日朝羣臣岑文本為秘書郎奏籍田
頌三元頌文致華贍

製千字文
袁朗勤學好爲文在陳時嘗爲秘書郎嘗製千字文當
時以爲盛作陳後主聞其名召入禁中使爲月賦染翰
立成後主曰謝莊逝不能獨美于前矣復詔爲芝草嘉蓮
二頌深見賞重

始隷中書　已下著作郎
漢東京圖書悉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東觀撰述國史
謂之著作東觀皆以他官領之雖有著作之任而未有其
官員也至魏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隷中書省專掌
國史後又置著作佐郎亦屬中書

改隷秘書
晉元康二年詔著作舊屬中書今然秘書既典文籍宜改中書
著作爲秘書著作于是改隷秘書後又別自置省謂之著
作省而猶隷秘書著作省置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唐
龍朔中改著作郎爲司文郎中著作佐郎爲司文郎

採摭前記
東漢班固字孟堅著作東觀採摭前記綴緝所聞以爲漢
書

博羽舊聞
東漢楊彪字文先少傳家學熹平中以博羽舊聞召拜議
郎與馬日磾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

五葉
漢應奉表兼著作表自司隷校尉奉至臣父五葉著作不絕
鄉俗以爲美譚

三世
晉司馬彪表崔駰三世相繼其後盛闕若乃譚還接武彪固踵
跡亦各一世之良

參定禮儀
東漢張衡傳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
撰集漢紀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張衡參定

刪除煩亂
臧榮緒晉書李充字弘度爲大著作于時典籍混雜充刪
除煩亂分爲四部藏之秘閣以爲永制故六帖云漢用史
才任先班固晉推經術選在李充

以廷尉領
晉孫綽字興公以廷尉卿領大著作于時才筆之士綽爲
之冠故溫王郗庾諸公薨必須綽銘而後刊石

以中書監
北齊天保二年詔中書令兼著作郎魏收撰後魏史

料四部書
續晉陽秋晉孝武帝好覽文義勅著作郎徐廣料秘閣四
部書凡三萬六千卷

撰百家譜
唐孔至官著作郎明氏族之學與韋述蕭穎士柳沖齊

[illegible]

名。棋有家狀例以張說等爲新族。劉去之。說子均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預若事。而妄紛紛若耶。時弟素爲至以寶録。初書成至以示韋述。述謂可傳。及聞均語。攫欲更增損。銳而曰。大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搖。有死不可改。遂罷。

作應雜篇

王隱晉書張暱字仲應。作應雜篇[illegible]。張華晚見之稱焉。命爲著作郎。

作耆舊傳

晉陳壽作益部耆舊傳。武帝善之。拜著作郎。

議限斷

晉陸士衡以文學爲秘書監虞濬請爲著作郎。議晉書限斷。

裒興衰

唐蕭德言歷著作郎。太宗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以聞。帝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

造乘輿箴

晉潘尼字正叔。轉著作郎。造乘輿箴。

上明堂賦

唐武后時劉允濟上明堂賦以諷。則天甚嘉歎之。拜著作郎。

[illegible]

以老被嘲

宋何承天東海郯人。除著作佐郎。時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嬭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何言嬭母。宋陳山詩。不異金根謬。寧辭乳媪譏。益用嬭母事爲乳媪也。

以論見賞

後魏杜駿拜著作郎。獻文帝恩引駿與論易老之義。頗見賞識。謂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又問駿年幾何。對曰。六十有一。獻文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今卿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才謝呂望。而陛下尊過西伯。天假餘年。願竭六韜之效。

折僚友

隋劉禪之父子翼字小心。爲著作郎。峭直有行。嘗面折僚友。退無餘謗。李伯樂曰。子翼嘗人。人多不感。

成門戶

唐許敬宗除著作郎。謂所親曰。仕宦不爲著作。無以成門戶。

當代應推

北史韓顯宗除著作郎。魏高祖嘗謂顯宗之才。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求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欲求之當代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崔光初名孝伯。清河人。

在館自守

東都事略張耒字文潛從蘇軾學軾稱其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音元祐初為著作佐郎改著作郎在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

謝沈史才

晉謝沈為祠部郎何充庾冰以為有史才遷兼著作

楊時才望

宋楊龜山時在學官吳敏之文字斜析以公姓名納上前曰時亦是老儒有士望可令閤門候對班尋召對論當世之務上嘉之遂擢用之

文府

梁沈約謝著作表珥筆史館記言文府

史閣

北齊著作隸秘書謂之史閣亦謂史館

學行清修 已下著作佐郎

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學行清修白首衙門老而未調華譚為臣知其有史才薦為著作佐郎並稱其職

聲韻清亮

後魏宋弁字義和為著作佐郎高祖孝文帝曾因朝會歷訪衣冠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韻清亮舉止可觀高祖稱善大被知遇賜名為 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意

作南郊賦

晉郭璞作南郊賦獻帝嘉其才拜著作佐郎

擬西觀書

晉束晳字廣微博學多聞說應司空辟月餘除著作佐郎西觀擬晉書帝紀十志遷博士著作如故

不為令史

晉武帝欲以郤琦為著作佐郎問尚書郭彰彰憎琦不附己答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乃為九家之能事卿卽堪郎矣及趙王倫篡位人欲用琦琦曰我已為武帝吏不能為今世吏奔於家

不造嬖人

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唯謝裕不至故年三十方為著作佐郎

作懽喜詩

唐武后召杜審言賦懽喜詩卽授著作佐郎

作濛汜賦

晉張載字孟陽作濛汜池賦太僕傅玄見而嗟嘆以車迎致言盡日為之延譽遂起家著作佐郎又作劍閣銘除著作郎

封還詔書

唐陽城字亢宗召為著作佐郎拜賜緋魚李泌使參軍韓除泰詔至其家城封還詔書自稱多病不堪奔奏

兼修國史

唐將指再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從太宗伐高麗[illegible]所
與山爲駐蹕山[illegible]人曰[illegible]不[illegible]已而果然
文學清選
唐王義方曰臣去歲冬仍奉詔[illegible]入泰殿見陛下
授臣著作佐郎極文學之清選
才學世家
宋李淑字獻臣父昭玘學士[illegible]以來世以[illegible]爲從
嘗爲校史郎才學能世其家故和[illegible]特授著作佐郎
貧素同居
後周蔡景熙大統末拜著作佐郎時倫宜[illegible]與[illegible]伯棟
脫尊位惟景熙以貧素同居略無愧色又勤於職供性尤

同說不合于時是以一爲史官迄十年不調
脩潔自重
言行錄宋王存少有大志爲小官脩潔自重爲歐陽公所
知趙康靖公所薦召試入秘書省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校
集賢院書籍
任傳
宋元康中詔著作佐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
修書
宋明文志[illegible]宋敕求制著作有佐郎修書之任故事到職
撰名臣一傳
[illegible]

管門衛字[illegible]祭酒[illegible]以[illegible]佐著作下[illegible]學
嶠嶠曰此官職門庭重務勞多事之不然求其才隨不能
用
價重
蘇東坡送孫著作詩予亦東南珍價重不可算
乞選劉焯
金史宋乾道三年梁克家奏以著作佐郎劉焯久在館職
以拘資格除郎不行乞特與擢遷遷之
器應敘道
宋王安中學優道政和中以文學知名除宗學博士時有
器薦于上者除著作佐郎

他官入典 已下校書郎
東漢選他官入東觀皆令典校秘書或有校書之任而未
爲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以郎中居其任則
謂之校書郎中至魏始置秘書郎校書郎益實有其官矣
大乙下觀
見親王
追美功德
東漢傅毅字武仲肅宗時召文雅之士以毅爲蘭臺令史
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帝功德最盛
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之
士願[illegible]

考論異同
東漢楊終顯宗時拜校書郎上言宣帝會諸儒論定五經于石渠閣今宜如故事于是詔諸儒于白虎觀考論異同

畫像
東漢高彪校書東觀後遷內黃令靈帝勅同僚臨祖送于上東門詔東觀畫像以勸學者

書碑
東漢蔡邕拜郎中校書東觀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乃求正定六經文字自書冊于碑碑始立觀者車乘日千餘兩

頌神雀
東漢賈逵字景伯顯宗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校書應對左右。

騎蹇驢
唐開元中校書與正字依稀微少皆孤寒英傑居之至有正字騎驢入省若西大祝奉禮每月請明衣絹布及胙肉俸祿倍多乃公卿子弟居之衣馬比校正頗為輕肥時有諺曰正字校書詠詩騎驢奉禮大祝輕裘食肉宋韓子蒼詩遲公欣同同我生不及貞觀初恨十年身校書吟詩悉街前騎驢爾來我馬爭馳驅把卷未展先欷歔

以神童拜
唐楊炯幼聰敏博學善屬文以神童舉拜校書郎。

以進士調
唐張九齡擢進士調校書郎。

神清韻遠
唐孔季詡初擢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公

名登官閣
白樂天泛渭賦序予為校書郎名登宮閣一身得所賦云暮有閑兮閑有芸。

蔭推
唐段成式推蔭為校書郎博學強記秘閣多奇篇秘籍披閱皆徧

盌脫
唐武后時官賦冗濫人為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椎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注云齊魯謂四齒杷為擢椎當作擢椎者言校官之多如杷椎之多也盌通作椀小盂也脫椀之形模鏝脫者言不待人如模脫盌杯個個相似也。

問何如
顏氏家訓梁朝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起居何如則校書故宋黃山谷詩校書著作頻召除猶能上車問何如

分溫蠅

唐開元二年。史館進唐書表。頗分涇渭之疑。仍懼魯魚之謬。久披緗帙。粗定鉛黄。

詳論倨人

唐徐岱辯論明銳。倨人每出。宜安長為校書郎。觀察使李涵尚欽其賢。署所居為復禮鄉。為達于朝。

敏悟絕人

白居易敏悟絕人。擢進士。拔萃科。補校書郎。

能守家法

唐韓愈送鄭涵校理序。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于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士夫家之子弟。其知勸耳矣。愈事相公。三為屬吏。今生始進仕。獲重語于天下。而慊慊若不足。其能守其家法矣。

屏去人事

宋樓攻媿集。王文定公進為校書郎。既入館。屏去人事。益未見書。休沐亦入。抵暮始歸。

鄭獬盡言

宋鄭獬。字自明。召試館職。上見其策。問今令除何官。執政對曰。前此學官召試。止除正字。上曰。可除校書郎。蓋其盡言。因曰。其策中所言。或是或非。大率剴切不諱。

汪澈安分

宋汪莊敏公澈。遷校書郎。安分無求。視同舍郎數遷。坦不介意。

不至私門

言行錄。宋陳公輔。字國佐。除校書郎。公初入館閣。時蔡京主朝當國。未嘗一至其門。

不詣政府

宋楊誠齋文集。陳正獻公俊以秘書郎召。非公事。未嘗詣執政府。

貴妃施粉　已下正字

明皇雜錄。唐劉晏以神童為秘書正字。方八歲。慧悟過人。上召入禁中。貴妃置于膝上。為施粉黛。上問晏曰。汝為正字。正得幾字。晏對曰。餘字皆正。惟朋字未正。蓋譏當時朋黨多邪人也。

先進器才

唐蕭穎士。字茂挺。天寶中為秘書正字。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才。與之鈞禮。由是名播天下。

文采綺麗

唐吳通玄。父道瓘。為諸王太子授經。通玄兄弟。出入禁掖。侍太子游。通玄與弟通微。俱博學。善屬文。文采綺麗。通玄應神童舉。釋褐秘書正字。

占對慷慨

唐陳子昂。字伯玉。初舉進士。上書武后。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雅。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作感遇詩三十

八章。王適見之曰，是必海內文宗。

不干秦檜

宋洪文公遵除正字，閣下前輩皆以畏友待公。秦熺為
監館，勢焰赫赫，公守道安恬，留滯不干。

不附安石

秦范祖禹字淳父，與司馬光同修資治通鑑，書成，光上章
稱禹，以祖禹安恬靜默，若將終身，除秘書省正字。時王荆公
當國，人皆奔競，公未嘗往謁。王安國與公善，嘗諭意，公執
不肯親附。

校經

唐裴耀卿少聰敏，數歲解屬文，應童子舉，除正字。長興三

年，校經籍，考衆家之差，魯魚之弊。

試賦

宋晏元獻公殊年三十，真宗面試詩賦，疑其宿構，明日再
試文，尤愈美，即除正字，令于龍圖閣讀書。

布衣上書

莞井監

宋韓駒字子蒼，以布衣有詩名，前輩稱許之。政和初，詣闕
上書，召試中書，除正字。言者論其不由科舉，謫為莞庫。

童子召對

宋楊億字大年，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
嗟異，以為秘書正字，制云：汝方髫齡，不煩師訓，精爽神助，
文學生知，越景絕塵，一日千里，予有望于汝也。

對策尤奇

宋廖正一字明略，元祐中蘇軾在翰林，試館職，士得正一
對策奇之，除正字。

奏篇見許

宋周益公必大，字子充，召試館職，高宗見其奏篇，甚見稱
許，諭宰相曰，他日可令判正文字，遂除正字。

山堂肆考臣職第十一卷

○史官

歷代沿革　史官自黃帝有之，夏商有太史，周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而侯國亦置焉。秦有太史令，漢武帝始以司馬談為之。談卒，子遷繼之。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于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五史，後漢至隋惟魏明帝太和中置史……其餘多隸秘書省。唐武德初，因隋制，……作郎，貞觀中移史館于門下省，以宰相監修，命學士作郎。始罷史職，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宋朝始修國

史一人，以宰相為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皆掌修日曆及典修圖籍之事。凡國史則別置院于宣徽院之東，以歲之謂之編修院。天聖中，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除勅宰相為提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為修史官，其同修史則以殿閣學士已上為之，編修官以三館秘閣校理以上及京官充，史事畢，即停之。元豐改官制，每修前朝國史實錄，則別置國史實錄院。元祐中，復以國史院隸門下省。紹聖中，以國史院歸秘書省。中興中，即秘書省復建史館，以修神哲兩朝實錄。紹興五年，又移史館于秘省之側，別為一所，以增重其事。至九年，修徽宗實錄

乃即史館置實錄院，明年以正史未修，乃罷史館，併為實錄院。其著作郎唯修纂日曆，宰相為其大綱，檢討官投閣校對，唯修撰等史職只據所送到時政記起居注銓次其事，繫以日月，謂之日曆。紹興十八年，詔置修國史院，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

書法不隱

左宣二年，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按孤晉史官。

文獻足徵

會要：宮史以來文獻之實足徵，孔子因而修之。

執簡以往

左襄二十五年，齊太史書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注云：南史，齊史之在外者。

執書以奏

唐魏謩字申之，徵五世孫。文宗朝遣中使取其起居注，欲視之，謩執書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戒，陛下但為善事，勿畏臣書。如陛下所行錯誤，臣縱不書，天下之人亦書之。

司馬繼稿

漢司馬遷……父談為太史公，采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

據楚漢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
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藏諸名山。副在京師。至
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不成。有
錄而已。元成之間。褚先生更補其闕。作武帝紀三王
世家龜策日者列傳。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
之才。服其善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
不虛美。不隱惡。故謂實錄。然班固則謂其采經摭傳。甚多
疏略。又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
經。敘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
賤。此其所蔽也。

張華再典

六帖。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推美。

西漢書

漢司徒掾班彪。以太初後史記未錄。采獲舊事。傍貫異聞。作後
傳六十五篇。未成而卒。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遷史所記。
附漢于百王之末。非其體也。故又獨立一史。上自高祖。下
終王莽。中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為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
列傳。其事未畢。會有訟其私作史記。者有詔收繫。固弟超
詣闕自陳固續父書事。明帝意解。乃詔固詣校書作賦。至
章帝建初中。乃成其書。凡一百卷。後坐竇憲事。卒于獄。書
頗散亂。其妹曹大家奉詔續校。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
從大家校讀。其八表天文志或云是侍詔馬續所作。而書

家音姑

今人物表頗不類本書云

東漢書

劉宋宣城太守范曄。字蔚宗。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補略。作十紀。
十志。八十傳。書共一百三十卷。會以罪伏誅。十志未成而卒。
梁劉昭因范本補注三十卷。

三國志

晉著作郎陳壽。字承祚。撰三國史。總為國志。凡六十五篇。
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才。宋文帝命中書郎裴松之補注。

五代史

宋歐陽脩撰五代史七十五卷。其法甚嚴。書減舊史之半。
而事比舊史增數倍。議者謂功不下司馬遷。又謂其筆力
馳騁上下。無駁雜之說。至于紀傳則遷不及也。公亦
嘗自謂。伶官傳。豈下滑稽耶。按五代梁唐晉漢周也。

晉書

晉書一百三十卷。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序例
一。目錄一。唐房玄齡等奉敕脩。時太宗亦與焉。故又總之
曰御撰云。

宋書

宋書一百卷。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梁沈約撰。河東裴子
野又刪為略二十卷。趙宋治平中。南豐曾鞏奉詔校定。
政和中頒之學宮。

南齊書

梁蕭子顯撰齊書五十九卷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述

宋曾鞏等校定

北齊書

唐李百藥撰書五十卷其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李德林在齊嘗撰紀傳至貞觀初百藥續成父志獻之又齊魏收撰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其本紀十二列傳十二志十趙

宋劉恕等校正

梁書

唐姚思廉撰梁書五十六卷本紀六列傳五十思廉名簡以字行梁史官察之子

陳書

陳書三十六卷姚思廉撰本紀六列傳三十察任陳嘗刪撰梁陳事未成而卒屬思廉繼其業唐貞觀中與梁書同時上之趙宋曾鞏等校定

周書

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取夏竦李巽家本校定之其後林希王安國上其書

隋書

隋書八十五卷創于唐顏師古孔穎達而成於魏徵于志寧本紀五列傳五十長孫無忌等又撰志三十

南史

唐李延壽撰南史八十卷起于宋武至于陳終一百七十年

北史

同前人起于魏盡于隋共二百四十二年

舊唐書

舊唐書一百三十卷貞觀政要出于吳兢順宗實錄出于韓愈唐曆出于柳芳而舊書則劉昫成之也一說是韋述撰又柳冕之父芳字仲敷冕字敬叔父子世為史官居集賢院

新唐書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嘉祐中曾公亮等奉詔刪定方鎮百官表出于梅堯臣律曆五行志出劉羲叟史列傳出于宋祁而紀志則歐陽脩成之也自今觀之李義甫許敬宗之奸邪而與長孫無忌同傳柳宗元劉禹錫之阿附而與韓愈同傳此舊史之失也新史改之非所以先君子而後小人乎劉蕡之切直而繫之下文苑吳湊之忠義而繫之于外戚陽城之忠讜而繫之于隱逸孫思邈之高尚而繫之于方技此舊史之失也新史改之非所以存大節而棄小目乎

宋史

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

遼史

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金史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已上三史皆元順帝至正間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奉命脩又據元世祖立國史院首命脩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脩遼金宋三史然因義例未定竟不能成至至正三年命脫脫為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揭傒斯等為總裁脩之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為世紀而遼金為載紀或謂遼立國先于宋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于金以為不可待制王理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為北史宋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為正統然終以元承金金承遼之故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各為史發凡舉例論贊表奏多歐陽玄爲之至　明朝洪武二年翰林學士宋濂等奉勅脩元史本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列傳六十三卷

彤管記事

崔豹古今注牛亨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赤漆耳史官載事用赤管言以赤心記事也

石銘載書

北魏崔浩字伯淵與弟覽等共參著作敘成國書三十卷令史閔堪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北人忿毒相與譖浩于大武帝帝大怒按法誅之盡夷其族

玉版金櫃

漢兆皓策對曰[illegible]于金櫃玉版大山則以[illegible]

學海討林

唐大詔令脩國史制明乎國史所以[illegible]人文所以化成天下何非物源學海獻指歸[illegible]周公之典漢志仲尼之日月則何以纂叙鴻業

五難

袁崧曰史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

五志

漢荀悅曰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于寶釋之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

三長

唐鄭惟忠問劉知幾曰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不能成室

三恨

唐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然平生有三恨不以進士及第一恨也不娶五姓女二恨也不得修國史三恨也

記繁志寡

文忠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記事而後有紀之失自歆向始棄經而任傳於服輔以遷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二萬言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是知班不如馬也

辭約事詳

漢孝獻帝以班書文繁難省命荀悅依左傳體為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辯多美

乞成漢史

東漢蔡邕為五原太守王智密告謗訕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積十二年靈帝崩董卓聞其名辟之三日周歷三臺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聞之而嘆息殊不樂允叱

收付廷尉治罪邕陳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留之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遂死獄中

願出魏書

北齊著作郎魏收撰後魏史帝令群臣各言所志收曰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遂命專其任

作傳求米

晉陳壽為著作郎有良史才時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竟不為立傳

作傳納金

初魏收在神武時修國史得楊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父固為北平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劾獲罪收乃書曰固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爾朱榮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之書成眾口喧然號為穢史後高祖以收所志非實命著作郎魏澹別成之澹矯收之失甚為簡要

文詞鄙拙

唐王銓有著述之志每私錄當朝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後子隱以為著作郎令撰晉史隱文詞鄙拙蕪舛不倫凡書中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撰其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為之也

議論而弥

五代周賈緯長於史館修撰褒貶之際多憑任情嘗桑維翰執政待緯之薄人不甚見禮緯深銜之及叙維翰傳稱維翰死後有白金八千鋌時翰林學士徐台符與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聞吾友相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十月所覷不可厚誣緯不得已改為白金數千鋌緯所著記前志用文字未能過人而議論多襃貶作筆不平自為

鐵嘴

兼麗卿雲

漢二世也三班懷文裁成帝載比良遷董兼麗卿雲

自為政駿

唐劉知幾字子元素龍朔以太子中允兼修國史時宰相常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等皆領國史知幾以為監修者多甚為國史之弊於是奏記求罷史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齊晉之董狐南史未聞藉功于衆也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揮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也漢郡國計書先上

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惟詢採二史不注起居百官弗通行狀二不可也史局深藉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今作者如林傳聞者未絕口而朝野咸知故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常人之情未能無畏三不可也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馬遷退處士進奸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也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也按荀袁謂荀悅袁宏也政駿謂劉向字子政劉歆字子駿也

識評今古

唐劉知幾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illegible]曰為史者宜置座右

討論宮室

許敬宗拜侍中監修國史高宗嘗[illegible]長安故城歷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都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苻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當何年對曰元狩三年將伐昆明夷故為此池以肄戰帝乃詔敬宗與弘文學士討論古宮室故區具條以聞

思涉鬼神

左氏敘事談兵則昭如奏日記嚴則肅若秋霜敘興

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凄涼可憫或談詞入簡儷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羣縱橫而自得工侔造化思涉鬼神

言成軌範

唐劉允濟為著作郎修國史嘗曰史官善惡必書言成軌範使驕主賊臣懼此權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之如浮雲耳允濟嘗採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為魯後春秋

[illegible]

[illegible]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後漢書自為一家之作[illegible]形容體[illegible]一字空談此

書[illegible]者自古體正而思[illegible]未有此也。

[illegible]該通

唐[illegible]史臣以修撰國史，非任[illegible]非撰[illegible]業[illegible]王有之，不堪此任，所以前代史官必[illegible]撰[illegible]若方今著述，近日以來但知此職，卻知修撰[illegible]源何亦恐損世史事，令後宜于史官內簡擇堪任之[illegible]人錄名進內。

不徇所請

唐吳兢與劉知幾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以誣魏元忠事，頌言說已許之，賴宋璟等激勵苦切，轉禍為忠。說讀之，知兢所為，屢以情祈改數字，兢辭曰：徇公之請，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之董狐。

不釋憾

北齊崔㥄初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㥄曰：收輕薄徒耳。[illegible]以不孝之罪，收後典國史，㥄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有魏子。收縮鼻笑之，其憾不釋。

三世踵修

唐蔣乂幼從外祖吳兢，受有史才。貞元中為起居舍人，兼史任。乂子係，次子偕，先後歷史館修撰。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史。咸云蔣氏日曆。

四人並命

唐太和四年，以諫議大夫王彥威、戶部郎中楊漢公、禮部

員外郎蘇滌、右補闕裴休[illegible]，以本官充史館修撰。[illegible]官不過三員，或兩員，至是四人並命，[illegible]

[illegible]

唐[illegible]宣宗[illegible]國史，乃續[illegible]以賜[illegible]敬宗于[illegible]故[illegible]之也。

[illegible]撰

唐史臣[illegible]作[illegible]先[illegible]史以自為[illegible]欲擬[illegible]書求借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當不許，遂總撰[illegible]秋春之[illegible]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illegible]之逐詰問數十條，[illegible]之雖然對，敕付有[illegible]之。

直載事功

唐元和中，李翱轉修撰，以史官記事不實，奏曰：臣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勸善懲惡，正言直筆，史官之任也。今之[illegible]皆取行狀諡議，辭多虛美，難以為據，今請直載事功，方稱實錄。

兼制生殺

唐朱敬則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之選，以求名才。韋安石聞其言，嘆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之權重于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也。

吉甫監修

唐李吉甫監修國史，時憲宗[illegible]御[illegible]前[illegible]改紀，紀何事，

上問對曰起居注記天子言動以授史官之實錄也永徽中
宰相姚璹監脩國史以為帷帳之言或不下聞請隨奏對
而記于代下以授史官即今時政記是也

祖禹分撰
宋范祖禹字淳甫在書局分撰唐史考其成敗治亂之迹
撮其機要以為六百篇名曰唐鑑

惜書緘笥
宋孫甫字之翰仁宗朝直史館著唐書七十五卷未成而
卒溫公薦其後云孫公此書甚自重惜嘗別緘其稾于笥
一日出而家失火弟子負其笥避池中島上公還及門曰
唐書在乎餘無所問

抱史藏山
唐韋述修史臟二十年祿山亂述抱國史藏于南山因以
獲存

億代眉目
唐朱鵠聖記頌史臣是當國之鑑千億代之眉目

千載勸懼
類要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父子繼掌
宋綬字公垂宋仁宗朝同脩國史後其子敏求為史館脩
撰父子繼世掌史也以為榮

父子同典
宋李文簡公燾號巽巖權同脩國史先是其子垕從[illegible]國史
編脩實錄檢討邊校書著作父子同典史局縉紳榮之又
秦檜以其子熺與子塤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
有也

須東直筆
[illegible][illegible]上一[illegible]家世史官[illegible][illegible]東直筆成朝廷大典因以為

不負公議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撰文[illegible]公資之子也
宋袁樞字機仲為編脩官分脩列傳致相章子厚家以同
里宛轉於公請其事公曰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
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特称相越雄總史事見子厚傳

實同無愧古之良史

獨任宋祁
宋慶曆中賈昌朝建議脩唐書命宋祁與王堯臣張方平
為脩撰范鎮宋敏求呂夏卿為編脩而以昌朝為提舉後
諸公相繼出外而述獨秉史筆及祁又出皆將草稾自隨
或有疑難移文往復

首[illegible]正禮
宋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撰[illegible]北海[illegible]禮行狀王上採義臣之言[illegible]置史
官以後[illegible][illegible]之集書削之任[illegible]獨委公上[illegible]其榮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章
宋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承[illegible]公奏自元符以來[illegible]無日曆此國之

重事煩留聖心上納之寔號清擇所休上曰然以為吳
及出知湖州詔領日曆如故辟官屬二員且賜史館修撰
餐錢。

獨付子固

言行錄宋曾鞏字子固天下寄公文手詔中書門下曰曾
鞏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可以為修撰近世脩
史必衆選文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
如公者。

自選官屬

初司馬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
悅之命續其事許崇文閣開局許自選官屬待借龍圖天
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以內官為承受光遂與劉
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賜名資治通鑑又製序文賜
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表稱光閑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
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光于是徧閱
舊史旁采小說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又略
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又參考群書評其同
異俾歸一途為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下九年而成至神
宗元豐七年上之詔以光為資政殿學士初光修通鑑至
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黃袍者見于前曰先生幸無書公起
持笏知為帝也跪而奏曰陛下盛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
可奪遂不見。

別為凡例

朱文公通鑑綱目序先正司馬公受詔編資治通鑑既成
又撮其精要別為目錄卅卷工之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
厥中而未成也紹興初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稿修成舉
要補遺若干卷則文愈約而事愈備矣嘗過不自料輒同
學者病之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檃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
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
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
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若干卷

操履無玷

宋楊徽之字大猷以治郡入為史館脩撰太宗嘗謂宰相
曰徽之操履無玷儒雅士也州縣之職非其所長宜置之館
殿正得其宜。

議論可觀

宋王沿之私撰學務秩成譜詔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
使續後事記義凡八年篤叙事理議論可觀號為後世佳
史。

神情沖澹

宋天聖中王安簡謝陽夏黃唐卿李邯鄲為編修官安簡
神情沖澹唐卿刻志篇什謝李戲為句曰王貌閑如鶴黃
吟苦似猿。

文詞雅正

宋吳育字春卿，授著作佐郎直史館，文詞雅正，天下推之。

才似六經

宋丁謂字公言，孫何字漢公，二公齊名，士王禹偁延譽下曰：丁謂孫何之徒，使入公卿之門，由此聲名籍甚。禹偁嘗與詩曰：二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便合令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經。

試入三年

宋蘇軾既還朝，召試屬文，日數千言，試祕閣，入三等，得直史館。

撰建中錄

唐沈既濟經學該明，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嘗修建中實錄，議者稱焉，傳師之父也。

獻端拱箴

王禹偁字元之，太宗端拱初，聞其名，召至京師，自寫題以試之，以右拾遺直史館，因獻端拱箴。

明示去取

宋紹興四年，范沖直史館，修神宗哲宗實錄。先是，隆祐太后嘗以宣仁太后之賢，古今無比，為奸臣誣謗，嘗下詔明辨，而國史未刪定，至是乃命沖重修。沖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新實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情狀亦皆披露。沖，祖禹子，紹興進士。

參較得失

東都事略：徐勣字元功，為中書舍人，修神宗正史，上言：取當時宰輔家記錄，以參較得失，則一代大典可信矣。

○侍中

歷代沿革：侍中，古官也。黃帝時風后為侍中。周時號常伯，秦改古官，亦置侍中，來往殿內奏事，兩漢因之。魏晉宋齊梁陳各置四人，後魏北齊置六人，後周依周禮天官府置御伯中大夫，武帝改御伯為納言，亦侍中之任也。宣帝末又別置侍中為加官。隋文帝改侍中為納言，置二人，煬帝改曰內侍，移為門下省之職。唐改為侍中，龍朔中改門下省曰東臺，侍中曰左相，光宅中曰納言，垂拱中改門下省為鸞臺，開元初曰黃門省，侍中曰監，天寶初曰左相。又齊職儀呼侍中為門下，給事黃門為小門下。

佩璽抱劒

漢官儀：侍中殿下稱制，出則參乘，佩璽抱劒。又齊職儀：東漢侍中值左右，與帝升降，法駕出，從多識者一人參乘，餘皆騎，負傳國璽，操斬白蛇劍。

貂蟬伏奏

漢舊儀：侍中近臣，見皇后如見帝，見婕妤行則對壁，坐則伏

七葉

三輔故事漢金日磾字翁叔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後降漢封秺侯有忠勤之節七葉侍中

三代

東觀漢記馮魴字孝孫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班伯讜言

漢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時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或與燈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飲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至于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于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如是此圖何戒對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退

丁鴻至行

東觀漢記丁鴻字孝公治尚書父陵陽侯綝卒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于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絰于冢廬而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于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行權故得申其志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乃還就國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明帝永平十年賜印綬徵為侍中

戴憑說經

[illegible]元[illegible]

[illegible]漢靈[illegible]拜為侍中[illegible]校尉[illegible]多不合經今宜從[illegible]使可施

行

附蟬文

董巴輿服志侍中冠武弁大冠[illegible]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故謂之金貂侍中插左中常侍插右董巴輿服志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取居高飲露貂取内勁外捍本趙武靈王胡服之制秦始皇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

吾今獲者

漢書[illegible]侍中乃存年[illegible]曰吳上出[illegible]使令之

奉大后心

史記孝惠帝崩太后哭泣不下[illegible]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帝今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免禍矣丞相如辟彊計太后悅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

管樞孔光傳

孔光[illegible]典樞機十年拜侍中性周謹未嘗[illegible]省事嘗問光[illegible]孔光傳[illegible]其[illegible]風

掌褻

齊職儀漢侍中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獸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士榮之後漢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獸子獸子褻器也至魏文帝時蘇則為侍中有舊與則同郡吉茂者是時入仕甫歷縣令見則調之曰子仕進不止執獸子

引裾

毗音皮

魏略侍中辛毗字佐治魏王丕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毗論其不可丕怒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恚臣丕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丕遂奮衣而去良久乃出曰佐治卿何持我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必將為寇故不敢不力言丕乃徙其半

屏患崇政

東漢荀悅字仲豫爽子也獻帝朝為侍中時政在曹氏悅志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略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

憂國忘家

梁徐勉字修仁時師方侵魏[illegible]勉參掌軍書動經數旬一還家群犬驚吠勉曰吾憂國忘家乃至于此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也

但問經義

吳主[illegible]侍中常[illegible]曰此家人[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昭[illegible]吳主[illegible]其父[illegible]昭曰天皇[illegible][illegible]侍[illegible]吳主不悅吳王會飲群臣酒不[illegible]七升為限至昭獨以茶代後更見強迫不飲又酒後常使侍臣嘲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為歡昭但難問經義而已吳主[illegible]之

不待朝[illegible]

[illegible]集在坐者皆令沈醉[illegible]無度侍中沈懷文素不飲又不好嘲謔宋王謂故欲異己出為廣陵太守

僧綽沈深

宋文帝以王僧綽為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帝欲以後事託之朝政皆與參焉

楊奇強項

東漢靈帝問侍中楊奇以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必復致大鳥矣

不愛熱官

北齊王晞為并州司馬孝昭帝欲用為侍中晞苦辭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又[illegible]作用為侍郎

多納厚賄

樗音攄

宋孝武帝以顏師伯為侍中師伯以諂佞見任多納厚賄家累千金宋主嘗與之樗蒱宋主擲得雉自以為必勝師

仍次擲得盧采主交色踊伯邊歎手曰幾作盧定日一擲輸百萬注云摴蒱戲有梟盧雉犢塞者為勝負之采博頭有刻梟形者為最盧次之塞為下。

諫用美人

唐太宗閒居與侍中王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耶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于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也上悅即出之。

諫置宸妃

唐永徽中以韓瑗為侍中。唐初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至是高宗欲特置宸妃以武昭儀為之韓瑗與中書令來濟諫以為故事無之乃止。

補闕拾遺

齊職儀魏侍中常侍參乘。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不帶劍居騎從御登殿與散騎常侍對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補闕拾遺也。

謹身固位

唐肅宗以苗晉卿為侍中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請用才行

唐太宗謂侍中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諫用公私

唐高宗將討新羅侍中張文瓘寢疾入諫曰今吐蕃入寇方發兵西討新羅未嘗犯邊若又東征恐公私不堪困弊上乃止。

惟守成規

五代晉高祖天福四年以馮道為司徒兼侍中晉主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成規而已。

與論故事

南宋謝朏字敬沖莊之子太傅蕭道成以朏有重名欲令為長史嘗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終身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以朏為侍中更以王儉為長史。

恆居帷幄

張緒文上使張率子衛為侍中恆居帷幄從容諷議拾遺左右。

同管喉脣

南宋謝綽拾遺記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四人俱為侍

中興[illegible]
既出大[illegible]此乃時一時之[illegible]
世說新語
[illegible]
晉惠帝時賈后專權賈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略為衆望所依乃拜為侍中

以風貌選

宋書鄭 南宋孝武帝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為一雙阮韜何偃為一雙故庾[illegible]仍王彧謝莊阮韜何偃

不聞獻替

世說虞嘯父為晉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貢獻對曰天時尚煖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中書典卷 八 翰集一一卷 二十七 二百四十六

不操絲竹

附古册 世說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嵇紹為侍中詣冏咨事冏設宰會召葛旟董艾等共論時宜旟等白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冏曰今日共為歡卿何卻耶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旟等不自得而退

有古人風

[illegible]作[illegible]觀[illegible]侍中[illegible]和苞諫曰前漢[illegible]觀[illegible]道[illegible]以一[illegible]足以平[illegible]州[illegible]今又欲[illegible]阿房[illegible]建西宮[illegible]陵園圖[illegible]也[illegible]二侍中[illegible]有古人之風[illegible]社稷臣矣[illegible]諫議大夫

得大臣體

唐書[illegible]山為侍中[illegible]政每上言必引經術多所匡益有大臣之體

諫納余妃

梁公衍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侍中范雲與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亂亡之迹以女色為累乎梁公默然雲即請以妃賚茂梁公許之

中書典卷 八 翰集十一卷 二十八一

勸誅元乂

魏尚書令元乂雖解兵權猶總內外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太后以乂為妹夫故未忍誅止除名為民先是蕭[illegible]門侍郎[illegible]以剛直忤乂意出為刺史太后徵之為侍中侍坐於太后前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乂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怨憤[illegible]有告乂誘降戶謀反者[illegible]乃賜乂死

不[illegible]侍中

見外職。

請先任外

武則天長安中，鸞臺侍郎平章事李嶠及同平章事唐休璟等奏曰：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寔由於此。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於是以鳳閣舍人韋嗣立等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諸州刺史。按納言，即侍中之任也，見沿革。

諫塗九鼎

武后周鑄九鼎成，用黃金塗之。納言姚璹曰：鼎者神器，貴在質朴，豈待塗金為侈曜耶。

勸成二觀

唐睿宗景龍中，以竇懷貞為侍中。時太平公主干政，懷貞每退朝，必詣公主第，求取所欲。上方為金仙、玉真二公主營觀，懷貞督役甚勤，諫者甚衆，懷貞獨勸成之，躬護役作。族弟維濬諫曰：公位上台，當思獻可替否，以輔天子，而計較尾末，親工匠間，海內何所瞻仰乎？懷貞不答，督繕益急。

平施內外

唐源乾曜進位侍中，建言大臣之子，多求京職，俊乂之士，率任外官，恐非平施之道。臣三息皆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乃以其子河南參軍弼為絳州司功，太祝絜為鄭尉。詔曰：乾曜自率庶僚，以讓寵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其令文武官父子昆仲三人在京者，分任於外。於是公卿子弟出補者百餘人。

明設防閑

唐張行成遷侍中。晉州地震不止，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杜於未萌。帝然之。

折其三思

唐韋安石知納言時，二張、武三思勢橫，安石數折辱之。嘗侍宴殿下，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跪奏：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一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為不及，退告人曰：此公真宰相。

規戒安樂

唐安樂公主第成，中宗臨幸，宴從官賦詩。御史大夫李日知卒章獨以規戒。睿宗他日謂日知曰：向時雖朕亦不敢言，非公挺正，何能爾。即拜侍中。

黄門侍郎

歷代沿革　初有給事黄門之職，漢因之。至東漢初，并二官曰給事黄門侍郎，後又改為侍中侍郎。尋復舊。自魏以來置給事黄門侍郎四人，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與散騎常侍並稱清華，謂之黄散。宋齊置四人，梁陳亦然。隋煬帝去給事之名，直曰黄門侍郎。唐初因之。龍朔二年改曰東臺侍郎，垂拱元年改曰鸞臺侍郎，天寶元年曰門下侍郎，乾光元年曰黄門侍郎。

畫署

漢官儀：黄門有畫堂之署，有玉堂之署，畫堂署長一人，玉堂署長一人。

瑣闈

衛宏漢儀：黄門郎屬黄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衛瓘吳都賦注：青瑣，戶邊青鏤也。顏師古曰：刻為連瑣文而以青塗之也。爾雅：宮中門謂之闈。

二子並拜

東漢桓階為尚書令，文帝一日拜階二子元祀、元禮為黄門侍郎。

三代不徙

漢揚雄成帝時王音薦為待詔，歲餘拜給事黄門侍郎，歷成哀平三世不徙官，以恬淡自娛，以著述文次轉大夫。一說三世謂歷三天子不遷也。

恂恂可觀

漢書：馮參字叔平，昭儀少弟也。為黄門侍郎，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止恂恂可觀也。

昫昫自樂

傅干丁□為黄門侍郎，軒軒然自得，昫昫然自樂。

顏色悽怛

東觀漢記：鄧閶以孝聞，遷黄門侍郎，于時國家方災異水旱，閶側身暴露，憂懼憔悴，見于顏色，公卿已下咸高尚焉。漢興以來為外戚儀表。

精神端審

南宋謝弘微為之曾孫，為黄門侍郎，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言笑。

大才令望

晉顧榮字彥先，少有違縱，仕吳，弱冠舉賢良，為黄門侍郎，當時後進咸推陸機，稱榮有大才令望。

孝緒忠明

唐中宗授韋嗣立黄門侍郎，制：忠規孝緒，輝聯家國，玄鳥之秋人，輔佐之代，門秀見射，砌之階庭麒麟，一臺出據，憑能聲流下邪。

徽音鈴

每納忠言

魏王徽字昭先。文帝以為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削其本。其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如此。乃帖作任城[illegible]

兼知選事

唐高宗顯慶二年。以劉祥道為黃門侍郎。兼知選事。

博覽圖籍

晉張華字茂先。為黃門侍郎。博覽圖籍。四海之內。若指掌。千門萬戶。畫地而成。

對管華近

唐溫大雅字彥冲。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曰。三人皆卿相才也。與董常等師事王通。北面受王佐之道。大雅遷黃門侍郎。彥博為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弟大有字彥將

恥近毛曾

魏夏侯玄為黃門侍郎。與皇后弟毛曾同坐。玄以為恥。明帝恨之。左遷羽林監。

諫辱蔣挺

唐張廷珪為黃門侍郎。監察御史蔣挺以監決杖刑稍輕。詔于朝堂杖之。廷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不殺可流。可流不可決杖。蓋士可殺不可辱也。議者以廷珪之言為是。

參預朝政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參知機務

唐許稷字嗣通。帝為人如良金。漢王黑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與崔日用數爭事帝前。

明習典故

隋給事黃門侍郎柳莊。有識度。博學善詞令。明習典故。雅達政事。帝及高熲蘇威皆重之。與黃門侍郎陳茂同僚。不能降意茂。譖之。出為饒州刺史。

熲音炯

駮正制敕

唐李乂字尚真。趙州人。改黃門侍郎。制敕有不便者。輒駮正之。貴要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李乂不可故耳。

○給事中

歷代沿革。秦漢皆為加官。位次中常侍。東漢省之。魏復置。或為加官。或為正員。晉無加官。正員位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黃門上。武冠絳朝服。宋齊隸集書省。[illegible]限官獻納。及諸奏後隨省之。北齊亦隸集書省。隋初無員。開皇六年。始于吏部置給事郎。煬帝移為門下之職。唐改給事郎為給事中。龍朔中改門下省曰東臺。垂拱中。改曰鸞臺。開元中曰黃門省。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審。則駮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參經奏駮正之目。宋淳化中始以諫議大夫同知給事中事。已後無常員。元豐五年。以知諫院舒亶試給事中。自是始正

除為職事官凡四人分治六房掌讀內外出納之
事
明經
漢鄭衆字仲師以明經拜給事中
[illegible]
東漢光武以赤伏符即位由是信用讖文給事中桓譚極諫[illegible]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譚曰臣不讀讖且極言讖之非經帝怒以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乃得解出為六安丞
名儒
東漢胡伯始曰給事中掌侍從或以名儒或國親為之故

東方朔以中郎為給事中劉向以諫議大夫為給事中
能臣
漢元帝詔蕭望之輔政八年欲功茂著可賜爵關內侯給事中史臣謂望之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清脩
晉書陳劭字節良為燕王師武帝太始六年詔曰燕王師陳劭清貞廉潔[illegible]宜在左右以敦儒訓可拜給事中
忠[illegible]
晉武帝詔郎中張[illegible]江表士大夫所稱宜在中朝以達為給事中達或作建

[illegible]
唐[illegible]給事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便于時[illegible]天下冤獄無告[illegible]進之
[illegible]而已
[illegible]

[illegible]上高洋連年出塞給事中唐[illegible]四方軍士強弱多少古代往還名號精粗靡不詳悉或時簡閱數千人不執文簿能唱其姓名未嘗謬誤
臨傳詔旨
唐給事中[illegible]為人[illegible]長大[illegible]故命令侍左右或馬前臨傳詔旨
用閱為部
宋明帝以阮佃夫為給事中佃夫權任頗重欲用其所親為部表[illegible]等不欲佃夫樹黨施行毅不敢言
用[illegible]
[illegible]給事中[illegible]以令史[illegible]

股肱姦擿奸易以上人將建其法

錄白無書

唐崔祐甫子植元和中為給事中時皇甫鎛判度支建言減百官俸廩植封還敕書鎛又請天下所納鹽酒利增估宜增估以新準舊一切追償植奏用任日久百姓凋弊不可復加于是詔若歲以罷錯錢綱而止

封還詔書

唐狄兼謨字汝諧拜給事中左藏史李度支緣罪文宗以經赦詔勿治兼謨封還詔書帝召諭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宥既而曰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為憚

承擬奉職

唐崔承緩轉給事中俄出為華州刺史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且言承緩自居此職繼有封駁能奉其職宜在瑣闥文宗謂宰臣曰承緩久在黃扉作故優其俸禄暫令廉問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乃復留為給事

稱其職

唐穆質性鯁直為給事中凡政事得失未嘗不盡言

諫用盧杞

唐貞元中袁高為給事中德宗復用盧杞為饒州刺史命高草詔高執詞頭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作相三年矯詐陰賊斥逐忠良四海側目若更授之大郡恐失天下望宰相不悅改命舍人草詔詔出高執之不下乃奏論之上遂伏奏帝曰朕性褊言切至已知矣

論駁少和

唐孔戣字君嚴為給事中□□□□使少和坐減及崔易簡錢從父兄戣又不下戣慨然論奏由少和復易簡

仁人言

唐張玄素為給事中太宗發卒修洛陽宮玄素上書切諫遂罷役魏徵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塗歸敕

唐李藩字叔翰遷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黃敕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也何名批敕宰

相裴垍薦言于帝以為有宰相器遂拜相故史臣謂批敕有夕郎之風

元膺政事

唐呂元膺為給事中俄出為同州刺史延入辭帝與語閱政事所對詳明帝留之宰相曰元膺直亮讜言宜在左右奈何出之李藩崔群亦上言陛下要若及此乃宗社無疆之休詔留給事左右

彥伯文辭

唐徐彥伯遷給事中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之士皆天下選而彥伯李嶠等皆與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言語為酷吏所引死徙者不可勝計彥伯著樞機論

任熙立德

晉書。任熙字伯遠。迹復邈然。徵拜給事中。

陸堅圖形

唐陸堅以給事兼學士。帝待之甚厚。詔圖其形于禁中。又為之贊。

不拜夷狄

唐什邡令任冠先為程人。為給事中。使蠻蠻同逆。令拜。冠先執節不從。曰。能殺我者蠻蠻也。下能以天子使拜夷狄者我也。遂見殺。

不畏強禦

唐杜牧之集。崔璪除給事中制。左省駁議。不畏彊禦。

數以忠進

唐孔穎達字仲達。太宗即位。數以忠言進上。

時以直稱

唐薛存慶五遷給事中。駁韋弘景封駁詔書。時稱其直。

諫大庭爭功

唐太宗宴近臣曰。朕乃人君。常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舜禹湯武得稷契伊呂而四海安。漢高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茲事朕皆兼之。給事中張行成上疏曰。盛德含光。規模宏遠。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才也。奚用大庭廣衆與之校量。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哉。帝嘉納之。

諫隻日視事

唐李遜為給事中。以舊制隻日視事對羣臣。乃奏曰。陳誠答[illegible]不必擇辰。今奉古[illegible]奏。乃隻日則臣下得覲天顏。稀可替否一八。六中能有幾何。恩宜兼之。乃許不擇時對奏。

諫興土木

唐韓思復入為給事中。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禍難初平。遽興土木。非所以懷人也。意帝不見省。

奏駮錄囚

唐路[illegible]府觀文殿學士宣懷後貸政殿學士。給事中楊召錫奏駮論其姦惡。命遂格不行。

梗直不衰

賦林。唐李渤字濬之。拜給事中。孤特自持。不苟合于時。人謂之沽激。屢以言斥。而梗直不少衰。守節者尚之。

風采想見

唐許孟容字公範。為給事中。數有論駁。曰。方想見其風采。

論駁準古誼

唐[illegible]開元初為給事中。論駁必援準古誼。

杖屨如僧

唐薛存誠再除給事中。仍兼太常[illegible]濟九楊杖屨如僧時。其詩曰。再入青瑣闥。孤官步非佛[illegible]物在開戶似僧歸。積草漸無花。猶酒衣禁。庭偏近日。行坐忍思臣。

乞正古法

宋給事中知封駁糾維上言乞論侍從黨附不由門下封駁乞追還以正官法。

望全朝典

宋元祐中除安燾知樞密院門下給事中顧臨封駁遂特旨直下吏部施行給事中劉摯上言乞依舊追還出命以全朝廷典法。

駁諫官不當出外

宋嘉祐中唐介以諫院出知荊南府撥知門下封駁何郯上言介為諫官有補朝廷不當出外以勅封還之故介復得知諫院。

論內侍不當兼兵

宋德壽宮提舉陳源兼浙西副總管時給事中趙汝愚論駁謂內侍不當兼兵職詔從之令樞密院求其處宗。

知無不言

宋陳誠字仲休為宗朝給事中感激論事知無不言除授失當多所論駁士論稱其能更。

論無所避

宋程瑀字伯寓拜給事中抗論無所阿避除權邦彥簽書公論邦彥庇罷凡三疏上委以次當閱請公乃乞罷遂除知信州侍御江躋復上疏留公復除給事上曰給事之設正要駁里豈在時同朕深不欲卿去瑀既出特賜紫物以示寵眷。

○總諫官

○古者與諫官之名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秦漢以來始置官然無常員多至數十人秩纔比八百石至唐設六典職始專而任始重焉。

保氏

周禮地官保氏掌諫王惡。

箴尹

呂氏春秋注箴尹楚官亦諫臣也。

鬻拳兵諫

左莊十九年初鬻拳強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

史魚尸諫

衛蘧伯玉賢行乎于靈公以嬖彌子瑕而不能用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伯玉而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公弔怪而問焉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殯之客位乃退彌子瑕而用伯玉。

諫寵州吁

左隱三年衛莊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

諫卿渠彌

左桓十七年初鄭莊公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

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殺昭公而立公子亹。

諫丹楹

楹音盈 左莊二十三年。丹桓公楹。二十四年刻桓公桷。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諫觀社

劌古衛切 左莊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曹劌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諫觀魚

左隱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僖伯稱疾不從。

諫走馬

伽音佳 唐太宗好騎射。孫伏伽諫曰。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

諫遊海

見海。

諫鑿池

見冬。

辟戟

漢武帝姑館陶公主近幸董偃入見。帝置酒宣室。是時東方朔為中郎。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偃有斬罪三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罪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積思于六經。留神于王事。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乃國家之大賊也。帝默然不應。久之乃曰善。賜朔黃金三十斤。

軔輪

軔音忍 屠音秋 東漢申屠剛。字巨卿。嘗舉郡縣吏。剛之為人。褰褰多直無所屈撓。時隴蜀未平。光武嘗欲出遊。剛諫不從。遂以頭軔乘輿輪。使馬不得前。帝遂為止。

斷鞅

鞅音仰 東漢光武建武八年。車駕欲西征。郭憲諫不聽。乃拔佩刀斷車鞅。上疾不從。後潁川兵起。乃迴駕。帝曰。恨不用郭子橫之言。

攀檻

見納諫。

用皂囊

漢官儀。凡章表皆啟封。其諫官言密事。則用皂囊也。

伏青蒲

漢元帝寢疾有廢立太子之意侍中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流涕而諫帝意悟太子遂安。

諫築層臺

層音曾

說苑楚莊王築層臺延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死諸御入諫曰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曹不用負羈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遂趨出王遽追之曰吾用子之諫先諫者不足動其人之心

諫築複道

蹕音必

漢惠帝三年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曰亟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百姓皆知之願為原廟于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

諫易太子

漢高祖還長安愈欲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污地。

諫折羣臣

唐太宗文學辯敏羣臣言事者每引古今以折之劉洎上書諫曰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虛襟以納其說猶恐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而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

諫校獵

畋音田

東漢桓帝六年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陳蕃諫曰安平之世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諫贖生

唐中宗景龍元年遣使分道江淮贖生中書舍人李義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江湖生育無限府庫供支易殫與其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唯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回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人愛國其福勝彼。

諫伐高麗

高宗將伐高麗李君球諫曰臣聞國雖大好戰必亡故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王重行之畏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也且高麗小醜潛藏山海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疏奏不報

諫幸涼州

唐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為非便帝召侍臣詳問大夫來公敏進曰高麗雖平扶餘尚梗西邊經略兵猶未息且隴右諸州人戶寡少供億稍難臣聞外間有竊議帝遂下詔停西幸

諫幸九成宮

[illegible]音刃

唐太宗將幸九成宮馬周上疏諫曰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師三百餘里鑾輿動軔俄經旬日非可朝行夕至也脫上皇情或思感欲見陛下將何以赴之比今行只為避暑而上皇尚留熱處臣竊不安太宗稱善

諫設九部樂

唐高宗將會百官及命婦于宣政殿并設九部樂來利貞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于別殿九部樂從東西門入其散樂一切停省仍令移于麟德殿。

諫逐兎

唐太宗逐兎苑中執失思力諫曰陛下為四海父母柰何自輕臣竊殆之帝異其言後復逐鹿脫巾帶固諫帝為止。

諫捕禽

鵁鶄音交精

唐倪若水為汴州刺史玄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鵁鶄鸂鶒及諸水禽上疏諫曰方今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于京師道路觀者莫不言陛下賤人而貴鳥。

鳴陽鳳

唐高宗造奉天宮李善感上書極言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殆二十年善感始諫時謂之鳳鳴朝陽

立仗馬

唐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諫官謂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焉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注云飛龍廄舊以八馬列宮門外號南衙立仗馬

諫奪民時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illegible]不[illegible]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百姓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于後世哉。

諫失人心

宋英宗治平二年京師大水詔求直言司馬光上疏曰先

帝擢脫下于衆人之中惟以一后數公主為託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

諫避狄

唐時吐蕃入寇閤輔震駭或言帝欲避狄蔡映入諫曰戎狄不懲臣之罪也然內外洶洶謂陛下且棄宗避狄何不與臣等計乎因俛伏流涕天子為感悟。

諫攻遼

宋徽宗宣和四年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禍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

奏二十疏

坰音扃

宋唐坰同知諫院奏二十餘疏[illegible]不報乃因
百官起居日和陛請對[illegible]大臣[illegible]
安石專作威福[illegible]布表裏[illegible]天[illegible]知而不言
王珪[illegible]事安石[illegible]因限律為安石頤指氣使無異
家奴[illegible]定為[illegible]張商英為鷹犬[illegible]而拜而退使
臣嫩主和顏失色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為潮州別駕。

上十九章

宋范鎮字景仁知諫院仁宗嘉祐初得疾未有繼嗣中外
危恐公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請建太
子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盡白。

綴兩省班

宋熙寧八年同知諫院范百祿言令修起居注宜合入院
則綴小兩省班同知諫院則絀而不從非明職分勸官守
之意詔令綴小兩省班

賜五品服

宋歐文忠公修慶曆中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
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

請諫紙

白居易與元稹書僕為諫官月請諫紙有詔云月惴諫紙
三百張。

存諫藁

言行錄宋韓魏國忠獻公琦為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歛

而歛之以效古人諱君之義然琦與[illegible]從諫之美
乃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藁自序其大畧曰諫主於理
勝而以至誠將之。

諫院[illegible]

[illegible]元祐[illegible]安世[illegible]之過[illegible]路[illegible]是非和正為先
其[illegible]作廷諍[illegible]之怒[illegible]則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
復前極論一[illegible]上[illegible]且却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
縮[illegible]服至以[illegible]之曰殿上虎。

奮筆立議

宋英宗治平二年詔議崇奉濮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
相視莫敢先發知諫院司馬光獨奮筆立議云為人後者

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敬之心分于彼則不得專于此
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
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

力引石介

宋慶曆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四諫四人
力引石介為諫官范仲淹獨謂石介剛正然性好奇異若
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少咈其意則引裾折檻叩
頭流血無所不至主上雖富于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
亦何修舉安用如此諫官諸公伏其言而罷

力攻蔡京

宋陳忠肅公瓘字瑩中為司諫先是因會朝見蔡京視日

久而同不語人曰[illegible]如此[illegible]伏於其[illegible]
賊敗敵太陽吾恐此人必[illegible]遂攻其
惡[illegible]以[illegible]解[illegible]之[illegible]射人先射馬
皆成先擒上不得[illegible]已也遂攻之餘力

論朋黨論

范仲淹[illegible]知饒州[illegible]陽修及[illegible]皆以直仲淹見逐
[illegible]目爲朋黨[illegible]歐陽修爲朋黨論以進
[illegible]知制誥仍知諫院

言兵民計

范鎮知諫院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
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
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取制国用

[illegible]杖劄章

宋田錫字表聖嘗曰吾立朝以來封章五十二奏皆諫臣
任職之常事也豈可藏副示後誇時賣直悉取焚之

不及私過

宋陳襄公襄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體
其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

指陳治體

宋任伯雨字德翁性剛[illegible]正爲諫官半載所上一百
八疏皆繫天下治體號爲
最切治道

呂氏家塾廣記王安石在[illegible]閣侍從時每[illegible]上[illegible]
公諫官[illegible]相入門敢切於治道[illegible]世所當[illegible]行也及入
司政事[illegible]年老[illegible]公權在諫職[illegible]公[illegible]論遂列奏
請舉行判公不許曰是又益兩參知政事矣

山堂肆考臣職第十三卷

○諫議大夫　附諫大夫補闕拾遺司諫正言

歷代沿革秦置諫大夫東漢光武改為諫議大夫唐龍朔中改正諫大夫開元以來復諫議大夫貞元四年分為左右諫議大夫左隸門下右隸中書元和元中敕左諫議大夫冝去左字其右諫議四員並停其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則自武后垂拱中置也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宋端拱元年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

以有才拜

東漢李尤字伯仁侍中賈逵薦尤有楊雄之才明帝召入作東觀賦辟雍德陽諸觀銘遂拜諫議大夫

以久次遷

漢楊雄字子雲以耆老久次轉為諫議大夫以病免復召為諫議大夫家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以從學

正直無改

東漢李法字伯度性剛有節爲賢良對策除博士遷光祿大夫上疏論椒房寵盛宦官權重免官八年徵為諫議大夫正言直辭無改於舊

純白無私

晉博陵崔槙累官諫議大夫立心純白一無所私

高適敢言

唐高適字達夫明皇在蜀為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臣側目

元亮苦諍

唐崔元亮謹慎介特太和四年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為宿望鄭注構宰相宋申錫元亮率諫官叩延英閣苦諍反覆數百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下復言帝始悟衆服其不撓

臥內訪事

魏鄭公徵字玄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日益親幸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公亦自以不世之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三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

仗下與言

唐宋璟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與言得失按唐制侍御親兵及殿前兩司號曰三衛三衛分為五仗一曰供奉仗二曰親仗三曰勳仗四曰翊仗五曰散手仗皆帶刀捉仗列坐于東西廊下又每月以望日十六日立內廊閣外號曰內仗故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必諫御史彈百官對仗讀彈文及許敬宗等用事奏事官多俟仗下獨于御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得與聞也

守閤極論

唐陽城字亢宗家貧好學不出戶六年及舉進士乃往隱中條山與弟階域常易衣而出唐德宗以銀印赤紱起于隱所拜為諫議大夫時裴延齡誣陸贄等於帝帝怒甚城守延英閤上疏極論累日不止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因哭於庭上卒不相延齡城之力也

附録大呼

宋孔道輔字原魯為右諫議大夫上廢郭后道輔與范仲淹率諸臺諫官詣閤門閤門不為奏道輔等欲自宮諸門入宦者闔扉拒之孔手附門銅鐶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與我曹入諫

請賜創印

唐大歷二年諫議大夫薛之輿奏云近日諫官所上封章必須門下中書兩省印署文牒一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賜創諫院印庶免漏泄至太和九年始創諫院印以諫院之印為文

固拒草牋

後唐盧導為諫議大夫潞王從珂叛以兵犯京師宰相馮道請導草牋勸進導固拒之

獨為箴規

唐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為迴波詞多以謟言媚上至景伯獨為箴規語曰迴波爾持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宜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

當今品藻

唐王珪字叔玠太宗時為諫議大夫忠直敢言嘗令品藻當代人物亦云激濁揚清臣於數子亦有微長當時以為確論

有諫臣體

唐孔戣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讜有諫臣之體上疏論時政四條上嘉納之

有諍臣風

唐文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公權論事切直忤旨周墀為之惴慄公權詞氣益堅上徐霽之曰朕知卿論事有諍臣之風今擢卿諫議大夫

清謹高亮

東漢梁商曰周舉清謹高亮可任諫議大夫

公直蹇正

東漢常彪字孟達上疏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及通才蹇正有補益于朝者

諫披香殿

唐蘇世長京兆武功人高祖拜為諫議大夫侍宴披香殿世長曰是殿雕麗非煬帝作耶帝曰卿好諫似直而實多

誚豈不知是朕作乎。對曰。瑶臺瓊室非創業之君所為。是帝重其言。又從獵涇陽。大獲。翁歎。帝謂朝臣曰。今日樂乎。元世長進曰。陛下游獵不滿十旬。未為大樂。帝曰。任態復發耶。對曰。臣私計則為狂。為國計則忠矣。

諫望僊臺

唐柳仲郢字諭蒙。會昌初。遷諫議大夫。武宗延方士築望僊臺。仲郢諫之諄切。上遣中使愧謝。

論朝廷得失

唐殷侑為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前後八十四通。以語切直出為桂管觀察使。

奏經史體要

宋田錫。天資骨鯁。詔舉直言極諫。公對事。且奏經史中治體之要凡三十篇。真宗手詔褒獎。拜御史知雜事。遷諫議大夫。真宗見之。色必莊。嚴憚自謂曰。此朕之汲黯也。

專尚氣節

宋田京。滄州人。舉進士。拜諫議大夫。善譚論。為人專尚氣節。通兵戰。精筭之術。

不求名譽

言行録。宋蕭正肅公燧。字照鄰。遷右諫議大夫。入謝。孝宗曰。卿議論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奸邪。不恤仇怨。按制詞謂爭不近名。仁必有勇。得上意也。

不用輔臣所薦

宋慶曆四年。詔諫議大夫不得用見任輔臣所薦。蓋既為諫官。則不敢言輔臣之失故也。

不歷郎中而為

舊例歷爲郎中員外。若方授諫議大夫。近世張尚書方平。王宣徽拱辰。滕待讀甫。呂給事惠卿。鄧中丞潤等。皆不歷郎中員外之任。便為諫議大夫矣。

帶墜

舊諺。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班中戲語謂之帶墜。

坡班

諺免。今呼諫議為坡拜。蓋唐朝舊語。自外入為諫議。班在

給舍之上。然諫議必歲滿。方遷給事中。又歲滿。方遷舍人。故語云。君今上坡。後當復下坡矣。又青箱雜記。唐諫議謂之坡班。在給舍上。一遷為給事。又遷為舍人。呼有自他官為諫議者。驟立給舍上。班中戲語曰。饒君抖上坡去。終須抖下坡來。益言其遷給舍。便序班在下也。

宿德　之下諫大夫

初學記。漢武帝因秦置諫大夫。皆以名儒宿德為之。

軼才

漢王褒。字子淵。益州刺史王襄。奏褒有軼才。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擢諫大夫。

以明經徵

漢鮑宣字子都，好學明經，哀帝初徵為諫大夫，時丁傅董
賢用事，宣每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上以宣名儒優容
之

以潔行召

漢貢禹字少翁，以明經潔行，元帝召為諫大夫，虛己問政
事

龔勝言徵賢

漢龔勝、龔舍皆楚人，勝字君賓，舍字君倩，少
好學明經，何武薦勝，哀帝徵為諫大夫，勝薦舍及甯壽侯
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為駕，徵賢宜駕。上
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有詔為駕。龔舍等至，皆拜諫

大夫。

王吉言任子

漢王吉字子陽，以孝廉為郎，有專對才，宣帝朝遷諫大夫，
上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從皋陶伊尹，今使俗吏
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無益于民，宜以為去留。吉
遂謝病免。子駿，元帝朝為諫大夫，駿子崇，平帝時為司空

剛直守節

漢王章遷諫大夫，在朝稱為敢言，為王鳳陷死，贊曰：王章
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

質朴守正

漢宣帝本始三年，以夏侯勝為諫大夫，勝為人質朴守正，

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
之，嘗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
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

豈避雷霆　已下補闕

唐常溫字弘育，為補闕時，宰相宋申錫被誣，溫倡言曰：丞
相操履本不宜爾，乃奸人陷之，吾等諫官，豈避一時之雷
霆，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惡之名邪？因率同列伏閤切諍之

恐壞綱紀

唐敬宗政事日僻，補闕舒元褒、李漢入閤論奏，近來除拜
不由宰司進擬，恐壞天朝綱紀，帝厲語曰：更論何事？元褒
曰：宮中興作太甚。帝色變。

進止雍如

唐崔羽為左補闕，性舒遲，進退雍如也，至于當官，則正言
讜論，不可得而詘

寒暑對然

唐崔植與鄭覃同時為補闕，皆賢宰相後也，每朝廷有闕
失，兩人輒更疏論執，寒暑皆然

同輩注目

唐常袞年遷右補闕內供奉，位列初輕之上，在延英既對，
宰相多使中貴人召袞年于官次，同輩始注目矣

僚友爭名

唐裴延齡得幸於德宗，欲以為相，補闕熊執易欲上疏論

之。疏成，示僚友歸登，登愕然動容曰：願寄吾名。宰相之下，安忍以居諫官不從同列切諫。登每與同列伏閤所回避。時人稱直公李沖之。

唐崔顥字周仁，歷補闕，與拾遺李正辭、李約更進諫，數移大事。

數移大事

恐傷大體

峙音尸

唐□寬夫為右補闕，陳岵注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寬夫因論之。敬宗怒曰：陳岵非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首來。寬夫曰：昨論陳岵之時，不記所言，皆未經推草狀，即是微臣等尋究推排，恐傷大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

遷職酬勞

垍音忌 恚音位

唐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遷補闕，參謝之際，宰相裴垍延語之曰：獨孤與李補闕皆孜孜獻納，今之遷職，可謂酬勞。與嚴補闕或異歟。嚴休復悵恚而退。

上疏忤旨

唐李渤字濬之，遷右補闕，以上疏忤旨，下遷諫議參軍。

懷餤上表

餤音談

唐則天中禁天下屠殺，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今後請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慚，舉朝欲唾其面。

知匭進書

匭音軌

唐武后垂拱二年，命鑄銅為匭，四匭列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東方青匭名曰延恩，南方丹匭名曰招諫，西方素匭名曰申冤，北方玄匭名曰通玄。以諫議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充使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則進。

索價 已下拾遺

唐李渤刻意於學，始隱廬山，更徙少室。元和中，李巽常況以文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辭疾不至。韓退之詩寄盧仝：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

把麻

讀音逗

唐通事舍人宣詔，多不知書，至宣詔，輒失句讀，故用拾遺團句，低聲以助之，謂之把麻。

撟舌下強藩

撟音矯

唐憲宗時，節度使王承宗以常山叛，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云云就擒承宗，破膽矣。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撟舌下承宗。愈白度，度為上言，俾以左拾遺往。承宗懼，請以二子入質，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上許之，詔復承宗官爵，遂以柏耆為左拾遺，聲振一時。

碎首謝贓賄

踣音匐

唐穆宗朝，與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左拾

遺列術先生言以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宜博求長策
而唯[illegible]
聲曉徹[illegible]恐禍[illegible]之不[illegible]
以頷叩龍墀見血不已[illegible]閣門外

立陛大言

唐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illegible]為左拾遺立陛下大言曰璟所諫乃社稷大計望陛下可其奏后乃色始解宋璟既出或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乃陸次如是邕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彰

守閣極論

唐王仲舒為拾遺德宗欲相裴延齡疏陸贄仲舒與陽城等守延英閣極論延齡姦邪不可為相

方叩忠賢

唐右拾遺張方以精神不衰許人呼叛漢于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之積以節就進不懼亦明宣帝謂曰右拾遺張方叩忠賢人也

提鴻志略

唐孫錫有大志好王霸大略[illegible]錫才[illegible]之[illegible]擢拜左拾遺玄宗西狩從步履[illegible]所數[illegible]

詞旨典實

唐陳子昂字伯玉射洪人為右拾遺上疏陳事詞旨皆典實

見評賞

長揖衛王

梁王[illegible]開學行為左拾遺時衛王友諒恃重恩見之獨長揖梁主讓之曰衛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衛王拜之宜也臣於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

諫召宗女

唐李孝本二女知沒右軍文宗取之入宮拾遺魏謨上疏曰竊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二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議臣竊惜之上即出之擢謨為補闕謂曰朕若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謨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詞以賞之謨徵之五世孫也

疏論諫職

唐元和元年元稹為左拾遺以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持事無不言上疏論諫職又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見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官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

乞免署狀

宋田錫為左拾遺時盧多遜專政屬臣言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閤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寵

錫貽書多遜乞免罷斥多遜不悅出錫為河南北路轉運
使。

救房琯

唐肅宗卽位拜杜甫為左拾遺坐救房琯出為華州參軍。

論令孜

唐孟昭圖為拾遺時僖宗在蜀政事悉出內侍田令孜。昭
圖上疏論之令孜遣人沉于蟇頤津。

論正殿施綵　已下司諫

宋太宗淳化中上修正殿頗施綵繪時謝泌為右正言。因
陳其事。卽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
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如唐末孟昭圖者朝上諫
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劾親王造錦

通鑑長編豐稷為左司諫楊王顥荊王頵令成都承受官
若造錦衣稷卽奏論監察御史趙機同時進對退謂稷曰
聞使君言使機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此天
下必大平也。

法從龍象

宋崇政殿說書呂希哲除右司諫辭未獲命時禮部尚書
蘇軾在邇英殿希哲曰法從龍象當觀第一宸希哲笑而
不言退謂從祖渦曰若辭不獲當以楊畏為法時楊畏在
言路而頗險為子瞻所厚故希哲及之。

座右鑑戒

宋包孝肅公拯字希仁為司諫數論斥大臣權倖。請去
內降曲恩又刻上唐魏鄭公三疏於座右以為鑑戒。

嘉其切直

唐中宗時香遐司諫諫復斜封官上嘉其切直。

推其請咨

唐常處厚遷司諫掌拾遺補闕于帝曰帝王以納諫為聖今
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以常處厚路隋數上疏
言甚忠切頗卿未知耳由是中外推其請咨。

不負所職

宋韓琦為司諫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
比年臺諫多畏避為自安計否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

所職諫官宜如此。

稱為得人

宋江公望遷左司諫諫諍有體朝野稱為得人。

詆排奸幸

唐權德輿字載之。貞元中為左司諫章奏不絕詆排奸幸。
與陽城為助。

載新名目

宋淳化中左司諫張觀上章言拾遺補闕武后所置相沿
二百餘年方自聖朝載新名目言責之重與古無比。

不用廣員

唐牛[illegible]

[illegible]

所未聞三人足矣

不敢受旨

宋傅堯俞為司諫嘗論諫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我甚對

曰若一畏有罪陛下何不付朝廷正典刑安用臣等言上曰

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曰若付公議臣不見其罪

臣身為諫官使臣受上旨言罪臣不敢也。

司諫除員外

宋元祐六年中書舍人鄭雍言左司諫楊康國除吏部員

外郎按故事臺諫官言事稱為職者不次進擢其次亦鈞

遷美職或謬妄不職則明示降黜今康國以司諫除員外

郎謂以職稱而遷則須外郎在司諫之下若以妄言而黜

則未見降黜之因上可其奏詔改郎中

司諫除殿中

與繫年錄宋胡銓自司諫除殿中范宗尹言於上曰故

事與自司諫除殿中者乃進侍御史上謂宗尹曰銓在言

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六太祖宗舊制擢除

言官御置籍載其言事考其多少當否已行者以朱銷其

下。外廷不知也

作賦知名 已下正言

宋夏侯嘉正嘗使巴陵作洞庭賦。太宗知其名乃為左正

[illegible]宋至道元年和以右正言獻詩歌稱旨上謂近臣曰宰

相子多有文采能負荷堂構如嶸者不可得也

以母引嫌

宋范祖禹字淳甫成都人初從孫抃後從司馬光修資治通

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哲宗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

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祠部郎兼侍講公著薨始除右

諫議大夫

宗道自訟

宋魯宗道為右正言事有遺誤風聞彈奏真宗稱賞之。一

日自訟上前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懇勉以遣之他日追念

其言御書題曰魯直

請[illegible]

宋徽宗時右正言陳禾上疏論童貫與黃經臣論奏未

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

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

諫立劉妃

宋鄒浩字志完哲宗以浩數言事擢為右正言元符二

年帝立劉賢妃為皇后浩上書言劉賢妃與孟后爭寵而

孟后廢今乃立之是以罪廢也已追停冊禮明日詔特勒

其狂妄除名竄新州

尚集十三卷終

山堂肆考臣職第十四卷

○御史大夫

歷代沿革御史大夫秦官也為御史之率故稱大夫漢因之掌副丞相九卿高第者拜之成帝改曰大司空哀帝復為御史大夫尋復改為大司空魏置御史大夫北齊後周並不置而以中丞為臺主隋復置大夫唐武德中改為御史大夫龍朔中改為大司憲咸亨中復為大夫光宅中分為左右臺大夫五代會昌六年升御史大夫為正三品宋以御史大夫為兼官正二品

署用梓板

衛宏舊漢儀御史臺在司馬門內署用梓板題曰御史大夫寺

府列栢樹

漢書朱博為御史大夫其府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因名烏臺又名烏府又名栢臺

無以易堯

漢周昌為御史大夫從為趙王相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之

莫敢難錯

漢晁錯為御史大夫言於景帝曰吳王不朝於法當誅文帝不忍德至厚也王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恣[illegible]亡人謀作亂請削其地上令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illegible]爭之由此與嬰有隙

奏去副封

漢故事上書為二封其一曰副領尚書省先發副封有不善屏去不奏及魏相為御史大夫奏去副封以防壅蔽

削去草藁

漢孔光典樞機十餘年上有所問以心所安而對不如或不從不敢強爭時有所言輒削去草藁不敢彰主之過以干忠直布所薦舉唯恐人知休日歸沐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光不應更答以他語成帝永始二年代翟方進為御史大夫

廉潔節儉

漢元帝詔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馮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張譚為御史大夫

經術文雅

漢成帝時御史大夫缺谷永上言少府薛宣達於從政舉指時當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唯陛下留神考察上拜宣為御史大夫

卜式遜名

元朔六年以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乃言郡

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上不悅胡氏曰武帝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而得中上意官既卒矣乃始正言以邀名久

白帖式為大夫以無文貶為庶下

孫弘飾詐

漢武帝拜公孫弘為御史大夫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三公俸祿甚多為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如黯然今日廷詰臣誠中臣之病臣誠飾詐欲以釣名且無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

請立明堂

蚡音枝

漢武帝雅嚮儒術竇嬰田蚡俱好儒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綰請立明堂薦其師申公

諫御樓船

見橋梁

次卿

漢官儀御史大夫位次上卿銀印青綬佩水蒼玉成帝綏和元年更為大司空金印紫綬

亞相

白居易行李元[illegible]制亞相之秩威重寵榮

刀筆吏

漢武帝作栢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者乃得上坐御史大夫曰刀筆之吏臣執之

耳目官

唐韋思謙為御史大夫性謇諤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為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

不以言案人

漢張歐字叔前安丘侯說之子也武帝元朔四年拜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以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太欺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流涕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卻之謂平反也面封不忍見也

弗以私害公

括音栝

唐敬括拜御史大夫隱然持重弗以私害公

宰相避路

唐制御史大夫與御史中丞午後三刻出回避宰相如午前出宰相回避大夫中丞

畏威泥樓

唐李景讓為御史大夫門臣以下咸有看街樓閣皆泥之畏其彈劾也又云宋璟鄭光等只罷朔望三日景讓上書言不可使外戚絕望止罷朔兩日

名望召拜

唐李元素元和初拜御史大夫自貞元中位闕久難其人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中外稱聽

兄弟並拜

唐肅宗幸靈武李峴應召至行在拜扶風太守既收京師拜戶部尚書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峴兄峘為武部侍郎成都尹兼御史大夫至德中玄宗還京峴自蜀至又除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長安士庶皆美之

明法律

漢杜延年字幼公周少子也寬厚明法律拜御史大夫居公官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

理冤滯

唐薛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奪民邸肆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回避朝彈暮黜亦可矣

四 宏材

唐中宗授楊再思左臺大夫制避東要秩非德靡升專席雄班惟賢是屬侍中楊再思衣冠舊德廊廟宏材寒暑不易其心始終弗虧其度在明時而有立居暗室以無欺授水陳謨邁漢朝之三傑憑砂相作掩虞日之五臣

榮級適任

中宗授蘇珦右臺大夫制烏臺峻秩望總戢冠蔡佩崇班咸高石室誠副柏府之榮級實次卿之適任蘇珦詞吞楚澤量湛黃陂既光大厦之材堪入巨川之用西京展驥道掩題輿右輔憑熊風起雷鷺兎床帷霧徹初停州縣之勞白簡霜凝宜觧權豪之氣

劾奏易之

唐魏元忠為御史大夫嘗奏張易之等罪易之訴于太后

反誣元忠

劾降崔湜

唐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而真卿執法如平日侍郎崔湜諫議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與兵二十萬往哀帝辭日當陽不敢乘馬趨出檻核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其奏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躄姑容之百官肅然

宋璟監杖

唐玄宗開元三年貶御史大夫宋璟為睦州刺史坐監朝堂杖人杖輕故也詔曰發明御史大夫風憲之長在漢為三公之官而使之監杖則非其職矣

畏讓臺

唐大中間李景讓為御史大夫內外畏憚帥勃免侍御史孫玉汝等威稱當朝為大夫三月會宰相缺宣宗擇相當選者之名置器中然後焚香祝天而射取之而景讓名不與世謂除大夫百日不得為相而有他官相者謂之厝臺不乘景讓自陳老深當代即拜西川節度使而終

南臺

唐武后改三省為南臺故呼御史臺為南臺

之因話錄武后朝御史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左臺

右臺宋朝本建中為分司西京留司御史世以西臺目之

北門

北齊鄴都故事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開取冬殺之義今東都門不向北開者蓋欲變古之制或建造者不習故事耳或曰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領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開北門

經術可尚

初唐李宗閔惡鄭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文宗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唯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制出除覃御史大夫

數奏不阿

唐元載當國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鯁大臣自助漸收奪載權拜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始栖筠見帝數奏劾不阿附帝心善之故令制麻自中以授朝臣莫知也

盛門

唐李叔明初與弟仲通俱尹京兆及乘御史中丞並節制劍南又與子昇俱兼大夫蜀人推為盛門

高位

唐韋挺拜御史大夫太宗謂曰卿此拜獨朕意耳左右大臣無為卿地者挺謝曰臣駑劣不足以辱高位且臣非勳舊而超處藩邸故僚之上願後臣以勸立功者上不許

隱甫稱職

唐崔隱甫拜御史大夫初臺中自中丞侍御史以下舊皆得專事無所承諮隱甫始一切令歸稟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正多貶黜者臺吏側目威名赫然

杜淹侵官

唐杜淹為御史大夫建言諸司文案稽期請以御史檢促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倫對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索案求疵是太苛且侵官淹默然

不急細務

唐崔縱為御史大夫處大體不急細事獄訟付成僚屬而已

不引大體

唐李朝隱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御史大夫缺輒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名少衰

御史中丞

歷代沿革周官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即御史中丞之任也秦時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漢因之謂中丞為中執法晉宋以下不置大夫以中丞為臺主自齊梁皆謂之南司後魏為御史中尉後周曰司憲中大夫隋以國諱省中丞唐制大夫以中丞為之貳宋沿唐制大夫無正員止為兼官中丞除正

員外或帶他官
專席而坐
見尚書令
分路而行
魏氏春秋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
主逐捕不欲稽留也。
執法殿中
漢元帝擢陳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御史
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畏憚之。
執憲轂下
漢谷永上疏曰薛宣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不
茹柔舉錯時當
青綬
東漢中丞兩梁冠銅印青綬宋中丞銅印墨綬進賢兩梁
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
烏衣
南史王僧虔為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僧虔為
此官乃曰此是烏衣郎坐處分紀江左中丞雖一時髦彥
然膏粱名士猶不樂。
申明舊典
東漢馬嚴字威卿援兄子也拜御史中丞申明舊典奉法
察舉無所回避百僚憚之 唐開元初姜晦為中丞先是中
丞不許彈事打斫命四方若是中擇見後俟坐下晦得進
狀御史得入如故事若且奏由是臺儀復振
指切時政
宋張昇為中丞仁宗以其指切時政無所避畏謂之曰卿
孤立乃能如是昇曰臣朴學愚忠仰託睿聖致位侍從是
亦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報國者少似
陛下孤立也仁宗亦為之感動
遊道破車
見公主。
琅琊碎鞍
北齊宗室琅琊王儼領御史中丞舊制王公皆遥駐車馬

以待中丞過其或少遲則赤棒擊之武成欲寵儼使依舊
制儼出北宮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在華
林園東門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騎馳馬止不得入
自言奉敕以赤棒碎其鞍帝大笑
四世此職
南史梁王彪之子元象拜中丞為百僚所憚自彪之至準
之四世皆此職焉
三世此官
唐盧奕拜中丞自懷慎與奐及奕三世居此官清節似之
時稱其美
劉瑀使氣

南史宋劉瑀為御史中丞，特性使氣，在朝之士，莫不畏其筆端。

張緬圖形

梁張緬為中丞，號為勁直。梁武帝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

近世獨步

梁江淹字文通，為中丞，明帝曰：今君為南司，足以震肅百僚也。淹乃彈中書令謝朏等，內外肅然。帝曰：自宋以來，無嚴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先朝直聲

宋唐介召為御史中丞，英宗面諭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

臺主

謝靈運晉書：漢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為三臺。自漢罷御史大夫，而憲臺猶置，以丞為臺主，即中丞是也。

憲長

通典：憲府故事，三院御史由大夫中丞自辟，獨孤朗為中丞，請崔汚鄭居中，不由憲長除授，即拒不納。又唐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云：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當為憲臺之長。

惠開不阿

齊蕭惠開為御史中丞，奉法不阿，權戚百僚憚之。

王愔可畏

晉中興書：王愔字元愉，為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太宗即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愔劾奏大不敬，請治罪。明日溫見奏事，嘆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

權豪震肅

彤音童

晉周處為中丞，奏石崇王彤等，正繩直筆，權豪震肅。

朝野喧騰

劉宋江文蔚為中丞，自王義之後，沿數百年，未有危言激論如此之彰灼者，故權右振竦，朝野喧騰，時號彈文為之紙貴。

鞭儲傅

晉梅陶自叙：余居中丞，嘗以法鞭皇太子傅，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曰：堂高由陛，皇太子所以崇於上，由尋奉王者法也。

彈帝弟

南史徐陵為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帝弟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塞詞訟，陵乃引南臺官屬奏彈之，自是朝廷肅然。

督察萬里

北齊司馬子瑞為中丞，楚御史表云：周興鐵柱，漢制繡衣，簪白筆而紀遠，馭驄馬而明目，故能出則督察萬里，入則

糾劾百僚

呵止半坊

唐舒元褒上疏曰元和長慶中中丞呵止不過半坊今乃至兩街謂之籠街喝道其崇高什大亦甚矣

熊遠忠公

晉熊遠字孝文遷中丞中宗每嘆其忠公又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不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

杲本傳

陸杲鯁直

梁陸杲為御史中丞性鯁直無所顧望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污杲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答武帝聞之以問杲杲曰有之帝曰識睦之否答曰不識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

千步清道

後魏御史中丞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道王公迴避

百官避路

職官分紀中丞因霈至百官避路

昉本傳

簪裾預讌

南史梁任昉為中丞簪裾輻輳預其讌者殷芸到溉劉孺劉顯劉孝綽陸倕而已號曰龍門之遊雖貴公子孫不得與也又昉為中丞後進皆宗之到溉劉孝綽等車軌日至號

蘭臺聚

兄弟糾彈

唐三朝典略元和中□□□為中丞兄□□為僕射元日朝會及百司班列兄弟互相糾彈兩省時人榮之

駕北省

晉職志

元魏初以御史中尉為尚書後肆索御史監選不與乃遂為僕射選索御史宋遊道判云僕射昔在憲司鑾駕北省今居樞閣控制南司遂不與

望南宮

國史補

唐尚書省東西隅有小橋相承曰拗項橋言侍御中丞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項望南宮也

乞弛鹽禁

甄琛傳

魏宣武朝御史中尉甄琛曰一宗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人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羣生而權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口腹而不及四體也乞弛鹽禁不與共之魏主從其言罷鹽池之禁

當嗣家聲

唐狄兼謨遷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紀綱紀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正畏忌顧望則職事廢矣卿梁公後當嗣家聲兼謨頓首謝

宣慰淮西

唐憲宗時諸軍討淮西久未行功上遣御史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其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

宣慰河北

唐武宗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橐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風望整嚴

唐高元裕開成中為御史中丞風望整嚴上言曰御史府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賢才其不才者臣請出之

氣貌孤峻

唐崔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裴度為中丞薦從有代

未嘗搏擊

唐文宗曰牛僧孺可為大夫鄭覃曰可為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上曰鄭覃與僧孺事異

多所駁異

唐竇參為中丞彈劾無所回避德宗數召見與語天下大事或決大議帝深器之然多與宰相駁異

孔緯嫉惡

唐孔緯為中丞器志方雅嫉惡如仇既總權綱中外不繩而肅

餘慶下人

唐鄭餘慶為御史中丞務謙謹下人常引御史坐與論議

屈附林甫

初唐玄宗以楊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固辭不受至是林甫以慎矜屈附于己復以為中丞

急彈安石

宋熙寧中王安石初拜參政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入對與翰林學士司馬溫公侍講邇英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眾何論之獻可曰王

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若置之政府天下必受其禍此乃腹心之疾顧可緩耶未幾安石變法百姓騷然溫公退居洛陽每曰呂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獻可蓋呂端之孫也

兼判戶部

唐大中三年中丞魏謩兼判戶部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錢穀吏雜處乞罷兼戶部事從之

不就翰林

宋宰相呂頤浩專恣中丞趙鼎論之遷鼎翰林學士鼎引司馬光故事以不習駢儷不就遷吏部尚書復辭章十數上頤浩罷鼎即出視中丞事

延英目送

唐武元衡為中丞，延英殿對罷，德宗目送之，曰：是宰相也。持平無私，綱條悉舉。

延和面論

宋蘇轍為中丞，時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朝。呂微仲、劉莘老遂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以劄子進入。宣仁皇后命宰執于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言極中理。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

崔暹墜刺

綱目：魏自正光以後，在位多貪污。高歡啓以宋遊道為御史中尉，北齊王高澄請以崔暹為之，以宋遊道為尚書左丞，謂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於道，前騶為赤棒所擊，澄回馬避之。尚書令司馬子如、太師咸陽王坦，合皆為暹彈之，削其官爵。及高澄納琅琊公主，暹必諫。暹入諮事，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於前，澄問何為，暹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悅，把暹臂入見。崔季舒聞之，語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及其自作，乃過於吾。

拱辰引擕

宋仁宗召夏竦為樞密副使，諫官歐陽修交章論其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御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勵世？因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帝裾，畢其說，前後十八疏。帝乃悟，詔竦歸鎮，拜杜衍為樞密使。

詆訶紛然

唐李紳為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乃以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後果不相下，詆訶紛然，遂兩罷之。

封識宛然

宋太祖聞中丞劉溫叟清介，遣吏以錢五百千賜之。溫叟受之，封於西舍。次年重午，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見西舍封識宛然。

驅迫墜溝

梁王僧孺幼貧，母嘗鬻紗布，携僧孺至市，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僧孺拜中丞，悲感不自勝。

傳呼過闕

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好古執禮，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闕前，宋太祖方與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宥，臣所以呵導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宋主善之。

不辱吾筆

宋仁宗天聖五年，以程琳為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謚文簡，知白謚文節。

止乎其官

宋辛簡肅公次膺除御史中丞，糾劾不為苛察，聞者知懼，章疏一出，天下韙之。上方勵精政事，務遏除，厚下其官而不名。

半歲始授

宋御史中丞劉温叟，辛有詔除中丞者。宋太祖曰：必得純厚如温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授中丞。其不輕任人如此。

三月即真

唐舒元輿權知御史中丞，會為錄囚，元輿奏辯制所詳悉，明審不三月即真，然專附鄭注，凡所惡者舉繩逐之，而憲長之職遂廢矣。

法自發始

宋韓康肅公絳攝御史中丞，陳洎、呂溱等守臺紀法，從官既章請貫其罪，公以法自發者始，更相救援，則公道廢矣。

言必先白

歸田錄：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言，不須先白中丞，遂以為例。

乞立根本

宋仁宗嘉祐中，以包拯為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

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立誰？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耳。陛下問臣欲立誰，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不求福報

宋仁宗嘉祐中，以黄治為御史中丞，治為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執囊

梁官制，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韝，執青儀囊在前。

橫挺

東軒筆錄：御史臺有閤吏，隸臺中四十年，諳諳之時，每以所執之挺，作中丞賢不。賢則橫其挺，不賢則直其挺。凡為中丞，惟恐其直。時范諷為中丞，一日視其挺直，問曰：爾挺忽直，豈我之失耶？吏曰：昨日中丞居家，語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又教誡之數四。大凡役人者，當授以法，責其成，何候喋喋之繁若此？使宰天下如此，不亦勞乎？范心卻之，不自覺其杖之直也。范大笑，謝。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豈求相識

宋孫抃為御史中丞，薦[illegible]後為御史，或問曰：君未[illegible]而遽薦之，何也？[illegible]古人恥為呈身御史，今

置來議兩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

須選老成

宋仁宗嘗言中丞紀綱之官須選老成者爲之朕弄印久矣無如吾同姓命趙槩爲之

豐稷請傳

宋豐稷爲中丞任官寖盛稷懷唐書上殿爲誦仇士良傳數行上曰已諭之矣稷僞不聞誦畢

張詠獻文

言行錄張詠爲御史中丞眞宗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未竟命賜坐止曰今日暑甚今黃門於御几取常執紅綃金龍扇賜公曰美今日獻文事

山堂肆考庶職第十五卷

○侍御史

歷代沿革周制御史在柱下故謂之柱下史秦改爲侍御史漢因之有治書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唐以侍御史分判十公府推彈宋以知雜御史爲侍御史言事者爲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爲監察御史有以中丞兼判理使殿中侍御史兼左右巡使監察御史兼監察使至是使名悉罷之

掌令

周禮天官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治書

漢宣帝幸宣室齋居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治書御史始此又唐孫伏伽爲治書侍御史先被内旨而制未出歸臥其家無喜色頃之與吏至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稱雅量

鐵冠

漢官儀侍御史周官也爲柱下史冠法冠一名柱後以鐵爲柱言其審固不撓常清峻也又御史冠獬豸冠獬豸神羊也歎主觸不直楚王獲之以爲冠秦滅楚以其冠賜執法近臣服之

繡衣

漢武帝所制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大獄

劾奏霍光

嚴延年為侍御史時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奏雖寢朝廷肅然敬憚之

請收梁冀

東漢宋翔拜侍御史元日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收冀付廷尉理其罪時人奇之

攝劍當車

東漢种暠順帝時為侍御史監護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受敕迎太子不齎詔書太子太傅杜喬疑而不決暠乃橫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常侍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奸耶梵不敢爭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嘆息暠臨事不惑。

持戟勅門

陳寵有權傳楊仁字文義明帝引見問當代政治之事仁對上大奇之拜仁侍御史明帝崩是時諸馬貴盛各爭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勅宮門不令得入。

乘驄

東漢桓典字公雅榮之孫靈帝拜為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執簡

見[illegible]

軔輪

見總諫官

執囊

南史何思澄為治書侍御史晉宋以來此職甚輕梁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

寫幽州圖

東漢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

陳遼東狀

唐賈言忠為侍御史奉使遼東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畫其山川地勢且陳遼東可平之狀。

訟言楚獄之冤

東漢明帝永平中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廢徙丹陽自殺是時窮治楚獄相引連坐者以數千人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上言訟之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雨朗字伯奇嘗舉孝廉為滎陽令。

奏正東宮之號

張柬之既遷則天於上陽宮中宗復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侍御史崔渾奏曰方今國命初復正位微號當稱唐以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哉宜毀此廟復唐鴻業中宗深納之。

名望具高

三國吳志[illegible]人皆屬望。

風力[illegible]

宋王[illegible]臺風力[illegible]

上[illegible]六公卿皆引云公方論列足[illegible]必[illegible]

白[illegible]

帝曰[illegible]御史也。語者目為獨擊[illegible]

晉書[illegible]十七[illegible]為侍御史執法剛正百僚[illegible]將人呼為[illegible]

[illegible]人言其顧[illegible]人吏如鷹鸇之視燕雀也。

白兎

唐王弘義衡水人素無行嗣聖中爲侍御史弘義初[illegible]　南部新書 五卷　四　二百九十七

求[illegible]令不與及為御史乃勝文[illegible]園有白兎令縣集衆

捕[illegible]壁瓜蹂踐立盡[illegible]史李嗣[illegible]日昔聞蒼鷹獄吏今見

白兎御史。

風霜任

通典[illegible]史為風霜之任[illegible]不法[illegible]

耳目官

唐[illegible]御史制御史[illegible]耳目官[illegible]清明勁正不偏不撓

尚安[illegible]使[illegible]振[illegible]綱[illegible]明[illegible]

貞楷

續[illegible]御史[illegible]同張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唐[illegible]御史本[illegible]

[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侍御史[illegible]本

草題御史大[illegible]服

之長精神

獨指

通典侍御史號[illegible]他人稱[illegible]之稱

[illegible]為[illegible]之南[illegible]設一[illegible]不出累月

遷登南省。故號為南牀百日或以南牀[illegible]言其倨傲　南部新書 五卷　二　二百四十九

如[illegible]也殿中監察皆不得坐。

哄堂

侍御史九上堂[illegible]笑有不忍者[illegible]大笑則闔座皆笑

謂之哄堂哄堂不罰。

陪[illegible]

御史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為伏豹[illegible]不出之義御史

立處有斑心故東坡次御史[illegible]斑心突兀見長身

[illegible]

御史初入臺史人[illegible]默默[illegible]御史入

[illegible]下句[illegible]之罰。

驚落膽

唐敬宗朝[illegible]入朝[illegible]進奏侍御史温造
彈之[illegible]以吾[illegible]從入蔡州城
擒吳元濟[illegible]侍御史矣

恥[illegible]

唐[illegible]下不[illegible]中丞高元裕與温兄
[illegible]以告温不答温曰元裕端
士若[illegible]而溫[illegible]然地[illegible]呈身御史

對仗斥義府

事見大理寺丞枉法縱淳于氏高宗知而不問侍御史王
義方上疏奏之對仗斥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
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略曰義府善柔成性佞媚
為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
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顯[illegible]侍御對揚王休
[illegible]請託公行
[illegible]無
[illegible]
[illegible]萊州司戶

[illegible]度

唐崔咸字重易為侍御史[illegible]特立風采動一時穆宗寶
曆二年後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度至京師朝士盈門
度留之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崔咸舉觴罰度曰丞

相不應許所由官呫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
出左右遂不[illegible]

劾[illegible]

狄仁傑[illegible]仁傑劾奏
其[illegible]臣願先
任為[illegible]
[illegible]

唐[illegible]為侍御史[illegible]御史大夫李傑將劾京兆尹
崔日知反為所構楊瑒廷奏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姦
臣之謀則御史臺固可廢矣

正色責楊素

隋柳彧為侍御史僕射楊素侍於朝堂見彧因戲之曰柳
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彧正色曰彧[illegible]門閥信無可取公不
當以為侍御史明信有可取公不應發此言素甚奇之

抗疏劾守忠

言行錄彭思永字季長為侍御史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
守忠以[illegible]侍[illegible]知政[illegible]堯佐[illegible]待命而守忠
亦求為節度使公獨抗疏極言仁宗[illegible]中丞郭勸諫官
吳奎[illegible]不宜加罪上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

叅格公[illegible]

不[illegible]

武則天朝[illegible]為侍御史楊再思曰嶠不

舉抨擊之任。如何彥鮑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乃引
為左臺侍御史。

不尚浩激

郯音談

宋何郯字聖從。為御史。言事不尚浩激。

令授清要

唐李素立。高祖令授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上曰。此官要而不清。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授侍御史。

須用忠厚

宋仁宗皇祐三年。宣諭宰臣曰。諫官御史。必須用忠厚淳正。通世務。明治體之人。以革浮薄之弊。自是詔舉御史必

裁命語降敕。

習知舊事

唐盧簡辭為侍御史。習知法令及臺閣舊事。

論復舊制

唐德宗即位初。侍御史朱敖請復舊制。置朱衣豸冠於內廊。有犯者御史得以彈劾。上許之。建中元年。監察御史張著。衣豸冠。劾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嚴郢於宣政殿。詔削郢御史中丞。特賜著緋魚袋。是日懸衣冠於宣政之左廊。

隨仗分居

唐職林。太極以前。二臺朝列之制。侍御史與殿中。隨仗而入。分居兩行。

舉輒暨揖

唐舊制。御史臺三院[illegible]
[illegible]乾封中王本立為[illegible]
巴自是式降[illegible]
元次又[illegible]侍御史當
避路[illegible]侍御史已下皆與御史大夫抗禮。

[illegible]

唐[illegible]以節鎮閒忽為左拾遺。遷侍御史。入蕃為判官。[illegible]入朝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澤。郎擢臣為拾[illegible]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異其言。留為侍御史。

柳彧正直

隋柳彧為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憚。上嘉之。曰。柳彧正直之士。國之寶也。

希意鞫獄

唐肅宗時。鳳翔馬坊押官為劫。天興尉謝夷甫殺之。其妻訴冤。李輔國素出飛龍。縱救御史孫鎣鞫之。無冤。又使中丞崔伯陽鞫之。亦同。又使侍御史毛若虛鞫之。若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若虛馳會中人。鞫獄不直。欲劾奏之。上怒[illegible]伯陽[illegible]端州

揚言壞麻

唐文宗大和中時人皆言御史主劾夕且乃相侍御史李[illegible]
揚言於朝[illegible]必[illegible]之於廷
茂[illegible]
吳[illegible]史[illegible]老子
魏青手諭[illegible]之上
道[illegible]
言[illegible]周公[illegible]侍御史[illegible]十
六年乃復任言責一時奸傾[illegible]皆正
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illegible]以比包希仁[illegible]止
察其忠義誠信可屬重任未究大用
劾味道疏存

唐蕭至忠為侍御史劾宰相蘇味道贓污御史大夫李承
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咨大夫禮乎至忠曰
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之耳目也比肩事主得各自彈
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
承嘉嘆其剛直
避[illegible]失
唐[illegible]新除侍御史[illegible]彈[illegible]失遷延引
避不肯[illegible]御史知其方正[illegible]亦一時
公[illegible]與共事[illegible]
入[illegible]奏事
宋張[illegible]為侍御史大[illegible]方彈[illegible]請入奏亂及

常見所奏乃當[illegible]帝色
愈[illegible]帝曰欲[illegible]朕耶[illegible]曰
臣不能[illegible]但有史官書之耳
至[illegible]
宋張[illegible]為侍御史好[illegible]有大志數[illegible]諸胖至[illegible]講論用
紅[illegible]
訶留相賢
梗玫瑰佳宋林正惠公大中除侍御史鄉同[illegible]以忤旨移
許[illegible]監公請曲加優容許復舊職丞相留公再[illegible]公率同
僚奏[illegible]使[illegible]相任[illegible]不果去身[illegible]言職而伸諫者之
氣請丞相之[illegible]他人不敢為也

爭[illegible]
言[illegible]為侍御史時方議濮安懿王典禮公引[illegible]
據[illegible]人臣尤切[illegible]名定天下
法[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百人自
[illegible]勃然
[illegible]何敢[illegible]威福耶[illegible]紙奏
之[illegible]不敢言
朝[illegible]
御[illegible]遂劾[illegible]入臺[illegible]一人為[illegible]故
大中[illegible]侍御史[illegible]退朝入臺路遇[illegible]校理[illegible]

敢不為之耶。[illegible]胡[illegible]枉收[illegible]于[illegible]中[illegible]之

五曹

唐職[illegible]侍御史所掌五曹，曰[illegible]，[illegible]供[illegible]。

六職

唐六典，侍御之職有六：一曰奏彈，二曰三司，三曰西推，四曰東推，五曰[illegible]，六曰理匭。

乙仲楊溫

武后時，侍御史魏靖上言：陛下既知來俊臣之奸，遂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申其枉濫。太后命監察御史蘇珦按覆，由是雪冤者甚衆。

請攬威權

宋趙瞻字大觀，為侍御史，上疏請攬威權，明功罪，廣聰明，更積弊，英宗嘉納之。

論宰相專政

宋唐介字子方，荊南人，為侍御史，[illegible]文彥博知益州日，[illegible]仁宗怒[illegible]中[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曰[illegible]一身[illegible]天為[illegible]吾皇扶社稷[illegible]天子不生還，又言行錄[illegible]道以仁宗

敕：唐人[illegible]使[illegible]又[illegible]置之便殿，按其刑，令

[illegible]

元世

[illegible]

殿中侍御史

歷代沿革：魏蘭臺遣御史二人居殿中，伺察非法，故曰殿中侍御史。[illegible]與北齊皆有此職，隋改為殿內侍御史，[illegible]唐武德中復為殿中侍御史，西

員。貞觀中增一員，掌殿廷供奉之儀，京畿諸州兵皆隸焉。[illegible]至[illegible]門之外。[illegible]其元日冬至大朝會[illegible]文明元年，又[illegible]宋天禧[illegible]御史不專言職[illegible]大朝會，及[illegible]八年詔殿中侍御史兼察

督[illegible]

魏[illegible]大朝會，殿中御史[illegible]側陛而坐，帝問此何官，何[illegible]曰此[illegible]御史[illegible]以奏不法[illegible]時值備位既

筆耳

立花磚

唐國史補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
知班入閤則侍御史監奏[illegible]中得立石花[illegible]以綠衣用紫案
褥之類[illegible]

[illegible]

視宋[illegible]遊近[illegible]中語[illegible]

[illegible]無枉

唐崔仁師定州人貞觀中爲殿中侍御史青州男子謀逆
有司捕支黨繫獄詔仁師按覆止坐其魁惡十餘人他悉
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
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
枉不申爲身謀哉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
所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皆叩首曰崔公仁恕無枉請速
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以才補

[illegible]事中[illegible]令史孫琳久習內事才宜
殿中侍御史[illegible]不審可否制曰可

以侍[illegible]

[illegible]以為能擢殿中侍御史

[illegible]

[illegible]用[illegible]起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

又宋[illegible]遂拂衣上馬起哭所蘇軾送以詩有
[illegible]世因號鐵肝御
史

奏劾[illegible]

宋[illegible]金季[illegible]
[illegible]私一李[illegible]
乃仁宗[illegible]何

山堂肆考臣職第十六卷

○京兆尹

歷代沿革 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京師為內史。漢景帝分左右內史，武帝置京兆尹、右扶風、左馮翊，為三輔。京兆尹服銀章青綬。後漢水都王，東京都洛，為河南尹。魏晉歷代所都皆曰尹。江左為丹陽尹，北齊為清都尹。後周及隋復為京兆尹。唐武德元年，雍州置牧一人，以親王為之。永徽中，改尹為長史。開元元年，改京兆府長史復為尹。五代都汴，為開封尹。宋朝牧尹不常置，後置權知府一人。崇寧中，令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中興駐蹕杭州，建炎三年，改為臨安府，其守臣多以卿監從臣兼之。

搏擊豪强

漢翟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嚴，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以弛威嚴。

愛恤民庶

東漢延篤，字叔堅，為京兆尹，政用寬仁，愛恤民庶，正身率下，人不忍欺。光武陳留之風為京尹，亦有能名。郡人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延氏二君。趙張謂趙廣漢、張敞也，三王，王尊、王章、王駿也。

引經斷獄

漢雋不疑，勃海人，為京兆尹。昭帝始元中，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卿以聞，詔公卿等雜識視。至者并莫敢發言。不疑後至，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

順氣行誅

見秋。

發奸摘伏

漢趙廣漢，字子都，為京兆尹。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奸皆知之。吏民稱之不容口。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遣吏捕治，具服。其發奸摘伏如神。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疾惡撫窮

唐嚴郢，大曆末，為京兆尹，嚴明，持法疾惡，撫窮乏，敢於誅殺，盜賊遂衰，號稱職尹。

接士

趙廣漢為京尹，和顏接士，推功於吏，曰：此某掾所為，非二千石所及。吏皆以為心腹，無所隱匿。

任人

唐代宗實錄魏少游[illegible]為京尹。雖無赫赫之名。然善於任
人緣飾規矩。[illegible]
以治行一
東漢[illegible]大守[illegible]行第一。入守
京兆[illegible]各有
能方[illegible]
以德化衆
唐崔縱為藍田令。德化大行。縣人立碑頌德。遷京兆尹
三老上書
漢成帝時。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坐免官。湖三
老公乘興等。上書頌云。尊治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據

剿聲亂。誅暴禁邪。皆前代所希有。爾下公卿大夫博士議
郎。亦素行。審如御史章。尊當伏觀闕之誅。不得苟免。即不
如章。亦宜有誅。以從誣賊之口。於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按湖三老。湖縣之三老。姓公乘。名興也
六軍不犯
唐[illegible]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
骨。何可犯也
守法盡公
漢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為京兆尹。守法盡公。進善退
惡。所居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
表賢[illegible]

唐[illegible]敬治京兆[illegible]其方略耳目發伏禁奸。不
如虎。漢然能以經術自輔。其政頗傷觕。往往表賢觸善。不
[illegible]用誅罰[illegible]
出為京兆
漢[illegible]用之。出為京尹。試以政事
入作宴樂
唐嚴[illegible]京兆尹。以才幹稱。入作宴樂。出主京邑。時人以
為能
王章敢言
漢王章字仲卿。成帝時為京兆尹。剛直敢言。雖為王鳳所
舉。不親附鳳。會日食。奏鳳蔽主之過

孟容守正
唐許孟容字公範。元和初。遷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日
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
歸。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
訴於[illegible]曰不奉
[illegible]不
[illegible]
[illegible]
西魏李[illegible]忠良吏。民愛敬作歌曰
我府君[illegible]教[illegible]如春。威如虎。愛如母。訓如父
寵量方峻

唐楊於陵字達夫，歷官方峻，為京兆尹，豪右大震。

政號嚴明

唐柳仲郢字諭蒙，為京兆尹，政號嚴明。出尹河南，以寬惠為政。或言不類京兆時，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為先；郡邑之治，惠愛為本。

治尚寬簡

唐孟溫禮玄宗時為京兆尹，治尚寬簡，居三年，一如始至。

稱為清白

[illegible]為京兆尹，持身清白，時稱為良二千石。

仲方脂韋

唐張仲方為京兆尹，時軍人橫恣，仲方脂韋，坐不稱職，出為華州刺史。

治採雛人

鵲音昔

唐溫彰遷京兆尹，設鈴以通冤訴者。一日聞撼鈴，發視之，乃鵲也。彰曰：是必訴人採其雛。命吏視之，果得採雛者，因治之。

杖殺卧將

唐柳公綽字寬，憲宗時為京尹，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上怒，詰之，對曰：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他。上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教化大行

王猛字景略，仕苻堅為京兆尹，教化大行，路不拾遺。

盜賊不起

唐王播字明敭，為京兆尹，為政嚴明，盜賊不能隱，悉出境避之。

收吏受[illegible]

張敞為京兆尹，會楊惲之誅，公卿奏敞惲黨友，不宜處位，上惜其才，寢其奏。敞使吏絮舜有所案問，舜以敞被劾當不久在位，遂慢其事，曰：五日京兆耳，何能復案事。敞聞即收舜，繫獄驗治，竟致其死。

尹吏違約

柳仲郢為京兆尹，北司吏入粟違約，即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

均租賦

唐顧少連字夷仲，蘇州人，改京尹，政尚寬簡，不為灼灼名。先是京畿租賦厚薄不一，少連以法均之。

表貞烈

唐京兆尹第五琦表竇氏二女貞烈，詔旌異之，復其家。二女陝州奉天人，永泰中為賊所掠，將逼以私，行臨大谷，相繼投崖而死。

權豪斂迹

唐劉栖楚改京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宿奸老蠹斂迹。一日軍士有所爭奪，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耶

太后輸糴

唐韋澳字子斐，為京兆尹。公主之族，吏不敢收。宣宗舅鄭光主野吏，恣橫積年不輸，官不能詰。澳執而械之，具奏其狀。且曰：必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奈何？對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之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人不可犯。太后為輸租數百斛，光乃釋。

不獻供億

唐李峴為京兆尹。玄宗幸溫湯，門內皆巧獻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出為零陵太守。時京師米踊貴，百姓謠曰：欲粟賤，追李峴。

專務徵求　一入前集十六卷

唐明宗時，李實為京尹，專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及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為謠，刺之。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

七

彊直無私

唐李鄘為京兆尹，彊直無私，豪[illegible]斂戢，輔安靜。

寬猛相濟

唐劉晏，字士安，為京兆尹，總大體，不苛細，寬猛相濟，吏民安之。

揖見尚書

典職曰：京兆尹秩二千石，見尚書令，僕射執版揖之。

趨責宰相

唐薛元賞為京兆尹，嘗詣宰相李石第，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使覘之，云神策軍將也。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何以服四夷？左右趨[illegible]神策軍將出。仇士良聞之，召元賞，元賞徑詣，曰：行當至矣。乃杖殺神策軍將，而囚服見士良。士良無如之何，呼酒歡飲而罷。

不飭宦官

唐李勉字玄卿，為京兆尹。時宦者魚朝恩為觀軍容使，領國子監，威寵赫然。前尹牧輕謟事之，須其入，飭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勉不從，曰：吾候太學，彼當見。軍容幸過府，即不修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

一入前集十六卷

八

往諭劇賊

唐劉潼為京兆尹。山南有劇賊，潼挺身往諭之，賊盡降。

未嘗擾民

唐德宗時，吳湊為京尹，為人強力勤儉，未嘗擾民，上下愛向。京師苦宮市，湊上言：宮中所須，責臣可辦。若不欲外吏與聞禁中事，宜選中官高年謹信者為宮令，平價和售，以息眾譏。

不能捕盜

唐崔洪為京兆尹，仇士良使盜擊宰相李石於親仁里，迹出禁軍，洪坐不能捕賊，望少衰。

滙潭通材

唐韓朝宗為京尹，分渭水入金光門，滙為潭，以通西市材木

關渠便運

唐黎幹遷京兆尹，頗以治稱。京師苦乏樵薪，幹度開漕渠自南山谷口入於苑，以便運載

修舉有名

唐王璠為京尹，自李諒之後，政條寖紊，奸吏從不戢，璠修舉之，甚有名。合璧事類作王播，誤矣

移居有法

三國魏鄭渾字文明，為京尹，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勸稼穡，明禁令，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

厲威嚴

漢陳龜為京尹。三輔豪強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厲威嚴，悉平之。郡內抱怨屈者，咸大悅

有風力

唐鮮于仲通天寶末為京尹，有風力，弟叔明繼之。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

抑強扶弱 已下河南尹

魏志司馬芝為河南尹，抑強扶弱，私請不行

優賢養人

北堂書抄漢華松為河南尹，化洽弘治，強宗優賢養人

招懷流散

唐僖宗時，張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由是歸者如市

蠲略細苛

唐崔縱為河南尹，治尚簡易，蠲略細苛。先是戍還者，道由河南，其供餉皆取於民。縱始令官辦，五家相保，以絕胥吏之私

收葬骸骨

兆西

表按贓私

東漢延熹初，羊陟為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群罷北海郡，贓私狼藉，陟表按之

諫止發錢

東漢桓帝時，李燮為河南尹，時皆以貨賂為官，朝廷有詔，使橫發錢三億萬，以實西園，燮上書諫止之。按此李燮固之子

不聽納贄

唐鄭珣瑜為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白珣瑜視事，且納贄。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獻禮耶？不聽。珣瑜性嚴重，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至河南，清

淨惠下。賤欽貴發，以便民。

榜殺文寧部曲

唐馮宿拜河南尹。文宗時，使□文寧縱部曲擾民，民訴於宿。
吏不敢捕，宿大會其部曲，數與文寧縱恣者，因捕取榜殺之。

捕治縱□家人

東漢張酺永元中為河南尹。時執金吾竇景恃勢，家人擊
傷市卒。及市丞。酺忝捕之，以治其罪。

不酬別繳

鄭珣瑜尹河南。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餉運。珣瑜置儲
之陽翟，以給官軍。有姓元饒運之勞，全義與監軍別繳有
所求取，輒掛壁不酬。有讒者曰：軍須期會，為急，公何以不
報。答曰：武士統戎，多持以索取，苟以為罪，尹宜坐之，終不
為萬人產診也。

務絕囑書

東漢羊陟為河南尹。計日受俸，常食乾飯，絕賓客囑託書，
使所在肅然。

刻石著功

唐李適之徙河南尹。政不苛細。玄宗患穀洛二水歲暴耗，
遣人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陽，曰積翠，曰月陂。自
是水不能為患，刻石著功。

掘墻絕怪

晉樂廣為河南尹。官舍多怪，前尹莫敢居。廣居之不疑。嘗
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若有所見，使人掘墻得狸殺之。
其怪遂絕。

精粹中正

晉王諮曰：河南京畿大郡，四方表則，處純精粹中正，才能
撥亂以治，為河南尹。按純字謀父。

忠□□誠

晉武帝咸寧中詔曰：河南京師之首，其風教宜為四方所
稱。秦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才兼內外，明於治化，以恂為
河南尹。

權貴不附

唐裴寬徙河南尹。不附權貴，河南大治。

都鄙獲安

唐房式改河南尹。會討王承宗，鎮州索餉軍具四十乘，民
不能具。式建言歲凶人勞，不任調發。御史元稹亦言賦率
擾，而河南先困，詔可之，都鄙獲安。

捕擊任方

東漢楊秉為河南尹，宦侍單超弟匡，賂客任方，刺殺兗州
從事衛羽，秉捕方繫洛陽獄，正其罪。

榜殺常奴

唐李朝隱為河南尹。太子男□常奴恃勢橫閭里。朝隱曰：
此不繩，不可以為政。殺之。帝賜書慰勉。

衣安留安

虞表安字邵公，建初中為河南尹，為政公平，未嘗以贓罪
鞫人。在職十年，京師肅清。元帝丹陽傳序曰：尹者正也，
虞漢和熟接下，子高以輔經術，孫寶行秋霜之誅，袁安羅
冬日之愛。

李勝取聲

傅子曰：河南帝都，總領京畿，天下四會，奸豪所生。前尹司
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
毀常法，取一時之聲也。

疏內侍怙奸　已下開封尹

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有內侍怙奸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
列其罪，且性明敏，通達決事如神。都民謠曰：朝廷無憂有

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發大豪宿罪

宋吳文肅公奎知開封，有富人孫氏，京師大豪，負其趨者
至強取物產，及其婦女。公發其宿罪，徙之遠方，而豪猾斂
手，輦轂肅然。

不詣相府

宋馮京字當世，知開封府，時韓琦為丞相，京踰數月不詣
丞相府。京，富弼婿也，琦語弼以京為傲。京聞之曰：公為宰
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重公，非傲也。

不附安石

宋劉庠知開封，奏論新法不便。神宗諭之曰：卿奈何不與
大臣協心濟治？對曰：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

關節不到

宋包拯字希仁，合肥人，仁宗時知開封，為人剛毅，不可干
以私。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至於閭里大小男
女，皆知公名，呼之為包待制。凡公訴不得徑造府，吏
坐門收牒，謂之牒司。拯即大開府門，人徑至庭下，自道
曲直，吏不敢欺。

權要不干

宋杜衍字世昌，英宗時知開封，權要聞其名，莫敢干以私。

不事風采

歐文忠公脩嘉祐中知開封，承包拯威嚴之後，治尚循良，

不事風采。或以為言，公曰：人性各有長短，吾誠不能捨所
長強所短也。至於權貴犯禁令，又未嘗免者，必寘於法，雖
詔命有所不從。

不用精神

宋王恭簡公嚴叟知開封，賈人有以物產貿易萬緡，市
儈積負逾年，止酬其十一，因鬨戶外，有錢發償錢俱足。
甚怪之，詢其由，乃曰：王公今日知府事矣。公治開封，不用
精神智力，如在無事，不煩而老奸自然畏懼。

破奸發隱

宋蔡襄字君謨知開封，府公精於吏事，談笑剖決，破奸發
隱，吏不能欺。

捕盜撫民

宋宗澤爲康初知開封府，敢肆上盜賊縱橫捕獲，器械無一存者，澤以民俗從兵民，賴以安。

頗嚴馭吏

宋蘇頌字子容，知開封府，頗嚴馭吏，以爲京師浩穰，須以柱後惠文治之，非所以臥治之比也。

能守繩墨

宋錢明逸知開封府，居京師易經年，而居官獨主守繩墨，爲政簡靜有條理，不肯徇私毀譽。

賓僚時見

宋呂公著知開封府，五鼓視事，賓僚至者不拘時見，故府無留事，下情易達。

士夫交稱

宋沈遘知開封府，蚤起視事，逮午而畢，從容談笑，沛然有餘，暇士大夫交稱其能。

獄無繫囚

宋范□□知開封府，□於民事，獄無繫囚。

府無留事

宋□□知開封府，□□□□無留事，真宗以爲才，常幸其第，問所以安集。

（八）留守

自唐高祖以諸侯起，命將付守關中，雖未以留守名官，而後世留守之設，實本於此。故凡巡幸或親征，車駕不在京都，則置留守，以總裁其事，又置一人爲之輔，謂之副留守。

命守西京

隋煬帝大業八年，駕發東京，不免還東京，命代王侑留守西京，以刑部尚書衛文昇輔之。

命守東都

大業八年三月，煬帝自將擊高麗，光祿大夫郭榮諫不聽，命越王侗留守東都，以民部尚書樊子蓋輔之。

相表奇異

隋煬帝遣衛尉少卿李淵代元弘嗣爲弘化留守，淵御眾寬簡，人多附之，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淵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號令嚴明

唐王□字□□，爲東都留守，□田二千餘頃，修器械，練士卒，號令嚴明，城壘□東都爲有備。

有備禦功

隋煬帝征遼，令樊子蓋留守東都，會楊玄感亂，子蓋備禦有功，煬帝至高陽，追詣行在所，謂之曰：今爲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虎符，東都兵馬，悉以委公，給麟符東方諸州，給□□北方諸州，玄□

武衛

無經濟意

見中書令

賜旗

唐元和九年，以尚書左丞呂元膺充東都留守。舊制留守必賜旗甲，與方鎮略同，及元膺受任，終無所賜。

賞論

四朝志：留守司掌宮鑰及京城守衛、修葺之事，撥內錢穀兵民之政。

降麻

五代晉天福中勅曰：留守之任，委寄非輕，凡降絲綸，宜同將相。今後除留守，宜降麻制。留守降麻，自安彥威始。

持節

後魏高祖南伐，以太尉元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持節。

太官進食

東漢和帝南巡，張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又東觀記，禹留守北宮，太官朝夕進食。

天子勸酒

宋范成大淳熙中帥江東，兼行宮留守，陛辭，詔選德殿賜設，凡開宴酒三行，命近侍行過西小軒，曰：此朕清坐處也。再坐，上曰：勸卿一盃，且有以為僧公飲訖，二內侍捧縑素來，上有石湖二大字，公拜賜進謝，上為撤引復捧御書縣軾詩一軸以賜。

稱為股肱

唐玄宗東巡，以宋璟為留守，臨發，上謂璟曰：卿為國之元老，為朕股肱耳目，今將巡洛邑，爰別歷時，嘉謀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彩絹等物，仍手制褒所進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

處以心腹

五代周主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以心腹處之，乃以王殷為留守，領軍加故。

付六府事

隋楊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有事東方，無西顧之憂。

繕三宮城

唐高宗幸東都，以杜進為留守，進率留守衛士繕三宮城池也，督役不少懈，帝聞之，數賜書褒歎。

擒斬亂將

唐射生將王撫自稱京兆尹，亂京城，郭子儀擒斬以徇，帝因以子儀為京城留守，謂之曰：子儀固社稷臣，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烟閣。

擒獲反僧

唐前留守京師，有僧法秀謀反，杜擒獲之，太后曰：宗社

獲安實卿之功。

中使賜詔

唐會要，開成中，東都留守牛僧孺，徵拜左僕射，上令左軍副使李肯守宣詔，舊例留守入朝，無中使賜詔令，上特寵異之。

聘使書名

崔訥，外國聘使與京尹書，皆押字，不書名。至韓魏公留守北門，契丹書名，蓋重其人也。及公去，後留守引前例欲得書名，強之不可。

裁總軍伍

唐太宗貞觀中，征遼，以宰相房玄齡留守京師，以蕭瑀為

副，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之憂。凡糧械飛輸軍伍行留，悉裁總之。

調輯戎政

唐劉政會武德初留守太原，調輯戎政，遠近懽服。

隨事即行

唐高宗將幸洛陽，令河間王孝恭次子晦居守。顧曰：關中之事，一以付卿。令式之外，有利於人者，隨事即行，毋須奏聞。

有節可倚

唐太宗幸洛陽，以李大亮副房玄齡居守，玄齡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可倚以大事。

表定科令

吳孫權遷都建業，使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留守武昌。時有盜賊，遜乃表定科令，以為防禦之計。

課收苑利

武后垂拱中，以蘇良嗣為西京留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謂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未聞萬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

或用故相

續通典：唐故事，居守之位，或用舊德，或用故相，未嘗以武將而當保釐之重也。長慶二年，以前義武軍節度使陳楚為東都留守，有違舊制，尋亦改焉。

或命親王

宋朝天子巡狩征討，則命親王或大臣總留事。建隆元年親征澤潞，以樞密使吳廷祚為東京留守。其西京、南京、北京各一人，以知府事者為之。按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應天府，北京大名府。

盧鈞數遊

唐宣宗時，鈞為東都留守，數遊林野，冀其心榮進，所護留鑰，門庭蕭然。

彥威賑撫

五代安彥威遷西京留守，屬歲大饑，彥威賑撫饑民，民有犯法者皆寬貸之，民愛之，不忍流亡。又彥威與安太妃同

宗太妃事以為舅姑，威未嘗以為言。及卒，太妃號哭，人始知之。當時盡稱其謹重。

列銜

唐崔縱寶應初為東都留守，故事留守司官入行宮城門列晨衙，見留守後更入行宮；以久廢，至是復行。張之九

宋紹興二年，中書門下省上言[illegible]充行宮留守。詔特許張崟。

團結民兵

宋葉夢得，字少蘊，號石林，留守建康，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江津。至是乃遣內機宜官領數千守馬家渡。虜果遣劉豫偽將酈瓊以輕兵來犯，覺有備而去。

位置營壘

宋洪文安公遵留守建康，備邊邳野。位置營壘，[illegible]未嘗損壞民居及塚墓。上賜手札曰：衆地更何卿挺身任責，非乃以王室時見[illegible]

諫帝避敵

宋欽宗靖康中，金斡离不濟河，太上皇出奔。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乃以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力陳不可去之意，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皆拜伏呼萬歲。綱治戰守之具，不數日而畢。又遣使督諸道兵入援。後金斡离不圍京師，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帝竟從李邦彥計，詔括借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張邦昌往為質。未幾，更以肅王樞為質於金，康王構還。

請帝還京

靖康二年，康王即位於南京，李綱薦宗澤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澤既視事，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表請帝還京，而黃潛善、汪伯彥等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拔岳飛

宗澤為留守，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入寇，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陞飛為統制。

願宣寇準

宋真宗親征契丹，以王旦為東京留守。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將如之何？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

不戮一人

宋李沆，字大初，真宗朝戎狄寇邊，帝幸鄭，沆以宰臣為東京留守，不戮一人而輦下清肅。

止用三節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守，每出，前騶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只欲不人識耳。

全活民命

宋王文正曾留守洛陽，歲饑，民有[illegible]取鄰郡以強盜論，公但重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為法，全活民命數千計。

大挫敵鋒

宋劉錡領兵赴東京留守任，抵順昌府，報虜已入東京。公曰：東京既陷，幸全軍在此，有城可守，當同心力，以死報國。親督衆設戰具，凡六日而賊至。公遣擊之，虜衆頗傷。已而兀朮擁兵至，諸將咸謂宜具舟全師而歸。公曰：朝廷養士，正為緩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豈可輕退。公乃遣數百人出西門戲，以數千人出南門，士殊死戰，虜大敗，橫屍盈野，遂拔寨遁去。

先定規模

宋呂尚書祉知建康府，兼掌留鑰，召對內殿，敷陳將務，要當先定規模，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條具十事以獻，上嘉納之。

奏蠲租稅

宋劉珙為建康留守，值歲大旱，奏蠲租稅，借撥常平倉米，闔境賴以全活者甚衆。

山堂肆考兵部第十七卷

〇執金吾　附諸衛將軍

歷代沿革　秦曰中尉，漢武帝改曰執金吾，隋煬帝曰左右武衛。唐武德中曰左右衛府，上將軍各一人，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掌宮禁宿衛，凡五府外府皆總制焉。龍朔二年，改左右衛曰左右執金吾。宋初，六軍諸衛有左右金吾衛上將軍，及左右驍衛上將軍、屯衛上將軍、監門衛大將軍、千牛衛上將軍，諸衛將軍並為環衛官，無定員，皆命宗室為之。按金吾本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御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爪士

詩小雅：祈父，予王之爪士。謂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注云：祈父，司馬也。六軍之士，爪牙之士，軍士怨于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

環尹

左傳：元年，楚子王立，以蕩崇為太師，且掌環列之尹。唐李肯除金吾大將軍制曰：千牛帶刀，宿衛禁庭；環尹之列，執金為貴。

輿馬充路

史云：執金吾常執金革，以禦非常，緹騎二百人，輿馬導從，充滿於路。漢世祖微時，常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

騶導盈閭

唐張嘉祐嘉貞弟也有幹略方嘉貞為相時嘉祐任右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人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耿秉決略

東漢耿秉字伯初為人威重有決略拜執金吾上每行幸常領禁兵

吳儆禮遜

五代吳儆字正臣閩州人章懿皇后之兄為金吾將軍循循有禮遜無傲氣矜色見重於朝廷韓琦孫抃諸公稱為中林蘭蕙。

陪卿

東漢光武親征隗囂潁川盜起帝還宮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念卿獨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注云恂雖非九卿亦陪卿也故曰從九卿。

副守

初唐太宗伐高麗置京城留守其後車駕不在京都則置留守以右金吾大將軍為副留守

諫給私門

漢哀帝發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使辟弄臣私恩微褻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按毋將複姓隆名。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

喜見盛事

唐張萬福拜右金吾將軍時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帝震怒左右惟不測萬福大言曰朝有直臣天下無虞矣時年八十喜見盛事徧拜城等之天下益重其名。

執御非違

佽飛執金吾屬官佽飛以執御非違。按漢宣帝神爵元年西羌反應募佽飛射士注云周時佽飛渡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佽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又呂氏春秋荊有茲非得寶劍於干將渡江中流兩蛟繞舟茲非拔劍赴江刺殺之荊王聞之任以執珪後世以為勇力之官茲非即佽飛也顏師古注。取其便利輕疾若飛故號佽飛。

摧擒姦伏

唐宗室暐遷執金吾將軍。摧擒奸伏無留隱吏民畏之。

多識舊儀

唐宗室若水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兼通事舍人多識舊儀進止可觀。

好察細事

唐德宗時金吾衛大將軍李翰好伺察城中細事。

強力嫉惡

唐田仁會麟德中轉右金吾衛將軍強力嫉惡晝夜巡警。

自京城至衙路越法者無不立斃京師貴戚咸憚之

傳符啓閉

唐宮掖[illegible]方食[illegible]

箠死察少

唐杜中立爲左右金吾衛大將軍[illegible]成道中具

則呵衛自謂[illegible]京兆中立[illegible]箠死之

劾徙妖巫

唐田仁會爲右金吾將軍，巫媪鬼道惑衆，自言能活死人，市里尊之如神，仁會劾之，徙於邊。

上尊下安

唐德宗以山陵近禁屠宰，郭子儀隸人犯禁，金吾右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爲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內訓外容

[illegible]郎非之七外容何當之禁

領兵戍陽

唐張獻甫累遷至左金吾將軍，李懷光叛，[illegible]獻甫領禁兵戍咸陽累年，兵農悅安。

見上靈武

唐李嗣業爲執金吾，從祿山反，上在靈武，詔嗣業赴行在謁見，上謂曰：今日得卿，勝數十萬衆，事之濟否，實在卿也。

入直殿中　已下諸衛將軍

尋手[illegible]遷中領軍，志紀宿衛入直殿中。

聽事堂北

唐高願拜右衛大將軍，每坐朝堂北槐樹下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請伐之，上特不令剪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

領八鎮

唐百官志：左右神策軍皆領衛兵及內外八鎮。

列八屯

白集：鄭何除衛將軍制，周設七萃，漢列八屯，皆所以拱衛王宮，肅嚴徼道。

解帶投地

唐王甫無遮爲右武衛將軍，見王世充惡，亟遽棄母奔[illegible]關內歸駐，追及之，無遮解金帶投於地

佩刀備身

唐王及[illegible]除左千牛衛將軍，帝曰：以爾忠讜，故擢二品要職，群臣非搜辟不得至朕所，爾佩大橫刀在朕側，亦知此官貴乎，按後魏有官名千牛備身，本掌執御刀，蓋取庖丁爲惠文君解數千牛，而刃若新發於硎之義，此刀即以備身，因以名官。

聲稱繼先

梁書：臧質遷中領軍，爲人敢勇，有風力，職事甚理，天監[illegible]

昊平之後嵩景先嘗居此職甚著聲稱至是俾復繼之

清謹比日磾

唐阿史那忠蘇尼失子也性清謹為左屯衛大將軍宿衛

四十八年無纖隙時比之金日磾

日磾音 金低

不畏羅傑

晉中興書劉回拜衛將軍回性方直不畏權戚丹陽尹

桓景順以供事為司徒王導所昵回常慨慨論景非正人

不宜親狎會災異守衛上回謂導曰公以明德輔翼人主

當親正遠邪而與桓景造膝災異何由退舍導深愧之

久張爪牙

白集李濱除左衛上將軍制王者法鉤陳設環列非熱勤

之將信近之臣則何以久張爪牙縛罝肘腋又班固傳周

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注云周環也鉤陳紫宮外星

名宮衛之位亦象之嚴更之署行夜之司也

習知制度

唐高王久宿衛習知朝廷制度高祖與諸將多不閑儀檢

故授王知宜武衛大將軍使衆觀以為模楷

模楷

遣彈琵琶

唐高祖即位拜史紹為左監衛大將軍紹從征討轉右驍

衛大將軍吐谷渾党項遣使每擒高射紹重紹安生不動

遣人彈琵琶

親歷二百戰

山堂肆考 一八 角集一七卷 六 三百五十一

唐秦叔寶拜左衛大將軍後稍移疾嘗曰吾少長戎馬

親歷二百戰出血數百斛安得不病

宿衛三十年

唐薛平授右衛將軍宿衛三十年

忠勇之譽

唐高祖以李安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安以年老辭上曰卿

忠勇之譽聞於隋今年齒雖邁筋力未衰監門之職特借

公處分豈欲煩公筋力耶於是恭行非入殿庭皆詔乘蜀

馬詣省榮之

腹心之任

唐元微之行于季友右羽林制天子六軍必有材官佽飛

超乘抗強之士在爲盈之以成衛之以信分八舍之衆寮

均二廣之勁勢皆將軍之力也宜以李大亮上直禁中而

文皇安寢則腹心爪牙之任豈不細哉注云羽林宿衛之

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又云天有羽林大將軍之

星因以名官

拒門不開

唐段志玄為左驍衛大將軍文德皇后葬志玄勒兵衛章

武門太宗夜遣中官至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敕

志玄曰夜不能辨真偽比曰帝嘆曰真將軍也

脫巾固諫

唐執思力為左領軍太宗將逐兔佽飛思力脫巾跪而固

山堂肆考 一八 角集一七卷 七 三百四十

諫乃止

犯法無縱

唐屈突通為右武衛將軍，莅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縱。其弟蓋為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語曰：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

臨難不屈

唐劉弘基為右驍衛大將軍，討薛仁果，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沒，惟弘基一軍能殺力，矢盡被擒。帝以弘基臨難不屈，使護其家。

典飛騎

增音曆

唐姜確字行本。太宗選趫才，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宮宿仗內，每上出遊，即以從。拜行本左屯衛將軍，分典飛騎。

訓材官

白集行王士則制：統良家之騎士，訓材官。

護建章宮

白集王元輔授左羽林衛將軍制：國家設十二衛，備漢之南北軍，而左右羽林尤稱親重，比諸衛而彌切，所謂之美處，宜以謀略之臣，備巡警，肅嚴武衛。

對延英殿

補音促

唐李景略為羽林衛將軍，德宗召對延英殿，論奏衎衎，有大臣風采。

性資謹畏

職林：張延師為左衛大將軍，性資謹畏，典羽林三十年，未嘗有過。

數奏詳辨

唐李安遠美容貌，數奏詳辨，武后時為左鷹揚衛將軍。

與尚書為比

唐韋泰為右金吾衛大將軍，中宗詔曰：故事諸衛大將軍與尚書更為出入，比職輕，故用卿以重此官。鈇受辭，卒徙河南尹。

自方鎮罷歸

宋隆興間，孝宗詔倣唐太宗環衛制度，湯思退回環衛官。唐時有職事，本朝無職事。祖宗舊制，自方鎮罷皆歸環衛故也。

處右處左

白帖：上將軍處右，偏將軍處左。

判出判入

孔帖：左右監門衛掌諸門禁衛及門籍。凡以物貨器用入宮者，左監門將軍判入；右監門將軍判出，月一易其籍。天子行幸，則率屬於門監守。

○曆官

歷代沿革：少昊氏以鳥名官，有鳳鳥氏為歷正。高陽氏命南正重司天，堯有羲和之官。三代各有太史。周又有馮相保章氏。秦有太史令胡毋敬。漢有司馬談父子，相繼為此官。秦漢以來，太史之任，實

兼成周大史馮相保章三職。遼有太史局。又改渾天局太史監司天臺。宋改司天監。有大監小監。元改太史院。有令有判。掌占天文及風雲氣候災祥之事。日月薄蝕占以聞。頒一須曆。並進相對祭祀冠婚喪葬所擇所用日。

欽天

虞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底日

左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者居卿以底日。禮也。注云。天子掌曆者。位尊體重。故不在六卿之數。而從卿之位。故曰居卿底。平也。謂平曆數也。

齊七政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敘三辰

晉書。高陽氏命南正重敘三辰。唐虞則羲和。夏則昆吾。殷則巫咸。周則史佚。晉梓慎。宋子韋。齊甘德。鄭裨竈。魏石申。惟巫咸石申之說。為後代所宗。

頒告朔

周禮。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注云。中氣匝為歲。朔氣匝為年。

作渾儀

東漢張衡為太史官。作渾天儀。以漏水轉於室內。與天運若符合。又宋太平興國中。平司天監生張思訓。不專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式以獻。置於禁中。日月行度成於自然。不假人運。命置文明殿東南鐘樓。思訓為渾儀丞。

分八節

漢律歷志。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軒轅紀三綱而闡書契。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而著焉。謂之調曆。

探五行

漢律曆志。探五行之精。占斗綱所建。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支。支干相配以成六旬。

無失經紀

禮月令。孟春命太史司天。歷候日月星辰宿離不忒。無失經紀。注。天曆。猶曆也。候。占候也。宿。二十八宿。離。猶歷也。七曜所行。二十八宿為紀。

惟知占候

史通。自古太史之職。惟以著述為宗。而兼掌曆象日月陰陽。魏晉以司馬遷既沒。續史記者。褚先生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者。惟知占候而已。又按唐子西諱陳壽蜀不置史官論曰。春秋之時。卜田宅者占雲日者皆稱

太史則太史殆陰陽家者流然書遊府書崔杼者亦稱太
史則太史又似掌記記者蓋乃是時學者多知天文而卜
雖廢然亦不絕用蓍龜太史伯以悅殺之功而世掌周嚴
必興太史遂以虞舜之德而陳氏之末亡其職論談為
有絕人者故陰陽五紀得世掌之夢司馬談父子為太史
令以論著為己任而又掌天官則秉筆之故於茲可見魏
晉之際始置著作郎自是太史分而為二孔明之時尚未
分也然觀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
而曰蜀不置史官妄矣

和人道

西漢律歷志治曆明時所以和人道也

考天時

晉律歷志後秦姚興曰治曆之法必當日月之行然後可
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移

太初曆

漢武帝太初元年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
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倪寬議宜用夏正乃詔遂造漢太初
曆以正月為歲首

景初曆

晉志魏明帝景初元年楊偉作景初曆帝遂改正朔以建
丑為正改其年三月為孟夏四月仲孟雖與夏正不同至於
郊祀蒐狩班宣時令皆以建寅為正至晉武帝泰始元年
改名泰始曆

四分曆

漢武帝太初元年作太初曆施行百餘年考其行度日有
退無進月有進無退光武建武八年朱浮言曆不正宜更
改至章帝元和元年上命官綜校四分曆施行之

三統曆

漢孝成之世劉向總六曆作五紀論子歆作三統曆及譜

乾象曆

晉律歷志漢靈帝時劉洪考史書自古迄今曆法始悟四
分曆於天疏闊斗分太多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
十五為斗分作乾象法冬至日日在斗二十二度名曰乾
象曆

皇極曆

隋志開皇二年袁充奏日長影短高祖以曆付皇太子遣
更精詳日長之候太子召曆生咸集東宮劉焯以太子新立增
修其書名曰皇極曆

麟德曆

唐高宗麟德中李淳風以戊寅曆推步浸疏乃增損劉焯
皇極曆更撰麟德曆行之

大衍曆

唐玄宗開元九年詔僧一行作新曆名開元大衍曆自太
初至麟德曆有二十三家與天雖不遠而未密至一行密

矣其術數立法固無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

黄初曆

晉志魏文帝黄初中，[illegible]曆數當有改革。[illegible]
爲乾象曆減十分太過，其後陳群以爲[illegible]所建獨[illegible]未[illegible]
乃以乾象曆互相錯校更撰曆曰黄初

至德曆

唐肅宗時山人韓穎上言大衍曆或誤。帝以穎直司天臺
又損益其術，更名至德曆，[illegible]元年六月日蝕三之一代
宗以至德曆不與天合，詔復用麟德曆。

宣明曆

唐憲宗即位，司天徐昂上新曆，名曰觀象。至穆宗改撰名
曰宣明曆。

崇元曆

唐昭宗時宣明曆數漸差，詔[illegible]胡秀林等改作新曆，賜
名崇元。

千歲曆

唐王勃精於推步曆算，嘗作千歲曆。

五紀曆

唐代宗寶應二年五月，初行五紀曆。

候[illegible]

東漢太史下別有靈臺丞掌候日月星辰。魏太史有靈臺
丞，主候望。郎。隋有天文博士。唐初因之。長安二年。改爲靈

臺郎。乾道元年。改五官之名。

增甲子

宋至道二年，司天冬官正楊文鑑上言請於新曆六十甲
子外更增六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臺苗守信等議以爲
原無所依據，不可行。上曰。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年。倘兩
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歲。不亦
善乎。因詔有司新曆以一百二十甲子爲限

冠應五緯

唐志，五官正冠加一珠星，以應五緯，衣從其方色。元日冬
至朔望朝會及大禮，各奏方事，而服以朝見。按五官。謂春
夏中秋冬官也。

職配五方

續通典，唐乾元二年，司天臺韓穎奏，創置五官職，配五
方，上稽五緯。

山堂肆考臣職第十八卷

○宦官

歷代沿革周禮閽人寺人內豎皆其職也春秋時齊有豎刁宋有寺人披秦有寺人 西漢有中常侍宦者士人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東漢有中常侍皆宦者為之自明帝已後改以宦人鄧和熹太后稱制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後魏有大長秋北齊有中侍中省隋有內侍省內侍二人內常侍二人內侍即舊大長秋內常侍即舊中常侍煬帝改長秋監府後為內侍省龍朔中改省為監光宅中為司宮臺宋有內侍省有入內內侍省有內內侍省都知有副都知有都都知有入內內侍省押班入內內侍省與內侍省號為前後省後省官則以南省官[illegible]押班次副都知次要都都知並為內臣之極品[illegible]未冠者之名蓋童子出入便捷使之往來[illegible]無寘也

妖惡

詩小雅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詩寺人孟子所作[illegible]是宮中之官[illegible]寺人以奄[illegible]刑而為此官也故禮記緇衣篇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毀后

左右[illegible]入卜陵遂從[illegible]沙衛建大車以塞陵而殺[illegible]曰子殺[illegible]乃代之殿[illegible]公勇士

歸誠取信

漢元帝時宦官石顯威權日盛恐天子一旦納左右言以間己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illegible]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者上大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群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類如此[illegible]上憐之數勞勉加賞賜

議政專權

東漢和帝與中常侍鄭眾謀誅竇憲以功[illegible]受少辭多帝賢之常與議政宦官專權自此始

佞慧行亂

前漢宦官黃皓以便辟佞慧[illegible]今董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

貪殘無道

東漢小黃門[illegible]李膺[illegible]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illegible]取付雒陽獄受辭畢

殺之

結納貢禹

漢宦官石顯聞衆匈匈言已殺蕭望之，恐為天下學士譏訕，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謹。人始不疑顯妬譖望之矣。

踏蹴陳蕃

宦官王甫使劍士收陳蕃，送黃北寺獄。黃門從官踏蹴蕃曰：老死魅，尚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殺之。

良賀退厚

東漢順帝時宦官競賣勢自雄，惟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故，對曰：臣生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者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呂強清忠

東漢中常侍呂強，成帝十人清忠奉公。靈帝以衆例封都鄉侯，固辭不受，且備言封宦者之非。

飛章陷蔡邕

璜音黃

議郎蔡邕對言不宜聽小吏雕琢大臣。帝覽而嘆息。宦者曹節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劾邕大不敬，當棄市。呂強愍邕無罪，力為申請，

髡音坤

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

求貨陷皇甫規

悺音管

東漢皇甫規以降諸羌，以還拜議郎，論功行賞，宦官徐璜、左悺從規求貨，規終不答。璜等陷以前事，下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輸左校。

怨功得咎

東漢靈帝從宦者趙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致殷勤於燮曰：南容少答我，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

禁錮胡騰

宦官曹節王甫等殺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蕃友朱震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掾胡騰殯斂武屍，行喪，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詐以為己子，與令史張敞共匿之，亦得免。

為館驛使

唐舊制御史二人知驛。憲宗元和十二年，以宦者為館驛使。左補闕裴璘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宜塞僥倖之源，絕浸淫之漸。事有不便，當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

為宮市使

唐德宗以宦者為宮市使，復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

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復命今不取直而歸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銜夫捻之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疋

玉匣葬父

東漢桓帝時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為玉匣置棺中冀州刺史朱穆下郡案驗剖棺出之帝大怒徵穆下廷尉輸作左校

銀櫃數君

唐昭宗光化中崔胤與上謀誅宦官中尉劉季述等引兵突入宣化門扶上過少陽殿以銀櫃畫地數上罪數十乃鎖門鎔鐵錮之穴墻通飲食矯詔立太子裕即皇帝位

辜榷財物

東漢靈帝時宦官王甫使門生于京兆界辜榷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之

競起第宅

東漢桓帝時四侯轉橫天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華侈相尚兄弟親戚宰州臨郡辜榷百姓與盜無異初封唐衡單超徐璜左悺具瑗為五侯以誅梁冀功而單超卒故云四侯

決省中奏

唐明皇詔高力士決省中奏宦官始盛

公求賂遺

唐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頗少則以為輕己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綸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賂之僕馬及縑七百匹上怒杖光綸而流之

竊持國柄

東漢太學劉陶上書言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擅取庫物

唐明宗宦者孟漢瓊為宣徽使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直以宮中之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白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紀

列戟

初唐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不任以事惟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開元天寶中始拜三品將軍列戟於門

領兵

唐憲宗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制削其官爵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白居易諫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以中使為監軍已非令典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

請階陰子

唐文宗時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品階蔭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

教帝蠱君

唐武宗外雖寵仇士良，内實忌之。士良頗覺之，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暇以奢靡娛其耳目，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不與交言

唐開元中，姚崇請避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璟以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内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不與思勗交言。

恥與識面

唐懿宗時，士大夫深嫉宦官，事有小相涉，衆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遇之於途，馬上相揖，因之為議論所棄，遂沉廢終身。

陵辱元稹

唐憲宗元和中，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内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額。面上復引稹前過，貶為江陵士曹。白居易上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横，人無敢言者。

譖訴崔胤

唐昭宗天復中，患以軍國事委鹽鐵使崔胤，宦官側目，胤欲盡除之。宦官乃求美女知書者内之宮中，陰令伺察其事，盡得胤密謀，日夜謀所以去胤者。時胤領三司，韓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諠譟，訴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

詬罵寶臣

唐代宗時，李寶臣討田承嗣有功，上遣宦官馬承倩齎詔勞之。寶臣遺以百縑，承倩詬罵，擲出道中。王武俊說寶臣曰：公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召歸京師，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誣奏南仲

唐德宗時，義成監軍宦者薛盈珍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遣小吏程務盈誣奏南仲，罪南仲。牙將曹文洽追及務盈於長樂驛，殺之，自作表雪南仲之冤，遂自殺。

擢出人主右

唐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擢出人主之右。

班與宰相同

史云：内侍自古無賜坐者。宋徽宗時，童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事，每春秋大宴，則坐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而復易窄衫，與羣閹為伍。出則為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為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意在立後

晉王李存勗因魏州僧傳真獻之欲即帝位宦官張
承業亟詣魏州諫曰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
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深仇然後
求唐後而立之汎掃宇內合為一家雖使高祖太宗復生
誰敢居王上者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群下意何承業知其
不可止乃慟哭歸晉陽邑邑成疾而卒史氏斷云承業意
在復唐社稷立其後奇此曹孟德所難而何望於存勗按
存勗本胡人賜姓李後為唐莊宗

義不圖全

唐僖宗時黃巢陷長安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嘗以夜宴

急召忠武監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
可往復光曰事已至此義不圖全即詣之復光泣謂曰公
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
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
因瀝酒為盟分軍八千與復光將之以擊朱溫敗之遂克
鄧州按宋洪邁山人為黃巢將必孫賞與光存呈依蕭縣
劉知俊宋祖父母獨拒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
汝曹善遇之黃巢寇何人者射騎善任俠嘗為鹽賈屢舉
進士不第遂與濮州王仙芝共販私鹽至是仙芝作亂陷
濮曹州巢聚眾應之

存亮弭亂

唐穆宗長慶甲辰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謂曰我
為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大
事可圖也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匿兵於
柴草車載以入宮欲其重而詰之韶急殺之斬關而入
上狼狽幸右軍左神策中尉馬存亮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
入宮討賊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
玄明驚曰事止此耶韶懼而走存亮追之至並玄明皆擊殺
之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監淮南軍

遜美避權

唐昭宗宦者嚴遵美為觀軍容使嘆曰吾昔衫給事令
執笏過矣遂隱青城山司馬公斷曰巷伯之嫉惡寺披之

事君剪衆之辭賞呂強之直諫曹日升之救患馬存亮之
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閒
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使有威福足以
動人耳

定策國老

唐昭宗時宦者楊復恭謀反上遣兵討之與姪楊守亮等
起兵拒命韓建獲之獻於闕下斬於獨柳節度使李茂貞
獻復恭與守亮書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當積粟
訓兵勿貢獻吾於荊林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即廢定策國
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按壽王名傑為皇太弟僖宗崩
復恭請立為帝

恩府先生

宋徽宗內侍梁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庭出入傳上旨政和間所侍幸因竄名於進士籍中遂至河東節度使多以書畫珍寶結觀得其恩寵今意旨命為沒引計欺侍從可治而升毛散以父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謅附焉都人目為隱相

稱為媼相

宋徽宗內侍童貫性巧媚善柔人主微旨以故得幸為太傅封涇國公蔡京與貫內外相倚人稱京為公相貫為媼相

目為閻羅

宋理宗時宦者董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奪民田引優倡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

交搆兩宮

見必相

謀間三宮

宋光宗欲誅宦者近習皆懼謀離間三宮會帝得心疾[illegible]皇構之[illegible]光欲按帝僕斬新於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丸欲俟[illegible]一有不虞奈宗[illegible]達[illegible]太子壽[illegible]注於[illegible]壽皇有[illegible]之意而或之

第三子李氏所生後為寧宗。

閹長

四朝志龍圖天章寶文閣主管四人以入內內侍充掌鑰祖宗文畫及符瑞寶玩之物謂之閹長。

門司

四朝志內東門司主管四人以入內內侍充掌宮禁人物出入周知其數而譏察之謂之門司。

亡漢亡唐

胡倖宋平公信閹寺。殺世嫡塵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敛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禍者

閹齊閹宋

宋張子韶對策至晡時未畢紹興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其策曰閹寺聞名國之不祥堯舜閹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閹寺不聞於誥誓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祖宗成法

宋朝祖宗成法內侍為承宣觀察者帶橫行雖有一二正任皆老疾及歷年既多為祠祿者然後與之高者兩朝其為正任承宣使者不過數人餘皆奉祠。

祖宗深意

宋元豐中議改官制宦者張誠一欲易都知押班之名及置殿中監以易內侍省既而宰相進呈神宗曰祖宗為此名良有深意豈可輕議至政和二年始遂改焉

王府官

歷代沿革唐王府置傅一人從三品掌輔正王過失友一人從五品下掌侍遊處規諷道義記室參軍二人掌表啟書疏

賈誼作賦

漢文帝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少年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是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誼居長沙為鵩鳥賦以自廣

王式授詩

漢王式字翁思為昌邑王師昌邑以無道廢式坐不輔王下獄使者責問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得減死

戒子

漢中尉王吉字子陽以諫昌邑得減死既為城旦戒其子孫以毋為王國吏

棄官

漢王駿吉子也遷趙王內史 [illegible] 王府屬即棄官去

正身率下

漢武帝善廣川董仲舒對策以為江都王相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後又相膠西王素聞其賢下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率下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 [illegible] 以講學著書為事

躬儉安貧

東漢吳良東平王蒼辟為西曹又薦其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明帝拜為議郎

郅弘方嚴

漢郅弘字德稔初景帝為琅邪王請為中尉弘素性方嚴奏甚宏偉雖私門接對雨飲不飲王嘗遣使者齎至郅舍令使者進曰王有令郅徐理裳具冠履解伏盡禮然後請之王與使者群臣聽嘆曰古人稱不愧屋漏其郅中尉乎

轅固廉直

漢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以廉直拜清河王傅

以尚書傳

呼阮子以尚書為東郡王師

以答所問

呼劉先以答所問 [illegible] 王師

不治產業

[illegible] 字子 [illegible] 上勤與人交不治產業

不受施惠爲屋舍纔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僕出望見
問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吳儉家權曰儉必非也問之
果他家。

惟務披閱

梁陶弘景爲諸王侍讀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務惟以披
閱爲務。

南方秀望

晉顧榮字彥先時在洛陽以南方秀望補吳王中令。

西邸文學

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沈約蕭琛王融謝朓陸倕
范雲任昉等與遊號爲得人

不取貴遊

齊衡陽王好以文義屬之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雖有文學
當使華實相稱令陸師傅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
大三合人蕭敷爲文學

無間容貌

梁徐摛字士秀高祖謂周捨曰我欲求一文學俱長兼有
行者令侍晉安王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
不勝衣而才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無問其容貌
乃以摛爲侍讀。

淮南八公

漢淮南王安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八公之徒
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述篇章分造詞賦以類
相從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

霍府二賢

唐郎餘令鄭州人擢進士第授霍王府參軍從父知年亦
爲王友元軌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栢爲林
也。

孤之穆生

隋楊汪字元度皆爲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
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

吾之相如

唐盧照鄰字昇之調鄧王府典籤王曰此吾之相如也

豈遊外府

王勔美風儀博書史仕梁爲河東王功曹王出鎮勔將隨
之蕭琛時典選見之乃曰王生才地豈可遊外府乎奏
爲太子洗馬

不觀假山

宋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衆
皆褒美坦獨俛首不觀諫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
對曰臣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
苦楚流血滿身此假山皆民租稅所出非血山而何有以
坦言告太宗者上曰役民如此何以山爲亟命毀之按益
王太宗第五子元份也

不可覩跡

唐薛元敬少與從父收族兄德音齊名武德中為天策府記室與十八學士之選性[illegible]中與房玄齡杜如晦如晦嘗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甚見尊憚

唐蘇良嗣高宗時為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規諫之甚見尊憚

超宗怨望

南宋謝超宗鳳子也為黃門郎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正應為司驢有司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

王晞遨遊

後魏王晞為常山王司馬任并州雅戎馬填委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以談讌為事士人謂之方外司馬

[illegible]

唐張鷟調露初以[illegible]考功員外郎騫味道稱為天下無雙授岐王府參軍

公義引思諷

唐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illegible]思邈為倉曹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以自[illegible]

收采人物

唐房玄齡字喬臨淄人為秦王府記室出入十年軍符府檄駐馬即據文約理盡初不著藁秦王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

參謀帷幄

唐杜如晦字克明為秦王府兵曹參軍時府僚多補外官如晦亦出陝州長史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獨如晦王佐才也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驚即留之使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

為滕王友

唐郝處俊再轉滕王友恥為王府屬棄官去嘗與高智周等各言所志曰大丈夫惟無仕仕必至宰相乃可

為魏王師

唐太宗以王珪為魏王泰師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休源儀表

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帝謂曰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乃勅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當師事之

悼之師矩

唐劉悼之拜相王府司馬帝謂曰卿家世忠孝吾子賴卿師矩蓬在麻中不扶而挺也

韋琮識遠

唐韋湊字彥宗。入爲相王府屬。時姚崇兼府長史。曰。韋子識達文優。吾恨晚得之。

士安行優

宋畢士安字仁叟。兼冀王府記室參軍。端拱中。諸王府官各上所爲文。上問近臣曰。文吾既知之。其行誼優劣皆以公對。帝善。以本官兼知制誥。

講說有法

宋鄭穆字閎中。時嘉定二王府闕侍講。御史陳襄請擇人。神宗曰。如鄭穆德行。乃宜左右王也。穆居館下三十年。在王邸一紀。非公事不至執政之門。講說有法。至可爲勸戒者。必反復摘誦。二王敬禮焉。

行誼無闕

宋熙寧中。言者謂諸王宮教授向來率用朴學醇儒。近以員多。所用之人或異於前。乞下兩制及國子監舉有學行不通政事者充。仍限年五十以上。庶專於講授。有益宗室。於是詔曰。今後員缺。令舍人院及國子監舉朴學醇儒行誼無闕年五十以上者充。

對掌機近

唐溫大有字彥將。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對掌機近。

諫止畋獵

唐薛收字伯褒。爲天策府記室。上書諫止王畋獵。王答曰。覽卿所諫。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陳拜起節

宋神宗封淮陽王。以韓維爲記室參軍。王每事咨訪。維悉心以對。至起拜進退趨揖之節。皆陳上前。上嘗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人不可有功名心。上稱善。維仍侍問。

作富貴箴

宋孫覺爲昌王府記室參軍。王問終身之戒。覺爲陳諸侯之孝。作富貴箴。

面叱賈琰

宋賈偁爲晉府判官。賈琰爲推官。時諸王宗室宴集。琰怡聲下氣。褒讚捷給。偁面叱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之甚。獨不愧於心耶。衆皆失色。太宗因重偁之直。拜參知政事。曰賞卿之叱賈琰也。

說宗朱熹

宋黃裳字冕仲。爲嘉王府翊善。孝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追踪古先哲王。當學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爲誰。裳以朱熹對。及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曰母不能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何如。

召對群玉殿

東都事略。邵亢字興宗。兼潁王府翊善。召對群玉殿。英宗訪以世務。稱之曰。學士眞國器也。

侍宴太清樓

宋治平中宗室四千餘人視王[illegible]侍講記室[illegible]宮院教授[illegible]大清樓

注[illegible]成[illegible]

宋張忠[illegible]公大[illegible]王邸讀[illegible]暇日賜札[illegible]

雅[illegible]

宋大中祥符九年以張[illegible]部王府賓客時王將受經擇者[illegible]府[illegible]時為河北轉運使[illegible]遷度力學有[illegible]為[illegible]者即召赴闕北命焉

職在訓導

宋大觀二年定王嘉王二府侍講沈錫奏[illegible]宗[illegible]以張士[illegible]為王友命王答拜以示[illegible]禮今侍[illegible]之[illegible]職在訓導亦[illegible]之友侍也可如王友例令王答拜

義兼師友

宋[illegible]字[illegible]為[illegible]川王[illegible]宗在[illegible]每器[illegible]師友

上考不遷

宋鄭雍字公肅元豐中為皇弟嘉王府記室參軍在府滿十年不遷所自[illegible]上論歸重

三省各選

宋元祐中[illegible]教授[illegible]選所舉學官及可為師表可備講讀者補之不足則三省各選京朝官有出身年四十以上者充

洪智五孝

孔六帖[illegible]洪智入為陳王師講孝經於[illegible]殿洪智舉五孝為王誦之

吳充六箴

宋吳充為吳王宮教授他官多與[illegible]之義充獨以嚴見憚英宗在藩邸心重之充為宗室六箴以獻一曰視二曰聽三曰好四曰學五曰進德六曰崇儉仁宗命[illegible]之左右

能正經義

宋孫[illegible]字宗古為[illegible]王[illegible]正義[illegible]詔賜紫

不附權臣

宋紹興中[illegible]教授及引對上曰卿[illegible]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illegible]

山堂肆考臣職第十九卷

○督府

晉伐吳之役。以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後魏有都督中外諸[illegible]大都督揔攝六[illegible]唐大[illegible]府皆置都督[illegible]史以下等[illegible]揚益并荊四州為大都督府[illegible]以下十州為中都督府[illegible]以下十州為下都督府。後以[illegible]權重難制。唯存四大都督府。餘[illegible]宋[illegible]元直以左僕射都督江淮荊浙[illegible]事。四年趙元鎮自知樞密為川陜宣撫處置使。改都督川陜荊襄諸軍事。後湯進之以左僕射為都督。王瞻叔以參知政事為同都督。瞻叔乞免。于是命楊存中代為。非宰相而為都督自存中始。

稱羊

晉羊祜都督荊州。招撫以禮。懷遠以德。吳人悅服。稱為羊公。

謳杜

杜預都督荊州。南土之人。美而謳之曰。後世無叛由杜公。孰識智力與勇功。

政務清淨

唐漢陽王瓌為荊州都督。政尚清淨。嶺外酋豪數相攻伐。瓌使諭威德。皆如約不敢亂。

政尚嚴肅

唐張嘉貞歷秦州都督。為政尚嚴肅。甚為人吏所畏憚。

威行南服

晉劉弘為荊州都督。威行南服。凡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

政便南荒

唐李襲志轉桂州都督。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省。南荒便之。

吹笳解圍

晉劉琨字越石。為并州都督。在晉陽胡騎圍之數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流涕歔欷。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賊並棄圍走。

陶瓦免災

唐宋璟為廣州都督。廣人以竹茅結屋。多火患。璟教人陶瓦列肆[illegible]始知棟梁。

士女相慶

晉明帝太寧三年。以陶侃都督荊湘等州軍事。侃復鎮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軍府眾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

兒童亦知

宋張浚視師江上，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從將擇卒見之，皆必咨嗟太息，下至兒童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金，其國必問浚今何在

飲貪泉

唐馮立拜廣州都督，前後作牧者多以黷貨致釁咎。叛。立至不營產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貪泉，嘆曰：此吳隱之所酌耶？吾雖日汲此水，何易吾性？遂極飲而去。

修毀堰

唐張守珪為瓜州都督。州地沙瘠，不可藝，是時渠堰為虜毀，材木無所出。一夕火暴至，大木千章塞流而下，因取之修復堰坊，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

勸營田

唐貞觀中，思結部落饑貧，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居磧北。及儉以代去，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儉單騎說諭，徙之代州。即以儉為代州都督。儉因勸使營田，歲大稔。儉又恐其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備。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

息轉漕

唐王晙（晙音俊）景龍末授桂州都督。州舊有兵，常仰餉衡永，晙始築羅郭，罷戍卒，掘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

朞年，人刻石頌德

賜錦表政

唐王方慶，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珠琲，前都督路元叡冒取其貨，舶首不勝忿，殺之。方慶至，秋毫無索。部中首領請府，訴府曹素有相餉，方慶約官屬不得與交通。議者謂其治廣第一，詔賜瑞錦雜綵，以表善政。

袖金弗還

李商遷廣州都督，及還，人或袖金以贈，不納，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

道不拾遺

唐郭元振遷涼州都督，治涼五歲，善撫御，道不拾遺。

民皆趨本

唐竇軌為洛州都督。周洛閭因隋亂，人不土著。軌下令諸縣有游手末作者按之，由是威信甚行，民皆趨本。

先擇最吏

唐陽嶠，舉議建都督府，先擇最吏，遂以嶠為涇州都督。

再破巨賊

唐宗室孝恭為揚州行臺大都督，再破巨賊，北自淮，東抱江，度嶺而南，盡統之。欲以威重夸遠俗，乃築第石頭城，陳廬徼自衛。或誣其反，上赦為宗正卿。

示賊禍福

唐馮元常拜廣州都督。安南酋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劫掠州縣。詔元常討之。元常率士卒航海馳赴，先示禍福，賊黨多降。元常縱兵斬其首惡而還。

諭國威靈

良青民唐膠東王道彥。拜茂州都督。開遣人入党項。諭國威靈

專治軍旅

宋呂頤浩字元直。與秦檜同秉國政。檜令其黨建言令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遂除頤浩都督江淮荊浙軍馬。上諭之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財賦。如種蠡之分職。秦檜唯唯奉詔。乃詔頤浩總師北向。置都督府于鎮江

兼領屯田

宋張魏公為諸路都督。請親行邊郡。上乃令浚往視師。初言屯田者甚衆。而未見其效。至是浚兼領屯田以出。始置官屬。凡所行之事。皆畫一而去

山堂肆考　八商集十九卷　五

令移虜書

張魏公兼樞密視師江上。時兀朮擁兵十萬于淮陽。公召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公來。勇氣十倍。令韓世忠移書兀朮。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初虜諜報公得罪遠貶。故悉力來犯。至是兀朮問世忠所遣麾下[illegible]曰。吾聞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在此。愈出公所下文書。兀朮見公書押色動。即強言約日當戰。公再遣以世忠書問戰期。命回一日。而虜宵遁矣

召諭上旨

言行錄。張魏公除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視師江上。至鎮江。召韓世忠親諭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

折然奉命至建康府。魏公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

賜書賜勞

唐宗室梅乾封中為營州都督。以治狀聞。璽書賜勞。

手書獎嘆

張魏公視師江上。上賜手書曰。賊雖犯順。侵害父母。卿其率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兇渠宵遁。回思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嘆。

○經略使

唐貞觀二年。邊州別置經略使。此蓋使名之起也。儀鳳二年。以黑齒常之為河源軍經略大使。永淳

山堂肆考　八商集一十九卷　六

音有

元年。以婁師德為河源軍經略副使。至德三年。賀蘭進明除嶺南五府經略。兼節度使。建中元年。除元琇節度。始不帶經略。宋咸平五年。始以右僕射張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路經略使。判邠州。諸路軍馬並受節制。又以鄜州觀察使錢若水為并代經略使。判并州。自後不除人。寶元中夏人入寇。始命陝西沿邊大將皆兼經略安撫。儂智高擾邊。詔知廣桂州並帶經略安撫使。自後西南帶經略。所以重帥權而服遠夷也。又唐志。置經略使。討度為上考。集事為中考。脩葺為下考

敕諭方略

唐賦林，戴叔倫為容管經略使，綏徠夷落，威名流聞，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略，故所至稱最。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寵賜。

行之威聲

唐裴行立為安南經略使，威聲風行。

民樂其敎

唐元結為容管經略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民樂其敎，立石頌德。

上稱其材

唐高宗以婁師德為河源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

管嶺外地

唐京公房為涼州經略，管嶺外十三州之地，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貲產，以贍親舊。

平嶺表獠

唐王翃字宏肱，大曆中為容管經略使，平嶺表叛獠，代宗遣使慰勞，加金紫光祿大夫。

太史書烈

唐賦林，張公師為安南經略使，自為吏，已習于海邦，去之則夷獠稱亂，復至則寇擾順化，及受命專征，牧人盡區畫之方，制國備形體之法，道阻而備百貨，地偏而具五穀，儲峙委積，師旅無癸庚之呼，繕完板幹，控帶衆戍，已之位奇珍良貨溢于王府，殊俗異類盈于藁街，優詔屢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

外蕃貢琛

唐賦林，徐申字維降，為邕管經略使，賞罰分明，賊不敢後，外番歲以珠海舶琛，貢者浮海至申，於常賦外，未嘗賸索，商賈饒益。

築城捕寇

言行錄：范仲淹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于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于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于是明珠、滅藏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

弛禁通商賈

言行錄：宋劉韐子羽，字彥修，為宣撫司，移軍閬州，時吳玠戍河池，王彥戍金州，二鎮皆饑，而興元帥過為禁約，閉關隘塞糴，不使米粟入境，二鎮甚病之。公乃承制拜利路經略，兼知興元府，公至日，盡弛其禁，通商輸粟二鎮，乃安。

冗汰闕補

朱晦菴文：南軒先生張栻，除安撫廣南西路，所統州二十有五，邊氣殘，故多盜賊，徼外諸夷間亦入塞為寇，而州兵皆脆弱惰慢，又乏糧食，以亡多不補。公為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椋卒伉健者，以備勁用，又令親兵稚

錢等畢日習而月比世之視諸州有不足于糧賜及甲戈之實者更許漕司鹽木實錢以佐之傳令溪洞酋長毋得輒相讎殺生事其他立恩信謹關防亦無所不備于是境內肅清方外奉服幕府無西顧之慮矣

威信著敵

范仲淹知慶州兼經略招討使未幾賊兵三萬叩城淹麾兵血戰賊遂奔北久之种世衡不利于定川人心搖動及見仲淹耀兵號令嚴明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爲長城吾屬何憂

移文諭虜

宋唐質肅公介知太原河東經略使至則首戒邊將無生

奇吾可

事初代州岢嵐軍虜數侵邊公遣徹其境上堡柵又移文諭以利害嚴守以待之

馳騎往軍

宋咸平四年以兵部尚書張齊賢充涇原儀渭邠寧環慶鄜延州保安鎮戎渭邊軍安撫經略使以知誥梁顥副之帝以邊將玩寇朔方糧道艱阻欲命齊賢等亟使馳騎而往仍命宣徽南院使周瑩祖于瓊林苑

元昊稱臣　下之

東都事略宋郝戩字天休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巡邊至鎮戎軍將過花堡元昊方擁兵近塞謂其下曰我已與人使稱臣朝廷何爲復用此公護諸將其欽畏如此

總管受制

宋沈括筆談予爲延鄜經略使日新一廳謂之五司廳五司者經略安撫總管節度觀察處置五使也經略安撫司不置佐官以帥權不可不專都總管副總管鈐轄都監同簽書而下皆受經略司節制

○節度使

歷代沿革節古方伯專節之職方伯即今布政使連帥即今按察使唐初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之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接乎開元

朔方隴右等鎮皆置焉而安祿山遂以范陽反其後祿山子慶緒史思明父子繼起肅宗命李光弼等將兵討之號九節度使自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伍者皆除節度使

雙旌

百官志唐節度使之初建亦專賞殺初授具帑抹兵杖詣兵部辭見觀察使亦如之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中官祖道次一驛輒上聞按黃帝內傳玄女爲帝制玄纛十二以主兵是纛自黃帝始也又實錄商有纛以皂紙爲之似蚩尤首

三印

宋大中祥符中上覽河南節度使知許州石普奏狀用許州觀察使印以問宰相王旦對曰節度軍州行三印兵仗則節度判官掌書記推官署狀用節度印印之田賦則觀察判官署狀用觀察印印之符制備條則大使判署用州印印之

築樓

百官志唐節度使入境則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縣備印迎于道左視事之日設禮案高尺有二寸方八尺判三案視事三日洗印視其刻開歲以八月考其治否銷兵為上考足食為中考邊功為下考

開府

唐武元衡字伯蒼為劍南西川節度使綏靖約束儉己寬民比及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且雅性莊重淡于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

琱油紅旆

石林燕語節度使旌節門旗二龍虎旌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凡八物旗以紅繒為之上為金銅龍頭以揭旌旌加木盤盤以紅絲為旄旌節以金銅葉為之麾槍亦施木盤豹尾畫豹文皆以髹漆為杠文臣以朱武臣以黑旗則綢以紅繒節及麾槍則綢之琱油故謂之琱油紅旆受賜者藏于公宇私室別為節堂每朔望次日祭之號為

日唐制有六纛今無也唐白居易詩紅旆將軍昨日歸

鐵鉞琱戈

唐節度使李國貞拜鐵鉞琱戈乃主夏盟山玄來朝以靖蜀亂又節度使劉沔碣奇甲琱戈淫師以貞隼旗鶯尾淫伯以寵

賜金帶

唐牛僧孺為山東節度使賜以金帶詔曰將金帶為以比君子援佩雅弘之德敬宗即位封奇章公

賜御帶

唐裴度拜彭城節度使討淮蔡及行帝賜以通天御帶

賜服定稱

唐貞元七年二月詔賜節度使觀察使新制時服上曰頃來賜不又采不當非制也朕今思之俾有定稱節度使以鶻銜綬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以雁銜威儀委取其行列有次人有威儀也以成儀又瑞草之

賜鞍馬

唐貞元中以張建封為徐州節度使為政寬厚而有紀綱不貸人以法後來朝上使左右以所指鞭賜之曰卿節氣歲寒不改故用此為況建封賦詩以自警

不獻鞍馬

唐穆宗即位時鎮使擇名臣為節度使初李聽為羽林將軍有駿馬穆宗在東宮使左右諷取之聽以備宿衛不敢獻

至是上曰聽往任其中。不與朕馬光必可用。乃授河東節度使。又文宗問從之上嘆曰什之江權不發兵之收地不恐。惟李聽可以為之。○按李聽有子十五人其用為度使

恐聽云

不在曰先

杜悰字永裕人之[illegible]唐文宗太和末[illegible]以[illegible]白悉臣欲奏之。悰以[illegible]且宣言之[illegible]日[illegible]書廚以獻及悰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上詔悰問李[illegible]節度皆四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鄭在度判不奏白悉真先覺也。

渡青海

唐王君㚟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四年。吐蕃而悉諾邏寇大斗拔谷君㚟聞其怠可乘也。率秦州都督張景順。乘冰渡青海擊破之以功遷大將軍。

牧黃河

唐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神策宛秀二軍。

控制萬里

唐王忠嗣有武略嘗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又權朔方河東節度使佩四將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

更歷九鎮

唐柳公綽[illegible]仲郢[illegible]蒙父子更歷九鎮

訣辟文吏

唐穆宗長慶中柳公綽為山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有二吏犯法一贓賄一舞文縣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贓吏獄具公綽判之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上祈福人

宋王朗宗分州人為節度使[illegible]州正[illegible]卧病家人私焚紙錢以祈福朗宗知之大呼止之曰神苟有知豈肯枉受賄耶

置集城門

唐鄧景山拜青齊節度使從淮南為政廉明有置集城門鄭班謂景山曰鵲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節度使劉展反

烏集棨戟

柳仲郢為[illegible]必[illegible]大集下[illegible]平[illegible]庭樹皆滿五日乃散家人以為候至是為天平節度使烏不復集[illegible]牟于鎮[illegible]

受悉怛謀降

唐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奏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已遣兵入據其城事下尚書省議請如德裕策牛僧孺以為中國禦戎守信為上上遂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境上

鄭田悅圍

唐節度使田悅反，圍邢及臨洺，詔李抱真領招義節度使，與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于雙岡，斬其將楊光朝，又破之，遂解臨洺之圍。

革投尸俗

唐李暠授太原以北諸軍節度使。太原俗尚浮屠法，以不葬，以尸投山谷飼鳥獸，其地號曰黃坑，大為民患，吏不敢禁。暠至，申厲禁條，遂革其俗。

置備征軍

唐徐商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以千帳渡河，自來歸附，詔商綏定之。商表處山東寬鄉，置備征軍千人，襞紙為鎧，鉀勁矢不能入。

出俸贖賣子

唐李光弼子棠為涇原節度使，罷軍中雜徭，出俸錢贖貧賣子還其家。

著約歸鬻女

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蜀人多鬻女為人妾，德裕著為科約：凡十三已上執三年勞，已下執五年勞，及期則歸之父母。毁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先主祠旁有名曰猱村者，其民剔髮若浮屠，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

疏壓息災

唐杜佑字君卿，為嶺南節度使，疏析廛閈以息火災，擢德與稱其有善政以及民，有盛德以化惡。

墾田省費

唐畢諴字存之，為邠寧節度使。諴到軍，遣吏懷諭羌人，羌人皆順向。時戍兵常苦饋餉之艱，諴募士墾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

重朝廷

唐牛僧孺為相，以上黨從諫用事，累表求出，乃升鄂岳為武昌軍，以僧孺為節度使。僧孺赴鎮，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櫜鞬候于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于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重朝廷也。竟行之。

敬桑梓

唐昭宗大順中，王師範為平盧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每本縣令到官，輒備儀衛往謁之，自稱百姓，拜之于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

納節降麻

宋朝退朝錄：所制節度使除侯時尚書侍郎若罷之納節，皆不降麻，止舍人院草制。宋天禧中，丁謂自保信軍節度使除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先公在西閣草制。政和中，蔡公自武康軍節度使除工部尚書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撫封宰長

常袞集節度使制詞：[illegible]以存撫之德，撫其四封宰役

丑長又曰推惟化宜勸以詰姦。

賞錢捕盜

唐僖宗乾符中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到官不詰盜。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凡人。未幾有捕盜至者。盜謂之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彼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斬盜于市。于是諸盜益相疑。無地容足。散逃他境。

斥殺遣將官

唐僖宗時辛讜為嶺南西道節度使。移南詔入寇。讜遣賈宏等使南詔。相繼道死。昨還已風痺。召攝巡官徐雲虔曰。吾子既仕。則思徇國。能為此行乎。讜恨不能拜。因嗚咽流涕。雲虔曰。士為知己者死。敢不承命。讜喜。厚具資裝而遣之。比至善闡城。欲驃信稱臣進貢。且責之曰。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以木夾遺讜。然猶未肯奉表稱貢。按南詔牒辭。謂之木夾也。

受命不顧家

唐李希烈反。遷宗室皋為江西節度使。受命日。不顧家。至豫章。大令將吏曰。有功未賞。與懷器謀未發者。皆得自言。補裨校伊慎等為大將。推王鍔為中軍。以馬彝許孟容為幕府。治戰艦。募兵二萬。以士二千五百委伊慎等教之。自將五百人教以奉兵圍力法。聽其賞罰。弛張如一。

赴鎮不用衛

唐德宗貞元中。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疾。不知事。軍士亂。殺大將數人。詔以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萬榮卒。都虞候鄧惟恭遂權軍事。不遣人迎晉。晉受詔。即與傔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惟恭以晉來速。不及謀。乃率諸將出郊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既入。仍委以軍政。眾莫測其謀。初惟恭謀代萬榮。故不遣人迎晉。且疑晉不敢入。及晉至。得其情。則怏怏不能平。乃結大將相里重晏等謀作亂。晉覺之。殺其黨。械送惟恭京師。流之汀州。按晉字混成。

盡知虜情

唐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建籌邊樓。圖蜀地形。南道山川與南詔相接者。列之左。西道山川與吐蕃相接者。列之右。其部落眾寡。饋運遠近。曲折咸具。乃召老于軍旅習邊事者。指畫而問之。于是虜之情偽盡知之。

不失臣節

唐德宗時。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略。每李納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人。天子富貴汝至此。宜以死報之。故玄

佐始終不失臣節

表才清俗

唐河陽節度使烏重胤卒以段秀實代之秀實[illegible]令間約有

威惠[illegible]

為治清儉

唐裴玢檢校同州節度使元和三年從山南東道移為治嚴稜不務苛奏入朝不省騎從東菜竹與二侍婢黃[illegible]練服其所居庭取庇風雨而已。

處置得宜

唐憲宗元和四年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者由諸州縣各制鎮將領兵收刺史縣令之權也。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與[illegible]各還刺史職[illegible]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置得宜故也。重胤字保君。張掖人。[illegible]之子。

功烈稱最

唐高崇文[illegible]元初代[illegible]為[illegible]川節度使招來[illegible]南破吐蕃[illegible]功烈為西南最[illegible]蜀人德之[illegible]必拜[illegible]蜀道[illegible]集之。

[illegible]校尤

唐德宗[illegible]亂功擢為河陽節度使與李光顏相犄角大小百餘戰三年賊平封[illegible]郡公其在河陽善撫士卒待官屬有禮[illegible]故韓文公送[illegible]公鎮河陽之三月[illegible]一人為校其尤取一人為校其尤。

[illegible]

唐盧坦為東川節度使[illegible]以六年[illegible]安州[illegible]使人問其父母妻子。[illegible]其疾病[illegible]。故士[illegible]逃者。

素稱忠義

唐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劉稹匿軍奏請命為留後上謀于宰相李德裕對曰澤潞事體與河北三鎮不同河北習亂已久人心難化[illegible]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行矣。

務在懷來

唐袁滋[illegible]義成節度使義成軍[illegible]北有[illegible]武之國也。滋嚴設備。而推誠待[illegible]安。皆畏服之。居七年。百姓之[illegible]

奏請通租

唐李吉甫為[illegible]南節度使[illegible]數百萬緡當人困[illegible]

更除弊政

崔安潛代高駢領西川節度使。吏倚駢為奸利者，悉誅之。數吏除謬政。

盡殺新軍

唐文宗太和中，南詔寇成都，詔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絳發兵救之。絳募兵千人赴之，[illegible]退兵，[illegible]新軍，諭旨賜以廩麥而[illegible]之。[illegible]皆怏怏，而監軍楊叔元[illegible]絳不奉己，以賜物薄[illegible]衆怒，大譟，絳與桂官趙存約皆遇害。上以溫造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討之。造行至褒城，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密與之謀，以牙兵圍新軍殺之，八百人皆死。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詔流康州。

不棄羞卒

唐朱忠亮歷四鎮節度使，吏白羞卒不任戰者可罷之，答曰：古人于老馬不棄，況戰士乎。聞者莫不感奮。

嚴武知人

唐嚴武字季鷹，上元初為劍南西川節度使，以杜甫為參謀，特[illegible]知人。武在蜀頗放肆，用度[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之悅，賞至百萬。蜀雖富饒，而吹括殆盡，[illegible]門里為空，然[illegible]亦不敢近。

王建樂士

唐昭宗大順中，以王建[illegible]西川節度使，建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illegible]材。

關牙門以[illegible]

唐文宗太和四年，以[illegible]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

貢及互市，懼其為變，皆嚴兵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于境，至則大闢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無得侵擾。

出廩錢市物

唐[illegible]士美[illegible]節度使。自李抱真以來，為節度者皆武臣，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千斛，潞久困甚。士美至，悉罷之，出廩錢市物自給。

疏詞中正

見茶酒。

言氣矜誇

唐開元中，蓋嘉運擊突騎施，來獻捷。上嘉其功，以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嘉運恃恩流連，不時發。裴耀卿曰：嘉運誠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且將軍受命，鑿凶門而出，今乃酣宴朝夕，殆非憂國愛人之意。上乃趣嘉運行。已而竟無功。按淮南子兵略訓：君命將，將臣辭而行，乃爪鬋設明衣，鑿凶門而出。故杜甫詩南[illegible]凶門載少帷。

鬋音翦

斬將狗軍

唐憲宗元和中，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弟承元。承元時年二十，[illegible]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可為衆許諾。承元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諸將

號哭不肯從。承元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大將李寂等因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

合兵討賊

唐僖宗時寃句人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殆盡遂入宮稱大齊皇帝鳳翔節度使鄭畋刺血為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順逆皆聽命又移檄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之。按寃句漢縣名故城在兗州府曹縣界。

出軍乘騾

唐封常清以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使性勤儉耐勞苦每出軍乘騾私廐纔二馬賞罰分明。

入朝進馬

唐憲宗元和中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一千而汴之庫廐尚有錢百餘萬緍絹百餘萬疋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不貪名位

唐宣宗大中間翰林學士韋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歧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乃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為河陽節度使

欲存事分

唐德宗貞元中李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以自良代燧為河東節度使自良固辭曰臣事馬燧久不欲代之上曰卿於馬燧欲存軍中事分誠為得體然北門之任卿不可辭注云存事分言不忘事燧之軍分也北門之任言河東為國家北門也節今太原府

得大臣體

唐杜悰為淮南節度使武宗聞揚州倡女善酒令敕監軍選十人以獻監軍請節度使杜悰同選杜悰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敕悰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敕勿選及悰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豈大將才

唐德宗貞元中以姚南仲為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曰姚大夫書生豈大將才也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使之必不肯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

貪衆皆斬

唐代宗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東節度等使既至將吏卒貪為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清忠著名

唐文宗時宰相李石言于上曰盧鈞為嶺南節度使朝士
皆相賀以為嶺南富饒之地近歲皆厚賂北司今北司
不撓朝權陛下宜以次褒之庶幾內外奉法上從之鈞至鎮
以清惠著名。

嚴整治軍

唐肅宗乾元中召郭子儀還京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
兵馬元帥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
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皆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

忠義激士

唐德宗建中四年馮河清與姚況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
哭激以忠義發甲兵器械行在城中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
清為涇原節度使況為司馬

食橘納宮

唐扣批為嶺南節度副使廨中橘甚佳食納宜于宮

取餘自送

唐盧鈞為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貨毫不以入門家人病
取橘於公府以私劑供知趣之

樂政畏威

唐田弘正兄魏博節度使以功加至宰相入朝上眷待殊
等因請留闕下帝勞曰魏人樂卿之政畏鄭卿之威
朕長城又安用辭

貢子請吏

見危遺

不事威嚴

唐李愬平元濟憲宗命以袁滋為申鄧節度使愬至唐州
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
言則曰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
故示之以不肅使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
人果恃之不為備

忠于社稷

唐穆宗長慶元年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
起復弘正子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布與妻子及賓客訣
曰吾不還矣悉屏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
徒跣號哭而入居于堊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田產得
錢十餘萬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後布為魏博將史
憲誠陰謀其功不成遂刺心而死

堊音惡　堊室白土塗之居喪之所也

命釋七良

李愬自蔡州選大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
捉生虞候丁士良欲刳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
刳音枯　眾請刳其心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
德言于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
以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擒
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文城柵降引兵

入據其城。

誘擒李祐

李愬將襲蔡，求驍將李祐。祐守興橋柵，愬令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命釋縛，待以客禮，又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祐感泣，言于愬曰：元濟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

洄音迴

撫夷勸農

唐李承約拜黔南節度使，以恩信撫夷落，勸農桑，興學校。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詔許留一年。

勤身節用

唐曲環為兵決，改陳許節度使。二州比為寇衝，民苦剽掠，皆客他縣。環勤身節用，寬賦斂，簡條教，不三歲，歸者襁屬。

縱民復業

唐僖宗乾符中，高駢為西川節度使，將至劍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一豨突，奈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

豨音希

留城為資

唐僖宗乾符中，山南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巢于荊門，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

賜帛分將士

唐武宗會昌中，以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使，明日，帥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斬獲千計。上得捷書，喜甚，謂宰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潞州市有男子，狂而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今破潞州者，果雄也。詔賜雄帛，雄悉置軍門，自取一匹，餘悉分賜將士。

授弓誌姓名

唐王忠嗣在節鎮，召屬長付以兵器，使校士卒，雖弓矢必誌其姓名，軍還，驗弦已缺，得按名治罪，部下人人自勸。

親王遙領

唐開元中，剡王除安北大都護，充安撫河東關內隴右諸蕃部落大使。親王遙領節度自此始。又河西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使如故。宰相遙領節度自此始。

泚音此

唐盧杞與張鎰同為相，杞忌鎰忠直，欲去之。會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思得重臣代之，杞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筭。上乃顧鎰曰：朕

以易帥鎮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後鎮為鳳翔將李楚琳所殺

厩役教為精騎

唐代宗大曆中。馬燧為河東節度使。以河東兵寡士卒寡弱。悉召牧馬厩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為精騎。又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陳。居一年。得選兵三萬人。

幕僚皆用少年

唐穆宗長慶中。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張弘靖代之。先是節度使皆與士卒均勞逸。弘靖雍容驕貴。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韋雍輩。又皆少年輕薄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詬之。嘗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能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招撫流散

唐文宗太和中。殷侑為齊滄節度使。承喪亂之後。骸骨蔽地。戶口存者什無一二。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流散。勸之耕桑。數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溢。

擇用廉平

五代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政。擇廉平吏用為刺史縣令。有大將十餘人謀作亂。乃大會諸將。于坐中擒之。數曰。吾惡衣糲食。正為汝曹。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汝訣。立撾殺之。

過師不踐禾稼

唐宗室李皐遷湖南節度使。凡戰大小三十二。取州五縣二十。斬首三萬三千。生擒萬六千。未嘗敗北。師所過不敢伐桑棗踐禾稼。剗除仰食江淮。兩淮兩道出九江至大別。皆與賊接。斡戰十里。伺路近適江漢。恃以為固。

大饗惟習擊刺

唐劉琢子全進宣武節度使。先是大饗。雜進倡舞。琢曰。豈軍中所宜。取壯士千人被鎧甲持矛盾。習擊刺。又下令不呵止夜行。使民自便。

債帥

唐文宗太和中。以高瑀為忠武節度使。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至是裴度韋處厚始奏用瑀。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麤官

北夢瑣言。唐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出為戎鎮。嘗鬱鬱嘆息。有詩云。麤官乞與真抛却。賴有詩名合得嘗。益以節將為麤官也。

車前張旗

宋辛棄疾帥淮東。每出。車前張旗。書云。撫軍恤民。斬賊配吏。

泉中奪牌

唐肅宗寶應中。史朝義反。以雍王适為元帥。會諸道兵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官軍擊之不動。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單騎奔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衆大敗

披靡皆上聲

二卒守門

汗音寒

唐文宗太和中。以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于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

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千夫荷檐

宋景定間。林存為淮[illegible]衛。調千夫荷檐。總領請狀[illegible]一[illegible]一路所有許取或[illegible]如何有許多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一在蜀。表授校書郎[illegible]少遊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illegible]蜀人之情。至是以[illegible]為攻[illegible]畏服。

毳渾來迎

宋太祖建隆三年。以趙贊為彰武節度使。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遙見旌旗。所部毳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

鄭齊力
混音是

山堂肆考臣職第二十卷

安撫使

歷代沿革梁武帝普通六年遣以所從元爲開右大使安撫六鎮大使之名始此隋文帝開皇九年詔遣柱國等巡安撫嶺外仁壽四年以楊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唐貞觀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聖曆中以狄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德宗貞元又置副使宋舊不常置自咸平二年以翰林學士王欽若爲四川安撫使安撫使之名始此其後景德三年始置河北沿邊安撫使以雄州守臣爲之而陝西邊郡及湖南河北四路廣桂二州河南京西杭越江寧洪州等處皆置以掌總護諸將統制軍旅察舉奸宄以肅清一道逆炎以後或以文臣充或以知州兼之而諸路又有安撫大使則自兩浙兩路劉光世始

脅從曲赦

唐狄仁傑聖曆中突厥入趙定擄掠男女兵拜仁傑爲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于賊仁傑上言願曲赦河北一切不問詔可

叛黨擒吏

唐裴行儉字守約儀鳳二年詔安撫大使將吏爲刻石于

碎葉城紀其功帝勞之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擒吏可謂文武兼備矣

鄭晉康

綏撫一川

宋真宗咸平二年以學士王欽若爲西川州道安撫大使知制誥潘昭爲陝西路安撫使欽若辭陛帝諭之曰朕以觀省風俗選擇其人數日思之無易卿于今宜宣布德澤使知朕勤恤之意

全活饑人

宋韓忠獻王琦爲體量安撫使時益路人饑公至則蠲租減稅募人入粟招募壯者刺以爲廂禁軍又檄劍閣民流移欲東者勿禁由是全活饑人百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畫策弭盜

宋吳育撰葉夢得行狀云號爲福建安撫使并以得措置弭盜之事上曰盜之稍衆多矣非十人非一人能克所致宜令帥司餘兵凡有寇于也今十之一公乃是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戒三策至用盜賊遂息

發粟賑貧

宋韓獻肅公絳字子華時江淮兩浙饑以公爲體量安撫江南東西二路公到部則發倉廩賑給之開百姓疾苦

試信服人

宋許份知鄧州兼荊南西路安撫使政尚寬厚庭無留獄

權酤胥 各孤

益其處心積慮一本于誠信故人皆愛服之在鎮四年。一
路饑空若八十縣鄰路饑流賴公全活者二萬六千九百
有奇去之日百姓遮道拜泣如之召父杜母

公勸厲屬

宋眞德秀為湖南安撫使以康仁公勸厲僚屬以周敦頤
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勉士民推酌和糴以惠民立惠民
倉社倉慈幼倉義阡惠政畢舉

察邊民利害

宋范雍充陝西沿邊州軍體量安撫使詔所至察訪邊民
利害及體量官吏能否

錄諸將功狀

珙音拱

宋時巨寇李金奔竄為亂以劉忠肅公珙為荊襄南路安
撫使公入境檄鄰道謹斥堠守隘塞亟奏請下荊襄發卒
為聲援由是官兵日盛賊氣日衰賊徒執李金以降何[illegible]
盡殲既乃錄諸將之功狀以聞一毫不敢有所私上嘉嘆
再三稱其書獲矣

奪民偷渡

鄆守溥

宋崇德求丁謂充鄆濟濮安撫使時契丹稍南牧民奔揚
劉渡舟人邀利不時濟人謂取數因斬于河上詭言取民
錢者舟人大恐旦夕不敢偷濟

劉益來降

宋岳飛字鵬舉知潭州兼荊湖安撫都總管招劉益曹成

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招
之不從乃掩擊大破之成遂來降

供帳悉罷當道

宋汪綱信為湖南安撫使供帳之物悉罷官府所得錢運
歲代民納租分與僧寺予錢染病者加賞僱丙正旱潦
僧民皆有給以務蔭援士[illegible]

氣象一如盛時

椿音春

宋李椿知鼎州兼湖南安撫使撫摩周密氣象一如盛時
歲旱蠲租十一萬糴常平米一萬活數萬人

築館招賢

羅音雄 璡世瑱

宋余玠安撫四川築招賢館以禮士時播州人冉璡與弟
璞聞之詣玠玠與分庭抗禮待之甚至久之無所言因
使人窺其所為兄弟惟對坐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狀又
旬日始見玠曰某辱公禮遇思少裨益今若徙合州城于
釣魚山任得其人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玠大以為然
即聞于朝詔以璡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為承務郎權
通判州事徙城之事一以任之也兵聚糧為必守計後果
賴其力

以金助國

宋楊粲為泰福襄播州安撫使開禧初吳曦作亂粲
輸金錢戰馬以助國用以忠盡遂見封威叔侯

○轉運使

歷代沿革唐先天二年李傑始為水陸發運使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以侍中充江南淮南轉運使崔希逸蕭炅為副天寶中以韋堅為勾當轉運使第五琦劉晏充諸道轉運使比[illegible]以掌[illegible]充而諸道分置巡院[illegible]始置轉運使宋乾德三年以[illegible]道轉運使以總利權淳化中轉運使始帶按察之任祥符中詔自今轉運副使不限官品並在提點刑獄之上中興以來諸路都轉運使除授不常惟使副判官常置光宗紹熙以來使副運判不併除元置都轉運鹽使正三品又有同知副使。

饋餉

楚漢相拒滎陽蕭何守關中計戶轉漕給食不乏高祖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轉輸

光武拜寇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于是光武北征恂收租四百萬斛以給軍時軍食告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

漕給中都

漢高祖時漕山東之粟以給中都之官不過數十萬石孝武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饟率十餘鍾致一石。

漕給京師

漢昭帝元鳳中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中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

開渠通漕

唐玄宗天寶元年以韋堅為江淮租庸轉運使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自江淮至京城二年而成上為升樓詔羣臣臨觀加堅常侍吏卒褒賞有差號其潭名廣運

置倉省運

唐裴耀卿同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于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由孟津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二十萬緡或說耀卿請進所省腳錢以明功耀卿曰此致公家贏縮之利胡不可以求寵乃奏充所司和糴等給用下[illegible]為侍中

[illegible]財賦

唐代宗時崔彥昭長于治財賦召為吏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

通盈虛

唐王播領諸道轉運使程异為副而异尤能通萬貨盈虛歲致四十萬斛

唐代宗立以劉晏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常平使罷乃移
書于宰相元載以為運漕之利與害凡四待君盡以
漕事委晏故盡其才至天下大使
卿卿之也凡歲致四十萬斛物
不翔貴之

歲運百萬斛

宋范旻為淮南轉運使太祖嘗謂之曰朕知卿貧凡所須
正借用官錢悉以便宜行事不必一一中覆也每歲運米
百餘萬石以給京師時論許其有心計

未嘗按吏

宋陳文惠堯佐六為轉運使嘗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
重犯法至于人有過失多保佑之未嘗按黜一吏

專務聚斂

宋楊察字隱甫為江東轉運使專以聚斂為急務人或譏
之察曰此兵賦也苟掇拾羨餘則俗吏能之何必我哉

不納常禮

宋楊文公為江東轉運江東凡行部常禮一切不納至于折
俎交饋私覿勿以自入悉歸之官計錢一千六百萬

識大體

宋張士遜出為江西轉運使辭王文正公曰于政事堂公從
容曰朝廷権利至矣士遜後迭更是職思公之言未
嘗求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使識大體

代輸郡稅

言行錄宋程大昌字泰之從江西運副公曰可以興利除
害行吾志矣歲欵出庫錢十餘萬緡代輸四郡五等夏稅
折帛以遏饑民為盜之原

代納鹽錢

宋紹興中福建漕使王昨升到官俸一考見上供庫錢三
十萬緡欲代納本路拖欠鹽錢上從宰執奏因旌賞之

編科約

宋李文簡燾字仁甫除潼川路轉運判官州縣多
橫斂公逐官置冊括一道財賦列其名色使有無相補酌
三年而為帳編示官吏名為科約至今不廢

置都簿

李文簡公副運江西置一路財賦都簿未幾召還上言乞
本路毋廢此書上曰卿不為高論務在便民甚善

一路悚息

宋楊察為江東轉運使部吏易其年少及發奸擿伏一路
悚息召為右正言

八州知勸

宋彭思永字季長為荊湖北轉運使至部奏黜令之殘暴
疲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

荷鍤先往

唐劉晏為轉運與元載書曰見一水不通思荷鍤而先往

見一粟不運，頗負米而先趨。焦心勞形，期報聖主。

乘驛上聞

宋太宗時，魏廷式累官益州轉運使，因入奏，帝謂曰：百事具聞中書。廷式對曰：臣三千里外，乘驛而來，以幾事上聞，頗斷何以示為宰相也。即不時召對。

可為權衡

宋鮮于侁，字子駿，閬中人。神宗念東州困于役，竄吳居厚，復以侁為京東轉運使。比行，司馬光曰：福星往矣，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又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誠恐非宜，然欲救東土之敝，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為諸路轉運模範矣。士民聞其復臨，如見慈父母。

不繫品位

宋至道元年，荊湖轉運使何士宗上言：執政大臣出領外郡，郡中轉運司公事只宜書通判以下姓名。上謂宰相曰：運司所部，不繫州府，不繫品位，朝廷憲典，未可輕改也。

賦斂寬平

宋王仲制質遷荊湖北路轉運使，值兩方用兵，急于財用，公獨不進羨餘，其賦斂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荊湖之人自若。

公私饒足

宋薛之奇，字穎叔，為陝西運副，經賦所入，以給用度，故公私饒足。比其去，庫緡八十餘萬，邊粟可支二年。

義倫卻寶

宋沈義倫為隨軍轉運使，入成都，偽蜀有以珍寶為獻，皆卻之。東歸，篋中所有唯圖書數卷。上聞其清儉，擢為副使。

子美獻珠

宋初梁子美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漕臣初至，爭進羨餘。此珠出女真，子美市于遼人。遼人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真深怨之，而子美實用是顯。

蔡襄減稅

宋蔡襄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塘以溉民田，人利之，為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

楊紘去貪

宋楊紘為江東轉運使，紘嘗言：不法之人，如肆貪于一郡，一邑害民千萬家，不若去之，止不利一家耳。

致堯可畏

宋曾致堯為兩浙轉運使，時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介舊恩以自恣，致堯劾之。太宗曰：是人敢治魏庠，可畏也。

王素不許

宋王懿敏公素為淮南都轉運使，兼按察使，時初置按察，皆以苛刻相尚，公獨不許，然貪吏有自投劾而去者。

馳原隰訪疾苦

宋趙忠定公汝愚將漕江西，每輕車攜士案吏二，候兵一。

馳原隰訪民疾苦，自帥閫而下，悉嚴憚之。

入廣洞諭猺獠

宋丁謂[illegible]以轉運使[illegible]入廣洞諭猺獠[illegible]刻石於[illegible]上[illegible]人

[illegible]從

宋[illegible]使[illegible]或便宜從事。公曰：今公[illegible]也。[illegible]于此，不得不[illegible]彼矣。由是一切繩之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illegible]公過之，[illegible]色及退而不[illegible]無憾，公過范公不少下。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

時輩見推

宋張于湖除[illegible]州路運判，制：爾文學議論，見推時輩，久在遐服，宜知朕指。將輸之任，毅汝以行。爾其宣布，朕不遐棄。

賜緋衣

宋侯陟除淮南轉運使，賜緋衣袋。

賜錦袍

宋[illegible]佑間河北、河東、陜西三路漕臣，賜方勝練鵲錦袍，從劉[illegible]之請也。

以廉勤

宋[illegible]年四年，秘書丞查道上言：朝廷命轉運使，不惟商度金穀，蓋以廉察郡縣臧否，請自今轉運使副得替，先批書一任所舉若干，廉勤才識之士，所奏若干貪殘很濫之人。朝廷量其臧否，以行賞罰。從之。

察能否

宋景祐元年，令諸路轉運使副察所部官吏能否，辨為三等：公勤廉幹，文武可取，利益于國，惠及于民者為上；幹事而無治聲者為次；很愞而貪，懦公不治，[illegible]夫[illegible]頗彰者為下。並列狀以聞。

有志澄清

宋李綱，字公素，寶佑中及第，授大理評事，通判[illegible]州。召試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未幾，除京西轉運使。時呂文靖執政，好擢用奇才，謂曰：朝廷之制，未嘗有釋褐再任為轉運使者，以學士[illegible]高，[illegible]有此[illegible]，宜副朝廷任使之意。綱到任，即有[illegible]之志

有力供調

宋李士衡為河北漕，真宗幸澶州，東封西祀，供調百萬，億士衡有力焉。

定役書

宋范宗仁聚所知，鮮于侁除利漕，兼提舉常平。上曰：鮮于侁定利路役書，可為諸路法。又上書陳時政闕失，留京都

轉運

減炭課

宋陳堯佐為河東轉運，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或曰：轉運征利之官也，然利有

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民爲俗吏哉。

糶米賑民

宋諫議堯佐爲梓路轉運使。會歲饑，道殣相望，稍先出粟米以賑民，故富豪大族皆願以米輸官，全活者數萬人。

積貯備禦

宋范忠宣公純仁以直龍圖閣陝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何如？對曰：城郭粗安，甲兵粗修，糧儲粗備。

募商輸粟

宋仁宗時，范祥爲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于陝，以實塞下，弛兵民輦運之役，公私便之。

一六八 南集 一一卷 十二 三四八十八

置吏督糾

唐韋堅侍候上意，見宇文融策以力刻財物得行進奏，而得恩寵，堅乃以轉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裨國之倉廩，歲增鉅萬。

給紙上數

見翰林學士。

賜詩寵行

東都事略：宋王隨直史館，出爲京西轉運使，時隨父母在洛中，京西乃其所部也。真宗賜詩寵其行，復以汴邇揚旆過家，時人榮之。

奸吏悚服

宋趙抃爲梓州路轉運使，窮城小邑無所不至，父老嘉歎，奸吏悚服。

重辟平反

宋胡則爲廣西轉運使，按宜州重辟凡十九人，辯平反者九人。

○觀察使

歷代沿革：唐貞觀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遣使，始有巡察安撫之名。神龍三年，以五品已上二十人爲十道巡察使，察天下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二年，置十道按察使各一人。開元二年，改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二十年，改曰採訪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黜陟使。乾元中，改曰觀察處置使。宋沿唐制，置諸州觀察使，非符中。詔觀察使兼帶刺史。政和中，詔承宣觀察使，初不帶符節。

一八 南集 二十卷 一四 二五十

棠

老稚歌思

唐憲宗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墀曰：臣嘗守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乃詔上丹功狀，刻石于碑。後丹子宙亦爲江西觀察使，政尚簡易，江西以爲世賞。

內外引避

唐代宗大曆中，以陳少遊爲宣歙觀察使，少遊善結權嬖

防除柱常意其消息多擾官吏董秀掌樞少遊請盛獄五
為縛又納賄于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遂致宣索

不抑穀價

唐憲宗元和三年盧坦為宣歙觀察使[illegible]
價日[illegible]
糴不起[illegible]以生

為緩租期

唐[illegible]陝虢觀察[illegible]
使[illegible]

夜分決事

唐崔咸字重易遷陝虢觀察使自旦至暮與賓僚痛飲常醉不醒僚領堆積至夜分乃決事裁剖精明無毫釐之差吏胥稱為神人

夜中登城

唐憲宗元和五年以呂元膺為鄂岳觀察使元膺常欲夜登城門已鎖守者不為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真偽難知亦不可[illegible]

獻箴

唐[illegible]宗[illegible]無常比肥[illegible]浙西觀察使[illegible]獻[illegible]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

刑禁

北魏崔[illegible]南[illegible]使[illegible]貿易不許出境他郡災荒不之恤[illegible]人情[illegible]

誅[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為福建[illegible]閩人未知[illegible]設鄉校使作為文[illegible]加勸[illegible]由是俗為一變[illegible]貢士與[illegible]州等

繕陴隍

[illegible]建封字本立[illegible]四年為徐泗濠觀察使時四方多故乃繕陴隍練兵[illegible]附李希烈遣將來戰建封[illegible]省且刪之

毀祠修堤

唐[illegible]東西觀察使[illegible]城[illegible]京[illegible]上元[illegible]佛祠四十區[illegible]由是建業[illegible]

相資代軔

[illegible]鄭[illegible]觀察使[illegible]
[illegible]八十餘萬鄭[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不能獨治安
得徒自封鄉[illegible]代[illegible]

美譽四勝

唐吳湊為福建觀察使為政清勤美譽四勝與[illegible]相賓參

有憾於常短毀之。又言湊有風痹。帝召還驗其疾非是。由是不直參

惡俗大變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南方信禨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之不敢養。德裕擇長老諭以孝慈大倫。數年惡俗大變。

元稹館郎

唐元稹為浙東觀察使。會稽山水奇秀。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鏡湖秦望之遊。月三四焉。副使竇鞏。海內知名。與稹酬倡。至今稱蘭亭絕唱。白居易賀詩稱山鏡水歡遊地。坐帶金章榮貴身。

李□□壁

唐宗室曹王皐拜湖南觀察使。前節度辛京杲貪暴。部將王國良據縣反。命荊黔洪桂兵討之。再歲不能下。皐至。遣書曰。觀將軍非敢為大逆。欲脫死耳。我與將軍俱為辛京杲所誣者。蒙將軍何忍以兵加將軍哉。國良得書且喜且懼。遣使請降。然尚狐疑。皐即單騎稱使者造國良壘。國良延使者入。皐大呼其軍曰。有識曹王者乎。我來受國良降。國良今安在。一軍錯愕不敢動。國良迎拜叩頭請罪。皐執其手約為兄弟。盡焚其攻守器。散其兵。

聲樂不聞

唐薛平。寶鼎人。歷三鎮。而聲樂不聞于家。憲宗時以治行遷御史大夫。後封河東郡公。

烽燧不置

唐懿宗時。王式為浙東觀察使。賊裘甫作亂。式擒送京師斬之。諸將還。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年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也。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皆拜曰。非所及也。

請除刺史

唐德宗貞元四年。以程懷直為滄州觀察使。懷直請分景城弓高為景州。并請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以徐申為景州刺史。按景城弓高皆漢縣名。

奏責中人

唐宣宗大中六年。以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有敕使過硤石。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以聞。帝怒。責之。中人皆斂手。（硤音洽）

為治有威惠

唐僖宗時。黃巢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眾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觀察使鄭鎰表巖以自代。巖為治有威惠。閩人安之。

為官甚清忠

唐王紹與李泌善。為江西觀察司路嗣恭判官。泌數奏紹與己有私恩。德宗許為泌報德。故進紹給事中。後浙西觀

察使閻汎擬繼帝曰是朕為君報德者寧常例耶也獨不留議事耶對曰浙西賦入尤劇緣為倚其清忠能惠養是故所選之詔可

成政不移

張建封為□□使入覲德宗禮遇加于父友錫時詩又令中使齎常所執鞭賜曰卿忠正節義歲寒不移故以賜卿表卿忠節也○一說建封賜鞭乃為徐泗濠節度使時事。

風節不立

唐扶為福州觀察使濫殺人風節不立及卒奴婢爭財有司按其貲至十餘萬

蠲租錢三百萬

唐衛次公河東人為陝虢觀察使蠲榷租錢歲三十萬

罷酤錢九十萬

唐王仲舒為江西觀察使終江西榷酒禁民私釀民甚苦之仲舒奏罷酤錢九十萬

齊映進劍

唐齊映為桂管江西觀察使始映罷不以罪復得復進乃厚斂貢獻以中帝欲初諸藩進銀瓶止五尺李兼在江西始進六尺至映乃進八尺

李琮歸印

尉遲偓中朝故事□□□□□□觀察使漁者獻鯉一頭長數尺琮命家人烹之□□□□□□腹有文曰衡山縣印琮令

魏吏索衡山縣近日文書視其印篆分明似新鑄者乃遣召衡山令携印來閱之果然新鑄也琮辟人詰之令伏罪曰舊印為惡人竊去其與主吏以憂刑戮所以潛命工人為之今則唯俟死命也琮則以為私其事碎新印令齎舊印歸縣俾有知者

賜以時服

唐貞元中賜觀察使新制時服上有觀察以鵰銜綬儀委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

易以武弁

宋陳堯咨自龍圖閣拜觀察使乃言陳曰臣本儒生蒙陛下易以武弁所惜者腰下無金魚袋耳因命特繫金魚以示優恩

山堂肆考臣職第二十一卷

提刑按察使

宋淳化二年，詔諸路轉運司置提點刑獄。景德四年，始置諸路提點刑獄公事，以朝臣充，又命屯田李拱之副，以武臣閤門祗候以上充。天禧四年，加勸農使，仍改提點刑獄勸農使，又以武臣為副使。天聖六年悉罷之。明道二年復置。嘉祐中有武臣同提點刑獄，議者謂武臣不可為監司，罷之。治平中罷提刑獄，而委轉運司。熙寧二年，諸路提點刑獄復差文臣。十年復置提點京畿刑獄，掌察所部疑留獄訟，勸課農桑，而按其官吏之不法，別其廉吏以達于朝。宣和初，詔江西廣東增置武提刑一員，然遇閫帥不許武臣兼攝。建炎元年，以盜賊未衰，諸路兼武臣提刑處權，添差一次，乃止罷之。乾道六年又分置諸路武臣提刑一員，于是武臣橫于四方。淳熙末，上知其不便，遂不復除，止除朝臣一員。

[illegible]

宋應德明字子晦，為廣東提點刑獄，有鄉人為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俞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盛甚。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故也。于是追還薦章。

請緩工役

宋呂夷簡字坦夫，權兩浙提點刑獄，時大建宮觀，詔南方伐材木，期會嚴峻，至有死者，夷簡上疏請緩程役。

督捕盜賊

宋熙寧中，丁執禮為河北西路提刑，使上諭之曰：卿職在刑獄，盜賊最急，宜用心督捕。

平反獄訟

宋高賦字正臣，言國家置提刑司，蓋欲平反獄訟，使民不冤。自罷武臣以來，止除朝臣一員，兼河渠盜賊，而州書繁，獄吏多省閱不給，請逐路置檢法官，以專平讞疏駁。

作詩諭民

宋何耕字道夫，除潼川提刑，作諭民詩四十二篇，語平易而教化寓焉。郡邑家有其書，或強暴有犯法者，父老必譙讓之曰：汝不誦何公詩乎？由是往往知悔。

用計擒賊

宋李[illegible]公次膺除湖南提刑，先是賊[illegible]州李朝擁衆數萬，據衡之茶陵，奏樞臣不以奏，公至單馬至趙茶陵，用計擒賊，[illegible]之齋旗榜招安，奏升茶陵為軍，至今無為盜者。

按問形勢

宋王[illegible]提點河北刑獄，捕發贓污，其所按問，不以形勢無假借。

保任廉能

職官志提刑司歲察所部廉能而保任之或疲軟或冒法則隨其職事劾奏。

列上功過

宋慶曆中詔自今提點刑獄以朝臣充代還列功過三等以聞

禁藏兵械

宋元祐中蔡挺提點江西刑獄時盜賊為江西福建八州之患挺告諭所部有私藏器甲者許其首納原其罪由是所得兵械萬計盜賊從此衰息。

立榜申冤

忞音民

宋向子忞字宣卿乃子韶和卿之弟也公先提點湖南刑獄衡人思之繪公像建祠于城東芳草亭再使湖北先聲入境奸吏望風解綬者數十人按部所至立大榜于前云久負枉屈州縣不理者立具下手足積年無告之冤咸得申雪

帥師平賊

宋楊鵰里還廣東提刑賊沈師犯南雄警報至公帥師討平之孝宗大喜詔褒稱曰仁者有勇又曰書生知兵遂有大用之志。

洗冤澤民

淵源録周濂溪提點廣東刑獄不憚出入之勤烟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以洗冤澤民為己任。

訊獄活囚

宋馬亮從福建提刑至部覆訊冤獄全活者數千人。

諭武勇立功

言行録宋鄭丙為廣西提點刑獄有沙世堅素武勇坐賊決配靜江時有劇賊未獲公乃諭世堅立功贖罪遂馘渠魁以獻

馘音洫

發豪傑入衛

綵音斲

宋末縣德祐中元兵入寇勤王詔至贛江西提刑文天祥捧詔涕泣發郡中豪傑及溪峒山蠻有衆萬人以入衛。

閱兵止姦

宋呂居簡蒙正子也提點東京刑獄徐州人有告孔直溫等挾妖法誘軍士為變所遣使不受理者居簡即令收捕合郡符捕其黨誅之詔遷二官。已而濮州復有叛者民咸驚潰居簡馳往得其首惡誅之因大閱兵募士。奸不得發又遷一官

決獄進秩

朝野雜志彭濾州劾梁聰四劫殺商人獄成而覆其後七推不能明淳熙中潘德鄜提點湖南刑獄一問得實。破械出之事聞上由是擢德鄜又武岡縣一歲捉罪人三十六以次者二十八皆平反之。具奏其事時已擢知廣州上以其究心獄事進秩一等又明年今直徽猷閣帥潭州云

（一）使臣

周官行人之職時聘以結好閒問以諭志春秋列國多有之此其㫖也未有能行博士之職指繡衣觀風入使按察六條皆所以宣德意延問疾苦究吏治之得失考風俗之淳漓也

鑄金為節

周禮地官掌節掌守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注云此皆鑄金為節各為虎人龍之象以山國多虎知晉楚澤國多龍知吳越乎土之地則人之如陳鄭之平原曠野視其所執之節可知其所往之邦蕩竹也以蕩為函畫為文采使其溢單外著

內有不紊之閒外有可觀之文尊王命而重使臣也

執圭申信

禮記郊特牲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託聘觀政

春秋時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齊國之政歸報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假道犒師

左傳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

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何恃而不恐對曰恃有先王之命

歃血定盟

秦攻趙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于楚平原君約其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君與之俱至楚平原君與楚王言合從利害久而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言合從為楚非為趙也遂歃血定從平原君歸以毛遂為上客

矯制伏罪

漢武帝時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紿秦歸璧

趙王得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遣藺相如奉璧而往秦觀秦王無償城意相如乃紿秦王復取璧遣從者懷歸趙而以身待命于秦

持節受金

漢武帝拜司馬相如為郎將使略定西夷遣相如諭之建節來傳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其後有人上書言相如使蜀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

蘇武杖節

羌雪。

終軍請纓

漢終軍武帝時除諫議大夫。自請願受長纓以羈南越王頸致之闕下。

奉世破莎車

漢宣帝元康中，令群臣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爲衛候，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脩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按奉世字子明，元帝朝賜爵關內侯。

介子斬樓蘭

漢昭帝元鳳中，樓蘭國數遮殺漢使。傅介子謂霍光曰：樓蘭數反復，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詔介子持節以行。介子與士卒以賫金帛賜外國爲名，王來見，使壯士刺殺之。更其國爲鄯善，傳王首詣闕。詔封介子爲義陽侯。

陳湯斬郅支

漢元帝建昭中，陳湯數求使外國，爲西域副校尉。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上欲加封賞，丞相匡衡以爲矯制興師，幸得不誅則已，不可復加封賞。劉向曰：郅支單于囚殺漢使，陛下欲誅之意，未嘗或忘。延壽與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且使呼韓邪單于稽首來賓，亦足以肅萬物，安天下。天子于是下詔赦罪勿治。議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

班超平西域

東漢班超字仲升。明章兩朝出使西域，安集五十餘國，封定遠侯。

唐儀自將

唐太和公主降回紇，以檢校工部尚書胡證爲和親使。次漢南，虜人欲屈唐之儀，言使者必易胡服。證固不從，以唐儀自將，訖不屈命。

吳物不受

後唐明宗遣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風飄至天長。吳王厚禮之，贈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唐與吳人不通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此物，何辭以對。吳主嘉之，竟達君命于杭而還。

[illegible]節

漢張騫從月氏道經匈奴，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不[illegible]番物

唐杜暹，開元中爲御史，往西域覆屯。番人以金遺之，暹不受。左右曰：不可失番人之情。暹受之，埋于幕下，既出境，移牒令取之。

音乾

唐鄭元璹字從苦突厥攻太原詔持節往勞元璹隨語折讓數其背約之罪突厥頗服因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為用而兩相攻伐何哉于是頡利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遂火逸息朕何惜金石賜公哉

辭屈高麗

唐蔣儼使高麗其主拔欄召見儼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得見我其主辭屈為之加禮及義琰弟義琮再使高麗其主亦坐召之義琮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

琰音以

請宣恩旨

唐李文融自請馳傳所過宣天子恩旨百姓至有泣下者

勿籍東脩

唐新羅告急太宗以諸子舍充使命之曰海東頗重學問卿為大國使當勿籍其束脩為之講說使還稱旨當以中書舍人待卿

見下康宗

見拾遺

宣貴重節

唐僖宗因[illegible]成功[illegible]行營宣慰

[illegible]一月[illegible]

宣付節鉞

唐僖宗時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助魏博六州于朝帝遣司封員外郎知制誥大度使慰之弘正知度為帝高選郊迎受命且請編至屬州布宣天子德澤魏人歡服度還拜中書舍人

賑恤江淮

見節用

仁傑請代

唐狄仁傑太原人為并州法曹同府參軍鄭崇質當使絕域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相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李揆畏留

見禮部尚書

趙璟當行

唐趙璟為入蕃副使既行謂二張判官曰前程萬里合有河湟未下合有一官銜然三既而果然二張問何以知之璟曰吾年三十前已夢此行亦不當怨非相也

呂副辭命

宋慶曆中元昊寇鎮戎軍副總管葛懷敏御之敗紛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命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言朝方遂太遊及用故信之弊請自

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法仁宗嘉納之。

明諭禍福

唐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兵亂因監軍迫建封子愔主軍務帝以李鄘剛敢拜宣慰使持節直入其軍大會軍士明諭禍福出監軍獄中使復位愔即上表謝罪稱留後鄘曰非詔命安得自稱乃削去之及還稱旨遷郎中

開陳利害

唐婁師德爲監察御史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持牛酒迎勞師德諭國威信開陳利害虜人畏而悅之。

崇敬清德

唐歸崇敬字正禮大曆初充弔祭册立新羅使宋亮傳其清德

巢父辯才

唐孔巢父爲魏博宣慰使有辯才及見田悅與言君臣大義以逆順悅久不臣者曰不圖今日復爲王人酒中悅起自陳騎射之工曰陛下若見用何敵不摧巢父曰國方多難待子而息倘不奉引歸乃一劇賊耳數日後田緒殺悅邀與大將邢曹等聽命巢父即以緒權知軍務紓其難。

不拘舊稅

宋初王方贄奉命均兩浙雜稅錢氏舊法畝稅三斗方贄令出一斗使還朝廷責其擅減國賦方贄曰畝稅一斗天下通法兩浙既爲王民豈可復循僞國之法上從之。

不用舊禮

宋洪遵字景嚴皓之子也爲起居舍人高宗紹興中使金賀即位見館伴言金制門見閤書不知式即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遵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入及以金人語不遜欲留遵張浩不可乃遣還。

知虜山川

宋劉敞字原父博聞強記嘗知虜山川道里及奉使契丹

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方至柳河敞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而近不數日可至中都何不道彼而道此虜人相顧驚愧曰誠如公言但自通好以來置驛如此不敢易也故使者今知將別

[illegible]

宋仁宗時孔道輔奉使契丹契丹主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艴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之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以謝爲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

繪西域圖

宋盛度字公量為三司戶部判官奉使陝西繪[illegible]唐故地繪為西域圖以獻。

從本朝曆

宋孫頎充北朝生辰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曆一日北人問公孰是頎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譬如亥時氣節當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為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深然之。

錄外國事

唐高弘機使突厥道梗三年不得歸裂裾錄所過諸國風俗人物為西征記既還太宗問外國事即以書獻之。

見中國人

唐貞觀中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悉得遊歷見中國人隋時從軍沒于高麗者因問親戚存沒大德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于郊野。

不覬先歸

宋朱弁副王倫使金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倫將歸弁謂倫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節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

不辭生事

宋曹利用使契丹辭曰契丹如以歲幣為請乃國家細事。或求關南之地當以理拒之利用對曰虜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利用見虜果以及關南地利用曰割地之議必不敢聞虜度不可奪遂以通好之議。

具陳情偽

唐崔倫以右庶子使吐蕃虜劫倫逼為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邏娑城閱六歲不屈乃得還代宗見之為感動嗚咽倫仰具陳虜之情偽及山川險易指畫帝前人服其識

克會事機

唐崔敦禮字安上少[illegible]為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

克會事機

固辭官爵

宋仁宗慶曆中契丹求關南地上令呂夷簡擇館聘者夷簡不悅富弼因薦之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遂以弼為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

[illegible]

宋高宗建炎中遣洪皓使金留[illegible]之使事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illegible]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

士大夫皆跪請得忠議冷山

易書以行

宋仁宗後遣富弼持和親增幣二議以擇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辭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疾還都，入見仁宗，改易書以行。及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幣，其詞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于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可乎？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于二字何有。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不憚更成，或不得已而至于用兵，當以曲直為勝負，餘非使臣所知也。契丹知其不可奪，乃自遣人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朝廷竟以納字與之。

置幣而返

宋徽宗時，秘書郎偕內殿承制給事中往賀金主生辰，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九日，金人未及入賀而反先之，已失國體，為一金使不來，為朝廷羞，何請金燕山觀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金，使果不來，遂置幣而返。

徹兵獨往

宋時牂柯獻地，命臣陶弼往撫納之。夷人始約以衣甲以逆之，弼盡徹兵衛獨往，而率數十人往，夷人望見歎呼投兵，皆感泣拜謝曰：不圖今日得為王化。

立班不動

宋施師點使金，致命金廷，立班屹定，有侯者以視王將至，令師點退，師點屹立，請金殿曰不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請。及金使至闕，問館伴令師點今居何官，館伴于班中指以示之。金使愕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

爭正敵國禮

宋魏杞使金，其書稱天子神聖，才傑奮起，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金主君臣環聽，撫館使張恭愈以國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

不就陪臣班

宋沈起字興宗，奉使契丹，至其庭，其官位與西夏使同班。起曰：西夏陪臣，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列，力爭之，遂升本朝使者班。

琵琶侑飲

宋王拱辰字君貺，至和三年以三司使將契丹，見其主于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酒飲，客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此少年狀元也。

呈狀元觀

宋許將字仲元，奉使契丹，涉北境，居人皆聚觀曰：看南朝狀元。

商集二十一卷終

○總將帥上

春秋傳。將者三軍之司命。白帝金方之氣凝為將星。王者法天選賢士。故授之以鉞。號其將為天目。

國命所寄

丈人

易師。貞丈人吉。無咎。言用兵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也。

長子

易師六三象。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四國是皇

斨音槍 詩豳風。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萬方為憲

詩小雅。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鷹揚

詩大雅。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言如鷹之將擊而飛揚也。

鸛列

酉陽雜俎。魚麗鸛列。皆陣名。

王者推轂

馮唐傳。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

天子式車

漢文帝勞軍至細柳。不得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周亞夫傳言開壁門。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改容式車。成禮而去。注云。細柳原名。在西安府城內昆明池之南。

齋廟受斧

魏志。凡將出征。必齋戒于廟受斧。故曰齋斧。

鑿門受鉞

白帖。鑿凶門授鉞。蓋凡將軍受命。必鑿凶門而出。以示有必死之志也。

說禮敦詩

郤音隙 左傳二十七年。楚子圍宋。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

受成釋奠

詩魯頌在泮獻囚注。古者出兵。受成于學。及其反也。釋奠于學。

三鼓克齊

劌音貴 左莊三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從。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

鬪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三駕服楚

左襄九年晉悼公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注云三駕三次興師也。

寵臣監軍

齊以司馬穰苴將兵扞燕晉之師苴曰臣素卑賤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者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苴與賈約日中會于軍門苴先馳至軍賈素驕盈夕時乃至苴遂斬以徇三軍之士皆震慄燕晉之師聞之罷引而歸皆復所侵之地。

寵姬習戰

孫武子以兵法見吳王闔廬王曰子之書吾盡觀之可以小試勒兵乎曰可王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于是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武乃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為隊長皆令持戟令曰汝前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畢即三令五申而鼓之右婦人大笑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武欲斬左右隊長王從臺上見且斬愛姬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願勿斬此二姬也武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于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

智伯投杌

左襄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不勝為笑固請之圍之弗克偃匄請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智伯怒投之以机曰汝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偃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智伯即荀罃也。

宜僚弄丸

楚與宋戰而敗熊宜僚弄丸八箇在空中一箇在手一軍皆停戰望之楚免于難按宜僚楚勇士善弄丸白公勝將亂石乞曰市南有熊宜僚可當五百人往告之不許承之以劍不動弄丸如故左思魏都賦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即此。

多請田宅

秦始皇遣李信將兵二十萬擊楚為楚所敗始皇怒自至頻陽起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計故至此將軍雖老獨忍棄寡人乎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王許之王翦行送至霸上翦請美田宅甚衆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臣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使使者歸請田者五或曰將軍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怚中而不信人

今空國而委我，不有以自堅，顧令之坐而[illegible]我矣。

不持糗糧

玭言驕唐鄯玭貞元中在邊積三十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糧于敵。

蒙馬犯陳

左僖二十八年，楚子玉戰城濮，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

火牛奔燕

燕將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即墨二城未下。殺齊軍圍之即墨。大夫戰死，即墨人以田單宗人多智習兵，立為將以守即墨。頃之，燕昭王薨，惠王自為太子時不快于樂毅。單乃縱反間于惠王，王信之，即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隨之。牛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

杖几掎虎

周顯王時，魏伐趙，圍邯鄲。齊威王使田忌為將，孫臏為師以救趙。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

撠音戟

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而老弱疲于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敗績。

避銳待衰

東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董卓請左將軍皇甫嵩速救之。嵩曰：陳倉雖小，未易可拔。王國攻之不下，其眾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下，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窮寇勿追，歸師勿遏。嵩曰：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師也。國眾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

不欲治第

漢武帝為霍去病治第，使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上由是益愛重之。

豈敢言家

唐德宗加李晟諸道兵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皆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又宋高宗欲為岳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

濟河焚舟

左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渡江擊楫

晉元帝使祖逖爲奮威將軍，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濟者，有如此江。

吳起殺妻

衛人吳起仕于魯，齊人攻魯，魯欲以爲將，起取齊女爲妻，人疑之，起遂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

樂羊食子

樂羊子爲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之君烹之作羹致于樂羊，樂羊食之。

減竈敗魏

魏龐涓伐韓，韓使田忌爲將，孫臏爲師以救韓。臏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乃乘勝大破魏，虜太子申。

增竈破羌

東漢虞詡爲武威太守，羌寇人數萬遮詡于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宣言上書請兵，羌聞之，乃分鈔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倍增之，羌不敢逼。或問孫臏減竈而君增之，何也？詡曰：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也。

囊沙

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楚使龍且將兵救齊，與信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且渡擊，且佯敗還走。且追逐之，信使決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虜齊王廣。

累石

晉馬隆討西羌，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士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以爲神。

變幟雜秦軍

戰國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匡章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候者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發將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于齊。左右問王曰：何以知章子之不叛王也？王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于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而欺生君哉？又齊宣王因燕人之亂，令章

于將亞斬之兵伐燕又大勝之

拔幟立趙壁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信間視知陳餘不用李左車策乃敢引兵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又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信耳佯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還歸壁見幟大驚漢夾擊大破之斬陳餘擒趙王歇

亞夫堅壁

漢景帝拜周亞夫為太尉將兵擊吳楚亞夫言于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也上許之[illegible]兵梁[illegible]吳攻梁急[illegible]引兵走昌邑堅壁不[illegible]使騎兵[illegible]絕其糧道吳兵[illegible]出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illegible]以獻相守三月而吳楚破平

[illegible]

[illegible]度尚[illegible]桂陽[illegible]也多獲珍寶[illegible]所[illegible]使人[illegible]足償數

世訓軍但不弁耳今所亡少何足介意衆咸憤遂破乎之

徒讀父書

秦王[illegible]伐韓攻上黨上黨民走趙趙因伐趙趙軍數不勝廉頗堅壁不出應侯使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代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至軍出兵擊秦秦人射殺之卒四十萬皆降于秦武安君白起盡坑殺之

常效父法

南齊斛律光兄羨為幽州刺史善治兵士卒畏之謂之南可汗性節儉不好聲色不貪權勢行兵常效其父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甲胄常為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結髮從軍未嘗敗北

不擊刁斗

漢李廣程不識武帝元光元年遣將兵屯北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省約文書籍事亦遠斥堠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孟康注云古者軍行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刁斗荀悅曰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斥堠許慎曰斥度堠望也所

以望烽燧。

詐為糧車

唐裴行儉字守約，突厥反，蕭嗣業討之不克，詔行儉為定
襄行軍大總管。先是饋糧數為虜所掠。行儉
以吾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
輩，各持陌刀勁弩，使羸兵挽之以進，止伏精兵于險要以
待之。虜果至，羸兵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
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
自是糧運之車，虜莫敢近。

解鞍誘虜

漢景帝時匈奴寇雁門上郡，李廣為上郡守，嘗從百騎出

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
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不
敢擊。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陣二里所止，令皆下馬解鞍，
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
射殺之，還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
擊，夜引而去。

駈師勞民

東漢光武拜鄧禹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
之西入關。大破更始將王匡、成丹、劉均等，遂定河東。時赤
眉所過殘掠，三輔百姓聞禹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迎
降者日以千數。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滿
其車下，莫不感悅，于是名震關西。

犒牛饗士

趙李牧居代雁門備匈奴，市租皆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
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遣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待
一戰。于是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不敢近趙邊。注云市租謂
軍有市，市有稅，稅即租也。

市馬益軍

唐宣宗時，康承訓為防禦使，軍中馬少，與虜戰數不勝。承
訓罷冗費，市馬益軍，軍乃奮振。

據鞍顧盼

東漢馬援字文淵，年六十二，請擊武陵五溪蠻。光武愍其

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
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坐帷講誦

東漢桓帝永壽中，張奐為北中郎將，匈奴烏桓燒度遼將軍門屯
赤坑，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
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
胡悉降。注云屠各，匈奴別種名，非人名也，即漢武時金日
磾父休屠王之裔。又本傳作休屠各。

不如豎儒

蒯通說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
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

隃與遙同

儒之功乎

無踰老臣

漢宣帝神爵元年先零羌楊玉叛帝欲命將擊之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充國誰可將者對曰無踰老臣上問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拜充國守節將

不肯探籌

東漢鄧禹表張宗為偏將軍赤眉兵大至禹欲就堅城衆人憚後拒禹乃書諸將名于竹簡亂投笥中令各探之宗不肯曰死生有命張宗豈可辭難就逸遂為後拒戰卻赤眉

何能臥牀

東漢馬援建武中拜伏波將軍擊交趾還故人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擾邊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援三兄況余員從弟少游四子廖防光客卿族孫棱

三戰三勝

戰國齊田忌為將伐魏三戰三勝[illegible]信絕甬道大破秦軍九戰九勝漢吳漢與公孫述戰八戰八克

七縱七擒

諸葛亮率衆討雍闓斬之孟獲收餘衆以拒亮亮募生致獲既得使觀營陣問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祗如此即易勝耳亮笑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又唐武后募猛士討吐蕃婁師德戴紅抹額來應詔從與虜戰八遇八克

祭音債

雅歌投壺

東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克己奉公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也

輕裘緩帶

晉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都督荊州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祜在軍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衞不過十數人

桴音夫

提鼓揮桴

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敵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曳柴然草

五代時契丹圍幽州城中危困李存審自山中潛行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陣于後戒勿動先以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鼓譟合戰存審趣後陣起乘之契丹大敗

斬鄉人

吳志呂蒙入南郡令軍士不得干歷人家蒙麾下士取民之笠以覆官鎧蒙曰不可以鄉里故廢法垂涕斬之盜士

與衆俱汝南人也。

髡職吏

吳志射聲校尉孫松於公子中最親戲下兵不整陸遜對之髡其職吏

五月渡瀘

諸葛亮率兵北伐上疏曰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半夜入蔡

見雪

五虎

蜀漢昭烈封關羽張飛黃忠趙雲馬超為五虎將

二龍

唐烏承玼字德潤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號轅門二龍。

不讀兵法

霍去病少而侍中貴驍騎將軍武帝欲教之讀孫吳兵法去病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唐張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陣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

曉暢軍情

孔明出師表中以向寵臨發上疏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情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

一身膽

魏兵追至漢趙雲營雲大開營門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于後射之魏兵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甚衆劉備明日至雲營視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子龍雲字

又北史周文帝曰王羆一身悉是膽

千里威

東漢賈復字君文少好學習尚書舞陰李生奇之曰賈君容貌志氣如此將相之器有折衝千里之威

禱子產祠

漢劉暢攻滎陽太守李矩未及為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禱子產祠使巫揚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

哭玄元廟

唐安祿山過真源令張巡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率吏民哭于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按唐初封老子為玄元皇帝廟

立柱而還

光武時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詔伏波將軍馬援與扶樂侯劉隆等水陸並進討之至浪泊與二徵戰大破追斬之交趾平援立銅柱為漢界而還

仆碑而進

鞠頁頡騰，和陽人史思威以功加上開府。時南詔叛，靈覲反，詔為戎討之，入寇時出川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有勝我者過此。由是仆碑而進，破其部三十餘萬，勒石讓美，陪德而還。

戰國爪牙

子思言于衛侯曰：苟變之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為吏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不可使聞于鄰國。

蠶叢保障

綱目發明：宋吳璘守兩蜀二十餘年，屹然為蠶叢之保障，蜀郡自玠之亡，惟璘而已，豈不為中興之良將乎。按成都府，古蠶叢之國。蠶叢氏初為蜀侯，後稱蜀王，教民蠶桑，俗呼為青衣神。

一旅下江東

晉孫盛曰：破虜以孤遠之兵，懷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汛掃陵寢，有足多者。討逆以童稚提一旅之衆，揮馬箠以下江東，名將狼狽，相失據，開地千里，亦英才也。按孫堅為破虜將軍，策為討逆將軍。

三箭定天山

唐高宗時，鐵勒九姓合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乘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氣懾請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身被三創

後漢書：漢蓋勳為羌所敗，身被三創，堅坐不動。羌滇吾以身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為負天。勳仰罵之，滇吾下馬以與勳，勳不肯上馬，羌服勳義勇，送歸漢陽。

面中六矢

安祿山將令狐潮圍雍丘，潮與張巡有舊，巡使郎將雷萬春于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以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割髮置地

魏志：太祖出軍，令無敗人田麥，犯者死。騎皆下馬持麥相付。太祖馬騰入田中，敕主簿議罪。對曰：春秋罰不加尊。太祖曰：作法自犯，何以率下。然孤為軍帥，不可殺，請自刑，乃拔劍割髮置地。

舉手指天

晉安帝時，劉裕抗表伐南燕，過大峴，燕兵不出，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

嗅地知兵

齊斛律金敕勒部人也，嘗為淮朔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兵之遠近。又五代周德威勇而多智，望塵知敵數，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後破夾城，拜振武節度使。

指節示將

梁武帝豫州刺史韋叡攻魏小峴未拔，巡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于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于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

合肥韋虎

南北朝魏遣齊王蕭寶寅、中山王元英圍梁鍾離，梁武帝遣弟臨川王宏督兵禦之，宏雅怯懦不前，魏人遺以巾幗，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按蕭娘，宏也；呂姥，呂僧珍也。僧珍嘗勸宏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韋虎即韋叡，梁命叡救鍾離，叡夜起邵陽洲，塹洲為城。

荊州杜彪

梁兩荊州刺史杜山叔，膂力過人，便馬善射，所佩霞明朱弓四石餘力，每出挑戰，魏軍憚之，號為杜彪。

費禕可人

魏兵寇漢中，後主命費禕拒之，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求共圍棋。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卿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

吳進好漢

宋高宗以中統制官吳進將所部二千人還臨安，進勇于戰鬭，嘗對御騎上，曰：好漢。吳進聞之，刺好漢吳進字作背心，每鬭則披以示衆。

懸旌萬里

其使臣。

建節一方

宋王剛中在蜀時，吳璘、姚仲等皆以大將建節雄于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于柔而號令不行；以武毅，則窒于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肯綮。

一軍皆驚

漢蕭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韓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計事者。請王設壇具禮拜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信也，一軍皆驚。

萬衆莫抗

世說桓石虔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為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

爲副。策馬千數，高原出沒。有抗其鋒，致冲還。三軍嘆服。

卯命辰行

唐高宗文爲長孺使，奉詔往劉闢。衙中常若寇至。卯受命而辰行。器用無闕。

壽來恐晚

唐僕固懷恩反，代宗以郭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懷恩將士聞之，喜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恐其晚也。

威震華夏

關羽解良人，事蜀先主。稱萬人敵。拜前將軍，假節鉞。威震華夏。爲世虎臣。嘗刺顏良，報效曹公。有國士風。二子平、興。

亦知名。

策取幽燕

楊文廣，延昭子。從狄青南征。宋英宗稱爲名將。累遷興州防禦使，秦鳳副總管，後從定州路步軍副都總管，候遷人爭地界。文廣獻陣圖幷取幽燕之策。

射妻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屢招不下。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射子

侯景反，東西道都督柳仲禮等各以兵入援。景囚之高弟姪子孫列陣前，以矛鋋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即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不中。

山堂肆考臣職第二十三卷

〇總將帥下

燒艑敗魏

艑音便　艦音檻　艘音搜

曹操既破荆州，遂伐吳。孫權集諸將問計，皆請迎之，獨周瑜不可，曰：請得精兵三萬人，保爲將軍破之。權曰：君言正與孤合。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劉備併力逆操于赤壁。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豫備走舸，繫于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流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蓋與諸船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焰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操軍遂敗走。劉備周瑜追至南郡，操留曹仁等大兵引軍北還。

鐵鎖降吳

筏音伐

晉武帝大舉兵分道伐吳，吳于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龍驤將軍王濬作大筏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荆門夷道。杜預遣牙門周旨帥奇兵八百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度江也。濬遂建業，入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

佩刀賜光顏

唐李光顏，燧曰：君有奇材，終必光大。解所佩刀贈之。後從高崇文平劍南，數搴旗陷軍，出入若神。

寶劍遺元翼

唐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時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魏博節度使李愬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徇于軍，報曰：願盡死。

白衣陷陣

唐薛仁貴應募征遼，自著白衣陷陣，屢立奇功。太宗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

黑衣縋城

唐張巡守雍丘，城中矢盡，乃縛草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令狐潮軍士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人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去。

斧頭公

南宋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入，廷命慶之爲建武將軍，每見慶之軍，輒懼曰：斧頭公來矣。

黑面王

宋尹繼倫敗契丹耶律休哥于徐河契丹主相戒曰當避
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

一人破二賊

唐憲宗朝淄青節度使李師道以天子鋭意誅叛者武元
衡贊之也一日元衡早朝盜遣刺客自暗中殺之取其顱
骨而去又擊裴度傷其首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帝
怒曰若罷度官朝廷無復紀綱矣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
乃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悉以用兵之事委之。

兩軍繫四將

唐肅宗問李泌曰今強敵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
不過二年天下無事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

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等數人而已今若命李光弼
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
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四將也

伐柏為菴

後周武帝伐齊其弟齊王憲密謂永昌公椿曰為營不須
帳幕可伐柏為菴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突厥數退還率
兵夜返齊人果謂柏菴為帳幕至明日始悟。

梁闕為鐙

唐李光弼守太原敵有謀時兵與倉卒乃梁闕為鐵刻蒿為矢
軍氣乃振

執旗乘驢

五代梁劉鄩少有大志在魏州晉王謂必虛欲襲取之潛引兵
自黃澤西去晉人怪其軍數日不出遣騎覘之城中見旌旗
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
使人覘之乃縛芻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言
兵去已二日矣又命李嗣源率兵追之入百餘里兵糧盡又
聞晉有備遂兵行後兵保守退守其城

持炬乘驢

五代周世宗征淮夜遣兵持炬乘驢絕淮濟兵驚以為
鬼兵乃令周瑒行有龍洲。

揭水退兵
見井

量沙全軍

南宋檀道濟與魏戰敗魏軍後魏縱輕騎邀之焚燒穀草道
濟食盡欲引還軍有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兇懼將
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
道濟食糧有餘以降者為妄斬之道濟得全軍而還。

奔稍奔魏軍

南齊周盤龍與魏軍戰其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
魏萬餘騎張兩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馳馬奮
稍奔魏軍魏人見其不敢當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矣盤
龍不知乃東西衝擊魏軍衆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
陣父子兩騎縈擾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

北國高帝嘉其能功延金釵十二枚與愛妾杜氏乎勸曰餉周公阿杜。

帶箭入稜陣

隋煬帝之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迎出挑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拔乃帶箭馳入稜陣大呼衝擊眾皆披靡獲所射將使拔箭然後斬之攜其首入稜軍示之又殺數十人而還。

麾扇督軍

晉顧榮字彥先吳平入洛廣陵相陳敏反假榮丹陽內史討之榮以白羽扇麾之其軍自潰因名戰處為麾扇渡。

免冑示虜

唐突厥餘黨入寇并州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紿我仁貴免冑示之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因擊破之。

挺身說回紇

唐代宗時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郭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與力爭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乃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酋藥葛羅執弓注矢立陣前子儀免冑釋甲投槍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其手[illegible]以負約[illegible]所慎負公哉[illegible]為公盡力以[illegible]遂與定約而還後

回紇[illegible]

斷指示進明

唐[illegible]不救城中[illegible]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于臨淮賀蘭進明進明[illegible]霽雲[illegible]欲獨與食[illegible]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illegible]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illegible]皆為泣下。

持槍迎擊

唐哥舒翰與吐蕃戰持半段槍[illegible]所向披靡有奴曰左車以力聞舒翰用槍追賊擬于背叱之賊反顧舒翰刺其喉騰之高五尺左車斬其首

奪矟還刺

唐尉遲恭字敬德[illegible]入賊避矟刺之不能傷人能奪取賊矟還刺之[illegible]元吉使敬德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已卒不能中[illegible]問敬德[illegible]奪矟孰難對曰奪矟難試使與元吉戲王[illegible]遂大服

常乘白馬

魏龐德字令明每戰常乘白馬關羽軍中謂之白馬將軍

必乘黃驄

[illegible]少懷壯有志略[illegible]每征討必乘

黃驄[illegible]袍[illegible]少年。

破六韓

魏[illegible]以步騎八百破敵十萬[illegible]用兵[illegible]
舉賢仁雅，不與諸將爭功，[illegible]恂恂如不及，軍中稱為長者。

破賊五千

唐馬璘武藝絕倫，以百騎破賊五千。李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眾如馬將軍者。

忠義感激將士

唐渾瑊建中末從德宗幸奉天，但以忠義感激將士。上臨軒授以節鉞，詔以討賊。瑊頓首曰：敢不畢力以對揚天子休命。

忠誠結如[illegible]

宋李顯忠字君錫，以忠義結如[illegible]人謂[illegible]不忘君如關[illegible]不愧[illegible]如李光弼之[illegible]嚴明，御[illegible]四者之美。又公之用兵，計百出，以勇果濟之，[illegible]徐以應之，能以少擊眾取勝。

[illegible]靜妖氛

周[illegible]文帥[illegible]還，上[illegible]何以報天子，沙場靜妖氛。

血染甲裳

北史：[illegible]少[illegible]有武藝，沙苑之戰，血染甲裳盡赤。周文嘆曰：今[illegible]為將所向無前。

交歡邊境

晉羊祜都督荊州，與吳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饋之藥，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

蹀血虜廷

唐李靖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illegible]突厥部[illegible]，靖率勁騎三千，由馬邑趨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太宗曰：靖以勁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足以報渭水之恥矣。

錦裘繡帽

唐李晟每臨戰必錦裘繡帽[illegible]，自表於前[illegible]。[illegible]晟曰：昔在涇原，士卒頗相畏服，欲令見之，先奪其心耳。

銅門鐵城

[illegible]不戰，河北支郡或降或棄。是時魏能守安[illegible]，[illegible]守廣信，乃世所謂[illegible]城者。注云：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不下，時人目為銅門鐵城，由魏揚二將能守故云。

投醪飲軍

史記葵人有以一簞醪獻者，莊王投之于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

置酒會將

唐張守珪開元中為瓜州刺史，虜卒至，衆失色。守珪曰：瘡痍之餘，詎可以矢石相角，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

機橋

見橋

地網

宋吳玠作地網于天水長道二縣之間，於平地鑿渠，每渠闊八尺，深丈餘，連綿不斷，如布網然，以礙虜騎。

靴刀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陽，分遣諸將，以刀置靴中，曰：萬一不利，我亦自刎，不令諸君獨死。

匣劒

宋太祖遣曹彬伐南唐，以匣劒授之，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毋惜此劒。

請甲

後梁遣王檀襲晉陽，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張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擊梁兵，梁兵大驚引却。

枕鈴

吳越王錢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寢，倦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則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于卧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

稱疾任誓

宋曹彬征南城，將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也，惟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焚香為誓，翌日稱愈。

留涅勸軍

宋狄青起行伍十餘年，身已貴而面涅猶存。仁宗勅青傅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者，由此涅耳。臣願留此涅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愈重之。

計誅野利

宋种世衡知環州，方城青澗以禦元昊，將野利王、天都王皆各統精兵，號為元昊謀臣，世衡將以去之。有青澗僧王嵩，世衡察其材，以法吏捕三班借職，先以罪囚指揮使，凡居室衣食騎從之盛，出世衡意。嵩感恩既深，世衡知其可使，謂曰：吾將以事使汝，汝啟行，汝勿言。乃遣嵩遺野利書，並納衣間密縫之。嵩曰：此非賓敵，不得棗以遺之，遺一幅棗一節為信

俾還野利所殺世衡令出其竈投之野利知見
侮笑曰吾妻奇种將軍人何況女子見識度嵩有書索之
嵩答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龍處上元昊元昊召野利
與嵩語世衡書問所在嵩執前對皆累極苦終不易言又
數此召責之嵩不達言必矣嵩知所乃命與出誅之
嵩大號曰始將軍遣嵩與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
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矣於是復而不取書以進元昊
得書始優待嵩以禮于是疑野利遣愛將假為野利使
使世衡世衡心知為元昊所遣乃佯為不知慢罵元昊稱
野利有心內附厚遣使者曰為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
虜使者至世衡所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欲并間

天都又為野利設祭境上作文書于版述其多遷野利與
天都相結有意本朝但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中同有
虜出急焚之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因
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遂定講和之策

計間劉豫

金兀朮與劉豫合兵圖廬州岳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一
戰而潰解廬州圍飛知豫結粘罕而兀朮惡之可以間而
動也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
斌耶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
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
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飛乃作蠟書

言與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
舉兵之期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按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

列幟燃芻

宋張齊賢代楊業知代州契丹寇代州城齊賢遣使約
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
至柏井得密詔不東路王師[illegible]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
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
閉美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
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旗幟意謂并師至
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于土鐙砦掩擊大敗之

奕棋張飲

宋韓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賊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
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夕與
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問則以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
周覽地勢山寺乃曰此天賜也復伏精兵于山下與諸將拔營
而出旦乃以忠伏兵馳入中軍奪其望樓植旗蓋傳呼如
雷賊驚亂世忠與諸將夾擊大破之

岳飛示圖

宋紹興中賊楊太據洞庭湖寇擾湖廣以岳飛為鎮遠軍節度
使代王𤫊討之復命張浚視師潭州飛已招降太黨黃佐
將欲討太會朝議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

年議之飛曰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
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
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以敵將用敵兵奪
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
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潭州遣佐招楊欽來降欽
又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
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洞庭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
飛飛急擊之太投寨走水乾果八日而捷書至浚嘆曰
岳侯神算也黃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
悉平初太恃其險曰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則登岸因曰
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為讖云

立信長策

宋汪立信咸淳中上言宜出內郡兵以實江淮備外侮無
事則汎舟長淮往來巡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
斗相聞舳艫不絕互相應援以為犄角之勢又選宗室忠
良及有幹用大臣以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莅其事如此
則可為安邊禦敵之長策矣

徹服度關

宋仁宗時狄青征儂智高頓兵崑崙關下朔日將渡關又
晨起諸將侍立甚久青日高而未升座諸將疑之入帳伺
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惶惑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
官請過關喫飯方知青已徹服度關矣

銜枚度河

宋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
衆夾河而營楊沂中夜銜枚度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
乘勝追至江州成勢窮絕江而去因呼俊為張鐵山

英名得與時髦

宋太宗時曹翰自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侍臣
皆賦詩翰以武臣不預乃自陳曰臣少學詩乞應詔太宗
曰卿武臣以刀字為韻翰以詩寄意曰三十年前學六韜
英名常得與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
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覩
團花舊戰袍太宗喜為遷官

大功乃出儒者

宋紹興中金主亮南侵劉錡將王權遁節制不戰而潰詔
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編管王權于瓊
州以李顯忠代權軍義問命允文往蕪湖促顯忠交王
權軍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
軍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乃立召諸將勉以忠義
遂以戰卒數千破虜十萬之衆于采石亮走揚州是日
顯忠至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州兵合京口無備
我當往公能分軍相助乎顯忠分兵六千與之允文遂還
京口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
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

乃出儒者我當愧死矣。

北虜呼名

宋王德用狀貌雄偉而面色正黑，雖閭巷遠近識與不識，皆稱曰黑王相公。北虜亦呼其名以驚小兒。

西賊破膽

宋范仲淹與韓琦協謀欲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

刺字報君

宋呼延贊太原人，以武勇為衛士，且長，自言受國恩，誓不與契丹同生，徧刺其體作赤心殺契丹字，及其厚內亦刺之。會召善黥者橫劍于膝，呼其妻責之受祿無報，當黥面以報；不然者，斷首。舉家號泣，以婦人黥面非宜，願刺臂。請之僕妾亦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嘗作破陣刀、降魔杵、鐵鞭、鐵幞頭，兩旁有刃，皆重數十斤，乘騎馬戴緋抹額，慕尉遲恭之為人，自稱小尉遲。

貪利誘敵

宋曹瑋宗賢臣知鎮戎軍，日當出與虜戰，小捷，虜引兵去。瑋度虜去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行而還，頗失部伍。其下言曰：牛羊無用，不如棄之。瑋不答。虜聞瑋利牛羊而歸，不整，還襲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將近，使人諭眾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急，請休息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乏，皆欣然，令軍士少歇。良久，瑋又使人諭眾曰：歇定，可相馳矣。于是各鼓軍迎敵而進，大破虜師。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虜既去，復來，幾行百里矣。吾知其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若乘銳便擊，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已闌，吾以此取之。

宋澤徒軍

宋宗澤為河北義兵都總管，屢敗金兵，轉戰而東，救益生兵至。前後皆敵，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里。澤計敵眾十倍于我，一戰而卻，勢必復來，乃悉從其軍。金兵果夜至，見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敵，又敗之。

世忠致敵

韓世忠刖劉豫聚兵淮，方遂進兵圍之。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三烽但援元术與劉豫引兵至。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所戰者二人，遂引去。

賜裴度傳

宋張浚視師江上，會諸大帥議事。因感大眾，上御書裴度傳，遣中以示至意，又韓世忠兩秉節鉞，高宗書郭子儀傳賜之。

賜嚴武詩
宋理宗謂趙葵曰。卿知兵禮。命督視江淮軍馬。御書嚴武詩
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

被髮入陣
狄青與西賊戰。每戴銅鑄人面。且被髮出入行陣間。上未
識其面。令圖其形以進。

結髮從戎
呂東萊曰。岳飛忠孝出于天性。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
內平劇盜。外抗强胡。

置毒潁河
紹興中。以劉錡為東京副留守。錡率所部王彥八字軍及

殿司兵赴官。行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聞金人分道南侵。
遂捨舟陸行。急趨順昌。欲兵入城為守禦計。諸將謂東京
已陷。請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為金所
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敢言去者斬。乃鑿
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
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于是軍士皆奮。錡預于城下設
伏。金兵涉河圍城。被擒拜殺傷者甚衆。既而金烏珠與龍
虎大王合兵薄城。錡用破敵弓弩。以神臂弓射郤之。復以
步兵邀擊。破其鐵騎三千。溺河死者不可勝計。兀朮在汴
聞之。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至城下。錡遣耿訓約戰。且
置毒潁河上流及草中。時大暑。敵遠來人馬饑渴。食水草
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忽遣數百人出
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
敵大敗。兀朮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

伏兵山廟
宋建炎中。韓世忠以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兀朮欲濟江。乃
遣使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
龍王廟者。敵至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兵百人伏
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
廟兵繼出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龍廟。廟兵先鼓而出。
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
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

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又獲兀朮之
婿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復益以名馬。世
忠俱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且戰且行。將至黃天蕩。兀
朮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
朮從之。一夕深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世忠與之相持于
黃天蕩。兀朮求會語。祈請甚哀。有閩人王姓者。獻焚舟之
策。我兵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計。世忠僅以身免。

橐中圖書
曹彬伐蜀還。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又平江南。還舟中無
他物。唯圖書衣被而已。

胸中兵甲

范仲淹領延安，閱兵選將，又戒諸將毋得輕動。夏人聞之，相戒曰：毋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指雍也。戎人呼知州為老子。

戰和尚原

金兀朮欲窺蜀，張浚令陝西都統制吳玠于鳳翔府之和尚原先據戰地，遂致其來。兀朮引兵十萬來犯，玠與戰三十餘合，兀朮中箭而遁，俘其將羊哥孛堇等。兀朮之衆死去過半，存者皆呻吟扶攜以歸。

戰大人洲

見洲

假面對敵

南北朝高齊蘭陵王長恭貌似婦人，乃着假面以對敵，勇冠三軍。

舞袖滑敵

宋牛皐，岳飛麾下將也。建炎中，廬州守仇悆告急于飛，飛遣皐以二千騎赴之。皐舞袖徑前，賊驚伏，遂奔潰。

霹靂閃電

唐長孫晟為秦川道行軍總管，北討突厥，麾下餘級有達官來降者，言突厥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稱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

刀痕箭瘢

宋韓世忠，性慕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器仗規畫精絕過人。嘗中毒矢，以鐵鑿拔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

不復為名

世說：謝玄北征，巷議疑其不振。韓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不得復云為名。按玄字幼度，後封康樂侯。

不敢貪功

狄青敗儂智高于邕州，梟黃師宓等首於城下，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後二年，命梓夔路都監蕭注入特磨道，生獲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及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智高已死于大理，函首至京，乃誅其母及弟子。

可語孫吳

唐李靖字藥師，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

不容網羅

宋張浚都督江上，時論以浚之忠大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為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人詆之，茲所以不及也。

商集第二十三卷終

山堂肆考臣職第二十四卷

○刺史

歷代沿革刺史即古太守之任也漢晉以來太守間以刺史稱但晉刺史專方面本兵柄非復漢世刺史之職至劉宋所任率多子弟與晉又大異矣唐武德元年改太守曰刺史加使持節從三品。後同牧尹天寶中又改刺史曰太守有郡刺史亦有州刺史大抵以武臣帶焉宋沿唐制置諸州刺史

褰帷

東漢賈琮字孟堅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琮爲刺史令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命御者褰之百城聞之震慄。

露冕

東漢郭賀字喬卿爲荊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中正朝廷上下平顯宗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露冕令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故唐劉禹錫送元使君自楚移越詩露冕行春向若耶野人懷惠欲移家東風二月淮陰郡惟見棠梨一樹花。

孝子忠臣

漢王尊爲益州刺史先是刺史王陽行部至邛郲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乘此險乘遂去官及尊至此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叱其馭曰驅之世謂王陽爲孝子

邛郲吉 嚴來

王尊爲忠臣。

私恩公法

東漢蘇章順帝時爲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爲清河太守按得奸贓乃設酒飲宴叙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酒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清河太守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宣示德威

漢永平中朱輔爲益州刺史宣示德威以懷遠夷白狼槃木等皆慕化歸義。

招撫流散

東漢靈帝時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帝以賈琮爲交州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告冤無所逃爲盗賊琮乃招撫流散蠲復徭役且移書告示使各安業里巷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犯。

駐車決事

漢朱博字子元成帝時爲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習文法及行部吏民遮道自言從事欲以觀試博也博駐車決遣如神四五百人皆罷去州郡畏其威嚴。

閉閤讀書

唐韋王元軌歷絳徐定三州刺史所至閉閤讀書以吏事委長史司馬。

擇頑救盜

東漢安帝時鍾離意爲豫州刺史時天下饑荒競爲盜賊州界收捕甚衆意愍其困窮自勃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

周景拔才

東漢桓帝時周景爲豫州刺史拔才薦善常恐不及

請租賑饑

東漢皇甫嵩遷冀州牧奏請一年租稅以賑饑民百姓歌曰天下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爲藥濟病

隋公孫景茂爲息州刺史屬平陳之後征人多病景茂捐俸爲粥藥以賑濟病者賴全活者以千計

守令畏威

東漢李膺爲青州刺史守令畏其威名多望風棄官

民夷感德

東漢劉虞爲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而歌詠之

方正公平

東漢周景爲冀州刺史左雄薦其方正公平徵拜尚書

清儉雅素

東漢楊秉字叔節清儉雅素歷豫荆徐兗四州刺史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家室貧空併日而食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按秉震中子秉子賜

不畏衆彊

東漢安帝時青州刺史王龔不畏衆強按劾二千石千餘人郡邑守令聞風震慄

不迎妻子

東漢巴祗字敬祖爲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夜與客坐暗中不燃官燭

經學政事

漢荀淑之子爲冀州刺史以經學與士民講論以政事爲吏民悅服

撫字催科

唐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左遷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以時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稅城自囚於獄判官驚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城固閉館外待命判官遽辭去

中興方伯

晉荀羨爲徐州刺史時羨年四十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又永和中羨以徐州刺史鎮淮陰始營立城池

太平官府

唐姜謨上邽人爲秦州刺史帝曰昔稱衣錦還鄉今以本州相授謨撫卹人以恩信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

移書諭神

見井

許書退敵

後周韋孝寬爲州刺史。東魏揚州刺史牛道恒煽誘邊人。孝寬患之，乃令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迹於書右，若燈下書者。還令諜與段琛，琛由是猜疑道恒，不用其計。

趙昱執蛟

隋嘉州刺史趙昱。時有老蛟爲害，昱率千人臨江鼓譟，自持刀入水。有頃，江水盡赤，昱執蛟奮波而起。至太宗時，封爲神勇大將軍，廟祀灌江口。

孟簡放魚

唐孟簡，德州平昌人。工於詩，尚氣節。累官諫議大夫。元和中出爲常州刺史，與盧仝遊北湖，盡買漁人所獲魚放之。

錄名屏風

唐太宗嘗曰：治人之本，莫若重於刺史。故朕嘗錄姓名於屏，興臥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于下，方擬廢置。

旌賢廳事

唐韋濟出爲陝州刺史，政綏之蹟，聞于關內。開元二十四年，帝西巡，次陝，嘉其善政，題贊於廳事，以季城之重，分陝之雄，必惟惠愛，惟賢謙沖，亦既利物，內存周郃，斯爲國寶，不墜家風。

萬戶賴福

唐陳子昂，字伯玉。上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必待刺史縣令承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挂于牆壁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禍。

六合宅生

唐張九齡字子壽，言：六合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今京輔雄望之郡，尚且少擇；至於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聞，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或武夫流外，計資而得，不計其才。刺史乃爾，縣令尚何言哉。

草木知名

唐張萬福，元城人。德宗時爲泗州刺史。上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又萬福所莅九州，皆有惠政，帝圖形凌煙閣。年九十，自始至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

耆老歌德

狄仁傑爲寧州刺史，御史郭翰巡隴右，入寧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表薦之，以爲工部侍郎。

賜清白箴

唐許圉師爲襄陽刺史，部吏有受賕者，不之罪，易以清白箴。其人自愧，後修飭，更爲廉士。

示身友傳

唐李栖筠字貞一，起入為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封贊皇縣男，賜一子官，人刻石頌德。

無留無滯

宋書，始興王濬，字僧達，為荊州刺史，事無留事，獄無滯囚。及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父，赴民急，如水火，時復來乳哺我。及重臨荊州，男女出境迎者萬餘人。

亦易亦難

南北朝魏王羆為相州刺史，魏主戒之曰：作牧之道，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難。羆一遵主命，在任累有政績。

給義舍

唐袁滋字德深，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曰義舍。及代，將行，耆老遮道不得去，代者楊於陵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

營公田

唐徐申為韶州刺史，按公田之廢者，募人耕，以所收之半畀之，歲入凡三萬斛，又舒驛旅，作大市，民便之。及去，戶增過半，州民以其有功，請為立生祠。

縱民歸斂

唐敬暉為衛州刺史，時河北經突厥所驚，方秋築城備之。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斂，闔

郡利安。

釋囚歸省

鋪音廉

唐呂元膺為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後果如期而至，自是群盜感愧，悉避境去。

計庸贖隸

唐韓愈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

以田占租

唐李翱字習之，為廬州刺史，時州大旱，無籍者皆散四方。權豪賤市小民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翱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

徙為相州

餳音清

隋梁彥先字脩之，拜趙州刺史，言于上曰：臣前待罪湘州，風俗險詖，目臣為戴帽餳，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冀其風俗，上答隆恩。上從之，復為湘州刺史。豪猾聞彥先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先下車，發擿奸隱，有若神明，於是豪猾之徒莫不竄伏，闔境大治。

重校并州

魏梁習字子虞。遷并州刺史。將境成安。文帝即位。以習有
擧并土。重授并州。政治常爲天下最。

務勸農桑

三國范曇爲雍州刺史。時百姓困弊。曇傾心化導。務勸農
桑。一部賴之。

不責文學

唐薛珏遷楚州刺史。時詔擧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宰相欲
按以文辭。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愛人爲本。宰相
多其說。

上獻饋牢

唐玄宗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謂張說曰。今朕有事岱宗

而懷州刺史王丘。餼牢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帳無
錦繡。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朕嘗置
之座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示恩。眞良吏矣。按屈曰饋生
曰牢

不受請託

東漢左雄安帝時爲冀州刺史。性清嚴。不受人請託。奏按
二千石。令得無所回忌。

兄弟並有恩惠

梁夏侯夔爲南豫州刺史。立堰溉田。境內賴之。兄亶先經
此任。並有恩惠。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
敷政優優

妻子僅免饑寒

唐崔衍父亞。事母孟。從宦爲母。季子償負。不可勝計。故官
爲刺史。妻子僅免饑寒。

治尚簡易

唐大曆中。獨孤及爲常州刺史。治尚簡易。人人愛戴。路不
拾遺。飾樓堞。故甘露降其庭。

政號康平

唐劉德威貞觀初爲綿州刺史。政號康平。百姓立石頌德。

立碑市旁

唐賈敦頤遷洛州刺史。洛多豪右。占田踰制。敦頤擧沒
官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奸擿伏。下不能欺。百姓爲立

碑大市旁。稱頌美政。及咸亨初。弟敦實爲洛州長史。亦寬
惠。人心懷向。又立碑於兄碑之側。號曰棠棣碑。

立碑流所

唐狄仁傑先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立碑
頌德。後遷豫州刺史。時越王之敗。支黨餘三千人。皆論死。
仁傑釋其械。密疏云。非其本意。詿誤至此。有詔免死。悉謫
戍邊。道出寧州。父老問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泣碑下。
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爲立碑。按寧州屬陝西慶陽府

特高車蓋

漢黃霸爲揚州刺史。有治績。宣帝詔賜車蓋。特高一丈。別
駕主簿車。緹油屏。以彰有德。

幷給門仗

蘇瓌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幷給騎士三千列羽儀遮邪塞啟人聚觀旬月而後入川世以為榮

恩信諭盜

唐馮元常轉州人徒眉州刺史劍南有盜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諭以恩信約其悔過自新盜相率脫甲面縛。

穀帛散貧

後魏常珍太和中為郢州刺史魏主賜以馬與穀帛乃集境內孤貧者散與之曰天子以我撫綏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有之

廣設耳目

後魏陽遐為光州刺史為政愛人廣設耳目時人謂有千里眼

宜用心腹

伽藍記齊土風俗淺薄郡守初至皆傾搏叩頭以見意及其代去以博擊之言其終始向背之異也魏李延實為青州刺史帝謂曰懷塼之俗世號難治宜用好心腹。

飾治以文

唐長安初蘇味道為益州刺史以文飾治遇事明恕。

律己以正

宋潢州刺史安守忠時廷難甫平使官旁午公帑不足守忠出私錢以給用太祖每遣使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律己以正汝當效其為人。

石門飲泉

見泉

洛濱賜膳

唐玄宗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為刺史大理卿源光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十一人皆在選中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御史餞於洛濱賜以御膳上自書十韻詩命高力士賜之。

先質經義

唐高智周治尚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事得失

然後錄獄訟考耕餉勸隱以為常。

無損功名

北史史寧字永和為涼州刺史遣使詣朝太祖即以所服冠幘衣裘及所乘甲馬等賜寧謂其人曰為朕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公推心以輔孤其善始善終毋損功名也。

呼為慈父

唐李桐客貞觀初為通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為慈父按通州今夔州府達縣西魏改萬州為通州

呼為慈母

隋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土俗一人有病合門避之公義欲變其俗檢部內有病者輿置己之廳事迎醫療之召其親

成訟之曰若不飧於吾死久矣諸病家子孫皆慚謝而去。
合境之內呼爲慈母。

清不及祖

唐陸長源爲汝州刺史寧易無威儀而清白自持。及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去。

清不如父

騄音婁

晉胡質爲荊州刺史子威自京省父辭歸。父賜絹一匹威曰安得此絹。質曰吾俸祿之餘與汝爲行糧。威拜受而歸後威爲徐州武帝問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父臣父清惟畏人知臣清惟畏人不知。

兩城送欵

勳音遐 胈音渠

唐李聽爲楚州刺史淮南兵綿弱鄆人素易之聽曰爲教飭士皆思奮即擒賊不虞遂取海州攻朐山降之於是東海袁仁兩城望風送欵。

四州有名

孔帖郭孝恪歷貝趙江淮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

請免賦租

唐元結爲道州刺史以民困甚不忍加賦上言臣州爲賊焚掠室宅男女牛馬幾盡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

奏毀淫祀

唐狄光嗣仁傑子爲許州刺史能不切之征奏毀淫祀時論韙之。

以薛字孫

唐薛逢爲巴州刺史人歌之曰日出而耕日入而歸吏不到門夜不掩扉有殺有道願以名我何以字之薛孫薛兒。

以陽名子

唐陽城爲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而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奏罷之州人感其德以陽名子。

諫捕鵁鶄

鵁音交

唐倪若水開元初爲汴州刺史諫遣宦官詣江南捕取鵁鶄等以置苑中。

呪徙鱷魚

鱷音鄂

唐韓愈出爲潮州刺史潮州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愈爲文呪之約三日徙呪之夕暴風雨起鱷徙于海。

面察能否

唐宣宗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爲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問綯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旣行直廢閣不用宰相可謂有權

妙選賢良

子195 263

武太后嘗以刺史多非其人令李嶠唐休璟等奏言朝
廷物議共重內官輕外職除授牧伯多是貶累之人風
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寺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
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書名探之得鳳
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各以本官檢
校刺史其後政績可稱者唯常州薛謙光徐州司馬鍠而
已。

鑄鐵濯賊

北史魏楊津字羅漢除定州刺史時賊殘掠州境津置塼
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告曰不畏利槊堅城唯畏楊公鐵
星。

哭金感夷

隋文帝時梁毗為西寧州刺史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
多者為豪遞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後諸酋以金遺毗
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汝等以此相殘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蠻夷感悟
遂不相攻擊。

有君子心

隋楊達字士達為鄯鄜趙三州刺史文帝差品天下牧宰
達為第一楊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惟楊達耳。

得方伯體

南史吉翰字休文為益州刺史在任著美績甚得方伯體

均賦他郡

唐韓休出為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
稅廄芻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他州此
守臣私惠耳休曰刺史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為政哉說如
休請。

還俸本州

唐李素立徙蒲州刺史將行還所餘俸併糈錢于本州帑
圖書就道。

畫像自戒

後周申徽字世儀為襄州刺史畫楊震像于寢室以自戒
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慨然懷媿因賦詩於清
水亭聞者競來觀讀遞相謂曰此申公手迹也並寫誦之

哦詩自娛

唐韋應物貞元初為蘇州刺史在郡閉門唯焚香哦詩以
自娛風流雅韻播於吳中

父子風教

南北朝鄭述祖述祖父道昭為兗州刺史有人入市盜
布其父怒曰何故盜吾鄭公布以歸之述祖原之自是無盜
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相同。

兄弟政教

唐李義琛陝州刺史甚有政績弟仲翔為陝州刺史兄弟相
踵為守時論榮之。

風觀月樓

南北朝魏邢邵字子才為西兗州刺史有善政桴鼓不鳴吏人奸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在郡起清風觀明月樓

三梁十驛

唐裴耀卿為濟州刺史郡當走集地廣户寡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斂均省上嘉之

薛聰遺愛

後魏薛聰為齊州刺史政尚簡靜卒於州人吏追思留所坐榻以為遺愛

廖齊遺恩

廖齊父奕直嘗為永州刺史齊後遊零陵于民間見父題詩於壁因感而成詩曰下馬連聲即竹門主人何事感遺恩回頭泣向兒童道重見甘棠舊子孫

言笑不苟

唐韋安石拜徐鄭二州刺史性方重不苟言笑政尚清嚴吏民尊畏

廉能可述

唐全曉以中散大夫為江州刺史廉能可述號為金聲玉色

下車驗獄

隋辛公義開皇中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斷決咸盡方還廳受新訟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罷眠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

單騎造營

隋仁壽中山獠作亂資州刺史衛文昇初到官單騎造其營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

弔介推廟

見寒食

毀鼻亭祠

鼻亭祠在永州府道州城北六十里舊傳象封於此後人祠之唐刺史薛伯高毀其祠柳宗元作毀鼻亭神記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吾化民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

流逋四歸

唐憲宗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宗元在柳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民咸化服凡出令與之期民歡趨之無有後先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又大修孔子廟城郭里巷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民皆喜悅及卒建祠祀之

爭訟兩讓

隋辛公義為并州刺史民有欲爭訟者其鄉閭父老遽曉

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召爭訟者多愧而止

擁笏垂魚

宋吉編

唐曹成王皋為衡州刺史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疾之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知其直及為相復擢為衡州刺史始皋之遭貶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辟入則擁笏垂魚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復為衡州然後跪謝告實注云在治謂方在鞫獄就辟之時也韓昌黎文集曹成王碑作在理。

席皮卧布

東漢李恂字叔英為兗州刺史清約率下常席羊皮卧布被威名大振。

三疏理冤

唐張仲方為全州刺史郡人有田為中人所奪仲方三疏奏聞竟理其冤。

三篇辨謗

唐唐次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次為辨謗略三篇上之改史州開州即今夔州府開縣

文雅粉澤

員音運

唐員半千為豪棣衞三州刺史不專任吏常以文雅粉澤為務故所至禮教大行

清約清明

唐張景佺為撫州刺史立身謹約為政清明顏真卿為書清德碑。

鞭人持稻

晉陶侃字士行為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

與軍共苦

魏宇文泰以李遠哲為信州刺史鎮白帝信州先無儲蓄遠哲與軍士共采葛根為糧有異味輙分嘗之軍士感悅群蠻懾服按白帝城名。

陶侃運甓

晉陶侃明帝時拜廣州刺史在州無事朝暮運百甓人問

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

周訪投環

晉周訪元帝時為荊州刺史或說王敦曰荊州用武之國公宜自領乃改訪梁州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因遺以玉環玉椀訪投諸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

號為清吏

唐鄭善果為沂州刺史累轉魯郡善果母崔賢明曉政事嘗坐閤內聽善果處決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有政績號為清吏。

虎曰神兵

唐崔寧為漢州刺史吐蕃寇西山嚴武為節度使遣寧擊

兵而西，既得賊城，乃爲地道，再宿而拔，拓地數百里，虜衆驚，相謂曰：官軍神兵也。

居部大理

唐薛景晦爲道州刺史，居部大理，至於無事。劉夢得與書，見出中丞守江華，人咸曰：函牛之鼎以烹小鮮。江華今永州府屬縣，唐神龍初屬道州。

出使深文

宇文祉，字靈祐，性剛愎，愛刑名，仕魏，假節，龍驤將軍，爲秦梁二州刺史，當官不憚強禦，朝廷以爲剛斷，每出使，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及。

阡陌聚觀

唐李邕，開元末爲北海刺史，上計京邑，邕素有盛名，人傳其眉目瑰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門巷塡隘，文名天下，人稱李北海。

風俗頓革

南北朝魏寇儁爲梁州刺史，梁州人俗荒獷，多爲盜賊，儁爲立庠序，勸耕桑，敦禮讓，數年之間，風俗頓革。

楊津下教

南北史：元魏岐州刺史楊津，躬親巨細，孜孜不倦，有武功人齎絹爲賊所劫，値驛使至，以狀白津，津下教云：有人著其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被殺，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津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

自是闔境畏服。

何妥勸說

隋文帝時何妥爲龍州刺史，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爲講說教授之，又作刺史箴，勒於州門。

飛烏食蝗

南北朝扁術爲梁秦二州刺史，政從寬易，俗人號慈父。時蝗害禾稼，深以爲憂，忽有飛烏千群，食蝗殆盡。

駮音剝

大駮食獸

山東兖州城東北有嶧山，後魏時境內數有猛獸爲暴，自張華原爲兖州刺史，山中忽有大駮食獸，咸以爲化感所

萇音長

致。毛萇云：駮如馬，鋸牙，能食虎豹。

郡神相迎

唐張闓爲荊州刺史，至郡界，風雨晦冥，不辨面目，唯聞空中有呵喝之聲，既而見衣紫披甲胄者數十人自雲中而下，闓問其故，對曰：某荊州內外所主之神，久仰使君令名，故來相迎耳。又藤脩爲廣州刺史，有五仙人騎五羊來迎。

伯玄來謝

晉殷仲堪出爲荊州刺史，孝武帝曰：嘗謂卿永爲廊廟之寶，今忽爲荊楚之任，良用慨恨。先是仲堪收葬江邊流棺，其門前溝忽起爲岸，夜夢有人自稱徐伯玄，來謝，且曰：水中有岸，其名曰洲，君將爲州也。至是果臨荊州。

仁敦植松

唐袁仁敬開元中爲杭州刺史治郡之暇植松以達靈隱
寺凡九里左右各三行每行相去八九尺蒼翠夾道號九
里松

羅畸植蘭

宋羅畸字疇老元祐四年爲滁州刺史或曰滁州貧僻郡
公曰此歐公之醉鄉也有俸千緡微香泉萬斛以爲供給
有瑯琊幽谷白雲千頃以爲職田何謂貧僻耶明年治驛
宇於堂前植蘭數十本且爲之記

銅斗鐵尺

煚音拱北史趙煚仕隋爲冀州刺史甚有威惠市多姦詐乃爲銅
斗鐵尺置於肆百姓便之

弊車羸馬

白帖唐賈敦頤爲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
唯弊車一乘羸馬數匹羈靮有缺以繩爲之見者不知爲
刺史也

教授生徒

唐張鎰大曆初出爲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教授
生徒比去州境內明經者至四十人

摘發貪暴

唐姚璹遷益州刺史初蜀吏貪暴璹摘發之無所容貸武
后降詔獎慰因謂左右曰爲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
清者難惟璹兼之

爲國竭命

劉宋諸皇子爲方鎮者多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出納教命
刺史不得專其職及宗慤爲豫州刺史吳喜爲典籤每事
違執慤大怒曰慤年將六十爲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
不能從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事國推誠

後魏以源賀爲冀州刺史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
事國朕爲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

不取美銀

唐王凝爲商州刺史州有冶出美銀凝一無所取惟市鑄
以供驛用

不受美玉

南北朝魏崔挺爲光州刺史有掖縣老人自言嘗使林邑
得美玉藏之海島垂六十年今逢明政願奉之挺不受及
代去老幼追送縑帛亦却之

力拒暴軍

唐張光輔討越王軍士恃功多暴狄仁傑時爲豫州刺史
万折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
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賊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
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如得尚方斬馬劍加君項雖
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改復州

禮接儒士

五代周荊罕儒為泰州刺史輕財好施禮接儒士世宗升州以為團練使及將代去軍吏耆老詣闕請留

山堂肆考商集二十四卷終

山堂肆考臣職第二十五卷

○太守上

歷代沿革　古州牧之任也秦罷侯置守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守秩二千石漢景帝中元二年始更名太守

黃堂

吳郡國志太守所居之室即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因數失火塗以雌黃故曰黃堂

皂蓋

漢景帝詔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又續漢志二千石皆皂蓋朱轓

熊軾

漢制郡守車畫熊于軾上故云熊軾記室新書集飛熊上軾伏軾前皂蓋分輝彤幨耀彩

虎符

漢文帝紀郡守置銅虎符竹使符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發兵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隋樊子蓋守東都有功煬帝勞之曰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唐武德元年郡守領銅魚符以起軍旅兩京北都留守給麟符唐兵志東方諸州給青龍符南方諸州給朱雀符西方諸州給騶虞符北方諸州給玄武符皆左四右三左者進內右者付外

五馬列庭

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左驂。漢制九卿駟馬，右騑，故有五馬。宋吳朔傳：太守駟馬駕車，一馬行春，故有五馬。又漫齋閒覽：漢時朝臣出使為太守，則增一馬，故為五馬。晉王羲之守永嘉，庭列五馬，繡鞍金勒，出則控之。宋謝靈運為永嘉太守，以五馬自隨。又五馬坊，或曰柳元景兄弟五人並為太守，故名五馬。

雙鷹隨軒

周地志：於此有虞國之宅，因為日南太守，愛民及物。出則雙鷹隨軒，秩滿還家，鷹與俱至，其卒也，棲於墓不去，後人名其水曰鷹池。

治平第一

漢文帝時，吳公為河南守，治平為天下第一。

才氣無雙

漢李廣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才氣天下無雙。又南北朝于仲文，字次武，為安固太守，州刺史屈突尚坐事下獄，無敢絕者，仲文窮之，遂竟其獄。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

遺金不受

東漢楊震，字伯起，遷東萊太守，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暮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謝而去。

去珠復還

漢孟嘗，上虞人，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民嘗採珠以易米。先時宰守貪穢，珠遂漸徙去交阯境界。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嘗到郡，革去前弊，未踰歲，去珠復還。

政平訟理

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吏畏民懷

東漢朱暉，字文季，明帝朝為臨淮太守，民歌之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助守會稽

漢會稽嚴助，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擢為中大夫。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助恐，上書願奉三年計最。注云：不聞問，謂無書疏也。

請治膠東

漢書宣帝即位，張敞為山陽太守，時膠東勃海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于親，進宦則竭力于君。以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

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頗
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徵敞爲膠東相
賜黃金三十斤

吏民投書

漢書趙廣漢爲潁川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拜缿筩
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更相怨咎奸黨散落盜賊不
得發缿若今盛錢藏瓶爲小孔可入不可出筩斷竹也如
今官受密事筩也

缿筩音項同

官僮受事

漢書文翁爲蜀郡太守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
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

止車問卒

漢書韓延壽爲東郡守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勑功
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
卒曰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之父來至府門不敢
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是以後至以敬父
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車中曰微子太守不自
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
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

開門接賓

蜀向朗少以吏能見稱嘗爲巴西牂牁房陵太守潛心典
籍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開門接賓引納後進

吏不入郵亭

漢黃霸爲潁川太守嘗欲有所伺察擇吏長廉吏遣行屬
令周密吏不敢舍郵亭食于道旁烏攫其肉後還霸勞之
曰甚苦食于道旁乃爲烏所攫肉吏大驚稱爲神明

吏不至官舍

漢何並字子廉徙潁川守表善好士名次黃霸妻子不至
官舍

摧抑豪強

漢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人爲河南守務在摧折豪強扶植
貧弱

招聘隱逸

東漢岑熙字景仁爲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視事
二年輿人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
吠犬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
此時美哉岑君於乎休茲

蟊音牟　氂音毛

虎渡河

見先祿卿

鳳集境

漢黃霸守潁川政化大行嘉禾生於府鳳凰集於境宣帝
賜金四十斤

飛蝗去界

東漢宋均爲九江守時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者輒東西

散去界外。又馬棱為武陵守，飛蝗赴海，宋趙抃知青州，京東大旱，蝗將入境，遇風退飛，墮水而青州無害。

神馬出池

漢王阜守益州，政化大行，有神馬出滇池中，甘露降，白烏見。按益州，今雲南所，四川成都亦曰益州。

文翁化蜀郡

漢文翁，景帝末為蜀郡太守，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由是蜀地大化，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衛颯教桂陽

東漢衛颯遷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教，置婚姻之禮，期年邦俗大化。

躬勸農桑

漢召信臣字翁歸，為南陽太守，躬勸農桑，出入阡陌，開通溝瀆，以廣灌溉，戶口倍增，盜賊訟獄衰止，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東漢杜詩字君公，為南陽太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屋殷富，時人方之召信臣，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敦修學校

東漢伏恭字叔齊，為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伏氏之學。

嶺南始有華風

東漢任延字長孫，建武初為九真太守，教民耕種嫁娶，錫光在交阯，教民禮義，嶺南華風始于二守。

河西頓改舊俗

東漢鄧訓字平叔，為張掖太守，河西舊俗為之頓改。

懷綬歸鄉

漢朱買臣字翁子，吳人，武帝時拜會稽太守，懷其印綬，歸郡邸，會稽吏輕之，及前引其綬，視其印，乃會稽太守也，皆驚駭拜謁，故妻自慚而死。

載車入殿

東漢蕭育，望之之子，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

郵亭皆畜雞豚

漢黃霸守潁川，宣布詔令，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注云：米鹽，言事之雜而且細也。

掾吏皆令習讀

東漢欒巴為桂陽太守，以郡處南陲，不閑訓典，乃為吏人定婚姻喪祭之禮，雖掾吏卑末，皆令習讀程式，隨能遷授。

先訪徐孺

東漢陳蕃為豫章太守，至郡，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訪之。

主簿白歷情欲公先入[illegible]閑原不賦賦吾之祖[illegible]何不[illegible]又蕃在[illegible]功典不接賓客唯搗于求特設一榻去則懸之[illegible]人家貧身耕稼非其力不食

先使任棠

東漢龐參字仲達緱氏人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兒孫伏戶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嘆息而還參在行之漢陽大治

懸魚

東漢羊續字興祖為廬江太守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之庭後復進之續乃出前所懸魚以杜其意眾無敢而止

買犢

東漢龔遂字少卿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

取優賢能

東漢郭伋字細侯初仕更始為并州牧有恩政嘗行部至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騎竹馬迎拜道左事竟送復拜送建武中為潁川太守帝勞云賢能太守帝城不遠河潤九里京師蒙福也

[illegible]才望

晉虞[illegible]為吳興太守王[illegible]問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illegible]者其在卿乎

借寇

東漢寇恂字子翼昌平人為潁川太守徵為執金吾後從上征潁川百姓遮道願從[illegible]借寇君一年又[illegible]請治一郡盡力自效上拜為東郡太守後還去每過東郡百姓數千隨車駕欲得寇君

歌廉

東漢廉范字叔度為蜀郡守成都邑物豐盛邑宇偪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作音做 襦音殊

汲黯臥治

漢汲黯字長孺漢武帝拜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上曰臣常有狗馬病不能任郡事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在淮陽七歲而卒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諸侯子汲[illegible]

[illegible]思

晉[illegible]在官無當時譽而去後為人所思[illegible]

漢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為臨淮太守政不煩苛歲大
旱弘行春隨車而雨有白虎夾轂而行上[illegible]賀
曰聞三公車幨畫鹿明府必為宰相至章帝元和初拜大
尉

鳥鵲擁車

唐李元[illegible]字大[illegible]州[illegible]吏民[illegible]鳥鵲群
飛亦擁車行[illegible]州刺史

麥秀兩岐

東漢張堪字君游南陽人為漁陽太守開田八百餘頃民
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公為政樂不可
支又為蜀郡守在任秋毫無取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
被而已

禾生九穗

北史[illegible]字敬業為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麥生一莖五
穗禾一莖九穗歲成以為政化所感又梁柳[illegible]字文暢為
吳興太守嘉禾同穎

蒲鞭示辱

東漢劉寬字文饒為南陽太守温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
蒲鞭示辱而已每行縣諭父老以農桑之務少年以孝
弟之行

以鞭示恥

齊[illegible]為濟北太守[illegible]以鞭不忍見血示恥

而已

市無二價

東漢[illegible]字叔陽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路不拾遺

郡無一囚

南北朝齊宋世良字元友拜清河太守識用明允善政
術郡有曲隄[illegible]多出盜世良施以[illegible]條之制盜奔他境語曰
曲隄雖險賊何[illegible]大赦郡無一囚但
[illegible]舉吏[illegible]而已[illegible]每日閤門虛
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

攀轅臥轍

漢侯霸字君房為臨淮太守王莽時保固自守卒全一郡
更始徵百姓攀轅臥轍不得去願乞復留朞年

絕橋閉門

宋曾子固守齊州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
用不擾及罷去州人絕橋閉門遮留公夜乘間乃得去

保全一郡

東漢士燮其先魯國汶上人王莽時避亂交趾六世至桓
帝[illegible]父賜為日南太守燮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
郎以事免後又舉茂才拜交趾太守保全一郡二十餘年
疆場無事天下喪亂不廢[illegible]安未吳
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illegible]燮遣
[illegible]為交州人[illegible]太守[illegible]九真太守武為南

厳音厳海太守。于厳三閩時，任吳爲武昌太守。

唐李頎知衢州，又舉爲一方，除式衢州，今居東南州府縣

矜式一方

善縣是也

請身捍瀎

漢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馬，祀水神，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堤上，吏民數千萬人叩頭救止。又宋超士陳和二年，江水暴漲，堤有隄水嚙其陛，士陣索胡床坐隄上，左右諫之去，不許，移時水落，時人以比王尊。

遣官守堵

宋蘇軾知徐州，時河決曹村，水匯州城下，富民爭出避，軾使復入，躬率兵夫築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軾廬于城上，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全其城。次年復請築故城，民至今德之。

賑施故人

魏華歆爲豫章太守，所得祿賜，以賑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

存問遺老

南北朝梁吳興太守張稷，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

特賜車馬

東漢韓崇爲汝南太守，召見，特賜車馬束帛，又敕崇曰：汝南心腹之郡，位次京師，故特召見卿耳。

截留鞭鐙

唐姚崇授荆州，受代之日，民擁馬首遮道，不使去，乃截馬鞭鐙留之。

家無私積

梁西陽太守王志在郡清約，家無私積。

公無所私

陳劉芝爲廬陵守，公家無所租，私室無餘粟，出郊則白鹿隨馭。

止受一錢

東漢劉寵字祖榮，會稽太守，桓帝征爲將作大匠，有父老五六人，皆厖眉皓髮，從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曰：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自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不識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又宋東陽太守秩滿去官，人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以爲愧。

不持一硯

宋包拯字希仁，合肥人，爲端州守，州歲貢硯，前守所取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纔足貢數，後官滿，一硯不持以歸。閱岳亦嘗知端州，余嘗過端，訪諸父老，言前後刺

吏下求硯者唯包公與陶公二人

下止傳舍

魏元丕字公休為弘農太守有所按行皆預勅督郵不遣送迎探候又不欲煩吏人所在自刈馬草不宿傳舍露宿樹下。

不受迎船

翟陽字道淵為始安守于時吳陽迎船一船勅吏曰崔公廣讓致書說受船而還陽既不反致乃以船賃之買絹物寄還寶本以為惠而反煩之益嘆愧焉

騎紫馬

南宋謝靈運出守永嘉人曰騎紫馬者太守也故杜詩云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

望黃龍

虎豐為巴陵守鞭朴不加市無刑戮有三黃龍望府中一說零陵守。

夢梁懸刀

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主簿李毅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明府其臨益州乎卒如其言唐雍陶詩今宵難作刀州夢。

夢山掛絲

張亮武定初拜大中大夫薛淑夢亮於山上掛絲以告亮曰山上掛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日後果然入王

隱晉書鄧攸為汝南太守嘗行水邊見一女虎在後來斷盤囊占者以為水邊女是汝字斷盤囊者是新獸頭代故獸頭也公不作汝陰當作汝南太守也果遷汝陰

不在越裝

梁王僧孺天監中為南海太守前郡守市土物要利數倍僧孺並無所取嘆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當在名聞。

不市吳物

宋李及字知幾乾道中為杭州守惡杭人風俗輕靡未嘗事宴遊一日冒雪出郊獨造處士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一部蔡君謨嘗書小英茲云李及知杭州取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比君殊清節可為世勸。

在官寫書

北齊郎基字世業為潁川太守嘗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宜作況重於此者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又魏宋江秉之為新安太守所得俸祿悉散親故在官止作一書案去官留以付庫。

在郡獻傳

宋樂黃目知黃州性閑默能處劇又好著書在郡獻廣孝傳五十卷總山記一百四十卷又晉羅含為衡陽太守在郡著湘中記以溫覲觀之以。

在官攡敗如染

南宋阮長之字茂景，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攡敗如染，一生不侮闇室，所莅皆有惠政，為後人所思

罷郡惟乾薑

南齊孔琇之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時唯獻乾薑二十斤，武帝以為少，後知其清，乃嘆息之。

不令奸人

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弟，不得令奸人閭里有非常之事，輒聞知，始若煩碎，後吏無追捕之苦，人皆便安。

喜薦下吏

宋李及為鳳翔府，為治簡靜，所薦多下吏，樂道人之善。

載米之官

晉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為吳郡太守，載米之官，不受俸祿，惟飲吳水而已。後稱疾去職，百姓數千人挽留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按紞，擊鼓聲。

市藥在任

宋向敏中知廣州，時番市舶，前後郡守多涉外議，敏中始至，廣南即市所需藥物，以往在任一無所須。

兄弟踵來

漢馮立字聖卿，徙河西上郡太守，與兄野王相代治，行公廉相似，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父子相代

唐畢紘與子元賓父子相代為三川大守，當世榮之。元賓為政，紀綱肅秉，板輿至元賓所，署左右敕不聽起，觀其威儀，祈祈然喜見顏色。

不煩問道

郭遷為始安大守，在任不煩問道，致書曰：僧珍乃昔阮成願廷之有二始，之嘆吾才不逮古人，今為三始，非所願也。按始安，今桂林府，在吳為始安郡。

不食肥鮮

後周裴俠字嵩和，除河北郡守，愛民如子，惟食菽麥而已。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令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侯清慎奉公，為天下最，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無敢應者，人號俠為獨立使君。

愛民惜物

唐宋璟，邢州人，歷杭相二州，所至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咸謂璟為有脚陽春，開元已後八十年間治廣者清節，只三人，宋璟、李朝隱、盧奐而已。

尚循常賢

宋曾□□字□中，知南康軍，勤於□職，為□□劉□之為人，修

其舉子礎石以培其新觀公田以表其祀朱文公稱其
尊賢尚德之心

山堂肆考臣職第二十六卷

大守下

取石壓舟

吳陸績字公紀姑蘇人以州有一臣乃爲紀續吳郡和初爲鬱林守罷歸無裝舟輕不能越海乃取一石以壓舟人號鬱林石又見大參姚宗琛詩欲不欲人知其清以船載黃土而歸

取石鎮艙

梁江革行會稽府事人安吏畏百城震恐革素清貧及歸舸舟舟輕至西陵取石十餘片以鎮舸艙

作五君詠

南宋顏延之琅琊臨沂人出爲永嘉守甚怨憤作五君詠以見志五君即七賢中嵇康阮籍劉伶向秀阮咸也山濤王戎以貴顯不與阮咸屢薦黃門侍郎補始平太守延之詠成云五君不入到一屢乃出守恭何見也

示七字詩

宋王十朋溫州樂清人紹興中知泉州初到作會七邑宰勸之以愛民之意出詩示之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深體此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爲庶民斟在郡朋清介剛斷使民生得謂後長可攻善僚屬閩有不易及後世成律云一行話

治爲十郡最

魏[illegible]為都大守[illegible]雍州
下郡之最

政為三河表

魏朗[illegible]河内太守政稱三河表

齊前[illegible]

吳[illegible]太守[illegible]節在官[illegible]郡[illegible]白覚
[illegible]清

梁上置入

北齊蘇瓊[illegible]長樂人[illegible]南清河太守性清慎不發私書郡人趙頴五月中獻新瓜一雙瓊置梁上竟不剖[illegible]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瓊諭以理其兄弟分異十年遂復同居

何遠[illegible]

梁東陽守何遠性耿介無私而嚴[illegible]如仇[illegible]視貧細如子弟又為武昌守[illegible]每食不過乾[illegible]而亡

光庭[illegible]

[illegible]光庭[illegible]政[illegible]輔曰光庭性[illegible]惡如肩驅蚊蚋

政術俱美

元魏[illegible]泰中常[illegible]淅陽郡守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illegible]荊州[illegible]好[illegible]政術俱美荊部吏人號為聯璧

豐[illegible]

北魏王[illegible]為榮陽太守[illegible]錢[illegible]萬餘家

神君

[illegible]孔[illegible]字休文為晉陵太守[illegible]分賑孤寡號曰神君

[illegible]

[illegible]中知臨安[illegible]反寬獄道[illegible]呼為佛子[illegible]州白夏步[illegible]到郡[illegible]遂有秋田田之間既安[illegible]不舉手加額呼為佘佛

不[illegible]

梁王承武帝時為東陽太守[illegible]弟亦為此郡[illegible]當朝[illegible]為[illegible]中[illegible]此中能不至者大小王東陽耳

不[illegible]

宋王[illegible]命入[illegible]之以美官阮[illegible]政自韓氏出[illegible]宗時知應天[illegible]以一詞我執政可[illegible]而不應終不肯[illegible]

[illegible]

隋[illegible]問曰

人道公清畏如此不謝曰臣安敢[illegible]不納賄耳乃賜口味百餘品于蕃請曰臣願齊分[illegible]帝曰公傳朕則一人而已委以四方則萬人之敬也後[illegible]翠池帝臣以金合貯賜于蕃酒曰[illegible]侯公後[illegible]以此而賜公用為永年之瑞

高風大節

宋咸平王禹偁知[illegible]人知百[illegible]君子樂其高風大節移知[illegible]州謝表有[illegible]鬼神之門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則身後帝曰禹偁其亡乎踰年而卒

新昌黎廟

宋王滌知潮州以養士治民一以韓愈為師乃出令新愈廟民咸讙趨之

徵元廟祠

宋王質知蘇州吳俗倡祀吳元[illegible]公曰豈有逆醜而廟食耶徙梁公[illegible]大[illegible]德加祭[illegible]胡為不祀命工徹元濟祠建二公祠

劇職自效

孫[illegible]東莞人仕梁[illegible]陸大[illegible]以老徵為光祿大夫識歷二縣五郡居身儉素牀施[illegible]冬則布被莞席每朝見[illegible]自效武帝笑曰朕當使[illegible]智不當使卿力

小郡何傷

宋李及知[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明[illegible]使[illegible]使君[illegible]不畏[illegible]李[illegible]小都[illegible]

[illegible]南齊[illegible]大[illegible]郡[illegible]高帝勃上[illegible]以表其清又晉陸納為吳興守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召拜左民尚書臨發止有被襆而已餘並封還官

賜錢旌潔

宋太宗朝曹黃中知昇州一日按行府庫見一高鑰甚嚴發之得寶貨數千[illegible]李氏宮闈之物不隸於籍黃中悉表上之太宗[illegible]府庫之物有[illegible]其取之況此亡國之餘物[illegible]賜錢二[illegible]州即今江寧縣

令民種榆

[illegible]令[illegible]民種榆[illegible]五十本蔥一畦韭三畦[illegible]五雞五

課民種柳

宋辛仲甫出知彭州課民種柳[illegible]人曰為補闕柳至李順之亂[illegible]下令[illegible]

匈奴射形

郅音只 漢郅都景帝時為鴈門太守。匈奴聞其名，竟郅都死不敢近
鴈門。寶為偶人象郅都形，令騎士射之，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郡人設象

宋趙安仁[illegible]，未幾年政成，惠洽郡人，於城南祥符寺
傍建祠，以像事之[illegible]中，命繪其像，厳名
曰一杯亭，取目盡其前一杯酒之義

乞留[illegible]

魏魯宗定字世英，為天水太守[illegible]，天水百姓所追乞留，
[illegible]定帝許之，冊書褒美

願得向公

志存民 宋向子志受命衡州，伸達冤苦，振恤孤寡，官僚肅于庭，士
卒整于伍，商賈集于市。縣南融者唯恐候之報政而去。鄰
人聞之，則曰：天子何為不以向公而救我乎。蔡州守聞州
人邀使者馬首，願得向公三年

遣囚還家

南齊王志為東陽太守，郡有獄囚十餘，冬至日，志悉遣還家，
過節皆返，惟一人失期，主者憂之，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
勿憂。明日果至，吏人並嘆服

勸民執役

善吾息 宋吳芾知婺州[illegible]民長[illegible]十有二家
自第其產[illegible]二十年。芾至，為更其鄉司循埋以
役與之。又先為大知人[illegible]公使之[illegible]
縣所有出錢助役者。宋與之鄰獨無憚乎，同陸為之陽之
州諭鄉人[illegible]擇其義之家掌其事，儲歲入
助當役者，令自[illegible]勿預數月間人
[illegible]之
[illegible]一人
[illegible]鄖州[illegible]用法
[illegible]

五年方成一信

宋張忠定公問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信及
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信耳。只此

一箇信，五年方得成

清如冰雪

趙令[illegible]，字孔叔，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堅善而教
以待人

澗同江海

唐薛苹為南平太守，時天下大亂，苹獨清亮，百姓歌之曰：
我[illegible]閭同江海，恩猶父母

啟閣縱觀

宋馬知節知延州，遇上元節，[illegible]令張燈啟閭，
以為宴樂，[illegible]其有備，即引去

禁俗武帥

宋王述知平江府出學校其民人抑豪強正風俗將有材民安之以出神惑衆者大有[illegible]污俗為之一變。

鴻名大德

唐顏[illegible]作湖州刺史廳壁記刺史沿革不同或稱太守或稱內史或稱都督使牧一也然為名大德在晉則顧府君[illegible]陸玩陸納謝安謝萬王羲之坦之獻之在宋則謝莊褚彥回在齊則王僧虔在梁則柳惲張讜

老手高懷

宋錢[illegible]熙寧中知婺州蘇軾送行詩老手便劇郡高懷承明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

雲吳扇越

孫安陸彤王綱字景業晉出為吳郡太守及卒沈休文作碑文云鴻蹇舊吳作守東莞以義宣以羽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撫同上德猶用中典又留二惠雲吳仁風扇越

漢書音義舊名吳為東吳

愛寵致恭

宋陳德林知真州蘇軾有詩君為守令有古風多致[illegible]入明光寺老人宣君如劉寵小兒致君如留恭

郡無留事

宋皇祐中吕公著知單州以率五鼓起秉燭視事訴來明出廳決民訟以故郡無留事下情易達凡典六郡以為常

路不拾遺

宋曹[illegible]知鄭州延盜[illegible]風他境皆不拾遺夜戶不閉至號[illegible]開門

其尚高年

宋陸[illegible]知泉州崇尚高年[illegible]郡中[illegible]事五老訪問政事[illegible]賦詩五老二百九十七[illegible]仁祖承平時名齊盧寧久傳世[illegible]吳會山[illegible]之

[illegible]名大姓

以劉[illegible]江人知永興軍有[illegible]大姓數百[illegible]武功令范祚為其祖梓祈為令時黃勅家不從役者五十年盜開祚墓以己祖母合葬之[illegible]也數犯

法至徒流輒以贖去長安人不敢言[illegible]為殺臣公因事公之[illegible]長安中讙呼稱為神明會大赦未斷而公去讙[illegible]送遠[illegible]四五百人展轉二年復又[illegible]之而之

[illegible]如俾令

宋文[illegible]所至使民既去民思之如楊青南[illegible]大郡公[illegible]五日事已[illegible]後官府閒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廢何也公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弛廢[illegible]所謂[illegible]若不苛[illegible]所謂簡者不煩碎耳

[illegible]

宋趙尚寬嘉祐中知唐州。州故不治田。四萬餘頃。四方民歸者雲布。尚寬皆授以荒田。比三年。榛莽悉為膏腴。增户積至萬餘。治有異等。民甚德。以祀之

善幹民事

宋淳化四年張詠知成都。知城中屯兵尚有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乃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萬斛。軍中尋而相呼曰。前所給米皆[illegible]。今人一一精好。此翁善幹國事。若又訴知成都。得米給直。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為請。及詠至方踰月。已備三歲糧。此人何事不了。按益州即成都也

能守家法

宋王聞禮十朋之子。知常州。為治能守家法。人思慕之

全城頌親

宋閻禧中周虎守和州。破虜全城。民為立生祠。其母何氏傾家貲以犒軍。上封咸義郡夫人。其封誥略云。有子而才。畫州以守。茲紀曰髮其[illegible]外心愛。起大郡之封。屬王小君之號。使天下之為人母者。皆知以是教其子。使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以是顯其親。

破柱拔從

宋李常知齊州。州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賊盜。刺為兵。使任麾下。盡得其黨。訪處悉發。卒破柱拔其根株。奸無所匿

前常後李

宋李[illegible]知[illegible]人以[illegible]帶[illegible]曰前[illegible]後李

先張後王

宋咸平中。王曙权知益州。[illegible]不以[illegible]貧民。後守孜之。貧無[illegible]復之。民為語曰。[illegible]蜀守之良。先張後王

發[illegible]伐[illegible]

漢王暢為[illegible]井[illegible][illegible]功[illegible]聞[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化人在德。不在用刑。[illegible]其[illegible]

張燈[illegible]秀

宋張忠定公為郡守。寢室中張燈[illegible]郡樓更鼓明滅。[illegible]分明。[illegible]一刻。[illegible]守鐵者[illegible]名伏[illegible]

[illegible]知[illegible]用[illegible]鍵[illegible]手門。欲[illegible]者[illegible]之

[illegible]物[illegible]本[illegible]之外。別令先毁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illegible]利[illegible]錢於敵人。其後終日紛爭相視無敢[illegible]下手者[illegible]中人

[illegible]

宋劉舜卿知代州，夜有盜斷門鍵者，舜卿亦不問，密易舊鑰而大之。數日，密諜盜者，并鑰致之。舜卿曰：吾未嘗亡鑰也。命加於門，則大數寸，衆盜遂之屬，大慚，即時誅諜者。

[illegible]迎賊

宋[illegible]行州，賊夜攻城，[illegible]更[illegible]下[illegible]鼓賊[illegible]去，因縱兵追擒之[illegible]。

良太守

宋劉敞知揚州，邵伯有雷塘[illegible]取富水以備漕運。舊田主皆爭業，公至，[illegible]訴。公判還之。發運使以漕事動朝廷，斯留之，公開種利事，明其無用，朝廷乃聽之。杜衍居南都，聞之，喜曰：真良太守也。

好知府

宋張詠知益州，斬一猾吏，吏稱無罪，公判云至市書諸示之。吏既開斬，詞止市人曰：爾道得好知府矣。益反賊李順黨有以罪脅從此是故縱之也

豈敢念子

宋胡安國知通州，已善必有，[illegible]任南道，何金人陷鄴城下，時子寅為郎，在城中，客有為公憂者，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卿大夫恨致身無路，豈敢念子乎。

最為親民

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選秘書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州，謂宰相曰：郡守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則下受其害。

治成鵲皆罷

宋張[illegible]知太山守，有鵲集[illegible]成[illegible]人隨往，鵲集一大木上[illegible]二[illegible]其巢，鵲始退飛。

[illegible]

宋[illegible]府吏請[illegible]庫錢者，穆就視之[illegible]人所留入乃[illegible]戲[illegible]於庭，一訊且服，遂正其刑，人稱為神明。

比為子産

宋王待制質知荊南府，民有訟婦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公問其用幾何，因以俸錢與之，使婦獲從，獨人衣者曰：迫于饑寒而為之，公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荊人比為子産。

比為杜詩

宋[illegible]慶元中知鄧州，行寬厚之政，時人比為杜詩。

務合人情

宋王素字仲儀，嘉祐中知成都，為政務合人情，蜀人錄其所行，號曰王公異斷。素又嘗三守渭州，馭將卒有恩，且善料敵情，故塞下戍卒常少，而積粟可支十年。

推行古法

宋韓琦徙知定州，以古法教士，歲餘，賬七百萬人，降卻取

其政以為法其子忠彥所知定州民喜曰此老相公子也
必使我曹安穩忠彥推行父法視民如傷

為政務在平心

宋虞謙仁知鎮江府居官蒞政務盡心平心嘗曰盡心則
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

斷為公正判語

宋張詠守蜀凡訴事必為判語以示之蜀人鏤板名曰戒
民集大抵以移風俗篤孝義為本也

外臣不敢效尤

宋范成大代魏王守明州奏曰魏王國之懿親故得以時
節奉海物于兩宮臣外朝臣也不敢效尤孝宗命停貢而

罷進奉局

從官非敢為傲

宋馮京知開封府數月不詣宰相府京嘗謁故宰相韓琦
語謝以京為傲京聞之曰京為從官不長造請乃所
以重公非傲也按京本宜州龍水縣人寓居藤縣之鐔
津既長從其父仕宦兩籍江夏解省廷試皆第一宜州即
今廣西慶遠府藤縣今梧州府屬縣

清直始終不渝

宋元祐中傅堯俞知明州有忠政清直一節始終不渝

吏民毫髮不假

宋蔡君謨守福唐吏治民毫髮不假陳烈幼與君謨共

硯席一日往見之維舟亭下聞其嚴遂不往留詩於亭曰
溪山龍虎繞溪水角聲吹中郎鄉專破六月夜寒風雨
生殘樹蛟蟒喜怒鳴君勸把升論移此何為後讀聞之
為之少霽

兩州知勸

宋張詠守益州郡人張及李畋張逵皆有學行詠延禮加
以勸後三人皆登第歷美官於是兩州學者知勸
文風丕振

二郡交爭

宋杜衍字世昌知乾州安撫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
二郡之民交爭於境上一曰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

也汝何有焉

寓意樂詞

宋蔡挺字子正應天宋城人為人有智計多詭譎自以久
留邊郡鬱鬱不自聊寓意樂府詞有庭人玉關人老之句
中使至傳偓歌之達於禁掖神宗聞之遂有樞府之拜

留意職事

宋陳俊卿知福州乞宮觀上曰前執政治郡往往不以職
事為念唯俊卿在福州劉珙在建寧於職事問極留意治
狀為聞未可換易

葺壘練兵

宋劉忠顯守慶州時方臘作亂越大震官吏念通公曰吾

為郡守將與城存 宋張昱知徐州為戰守備明年賊至城下公率眾出戰賊大潰橫尸蔽路自是賊不敢近越民相與創生祠飲食必祝曰活我者劉公也

興學勸士

宋亨化中忠定公張詠知益州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禁止訛言興學勸士然蜀民畏而愛之後復知益州蜀人聞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復來鞫我也

清謹持身

宋呂大忠知河南陝州清謹持身為政慈愛發奸摘伏盜賊屏息。

簡便立法

宋富鄭公知青州救民災傷立法簡便天下傳以為式。

不報私怨

宋司馬池知河南虢州專以長厚為政不報私怨人甚稱之。

預知姦謀

宋盧鑑知陝西儀州州有制勝關最號險要李繼遷欲乘虛襲破之且放言將由此大入有詔徙老幼芻粟于內地鑑曰此必奸謀也卒不徙而賊亦不至。

官物視如己物

宋陳貫知涇州督察益嚴凡庫出納租出入皆自檢覈嘗謂僚屬曰視縣官物如己物寧有奸乎。

吏人閒似野人

宋[illegible]知[illegible]州為政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面究曲直不以屬吏百姓以詩頌之曰官舍卻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閒。

鼓水而奉

宋[illegible]化中知康州清苦勵節家屬頗多貧不能贍[illegible]州左任咳嗽飲水日奉甚薄為政簡易民甚愛之

琴鶴自隨

宋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守成都以一琴一鶴自隨及還神宗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或云一琴一鶴其再任也屏去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鶴放長江不共來。

上下驚嘆

宋元祐初錢勰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勰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一人又至勰呼詰之曰汝前訴云云發緘示之然上下驚嘆

老稚攀留

宋王十朋知饒州宣上恩恤民隱民鄰利俾自樂豐圍者

相告，俯道亦刷償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愚之如父母。

奏免折稅

宋李復圭知滄州時，一稅之入，三司移折，已重，轉運使又復折之。復圭爲民奏免三司移折之。

奏免上供

宋蘇軾知杭州，值歲饑疫，奏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及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以濟之，仍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

斷富人殺僕

宋李兌知鄧州，爲政簡嚴，老益精明。有富人撾僕死，繫頸投井中，而以自縊爲解。兌曰：既赴井，復自縊，有是理乎？必吏受財教之耳。訊之果然。

禁送使虐囚

宋朱寀知汝州，葉驛道遠，繫囚爲送使所虐，多至死，俗呼爲葉家關。寀知之，重禁以絶其患。

兼有四長

宋田況字元均，以德化人，人不敢欺，時謂之照天蠟燭。又謂張乖崖之明，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獻之愛，四公所長，公皆兼而有之。

能除二害

宋祥符中，邵曄知廣州，鑿內河通舟，免民颶風之害。及陳世卿代之，又除廣州人計口買鹽之害。廣人歌之曰：邵父陳母，除我二害。

賊無敢攻城

宋宣和間，宋昭年知秀州，時盜發嚴州，昭年謂吾州次當受敵，于是大修城隍。明年，賊果至秀，昭年與民乘城固守。賊留三日，無敢薄城者，後五日，賊大潰而去。朝廷嘉其功，進職以旌異之。

盜不敢入境

宋[illegible]夫知資州，經撫鄭剛中薦，奏治行第一，移知蜀州，盜不敢入境。遇事明察，人目爲水精燈籠。又宋張伯庸，真宗時知洋州，時亦號水精燈籠。

恩信結人心

宋薛奎知延州，以恩信結人心，以威令制諸寨，由是夏人終奎之世不敢犯塞。

經學飾吏事

宋孔平仲知延安府，以經學飾吏事，以威信待羌人，治狀甚著。

禁俗飯僧

宋蔡襄知福州，州俗重凶禮，凡親亡，秘不舉喪，至破產以飯僧。襄下令禁止之。

禁民溺子

宋陳軒元符中知汀州，申嚴州民溺子之令，奏課爲天下

[illegible]

知[illegible]知直

宗[illegible]元[illegible]知[illegible]則不奉行新法[illegible]役[illegible]元祐[illegible]曰天知吾直

[illegible]役也後安州今[illegible]

[illegible]

劍[illegible]中知南康軍[illegible]任[illegible]修[illegible]廨建堂

[illegible]又建亭于明

[illegible]

[illegible]

宋[illegible]後太宗[illegible]桂林[illegible]乃制

馬車載石灰[illegible]布囊于馬尾又以[illegible]車[illegible]期會

戰馬車順風鼓灰賊不得視以火燒布[illegible]奔突賊

陣亂[illegible]迫斬無數

全活饑民

宋富鄭公弼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山林陂澤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凡活五十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又以次勞之即拜公禮部侍郎公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蒸為疾疫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仆死公立法簡便天下傳以為式

商集二十六卷終

山堂肆考[illegible]第二十七卷

○通判

歷代沿革秦置郡丞以佐[illegible]長史兵馬漢因之于定[illegible]大小為設治中別駕諸郡從事史一[illegible]別乘一乘傳[illegible]承隋改別駕[illegible]後又改[illegible]丞為別駕十年改雍州別駕[illegible]即位改別駕為長史別駕以士族為之開元中始用庶姓以貳都督刺史之職天寶已後或廢或置至文宗用韋處厚議復置兩輔六雄十望十緊州別駕宋太祖懲五代藩鎮之弊乾德初始置諸州通判大郡置兩員餘置一員州不及萬戶不置

岸幘嘯詠

晉謝奕字無奕桓溫辟為安西司馬與溫在溫座岸幘嘯詠曰我方外司馬也

伐鼓縱歡

王翰從池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酒遊畋伐鼓縱歡

兼總幕府

袁紹領冀州以審配為別駕委以腹心兼總幕府

分乘停車

胡文恭行張士燮制分乘倅車校倅乃副車今以通判爲倅者周禮謂別駕長史司馬乃大守之副也

半刺

晉庾亮答郭豫書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周旋[illegible]王化于萬里之外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不求其人[illegible]唐以宣吏宋徐廣爲華州別駕給事中[illegible]別駕[illegible]治中從事與刺史別乘同宣教化[illegible]以人吏兼別駕之名

上佐

職源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illegible]十二年制刺史有故及闕本道使不得差攝但令上佐知州事[illegible]

大吉州通判壁記郡丞秦官[illegible]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司馬曰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耳。

按縣

中興會要知成都府[illegible]奏州郡[illegible]所以佐守入則貳政出則按縣又杜牧行馬迴制[illegible]佐得與二千石參校政事知長利病者也今以名郡[illegible]相助。

監州

范文正送[illegible]通判桂州詩通籍二公後監州五嶺深。

處士

晉桓溫之弟沖爲刺史處士劉驎之爲長史不肯屈[illegible]親往迎。

英儒

管寧辭文別駕書[illegible]明使君之羽翼冠行英儒。

題輿

東漢周璟[illegible]別駕[illegible]不就[illegible]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不復[illegible]宋陳子昂爲鄭賓州[illegible]

[illegible]

晉孔休[illegible]相倚仗[illegible]別駕中別施一榻[illegible]人[illegible]稱焉

蜀州十篇

吳[illegible]中爲蜀州教授蜀士[illegible]取譜[illegible]濠州釋奠儀[illegible]後通判蜀州[illegible]十篇[illegible]蜀甚悉

許州三事

宋仁宗[illegible]司馬光入[illegible]通判許州所言三[illegible]非欲選宗室爲繼[illegible]之言也[illegible]

[illegible]

青衫[illegible]宋朝下湖南[illegible]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illegible]朝廷使我來監汝[illegible]錢昆少卿餘杭

人嗜學，嘗求補郡，人問欲何州，曰：但得有蟹無通判處可矣。蘇東坡詩：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

辨獄

宋胡宿字武平，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畏箠楚不敢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被而假寐，夢有人來告曰：吳姓也。公遽引囚，辟左右，復訊之，囚曰：旦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辭窮治，乃被誣者之婦與吳姓者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告官，以掩己罪也。

持版

職林：州別駕治中見刺史持版拜，刺史答拜。

授刀

見三公。

雄飛

東漢趙溫為京兆郡丞，嘆曰：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後至三公。

速步

晉顧球時為揚州別駕，顧榮謂球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按顧和字君孝，和始為別駕，遷尚書令。

皂衣銅印

晉職官志：郡丞視通直一梁冠，皂衣，銅印，黃綬，秩六百石。

朱紱銀章

李行送劉郡司馬詩：朱紱銀章上宮佐鄱陽。

鵲棲于廳

宋柯述，熙寧中通判漳州，以救饑得民，有雙鵲棲其廳事。逮去郡，亦從之，漳人異焉。

縋戮于市

吳池，

賢達著名

宋王旦通判濠州，以賢達著名。又通判鄭州，建言罷當平僉，以和糴拜。

偶酬為樂

唐顏真卿為吉州別駕，日與詩人文士偶酬為樂，所著有廬陵集。

政尚仁恕

唐陸象先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尚仁恕，司馬韋抱真諫曰：公將峻扑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立威乎？卒不從而蜀化。

治號嚴明

唐魏元忠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嚴明，則張易之家奴暴橫，元忠笞殺之，權豪憚伏。

人表士則

隋盧昌衡開皇初為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為人表，行為士則。

民靜吏閑
宋趙炅為四川龍州簽判。作吏隱堂。有詩云。滿耳江聲滿目山。此身疑不在人寰。民含古意村村朴。吏束緗書日日閑。

遺金不納
唐宗室榮歷岳州別駕。人遺以金。拒而不納。武后曰。吾家千里駒也。改名千里。

分珠不買
宋漳州一巨賈秘藏珠。貽為閭吏所捃。太守而下。皆輕其估。惡自售焉。唐介時以言事謫漳州倅。分珠欲從。奏方至。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索其奏覽之。果然。

斷帶為炷
唐皇甫無逸。弱年入隋。荊州司馬誕之子也。從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頒閭閣不通贄。嘗按部宿民家。燃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為炷。其廉介如此。然過自謹慎。每上表。既謄數十遍。猶懼未審。使者上道。猶追省再三乃得遣。

以書當田
宋葉虞仲。王山人。通判江州。持身甚廉。其郡人有解官歸者。遂斥田數十頃。以餉虞仲。虞仲笑曰。吾介世不能辭此。請以二十櫃書當之。

山水癖者
唐柳宗元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既放。山水間。其堙厄感鬱之氣。一寓諸文。而永之山水。從此得名。

[illegible]別
唐[illegible]淡[illegible]花術[illegible]馬乃奏兩輔六雄十望十緊[illegible]。而又[illegible]登別。

山川從事
世人[illegible]又才杜溫深[illegible]之年未三十。用為荊州治中[illegible]曰不遇明公。荊州一從事焉耳。

洛陽主人
趙肅字慶雍。洛陽人。早有操行。知名於時。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為援。授同州治中。糧頓不遺。太祖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

飛章自劾
唐[illegible]字子[illegible]為溫州長史。無幾攝行州事。值歲歉。有官粟數十萬斛。[illegible]欲行賑救。掾吏乞候上旨。[illegible]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禀君命。若殺我一身活人數千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上嘉之。

引咎自撻
唐[illegible]世長歷陝州長史。邑里[illegible]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于市。居五日人疾其[illegible]。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楚而走。人笑其不情。

承上案下

白居易制郡邑之間承上接下者州長史也

養志忘名

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若有人蓄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

舟中載石

宋孫易簡通判昇州太宗召為知制誥問曰卿舟中惟載怪石瘤木器可見清節

室中生蘆

李全忠廣明中為棣州司馬有蘆生室中一尺三節心異之以告別駕張建建曰吾室生蘆安乃為怪然建曰蘆葦頗德蔑而有叢有節上之度路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傳三人公勉樹功名無忘斯言公由是狀漸遷卿事節度使李可舉為平將可舉叛滅嗣全忠為留後劇以節鉞授之李氏父子三葉十年而已

黜倅

宋胡旦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大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為盜乃悉縱而歸

罰賊

宋董元亨通判貝州賊王則據城叛元亨坐廳事賊黨排闥而入左右皆奔散脅元亨取軍資庫鑰元亨據案叱之厲聲罵賊遂被害事聞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贈太常少卿

移易風俗

唐高士廉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疾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兄弟不相假賤士廉為設條教辨告督勵風俗丕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

陶冶性情

唐劉禹錫為朗州司馬政暇惟以文章吟詠陶寫性情作新詞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間多夷歌皆禹錫所為

留賦為別

宋通判謝濤代去郡人攀留號泣以為別

作菴以居

宋任伋字師中為新安令其民愛之為買田以居通判黃州郡人德之為作師中菴任公亭蘇軾作記

數抗知州

宋王質字子野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曰少年敢與丈人抗耶質曰以受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宗旦以病告一日宗旦謂質曰吾獲有盜鑄錢百餘人吾以術

陰鉤待之[illegible]曰弋不[illegible]數人衍徒充斥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illegible]大[illegible]以罪而餘悉輕出之

奏遣內侍

宋劉文安公沆[illegible]知[illegible]州[illegible]有[illegible]不[illegible]日[illegible]山谷[illegible]作張𢹂信等從散心州將移疾不能[illegible]於[illegible]

不去[illegible]

[illegible]剌史[illegible]刺史怨欲去之[illegible]可去[illegible]是不可去乃止按[illegible]

不稅農具

言行錄宋呂許公通判濮州人稱其[illegible]王文正旦謂王沂公曾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得之曰以其奏請知之如不稅農具數事後卒與沂公並相按許公呂判濮通二州從河北按行[illegible]民田器有算非所以重本請除之因詔天下農器皆免算

荊楚之才

[illegible]名重[illegible]人[illegible]臨州[illegible]常[illegible]雖生何知人[illegible]可許荊楚之才[illegible]此乃江左之秀[illegible]荊楚而已

宋李沆通判[illegible]州[illegible]進[illegible]表聞於朝又富文忠公[illegible]反公上疏陳八事議者以為有宰相之器[illegible]

易青使者

言行錄宋[illegible]文忠通判[illegible]州[illegible]吏[illegible]甲于公[illegible]於[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正[illegible]安撫受使者易為[illegible]後從之

籍司吏賊

宋[illegible]通判[illegible]州[illegible]公一日[illegible]事[illegible]其家[illegible]計扶而黥之

風月為主

[illegible]元和中[illegible]其出佐江州[illegible]青山綠水中為風月主人乃築草堂于[illegible]峰北以自適

文宣[illegible]

宋[illegible]通判揚州以文宣[illegible]名[illegible]稱為風流賢別駕

心在朝廷

唐玄宗時[illegible]張九齡為荊州長史[illegible]登南樓[illegible]味賦詩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朝廷又[illegible]府

[illegible]

宋黃[illegible]通判[illegible]州[illegible]士

響應友獨領數千人與戰射賊矢石俱發以功補欽宗召見撫慰資予甚渥

刈筀竹

唐蕭良嗣為荊州長史高宗遣宦者采怪竹於江南將蒔上苑宦者縱恭良嗣囚之上書言狀高宗下詔獎慰取竹棄之

戮奸民

宋李及通判曹州州民有李凍者以何權貴持郡短長欲為奸利及既受命而凍適至京師求見及拒之乃謾罵而去因遂及發劾凍依律窮著及發其狀盡數前後所為以聞下御史鞫之斬于市及由是知名。

水火不交

見水。

邦國不空

晉王祥為徐州別駕以股肱之忠討合寇盜州境獲安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見吏部名

宋鄭剛中為溫州通判時軍事歲大饑流民麇集乃出倉粟勸糶守曰恐惠不及餓者答曰已有措置乃以錢每錢作一字夜出城投饑者給一錢戒曰以錢為字翌日悉錄給米饑者得之同以下莫不稱嘆

見義則服

宋孫頎知邢州通判趙至忠本遼降人所至以中競頌待之以禮且旦夕言至忠威德曰外雖夷人然見長則服平生所信服者惟公與韓魏公耳

登城拜祷

唐張詳為彭州司馬時莫氏宗作亂於大燒郡下百姓驚駭城樓有西王母祠祥令城再拜於祠門仰其有靈可降雨撲救言訖祠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

移床聽論

蘇州刺史崔徵召官將相見者論終日不覺疲倦天時大熱移床在亭前樹下自是凡引終為例焉。

直攻時病

宋畢元龍字震甫江西臨州高安人號松垣為鄂州通判上書直言之見攻時刺史彌遠之惡言甚痛切答以詩擬任濟潮州長免官太守判松垣日久破盾欲援任濟免從之一以風采好公案錄江重寓入國經

不屈強臣

宋王宗道判鄆州其牧守多知兵武嘗陵下曾未嘗屈撓使其所爲皆不法至為盜賊或侵焚民居者乃率所部壯士數十皆往逮捕果得數賊所盜物即便斬之馳奏其事上大嘉歎特擢遷使而無稍貶斬人恐濟不俟奏輒杖脊送闕下軍府畏懾優下詔襃獎

心如鐵石

隋循吏傳陳肅字弘儉心如鐵石見所彌漢郡為梅川郡丞
有清名號鐵石丞
胸無芥蔕
宋蘇舜宗稱聖開晏殊判別駕安置為化軍處歸所使蠻
蠻所得胸中洞然無所芥蔕人與之處皆得其歡心
以恬退稱
王安石通判舒州時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
以激奔競之風召試館職安石不就
以清潔聞
宋沈邈通判貫州以清潔聞仁宗東封時召知曲阜縣爵
所過蓋南巡所至以獻觴皆慰遣之

有神呵護
唐蕭遘字得聖亂後入貶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舟遇鬼不勝
若有神人謂之公無恐當為公呵禦後得聖訪因帝頗見
帝頗問所以昭若得聖後為相按播州屬四川即秦夜郎地
為帝尊禪
唐劉齊賢出為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禪之時將軍史
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鷂可令捕之帝曰齊賢豈捕
鷂人耶安得以此待之
公著賢行
歸田錄歐陽公知潁州呂公著為通判為人有賢行而深
自晦默時人未甚知耳後公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擢用

公望直聲
宋賈公望通判平江府有直聲時朱勔父子用事公望有
許同王甫七兄以何事加直多害先一創條不復見輟擾
朱大衝之竟罷去按平江府今之蘇州府宋政和中置
不予庫錢
唐蘇頲字廷碩開元中為益州長史時皇甫恂使蜀檄取
庫錢買錦半臂頲不肯予因上言恐虧遠人先取不急豈
關家意耶
作選臥具
宋蔡抗通判秦州屬官為約家人有得龍鬚席為臥具者
乃作選之

刺史同守
漢武帝詔州郡佐史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
太守見知
宋周敦頤通判虔州趙抃守虔州前薦于得民省于奉身而
蘇及趙要守趙抃熟視其所為執其手曰今而後乃知周
茂叔也
氣節自任
宋陳堯咨通判濟州以氣節自任
獄訟不究
言行錄宋蔡文忠公齊通判兖州太守王臻治政嚴急公
務為寬濟之以寬其人以後亦不究又韶命獻公行通判

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逐之，公獨左右其事而諭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出于己者，於是守行以稱能。

飦粥不給

唐彭州司馬顏泉明，家貧居官廉，而孤窮相從，百口飦粥不給，無慍嘆之色。按泉明，杲卿子也。彭州人，改為蜀綠成都府。

襆被自將

唐蘇瓌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衝會，多名珍奇麗，前長史皆取巨萬，瓌獨卑身，襆被自將。

著尊堯集

宋陳瓘，字瑩中，南劍人，通判明州，以職田之入頗厚，盡棄于官，以歸。在郡時，嘗著尊堯集。

獻平戎策

宋張文定公方平，字安道，通判睢州，趙元昊欲叛，公獻平戎十策。

發井得屍

宋黃榦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獄，獄察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因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井，我悉知之矣。囚錯愕服，果於眢井得屍。

火樓伺寇

宋楊杭通判辰州，溪夷剽掠，民苦之，杭置立火樓，伺其出入，則鳴鼓為號，遠近畢聞，[illegible]寇亦絕跡。

[illegible]

唐宋[illegible]為衡州別駕，見刺史之[illegible]，[illegible]後，恭孔方思為衡州刺史，[illegible]狀，[illegible]後，[illegible]見刺史之政。

不欲變更

宋太平興國初，徐[illegible]通判滁州，時知州勢劫盜十餘，皆論死，[illegible]詳其失入，皆良人。知州守怪之，[illegible]曰：[illegible]欲天下蒙人，勿用力，功名但今[illegible]正而已。

服忠思孝

唐南承嗣，霽雲之子也，歷施涪二州刺史，柳宗元稱其服忠思孝，挺然有死節子，能揚厲。

[illegible]

宋張忠紀通判杭州，能擒捕剽劫，奉公以體國為心。

奏乞有司減逋

宋張問通判大名府，其屬牧地在魏博，久之入于民，有司按籍括之，更欲[illegible]租，問力止之以聞，仁宗曰：吏用心如此，民何患不安。立罷之。

奏免荒田稅租

宋宋選通判登州，境內有官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率取于民，為請奏免之。

薦賢人

晉東海王越以江統為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

郁音陳

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此者否紀銀都舉既修程牧時以為知人。

定滁卒

宋趙挺之通判德州，哲宗即位，賜士卒緡錢，郡守貪懦不以時給，卒怒，謀入庸守趙，挺之坐堂上呼問其狀，立發庫錢而治其為首者，眾即定。

禁革祈禳

宋周湛通判戎州，俗不知醫，病者以祈禳巫祝為事，湛取古方書刻于石，以教之，仍禁為巫者，自此人始用醫藥。

勿取薪炭

宋鮮于侁通判綿州，吏以舍蓋藏風，至課士卒以供薪炭，銘皇侁一切勿取，郡守以下效之。

開倉賑民

隋書，張須陀為齊郡丞，屬歲饑，將開倉以賑給之，官屬咸曰當待詔敕，不可擅開，須陀曰，今若以此獲罪，吾無所恨，竟先開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

寬衆使民

宋富弼為通判，歲饑，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乃刷湖舍偽，各富人使自實粟，總得十五萬斛，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僕且為百

為宣秘書丞

宋孫何通判陝州，召入直史館，兼秘書丞，出為京西轉運副使。

出為轉運使

宋王隨通判河州，代還，直史館，出為京西轉運使。

請石役兵

宋吳何通判洛州，郡當大水，丙白守發常平賑之，又鑿石伐溪，開吳從水患。

請衆禦兵

宋陸游通判夔州，嘗陳進取之策于宣撫王炎，以為經畧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當積粟練兵以俟釁。

通判推官

後唐長興一年，諸道兩使判官防禦推官，宋因五代之制，州使置判官推官各一人，餘州亦同。

操行堅貞

停護之知武寧，以建封為推官，操行堅貞，嚴正無忌。

處事精審

宋杜衍為西京留守推官，歐陽公一以府政委之，曰吾容處事簡密，一經閱覽則某不復省矣。

欲薦推官

尚寫宋武常為宣州推官，以分符門，欲薦常改官，常推其友劉存從，曰不見此風久矣，並薦之。

爭獄棄官

宋周敦頤為南安軍司理。有囚法不當死，運使欲深治之。敦頤爭不能得，乃委手板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哉？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運使感悟，囚賴以活。

不願考校

宋劉宰時禁用偽學之黨，從前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不肯諂附

蘇轍為大名府推官，當官論事，不肯諂附，致聲燁然。

子駿遜美

宋鮮于侁字子駿，為江陵右司理參軍。會府中歲旱，求直言。侁推災異所由興，及條當世之失，有曰其語甚切直。唐介同鄉曲，稱其才於上官，已交章引薦。侁盛言左參軍李景陽之美，已移與之。介益嘆其賢。

若水雪冤

言行錄：宋錢宣靖公若水為同州推官，雪冤死者數人。遠近翕然稱之。太祖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中為知制誥，二年中遷為樞密副使。在同州時，有富民失其女奴，其父母訟于州，獄吏挾怨，誣富民父子數人共殺棄之水中，遂失其屍，罪皆應死。若水疑之，密使人訪求女奴，得之，乃引示其父母，皆泣曰：是也。富民父子賴以得免。郡太守欲為之奏功，若水固辭，曰：初但以為職事，何功之有？當置獄吏于何地？太守嘆服。

擊蛇服衆

宋孔道輔為寧州推官，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衆以為神。州將欲驗視以聞，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以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知名。乃介有擊蛇笏銘。

鬻馬論辨

言行錄：范文正公為廣德軍司理，日抱其狀與太守爭是非，守以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每歸，必記往復辯論之說于屏上，比及去，書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

執正不阿

宋呂餘慶初仕周，為許州推官，執正不阿，臨事有斷。

執論不奪

按茂堤集：宋陳省華字子與，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樞密直學士公宗為守，侵以權勢，每事必堅持之，公亦屏息。使其少屈，執論如初，至于再三，竟不能奪。

府事悉咨

宋范如圭，紹興中，從張浚安撫使節度推官，適帥將斬人，公白其罪，即已署不易也。公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殺一死而輕殺人？公之既從之，自是府中事大小悉以咨焉。

遇事特訪

宋梁顥為大名府觀察推官，真宗幸大名，訪群臣遇事，顥因上疏，時論偉之，除知制誥。

持身清介

宋潮州司理洪天錫，持身清介，是非不可回。折州有勢家侵民田者，公斷還之。

用法平允

宋陳戩為懷州司理，用法平允。屬縣得盜，上之州獄，公已得其冤狀，而尉挾網賞私請于公，公正色曰：殺無罪以希賞，安和從。釋之，人益知其賢。

發允良姦

宋王曙，皇祐中為開封府推官。內侍李允良訴其叔父病，疑為從叔所毒，請發棺驗視。曙曰：安知非允良有姦？欲前治之，果然。

治吝奇冤

宋韓獻肅公絳為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清，詐言母娠宮中，生民間，稱皇大子，都人聚觀，府以為疑。吏收捕驗問，無實，備止竄置近郡。公上疏引成方遂事，論奏甚切，清遂伏罪。

氣貌不凡

宋東定間程珦通判南安軍，時周敦頤為司理，珦視其氣貌不凡，與語，果知道者，因命二子顥、頤受學焉。

推問盜蹤

宋孫文忠推問比守推官，決斷情欽，經問盜蹤。

作箴訓下

宋李嘉祐為雅州推官，作箴訓，可為規矩，行用私情背公法者。

以法制人

宋胡□為丹州推官，公談賢明，以刑名學法，隨人賢愚訓迪之。南北士多言說丹州人，至安其賢，則除也。

宰相才

宋呂文穆公蒙正致仕居洛，其子兄弟公陰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遂至大用。

宰相器

胡氏傳家錄：韓忠獻王琦從開封府推官，理事不憚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分俸贍族

宋周堯卿為衡州司理參軍，居官其職，俸祿雖薄，必分以贍宗族，朋友不少吝惜。

積俸償債

宋俞獻卿為昭州軍事推官，朔州積俸錢，錄事獻卿盡用平糴至積錢，既遇後大兵至，賴以給軍。

柜增幽哭

宋四川[illegible]行[illegible]川監使，以其事屬雅州推官[illegible]力拒之，張浚謂有[illegible]諫之風。

論爲水災

宋蘇州推官[illegible]宗孟，英宗以水災求直言，宗孟上疏，臣陰[illegible]安陰損兵陰物[illegible]陰之[illegible]，陰之極，[illegible]佐陰之本，四夷中國之陰，而[illegible]之災，殆爲是七者所召也。

[illegible]而論

宋[illegible]獄爲法家疏駁，前謂今觀疏駁者，多[illegible]以古人用心不同，從古惟闕於中求生，不闕生中

[illegible]而嘆

宋歐陽觀，廬陵人，舉進士，歷綿[illegible]三州推官，歲時祭祀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嘗夜燭治官書，屢廢書而嘆，妻問其故，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後以子脩貴，累贈崇國公。

安可棄民

宋[illegible]州推官吳[illegible]，會[illegible]騷動，郡僚欲毀橋梁以便城守，輔曰：門橋所[illegible]，皆吾民也，安可先棄民以求自全？聞者壯其言，而寇卒不至。

不忍[illegible]人

宋錢忠定公[illegible]安川司理參軍，吏有誣服白盜抵死，邑具

獄上于郡，[illegible]也[illegible]人[illegible]也[illegible]者[illegible]

不赴宴集

宋陳俊卿，紹興中爲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事，同僚宴集，[illegible]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大[illegible]同僚以宴會後至被法，閭俊卿惟推[illegible]而中[illegible]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忍[illegible]以[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乎？衆嘆服，以爲不可及。

不預簿藏

宋[illegible]二年[illegible]司理司法之官不得預簿藏之事。

上治兵策

[illegible]東都事略：徐積上治兵策，除鎮南軍節度推官，召對，除太子中允。

原偽印情

宋[illegible]爲武安軍[illegible]推，民有[illegible]前造偽印，赦後用之者，吏請以爲當死，公[illegible]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

○提舉

此即漢[illegible]之任也，[illegible]制乎羅之法，漢人因之[illegible]

于大司農，至宋[illegible]中建常平倉[illegible]中令轉運

司與提舉所部官吏會議然後隸轉運及所屬監
司乃得施行則提舉常平始于此政和以後江
淮荊浙等路共置茶鹽提舉一員宣和三年詔河
北京東六路推行新法鈔鹽可添置提舉官一員則
提舉茶鹽始于此建炎元年詔提舉常平司併歸
提刑司紹興五年詔諸路提舉常平司併入茶鹽
司十年改常平官為經制兼路鈐轄常平等公事
而後經制司罷復為常平以後並提舉東南以茶
鹽事兼領四川以提刑司兼領十五年戶侍王鈇
言常平之法當復置提舉官乃命諸茶鹽官改充提
舉常平茶鹽惟四川廣西以憲臣兼領淮西京西

以漕臣兼領仍令監司所部州有擅用常平錢物
者按劾以聞又舊制有市舶司多州郡兼領元豐
中始令轉運司兼提舉市舶而州郡不復預矣。

治荒修廢

宋神宗職官志提舉常平司掌常平斂散之法申嚴免役
之政令治荒修廢賑民藉所歲察所部廉能而保任之若
疲軟或犯法則隨其職事奏劾

裕民阜邦

哲宗職官志提舉常平司掌常平義倉免役市易坊場河
渡水利之法因民之有無歲之豐凶而斂散賑濟之凡役
錢視其產之厚薄而更應繳視其挽役之重輕凡市役摶
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時平其物價皆舉
行其政令以[illegible]民乃[illegible]之[illegible]史之事。

按察[illegible]

晦庵[illegible]東[illegible]人[illegible]贓吏一人。故
相府為[illegible]所屬。延見父
老以次召問以若及吏治得失[illegible]甚許除舍館飾供
帳皆減省三經不費然。

拯救饑民

朱文公行狀公昔時提舉浙東時饑民嗷嗷。先生條具
利害奏請捐放金活饑民數十萬及按劾贓吏推行
荒政一路肅然

發倉佐軍

宋郝尚書丙提舉湖南會南時彬州尹寬起宜遠縣以應
之衡陽賊更掠州縣[illegible]部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常平亦置司在衡公
亟程疾趨[illegible]州[illegible]民[illegible]以安又已部軍濟師糧
餉不乏。發倉佐之後賊平公協助之力為多。

煑海佐國

龍溪除起宗制宜備山煑海之利以佐國用視歲額之登
耗以詔賞罰且科之不如期罰之不加式與州之不加恤
者皆劾以聞。

委寄非輕

紹興中宋莊除福建提舉制上曰提舉市舶委寄非輕若用

非其人則措置失當海尚不至終非可以求察議伏之
任
風力可伏
熙寧十年李稷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熙河市易事。紹
司川茶一司創置雖久未能就緒偏非得才智之人益以
事權無所成李稷風力周已可伏然權勢輕小可依李杞
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權不限常服劾官吏
定利役害
鮮于侁熙寧中范鎮舉所知除利州路提點常平上曰鮮
于侁所定利路役書可為諸路法。
覈常平數

宋黃適撰謝毅撰節校行狀公悉劾南提舉常平趙關奉
事上曰卿到任後有民間利害奏之無隱舒劾北部常平
多所侵用文書類皆虛數而已公悉為覈實具奏今自今
諸郡主管官秩滿並以實數付之新官於朝廷可其說自
是遇水旱皆可賑給。
上夫見知
通鑑長編紹聖中侍按成都川陝茶政遂代前官領茶馬事在
職歲餘士大夫乃始見知初都大提舉陸師閔作歲計茶
息一百二十萬緡皆克剝怨無所不至及乘在職盡除公
私之弊比數年亦得百二十萬也。
官屬自辟

四朝志程之邵茶以市馬之處官屬許自辟置視其數之登
耗以詔賞罰。
始精揀汰
續會要紹聖中市馬千匹有司使人官給以駑駘充數紹聖中
提舉程之邵始精揀汰又以羨茶轉入熙秦市戰騎故馬
多而茶息厚
能辦事功
提舉茶陸一年增計課利錢七十六萬緡上批蜀茶變
法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遷擢以勸在官。
增額十一引
中興係年錄自熙寧行鈔法每茶百斤為一大引令商人

輸引錢市利八百文至紹興十三年遂增為十二引時物
價騰踊茶商販息頗厚明年主管官賈思誠又增為十一
引三百文于是諸場煩而買馬之數復不加多。人
但知茶馬司之富甲天下其實所收引錢視建炎倍增後
雖破敗不可復減矣
加錢一百萬
初蜀茶額錢三十萬至提舉李稷加至五十萬後陸師閔
代稷又加為一百萬
民力少寬
中興會要上曰市舶之利且厚若措置合宜動以百萬計
豈不勝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可少寬民力耳。

國用頗助

中興會要上曰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

人阜通貨賄

無販精粗

會稽閩程王孫紹興八年侍御史乃廣南運使兼市舶提舉舊例者稅之米十稅其一必擇精好者令精粗兼取裹人悅之因為食殊御史

進奇巧

唐嶺南市舶使周慶立造奇巧之器以進侍御史柳澤上書曰今之所進雕刻詭物造作奇器以淫巧為珍玩以譎怪為異寶乃理國之巨蠹也玄宗稱善

○總幕官

漢衛青征匈奴大克之拜大將軍于幕中李廣傳注幕府者以軍幕為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後世幕官之名始此

典文章

東漢竇憲平匈奴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下以典文章

作書檄

魏陳琳字孔璋阮瑀字元瑜太祖並以為司空軍謀祭酒管書記琳作書及檄草成太祖先苦頭風臥讀琳所作頭風頓愈

馬曹

世說晉王徽之為桓沖騎兵參軍桓問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又問官有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驢府

世說下謝超宗坐失儀出為南郡王司馬人問定是何府超宗怒答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正應為司驢

元僚

齊王儉字仲寶用庾杲之為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為蓮花池故緬書美之杲之字景行

健吏

唐魏元忠鎮朔方崔日知與張說同為判官以健吏稱

陳遵日醉

漢陳遵字孟公為公府掾史日出醉歸曹務數廢西曹以故事謫之

杜牧夜遊

唐杜牧擢制科牛奇章公僧孺鎮揚州辟為節度書記牧夜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以防不虞後牧以拾遺召臨別僧孺以縱逸為戒因取一篋示之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牧大慚服

府中之才

世說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按慶孫名輿，陽仲名尼，景聲名邈，太傅司馬越也。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之操，為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

河東三絕

唐徐彥伯調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暠善判，司士李亘工書，而彥伯善屬辭，時稱三絕。

三語掾

晉阮瞻字千里，有令望。司徒王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善其言，辟為掾。時人謂之三語掾。

七品官

袁州司戶廳壁記：唐代司戶職任頗重，目為七品要官。

板拄頰

晉王子猷為桓車騎沖參軍，沖謂曰：卿在府久，府事當相料理。子猷不答，直高視，以手板拄頰云：朝來西山致有爽氣耳。

登牀瞪目

唐嚴武以黃門侍郎鎮成都，奏杜甫為參謀，又薦為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結廬浣花溪，種竹植樹，縱酒嘯詠，與田畯野老相狎，傲誕無拘檢。武過之，有時不冠。嘗醉登武牀，瞪目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實銜之。

不可親疎

[illegible]

宋[illegible]荊公初及第，為僉判，每讀書至達旦，[illegible]及盥漱，魏公疑其夜飲放逸。一日從[illegible]公少年不可廢書。荊公不答，退而言曰：魏公[illegible]。後魏公知其賢，欲收之門下，荊公不屈。

[illegible]

[illegible]偏同空和，候作丁丞相從事，晝夜至丞相府，[illegible]二人歡極，使命使入，已帳幔傾至晚，回轉不得快熟[illegible]上[illegible]使[illegible]大[illegible]相詢，答曰：此中亦難得眠處。

負棺極諫

唐[illegible]直言[illegible]府[illegible]不能直言，持刀負棺極諫，曰[illegible]不見哉，[illegible]斧鉞，極東歸，及妻子繫累者以敵師[illegible]之。

值雨入車

世說晉王徽之有俊才，少為桓沖參軍，從沖值雨，便下馬入車中，謂沖曰：豈有獨擅一車，不容國士乎。

因風開帳

晉書郗超為桓溫參軍，謝安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郗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郗音絺

英俊並游

漢枚乘，字叔，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

子孫相委

唐裴師德調江都尉。楊州長史盧承慶異之，曰：子公輔器，當以子孫相委。豈論僚吏哉。

惟接徐穉

見太守上。

欲留巖叟

宋王巖叟，字彥霖。魏公韓琦留守北京，辟爲屬。後韓絳代琦，欲留巖叟，巖叟曰：巖叟魏公之客，不出他門。士君子稱之。

八掌

唐翰林故事：張鷟十年歷文武之佐，八掌書記，時論美之。

九綜

南史陸徵云：九綜州綱，二端府職，皆指幕官也。六朝稱府幕曰府端，州幕曰州端，節度幕曰節端，實司幕曰審端。

坐榻與語

晉劉爰之少爲殷中軍知，稱之於庾公。公甚欣然，便取爲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是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按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之，氃氋而不肯舞，故比之。

登榻與談

見月。

廊廟才

吳録：孫紹，字長緒，北海人，爲孔融功曹，咸以爲有廊廟之才，後爲相。

霹靂手

唐裴琰之，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州刺史李崇義內輕之，謂之曰：同州事繁，子盍求便官。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使趣斷之。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進紙筆，有頃，一日而畢。既而崇義覽之，詞筆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武昌多士

晉陶侃鎮武昌，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吏，時武昌號爲多士。又唐僖宗紀：鄭從讜充河東節度使，門擇參佐，奏以長安令王調爲節度副使，前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爲節度判官，前進士崇魯爲推官，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

宣州多賢

韓文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

郝隆蠻語

世說：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

詩池柳間姬隱起何物公曰蛟名曰何爲姬隱澁曰何爲傑
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那得不蠻語耶。

得正天才

宋郭祥正字功父其母夢李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
臣曰天才如此眞太白後身也嘗爲中書保信軍節度
判官

室也中物

唐王甫公裴倫校府王府仁史引袁思謙爲同府參軍參
軍謂曰謝曰公室也中物爲公爲數句之客以重此府耳。

兩席上珍

五代會要漢乾祐元年勅組事務詠箋函並文武重兮族

以先樽俎兄奉幕中之畫以爾席上之珍。

風雲入懷

唐李正封送石處士赴河陽幕詩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
子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

章服榮身

劉方平寄嚴判官詩忠貞期報主章服豈榮身。

賀得賢主

韓退之代李翱與李浙東書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翶到
京師馳往省之且先賀其得賢主人。

擇得名流

唐崔衍遷宣歙觀察使其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論可侍

賓佐率輕傲衍獨加禮敬幕中之士多致顯達。

舍人樣

唐裴州中丞鄭紹守揚再思引徐堅爲判官堅屬文典雅
再思每曰爲鳳閣舍人樣。

御史才

唐林寶果紹述授□州刺史寶□□□主帥奏任紹業曰子
紀綱一州能勁刺史手紹業出俗所失示之妹曰能知吾
失御史才也自帖云州主簿期督郵並今錄事參軍。

壁城縣幕

見伏□

香山賓僚

宋天聖中錢文僖公留守西都謝希深爲通判歐陽永叔
爲推官尹師魯爲掌記梅聖俞爲主簿一日謝歐同遊嵩
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文僖遣吏以廚傳歌妓至且勞
之曰山行良勞苦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

王勃重名

唐王勃年未冠以重名調補號州參軍才大官小拂衣而
遊天下。

明鎬賞材

宋薛奎爲開封府明鎬爲幕曹奎以公輔期之或問何以
知公曰其爲人端重且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
貴位何也後終果至參知政事。

不從太守

宋李承之，字奉世，為明州司法。郡守任情撓法，人莫敢抗。承之獨能數言爭。守怒曰：司法敢如是耶？承之曰：事在公，公自斷之可也；若在有司，當循三尺法。守憚其言而止。

不狗監司

宋張九韶，字子[illegible]，為鈐判鎮東軍，監司使某有所屬，[illegible]不敢有欺，嘗大書于壁曰：此身可[illegible]，目之所[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

民有冒醋禁事連者，鄰者府偏縣吏明知無辜，莫敢辯析。公獨謂使者曰：當坐者止數人，餘皆良民，若盡逮繫，等變其冤。監司怒形于色，斥責使公。公曰：事不可行，豈宜苟狗。而救撤而歸。

拒絕盈珍

唐盧坦為鄭滑節度使判官，監軍薛盈珍數干政，坦乃據理拒絕之。

踈遠蔡卞

宋陳忠肅公瓘，字瑩中，為越州僉判，蔡卞為帥，待公甚厚，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踈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會明倅闕，俾公攝職，公到明，遂伸求歸之請。

雍州妙選

梁王建為雍州刺史，以江革為記室參軍，弟觀兼書記。沈約、任昉與革書曰：雍州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弟，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

折[illegible]進

唐[illegible]一作高選人王僚，字東卿，登[illegible]李行方、劉蕡，皆一時名士。

[illegible]

[illegible]凡流委翰揮[illegible]提刀為之[illegible]志，師文鼓琴，妙不可言，則不能[illegible]也。

[illegible]

[illegible]飛書馳檄，用枚皋[illegible]二作。御[illegible]祇判官赴安西幕府詩：

安西幕府多才雄，喧喧惟道三數公。綉衣黯衆明積雪，飛書[illegible]。

坐中才高

六朝從官則有王仲宣、徐幹，則才高元瑜。按仲宣，王粲字；元瑜，阮瑀字。

行[illegible]進

[illegible]之[illegible]洪[illegible]石洪，字巨川，行修學[illegible]，號聞四方[illegible]

[illegible]得失

唐[illegible]夫節度使顧[illegible]等在幕府，咨訪得失。

爭論是非
見推官
陵藩竦動
唐乾符中王重榮鎮河中辟李巨川為掌書記時車駕在
蜀重榮大合諸藩協力誅巢巨川文思敏速書檄如飛傳
之諸藩無不竦動重榮收復之功巨川為之助也。
侯印光輝
西蜀杜夫掾書記詩幕選得佳客侯印有光輝
直言箴規
唐司空圖謝表可直言置幕府中兆悟纖微華夫心畫
理箴規以充夫婁目閒
鳴謙學識
唐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虛心下士幕府盛選才彥判官許
鳴謙有學識常待以異席事多咨之
侍如師友
唐劉蕡傳學善屬文敢介疾惡文宗時策極言中官權盛
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孺在襄陽辟為從事待之如師友。
入為公卿
白集温堯卿江陵府判官制今之俊乂先辟于征鎮次升
于朝廷故幕府之選下臺郎一等異日入為大夫公卿者
十八九焉
判官入相

原化記唐張建封字本立鎮徐州奏李藩為判官行新羅
僧能相人公令相諸判官有為相者否僧云並無公曰某
妙擇寮佐豈無一人堪乎李判官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
判官是紗籠中人紗籠見丞相。
從事入相
唐李逢吉始從事振武日有金城寺僧忽見一人介胄持
斧出門而入俄聞報李判官來僧具以狀白是逢吉再造
其室卻見其人先逢吉而至乎可異故逢吉出入將相
二十餘年
長于章奏
唐劉三復長于章奏李德裕器之及鎮浙西命參佐賓
筵軍政之餘與之吟咏終日長安私第別置起草院院有
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一獨處亭中凝然握管
左右侍者無能預之
稱以文章
唐權德輿字載之未冠時即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洄李兼
杜佑裴胄交辟之。
胡曾詠史
唐胡曾邵陽秋田人長于才幹天福間應舉不第高駢鎮
四川以置門下特出南服求入川辟書不達使幕客合
撰書答之曾離云兩方之上中國稱皇之拱北辰而川
之延東海天地問不能逃乎人下騎盛稱之行是蠻夷

皆出其手，遂成安定集十一卷外，有詠史詩行世。

從易焚書

東都事略：陳從易字簡夫，調彭州軍事判官，時王均反，從易攝州事，行謀殺監軍，欲從亂者，從易推其首斬之。均移書至，州從易即焚之。

逢鬼揶揄

晉陽秋：羅友好學嗜酒，不持節檢，任桓溫府，以家貧乞祿，溫以其非治民才，許而不用。會同府有得郡者，溫集僚佐餞之，友獨後至，溫怪問之，答曰：昨奉教旨，旦出門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慚，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

為公倚任

唐徐彥若為清海軍節度使，辟下鎮行軍司馬劉隱主留務。時方多難，彥若屢見儆于內，或他有以事上陳于帝者，帝必曰：汝當問彥若。其所倚任如此。

山堂肆考徵集第二十八卷

○縣尹上

歷代沿革：周制四百里為縣，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省察之。春秋時，縣大而郡小，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大夫其後一也。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公、尹。戰國以來，縣大而郡小。秦並天下，置縣令。漢因之，凡掌其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侯國為相。凡縣道國邑共千五百八十七，列侯所食縣為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唐制大縣令有治績，高者擢以大郡，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五

代任官，凡罷免無能者，始注為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宋政和以來，太平日久，人皆重內輕外，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吏部所差不注者甚多。然後議所以增重激勸之法，請康初詔初改官必為縣，既滿二年，御史令後非兩任縣令，不許除監察御史，至是其選復重。

無喜無慍

論語：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左傳：子文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當官當誅

齊晏子為阿宰三年，毀聞于國，景公不悅，召免之。晏子謝

曰晏知過矣請復治之三年而譽聞于國公將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之所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彈琴

宓音伏賤音存 呂氏春秋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治單父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故宓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按單父今兗州單縣

製錦

左傳襄三十一年鄭子皮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今吾

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為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注云愿言尹何為人謹愿

投巫

西門豹戰國人魏文侯時為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歛民錢為河伯娶婦巫嫗視良家女子好者即聘取洗沐張緋帷女居其中浮之河中行數十里乃沒俗言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其人民豹欲變其俗乃曰至期幸來告我吾亦往送女豹至河上官屬豪長父老皆會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豹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復以巫弟子投之河中凡三豹曰是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於河中豹簪筆向河立待良久曰巫嫗三老不來奈之何復欲使廷掾及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河伯留客之久可皆罷去鄴之吏民大驚恐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矣豹因鑿其河為十二渠以溉田

說賊

唐李大亮授土州刺史賊大至吏不能拒乃單馬詣賊營說其渠帥為分別禍福賊眾遂降

請史為書

家語宓子賤仕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不得行其政請君近史二人與俱至官使書之史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又怒之二史辭歸報魯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則又怒臣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意以此為諫寡人則君將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遂使人告之曰從子之制後宓子遂得行其政單父治焉

陽晝共治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于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不若食者魴也其為魚博而味厚子賤

曰吾子茂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東驅之夫陽晝所謂陽橋者至矣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治民猶牧羊

漢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武帝初以輸家財助邊拜中郎式不願為郎令牧羊上林歲餘羊肥息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之道亦猶是矣時其起居惡者斥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拜緱氏令

宰邑如烹鮮

列子曰宰邑者如烹小鮮人撓則潰數撓則飯白帖[illegible]

理人若如馭難

象雷

六帖雷震百里縣令象之

應宿

見星

借劍斬奸

見紛諫

避車按罪

東漢賈彪[illegible]時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illegible]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

也賢名之於實實名久實者久久實矣

三稱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稱其三善何也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按蒲即今大名府長垣縣

十奇

宋嘉祐中王允規知河清縣吏民歌詠有十奇一奇吏民不識知縣兒二奇擺鄰曹司借貸三奇買物例價不相虧四奇平心處事並無私五奇衙頭不見囚頑兒六奇蝗蟲不入境七奇不敢將錢行官路八奇不義不孝不敢為九奇鄉村不被公人擾十奇百姓納稅不勾追

引雉

東漢魯恭為中牟令以德化為理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雛親瞿然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還以白安安上

書言之帝異焉按肥親掾雄

飛鳧

東漢王喬明帝時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望日詣台朝帝怪其數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飛東南來舉網張之但得雙舄尚方詔視則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分捕少年

漢尹賞字子心為長安令長安中閭里少年受財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丸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死傷横道賞至縣乃穿地數丈名虎穴雜舉輕薄少年惡子姓名悉記之遣人分行收捕納虎穴中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藉死

先問大姓

紆音於 東漢周紆字文通章帝時為渤海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曰本問貴戚如馬竇等豈能知賣菜傭乎於是豪戚歛跡京師肅清又宋均字叔庠論青州春時先人始居亳知確山縣獨治一大姓能撼邑事者繩之從與廢陂溉民田飛蝗不入境當路謂謂有循吏風焉之

呪虎

其音基 東漢童恢字漢宗為不其令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呪之曰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是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一虎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釋放吏人為之歌頌按不其即今萊州府即墨縣

斷牛

唐張允濟為武陽令鄰元武民元武民以牸牛往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頭及民將異居婦家不與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爾自有令何以至此民涕泣具言所以允濟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中牛主悉集各質所來婦家不知其故懼連坐及指其所從牛曰此婿家牛我無豫即遣左右徹蒙曰此即女婿可以此牛還之婦家叩頭伏罪元武縣聞之大慚又唐裴子余為新鄉令邑人王恭

戍音恕 欲往戍邊留牸牛六頭於舅李進家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進曰兩牛已死其犢止還三頭恭訴之子余杖入械收進至曰賊盜得牛三十頭藏爾莊內可指之進急曰吾牛實外甥牸牛所生於是以五頭酬進餘牛還恭

汲黯恥為

漢汲黯遷滎陽令恥為之以病歸田里上聞之召為中大夫

野王領試

漢馮野王奉世次子以父任為中郎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

以義刑人

漢鍾離意字子阿，為堂邑令，有吏行盜，意不忍行刑，罷其職放歸。其父曰：有德之君，以義刑人。乃入[illegible]自飲藥死。

以信待物

唐崔洪少卿，貞元中為蘭溪令，以信待物，以勤集事，賦平人和，節度使盧羣嘗稱其如精金百鍊、良驥千里。

放囚還家

東漢虞延字子大，為洛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放囚徒還家，皆感恩，如期而至。又[illegible]遂為臨淄令，吾辨[illegible]歲暮行獄，問囚有何親戚，囚有父母在，乃撫然曰：歲時人情所重，豈不願見家？當如期還。諸囚皆泣曰：若得歸，必且無恨。悉於是開獄放之，至期相率而還，一縣嘆服，號曰聖君。

捕囚立市

後魏高謙之為河陰令，有盜以囊盛瓦礫，指為錢物，詐市人馬逃去。謙之偽枷一囚立於馬市中，有二人在旁忻然曰：無復憂矣。遂執問，悉獲其黨。

人不忍欺

東漢卓茂字子康，為密令，視人如子，人不忍欺，教化盛行，道不拾遺，蝗不入境。

吏皆引去

魏高柔字文惠，為管城長，縣中奸吏皆引去。柔教曰：昔邴吉吏有過者，容之，若於吾未嘗有失，皆引去，皆自勵可也。

恐民樂寇

宓子賤治單父，齊寇至，單父老請曰：寇將至，人不及田，麥熟願請民出刈。宓子不許。季孫讓之。宓子曰：今年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獲，是使民樂有寇也。

驗民情力

宋張詠為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

小魚縱

宓子賤為單父宰，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弊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

留犢

漢時苗為壽春令，初至縣，乘一牸牛。歲餘生一犢，及去，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也。留之而去。

開倉賑民

東漢桓帝時，韓韶為嬴長，流民萬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

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爲縣長以德政稱時人謂之頴川四長淑爲當塗長韶爲嬴長寔爲太丘長皓爲林慮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淑等皆頴川人也故因頴川四長

設科募士

東漢虞詡字升卿安帝時鄧騭惡詡欲以吏事中之會朝歌賊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illegible]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危之詡曰明府不要煩寬假紓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乃設三科募壯士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山堂肆考　商集二十八卷　一一

奉法不黨

楚令尹虞丘子薦孫叔敖於莊王曰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從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號爲國老以叔敖爲縣令後虞丘子家人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于王曰臣言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法而不黨施刑而不䀚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爲政得中

唐常杭爲永昌令不務威刑而政令齊肅繁劇爲政寬猛得中無如杭者

出俸勸學

東漢[illegible]因以[illegible]東觀[illegible]以勸學者又[illegible]逸思[illegible]記今縣社

祀之報功

宋[illegible]建九華祠及[illegible]民思其功請于朝以[illegible]

武城絃歌

論語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山堂肆考　羽集二十八卷　一一

萍鄉更鼓

宋張希顏嘗德興爲萍鄉令時張詠守金陵范延貴爲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員否答曰昨過袁州萍鄉縣有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爲好官員也詠曰何以知之延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夜宿邸舍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有善政也詠嘆曰希顏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于朝

同聲謂之不煩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詔曰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

畏斯亦始近之矣

所至樂其不擾

宋吳甯為政寬簡所至民樂其不擾去又思之嘗知襄城縣宗室官吏往來過其縣者不敢以屬之犯民因之又慶元中有吳時者字秀發華亭人知吉安府龍泉縣水沴之餘一意拊摩催科不迫修學校建樵樓縣食當曰吾于龍泉政事無以踰人惟不擾二字始終守之

甑中生塵

漢范丹字史雲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成帝時為萊蕪長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所止單陋有時絕糧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萊蕪萊蕪縣名今屬濟南府

邑內不窺

東漢鍾稜為下邳令一邑內獨不窺徵拜尚書

叩頭反風

見光祿卿

暴身降雨

東漢況良為洛陽令時天旱禱雨良暴身階前其雨滂沱

道不拾遺

漢何疑武之弟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又王溥為河陽令道不拾遺商賈露宿厚張允濟為武陽令有人夜行遺錦袍行十里方覺曰吾境無拾遺者還取果得之

庭可張羅

唐劉頌為汴州令七年訟於大治獄無繫囚爭訟絕息囹

頻書拱 圄草滿庭可張羅高頌薦之以為汝州刺史

綏德撫仁

東漢袁紹問陳元方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

政崇宗利

唐制縣有六等之差京 上 五百七十三縣令各一人掌導揚風化撫字黎甿敦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京都所治為赤畿縣旁邑為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地之美惡為差四千戶為望三千戶以上為緊二千戶以上為上千戶以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以下為下又宋哲宗朝吏部上言縣令能任委知州通判察課績以德義有聞清謹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為四善以獄訟無冤催科不擾賦役均平為治事之最屏除姦盜賑恤困窮為撫養之最分三等及七事為上五事為中餘為下

單車就路

東漢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為姑臧長力行清潔為衆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後單車就路吏民爰胡賦斂牛馬器物遺之一無所受

單步之官

舊音略 魏志崔林除鄔令貧無車馬單步之官又馮元淑以儀始平

二縣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illegible]馬至午後不與名足曰令作齋日

不謝公主

東漢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宣格殺之光武使謝主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帝勅强項令出宣棄家無餘財以布被盖尸妻子守哭帝嗟嘆賜以金帛俊强項意不低屈也出楊府傳注後唐王回曰 詩强項肯視族為人主耶亦是此意

不承寮人

貫首撰 梁沈嶸之與人[illegible]為丹徒令以清介不事左右讒言日至遂被收 何以曰顧 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荅曰臣以清所以獲罪上曰清何故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嶸以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上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 非代米 不然清名不立

勸人生業

東漢仇覽一名香字季智年四十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令子弟就學期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親到元家為陳人倫孝以禍福元感悟卒為孝子

敎民耕桑

唐書羅珦河內令敎民耕桑民為刻石頌德

○縣尹 下

飛蝗不入界

東漢鄭弘爲騶令。郡人行遺路，喪不道，表至選之。春大旱，騶獨致雨。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獨騶界不入。

猛獸渡江

庾黔婁爲編令，先時縣多猛獸，至此皆渡江去。漢劉平爲全椒長，五日一聽事。先是邑多猛獸，舜爲人害，平視事三日，獸皆南渡。百姓懷惠，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行部，獄無繫囚。

兩縣皆理

稽晉全叢鈺宣字贛君，爲左馮翊，頻陽縣大，其令薛恭未嘗理。粟邑縣小，其令尹長才有餘。宣乃奏與恭換縣，二人領縣，後兩縣皆理。

兩縣兼治

宋郭奉世知永新縣。泰和民苦其令，訴諸上司，欲得奉世治其邑。漕司檄以往，而永新民不可。奉世乃寓兩縣之佛舍，兼治焉。

茂宰

謝玄暉詩：茂宰深遐眷。按茂宰謂其茂之宰也。或云漢卓茂爲密令有聲，故詩人用此以比宰邑者。

神君

晉良吏傳：喬智明字元達，以德行著稱，爲隆慮令，民愛之，號曰神君。北宗張□爲和寧令，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漢崔瑗爲汲縣令，開渠溉稻，民賴其利。爲政七年，長老歌之曰：天降神明君，錫我慈仁父，臨民布德澤，決渠作甘雨。宋登爲汝陰令，人號神父，及卒，人家祠社祀之。

喜為親屈

東漢毛義以行誼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

鬢為民焦

五代南唐廉凝爲都昌縣宰，以廉自守。秩滿，題詩修江寺：五斗徒勞更折腰，三年兩鬢爲民焦。今朝解印吾歸去，還是來時舊酒瓢。

投書

晉國先賢傳：孔翊爲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託書，皆投之水中，一無所發。

閣詔

唐何易于爲益昌令。鹽鐵官榷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斂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耶。答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

易子不之勍

植花

晉潘岳為河陽令。多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種柿

宋沈瑀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桑十五株、柿及梨棗各四株。女丁半之。

父疾棄官

南北朝庾黔婁，易子也。少好學。性至孝。仕南齊為孱陵令。到有異績。父在家遘疾，忽心驚流汗，即棄官歸。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母疾去官

孔奐為全椒令，以母疾去官。百姓哭送之。

為百城表

梁樂法才為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積至百金。竟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白，居職若此，可為百城表矣。

為三輔首

隋房恭懿為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上召至閣前，問以理人之術。謂諸州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擢為海州刺史。

覬之垂簾

劉宋顧覬之字偉仁，為山陰令。邑三萬戶，覬之能御繁以約，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氏為山陰者莫能尚也。

賈郎托榜

五代□□□令□□□直，不容人吏文過。及受代，一吏附□□□□，尋典此縣，必懲之。吏揚言：公若再來，猶鐵船渡海。後俗果再典此邑，時鮮吏已罷，殺數萬下獄，具船□□□□□因竊割斂，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鞴。

斷人爭雞

南宋傅琰字季珪，為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不決，琰各問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

許盜殺虎

廖元德秀為□山令。捕獲盜賊，會有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曰：彼詭計，且亡去，毋乃為累乎。德秀曰：已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明日盜果尸虎還，舉縣嗟嘆。

正身率職

梁何遠字義方，郯人。為武康令，正身三賤，不狥人以非禮。太守王彬行郡，諸縣供億以行，彬獨設粮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雙鵝而別。彬戲之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

誠心致民

宋李公彥大觀中知上高縣，誠以愛民。凡歲旱禱雨必應。未必大旱，民到其祠於嚴石。

貴郡為儲治令有邑送者此果有辭曰此其家所眾人皆不知郡曰居有兄弟否答曰兄弟三人郡大數第郡曰古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知擕來者知又知傳于古人也竟不受答應而退

取芋償直

郫音皮

宋何隨郫縣人初仕蜀為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巴土饑荒送吏取民芋以日給隨到以綿繫其處使償直役民視芋見綿相與語曰聞何安漢清廉必此人也

南金荊玉

晉孫綽作孔松陽令碑贊曰君德器純固基宇高邈荊玉不足喻其溫南金未能方其厲潔齊冬冰恩湛春露行範

乃祖德冠縉紳

清水平衡

宋葉康直知光化縣豐稷為穀城縣民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作令一策

翽音會

齊劉玄明為山陰令政為天下第一傅翽為代玄明曰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莫飲酒此第一策

諭民七篇

唐鄭至道知天台縣專務教化民心悅服後秩滿邑民攀留不忍其行因留家松關至今有松關留鄭故事諭民書七篇尚存

何[illegible]

唐[illegible]人有[illegible]義以圍陁歸之都頗皆賑護無少吝

獻糗供軍

唐李康為吳陵令黃巢亂僖宗出幸途無供頓康獻糗餌數百騎軍始得食

風抗雲垂

晉江草作襄邑令倖渾頌曰明明君侯爲下有赫克隆有光惠我咫尺乃冰其清乃玉其潔風抗其高雲垂其澤君有遺愛民有遺思

樹帶水澄

唐劉孜和令高唐縣適歲饑即擅開倉賑民嘗令淄川長山鄒平等縣皆有德民歌曰高苑之柳枯已榮淄川之水渾已澄又李鍔之為蒿城令鑿若水為其泉

[illegible]

宋高南為素[illegible]令禱于未而有頃歲十年[illegible]乞為三日霖之祝宋守南康曰使吾屬皆如高令君吾何憂乎

以身叩火

宋曾準[illegible]川人嘉祐間知公安縣火燔民居準以身叩之

風反滅火

務簡廉平

梁武帝每選守令務簡廉平皆召見於前親勉以為政之

道。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為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

但計資考

唐陳子昂言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陵遲頗不甚哉又舉剛建言云。比年縣令吏部不加簡擇惟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

易于引舟

唐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朴嘗乘春遊。發民挽舟。易于自為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惟易于無事。可以代其勞。刺史不安。乃以騎去。

彥博題鼓

宋文潞公為榆次令。嘗題縣樓鼓曰。置向譙樓一任撾。撾多撾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黃紬被。努出頭來早放衙。蘇東坡詩云。世傳宋太祖謂一縣令曰。切勿於黃紬被裏放衙。

唐嚴郢乾元中。歷陸渾盩厔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縣。敕麾下曰。縣令賢儒。德當有素。汝輩得流飯只無擾其治。

祈佛冀所願

唐李君奭宣宗時為醴泉令。有異政考滿當罷去。父老聚于佛祠。祈佛冀諸所願。宣宗校獵渭上見之。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

銅印墨綬

漢百官志。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皆銀印青綬。秩比六百石以上為長。皆銅印墨綬。

緋衣銀魚

唐李頎字德新。為武陵令。浚渠溉田。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又王正雅為萬年令。穆宗命以緋衣銀章就縣賜之。

鬼神破膽

唐李宋為洛陽令。正史民畏之。有進士劉蕘者。過其境。夜聞戶外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血食。無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女子訴冤

東漢王忳為鳳翔府郿縣令。赴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忳不聽。即止宿。夜聞女子稱冤聲。忳曰。有枉狀。可前求理。女子訴曰。妾夫為涪令。過宿此亭。亭長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忳問亭長姓名。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明旦忳召游徼詰問。悉伏辜。亭內遂清安。

題柱帖名

唐宣宗獵於郊。見一樵夫。問其縣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如何。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家。索之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及除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取帖示之。

廟堂賜宴

唐玄宗時縣令數十。辭赴職。帝自製令長新誡以諭之。仍於廟堂賜宴以遣。

杖殺胡雛

唐隱甫為洛陽令。梨園子弟胡雛，善吹笛，尤承上恩。嘗負罪匿禁中。玄宗託他事召隱甫入，時胡雛在側，從容指曰：就卿乞此人。對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工也。臣請辭官。再拜而去。帝遽曰：朕與卿戲耳。遂令將胡雛曳出門外。隱甫立杖殺之，賜隱甫百縑。

縑音兼

擒曳中使

鄠音戶

唐崔發為鄠令。閿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于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梃亂捶，發氣絕，數刻復蘇。給事中李渤等上言，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所宜矜念。上曰：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傳緯治譜

南齊傅僧祐與子琰並為山陰令。父子並有奇績。江左鮮有。世云諸傅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劉緐治範

朐音渠

宋劉緐懷安人，為朐山令。恤孤寡，平賦役，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邑人紀其事，目曰治範。士夫高其行。

唐魯山令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玄宗開元中，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以聲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帝曰：懷州之民，其塗炭乎。乃以刺史為散官。[illegible]于蔿，德秀所作也。帝聞而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德秀[illegible]，士夫皆高其行。謂之曰元魯山。房琯嘗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蔿音委

朝野歸其清

高玩字伯珍，除曲陽令。朝野咸歸其清。

山陰一丘

南齊丘仲孚為山陰令，甚有政聲。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蓋前傅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而仲孚皆過之也。

江東三杰

唐[illegible]字伯[illegible]為金壇令，弟仲翔為長洲令，仲休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云：毋遺江東三杰。

試理人策

唐玄宗開元中，或言於上曰：今歲選敘太濫，縣令非才。上悉召至殿庭，試理人策。惟[illegible]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

著諭蒙書

唐馮伉授醴泉令。民多不識法，為著諭蒙書，大畧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宋戚綸字仲言，知太和縣。太和民俗好訟，綸為諭民五十篇，言近而易曉，老幼多傳之。

為文籲神

唐狄仁傑為昌邑令，有老嫗控訴虎害其子，仁傑為文籲神，未幾虎伏階下，乃告於眾而殺之。後又為幽州都督，有功，賜紫袍龜帶，武后自製金字十二以旌其忠。又宋張逵知青神縣，東南有松柏灘，每夏秋暴漲，多覆民舟，逵為文禱神，不踰月而灘為徙五里，自是無溺者。

伏劍誅吏

宋張乖崖公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稱而傳之。

楊時惠政

宋楊時劍南將樂人，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

趙方名言

宋趙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太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

追呼不使入鄉

宋邵世衡知武功縣，用刑嚴峻，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札入鄉，但以片紙榜縣門，追某人期某日詣縣，皆如期而至。

期會惟令揭縣

宋寇準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恩信為主。後知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令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又燕肅天禧五年知臨邛縣，民苦吏追擾，肅削木為牘，民有逋逮者，書其姓名使召之，如期而至。

植栢

宋寇準知巴東縣，手植雙栢於縣庭，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

拔茶

宋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榷茶，他縣民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民得其利。又范純仁知襄城縣，有惠政，課民種桑，民號其桑為著作林，以純仁嘗為著作郎也。

讀五車書

宋吳持為長沙令，一日仰嘆曰：讀五車書，宰若干年，不得擢，鬢已垂白，蹤跡飄零，尚為百里，陶元亮復何人耶。

稱一字判

元朝丁源爲奉化尹。凡公論所在。一判不復移。民至今稱之曰。丁相公一字判。

感悟母子

唐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爲孝子。

增廣生徒

宋許洞爲江華令。作新學校。增廣生徒。數年之間。盜息民安。人爲立碑頌德。

移兵省費

宋吳曖知西安府鄭縣。轉運使檄華州餉米五萬輸長安而鄭獨當三萬。曖貽書轉運曰。古者用師。則累糧以養兵。無事則移兵以就食。誠移兵于華。則運費可省。轉運從其言。

妨農遣歸

宋李師中知洛川縣。民有罪於縣。妨其農時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請。

摘猾吏導訟

宋黃嚴叟知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嗾人爲訟。嚴叟捕寘于市。衆皆竦然。定州呂公著嘆曰。此古良吏也。

寬下戶輸錢

宋呂公著知河陽縣。論役法。以寬下戶輸錢。民甚德之。

止遶渡船

五代苗給爲縣令。不畏權貴。方暮春時。有州符下取葦渡船。判史將欲觀結。給批其符曰。時開五葉。蠶長三眠。人皆忙迫。判其不行。遂止之。

辭清道詔

宋向令知盱眙縣。時徽宗南幸。以南山有十景。欲臨觀。詔所在清道。令辭以非典。旬日不報。上嘉其直而止。

不載一物

宋吳中復知峨眉縣。廉介居官。及代還。不載一物。

不取一文

宋沈希顏。嘉祐間知雩都縣。公宇後妖禽夜啼。希顏書其木云。此處雖朝路衆千。爲官不取一文錢。平生弗養無情鳥。莫使妖禽夜哭天。語曰。禽去。沿眸三年。火沴不生。百廢具舉。

拒太守導水

宋張及知臨邛縣。太守欲引水通舟。遣吏于縣決堰水。時農事方興。及謂吏曰。廢民田以事嬉遊。不可。予令可去。水不可導。守聞之。斂容以謝。

斷豪子還田

宋元絳知永新縣。有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償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僞立一券。久之整母始知。訟于官。不得

直及絳至辨為偽券，責令退之，事覈，謝即日歸整田。

法誅南金

唐張巡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巡下車，以法誅之。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

補治海印

宋天聖間陳希亮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者，出入章獻明肅皇后家，恃勢據民地。希亮捕治置諸法，一縣大聳。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

命還一砖

宋凌冲熙寧間知含山縣，律己甚嚴，一毫不妄取。秩滿歸裝，有一砖，冲視之曰：非吾來時物。命還之。

唯取一硯

宋張舜民知襄樂縣，及代去，惟取一石硯，後猶追恨。

十日一受俸

宋胡紛為河内縣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官倉受俸米，於閤内作乾飯食之。

二日一治事

宋王安石，仁宗時知鄞縣，讀書為文章，二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貸穀于民，立息以償，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

牓門受餉

梁長城令何敬叔，東海剡人，素有廉慮。一日牓縣門受餉，得

米二千斛，他物稱是，悉以貸貧民輸租。

按籍命差

宋程明道知澤州晉城縣，先是民懼差役，互相糾訴，鄉邦為仇。先生悉知民産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

政識先後

宋元祐初何執中知海鹽縣，為政識先後，邑人紀其十異，滿去，父老乞留，攀舟而泣。

政尚慈祥

宋黄庭堅知太和縣，政尚慈祥，既去而民懷之，立祠祀焉。

固拒懷貞

唐楊瑒為華陰令，時竇懷貞大營金仙玉真二觀，撥取畿内民貲以佐費，瑒固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冤抑耳，何論位高下。懷貞壯其對，遂止不取。

不謟王黼

宋尹天民，南昌人，為大學博士，出知果州相如縣。時王黼得政，舊在大學，乃天民所肄生也。有勸天民謁黼者，天民笑曰：見王丞相豈不得好官，况為鄉閭所笑。

題旗為餞

宋楊瑾知華亭縣，施政有條，上下信服，境内稱治。秩滿，鄉老送迎以二旗為餞，題其上曰：衆人不會題詩句，但稱

一味好官人

置館寓思

宋政和初，韓璀為於潛縣，興利除害，民甚德之。政暇嘗遊憩于岩學山之東軒，後人因目為昌黎館，以寓去思。

老嫗棄薪而泣

孫欒孫為永世令，病亟，有老嫗擔薪貨於市，聞之大泣，棄所貨薪而泣曰：失欒令，我輩疲瘵，就斃矣。一市人皆泣。

小兒捧酒以迎

唐韋景駿歷肥鄉令，後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持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其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迎？對曰：耆老為我言，學廬館舍橋陂，皆公所為，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迎。駿嘉其意，為留終日。

樂如時雨

晉荀羲字公然，知榆次縣，為政以德，而民懷之。武帝下詔褒美之云：號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

惠如春風

唐李白為馬昌宰，韓仲卿作去思碑曰：未下車，人懼之；既下車，人悅之。惠如春風，三月大化，姦吏束手，豪宗側目。

罷用里長

宋慶曆四年，張枚知益都縣，罷里長弗用，而團租自輸石，介然息民詠，請以益都為天下法。

不任吏胥

宋趙良淳知分寧縣，俗尚嚚訐，號難治，淳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敦孝友者，引耜以禮之，其姦驁者繩之以法，俗為少革。

清白端謹

宋蒲先仁知人和縣，清白端謹，自奉尤薄，經旬不知肉味，曰：吾不以口腹累人，為官三年如一日。

明敏警嚴

宋劉成淳祐中知嘉興縣，明敏警嚴，政事洞見源委，吏不敢欺，民懷其惠。

學術淵源

宋元祐中沈錫知仙居縣，蘇軾三上疏薦其學術淵源，行己潔素，議論剛正，器識靖深，入為校書郎。

識見高爽

宋程璠知豐城縣，識見高爽，凡山川道途人物名氏，目所一見，耳所暫聞，越作雖多，不復忘廢。為邑三年，識其民且半。

瑞蓮嘉禾之應

宋司馬棫知遂昌縣，留心撫字，教化大行，有瑞蓮嘉禾之應。

白雀青鹿之祥

宋吳在木成平中知餘干縣興利除害邑中稱治有白雀青鹿之祥民歌曰吳公來政嚴肅惡者變爲賢善者樂化禽鳥有白翎雀獸有青毛鹿不見犬聲急人走皆曰屢安令皆足

刻削風蠹

宋蘇頌仁宗時知江寧縣時承李氏之後稅賦無藝頌更定戶籍刻削風蠹成賦一是簡而易行皆令從以爲法

尊禮秀民

宋連庶知壽春縣興起學校尊禮秀民以勸其俗

不愧蒼天

宋張之才紹聖初知山西澤州陽城縣清謹愛民名聞當世及去任離陽翻詩云一官來此四經春不愧蒼天不愧民神道有靈應信我去時猶似到時貧

眞如白日

宋遼翊知洛陽縣與兄翔會爲河南令兄弟迭尹赤邑(以)事如青天白日士民稱之不容口

山堂肆考臣職第三十卷

○教授

歷代沿革漢郡國有文學自文翁治蜀始平帝時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魏晉以下郡國並有文學唐七品之職州府郡置經學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州縣每鄉之內各置一學仍擇師令其教授宋初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及嵩陽書院應天府書院茅山書院未建州學也寶元中從守臣蔡齊請大郡始有學至熙寧以後州郡不置學者鮮矣又置教授以三年爲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則委之運司

杏壇絃歌

莊子曰孔子游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

稷下議論

見前

經明行修

漢匡衡稱平原文學學者多衡經明行修當世少雙

世範時矩

魏曹植學官頌言爲世範行爲時矩

為郡文學

東漢光武問武臣曰諸卿不識書自度爵祿何所至也鄧禹曰臣少嘗學問為郡文學

為州博士

隋崔徽為州博士

校業變風

漢文翁為蜀郡守起學宮設學官使弟子校業遂變鄙俗之風

擬經救弊

宋鄭克撰呂尚書祉行狀靖康初詔求直言公自鄧州教授上封事言當世之務擬經引古以救時弊

正身律物

宋胡文定公安國除荊南教授正身律物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及罷官僑寓行于渚宮呼戲樂以俟而交代者為龜山楊公時具朝膳留公雖未滿然引觴徐酌置語孟參閱清坐談論不覺日昃云暮也

樂道安貧

宋處士陳師道字無己為徐州教授高介有節安貧樂道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後安石卒以蘇軾薦授是職

獨尚時務

言行錄安定胡先生瑗教授蘇湖間三十餘年弟子以千數計時方尚詞賦獨湖學尚經義時務故有經義治事齋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

講明心學

宋廖德明熙寧間為潯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栢於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

不撰書啟

宋政和五年臣僚上言見任教授不得為人撰書啟簡牘樂語之類庶日力得有餘雅意業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

辭撰樂語

宋鄒浩字至完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獨加禮重純仁嘗令撰樂語辭不為純仁曰翰林學士亦作此語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謝之

不兼他職

宋紹興二十六年詔諸州教授並不許差兼他職

不取非人

宋紹興十三年宋甫奏乞其後教官上曰教授須逐州置仍須擇通經心術正者為之若教官非其人則士人心術一壞再整頓便費力切宜遴選也

抗節不撓

宋李道傳為遂州教授。金人窺散關急，而吳曦復叛。道傳密偵見于形色，容過其安撫楊輔，論曦必敗，宜舉義討之。輔不從。道傳復折之以義。抗節不撓，棄官而歸。

置書不觀

宋涂世勳為郴州教授。時王氏學盛行，世勳雅不喜之。或問其故，曰：說多屢變，無不易之論。置其書不觀。

端矩矱

續黄、宋朱晦菴云：陸九齡教授興國，端矩矱，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多士方向於學，而先生以家難去官矣。

富道德

歐陽公贈胡安定詩：吳興先生富道德，詵詵弟子皆賢才。

訓督有方

東萊述涑水紀聞：晏丞相殊留守南京，請范文正公掌府學。公嘗宿學中，訓督諸生，皆有方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賜對合意

宋趙鞏撰施大資行狀：公任臨安府學教授。孝宗雅與賢陳文公當國，列公姓名以進，旋賜對，合上意。

獻政本書

宋林勳為廣州教授，建炎中，獻政本書十三篇。宋高宗嘉愛其書。東陽陳亮嘗曰：勳考六驗，今思慮周密，今世為井田

之學者，孰有加於此者乎。

行鄉飲禮

宋言行錄：節孝徐先生積，時為楚州教授，患鄉飲之禮，世久不見，請於郡守，舉行其儀。問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子弟，定日士民在庠者，二千人矣。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云可也；不勞己之力，費己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猶云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為君子。

詞藝不急

宋朱文公蘄州教授廳記：予友李君宗思為蘄州學官，日至學，進諸生而教誨之，探策而問，勸督以時，先使知所以明善修身之方，齊家治國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後焉而不之急也。

許與不輕

宋戴表元奉化人，咸淳中進士，為建康教授，學博而才贍，有自視重，不輕許與，以文學大家，名重東南。

尚友古人

宋張于湖送吳教授序：吳氏子謚舉進士，分教郴州學舍。不以文勝，蓋以德見貴於鄉里者。古之君子，固有獨行自立，舉世非之而不悔，至貴於鄉里，猶未足道，鑑也蓋尚友古人，盍思求見其止者歟。

醜青先

不交嬖倖

宋陳公輔，初筮仕，職教吳中。朱勔方嬖倖。當官者皆奴事之。公不與之交。勔滋不悅，託權要以其婿周審言代之，而移公於會稽。

講論語

宋謝良佐為秦州教授。州守呂大中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之言在焉。吾不敢不敬。

誦通鑑

宋袁樞為袁州教授。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

頗遭官長罵

唐杜甫戲簡鄭廣文。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近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宋楊誠齋送金元度教授詩。不日經筵重坐席。暫時黌舍冷無氈。

不愧旁人羞

蘇東坡戲陳教授子由詩。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

作學碑

宋任諒字小諒。為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遂擢提舉夔路學事。

正祭器

吳昌裔宋嘉定中為眉州教授。眉士故尚蘇軾學。昌裔取諸經為之說，設利用程張朱，揭白鹿洞學規，倣潭州釋奠儀，作正祭器，士習丕變。

以才為府學

宋王堯臣字伯庸。晏殊留守南京，薦其才為府學教授。召為國子監直講。

以賢為州學

宋楊龜山撰曾隆行狀。中第。鄧安簡公元守鄭州。薦公賢。請為州學教授。四方之士慕其風而至者。踵門授經無虛席。時上方向儒。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有旨召見延和殿。除校書兼國子直講。

○縣丞

歷代沿革。漢朝縣丞尉。多以本部人為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皆主刑獄囚徒。北齊署文書。典知倉獄。署諸曹掾吏。晉以後與丞廢置。京縣丞三員。北京太原晉陽各置一人。高宗始以為品官。由吏部選授為縣令之貳。宋初不置丞。天聖中。開封兩縣始各置丞一員。在簿尉之上。

長吏

漢書景帝紀。縣丞。長吏也。百官表。縣萬戶以上為令。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

閑官

續通典。唐大中四年。勅曰。州有上佐。縣有丞簿。俗謂之閑官。不領公事。殊乖制作之本意。

佐一司

白六帖。佐理一司。貳職百里。杜氏通典。縣有七司。丞為之貳。如州上佐也。

述六職

唐柳宗元武功縣丞廳壁記。縣吏之長曰令。其二曰丞。丞之位正八品。述六職以輔其令也。

專經書

東漢張玄字宗君。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扶風徐業亦大儒也。聞玄以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延請上堂。難問極日。

善言語

南部新書。長孫丙為下邽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望。而善言語。每論事移時。人私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道晴。終日如此不和也。

重聽何傷

漢黃霸為潁川太守。長吏許丞年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尚能拜起迎送。重聽何傷。

巨眼實鮮

宋謝深甫為嵊縣丞。為折漕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巨眼如深甫者實鮮。

稽丁口

宋洪咨夔為潛水縣丞。題名記。惟是常平義倉之賦。受丁口力役之簡稽。陞上官所以命丞之意。惟謹。土膏脈奮。凍解泉動。出入阡陌。程督坊里。與耆丘襏襫相爾汝。

書文檄

宋元符間。縣丞簿尉。日赴長官廳。議事及簽書文檄。

風流不墜

宋江斅字叔文。湛之孫。為丹陽丞。袁粲為尹。嘆曰。風流不墜。正在江郎。

鋩刃不頓

頓音鈍

唐崔儦為臨晉丞。處劇庭。卒鋩刃不頓。

庭前樹松

唐韓愈藍田丞廳壁記。博陵崔斯立。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然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去其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梃。儼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吟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㶁音國

堂上生芝

唐崔希喬以仁孝友悌聞，丁母憂，哀毀過禮。為鄠縣丞，芝草生所居堂上，一宿而長盈尺。

不詣李實

唐韋貫之為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記其姓名於笏，因舉笏示所薦者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告貫之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竟不往。

獨送胡銓

宋王廷珪，安福人，號盧溪，登進士，調茶陵丞，以職事忤上官，拂衣而歸。胡銓力排和議，貶嶺南，親友無敢通問，廷珪獨送以詩曰：痴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秦檜怒，流辰州。

不肯任事

唐王績，大業中舉孝弟廉潔，授秘書正字。不樂在朝，求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亂，因解去。嘆曰：網羅在天，吾將安之。乃還鄉里，常以周易、老子置於床頭，著五斗先生傳及無心子傳。

親為講經

唐王義方坐與張亮交通，貶為儋州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祭在明德。遂酌水而祭。吉安蠻俗荒梗，義方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為講經，行釋

奠禮，清歌吹籥，而登降有序，蠻酋大服。

忤旨遠出

東漢桓譚上疏言讖，帝忤旨，遠出為安陵丞，忽忽不樂。

占氣必遷

相書占氣要訣曰：印中有黃氣如龍，七十日遷為丞也。故唐張鷟云：九千里之鵬，尺寸下升高；七十日之黃龍，從微至著。

原囚出囚

唐書：唐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數十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因請假，臨悉召囚，縱歸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倍感恩義，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

安於命分

唐史：安金藏為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品。每論儕曰：公輩但守命分，何憂不遷。俗云：雙陸無休勢，余以為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illegible]

唐陸象先為扶風丞，授察使侯州縣庭，[illegible]必欲得實，有吏言狀，曰某縣[illegible]其詐，陸推詳得其情。

公節遺愛

宋錢公輔為臨安縣丞，轄縱屬右，自選其田，官不能直者，悉奪還之，流民復業，又除二稅積弊，至今邑人頌其遺愛。

姻黨不容

宋吳韶為吳江縣丞。有按察常平義舉。徵詔覆田以定役
從音銑時蘇州時韓侂胄威福姿橫。言吳江多姻黨偏相容，當
為京朝官，部不聽。

期限必信

宋汪大猷字仲嘉，為同年丞，處事盡明，期限必信。

歷官軌

投匭上書

宋婁寅亮，永嘉人，政和初為上虞丞，投匭上書。乞選太祖
諸孫有賢德者，使牧九州，以繫天下之望。高宗感悟，擢為
監察御史。

隨事及物

朱子語錄：浙閒敘官閒先生曰：某嘗勸人不如作縣丞，隨
事猶可以及物，做教官沒意思，說義理人不信，又須隨分
做課試，方是閒散。

約束術分

宋王庭珪為茶陵丞，民俗于陋，擇秀民置之學。士皆被其
化。有總管文雅者，號傾一邑，交結諸監司，為姦素。公把其
宿負，白于郡縣之，舉邑稱快。

論免和糴

宋紹興十八年大旱，詔復民租十之八，而和糴之法尚存。
海鹽丞丁安義語其令曰：歲饑，常賦且不充，不應復有和
糴。使上官怒，安義當以身任之。撥僕至，安義抗論反覆，卒
頗以免。

惠愛及人

宋傅察字公輔，為洛州丞，丞在職清謹，惠愛及人，民甚
稱之。

勤幹蔵事

宋樓鑰縣丞廳壁記：余表弟汪德清丞，新丞廳前人
名氏自紹興末任得若干人，凡十餘人，以歷一記為請
載之曰：昌黎藍田有記，尚可考其子書尊求曰藍田之文
誠美矣，殆有激而言，不然既曰丞于一邑無不當問，而崔
斯立乃日哦二松之間，丞果猶貴也哉。先人季父及吾兄
皆嘗為之丞，以勤幹蔵事，其令有壽于此。吳邑雖小，思繼家
聲，受職以來，勉于所事，夙夜無斁，尺寸自見，以及吾民，誠知
古今事不類，人才有高下，顧雖欲求一日掃灑之暇不可
得。未可以藍田之言為當也。余讀書竟，然笑曰：子之言有
理，勉稱其職，以此記之。

主簿

歷代沿革 漢唐以來有主簿，皆令長自調用，自隋
始置之，唐亦縣置二人，他縣一人，武德初以流外
為之，至高宗始以為品官，由吏部選授，開寶三
年，詔諸縣千戶以上置令，尉，主簿；四百戶以上置令
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戶以下者置簿，尉，簿兼知縣
事

職司符印

白六帖職司符印主掌簿書又非集選張主簿詩松窓父是餐霞人一縣印為主印案

糾正非違

唐職林主簿糾正縣內非違

孫寶從舍

後漢孫寶字子嚴穎川鄢陵人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偫孫寶自劾去忠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某悅忠恠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陋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教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忠聞之大慙為寶為議郎衆諫議大夫

景仁彈箏

晉謝景仁為豫州主簿在桓玄閤下玄聞其善彈箏呼之既至取箏與彈因歌秋風意氣殊高以此大奇之

撞頭不得

唐張彖登科為華陰簿乃為守令所抑嘆曰大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于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撞頭不

宋劉顏字子望經行純備為任城簿舉進辟為從事所著有儒術通要經濟樞言等書石介見其文嘆曰恨不得在弟子之列。

山堂肆考臣職第三十 一卷

○縣尉

歷代沿革漢大縣兩尉小縣一尉長安有四尉分為左右部註曰尉主捕盜賊得姦非五代之季武臣擅州縣之權遂罷縣尉選小將卒授之頗為鄉社之患宋建隆三年始每縣復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其州縣鎮將只許勾當鎮下煙火爭競公事文苑英華云觀李白詩暇丘王少府杜甫贈華陽李少府則唐時縣尉多稱少府

雍仲進香

述異記漢雍仲進南海香拜洛陽尉號曰香尉

崔譚益杖

見聞錄嚴安之崔譚俱為赤縣尉安之令五百人執大杖譚益大其杖如椽安之復令執小杖譚益小其杖至如筋安之令五百人空手行乃不能學

去學仙隱

漢梅福字子眞九江壽春人尉南昌知王莽欲篡漢棄官與妻子去學仙隱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不知所終人號仙尉

不避豪強

魏曹瞞除洛陽北部尉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於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以棒殺之京師斂迹不敢有犯

仙人與符

東漢桓帝時王方平降於蔡經家有陳尉者亦詣乞見方平使前行何日方平視之曰君心邪不正未可教以仙道乃以一符與尉曰此不能度世止可以救災治病存身本壽出百歲上陳尉果一百十歲死按方平名遠東海人舉孝廉歷官中散大夫前漢時棄官入山修道隆大尉陳耽家屍解魏青龍初於重慶府平都山升天麻姑仙其妹也

老人陳牒

唐張旭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宿昔又來旭怒其數黷之老人曰見公筆勢奇妙欲以藏家耳旭蘇州吳縣人

不納餉錢

唐陸宣公贄授鄭縣尉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與語三日奇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壽公不納止受茶一串

擅發倉廩

唐員半千上元初為武陟尉歲旱饑勸縣令開倉廩以賑貧餒不從令赴州半千發賑之刺史鄭齊宗大驚因而按之時薛元超為存撫使謂齊宗曰公有百姓不能救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

陸贄說使

唐陸贄上言時德宗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分行
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
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

李勉稽姦
唐李勉為開封尉號為難理勉與聯尉盧成軌並有擒姦
擿伏之名。

春蘭秋菊
唐裴子餘補鄠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諶皆以文法著
稱子餘獨以文學知名或問長史陳崇業三子優劣崇業
曰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

黃綬青袍
唐岑參送楚丘麴少府赴官詩青袍美少年黃綬一神仙送
鄭少府春草迎袍色晴花拂綬香送張少府草羨青袍色
花隨黃綬新又陳子昂集送齊少府序黃綬位輕青雲望
重高適同類少府旅宦詩述留黃綬人皆嘆心在青雲世
莫知。

奉古聰明
唐魏奉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燕有客呈序五百言奉古
曰此舊文也援筆倒疏之客序者默然自失列座撫掌奉
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文也奉古由是知名時挾淮汴
州乃奉古前曰此聰明尉耶他日持廳見令示奉古一覽
便誦下筆言挾驚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又唐盧莊

道年十六擢第為河北尉太宗謂為聰明小兒。

師古幹治
顏師古隋仁壽中以李綱薦授安養尉楊素見其少謂曰子何以
治之師古曰割雞不用牛刀素奇其言後果以幹治聞。

水旁賦詩
唐貞元中孟郊武康人為溧陽尉以能詩名縣有投金瀨
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裴回賦詩曹
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而分其半俸。

公餘肆力
宋朱松宣和間為尤溪尉榜一室曰韋齋公事之餘肆力
於書無一息少廢子熹生於尉之官舍即文公也。

李程判獄
見監察御史。

蘇珦絕訟
唐蘇珦授鄠縣尉雍州長史李義琰謂曰鄠縣本多詞訟
近日遂絕由公為之疏理也因指廳事曰此座即明公
座也但恨非予座爲所見耳。

代重規役
唐裴佶為藍田尉德宗名發畿縣民城奉天命尉督役時
楊炎為京兆尹攺刻急本曹尉韋重規宴乳且疾不敢免。
佶請為代役人稱其義。

發剔其賊

宋雷有終為萊蕪尉，發知監劉琪奸贓，而代其任。太宗聞其名，召為大理寺丞。

清水明鏡

唐河北尉馮履謙，有部人與懷道任河陽尉，與謙有舊，餉一鏡焉。謙謂諸吏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同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聞者莫不欽尚。

寺碑倉銘

宋李亨嚴閒馬子嚴為鉛山尉，恤民勤政，長於文辭，為寺碑，隱然有排邪之意；為倉銘，藹然有愛民之心。

遠擢大名

唐高宗時，劉廷祐弱冠補渭南尉，刀筆吏能，為畿縣最。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擢大名，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

不掛細務

李白為虞城令李錫元勳去思碑：初拜北海壽光尉，心不掛細務，口不言人非，群吏罕測，望風敬憚。

茂才異行

唐高琰以茂才異行高第，累擢成陽尉。

清心苦節

唐裴景升為尉氏尉，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選司何以甄録也？為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二月乏聚糧之資，食惟半菽，室如懸磬，清心苦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

踈上從劍

唐玄宗聽政之暇，從禽自娛，又於蓬萊宮側立教坊，以習倡優蔓衍之戲。酸棗尉袁楚客以為天子春秋方壯，將蕩上心，乃引由余、太康之義上疏以諷之，玄宗嘉納焉。

抑民食蝗

宋仁宗至和中，山陽尉李宗晟怒百姓申蝗，抑令食蝗。提刑孫錫劾之。上怒曰：縣尉亦親民之官，謂其能安慰於民，而不與民除害，反傷民命。詔削其官。

郭震使氣

唐郭震字元振，初為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百姓厭苦。武后欲詰之，及與語，奇之，索所為文，上寶劍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鎧曹參軍。

商則回身

語林：商則任鄮丘尉，性廉，恥縣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舞皆動手，尉則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尉更動手，百姓何容活耶？人皆大笑。嘲曰：令丞俱動手，縣尉止回身。

長史奇其才

唐婁師德補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謂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託，何可以官屬常禮待也。

令尹敬為其言

唐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其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如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之加厚。

縱驢得錢

[illegible]唐張鷟為河陽尉，有客失驢，三日不獲，告鷟。鷟令放驢，夜乃縱之，驢尋向所餵飼之家，搜獲，人服其智。

養鴨開堂

唐孟郊為溧陽尉，好養鴨，開射鴨堂。蘇東坡題縣尉水亭詩：已作觀魚檻，仍開射鴨堂。

觀灘

唐河南伊闕縣前有大溪，每僚佐有入風憲者，溪水中先有小灘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時牛僧孺為尉，一日忽報灘出，翌日邑宰與同僚列筵亭上觀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雙鸂鶒。僧孺祝曰：既然有灘，何惜鸂鶒。言訖，俄有雙鸂鶒飛下，不旬日，詔拜西臺監察御史。

入道

御史臺記：畿尉入御史為佛道，入評事為仙道，入京尉為人道，入判官為餓鬼道。

宋璟大節

唐上蔡尉宋璟以大節著稱。

審言高才

[illegible]唐杜審言，襄陽人，晉杜預之後，甫之祖也。舉進士，為隰城尉，才高傲世，善五言詩，工書翰。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之筆當得王右軍北面。其矜誕如此。

讀七志

常述為洛陽尉，馬懷素奏述與諸儒即秘書讀七志。

通五經

宋何元為江陰尉，有詔明經者補學官。元自陳通五經，以為國子直講。

名富家貧

[illegible]唐高適答侯少府詩：五君謝王粲，群賢推郄詵，節皆名已富，祿微家轉貧。

處脫居劇

唐孟浩然贈蕭少府詩：鴻漸昇儀羽，牛刀列下班，處脫能不問，居劇體常閑。

選人不欲

五代之季，武臣擅州縣之權，邑尉職所為，郡縣之患。宋太祖欲復舊制，御講武殿，召三銓選人，有除為尉者，西向東而立，選人多不欲，往往向西立。帝曰：迂儒如此，令杖驅出。是後樂為者眾，乃復舊制。

名士爭交

唐蕭穎士為洛陽尉，一時名士爭往交之。按蕭穎士衛尚玄宗新昌公主。

刺史不禮

唐劉幽求制科中第，調閬中尉，刺史不禮，棄官去。

宰相見沮

唐進士溫岐即庭筠也，宣皇好文，以金步搖未能對，岐以玉跳脫應之，宣皇賞焉。令以甲科處之，為宰相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

推扶有名

唐李勉調封丘尉，汴州水陸都會，俗厖錯，號難治。勉摧奸扶隱，有名於時。

應對如神

唐世說：盧莊道授長安尉。太宗將錄囚，京宰以莊道年幼，懼不克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但閑暇不之省也。時繫囚四百餘人，令丞深以為懼。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評其輕重，及囚繫日月，應對如神。太宗驚嘆，即日拜監察御史。

豆糜自給

唐韋貫之補渭南尉，居貧，啜豆糜以自給。

節義自許

唐薛昭元和末為平陸尉，以節義自許。嘗慕郭代公、李北海之為人。夜直宿，因有為母復仇殺人者，與金而逸之。縣聞於廉使，廉使奏之，坐謫為民於海康。

毀車裂冠

東漢馮良字君郎，年二十為尉。奉檄迎督郵，慨然恥在斯役，因毀車殺馬，裂冠，遁至犍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朽腐，以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十許年，良乃還鄉里。

揚美匡惡

唐鄭惟忠為山陰尉。時則天臨軒，問何者為忠，諸應制者率不稱旨。惟忠曰：臣聞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武后幸長安，惟忠待制引見，則天曰：卿前言忠臣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至今不忘。

杖殺魯寧

唐太宗貞觀中，劉仁軌轉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追至長安，將面詰而斬之。仁軌曰：魯寧乃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何謂也？徵曰：隋末百姓強，凌官吏，多如魯寧之比，隋以是亡。上乃更擢仁軌為櫟陽丞。櫟音歷

書責元忠

唐中宗神龍中，魏元忠自端州還為相，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與書責以十失，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著義見稱

唐高郢，字公楚，舉進士第，授華陰尉，以魯不合用天子禮

槊乃引公羊傳著論議見稱於時授咸陽尉
注經被薦
宋王雱安石子也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調旌德
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乃與其父安石欲帝知
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於市遂傳達
於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
酸寒
專韓愈薦孟郊詩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耄
警悟
宋黃庭堅幼警悟李常見之以為一日千里舉進士為葉
縣尉
元亮志略
唐趙元亮字元固少負志略好辭命武后時調宜祿尉到
官職非公事不言彈琴蒔藥如隱者之操自傷位不配才卒
查道節行
宋查道為館陶尉性廉介與妻採蔬為粥以療饑道不營
貧以自給會轉運使樊知古知道節行欲薦之道辭以與
其縣主簿李齊知古曰齊予素不識也道曰公不薦齊道
不敢當公薦知古不得已兩薦之
李揆文章
唐李揆字端卿開元末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詔試文章乃
擢拜右拾遺

余靖書判
宋余靖字安道為人質直剛勁為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
作監丞
不從章論
宋翁蒙之為常山尉時趙忠簡公鼎喪自嶺表歸郡守章
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有秘書往來欲取之以媚時
宰密諭邑尉蒙之以搜私釀為名馳往趙所取秘書之篋
蒙之密戒左右伺察之蒙之入解書片紙自後出迎趙氏子
告之趙氏盡焚中書及屏棄弓刀之屬比蒙之挾吏卒至一
無所得守大怒劾蒙之會朝廷知疑其已甚徙蒙之尉蘭
溪使避守上初即位大臣論言其事詔特改京官除寺監
簿
不求奏薦
宋任甫字泰源尉宣城秩垂滿閤令職狀一紙知州奏辟
意其必求即薦之甫終不屈或問何不從內翰求文字陞
陟曰若為所薦則終身為奉之矣甫不辭再為判司一任
判司即縣尉也唐武德中赤縣置尉六員他縣各有差分
判諸州事故曰判司
彊禦不畏
宋常琳為常熟尉公廉自持彊禦不畏部使者交薦之
倜儻不群
唐元和初明州慈谿尉裴明倜儻不群雖處賤官有憂天

下之心。屢上書言事。後又詣闕上書。不及成帝時。梅福為
南昌尉。屢從縣道上書言災異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

黥隸豪民

宋王揚休字子美，永山人。乾道中，調台州黃巖尉。邑有豪民武斷一方。具得其奸狀，白於郡，黥隸他州。閭里歡懌，稱公為鐵面少府。

手殺強賊

宋劉平字士衡，景德中釋褐，常州無錫尉。手殺強賊，改大理評事，知鄞縣。

蘇緘輕生

宋蘇緘，移開封府陽武尉。劇賊李二等，倚居民為囊橐，

吏莫能捕。緘蹤跡得其所在，乃集眾大索，縱火焚傍鄰十數家。賊窘，自火中逸出，緘追斬之。府尹賈昌朝大驚曰：儒者乃爾輕生耶。

李嶠求相

唐武功馬祿師善相。長安主簿蕭璟以訪李嶠、李全昌，同詣求決。馬云：大李少府位極人臣，小李少府位終卿監，蕭主簿中年淹沉，晚節亦當貴。後皆如其言。

召為學士

白居易元和元年，對制策一等，調盩厔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為翰林學士。

表為兵曹

唐高適補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遊河右，哥舒翰表為兵曹。

良臣罵賊

宋詹良臣，尉縉雲。盜霍成富剽掠本縣，良臣出禦之，被執。誘之使降，良臣不屈，賊臠其肉，使自啖之。良臣且吐且罵，至死不絕聲。

胡宿活人

宋胡宿字武平，為真州揚子尉。時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宿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以濟活數千人。以張士遜薦，召為館閣校理。

著報政錄

宋王得文從建昌南豐尉，有能聲。里人饒光輔者，為著盱江報政錄，刊於石。

賞捕盜功

宋乾德元年，以大名府元城縣尉張義元為本縣令，賞捕盜之功也。

廷辯曲直

唐李素琰補太原尉。時李勣為都督，僚吏憚其威嚴，琰獨敢廷辯曲直，勣甚禮之。

默識姓名

宋汪大猷字仲嘉，調衢州江山縣尉。所部百人，大猷皆默識姓名及幹力優劣，各得其用。分鄉警備，境內肅然，後龍

……源在閩門問公論德之除蛀緝……[illegible]

與之熟耶。龍曰：在此未嘗往來，但少為一……

說江山汪縣尉之賢，如出一口，問者益服。

民瞻漏法

宋曾民瞻為南昌尉，通天文學，以界漏行差，遂更用其法。箭檮二木偶，左者晝司刻，夜司點，則擊板以告；右者晝司晨，夜司更，則鳴鉦以告。自謂得古人之所未至。

純琂類書

劉純琂為崑山縣尉，研窮古今，博考傳記，為類書一百卷，號崑山編。

○巡檢

宋有沿邊溪洞都巡檢，或蕃漢都巡檢，或數州數縣管界，或一州一縣，掌訓練甲兵，巡邏州邑，擒捕盜賊事。又有刀魚船戰棹巡檢，及江淮河海間巡河巡鋪巡茶鹽等，各視名分，以脩裝職業。元有大都四關廂巡檢。

擊賊報讐

五代唐張藏英，本族為賊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六，僅以身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為吏所執。節師趙德鈞壯之，釋不問，就補牙職。藏英後聞居道避地關南，乃求為關南都巡檢使，微服攜鐵撾匿伺其出，擊之仆地，齧其耳啖之。遂擒歸，設父母位，縛居道於前，號泣䩙之，剖其肉，經三日，剜其心以祭，即詣官首服，官為……

嘉。朝聞，以為報讐，義壯之。

責戍殺敵

宋郭進，遷洺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部下嚴肅。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太祖知其情，遣送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貫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太主從之。

安集勞來

東都事略：曹克實為潁州都巡檢，安集勞來，民夷懷之。及

名還，太祖嘉曰：此蜀中之俊傑也。

發擒剪除

胡大恭行林友制，才略幹勤，職司警邏，能發擒於陰伏，多剪除於寇藪。

射虜

東都事略：何灌字仲源，由武舉為府州黃河東岸巡檢。時賈胡疃有水泉，予虜嘗越境南汲，灌處其可為患，盡折絕之。虜忿，聚兵于山，馳擊官軍，灌登高射之，所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沒鏃。後虜使蕭太師者會灌於雄州，言水泉子之戰，嘆何巡檢神射，灌曰：灌是也。

擊戎

本六吹三人都省略高保興為涇夏綏府都巡檢常巡按逐于苦泥
要吾黑水河趙谷中戎人數千騎邀戰保興伏兵於河滸俟其半渡擊之其後數戰有功。

破羌

東都事略燕達字逢辰為延州巡檢戍懷寧砦羌人以三萬騎薄城達以五百人破之

追盜

東都事略曹偓為永安巡檢群盜聞桑殿直來皆遁去

豈拘南北

職略景德三年上封事者言諸處巡檢務在武勇通明允不以閩楚江浙川陝人及文資出身人領其事上謂樞密

王欽若曰人之勇怯豈拘南北若此區別非任人之道

不責將迎

宋洪邁乞禁戢巡尉迎送劄子曰竊惟巡尉之官專以捕盜賊督奸猾為職未嘗責其將迎上官巡視傳舍也而閒者以來惟畏趨走反不復以職事為意而最甚者如都巡檢使所部或連三州或跨兩路凡監司守貳之去來必候之於境上所帶兵卒數十輩無係可倚則斂之衆軍以給所歷道路數百里無貲可贍則取之於民以濟若所除監司又或改命往往空行空反動涉一兩月設部內不虞而有鼠竊狗偷之盜當以何人捕之臣愚欲望聖慈行下諸路提刑司約束所部巡尉今後遇監司知通初到許量帶兵卒出一程防護若只經由巡經歷在監司五十里內者許其迎送此以外皆不得出如尚敢循習遠去者乞并受發之官均治其罪庶使各安職業精意緝巡不致虛費軍力且為民害。

遷左藏副使

宋姚兕字武之熙寧中進築西部為巡檢以功稍多遷左藏庫副使

遷內殿承制

宋姚麟字君瑞王韶取熙河知麟材可用奏為熙河管界巡檢復河州為諸軍先以功遷內殿承制。

變服察賊

宋桑懌以右班殿直為永安巡檢仁宗時京西有惡賊二三十人樞密院召懌授以賊姓名使捕之懌曰賊畏吾名決潰去宜先示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出乃夜與數卒服盜服迹盜所常行處入民家民家以為真盜老小皆走獨留一媼為治飲食懌乃就媼與語語次因及群盜媼曰彼聞桑殿直來皆逃去近知閉營不出漸還矣某在某處某在某所後三日懌又往復以實告媼曰我桑殿直也為我察盜之實的所處切勿泄後又三日往媼已為察之審矣明旦部分軍士悉擒獲之

伐木擒賊

宋楊允恭太宗時為廣南都巡檢使時賊有業氏者聚至

五百餘往來海上允恭集水軍造輕船襲斬之餘黨悉平
谷允恭伐木開道殲之又嘗趨惠州境上躡海賊賊赴水
死者大半擒數百人以是江路無剽掠之患

（）諸鹽使

宋朝茶鹽皆隸於提舉司管領之其屬有監鹽之員大元亦有諸鹽場大使副使

修牢盆

唐劉禹錫作崔公倕碑崔公幹也鹽於蒲修牢盆謹衍石煎和既精鹺散乃盈商通而鬻至吏懼而循法幾不絓網而國用益饒歲杪會其所入羸羨什百詔優其能按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為牢盆謂鬻鹽盆也師古曰蘇說是也鬻古煮字

商利局

胡文恭行實糧制商利局者以饒衍名最

條制得宜

白集行裴弘泰制以幹蠱之材領鹽鹵之務管榷條制動皆得宜

生息倍稱

唐元微之行盧慶制榷束池鹵生息倍稱

監西溪鹽稅

宋仁宗實錄范文正監泰州西溪鹽稅建白於朝請築捍海堤於通泰海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又容貽書

發運使張綸復修海陵堤綸表知興化縣

監衡州鹽倉

四朝國史劉忠肅公摯謫監衡州鹽倉先是倉吏與綱兵姦利補弊雜以偽惡人未嘗食無毒鹽摯悉意校覈剪滅十七八父老目為學士鹽

屯音窀 沈音遵

山堂肆考仕進第三十二卷

○入仕

禮曲禮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宋儒曰古之學者為己故其仕也為人今之學者為人故其仕也為己

入官

周書學古入官

試吏

漢高帝紀及壯試吏又嵇叔夜與山巨源書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筮仕遇屯

左閔元年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

筮仕得巽

唐李綱字文紀初仕隋官不進筮之得巽卦筮者曰君當為卿輔易代乃如志至唐終禮部尚書

涖官行法

曲禮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安身取譽

家語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

譽至而政從矣

叔敖浣衣

淮南子曰楚莊王誅史里孫叔敖製冠浣衣王云史里佯臣也惡人誅自知當見用

貢禹彈冠

漢書王吉字子陽與貢禹為友時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相薦達也按禹字少翁

趨裝

趨音促

漢蕭何薨曹參令舍人急趨裝曰吾入相矣

視篆

職官分紀節度使視事三日洗印視其刓缺又曰滌篆

十腰銀艾

東漢張奐曰吾前後仕進十腰銀艾注云銀印綠綬也以艾染之故曰艾

三擁節旄

鉉音逺

唐崔鉉會昌三年登第父居廊廟三擁節旄封魏國公

汲黯以父任

漢汲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

袁盎以兄任

漢袁盎以兄任為郎

策名

左傳二十三年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

名委質貳乃辟也。注云：書名於所仕之策，謂之策名。[illegible]也。屈膝而君事之，謂之委質。

載贄

孟子：古者出疆必載贄。

解蘭

幽人佩蘭，解之將入仕也。又入仕曰解褐。[illegible]登天朝。又曰披草，謂出自草澤而求仕於君也。

服革

東漢周磐養母，誦詩至汝墳末章，慨然興嘆，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及母沒，公府三辟，皆不應，按韋帶，未仕之服也。求仕則服革帶，故曰解韋。

製錦

見縣令。

牽絲

謝靈運初去郡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李善注：牽絲，初仕也，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又應璩詩：不候牽絲，戴青葉三署來相尋。

探籌

後周王勇，少苑之役，與王文達、耿令貴有殊功，當拜上州刺史。州有優劣，令勇等探籌取之。

通籍

冊云：腰始出尚書省詩：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注云：金閨即金門也。通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

○同僚

詩大雅：我雖異事，及爾同僚。[illegible]

天官冢宰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聯，以會邦治。

盡心

左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僚，吾嘗為僚，敢不盡心乎。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僚也。

分謗

左成二年：孫桓子臧宣叔皆如晉乞師，皆從郤克。將中軍，韓厥為司馬，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相如屈廉頗

戰國趙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居我上，吾羞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常稱疾不欲與爭。已而相如出，望見頗，引車避匿。[illegible]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

寇恂屈賈復

東漢寇恂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部將殺人恂捕而戮之復以為恥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入界一人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買償亡金

史記漢文帝時塞侯直不疑為郎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

寄還負息

東漢陳重字景公順帝時在郎署有同舍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求迫不已重密以錢還其主同舍郎後知之將以厚謝重曰非我之為恐是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同心輔政

漢魏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與丙吉同心輔政

同心狥國

唐太宗與房玄齡論事必曰非杜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也二人同心狥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

因同臺取罪

東漢雷義為尚書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刑義默自表取其罪同臺郎覺之委位上書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

哀同僚免官

杭州參軍徐太玄哀其僚張惠以贓抵死而惠母且老乃詣獄自言與惠偕受此贓冀薄其罪由是惠得不死太玄坐免官李敬玄廉知之薦太玄為鄭州司功

怒拜黃忠

蜀先主為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君侯不受拜但當為君侯惜此舉恐有後悔耳羽大悟即受拜

耻用仙客

唐明皇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執曰不可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耶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進仙客擢自胥史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尚羞與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

面折同列

漢馬武字子張為人嗜酒闊達敢言時在御前[illegible]
列言其長短帝故縱之以為樂
傲視儕黨
唐韋陟自以門品可坐階三公居常簡貴視儕黨傲然
嫌恨通玄
唐吳通玄知制誥與陸贄同視草贄當詞藝作承德宗顧
重而通玄弟兄又以東宮侍上由是爭寵頗相嫌恨贄性
褊急屢於上前短通玄
掖扶王鐸
唐蕭遘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見宰相鐸年高升階足
跌勾陳中遘從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臣相和朕之幸也

謂遘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遘對曰臣扶王
鐸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為主司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
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遘頓首謝而退
代使絕域
見使臣
代為夕直
唐[illegible]以為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不安參為
代之會失囚京兆尹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代獨
參實代之參當坐罪遂貶江夏尉人皆義之
擊柱
唐劉文靜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
不平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首
碎硯
唐鄭畋盧攜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拂碎硯王鐸歎曰不
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袁盎避坐
史記袁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輒避之盎所居坐錯亦
去兩人未嘗同堂語
王勃倚才
唐王勃聞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陵藉為僚吏共嫉
敬德爭位
唐尉遲敬德侍宴慶善宮有班在其上者敬德云爾何功

居我上任城王道宗解諭之敬德怒擊道宗目幾眇
太宗不悅
路巖爭權
唐宰相路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
短巖於上出鎮西川出城之日路人以瓦礫擲之巖謂京
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曰何來宰相出府司
無例發人防守巖甚慚
獨餞王甫
唐王甫鎮之貶前房州刺史班肅以嘗與鎮同僚獨餞於
野朝廷義之
不次遷晉

唐董晉竇參俱同平章事參裁決大事不關咨於晉
謹無所駁異參欲以其黨中為史給作的風晉以聞帝口
無乃參迫卿為之耶晉謝其道其所以狀帝悶參遂失晉
無敢隱由是參罷宰相晉惜恐上疏固辭位
年輩相遠
唐陸長源以舊德為拉官武行軍司馬韓愈為巡官武職
其年輩相遠愈曰大蟲老鼠俱為十二相亂何怪之有
議論持異
唐李吉甫秉政用李絳參替是時帝切於為治吉甫巨細
悉責宰相吉甫與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猶爭辯
同位不相假
唐裴嵩薦進中書令裴光庭卒帝委蕭嵩擇相嵩推韓休及休
同位剛直不相假至校曲直於帝前
聯署無所諱
唐歸登為右拾遺同列有所諫正輒聯署無所同諱
面折長官
唐太守歐陽歙謂郅惲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老食百里
內縣俱以牛酒到府臨饗禮畢歙以西部督郵孫延天資
忠貞欲顯於朝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孫延資性貪鄙外方
內圓明府以惡為善惲敢再拜奉觴歙慙曰敬受微
容遂主簿
唐楊炎與盧杞在中書同秉政杞容陋甚炎遇之炎

曰主書吾局吏也吾嘗自治之柰何付侯邪
王公事非
魏王思與梁習俱為西曹令史思行事失太祖將加重
辟辟思近出習代被收思乃馳還自陳己罪太祖嘆曰慕
中有義士二人
韋員齊名
韋元甫初任滑州白馬尉採訪使韋陟深器之與同幕判
官員錫齊名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覆時謂員推韋狀
甚恥比肩
世說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宴輒命袁伏袁甚
恥之恆嘆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何辱
如之
莫肯協心
宋高宗朝劉光世軍在馬家渡吳玠軍在采石上詔光世
以兵援韓世忠且令岳飛移軍建康三大將權相敵兹持私
意莫肯協心上詔綦崈禮謂光世曰賊眾我寡合力猶懼不
支況各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
報國身亦有利玠因勸光世貽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為犄
角已而二帥皆復書各致其情
因請出家
唐蕭瑀性狷介與同僚俱不合嘗言房玄齡等朋黨不忠
但未反耳上不聽瑀內不自得因請出家既而悔之上以

琥反覆不常，延商州刺史。

乃與同傳

齊王敬則與王儉齊拜儀同三司，徐孝嗣謂儉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與韓非同傳。敬則聞之，無恨色。

李郭相忿

唐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有詔臨淮率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謂汾陽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及別，涕泣相勉以忠義，訖平劇賊，實二公之力也。

劉蘇交歡

宋劉器之與蘇子瞻，元祐中同朝，東坡勇於為義，或失之過，[illegible]必約以典故，東坡至發怒，以此二人不相能。至元符中，二公各謫嶺海，相遇於道，始交歡。器之語人曰：浮華豪習盡去，非昔日子瞻也。東坡則曰：器之鐵石人

不能降意

隋給事黃門侍郎柳莊，有識度，博學善辭令，明習典故，雅[illegible]有潤達政事。文帝及高熲、蘇威皆重之，與黃門侍郎陳茂同僚，不能降意，茂譖而出為饒州刺史。

不許留身

宋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惟王曾一切委順，未嘗忤其事。曾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自是遂有朱崖之行。

相視莫逆

唐權德輿唱和許原，貞元元和間為渭南尉，聯曹共綬，相視莫逆。

相得甚驩

宋高宗紹興五年，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都督諸路軍馬，初鼎浚相得甚驩。人知[illegible]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不敢復言

唐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己權，薦關播儒厚，可鎮風俗，遂以為相。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默少言，故相引至此，向者奈何發口欲言耶？播自是不敢復言。

妄為申辯

宋畢士安初拜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

帝曰朕其好剛使氣對曰率意身狥國奏直嫉邪次不爲流俗所喜今北戎跳梁爲邊境患若傑者正宜用之帝曰然當籍卿宿德至從同爲相傑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士安每爲申辯帝始不疑

開懷不疑

宋嘉祐中歐陽文忠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有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體

稱疾不出

元劉敏中嘗與同僚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至元中敏中拜監察御史權臣桑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報遂辭職歸及起爲御史臺都事同官王約以言去敏中杜門稱疾曰使約無罪被劾吾固不當出誠有罪則我其僚友不能諫正亦不無過也

○遷除

說文遷登也漢書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

超遷大夫

漢文帝時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爲博士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

驟得中書

唐蘇頲爲工部侍郎帝問丞相有自工部驟得中書侍郎者乎對曰陛下任賢何資之計乃詔頲爲中書侍郎

周流四公

見三公

周歷三臺

見總尚書

三世不徙

見侍中

十年不調

漢馬融有俊才受學摯恂博通經籍漢永初間拜校書郎以忤鄧氏滯東觀十年不得調

三年不遷

宋蔡襄字天啓長於歌詩爲博士三年不遷其邑人治字知乎登語詩先生高古名何用博士三年冗不治

七年不遷

宋陳文惠公堯佐居官不奔競取爲起居郎七年不遷

一歲四遷

漢主父偃上書言事一歲四遷又杜詩一歲中三遷至侍御史

一歲九遷

任彥昇表曰日下秋一歲九遷其官又後周蘇亮與齊到齊晉魏爲尚一年三遷

一歲五遷

宋盛度遇如舟之姪也歷在館職文雅練達修兩朝日曆

從一品五遷官至武翼大夫

半歲四遷

宋孝宗時。洪适以文學聞望。遭遇。遷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至右相

三載侍中

南梁張纘。自起居秘書郎。三載遷太子舍人。又遷吏部尚書郎。俄兼侍中。時人以為早達。

數月中丞

飛音激

武后時。薛季昶上書。自布衣擢監察御史。數月為御史中丞。

特加金紫

唐李懷字元直。歷汾晉二州刺史。特加金紫光祿大夫。

角集三二 二表 一五 二百六十

忽除銀青

唐太宗欲相李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與之約曰。俟召當以銀為信。忽除銀青。泌知載敗已。且相矣。未幾果然

加二階

見監察御史。

加五品

唐韋斌拜銀青光祿大夫。加五品。許列戟。

通階

東漢虞詡曰。臺郎顯職。乃筮仕之通階。又唐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等。授朝散大夫。制云。凡品秩之制。有九。自五品

以上謂之貴階。所以為貴者蔭及子。命及妻。與[illegible]

從大夫之後而已。

特制

唐元微之行王仲舒制。國朝由散官而命為大夫。凡十一等。以銀青鋇散為名者。非有特制。則不克授。蓋門戶有榮戟之榮。腰佩有魚之寵也。

每遷有愧色

晉以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

每遷有光氣

唐郭汾陽每遷官。面長二寸。頸上有光氣。事已乃復。

山堂肆考 角集三十三 十六 二百十

鼠嚙袍

唐張鷟字文成。授鴻臚丞。將帶及綠衫。並鼠嚙。有蜘蛛大如栗。當裾門。懸絲其上。經數日大赦。加階授五品。

烏集戟

見節度使。

○貶謫

凡人臣有罪而見貶謫謂之逐臣又謂之遷客。

行吟湘潭

楚屈原既放行吟湘潭。為懷沙賦沉汨羅江而死。

俟罪長沙

漢賈誼謫為長沙王太傅。渡湘作弔屈原賦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

仲舒著書

見王府。

虞翻講學

吳孫權時都尉虞翻字仲翔性疏直權不能容坐徙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與遊者常數百人。上書曰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云。

書怪字

晉殷浩字深源及被黜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但終日書空作字[illegible]而已[illegible]所經[illegible]咄咄怪事[illegible]他人[illegible]戚[illegible]下。

[illegible]古方

芝田錄唐德宗貞元十年裴延齡奏言陸贄失勢怨望貶忠州別駕。贄至州上塞其門雜醫方之類皆由狗買而入端坐一室惟集古今藥方五十卷兄姪亦罕與語會轉運使至京上問[illegible]從峽中過聞陸贄何面孔運使具以狀對上惘然拜大[illegible]各而贄已卒。

為風月王

見通判。

與猿為伍

唐德宗貞元中柳宗元以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吳武陵嘗與孟簡書曰[illegible]子厚與猿鳥為伍[illegible]十二年程劉二韓俱已拔拭

神人呵護

見通判。

市人戲迎

見翰林承旨表劉瞻[illegible]素與[illegible]論議不合既貶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為驩州司馬。初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illegible]及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願百戲以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按驩州今屬瓊州府。

長流夜郎

唐李白從永王璘之辟[illegible]以隨[illegible]長流夜郎[illegible]郭子儀請解官以贖[illegible]詩句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亦不[illegible]獨其詩自序曰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illegible]適[illegible]上樓船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觀此白豈從人

牂牁音臧歌

為亂者哉又按夜郎西南夷國名漢置夜郎縣屬牂牁粵
復屬珍州故址在今播州宣慰司之北又華陽國志西南
夷君長推夜郎為大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
入足間聞其中有聲剖之得一男[illegible]武自
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名[illegible]

生度鬼門

容州北流縣南兩石相對號鬼門關即交趾地也其南多
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曰鬼門關十去九不還唐李德裕
貶崖州經此賦詩一去一萬里千之千不還崖州在何處
生度鬼門關宋黃鉶直戲答劉文學詩人鮓甕中危萬死
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前去要試平生鐵石心

抱冤不根

唐李德裕初貶潮州著雜序數十篇號曰窮愁志其論冥
數曰予自荊楚保釐東周道出方城有隱者謂方城長曰
此[illegible]人居守後二年當南行萬里則知[illegible]下者必因天譴
[illegible]為鬼[illegible]抱至冤固不為恨又[illegible]一言[illegible]縣有
[illegible]所[illegible]夜夢一老[illegible]曰[illegible]於下幸
公[illegible]來七九之[illegible]於萬里外後
於[illegible]得幕徑數寸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於崖
崖果應七九之讖公[illegible]見夢於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我
歸葬綯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將禍及乃白於帝得以歸
還

引咎不言

宋趙鼎字元鎮解州人紹興中為右相為秦檜所忌出知
泉州及乃歸復上書言事檜諷中丞王次翁劾之謫清遠
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illegible]不言時事
人有問者但引咎而已[illegible]而行也又
其長子嘗有帖云知識多勸[illegible]使釋仇老子聞為此
事亦嘗感動

不與善地

唐劉禹錫曲江序張九齡為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
徙五溪不毛之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嘆罷
政于荊州有拘囚之悲身出遐陬一失意遂不能堪矧華
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為開元良相而無
彰宣忌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

皆投遠方

龍川志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謂既逐李文定於衡州因
建行[illegible]好王欽若等皆投之遠方時王沂公曾不平曰
[illegible]矣謂執耽久之曰居亭主人恐亦不免也沂公懼
因客訴去之遂以檀移山陵劾謂謂之謫雖沂公以計傾
之而公議不以為非也

鵲喜

戭音今

唐孔溫裕戭之兄子冀州人因直諫貶郴州有鵲集其庭於
庭兒孫拜之飛去墜下方寸紙上有補闕二字未幾徵還

果有此拜。

蛇迎

宋[illegible]初到[illegible]之為[illegible]下所忌[illegible]

走器之不動也[illegible]

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其官至[illegible]

貶潮

唐韓愈憲宗時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至藍關示姪孫湘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明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得柳

唐憲宗惡王叔文之黨皆以為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無母子俱往理欲請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言禹錫得改連州。

書字授嘉貞

唐中書令河東公張嘉貞開元中為[illegible]有張[illegible]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司此何意也後數日貶台州刺史。

作詩贈丁謂

宋丁謂與道士劉通往來一日通作詩贈謂曰他時駕鶴游滄海同看蓬萊頂上春謂莫曉其意及南遷遇見之於崖山謂方悟其詩意乃知通異人也與之泛舟海上而歎且曰成子之詩意也

封衣質錢

宋曹翰太祖時名將也太宗朝貶汝州有中使至翰泣謂曰衆口乏食貧不能活以袱封故衣一包願質錢十千中使回奏之太宗開視乃一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帝惻然憐之乃召還

結廬柿軏

宋張九成字子韶號無垢錢塘人為禮部侍郎秦檜惡其言事謫居邵州又誣言者論其謗訕朝政謫南安軍既至結廬柿軏倚柱觀書庭磚雙趺之迹隱然縕袍糲食家人筆錢無以自存親知聞知爭致餽遺公皆謝遣又號橫浦居士。

貪權被流

宋唐多遜與趙普不協及普復相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廷美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雜治之多遜具伏獄上詔削奪多遜官爵流[illegible]州并從其家屬期親於遠裔。

失器坐謫

宋眞宗朝張文定公齊賢爲元會上壽以徽纆進止失容坐

謫安州。

挈子自隨

宋紹聖初蘇東坡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獨挈少子過自隨惠人愛敬之時宰猶以爲未足[illegible]州別駕安置昌化軍昌化非人所居飲食不具[illegible]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乃買地築室昌化士人[illegible]土運甓以助之爲屋三間人不堪其憂而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父老遊亦無間也徽宗立移廉州又徙永州按昌化軍即今儋州隸瓊州府。

與客對卧

宋范純仁哲宗時知陳州因上疏忤章惇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公在永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往說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對卧數語之後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然後去深見[illegible]至夜分後對客公亦論聖賢修身行已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貌益康如在中州時。

老媼侯過

宋盧多遜貶朱崖度大庾嶺憩一小家見老媼頗能言因問之則曰我中州仕族有子官亦[illegible]盧多遜挾私[illegible]貶死多遜[illegible]媼因不識多遜而多遜之行甚窘即[illegible]去。

小兒笑隨

蘇東坡謫昌化軍一日[illegible]雲過雨乃從農家借箬笠戴之著屐歸婦人小兒[illegible]犬群吠人皆負大瓢行歌田畝間[illegible]觀之如一[illegible]

問舍民家

宋紹聖中蘇轍[illegible]州人吳國鑑宅國鑑特別一小閣館之元符初本州走馬承受[illegible]言其事詔[illegible]治詔轍移循州雷州知州張逢以下坐[illegible]雷州司戶問舍於民民曰[illegible]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爲報云

寓居佛寺

隨州有尹公亭宋[illegible]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illegible]一時與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illegible]公之名震天下而[illegible]於隨日以[illegible]通古今爲學而不知[illegible]爲亭既去而人不忍[illegible]隨州今隸德安府。

再貶嶺外

相[illegible]山野[illegible]崔諫議大夫李符[illegible]

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春州雖在内地而至者必
死望追還前命以外彰寬宥而實寘於必死之地再領之
後月餘衍坐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
[illegible]其畫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卒按春州今肇慶
府陽春縣也

竟流嶺南

宋徽宗大觀元年[illegible]方軫上書[illegible]蔡京睥睨社稷内
[illegible]以紹述[illegible]之說為自[illegible]之計[illegible]則稱已過則
稱[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忠而役己臣以為京必反也請
誅之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子方直聲

兄侍御史。

祖禹剛氣

宋范祖禹字淳夫蜀人紹聖初言者論其修實錄詆誣貶
昭州別駕[illegible]賀州祖禹雖被謫而剛直之氣不少衰。

固弟坐貶

宋哲宗時[illegible]仁[illegible]左僕射其弟
[illegible]以誠敬確[illegible]古陽
軍吳處厚箋注以聞宣仁盛怒令確分析終不肯明坐貶
新州。

因子安置

宋東[illegible]州人自嶺外歸居明州嘗令其子[illegible]

錢塘開[illegible]說說蔡京之福厚其事有動搖東宮之迹不
敢隱默乃[illegible]於[illegible]司[illegible]為枕助方與京敘宗盟
紹[illegible]正彙[illegible]下開封
制獄獄[illegible]不右正彙[illegible]誘
公[illegible]道
路[illegible]之恩而
稱[illegible]義所不
為[illegible]利害之際有所
含[illegible]之於諫省
亦不得令日語言門也昨[illegible]問公所對失
聲嘆息詞公曰主上正欲得實右司但依此供狀其後獄

具正彙前坐所言[illegible]公亦有安置通州之命。

博者孤注

宋寇準[illegible]其功王欽若深嫉之言於帝曰陛
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盡其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
下準之孤注[illegible]出準知陝州

黔中[illegible]

宋黄庭堅[illegible]蔡京所忌[illegible]州別駕黔州安
置移戎州[illegible]宜州時[illegible]禁其[illegible]作俞[illegible]為之經理館
舍一日請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illegible]諸賢願寫[illegible]
博一傳庭堅許之與大書至盡[illegible]僅有二十字疑誤次年
遂仙去先此黔州安置自號涪翁與秦太虛書曰某屏棄

不毛之鄉。以禦魑魅。耳目昏塞。舊學廢忘。是黔中一老農耳。

到海悟詩

宋真宗天禧末。寇準為丁謂所逐。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及境。吏以圖獻。問之前載郡東南門抵海岸凡十里。準悵然悟曰。吾少有詩曰。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乃今日事耳。人生得喪豈偶然耶。初公之貶也。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別駕。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謂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準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本意罰貶。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準從者聞謂至。欲釋憾。準知。收其僮僕。閉門不放出。遣人以蒸羊逆於境上。而避之不見。人以為得體。

居巖註易

宋程頤。哲宗時權崇政殿說書。紹聖間。削籍。涪州居。曰巖注易。潮源所漸。皆為名士。後自涪還洛。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曰。何以得此。先生曰。學問之力。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貶監酒稅

宋秦觀。字少游。高郵人。為史館編修。紹聖初。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寓居僧寺中。有詩曰。南[illegible]收[illegible]豚稅。米與阿陀共一龕。後以寫佛書為罪削秩徙橫州。曾夢中作詞。有醉臥古藤陰下。杳然不知南北之句。徽宗立。放還。至藤州。為客道其夢中詞。索水欲飲。水至。笑視而卒。

出監鹽倉

宋胡銓任樞密院編修官。上封事力排和議。乞斬秦檜孫近王倫。秦怒。出監廣州鹽倉。或以賓州鹽倉陳司中以啓送之曰。知無不言。願借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謫中亦坐詩。

飛語誣洪皓

宋秦檜惡洪忠宣公皓。饒州通判李勤因誣皓作欺世飛語。乃謫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皓居英九年。始復朝請郎。徙袁州。至南雄卒。後一日檜死。

正色責志完

宋鄒浩。字志完。常州人。元符中為右正言。時章惇用事。廢孟后。欲立劉婕妤。浩上疏。乞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坐除名謫昭州。一日。鄒以書約所善田晝。會期日。晝過之。三日臨別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不言。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表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罪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

自為菴疏

朱子語錄。秦會之。千鬼萬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卻與

他憩懃不絶一日忽招胡和仲飯意極拳拳比若是家[illegible]
章已下又遣行金亦照久如欲論其人其章疏多是自為
以授言者其後詐如此。

獨帶階官

語録本朝舊法除責人若是庶官亦須帶別駕或司馬無
有帶階官者惟呂子約却帶階官安置

○濫官

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入粟拜爵

漢文帝十一年春從晁錯之言詔民入粟於邊得拜爵除
罪。

以貲補郎

漢張釋之字季文帝時入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

入錢為司徒

東漢靈帝開鴻都門賣官爵崔烈入錢五百萬得司徒問子
鈞曰我為三公人以為何如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擊
之。

[illegible]錢至太尉

東漢[illegible]太尉[illegible]

遺酒

東漢宦者張讓[illegible]以葡萄酒一斗遺之得拜涼州
刺史。

貢茶

[illegible]鄭可簡以貢茶遷福建運使其子待問以獻朱草得官。
好事者作詩云父貴因茶白兒榮為草朱。

入米除郡

宋文帝令人入米七百石者除郡。

獻瓜授官

唐德宗興元元年[illegible]獻瓜果者上欲
以散試官授之[illegible]位凡試官者不可輕用今之員
外試官雖則授無所費[illegible]筋力展勤
効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此官則彼必相謂曰
吾以忘軀命而獲此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之
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

爛羊頭

漢更始委政於趙萌以至賈豎庖人皆蓋官爵長
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
侯。

續狗尾

晉書趙王倫篡位同謀者奴卒厮役亦加爵位每會貂蟬
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

騎[illegible]

宋書泰始[illegible]功既多爵秩無敘佃夫僕從呈隸皆受不
次之位[illegible]員外

職官部

索虜儀同

齊後主時諸官奴婢閹人商人歌舞伎優濫得富貴者以萬計開府千餘儀同無數爵及鷹犬故當時有索虜儀同。追遷郡君夜霸郡君之謠。

鄭長儀衛

北史鄭子饒事劉貯貨紫纈四百疋得爲安州刺史。

羊保奕棋

南史文帝與羊保奕棋賭郡保勝得補宣城太守。

寒市擬銜

梁天監初鍾嶸言齊永元時軍功尚未篤部騎寒市郎將擬銜又云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

車載斗量

見校書郎

舞胡曳組

見禮部尚書

主書超階

唐玄宗封泰山張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九品從九階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盛章紱恐此制一出四方失望既而果得謗言。

白版侯

武后時封侯者衆鑄印不供至有白版而侯者

賤官部

墨敕官

唐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安樂長寧宜城諸公主等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於側門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凡數千員內外盈溢至無廳事以居當時謂之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郎也。

孩抱列青紫

唐中宗時安樂府官以上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貴而義府令以無才補官者皆得升門如市。

吏史百僚

唐以鍾紹京爲中書令時從紹京使讜固入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吏素無才望今以微功進長百僚恐非朝廷具瞻之美。

閹豎受員外

唐袁楚客規魏元忠曰閹豎皆給宮掖掃除之事古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舛始委之以事受之以權故竊弄刀柄伊戾豎刁之亂所畏懼所謂鷂鸇之蛇廟垣之鼠也今大君中興獨有閹豎坐升班秩既無道閹寺受員外至盈千人緋青紫耗府庫。

優人授將軍

唐優人李可及授爲威衛將軍曹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員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人至於工

商雜流。假使授出宜止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之以官。與賢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竇洵直固諍，卒授光州長史。今以可及為將軍，不可之甚也。而不聽。

酣舞學士

唐崔日用宴內殿酒酣，起為回波舞，求為學士。中宗即詔兼昭文館學士。

善走節度

五代王進以疾足善走，周太祖授以節度使

教令賣官

前蜀王衍太后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

必數人並爭，而錢多者得之。

堂牒賣官

五代王昶遣醫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官。

內侍加太傅

宋徽宗政和中以內侍童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每春秋大宴則坐於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內，復易官服與群閹為伍。未幾加貫太傅，封涇國公。

家人居大官

宋徽宗宣和中，宰臣蔡京，京子攸、修、絛及攸子行皆為大學士，帝姬家人亦居大官。

致仕

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漢制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唐貞觀中，令致仕官位在本品之上。

賜車

漢薛廣德字長卿。元帝時與于定國俱乞骸骨。上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東歸沛。沛守迎之界上。人以為榮。廣德乃縣所賜安車傳之子孫。

投版

東漢范滂為光祿主事。執公儀見光祿勳陳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棄官投版而歸。郭林宗聞而讓蕃。

命駕

晉齊王冏辟張翰為大司馬東曹掾。翰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而冏敗，人謂其見幾。

挂冠

梁陶弘景字通明，□□□□侍讀。年四十左右。作尚書郎，投辭。□永明十年，□□可，知遂挂冠神武門。上表辭祿，被辭也，所以持祿焉。

解印

晉陶淵明為彭澤令。會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束帶見之。淵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解印綬，賦歸去來辭。

焚章

梁天監中張裒不供學士職御史欲劾之裒曰碧山不召我。乃焚章長揖而去。

祖帳東都

見東宮官。

角巾東谷

唐薛平除左散騎常侍年至而無疾請告角巾東洛時共高之。

丞相致仕

漢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宣帝朝拜相在位五年以老病致仕賜第一區黃金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封扶陽侯。

尚書致仕

唐李日知為刑部尚書屢乞致仕上許之日知有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處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求厭於心無日而足也歸鄉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以娛樂。

歸老

漢萬石君石奮以大夫祿歸老於家每歲時過宮闕必下車趨見輅馬必式又宋柳拱辰至和中知永州年六十有桂冠之志創一橋曰歸老曾南豐作記

遂初

晉孫綽字興公居會稽遊放山水十餘年作遂初賦以見志庸詩云又辭榮祿遂初衣。

達聞得失

漢膠東王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大議使使者廷尉張湯就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

賜朝朔望

漢張禹字子文成帝朝拜相後罷就第賜安車駟馬朝朔望

年至乞骸

東漢龔勝鄰邪與俱乞骸骨詔曰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今大夫年至矣朕憫以官職之事勞大夫因許其請。

足疾乞骸

唐李靖足疾懇乞骸骨帝遣岑文本諭旨曰自富貴而知止者蓋少朕欲成公美為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

居仁水里

晉庾亮子世文從公之子太康中為牂柯太守去官歸鄉居仁水里鄉人宗之相語曰我家龍種來里中其[illegible]讓少者皆代老者行禮

作綠野堂

見中書令。

盛滿為戒

晉羊祜字叔子，與弟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

饋遺不通

唐王丘致仕，所守清約，不通饋遺，室無妾媵，皆敝，玄宗嘆其有古人之節，給全祿以旌潔吏。

送還章綬

晉魏舒以陽元年司徒元年正月望素服入殿朝會罷禮，送還章綬，內外莫有知舒遜位之情者。

斥賣車騎

唐關播以太子少師致仕，斥賣車騎，閉門謝客，不豫外事。

張霸上病

漢張霸為潁川太守，謂掾吏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求歸。

沈約陳情

梁沈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遂以書陳情於徐勉，言己老病，乞歸老之秩。勉為言於帝，止加鼓吹而已。

給親兵

晉衛瓘字伯玉，告老遜位，進位太保，以公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郎、掾屬，惠帝即位，復給千兵。

賜全祿

唐宋璟請致仕，乃賜全祿。

不為罪人

魏田豫乞遜位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稱疾。

乞為道士

唐賀知章字季真，年八十六，上表乞為道士，還鄉，明皇許之，捨宅為觀，賜名千秋，仍賜鏡湖剡川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僚祖餞，御製詩送之，詩曰：遺榮期入道，辭老競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祕訣，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群英悵別深。

不伏致仕

朝野僉載：武后時夏官侍郎侯知一，以年老勅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堂，跳躍以示輕捷，時謂知一不伏致仕。

追悔致仕

唐絳州崔咸令人年老受張公之知，公將欲乞歸，與咸議，行止咸極言其美，公便封奏請歸。數月後，門館閒靜，寂寞，家人並悔，當之，公亦追悔，遂語諸子弟曰：後有大段事，勿與少年郎議。

二宜去

唐孔戣字君嚴，穆宗立，召為左丞，以老自乞，韓愈謂曰：君年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戣曰：吾豈要君者，吾年一宜去，吾為左右丞，不能進退郎官，何相之為，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而去，尚顧子乎？竟以禮部

尚書致仕。歲致羊酒，如徵士禮。

三宜休

唐司空圖字表聖，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名休休，且為文以見志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瞶三宜休。

[illegible]

唐許渾天字[illegible]，乞致仕，[illegible]家[illegible]仙方，飛錬金石，穿池築臺，崇飾峰巒，綺奏清商絲，以自奉養，不與俗交。

詩酒賞詠

唐盧簡求綸之子，以太子太師致仕，還東都，有園林別墅，歲時行樂，子弟侍側，公卿在席，詩酒賞詠，竟日忘歸。

給二品全俸

見三公

作五知堂

宋任布字應之，河南人，後唐宰相圜四世孫也。慶曆元年，召拜樞密副使，[illegible]中。作五知堂，曰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卒謚恭惠。

蘭菊叢生

晉羅含字君章，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illegible]臥夢一文鳥飛入口中。自是藻思日新。與謝尚為方外交，尚稱之曰湘中之琳琅也。含為桓溫別駕，於城西立茅舍，以竹織草為席，布衣蔬食，晏如也。後為尚書郎，[illegible]

年老致仕，還家，階前有蘭菊叢生，人以為德行之感也。唐狄梁公表云[illegible]吾致仕之願不此。

衣食可足

唐元延祖年已四十，再固[illegible]衣食可道，饑寒不迫，[illegible]過此吾不思也。[illegible]之人。

治青陽第

唐宋[illegible]中用宗行[illegible]上表乞[illegible]亭上知其誠，即從之，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乃治第於青陽里。服御將吏皆如王公，東坡[illegible]人於下。

遊黃葉山

宋崔鶠字德符，宣和末除侍御史，以年老致仕，治園數畝，[illegible]黃葉山中，作四詠，士[illegible]石當蒲金[illegible]也

[illegible]

上用[illegible]

特示殊恩

燕語唐致仕官非有特勅例不給俸宋初循用唐制至真宗始於致仕官特給一半料錢蓋以示優賢養老之意時詔曰始竭材而盡力終告老而乞骸宜示殊恩以優東門逸矣遂辭於北闕用尊優德特示殊恩

欲求閒適

唐李建勳罷相以司徒致仕嘗別墅於鍾山或謂曰公既未老無大疾苦含受此命欲為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平生常笑公卿不肯出處豈可自遂亦志行知非為者欲求數年閒適耳

幸免戰競

唐翊既致仕語子弟曰昔居諫省日久如履薄冰今幸免戰競亦佳事也

蚤退全節

歐陽公在蔡州屢托乞致仕門生蔡承禧因間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公答曰脩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有蚤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

覲辭盡誠

宋元豐中文太師彥博告老奏乞赴闕覲辭天陛庶盡區區之誠既見神宗即日賜宴顧問留落京師一月凡召對者三錫宴者五賜詩者再前問不名稱曰太師寵數優

異近世無比

與山僧遊

宋趙抃字閱道以太子太保致仕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遊不復有貴勢心

與鄉鄰父

宋范鎮致仕年六十三一朝無事里從行入蜀歸至成都日與鄉鄰燕樂凡歲餘之富遂遊峨嵋青城山下巫峽出荆門凡來往萬里行年二百日凡為詩六一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夢寐入丙丁

高齋

宋趙抃歸老西安作高齋蘇軾作詩贈之云功名富貴俱逝水挂冠而去真秋毫

老屋

宋楊萬里號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隱明適健閒退十有六年嘗自贊曰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曰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徐又曰許渝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

不欲妨賢

宋王為太守期年求退曰此郡沃壤珍貨日至人所嗜者財財生則禍是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貲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

未能忘國

宋杜祁公衍退居於家。一日憂見於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觀朝報，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illegible]曰：見朝報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又[illegible]在其位，不謀其政，衍荷國深恩，退居以來，家事有不問，心猶未能忘國耳。

孫奭致仕

宋孫宣公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鄆，一日置宴，御詩廳[illegible]客曰：日得有言[illegible]朱門空鎖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奭勤於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何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耄之嗟。公以醇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今世罕比。

孫覺拂衣

宋孫覺[illegible]天禧中直史館，致三十年，晚守蘇[illegible]年，大書詩於廳壁，拂衣而去久矣，紹聖中公已歸矣。詩曰：人生七十鬼為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閒身。去年可此[illegible]，今日淮西又見陳寄詩始蘇孫太守也。

[illegible]

唐杜佑宰君[illegible]致仕之後，必買小駟從食[illegible]跨之，着鈍布[illegible]行

其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在吾許中矣。

騎驢遊湖

宋陳世忠字良臣，[illegible]二十一年，以[illegible]時奏[illegible]在和義世思乞[illegible]驢携酒從一二[illegible]時射佐亦罕得見其面[illegible]

[illegible]川往

宋[illegible]致仕，居[illegible]川開山為經[illegible]石林居士[illegible]自[illegible]福全備

种放買山

宋种放累章乞歸，奉聖賜買山銀。

香山居士

唐白居易字樂天，以刑部尚書致仕，居[illegible]里[illegible]節孤於[illegible]居至經月不食，軍自稱香山居士，常與前懷州司馬胡[illegible]宋衛[illegible]刺史劉[illegible]吏鄭據侍御內供奉官盧貞[illegible]澤及[illegible]元爽禪僧如滿共九人燕集[illegible]之繪為九老圖，居易為九老詩并序[illegible]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

洛社耆英

宋元豐五年文潞公彥博以大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弼以司徒致仕歸洛，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

卿大夫年德高者，如富韓公彥國、司封郎中席汝言君從、朝議大夫王尚恭安之、太常少卿趙丙南正、秘書監上國柱劉几伯壽、衛州防禦使馮行己肅之、中奉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正叔、司農少卿[illegible]不疑、宣徽南院使[illegible]太尉判大名府[illegible]、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昌言、[illegible]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景元、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光君實，共十三人，為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像堂中。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謨故事，請入會。又令鄭奐自幕後傳其像。潞公以地主，攜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餘皆以次為之。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司馬公為序。據綱目又云司馬公年未六十，用狄兼謨故事，與偶不知孰是。

作騎牛歌

宋劉[illegible]字[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屈於上位，即棄官歸家於廬山之陽，嘗作騎牛[illegible]，以[illegible]時，[illegible]君莫笑，萬事從吾好。李伯時為[illegible]騎牛圖。歐陽文忠與渙為同年進士，高其節，作廬山高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為食，而游心塵埃之外，超然無戚戚之意，以壽終。

作放魚詩

宋王安石罷相歸金陵，作放魚詩，物我皆畏苑，將之寧噉茹。好事者作詩[illegible]之，錯[illegible]婢[illegible]，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疏，幅巾投老[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公之悔變法之非於鍾山[illegible]自[illegible]是[illegible]也。

栽花詩

宋張[illegible]字[illegible]，[illegible]公年踰耄，髮[illegible]通流，栽花植[illegible]，[illegible]約陶於門，口老夫已髮冠見成，公家[illegible]不敢[illegible]，以詩戲故人曰：平[illegible]今[illegible]公居水竹烟花興有餘，師亮白頭心已足，四[illegible]兩府九[illegible]書。

讀書著文

宋趙槩，字叔平，仁宗朝參大政，熙寧初致仕，居睢陽十五年，惟以詩書著文[illegible]君為事，嘗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表[illegible]上之，[illegible]方以時觀閱。又范景仁既退居，有[illegible]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家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illegible]。

叔姪同歸

宋[illegible]字[illegible]，[illegible]郡，年[illegible]任[illegible]一帥南[illegible]介甫，其門人也，與姪[illegible]以光祿卿致仕，同歸鄉，縉紳榮之。杜祁公贈以詩。

兄弟退隱

宋[illegible]公[illegible]與弟[illegible]京，並致仕歸隱，寄弟詩曰：八年三冊篤[illegible]

輸吏參鳴樞對闕鈔券[illegible]多虛掌。以來之人不如人
車中顧馬空能數海上[illegible]唯有弟兄歸[illegible]
將耕鑿報堯仁。

五十致仕

唐李東之字孝恭與父[illegible]謝事繼年五十士大夫美之以
比二疏。

四十致仕

宋錢若水字淡成登甲科官至樞副年四十致仕。

門施行馬

見二公。

庵扁飯牛

宋蓬州人鄭僑登元祐進士知梁州軍未及引年翻然而
歸所居結茅扁曰飯牛庵。

別墅聚書

宋李衡江都人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又歷知溫婺台
三州致仕後定居崑山結茅別墅聚書踰萬卷自號樂庵

後房佐酒

宋嶺南太守閭丘公孝終致仕居姑蘇蘇東坡每詣之必留
連守云受好蘇不遊虎丘不謁閭丘乃二欠事一日公出
後房佐酒有名懿卿者善吹笛坡作水龍吟贈之。

築塢

宋刁約字景純與歐公同在館閣修禮書後直史館居然
有山林志挂冠而歸築園潤州號藏春塢日棲息其中蘇
東坡贈詩句有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春風年拋造化
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

買田

宋李仲時盡劉疑之[illegible]牛闕莫山谷拜亡僕賦詩云[illegible]
有頹尾買田洛[illegible]存落浦中名滿天地門誰能四十
年保此清靜退任來問谷[illegible]神先射牛背

風月人

宋游錄宋趙叔平退居睢陽歐陽永叔致仕居潁叔平來
訪永叔時呂晦叔知潁州開宴召二公永叔自為致語其
詩曰欲知盛會[illegible]陳[illegible]有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

士清風明月兩閒人紅芳已過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
好景難逢良會少乘歡[illegible]莫辭頻按永叔本廬陵人嘗
知潁州[illegible]其風土慨然有終焉之意
因致仕家焉。

桑榆老

宋張士遜字順之[illegible]
致政有詩寄陳[illegible]
己之與桑榆老為入[illegible]在池

歸休林下

雲溪友議詩人類以棄官求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
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韋丹與僧靈澈為忘形之契寄

澈詩曰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
休計五老峰前必共論被酬詩曰年老心閒無外事麻衣
坐草只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若漢之
也

歸閒不逆

張齊賢[illegible]鍛當云早晚粗酬心事了[illegible]一閒人
若待事了則作退之心誠然矣王荊公[illegible]歸
去官職有來還自求觀此豈能忘情於軒冕[illegible]於驛
舍見人題壁云謀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閒方是閒余嘗
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未能行也此與一日看除目三年
損道心者異矣

方士授丹經

宋羅之紀字國張號筠心瑞陽人華宗朝攝邑雲安見雪
壓庭竹詩云吾道非邪眞可恥此君豈是折腰人遂棄官
歸遇方士授丹經修養法葺一室扃以子午

兒曹付家事

宋辛幼安名棄疾號稼軒居士寧宗朝[illegible]以家
事付兒曹作西江月一首萬里雲烟忽過一身[illegible]先衰
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遊宜睡()早起催科了納更量
出入收支乃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

肆意泉石

宋李公麟字伯時元祐中登第工草書圖畫元符中以[illegible]

肆意泉石作龍眠山莊圖自號龍眠居士
見莊

寄懷簡編

山堂肆考仕進第三十四卷

○世官

書稱誤賞延于世。

世篤忠貞

周書穆王命君牙爲司徒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按日月爲常畫日月于旌旗也。

代顯忠孝

漢荊長卿娶桓鸞女生一男方五歲而長卿卒桓氏遂憋不歸寧男至十五而殀乃割耳以自誓宗婦愍之曰若家無他意何重義輕身之甚哉答曰先君五更學爲帝師男以忠孝顯女以貞行聞是以豫自刑剪以明我情耳沛相王吉奏門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

相繼司徒

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司徒善于其職周人愛之故作緇衣三章按周宣王封其弟友于鄭爲采地後友爲幽王司徒死于犬戎之難是爲桓公其子武公猶與定平王于東都亦爲司徒

相代太僕

漢公孫賀代父太僕卿還丞相其子敬聲代父爲太僕。

七世大夫

史記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其先有寵于古之衛君至黯七

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武帝時爲謁者遷滎陽令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乃召拜中大夫。

四世公卿

漢太丘長陳寔子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仕魏四世仕于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小減時人語曰太丘四世公卿卿恕長文厚陽文士父子兩世公卿門族昌盛所居清平里號清恭楊家

三葉侍中

漢曹張字叔通三葉侍中晉陸玩字士瑤與子納次子始孫萬載曾孫直玄孫撫曉六世並爲侍中。

三世金吾

唐田仁會與子歸道歸道子賓延三世並爲金吾大將軍

三世司隸

漢鮑宣字子都哀帝時拜司隸校尉後子永孫昱俱爲此官皆乘驄馬京師歌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

四世司空

漢袁明之祖安爲司徒代位至明凡十二世其間爲司徒司空者四位

四世大尉

東漢楊震字伯起自震至彪四世爲大尉李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袁氏並累葉寵貴爲東京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爲奢僭不及楊氏能守家風爲世所貴也。

二世京尹
唐柳仲郢與子玭，父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再遷河東。
四世五公
東漢汝南袁安字邵公，為司徒，子敞為司空，孫湯為大尉，湯子逢為司空，逢弟隗為司徒，四世五公。
六代九公
荀氏家傳，惟我之先，至于有爵，人物盈朝，衮衣雕聯，六代九公，不亦偉乎。
三世典選
唐劉珍甫與子祥道，祥道子齊賢，三世典選。藏又韋挺與子待價，待價子萬石，並同典選。

三世掌誥
唐李德林字公輔，子百藥字重規，百藥子安期，三世俱掌制誥。又宋二世掌制誥者九家：李昉與子宗諤，王祐與子旦，王忠獻與子安簡，晁迥與子文莊，錢希白與子修懿，梁顥與子適，呂夷簡與子公綽，宋綬與子敏求，蘇紳與子頌。
八世博士
自歐陽生至歙，八世皆為博士。
三世將軍
唐薛仁貴贈驍衛大將軍，子訥與訥子徽，並羽林將軍，湯金吾將軍。

三世僕射
晉謝安與子琰，琰子混，三世僕射。
四世吏部
劉宋謝莊與子朏，朏子瀹，瀹子覽，覽孫濬，四世六人為吏部。又何尚之與子偃，偃子戢，戢子昌寓，昌寓子〔〕，五世為吏部尚書。
一門三相
唐張嘉貞玄宗時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子延賞德宗朝平章事，孫弘靖元和中平章事，時稱三相張家。
一門二相
唐來恒，護兒之子，高宗朝以文學拜相，弟濟永徽中拜中書令，一門二相也。時以世南子無才術，歷將作匠，許敬宗曰：護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兩世四學士
唐楊收字藏之，與子鉅，弟嚴，嚴子注，兩世四人為翰林學士。又于志寧字仲謐，太宗時十八學士中一人也，曾孫休烈，休烈二子益、肅，三代四學士。又韋純字貫之，在憲宗朝，弟綬在德宗朝，其子澳在宣宗朝，澳子庠在僖宗朝，稱又在明宗朝，二世五人皆為翰林學士。
一門三舍人
唐王從易兄弟三人，開元中俱為鳳閣舍人。
三戟張家

唐張儉字師約貞觀中為營州都督兄大師大僕卿弟延師左羽林大將軍並銀青光祿大夫兄弟一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又張文瓘字稚圭高宗朝拜侍中四子潛沛洽涉皆官至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兄弟五人皆官至三品時號萬石張家

三戟崔家

唐崔琳開元中為中書舍人弟珪為太子詹事瑤為光祿卿每宴集組印相輝章韍滿門一榻置笏重疊其上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

八葉宰相

唐八葉贊梁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至遘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接瑀太宗朝嵩玄宗朝華肅宗朝復德宗朝俛穆宗朝寘宣宗朝倣懿宗朝遘僖宗朝

三葉宰相

宋孝宗朝史浩字直翁寧宗朝浩子彌遠理宗朝彌忠子嵩之三葉皆為相

四世郡守

畢安敬為子州族行國士風仕元魏為兗州刺史子元賓元賓子祖暉祖暉子人雲四世為本郡太守

四世中丞

梁王准之字元魯自曾祖彪之而下四世並御史中丞

四世節度

宋四世節度者二家錢忱與高祖俶曾祖惟演父景臻又鄭藻與大父祖父紹之子與凡四世節度

三世節度

宋三世節度者一家[illegible]三世節度一家

韓侂胄[illegible]

五世執政

宋五世執政一家呂文穆公蒙正從子文靖公夷簡夷簡子惠穆公弼正獻公公著及曾孫好問五世俱執政也

三世執政

宋三世執政者二家韓魏公琦與子儀公曾孫似夫又曹魯公公亮與子孝寬孫欽道俱三世執政

父子中尉

[illegible]郎奚琛子準

父子御史

漢杜延年字幼公與父周俱為御史大夫又唐韓思彥與子琬並拜監察御史

父子宰相

漢韋賢與子玄成[illegible]當與子晏唐[illegible]

[illegible]

懷慎[illegible]與子[illegible]

維與子讜、熊胄與子至德、徐商與子彥若、崔慎由與子安
潛、韋承慶與子嗣立、鄭珣瑜與子覃、朗、李吉甫與子德裕、
宋呂夷簡與子公著、韓琦與子忠彥，俱父子為宰相。

父子侍郎

唐崔棁為禮部侍郎，子涚兵部侍郎，父子同為南省副。

父子列戟

唐德宗貞元四年，詔以太尉中書令西平郡王李晟長子愿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賜勳上國柱，與晟門並列戟。

父子擁旄

唐元稹田弘正墓碑：近世勲業貴盛者，無如李郭。然汾陽、西平猶不得父子並為節度，而弘正父子俱擁旌節，同日拜命。宋父子節度者，劉光世與父延慶，錢忱與父景臻，郭煥與子孝揚，韋淵與子謙，吳玠與子珙，吳璘與子挺，郭浩與子杲，楊存中與子偰，劉武仲與子錡，吳益與子琢，吳蓋與子環，吳挺與子曦。

父子中令

晉王珉，父洽，永和中為中書令，至珉後居之，時人以為奕世令望。

父子史官

唐劉知幾與子貺同修國史。

父子師傅

漢疏廣為太子太傅，子受為少傅。

父子翰林

元翰林學士，

父子隔坐

元中書令。

父子同朝

唐韓弘子公武，從弘入朝，拜為右金吾將軍。時弘出鎮河中，弘弟充從宣武，公武自以二父俱重鎮，我以騶子又當執金吾職，在[illegible]辭，改右驍衛大將軍。

父子執政

宋葉夢得稱宋父子秉政，自國初至靖康元年，凡十二家。王忠獻公化基與子文簡公舉正皆參政，呂文靖公夷簡為相，子惠穆公公弼樞密使，正獻公公著為相，石元懿公熙載樞密使，子文定公中立參政，陳給事恕門下侍郎，子莊敏公執中為相，范文正公仲淹與子忠宣公純仁皆參政，[illegible]曹武惠公彬樞密使，子武穆公瑋樞密副使，[illegible]尚書左丞，蔡太師京為相，子攸樞密使，曾宣靖公公亮與子孝寬皆樞密使，嘉祐中公亮復拜相，[illegible]作即博文同知樞密院，元子忠簡公璟樞密使。上林以十二家中尤以呂曾二家為盛事，呂文靖之茶也，以司徒監修國史，又兼譯經潤文使，每有軍國大事，與中書門下樞密院同議，以閣正獻之老也，後以司空同平章事，曾令綽之為參書，宣靖復康寧，遂迎養東府，世以為榮，按公亮字

明僖封晉公孝寬字令綽。
父尹刺史
唐曾出字又明孝寬六世孫憲宗朝擢明經為容州刺史。
子□任永州刺史。
祖孫執政
宋呂正獻公與從曾孫韓儀公與曾孫以夫梁莊肅與孫才
南宋陳忠肅與孫中丞錢文僖與玄孫處和王文獻與孫康
靖蔡□□與從□□張宰簡與孫元量張榮傳與曾孫忠
文彥穎叔與曾孫子禮。
祖孫侍郎
唐燕公張說與子均孫漵皆自中書舍人拜侍郎。

叔姪宰相
絪音因
唐杜如晦五代孫元穎元穎姪審權俱為宰相。又鄭絪字
文明元和初拜相從子餘慶字居業貞元中拜相。
叔姪執政
宋胡文恭與姪修簡林文簡與姪彥振史會樞與姪文惠
兄弟方伯
偡音□
梁柳偡兄弟十五人惲悅怪忱四人迭為侍中。後為方伯
兄弟宰相
宋韓忠憲公億真定靈壽人。生子八。綱綜絳繹維縝緯緬
而絳縝兄弟皆拜相。世謂桐樹韓家。蓋門有桐樹。以別
魏公琦也。魏公生四子。忠彥粹彥純彥嘉彥。人謂相州韓
氏而嘉彥徽宗朝拜□封儀國公。
世科
科目始于漢至于隋唐而始備然隋唐之科目與
漢魏以來不同今之科目皆當以隋唐始然科
目□以孫□弟□父子聯□弟若又有門人以來
下及子子孫孫而聯名者故曰世科。
韓氏父子
唐韓思彥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子琬舉茂才擢
第。又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科擢第。
蘇氏父子
唐蘇瓌字昌容擢進士第。子頲字廷碩亦擢進士。又舉賢

良方正異等。
歸氏父子
唐歸崇敬治禮家學多識容典擢明經。至天寶中舉博通
墳典科對策擢第一。有詔策□□百里者從策高等授左
拾遺子登貞元初策賢良為右拾遺。
趙氏父子
唐趙不器與子夏日冬曦和璧安貞居貞頤貞彙貞父子
八人俱進士及第。人稱科第趙家。
韋氏父子
唐韋綬舉孝廉。又從□下擢明經。子溫方七歲誦書數千
言。十一歲舉兩經。□又從弟純舉進士。又擢賢良方正

長年純子湛亦舉進士第
令狐父子
唐令狐楚字殼士之裔。五歲能詞章，及冠舉進士。子綯復舉
進士，白敏中稱其有宰相器。
牛氏父子
唐牛僧孺舉進士六科皆甲中。子于餘中明經。
薛氏父子
唐薛存誠中進士第。子廷老亦舉進士，清正有父風。
呂氏父子
宋呂夷簡字坦夫，河南人，及進士第。子公著字晦叔，以恩
補奉禮郎，中進士第。

司馬父子
宋司馬光陝州夏縣人。初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舉進士
甲科。子康字公休，復舉明經中第。
洪氏父子
宋洪皓字光弼，其先徽州人，唐末避亂徙樂平。洪皓登
為饒州人。政和五年登進士第。其子遵字景嚴，紹興十二
年從兄同科中博學宏詞。适字景伯，中紹興八年詞科。邁字
景盧，亦中詞科。
史氏父子
宋衛國史公浩，紹興乙丑進士第。隆興元年拜右僕射。子彌
遠亦登科，後拜相。

梁氏父子
宋梁顥字太素，雍熙二年試庭中殿賦，登進士第一人，時年
八十二。真宗祥符二年東封，試進士，大德曰生賦，復放顥
子固以下進士第一。顥累官秘書監，卒年九十餘。
張氏父子
宋張去華登進士第一，拜作中允，後知太平州，代放去華
子師德以下進士及第。故紀野賀以詩曰：封禪汾陰連歲
第，狀元俱是狀元兒。蓋指顥子固、去華子師德也。
狄氏祖孫
唐狄仁傑舉明經第。孫兼謨又及進士第，剛正有祖風。
殷氏祖孫
唐殷踐猷舉進士，拜制科，孫侑又擢進士第。

孔氏祖孫
唐孔戣孔子三十八世孫，登進士第。孫緯又第進士。
鄭氏祖孫
唐鄭餘慶擢進士第。孫從讜亦第進士，知名。又牛僧孺
初擢進士，元和初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孫徽亦舉進士。
崔氏祖父子孫
唐崔沔擢進士高第。曾孫從擢進士第，從子慎由初擢進
士第，又擢賢良方正異等。
韋氏祖父子孫
唐韋仁約字思謙，及進士第。子承慶又擢進士第。嗣立與

承慶其女。亦第進士。嗣立子引景。亦擢進士第。

柳氏祖父子孫

唐柳公綽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子仲郢。舉進士第。孫玭

又擢明經。補秘書正字。又由書判拔萃。累拜御史大夫。

大中代祖父子孫

擇慶[illegible]將進。十八歲擢應及第。昭

遂子杲卿。與卿子士廉。皆十八歲。合甲科。凡三世爲探花

郎。

○薦舉

易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大戴禮古者諸侯貢士。

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

薦夷吾

齊世家。鮑叔牙言于桓公曰。若將治齊。則高傒與叔牙足矣。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

薦郤缺

左傳三十三年。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初臼季過冀。見郤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請用之。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再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按臼季即胥臣也。

皆就賓位

韓子曰。趙武薦四十六人于其君。及武之死也。四十六人

皆就賓位。禮檀弓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按文子。武之謚。

以爲公臣

禮雜記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

薦爲令尹

見縣尹上。

薦爲大夫

秦百里奚告穆公曰。臣嘗游困于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之。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欲用臣。蹇叔止之。臣去。得不誅。臣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能用。誠貪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不用。及于難。是以知其賢。于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解狐薦讎

韓子曰。解狐與荊伯柳爲怨。趙簡子問于解狐曰。孰可以爲上黨守。對曰。荊伯柳可。簡子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讎。其廢也不阿親近。簡子曰。善。遂以荊伯爲守。韓詩外傳作西河守。又說苑晉文公問于咎犯。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對曰。虞子羔可。公曰。非子之仇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咎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

過薦之于君，得為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矣。

祁奚舉子

左襄三年，晉中軍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

一言取士

左昭二十八年，賈辛將適其縣，見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

鬷音宗

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注云：鬷明即鬷蔑，然明其貌甚惡。

一字拔人

晉蔡充字子尼。初充未仕時，河南山簡與琅琊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廉士

史記：韓安國字長孺，武帝時為御史大夫。為人多大略，貪嗜于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于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

郅音質

奇才

唐張柬之字孟將。武后問狄仁傑：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必欲卓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

薦為大將

韓信亡，蕭何追之。漢王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王遂設壇具禮，拜信為大將。

薦為中尉

魏無知事漢，陳平因楚亡歸漢，因魏無知求見王，乃拜平為都尉。或讒平，王疑之，召讓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大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乃拜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薦曹參為相

相國蕭何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君。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及何薨，拜參為相國。

薦相如為郎

見鄉里。

薦為博士

晏公為河南守以治行第一徵為廷尉乃薦洛陽人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一歲中遷至大中大夫。

薦為刺史

漢張勝之武帝時為繡衣直指使東至渤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因曰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勳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敬納其戒遂表薦之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

何祇才策

蜀楊洪為蜀郡太守。眾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數年祇為廣漢太守。而洪尚為蜀郡。每朝會祇次洪坐洪曰君馬何駛祇曰故吏馬何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

錢徽時名

韓愈薦徽自代表云錢徽時名年輩俱在臣前而堪以代臣。

必允衆望

惟恐人知

漢孔光字子夏為丞相所薦皆恐人聞知。

適以自伐

東漢左雄字伯豪為尚書令薦冀州刺史周舉為尚書既而雄為司隸校尉復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

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吾嘗事馮直之父又與直善今公以此奏吾是吾之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

舉為孝廉

東漢种暠字景伯洛陽人父遺財三千萬暠悉以賑䘏宗族邑里之貧者順帝時王諶舉為孝廉拜侍御史累遷南郡太守入為大司農遷司徒

舉其忠直

東漢桓譚字君山宋弘薦為議郎世祖令君山鼓琴好其繁聲弘聞召譚責之譚後于前引鼓琴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免冠謝曰臣本薦譚望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

推轂

史記漢鄭當時為大司農令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惟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扶輿

趙輟別傳汲郡修武趙君年三十七守相門為不孫元康一年太守羊伊以為四科之貢宜盡匡異選扶輿激勵以

充歲貢。

一鶚

東漢龐參字仲達，爲左校令。先零反，御史中丞樊準薦參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又吳時廬陵賊起，山許不能下，孫權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令呂蒙討平之。

二龍

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洪曰：明使君用公山于前，擢正禮于後，所謂御二龍于長塗，騁騏驥于千里，不亦可乎。

齎函

益部耆舊傳：嚴羽字子翼，仕郡功曹。刺史辟爲從事。郡舉孝廉，羽曰：上士貢名，下士貢身。齎函貢身，非高士也。乃辭孝廉，取吏部，除無錫長。

挾板

汝南先賢傳：郅惲字子敬，安城人，爲郡主簿，忠上卒下，紉廷屬請太守劉尚舉爲孝廉，稱乃薦讓殷仲才，尚不聽，遂懷板入見尚曰：若仲才者，六選之首，而稱先之，適足以與謗議。使投板于內，出則臥病。尚知其不可移，遂從之。

薦舉當才

東漢鄧禹字仲華，光武任使諸將，多訪于禹，禹每有所舉，皆當其才。

綱述多過

蜀龐統字士元，爲郡功曹，好將人物，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統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拔十得五，猶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

[illegible]徵

周[illegible]曰伏見處士[illegible]德行純備，著于民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illegible]增輝日月。帝乃以安車玄纁徵之。

垂光虹蜺

東漢孔融薦禰衡表曰：伏見處士禰衡，淑質貞亮，英才卓犖，若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

執憲詳平

見求賢。

託志忠雅

諸葛亮每言長史蔣琬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後主以琬爲尚書令。

推舉公容

漢楊興說車騎將軍史高曰：以將軍之幕府，海內所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舉

是謂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乎唐文學匡衡才智有餘經
學絕倫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誠召置幕府貢之朝
廷必為國器

不用姻親

晉劉弘都督荊州表牙門將皮初為襄陽太守朝廷以初
望淺更用弘女婿夏侯陟弘下教曰治一國者宜以一國
為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
為政哉因表皮初之勳宜見酬答詔聽之

珥筆丹墀

晉杜預字元凱舉賢良方正表曰蘇賢布衍于草莽著德
于閭閻若得珥筆丹墀推訪格書必有謇諤匪躬之節

垂纓玉陛

晉陸雲字士龍薦張贍又曰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墳典之垂
纓玉陛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

籠中藥石

腊音昔　胰音夷　疢音趁

唐元澹字行沖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之富家貯積以
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
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充備一藥石仁傑笑曰君正吾藥
籠中物不可以一日無除太常卿

須開奇寶

唐樊宗師字紹述韓愈薦宗師于袁滋稱公曰宗師孝友
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諸弟皆優贍而宗
師妻子常寒饑凡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
通句解誠不以此奇寶横棄道側

舉親為將

晉武帝太元二年苻堅入寇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
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嘆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
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

舉子為郎

武則天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舉其子光嗣拜
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又宋曹
彬將受車駕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固問
之對曰臣二子璨與瑋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上
問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已而果然

薦與同列

垍音忌

唐裴垍字弘中憲宗時拜中書侍郎加集賢殿學士引李
絳崔群與之同列

薦與共功

唐房玄齡字喬為秦王府記室時府僚多補外官杜如晦
亦出為陝州長史玄齡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王佐才也
大王必欲經營天下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微公言幾
失之卿奏留使參謀帷幄

可備顧問

唐張說字道濟開元中為中書令多引天下名士佐佑王

化。務澤典章。始知集賢院。舉薦張九齡可備顧問。說卒。上思其言。召九齡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

可位嚴廊

唐韋處厚字德載。敬宗時為學士。上嘗惋嘆宰輔非人。使先賦織錦。處厚上疏。以裴度元勳。德文武兼備。若位嚴廊。委參決。必能使戎虜畏威。幽鎮稱臣。陛下當饋而嘆。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而擯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而不能用也。帝感悟。于是復度兼平章事。

記其姓名

唐韋純字貫之。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予與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于上。或者喜以告貫之曰。今日請實。而明日賀矣。貫之唯唯不往。實亦不遷。

稱其才器

唐宣宗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以語于子。敏中以綯對。且稱其才器。上即擢綯為考功郎知制誥。

唐擢拾遺

唐蕭嵩為拾遺。與中書張鎬為友。館而禮之。因表薦曰。如張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玄宗擢拾遺。不數年出將入相。鎬字從周。

薦為御史

見監察御史

[illegible]

崔祐甫字貽孫。唐德宗朝拜相。在位未逾年。除吏八百人。皆親故。上問祐甫曰。人言卿所用多親故。何也。祐甫曰。陛下令臣擬官。必須熟其才行。如不聞知。何[illegible]由知之

[illegible]

唐崔貫之為監察御史。舉弟纁自代。議者不謂之私。又宋程頤為御史中丞。命推擇人才。先生薦數十人。而父表弟張戩及弟顥居首。

不容私謝

漢張安世字子孺。以父任為郎。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為通。

不市私恩

宋王曾為相。士大夫有以差遣為請者。公察其可用。必正色却之。既而擢用。范仲淹嘗與言。公獨不使之知乎。公曰。用賢人[illegible]。若使之知。是我徇私請而市私恩也。

私第[illegible]

恩欲歸己。怨將誰歸。

見丞相

村館

宋[illegible]

直翅村館。延四方賢士。懷袖有

小方册目曰村館錄錄中如汪應辰趙雄胡銓張[illegible]
衆克家留正二時得人之盛有慶曆元祐風

促擧元亮

宋李元亮抱才尚氣孝宗當中興太學[illegible]元亮
輕之後蘇守和州元亮[illegible]布衣也過[illegible]先至
其館元亮以啟謝曰定館而見長者[illegible]以先
匹夫公無比事蔡毗嘆餉錢五十萬且[illegible]延舉[illegible]公
遂登科

延譽老泉

宋雷簡夫在雅州蘇洵往見之簡夫謝曰王佐才也薦
之于張方平與韓琦歐陽修三人延譽如不及由是洵名
振京師蓋自簡夫始云。

莫如冠準

宋王旦字子明疾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
直省吏扶之見于延和殿因問曰卿萬一不諱使朕以天
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自擇再三問不
對是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上曰張詠何如不對又曰馬
亮何如又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
之愚莫如冠準上憮然有間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
他人臣不知也旦歿歲餘卒用準為相

無如堯佐

湘山野錄[illegible]致仕仁宗問[illegible]
者申公乃引陳文惠堯佐曰陛下必欲得英俊經綸之士
臣所不知若圖任老成鎮安百度周知天下良苦無如陳
堯佐仁宗深然之堯佐遂大拜堯佐極懷申公引薦之德
因作燕詞携酒過之申公使人歌焉歌云二社良辰千家
庭院翩翩又見新來燕鳳巢稍喜為[illegible]來何
晏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時拂歌塵散為[illegible]歸去為誰
來主人恩重朱簾捲申公笑曰自恨捲簾人已老莫愁調
鼎事無功

史薦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服中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王曾見而偉
之時晏殊亦在京師曾薦一人為館職曾謂殊曰公素知
范仲淹捨此不薦而薦斯人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范仲
淹也殊從之

力薦永叔

宋韓魏公薦歐陽永叔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
唐之名士天下[illegible]以為相而竟不用談者至今以為謗歐
陽修公之賢[illegible]陛下不用恐後人如唐謗必及國陛下
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薦拜[illegible]

宋呂[illegible]公[illegible]奏舉河南處士程頤乞特加
召命得以不次[illegible]播川推官國子監教授不就又以
為秘省校[illegible]崇政說書乃受之

薦拜參政

宋王荊公爲進一二寒士位侍從，初無意于大用也。公去位後，遂拜參知政事。公作小詩寄[illegible]只從我門前過，[illegible]

因詩留薦

宋張詠知成都，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何故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嘆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乃不知乎。是留而薦之。

上書求薦

程伊川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穎川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頗將謂有甚激切公事。乃是求知己。既見，曰：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曰：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當甚也。[伊川]曰：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商集三十四卷 二十七

焚香再拜

東軒筆錄：[illegible]淳化中為右司諫，居官不乞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拜表，望闕再拜而遣之。

懷刺空歸

[illegible]慎思家貧苦學，嘗以書薦于士人之[illegible]，不遇，取書歸，[illegible]謂郵城之以下，未柳不倒懷袖[illegible]空歸。

商集三十四卷

山堂肆考科第第三十五卷

○貢舉

漢世取士，唯孝廉秀才之科為重。隋唐至宋，惟明經進士之科為最盛。熙寧後，王安石以經義取士，于是明經始廢，而進士之科獨存。天聖中增為六科：曰博通墳典，曰賢良方正，曰才識兼茂，曰詳明吏治，曰洞識韜略，曰軍謀宏遠。其後又增以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illegible]科放榜，四科通謂天聖十科。宋後又有博學宏詞科，考詩詔表露布檄露銘記贊頌序凡十二體之文，故當時賢良方正則有富弼，才識兼茂則有吳育，茂才異等則有富弼，書判拔萃則有余靖，博學宏詞則有周必大、呂東萊等。

商集三十五卷 一

興賢能

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鄉吏，使各以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補文學

漢始以明經射策取人，以通經多寡補文學掌故。唐制明經之科，開元中，因往元璀上言，問大義十道，時務策三

道至宋定策三經義十三道也

行禮歌詩

唐選舉志太朝貢士之科行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明書明算六科而其大要有三每歲仲冬郡縣課諸生之成者送于尚書省此由學館而進故曰生徒行鄉飲之禮歌鹿鳴之詩送于考功而後試之此由州縣而進故曰鄉貢至于有德行者[illegible]若天子則自詔之曰制舉故當時得人之盛若韓愈李絳陸贄裴度此由進士明經而得也韓休元稹張九齡姜公輔此由制舉而得也李泌劉晏以童子舉裴耀卿郭子儀以武舉進

考行詢舉

唐薛登疏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曲之譽以敦朴為先彫文為後以舉貢賢愚為州之榮辱故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郤詵以禮遊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行而下不從者也方今舉士明詔初下而已馳驛府寺之庭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以號舉人為覓舉

選士俊士

禮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隋大業中始置進士之科

射策對策

孔氏雜說漢射策與對策不同射者謂難問疑義書于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不使彰顯欲射者隨其所得而釋之對者以問以政事經義使其所對文辭以定高下漢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illegible]衛宏好學[illegible]士受詩數射策不中至九次乃中丙科元帝朝為博士又給事中建初三年逸召相

取青紫

漢夏侯勝為太子太傅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

先門閥

唐薛登疏漢之求士必觀其行魏取放達晉先門閥梁陳尚詞賦隋文帝納李諤之言禁浮詞煬帝始置進士科後生馳逐競綴小文名曰策學以浮為貴

試射宮

禮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

試禮部

唐禮部試舉人夜以三鼓為限不許用白晝不許繼燭

勸駕

漢高帝十一年詔曰賢士大夫已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以布告

丁其有稱明德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注云身勸為之駕言必須身親敦勸自為具駕車而遣之覺免者謂覺其蔽者免其官也

通典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其賓貢州升秀才至中書策試其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

與計吏偕來

漢武帝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注云縣次續食言所徵吏民詣京師令各縣依次第接續供給飲食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郡縣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俱也與上計簿之使者偕來也

隨方物入貢

唐武德初詔諸州縣號明經俊秀試取名將者每年正月隨方物入貢武后時盧承慶疏云比來天下所貢物至元日皆陳于御前唯貢人獨于朝堂拜以重物而輕人請令貢人列于方物之前以備充庭從之

圍棘

通典唐武德以來禮部開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薦棘圍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

踏槐

諺云槐花黃舉子忙故俗謂之踏槐唐翁承贊詠槐詩

雨中粧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

排位

宋祥符中試前一日貢院始出榜暁示逐人排坐位處所謂之坐位榜此後世席舍之始也

監門

宋雍熙二年詔禮部試九經諸科補差官二人在省門監守此試院監門之始也又詔禮部引試分差官廊下察閱勿容私門移授至景德中為巡試舖天聖中始有巡舖官

納紙

後唐明宗勑舉人試前五日納試紙用中書省印印訖付貢院

示題

宋太宗淳化三年太宗試進士出卮言日出賦題孫何等不知所出相率扣殿檻乞上指示上為陳大義至大中祥符元年試禮部進士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於中以示之景祐元年始詔試進士題目與經史所出處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唱名

唐舒元輿舉進士見有司鈎校苛切就試尚書雜水炭脂炬皆人自將吏唱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

自古貢士以來，未有輕于此時。若羅棘遮絕，疑其奸，非所
以求忠直也。

展限

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維魏公當閑日，一歲將就試，黄門
轍忽臥病。魏公輒奏上曰：今歲名制科之士，惟軾、轍
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
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蘇門病中，魏公數
使人問訊。既聞全安，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
日並在九月。後相國呂微仲詰及科目，問何故延及秋末。
東坡為呂言之。呂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敬耶。

賜燭

朝野雜記：宋舊例，廷試舉人至暮者，許賜燭盡殿深易畢。
日晏則殿上燭出矣。

焚香

禮部貢院試進士，設香案于階前，試官與舉人對拜，此唐
故事也。列坐設位，供帳甚盛，且具茶湯，至于院試學究，則
撤去帳幕，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皆黔其吻，非故困之，蓋
防氈幕中藏文字，供應人傳義耳。故歐公詩曰：焚香各進
士，撤幕待諸生。

專誦章句

談叢：王荊公改科舉法，暮年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
變秀才為學究，盡棄子史，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

究誦註疏耳。

高談性命

宋肥、羅閑進士高談性命，溺于虛無，元祐以其習術甚弊。
黃山谷詩秋闈深觀武成宮，談天進士雕虛空。

○試文

擬二子持一人柄，尚祗衷海進，學解士患經術之不
明，不患有司之不公

一○鬱風雅

見考功員外

務抑浮華

唐高郢為禮部侍郎，掌貢部，務進幽獨，抑浮華，允塩之風
翕然一變。

錯認顏標

唐侍郎鄭公于于東寧末為主文，疑顏標為魯公之後，時
方未靈志在激勸忠烈，遂以標為狀元。標謝名第日，問及
廟院，標曰：標寒進，此事始知誤取。時嘲之曰：主司頭腦太
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公頭真卿也。久烘，猶言昏眊也。

薦擢杜牧

唐崔郾以廣[illegible]為吏部侍郎試進士，東都吳武陵謂郾曰：
公方為天子求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晉紡為郾讀
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詞。既讀，拔而武陵，音吐條暢，坐客
大驚。武陵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未對，武陵

勅狀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郾曰。如教。牧果擢第。

庭斥李權

大唐書。開元中。考功員外郎[illegible]集貢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illegible]之。既而昂外舅。薦李權於昂。昂怒。乃集權庭數之。[illegible]之。權曰。鄙文不臧。已聞命矣。執事詩云。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因訴於執政。朝廷以郎官權輕。自是改用禮部侍郎為主文官。

榜落李程

撫言。李程。字表臣。襄邑王神符五世孫。貞元中應宏詞科。試日五色賦。先已榜落。初出試場。遇楊於陵。於陵詢其所賦。程示之。其破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無名。於陵不平。乃于故冊子末繕寫。訴其名氏。携之以謁主文。主文嗟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有此賦。何以作之。因曰。狀元不可。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當[illegible]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取所納卷覩之。一字不差。遂擢狀元。後浩虛舟應宏詞。科復試此題。[illegible]已絕倫。取本觀之。其破云。麗日焜煌。中含瑞光。[illegible]李程在裏。

紙帽示公

唐高湜。字公之。為禮部侍郎。時試士多由權要。湜不能裁。既而擲帽于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illegible]分也。

擺袖却餽

見吏部侍郎。

當求實效

王氏雜錄。王延拜中書舍人。知貢舉。吏部尚書盧紀與[illegible]相崔協有隙。時協子頎應進士舉。紀謂延曰。[illegible]進士當求實效。無以虛名。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問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曰。盧公之言。為崔協恨其父。因及其子。至明年。乃選頎為甲科。人服其公。

多知名

唐李宗閔。字損之。典貢舉。所取多知名士。若唐沖。薛庠。[illegible]世謂之玉筍班。

選士多至公卿

唐賈餗為中書舍人。大和四年。權禮部貢舉。所選士七十五人。後多至公卿。

貢士後為公輔

唐崔郾拜吏部侍郎。凡兩歲貢士。平心閱試。所擢者無非名士。後為公輔名卿者十人。又權德輿身不由科第。掌貢舉三年。後門生相繼為公相。

兩都分試

唐選舉志。貢舉至[illegible]元歲以歲歉。舉人赴省者少。奏請分兩都[illegible]試舉人自此始。

三科[illegible]試

唐宣宗大中間，天官奏云：文星暗，科場當有事。後經三科，盡覆試，考官皆罰俸。

不負初心

唐人知舉者有詩云：梧桐葉落井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後有下第者改為五言：葉落井亭陰，朱門試院深。昔年辛苦地，今日負初心。

不奏私屬

唐穆宗時，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覃弟朗、裴度子譔、李宗閔壻蘇巢、汝士弟殷士俱及第。文昌言于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士皆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李德裕、元稹，皆以為然。上命覆試，黜朗等十人，而貶錢徽、李宗閔為遠州刺史，楊汝士為開江令。或勸徽奏二人屬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耶。取而焚之，時人多之。

痛懲劉幾

宋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為國學第一人，驟為險怪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以成俗。歐陽修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

茁音拙

懲，凡為新文者一切棄黜。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

剌音辣

聖人發。公曰：此劉幾也。戲續曰：秀才剌，試官刷。乃以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復數年，公為御試考官，而幾在廷。公曰：除惡務本，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仁賦，有曰：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為第一人。及唱

煇音[illegible]

名，乃劉煇。人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其年王司[illegible]作狀元[illegible]劉煇[illegible]果驗之矣。又侯

鯖音征

鯖錄：歐陽公知貢舉日，每遇考試卷，坐後常覺一朱衣人時復點頭，然後其文入格。始疑侍吏，及回顧之，一無所見。因語其事于同列，為之三嘆。嘗有句云：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一點頭。又云：青衣夜半潮聲急，宋衣晴裏點頭時。

喜得蘇軾

歐陽公考試禮部進士，梅聖俞時亦與其事，得軾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示歐陽公。公驚喜，疑門下曾子固所為，擢為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對諸公，歐陽公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也。

取廸黜邊

宋景德二年，御試，得李廸等。先是廸與賈邊皆有名場屋，及奏名，皆不與。取其文觀之，廸賦落韻，邊論當仁不避于師，以師為衆，特令就御試。正文[illegible]公競曰：落韻者失于不詳審，舍注疏而立異論，將令後生務為穿鑿，遂取廸而黜邊。

夫取方叔

宋李廌字方叔華州人嘗以文謁蘇軾于黃州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並張耒秦觀之流也及軾典禮部時東坡知貢舉欲私之既而下第乃作詩自責曰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翻瀾可識乎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按廌字方叔文極思方成作為故紙上者之稱上華間公時雖可及顧士曰君若加精思便能至奧華恍然而服東坡引之言已失取方叔文也

大年拂衣

宋楊億字大年為翰林學士再知禮部試天下士一日大年會鄉里待試者或謂大年曰學士必持文衡幸預有以教之大年乃作色拂衣而入曰丕休哉大年果知貢舉凡程文用丕休哉者皆中選而當時坐中之客有半有不以為意而不用者

謝泌避覺

名臣言行錄謝史館泌知貢舉國子監落第生聚眾喧沸騰泉涕以開上乃知泌舉由他道按史館泌前數日大宗閱之笑曰必識狂者校定敢濫收小人不自揣分反怨上司然固須防護又問曰何官騎導從俾都入就避左右奏曰唯臺省知雜呵擁難近乃授泌知雜以避鄰覺之患

成就人才

宋程大昌權禮部侍郎一時文柄舉屬于公其成就人才不可勝計今老師宿儒多公門下士也

愛惜士類

宋洪文安公遵子[illegible]禮部貢舉建寧府士內侍王允修對後舉士人公引[illegible]奏改書以開一士賦禮場一士對策劇切時論名遂公為取而許降等奏名其愛惜士類如此

成用疑事

宋省國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歐陽文忠公知舉方以古道自任將明告以崇雅黜浮以變文格至日午猶有喋喋弗已者過晡時稍間與諸公方酌酒賦詩士子又有扣簾上請者文忠公竟出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為一事或二事惟先生教之觀者鬨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悞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一笑

落卻親情

宋陳彭年時與他權勢要則王[illegible]相親情至公

窺龍

宋王荊公夜讀試卷詩呈司馬君實范景仁曰蕉中得鹿初疑夢隔下窺龍始悟真

戰蟻

嘉祐中歐陽公知貢舉與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韓子華同舉辟梅聖俞為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極多歐公詩無

譁戰上衙枚勇下筐春蠶食葉聲聖俞詩萬蟻戰酣春晝
永五星明處夜堂深俱為諸公所稱

放風漢

唐劉蕡字去華寶曆二年楊嗣復放裴休等三十五人蕡在第十五晦日蕡與同志泛昆明池舟中官仇士良謂嗣復曰柰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耶嗣復懼曰昔與蕡及第時猶未風耳

得俊才

唐孫逖為考功員外郎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拔杜鴻漸後至宰相顏真卿為尚書後年拔李華蕭穎士趙驊俱登上第

山堂肆考科第第三十六卷

○登第

漢朝取士之制其射策中者謂之高第故隋唐遂來進士諸科遂有及第之目宋朝以第一人為正奏名第一甲二甲放賜進士及第三甲四甲敕賜進士出身第五甲賜同出身宋朝事實天子御試自開寶六年徐士廉伐鼓訴不公帝御講武殿復試始賜詩賦自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次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及第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曄榜始賜宴自呂蒙正榜始賜同進士出身自王世則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榜始誦

封謄錄編排皆始自祥符景德之間宋朝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貧不能歸多有赴河而死仁宗聞之惻然自是殿試不黜雖雜犯亦收之末名

蟾宮

見月

虎榜

唐貞元八年陸贄主文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榜中得人如賈稜陳羽歐陽詹李觀馮宿王涯李博張季友劉遵古許季同韓愈李絳庾承宣元結胡証崔群邢冊裴光輔萬當等皆天下孤雋偉傑之士時稱龍虎榜

雁塔

唐常肇及第。偶于慈恩寺雁塔下題名。遂成故事。

龍門

東漢地理志注。交州有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化成龍。不得過者暴腮點額。血流此水。如丹也。故唐人以進士登科為登龍門。

杏園

唐進士自神龍以來。曲江杏園宴後。皆于慈恩塔下題名。他時有將相者則朱書之。又秦中記。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年少二人為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人被罰。

稱蘭省

唐進士試于禮部者。出稱蘭省。

入彀

唐太宗私幸端門。見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秦莊

唐崔群于[illegible]許陸贄知貢舉。群遂及第。贄妻曰。陸氏又添一莊矣。及群知貢舉。其妻勸令求田。群曰。余有美莊三十所。春榜放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之門生乎。君掌文柄。約其子簡禮不令就試。如以君為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

動鼓

南部新書。新進士放榜後。呈日排建福門。候謁宰相。有詩曰。華陽觀裏逢新進。建福門前鼓動時。即其事也。

打毬

唐進士開宴。常在曲江。[illegible]後。[illegible]又有登閣打毬之會。

拔狂

[illegible]一戲之場拔趙[illegible]本五代周人。後[illegible]宋王溥字[illegible]宋大[illegible]朝拜相。

釋褐

釋褐言解釋賤者之服而服藍袍也。宋興國二年。始賜呂蒙正等釋褐。後遂為例。

淡墨榜

[illegible]公談錄。李紓侍郎放榜人。命筆吏勤紙書榜。未及[illegible]禮部貢院。字吏得疾。[illegible]不能加墨。遂明分筆。字體濃淡相間。反致其妍。後遂為故事。又拔云。進士榜粘黃紙四張。以淡墨筆書禮部貢院四字粘于榜首。一說唐進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淡墨。蓋名第者陰注陽受。以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迹也。又唐[illegible]侯。進士皆方邇[illegible]。六月榜出。[illegible]士嘲戲曰。遣榜天[illegible]進[illegible]大中以[illegible]部放榜有姓氏稱[illegible]

者號曰榜花。

泥金書

開元遺事。新進士及第者。以泥金帖子附家書中。謂之泥金信。

雜席帽

青箱雜記。宋初猶襲唐制。士子皆曳袍出。則席帽隨身。李巽累舉不第。鄉人曰李秀才不知甚時席帽離身。及第後。遺詩鄉人曰。當年蹤跡困泥塵。不意乘時亦化鱗。為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按席帽本羌人首服。以羊毛為之。即今氊笠。秦漢時競服之。後改以藤為骨而鞔之。故謂之席帽。

蓋番氊

秦中記。唐太和八年。放進士。多貧士。無名子作詩。乞兒還有大通年。六十三人籠仗全。薛庶準前騎瘦馬。范鄴依舊蓋番氊。

彤幨戴妓

摭言。唐進士會讌曲江。崔家詣告假不赴。乃以彤幨戴妓。進擬為團師所發。崔沆為主司錄事。判云。深攪席帽。密映氊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舊衣與人

唐張籍送李餘及第詩。歸去惟將新誥牒。後來爭換舊衣裳。以此知新進士以舊衣與人。

詠霓裳

世傳大羅天放榜于蕊珠宮。李商隱同年詩。記得大羅天上事。眾仙同日詠霓裳。又放榜後必有一人下世。故謂之報羅。使之報于大羅天也。

傳衣鉢

見衣相。

新郎君

[illegible]

前進士

李肇國史補。得第謂之前進士。俱捷謂之同年。[illegible]

行賦燥

白袍子

[illegible]

綠衣郎

直方詩話王荆公有詩拟悅个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
郎歐公詩判公門亦若亦復爲之耶

全陵佳名

江南擧之五代時有江南士人與李㫟同堂及後㫟
仕宋入翰林而江南士人與李為令狀元下第遂投
劍别相謁登甲科名第十三甘日榜首者今下只今頭名

滿天南

宋人作此之

宋太平興國八年詔進士本自上書狀分五甲
第一甲賜进士及第第二等賜登第以下又以待漢為定制

拜黃甲

人海集三一 六卷 六

黃甲由省中降下將名甲以此升甲之人附于卷末用黃
紙書之故曰黃甲是日貢院設香案于庭下狀元引五甲
內士人拜香案謝恩畢宮未使出黃甲于案中而肄

開引拜

給形弓

宋人登甲升於騎從者進黃絹開人上形弓出禁中

見風衝紅

宋桂錫留天司名州無傷人將入試前夕見大風衝一卷
至有前也乃舒之經正義也錫疑之明日果于正義中出
題一道遂中選

憑倚軼筍

學者撒

朝野僉載長元許學進士夜夢一狗從竇出挽弓射之其
箭遂繋以爲不祥夢中人解之曰狗第字頭也弓第字身
也箭者第字豎也有箭爲第也學登第

村儒捷擧

范水擧試宋真宗時文頗以爲題將別送之旅日逢村儒謂
之曰君此行必高第矣曰賤子寄于鄉舉無所有加之從上
無與特今爲試後當知之嘗遂至儒者曰吾有書一卷以
授君試日奉納足下果得第乃左傳第十冊也此當取

富貴後試雨乃達風象物賦

撲子賣記

倦遊錄張容省退夫庭舉時因醉騎驢過市誤觸倒雜賣

山堂肆考　人海集三一六卷　七

擔子其人喧呼不已視擔中止有樂記疏一冊遂以五十
金市之其人乃去張初不甚喜只因所買樂記疏無何
省試出黃鍾爲樂之末節論獨樂記爲詳退夫論擅場遂
爲是明年擢甲科

第五十下

宋京邢祁父樂學五十下果第七人及第

上祭

東齋記事孫抃字夢得初名貫字道卿將試一日某舉進
士過長安夢登塔上見有人持一大文卷問之云來年春
榜索而觀之曰不可問其間有孫貫否曰惟第三人有孫
抃既寤遂改名抃明年放榜抃果第三名

驛舍閑詩

唐錢起，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年進士。初起寓宿驛舍，閑外有人詠曰：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峰青。起疑四怪之。後十年就進士試，試湘靈鼓瑟題詩，既成，以落句不屬，遂以此聯足之。試官李暐曰：此神助也。遂中甲選。

笙山卜珓　珓音教

五代孟賓于未第時，于笙山神卜珓，祝曰：行如一年，已一珓。凡六擲，卜已上大吉。後果□□□□□同及第。又真西山未第時，許會式□□師遣道門，□□于梓潼廟下。遂擊其鼓，題詩于上曰：大叩則大應，小叩則小鳴。我來一叩動天地，四海五湖聞其聲。是夜得吉夢。其年果中。

沅江鱉

摭言：唐盧肇，袁州人。先達問所從來，答曰：某袁氏也。先達曰：袁州出舉人耶？曰：袁州舉人亦猶沅江鱉甲，九肋者稀。

蓬山鱉　盧音□

盧肇，江西解未謝，啓上□□□□□□可託蓬山，有司怪其語。答曰：頃石處山，見鱉戴之，非可延耶。

九登科選

唐馮萬石□□初第進士，大足初又中拔萃科，神龍初中才高位下科，景雲中中懷能抱器科，開元初重考及第，六年中超群拔類科，十三年考判入等，十六年又入等，二十六年中文詞壯麗科。凡九登科選。

八中科名

贄音摯　唐陸元方初舉明經，後舉八科，皆中。張鷟八舉，皆登甲科。賁音奔　員半千亦同。

燒尾

邵氏聞見錄：士人初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虎化為人，惟尾不化，須待燒去乃化。又云：新羊入羣，必抵觸，須燒其尾乃定。又云：魚躍龍門，化為龍，必雷燒其尾乃化。

破臉

唐妓牙娘性輕率，傷人肌膚。進士夏侯澤為牙娘批頰，傷其□。翌日往期集，泛澤膚擘曰：昨日女子牙娘抓破澤臉。同年皆駭。

一第個子

個音箇　唐元結，天寶中舉進士，禮部侍郎楊浚見其文，曰：一第溷子爾，有司得子是賴。果擢上第。按人才登高第者曰一第個子。

兩箇阿兒

摭言：白居易年十六，張籍年十七，同年進士，同佐鄭少師宣州幕。劉題西明寺中，戲稱注曰：一雙新進士，兩箇阿孩兒。

開宴賜花

唐懿宗宴進士于曲□，□□□□花一金合，遣中官馳至宴所，宣口敕曰：便令□□□□□□□□□。

錫宴簪花

宋司馬君實曰：吾性不喜華靡，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簪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

千佛經

俾音卑

唐[illegible]之孫，數舉進士不第，捧登科記頂上戴之曰：此千佛名經。

五老榜

唐曹松，字夢徵，衡陽人。昭宗天復初及第，與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同榜，皆年七十餘，號曰五老榜。

不厭所望

續歸田錄：張文景以古文馳名，第四人登第。不厭所望，有詩云：驚天動地張文景，只得南宮第四人。

不肯自陳

宋范鎮，字景仁，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庭唱第過三人，禮部第一人不與，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鎮不肯自陳，至第七十九人，始出拜，退就列，迄無一言。廷中皆異之。

殿下有言

宋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蘇州人。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稱其文與孫何可比韓柳，名遂大振。既而何冠多士，謂占第四，自以與何齊名，恥居其下，臚傳之際，殿下有言。太宗問其姓，對曰：姓丁。上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復何言。

廷中稱謝

澠水燕談：慶曆五年，仁宗臨軒賜進士第。諫議官祝諫侍廷中，其子康次諸孫許及二孫皆擢第，每唱一名，祝即[illegible]謝。是日凡五拜，殿下仁宗嘉賞之。

兄弟繼中

唐白樂天與弟敏中、行簡二人相繼俱中。升名，樂天作詩：自憐郡姓為儒少，堪[illegible]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穿楊三葉盡驚人。

兄弟同登

宋嘉祐二年，歐陽修知貢舉，曾[illegible]兄弟四人同登科，又倪如愚、思愿兄弟皆登科得子。

衛士傳名

進士在集英殿唱第，日宣官臨軒，宰臣進一甲三名卷子，讀于御案前，讀畢，宰臣折視姓名，則曰某人，由是閤門承之以傳于階下，衛士凡六七人皆齊聲傳其名而呼之，謂之臚傳，亦謂之繞殿雷。

神人留語

宋興州人許叔微，篤志經史，尤邃于醫。建炎初，大疫，叔微親行閭巷，為之診視，所活甚眾。夢神人曰：上帝以汝陰功，錫汝以官，因留語云：藥市收功，陳樓間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後叔微第六人登第，升為第五人，在陳祖言、樓材之間。

貴游覆試
王仁裕知貢舉，陶穀子邴登第，名在第六。宋太祖謂左右曰：聞陶穀不能教子，邴安得登第？因詔今後食祿之家，皆令覆試。
公卿子弟[illegible]
詩話：東坡[illegible]
按[illegible]唐進士[illegible]
聞[illegible]日公卿[illegible]比而至
中東床者十八九
伸腳蹋李
宋紹興丙午，正奏名第一人王十朋，特奏名第一人李三錫。時宗室子居正奏名榜尾，不樂，或以詩戲之曰：舉頭雖不窺王十，伸腳猶能踏李三。

回頭見陳
宋周師厚在[illegible]只壓得陳倅一人，自賦詩云：舉眼不堪[illegible]見陳倅。
特騎
虛[illegible]服用僭侈，不許乘馬，時場中不下千人[illegible]以今年[illegible]鞦滿九衢[illegible]中[illegible]以鄭肥儀。
敘云。
躍馬
東坡詩：洗眼上林看躍馬，賀詩先到古宣城。
特賜及第
摭言：唐制[illegible]特賜及第[illegible]曰三十年[illegible]九重知己[illegible]齊贊亦在選中[illegible]榜內[illegible]正以下盡賜及第。
[illegible]及第
唐方干[illegible]以唇缺，有司不取[illegible]晚年[illegible]補之[illegible]化也[illegible]奏詞人才子[illegible]千年之恨骨。如李賀、陸龜蒙、羅鄴、方干、賈島、溫庭筠、劉德仁，皆有奇才，伏望追賜進士及第，贈補闕、拾遺，上從之。

破天荒
北夢瑣言：荊州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天荒解。劉蛻以荊州解及第，號破天荒。又[illegible]州進士[illegible]
蘇東坡[illegible]其[illegible]以二句贈之云：滄海何曾斷地脈[illegible]天荒[illegible]一篇
云：生長[illegible]風流[illegible]
秀出羊城[illegible]滄海何曾斷地脈[illegible]合破天荒[illegible]
衣他日人爭看，始信東坡眼力長。
攀月桂
陳元老詩[illegible]月桂高攀第一枝
青雲隨步

王禹偁詩：青雲隨步登龍榜，紅雪飄香入杏園。

白日上天

唐元和十三載李源公榜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共得仙。袍似爛銀花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三清路

鄭谷詩：丹霄穩上三清路，瑞錦裁成五色毫。稍想平生勝跡處，龍津春[illegible]醉仙桃。

一字橋

劉禹錫詩：三春省壁鶯遷榜，一字天津馬渡橋。

櫻桃宴

摭言：宴名有九，五曰櫻桃，六曰月燈。雜進士尤重之。櫻桃初熟，和以糖酪，以此宴進士，故云櫻桃宴。

橘皮榜

南唐近事：給事中喬舜知貢舉，進士及第者五人，皆以衆數升降等甲。無名子謂喬之榜，類陳橘皮，年多者居上。

雲泥隔

宋陳標詩：春官南院院牆東，曉色初明日色紅。文字一千重馬擁，喜歡三十二人同。眼看魚變辭凡水，心逐鶯飛出曉風。莫恠雲泥從此隔，總曾惆悵去年中。

姓字新

宋韓持國詩：鶴使曉來登表上，分明說得帝都春。門開閶闔星河在，榜注神仙姓字新。又王禹偁詩：開思蓬島會神仙，二百同年最少年。利市襴衫拋白紵，風流名字寫紅箋。

五十登第

唐孟郊年五十舉進士第。

十八登第

唐房玄齡隋開皇十八舉進士。韓愈年二十五擢第于春官。白樂天年二十七及第，故其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又宋[illegible]沐，廬陵人，年十七舉進士第。

紅綾餅

唐僖宗幸南內興慶池泛舟，所司以金合進紅綾餅于上前。時進士在曲江聞喜宴，上命中官以餅馳賜之，故徐夤詩曰：莫欺老缺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一說作盧延讓詩。餅以紅綾束之，故曰紅綾餅。

黃帕開封

宋癸巳王貢與政殿放榜詩：黃帕開封出奏篇，錦袍二百五十人。陛前分類尺牘中，衆名姓傳呼下九天。宮墨旋題黃甲，[illegible]相望共分五十年。

姓改爲首

宋[illegible]字杜[?]，以在花縣，狐[?]拜賜，宋高宗策進士于集英殿，賜陳誠之第一。秦檜以爲姪，故至是以誠之爲首。以其策專主和議云。秦檜之子秦熺娶王煥女，熺養之，因改姓。

雪齋廣錄宋梅聖俞試虛摭止得進士出身。切將贈以詩
曰賦就牛成客屬姓獨趁山捷白代風抽亳同上三英座

擯骨饒爭第一功。咏兵家人下誤隔仙犬吠霄中。
姮應有憐才意定許詩人月宮

登詩及第

唐詩紀事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詩登第
者衡因詣闕亦登第。見其人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
否。其人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曰猶可恕也。

竊論中科

宋章援元祐中進士第一人。兄持第十人。時蘇軾知貢舉
舉意李方叔必中。方叔之憑持一篇與之。侄方叔出，僕受篇
置几上偶章持兄弟來訪取閱竊觀乃劉向優于楊雄論
二章遂持去。已而果出此題。二章模仿披作，披取之。意必
方叔不知乃二章也。

○狀元 附榜眼探花

宋朝及第第一人為狀元，授承事郎。第二人榜眼
第三人探花，俱文林郎。第四第五人從事郎。餘至
五甲終迪功郎。

龍首

詩話宋朝狀元入相者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
宋元憲庠。石楊休賀以詩曰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
止四人。

鰲頭

列子曰龍伯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鰲，故今大魁謂之占
鰲頭。

芙蓉鏡

酉陽雜俎唐李固言下第。遇老姥言郎君明年芙
蓉鏡下及第。後及第，訪其人，姥之語
所遇老姥乃天神也。嘗行柳樹下，有彈指聲。因
問之，柳答曰吾柳神也。君用柳汁染子衣矣。得藍袍
後當以棗糕祀我。

鬱輪袍

唐王維素為岐王所知，將應舉。岐王為地主，令作琵琶曲，
引至貴戚家，自彈其曲，曰鬱輪袍。貴戚大愛之。王曰此非
伶人，乃能文之士。遂為首薦。是年作太魁。

夢生頭角

宋鄭獬未貴時，嘗夢至一處若宮闕，有吏迎謁甚恭。公
問吏曰吾思欲浴。吏曰公辦矣。引至小池，池中甃以
明玉，其水澄澈。公坐池上，以水沃身，俄視兩臂生鱗。視水
中影，則頭已角矣。公驚遽出。吏曰此乃龍池，惜公不入其
中，入則為宰輔。乃覺。後擢進士第一。為詩曰霹靂一聲從
地起，到頭身是白龍翁。

夢剃鬚髯

宋類苑李廸字復古，美鬚髯。御試前一夕，夢被人剃削俱

盡心惡之有解者曰必為狀元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仁宗慶曆中果狀元及第

夢踐積木

摭言孫偓夢積木數百踐其上以謂必作狀元登居衆材之上也已而果然

夢登大石

容齋隨筆莆田鄭僑字惠叔乾道己丑春省試中選未廷對夢空中一梯氣圍繞自念曰世所謂雲梯蓋其是歟微而身至其則遂登之及高俯仰望則有大石蒼然如鏡面正耀歷已忽再舉升立于石上覺嘗自喜但不曉登石之義既而為天下第一其次曰溫陵石起宗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君當居上臨唱名始易之

夢乘龍而起

摭言丁戍序未第時夢乘龍而起回顧又有駱駝在後至二十年方捷殿榜出亞其名者乃龍起次駱起因悟夢

夢騎鵬而上

宋沈晦赴省試至天長道中夢身騎大鵬搏風而上因作大鵬賦以紀其事宣和中魁天下遂符合其夢云

渴睡漢

宋呂蒙正未第時薄遊一縣胡大監旦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胡者曰呂公能詩宜少加禮胡問警句客舉曰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一渴睡漢耳呂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寄聲于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一人及第輸君一籌耳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老榜官

宋董德元字體仁吉州人少壯卿舉累試禮部不第後補文學任道州寧遠尉丹被薦試禮部合格廷對為天下第一遣報家有詩云御筆題封墨未乾君恩重許拜金鑾故鄉若問登科事便道當年老榜官後年七十官至參知政事

殿庭爭勝

涑水記聞宋太祖時王嗣宗與趙昌言爭狀元于殿前上乃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昌言髮禿嗣宗毆其幞頭墮地趨前曰臣勝之矣上笑以嗣宗為狀元授嗣宗之希院

京師預傳

筆談宋嘉祐中未御試前京師預傳王俊民為狀元莫知言所起及御試王荊公楊樂道為詳定官舊制詳定官不得見初考等第荊公以初考所定第一人未當別取一人為狀元楊樂道以為不可議論未決遂各以己之意進禀詔從荊公之議及發封乃王俊民也

果奪錦標

詩話唐盧肇黃頗皆宜春人同赴舉郡守獨餞頗明年肇狀元及第歸郡守會觀競渡肇即席賦詩云報道是龍

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回守大魁。

先看新衣

邵氏後錄宋王拱辰與歐陽公同年進士歐公自監元省元赴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唱名預備新衣一襲拱辰竊先衣以入歐公怪焉拱辰笑曰為狀元者當衣此及唱名果第一。

編班謝恩

進士唱第日揀較藝較其用罰由麻紙為之兩幅連粘大書某人第幾賜某等科第某可為孔又長于敕黃一尺自狀元至第二甲綴皆曰宜賜進士及第自三甲至第四甲皆曰宜賜進士出身第五甲則曰宜賜同進士出身一甲唱名畢則往西廊角取敕黃艳之甲內人齊則謝恩唱名後狀元獨班謝恩二名三名次為一班便賜食粗易為袍各賦詩以答皇恩唱至第五甲畢皆艳敕黃再拜殿上傳呼曰賜進士袍笏積于殿外南廡下爭取袍笏不暇脫白襴即加綠袍于上謂可為子謂封皮也。

兩廂引唱

東齋記事宋蔡齊字子思真宗臨軒策士夜夢殿下有菜一苗甚盛與殿基相等高及拆第一卷乃蔡齊也上見其狀貌堂堂曰得人矣詔金吾給衛士七人清道導詔自今第一人及第令給七人當直出入則兩廂引唱傳呼狀元自此始

考官奏賀

宋理宗寶祐四年禮部試進士文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言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又[illegible]雪坡姚寶祐中狀元廷對至萬言

府帥遠迎

吳[illegible]王沂公曾狀元及第還青州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倡樂迎于近郊公乃易服乘騾自他門入謁孫宗守[illegible]聞君來已遣人奉迎何為微服公以實告之曰不才幸忝科第敢煩太守父老致迎是重吾過也

別試大魁

宋元豐八年禮部貢院夜四鼓火災陳之方馬希孟皆焚死其後別試焦蹈為魁諺云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

親擢大魁

宋劉[illegible]字文[illegible]以小巧擢應鄉舉四冠其首紹興中廷對天子親擢為第一[illegible]年好[illegible]王充作刺孟乃作刺刺孟

御筆改名

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見天。

御賞對卷

宋蔡幼學字文[illegible]宗[illegible]五年廷試第二上喜其文所[illegible]

寶封試卷。付國子監頒示四方。又催諸友亦崇寧中狀元

受教仲淹

聞見錄。宋貫之內翰以狀元及第。歸鄧州。拜范仲淹爲宗。內翰語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敢忘。

辭婚堯佐

宋馮當世京舉進士。自鄉選至廷對皆第一。張堯佐倚外戚。欲妻以女。使人擁入其家。頃之。中人以酒肴至。且示以奩具甚厚。京力辭之。後富弼以女妻之。再娶晏殊女。

天公有意

宋黃裳字冕仲。常有魁天下之志。元豐四年。南劍州樵門一柱忽爲迅雷所擊。冕仲聞之。占成四句。風雷昨夜破枯株。借問天公有意無。莫是臥龍蹤跡困。故開頭角入天衢。次年果魁天下。公有演山詩集。

江神世情

雲齋廣錄。慶曆中馮京領鄂州鄉薦。過大江。風濤洶湧。殆至沉沒。來春名魁南省。廷試第一。受恩還鄂。復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

謝衣鉢

摭言。唐進士自狀元以下。到主司宅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與主司對拜。主事者云。請狀元謝衣鉢。謝衣鉢謂謝與主司同名第者。中間有與主司先人名第同者。卽謝大衣鉢。名紙謂寫名于紙上也。

作名紙

唐裴思謙狀元及第。以紅箋作名紙。詣平康里宜諸妓。因宿于里中。有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喚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恥作狀元

青箱雜記。呂蒙正嘗與溫恭甫仲舒及一友人忘其姓名。讀書于洛陽龍門山。共作狀元不仕。及呂第。文穆爲狀元。溫恭甫已不意爲中甲科。其友人隨拂衣歸隱。又胡旦尚氣凌物。嘗大言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爲宰相。乃虛生也。及隨計之秋。適坐中聞雁。乃題詩曰。明年春色裏。領取一行歸。果魁天下。

聞喚狀元

宋鄭獬登第後。宿平康里。題詩云。春來無處不閑行。楚國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

父子狀元

見世扑。

兄弟狀元

宋陳堯叟。閬中人。[illegible]于太宗端拱[illegible]狀元及第。弟堯咨字[illegible]于真宗咸平中狀元。[illegible]

孫何孫僅兄弟。[illegible]于太宗淳化間舉進[illegible]

僎第一。王黃州覽僎文編書其後曰。明年再就堯階試。應被人稱小狀元。後僎亦魁天下。黃州以詩寄之曰。病中何事忽開顏。記得時稱小狀元。粉壁每題龍虎榜。標終屬鶺鴒原。

陰德狀元

筆談。宋郊與弟祁同行。逢一異僧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年。大宋復遇諸塗。僧大驚曰。公丰神特異。若嘗活數萬命者乎。大宋曰。素貧賤。安得有此。僧曰。姑思之。大宋良久曰。比堂有蟻穴。忽為大雨所浸。某編竹為橋以渡。豈此是耶。僧曰。必是也。小宋今當魁首。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果大魁。章聖太后謂弟不可先兄。因命大宋第一。小宋第十。

少年狀元

宋李文正嘗言同年相國王溥。二十六歲狀元。後六年拜相。又四年。加司空。又一年。以一品罷相。加太子太保。時年四十二。歸班行。時在具慶下。人朝野雜記。宋王曾嚴拱辰中狀元時。年十八。沈內翰遘年二十。吳內翰僖二十二。梁內翰顥。張舍人孝祥。王尚書佐。皆二十二。楊樞密礪。蘇參政易簡。木尚書待問。皆二十四。王丞相曾。王參政堯臣。張參丞唐卿。賈內翰黯。彭尚書汝礪。衛舍人涇。皆二十五。何僕射㮚。趙丞相汝愚。皆二十七。蔡樞密齊。宋丞相庠。馮樞使京。姚秘書穎。王叔與□。皆二十九。陳樞相堯叟。張參政觀。詹舍人騤。許簽判奕。皆年三十。又按遯齋閒覽。梁顥雍熙二年。登第。當德元年。以翰林知開封府。卒年四十二。已上二書所載。顥登第年庚與卒之年庚與此行中所錄全異。若從沈正于博學。或云世傳顥八十二登第二句。青嵩齋隨筆。辨其生年及致仕之歲甚明白。謝表之語好事者為之也。

安排狀元

宋王沂公曾布衣時。以梅花詩獻呂文穆曰。雪中未問調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呂曰。此生已安排作狀元宰相也。

呼狀元

宋韓絳字作國。知潁州。時人以狀元及第。每稱狀元。梓

國怨曰。狀元無官職。自此呼時簽判。君終身銜之。

元和狀元

唐張又新。元和中狀元及第。

大中狀元

唐莫宣卿。封川縣人。大中間狀元及第。封川今井杜有莫狀元□□□吟水。

□□狀元

宋□□□□一元□二任□□放進士。□舉孫僅孫傅。自此魁天下皆□人。謂孫僅與上孫何之弟。別是一人

□孫狀元

宋馬涓字巨濟。南部人。其父從政。初未有子。買一妾。聞知

其父母以不克娶故自溺遂歸妻不責所買後娶一翁對曰我妻父也聞之上蒼矣須君家富貴尚猶不絕及生子因以夢中語名消哲宗元祐中登進士第一

嘉祐狀元

宋章衡字子平仁宗嘉祐中狀元又許將字元冲閩縣人嘉祐八年狀元及第試寅畏亨天賦許世安英宗治平四年狀元及第試周申履帝位賦人爲大許小許

紹興狀元

宋汪應辰字聖錫初名洋高宗紹興中進士第一賜今名張九成字子韶紹興中對策集英殿上曰忠鯁可嘉擢置第一王十朋字龜齡紹興中廷試第一梁克家字叔子齊鎖于東齋梅花忽開有詩云九鼎燮調終有待百花虛避故言先紹興中果魁天下

大觀狀元

宋劉知新處州龍泉縣人縣有靈應里諺云沙洲到寺上龍泉出宰相沙洲到寺前龍泉出狀元徽宗大觀中何執中爲相知新作狀元

淳熙狀元

依古杜

宋姚穎字秀叔孝宗淳熙乙巳狀元及第丁未王容爲狀元

慶元狀元

宋鄒景初衍之子也寧宗慶元丙辰以春秋擢倫魁又留

從龍字天錫慶元五年進士第一人蔣重珍嘉定中擢倫魁有詞藻一篇丹陛對之句

熙寧狀元

宋葉祖洽熙寧三年進士第一上官均第二初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蓋阿附安石故擢第一

祥符狀元

宋祥符五年徐奭以狀元及第試鑄鼎象物賦

徐奭榜第二人　已下俱非

南部新書云聲偓屢與薦徐將官新下第項作詩曰昔作樹頭花今爲塚中骨既覺以爲不祥明年在徐奭榜第二人及第

拱辰榜第二人

青箱雜記宋劉沆字冲之吉州人少豪卓倜儻任氣嘗作詩懷詭虎生三歲便窺牛食寧能掉尾求容不去登貴門可使須來伴赤城遊天聖中游秘赴省夢人欲以狀頭告之拜者曰狀元不到你只得第二人公詰之答曰雖然卻頭項在裏沉須劉留同年後果在王拱辰榜第二人及第至和中拜相

王十朋榜第二人

宋閻安中紹興中進士及第十朋第一安中第二

王俊民榜第二人

宋陳曉，繹之子，王俊民榜第二人及第。

堯臣榜第二人

宋韓琦，相州人，年二十，登王堯臣榜進士第二人，方唱名第一甲，終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侍從皆賀于殿上。

鄭僑榜第二人

宋石起宗，乾道中鄭僑榜第二人，貢院有雙蓮之瑞。

一聯相薦　巳丁探花

五代李慶王，于詩有醉輕浮世貴，老重故鄉人之句，相國王朴以此一聯薦于申文炳，文炳知貢舉，遂為進士第三人。

三世俱為見世科。

胡旦榜第三人

宋馮拯，字道濟，少時以文謁趙普，普曰：子他日位與吾皆我若也。至太平興國二年，果在胡旦榜及第第三人。

宋郊榜第三人

宋鄭戩，字天休，天聖中試省元瑞紀官賦，宋郊第一，李清臣第二，戩第三，高若訥第四，曾公亮第五。

劉煇榜第三人

宋安燾，字厚卿，嘉祐中劉煇榜第三人，試堯舜性仁賦。

公度榜第三人

宋陳敏修，福州人，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人，解試四海想

中興之美，試卷第五韻云：望賓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王牒何時再封禪之處。高宗親書此聯，擢之狀元。及唱名，問所聞，陳字便居東宮，即復論此聯，累然出淚。又問卿年幾何，有幾子，對曰：臣年七十二，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資奩甚厚。時人戲為語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

山堂肆考科第第三十七卷

○制科

漢唐宋取士之制。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六科。乃天子自詔以待非常之才。故曰制舉。亦曰大科。通謂之賢良。其制自漢文帝始。

賈山上書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穎陰侯騎賈山上書言。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乃直與之馳騁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上嘉納其言。

鼂錯對策

漢文帝十四年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錯以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才。

策董仲舒

見求賢

策公孫弘

漢武帝元光元年。詔舉賢良文學之士。親策之。時對策者百餘人。太常奏公孫弘第居下。天子擢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待詔謂以才技徵召之人。未有正官。故稱待詔。

拜為司隸

漢蓋寬饒。字次公。宣帝朝舉賢良高第。拜司隸校尉。

拜為議郎

東漢[illegible]字平仲。對賢良策第一。拜議郎。

遣詣公車

見求賢

待詔公車

漢谷永。字子雲。成帝建始初。舉直言極諫之士。永待詔公車。對賢良策。擢上第。

擢舍人

晉武帝詔諸賢良方正。會東堂策問。京兆人摯虞。才學通博。對策擢為太子舍人。

遷刺史

郤音隙 詵音莘

晉郤詵。泰始中舉賢良方正。對策為天下第一。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帝笑之。侍中奏免郤官。帝曰。吾與之戲言耳。

舉以逸才

晉索靖。字幼安。少有逸才。舉賢良對策。武帝擢為尚書郎。

舉以殊操

晉阮种。字德猷。有殊操。何曾薦之。擢賢良第一。

策與擢異

唐鮑防。字子慎。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防為考官。得穆質。

梁復、柳公綽、崔邠、羣、紀、洪、簡能、執易等，時美防知人。

策過晁董

唐文宗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帝引諸儒百餘於廷策之。是時考官馮宿見劉蕡對嗟伏，以爲策過晁董，而畏中官睚眦不敢取。

摘抉細隱

唐憲宗元和元年，策試制舉之士，於是元稹、獨孤郁、白居易、蕭俛、沈傳師輩出焉。史斷制策之法，其來最久，得人亦多，至於末流，應科者既非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隱，窮所難知，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

指陳闕失

唐憲宗元和三年，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闕失，無所迴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署爲上第。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湜翰林學士王涯之甥也，涯與裴垍覆策，而不自言。上不得已，貶於陵等官，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

舉席建侯

唐席豫字建侯，舉賢良方正及第，開元中韓休舉以自代，拜吏部尚書，典選六年，當時以休爲知人。

舉張東之

唐張東之字孟將，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人，東之第一，擢拜監察御史。

舉蔣頴叔

宋蔣之奇字頴叔，仁宗朝舉賢良方正，試六論，拜監察御史。

舉秦少游

宋秦觀字少游，號太虛，公元祐初，以蘇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除太學博士[illegible]，[illegible]許少游五十策，其言明且清，以初應制科，進策五十篇也。

父子制科

宋錢易字希白，昆之弟也，與其子明逸、彥遠皆登制科，故彥遠謝啓曰：兩朝之間，相繼者父子；十年之內，並進者弟兄。又希白從孫藻以皇祐五年登士第，後十年復登制科，其謝啓曰：十年二第，屢玷於主司；一門四人，無慙於祖烈。

兄弟制科

宋蘇東坡兄弟同年以制策入等，故蘇軾謝啓曰：兄弟並竊於賢良，夜[illegible]以[illegible]事。

大科名士

閭[illegible]宋[illegible]修謂之曰：生上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以禮部試下，時公官耀州西路，[illegible]范文正[illegible]公，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至京師，見文正，[illegible]以來，[illegible]此學天下，曰已通，并公爲君矣。又爲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illegible]之時晏元獻

為相求婿於文正公文正曰公女若嫁官人仲淹不敢知若必欲得國士無如富彥國者元獻一見公大愛重之即議婚公亦以賢良方正及第

大科得人

宋張方平字安道頴悟絕人宋綬蔡齊見之以為天下奇才共以茂才異等薦之中選為校書郎後舉賢良方正又再選著作佐郎後上平戎十策呂夷簡見之曰大科得人矣

登為三等

東軒筆錄吳育字春卿宋興以來御試制科舉人無登三等者惟育第三等餘皆四等除此則落之

收入四等

宋仁宗嘉祐六年試賢良方正蘇軾第三等轍第四等司馬光以轍語切直考入第三等翰林學士胡宿欲降其等考官胡宿欲黜之光曰是子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上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四等

二傳中選

宋火旗吳長文肅公奎將舉賢良方入謁之曰何升殿問群吏候考帝曰韓延壽何為敗是夕門下抄書吏楊開者亦以公嘗揚傳豎月告公公覽之二傳及試六論一乃韓延壽傳宋執便公果中選

六論中科

曾田錄宋夏英公以父沒王事受丹陽主簿上書乞應制舉又宗召赴中書試論六首一曰定四時別九州望功執大二曰考明堂制度三曰光武二十八將功業先後四曰九功九法為用何先五曰舜無為禹勤事孰優六曰曾參何以不列四科是歲中制科

脫冠不顧

揮麈錄張諤漢川人魏公以父恩應制科從罰遷嬰州郡將知名士也一見張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張無以對郡將曰載孟子注中因擬示之張在道中漫思索將至部閣試文論以此為首題張更不注思而就主文錢穆父見之大喜舉為魁第一

宮人乞詩

夏英公應制舉對策廷下有老宮人曰吾閱人多矣賢良他日必貴以吳綾手巾乞詩公題曰殿上袞衣明日月硯中旌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楊徽之讚曰宜其才科要也

○孝廉科　附秀才科

漢世取士又有孝廉秀才二等宋以來州有秀才之舉隋唐之代其科最重其後有賢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其科遂廢故自唐及宋雖進士之科猶以秀才為號蓋沿漢唐之舊也

許孝廉　一

東漢許武明帝初舉孝廉念推產業與二弟最貲一無所
留又許恒字叔重獻帝時舉孝廉

江孝廉

漢江革字次翁濟郡人事母親自挽車鄉里稱之曰江巨
孝累舉孝廉遷諫議大夫告歸漢元和中詔齊相以穀千斛
賜之名聞天下

吳孝廉

東漢吳祐字季英桓帝初舉孝廉以四行選膠東相四行
者敦厚質朴遜讓節儉也

全孝廉

東漢全柔錢塘人靈帝初舉孝廉補尚書右丞

种孝廉

東漢种暠字景伯河南人順帝舉孝廉官至益州刺史
司徒子岱舉孝廉不就

荀孝廉

東漢荀彧字文若舉孝廉何顒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

雷孝廉

東漢雷義字仲公與陳重為友順帝初舉茂才讓於重刺
史不聽義佯狂不應命後同舉孝廉俱拜尚書郎

[illegible]孝廉

東漢[illegible]三舉孝廉靈帝徵拜諫議大夫

[illegible]孝廉

東漢曹褒字叔通父充習慶氏禮召為博士褒結髮傳父
業舉孝廉遷圉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

張孝廉

東漢張霸字伯饒七歲通春秋博覽五經鄉人號曰張曾
子初舉孝廉和帝召拜侍中

路孝廉

漢路温舒東里人校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

金孝廉

宋金彥[illegible]人舉孝廉第一號義門金氏

邢孝廉

魏邢顒字子昂舉孝廉時人語曰德行堂堂邢子昂

袁孝廉

見雪

任孝廉

唐任敬臣字希古七歲喪母問父英曰若何以報母父曰
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得舉孝廉虞世南器之

蔣孝廉

唐蔣沇欽明子舉孝廉與兄演友愛弟清俱有才吏乾元中
歷咸陽[illegible]等四縣令美政流行

樊孝廉

漢樊遜字孝謙學通典籍舉秀才第一楊愔曰文章莫過
於樊孝謙

偕紹經術
劉宋明偕紹少明經。有儒術。元嘉中舉秀才科。
異行舉
晉厦袤字叔褒。清白有異行。舉秀才科。
弱冠舉
鄭幼麟弱冠舉秀才。李孝伯以女妻之。後爲中書侍郎。
○宏詞科
舉潘孟陽
唐潘孟陽登博學宏詞科。
舉譚世勣
譚世勣字彥威。長沙人。唐末中詞學兼茂科。

有宰相器
唐劉禹錫擢進士第。又登博學宏詞科。王叔文每稱其有宰相器。
頗俳優辭
韓文公答崔立之書。僕聞有博學宏詞選。所用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
榮擢宏詞
唐翁承贊字文饒。莆田人。乾寧中登進上第。擢宏詞科。
淳熙宏詞
宋倪思字正甫。歸安人。淳熙中中博學宏詞科。拜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在制中立不倚

文章卓偉
柳宗元文章卓偉。中博學宏詞科。與范論等聯第。授集賢殿正字。貞元中拜監察御史。元和中爲柳州刺史。
姿儀灑落
宋周麟紹興中試宏詞第一。姿儀灑落。望之如神仙中人。
並中詞科
宋洪皓字光弼。鄱陽人。三子适遵邁並中詞科。上曰。洪皓非忘廣廷。乃心王室。三子詞科。忠孝之報也。又李平叔云。洪景伯兄弟應宏詞。以克敵弓爲題。洪惘然不知所出。有巡鋪老卒。覷於案間。以問洪曰。官人欲知之否。洪笑曰。非爾所知。卒曰。不然。我本韓太尉世忠之部曲。從軍日見有人以神臂弓舊樣獻於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製以進御。賜名克敵弓。以歲月告之。洪盡用其語。首云。紹興戊午五月大將某云云。主文大驚。是歲遂中科目。若有神助焉。

三應詞科
宋傅自得少有文名。三應博學宏詞科。其文氣骨雄壯。波瀾浩渺。忠肅公察之子也。兄自強弟自修自得。二子伯壽伯誠。聯登科第。
投狀自薦
宋景德三年。龍圖待制陳彭年。奏應宏詞拔萃科。明經人許投狀自薦。策試經義。以勸學者。紹聖元年。詔立宏詞一科。每科場後。許進士登科人經禮部投狀乞試。依進士法。

是宮考校試以詔誥章表箴銘賦頌赦勑檄書露布戒諭之類。

以文自售

宋楊龜山曰試宏詞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得已自不如此

更易科名

國史宋初立宏詞拔萃科。大中祥符立服勤詞學科。大觀改詞學兼茂科。紹興改博學宏詞科。

增試雜文

國史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罷之。以經術造士。又慮不足以盡人才。設詞學一科。試以雜文。

中唐仲友

宋唐仲友台州人。中博學宏詞科。與朱文公議論不合。後文公知南康。仲友為本路提刑。嘗按劾之。

中留元剛

宋留楫孫元剛。中博學宏詞科。

中晁詠之

宋晁詠之字之道。少有異才。後舉宏詞。

中眞德秀

宋眞德秀字希元。少好學。母吳氏織紝以教。後中宏詞。

中周必大

宋周必大初字洪道。後字子充。紹興中中博學宏詞科。

中呂祖謙

宋呂祖謙隆興中中宏詞科。

南宮詞科

宋李南壽紹興中為婺州教授。與武進尉周麟之。俱應詞科。合格。詔並與堂除。

少連詞科

宋汶少連字希元。寧宗朝舉服勤詞學科。

武科

附作科

舉謀謨

東漢順帝朝舉剛毅武猛有謀謨可任將帥者。

舉猛勇

晉武帝詔舉猛勇秀異。

選身材

唐武后詔天下諸州宜與武藝。每年準明經進士貢舉例送。由是始置武舉科。其制有長垜馬射。步射。筒射。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凡選皆兵部主之。

試策論

唐開元中有東帝宏道科。天寶中有明習孫吳科。宋外舍生稱武學生。內舍生稱武俊士。以策論定去取。以弓矢定高下。

補左衛長史

唐郭子儀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

為右班殿直

宋神宗熙寧中，初策武舉之士。試義策於秘閣，武藝於殿司。及殿試則又試騎射及策於庭。策與武藝俱優為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為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敢之士，皆屬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擢裴端服

唐裴端服、樊宗師，俱擢軍謀宏遠科。

擢高志寧

宋景祐初，高志寧、天聖末令狐揵等，皆中武科。

推恩之法 已下特科

聞見錄：宋至和中，富鄭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蓋公與河南進士段希元說升平同場屋，相友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為天下之制，至今行之。

推恩授官

宋朝事實：及第人為正奏名，特科人為特奏名。特奏名第一等二名，附正奏名第五甲，係並登仕郎。第二等京府助教，第三等上州文學，第四等下州文學，並候郊恩出官。第五等諸州助教，止得勅黃袍笏。特科亦曰恩科。

崇寧特奏狀元

宋崇寧中特奏名狀元徐遹，賜袍笏，作詩曰：白髮青衫老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宮花醉後看。

紹興特奏狀元

宋呂永，紹興中特奏名狀元。

○座主

漢法所舉之人，終身保任，抑又不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出，非人也。

杞梓集門

唐楊嗣復，字繼之。其權公集序曰：貞元中，公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昇名者十七人，及禮部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人。鸞鳳杞梓，萃集其門，而公所擢，後登輔相者十人。

桃李滿城

唐劉禹錫寄王侍郎放榜詩：禮闈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聲名動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

竝居相位

見同僚。

同入翰林

唐封舜卿，昭宗朝翰林學士敖之子也。登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入後梁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開平中，與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致雍有俊才，舜卿思比遲，對草綸誥，不勝困窘，託致雍秉筆，議者謂座主辱門生。

繼踐台司

郭子儀家傳尚父之師河中也咸寧郡王渾瑊為門下士不十年接控數州繼踐台庭則曹參之代蕭何太叔之嗣子產也

同知貢舉

歐陽公歸田錄王禹玉乃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詩曰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詩曰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閒思十年事笑談今日一樽同

審權放處權

南部新書杜審權知貢舉放盧處權有戲者曰座主審權門生處權

門生處權

崔沆放崔瀣

沆杭上聲、瀣音薤

崔沆知舉放崔瀣譚者稱座主門生沆瀣一氣

列坐兩序

唐實錄中楊嗣復知貢舉下榜時父僕射於陵自東洛入覲嗣復率門生迎于潼關宴新昌里第於陵與故人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拔浙東觀察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皆以為榮

受拜中堂

宋李文正公昉言其座主王仁裕知貢舉時年已高有數子皆早亡誇其盛德諸門生至門必迎于中堂公與夫人偶坐受諸生拜一如兒孫儀伏臘飲食諸生至於餅餌之物皆公與夫人親手調品忽一日宴從集出一

昉音郁

詩鋪以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衰翁漸老兒孫小他日知誰略有情按王仁裕五代周時為翰林學士遷尚書知貢舉王溥和凝范質皆其門生後皆至宰相

引謁裴皞

五代裴皞官至禮部尚書放三榜四人拜相桑維翰當在國張礪馬裔孫是也清泰二年裔孫知貢舉纔放榜謝恩即引諸生謁座主裴公宅謁拜裴公以詩示之曰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

見門生

送別元之

宋王元之字禹偁謫黃州錄易簡知貢舉適放榜奏曰元之名儒今將行欲令榜下諸生送于郊上可其奏諸生郊別元之謂狀元孫何曰為我多謝諸公口占一絕以綴行相送我何榮君家軒檻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門生

稱疾相避

漢胡廣歷事六帝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曲躬自卑

東漢鄭弘字巨君，爲大尉，時舉將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朝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爲故事。

送紫綬

唐李石元和三年及第，後二年賜緋，後二年賜紫，門稱四年之內遂服金紫。至長慶二年，座主庾公內艱服闋，除尚書右丞，始賜紫綬。石爲門生，乃選紫綬金印以獻，議者榮之。

爲撰白麻

唐薛廷老爲翰林學士，座主庾公拜兗海節度使，廷老爲門生，爲撰白麻，時人榮之。

不送門生

五代宰相桑維翰，裴皞門生也。嘗謁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答曰：皞見維翰於中書，則庶僚也；維翰見皞於私館，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服其耿介。

不喜門生

宋歐陽公，晏公殊門生也。殊不喜歐陽公，故歐公自分鎮叙謝晏公曰：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爲不深，然足跡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跡愈遠而愈疎，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晏公得書，對賓客占十數語，授書史作報。客曰：歐公有文聲，似太草。晏公曰：答一知舉時門生，已爲過矣。

門生多秀

唐李宗閔知貢舉，門生唐伸、薛庠、袁都輩，多清秀俊茂，時號玉筍，後人玉筍班之名始此。

門生孤芳

宋曾子固，歐陽公門生也。東坡先生同作館詩曰：醉翁門下士，雜遝難爲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昔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按嘉祐二年永叔知貢舉，曾子固兄弟四人同登科，醉翁爲參政時，子固亦在館中，故云兩聯翩。

悉取器玩

玉堂清話：李瀚爲和凝門生，後與凝同任學士，及凝作相，時瀚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往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詩曰：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不與否同）。人笑其疏縱。

來就師資

宋范文正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禮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赴南陽，道過宛丘，特留歡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稱門生。將別，投詩云：曾入黃扉陪國論，却來絳帳就師資。因不嘆服。

不稱門生

宋劉安世字器之，晚居南京，馬涓巨濟廷試日，器之作詳定官，蓋所取士也，而巨濟[illegible]修門

生之餞公之不平。爲以啓容容以諷臣濟。臣濟曰：不然。凡
省闈解送則有主人，故所取士，得以稱門生。殿試發天子
自爲座主矣，役可稱門生于他人乎。以此謝劉公。容以此
告某之某服其說。

不拜座主

宋王奇字滄洲，贛州人。幼有俊拔，座門為李文定客。文定
贊于位，章聖臨箕，見舜閣有吟，以腰聲不到歌樓上，秋色
偏欺客路中。愛之，問知為奇作，因召見，占對稱旨，特許殿
試。既登科，有謝詩曰：不拜春官為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

○同年

同榜人曰同年。

連轡聚鑣 鑣音彪

唐劉禹錫送張盥赴舉詩序：吾不案向所謂同年友，當其
盛時，連轡聚鑣，亘絕九衢，若屏風然。今來落落，如晨星之
相望。

桂轕交柱 轕音思

唐柳宗元送苑論登第後歸覲序：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
揚聯貢于京師。自是而後，連必桂轕，席必交柱，常其志。知
其達于昭代，究其文，類其勝于太常。

會期集院

唐進士榜出謝恩後，使往期集院，狀元與同年相見，請一
人爲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年

確之

會姑蘇臺

宋范石湖撰姑蘇同年會序：唐人曲江大會，長安坊市
多之半空，天子至御樓以觀。當此之時，通榜之士意氣相
予甚厚，否則有青雲紫陌之歎。宋朝略去浮侈，但存聞喜
一宴，而同年之制則加詳焉。士大夫蜜有輕貧，此意忽然
雲散，異日相視如金之人乎。紹興改元，建陽袁起巖張文
爲但使所，而姑蘇五日會同年之在吳下者于姑蘇之臺，
賦詩相勸，州里傳寫，一夕殆遍。

才周李同

唐李絳為相，元和方言其私同年許季同。憲宗問曰：人于

同年有情乎。絳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然後
相識，於情何有。況其人果才，雖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
況同年乎。

禮待王祐

五代王祐父徹，同充祐與桑維翰同年登第，拜左拾遺。後
維翰入相，祐以維翰為父同年生，執書自陳，維翰奇之，禮
待甚厚，自是祐文價日重。

少堤避路

唐王鐸榜收符進同年。後牧作相，遂作詩曰：須知金印
朝天客，同是少堤避路人。牧聞之怒。及王鐸作相，遂又詩
曰：昨日淋毛鵓鴿，而今朝山嵩一毫報鐸。又怒之。

詞場有輝

宋鄧洵美連州人乾祐六年中進士第與司空李昉同年司空先在翰林出使武陵與洵美相遇贈詩曰憶昔詞場共著鞭當時鶯谷喜同遷關河契闊三千里音信稀疎二十年

得接鸞鳳翅

唐曹鄴字業之桂州陽朔人上同年詩岐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枕上數聲鼓衡門已如市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忽忽出九衢僮僕顏色異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晴陽照花影落絮浮野翠對面時忽驚猶疑夢中事自憐孤飛鴈得接鸞鳳翅永懷共濟心莫起吳越意

同攀次第枝

嘏字殘　湘音運

唐趙嘏送同年鄭祥歸漢南時思州鄭公鎮山南詩云早來驚喜兩心知高處同攀次第枝人倚綉屏閒賞夜馬嘶花徑醉歸時聲名本自文章得藩溷何勞筆硯傳宋玉恩門四千里只應從此慶旌旗

白首持權

宋向文簡公敏中寇忠愍公準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第後文簡秉鈞忠愍以使相守長安作詩寄文簡曰玉殿登科四十年當時僚友盡英賢歲寒唯有公兼我白首猶持將相權文簡調之以九萬鵬霄振翼時與君同折月中枝

細思淳化持衡者得到于今更有誰

王蘋成怨

摭遺錄李虞遠邯鄲之孫以前私閣知相州蘋字遠山為郡博士王將明南為吏曾採王蘋同年生也始甚歡洽而蘋于樂籍中有所屬意王亦悅之後成不合前蘋恨之因而遂成仇怨其後有改名蘋為宦郡通以祭元長薦改名曷字彥遠擢為侍從及藉大用事貶蘋散官安置衡州在衡數年靖康時事大變召登政府蘋之疾蘋有力焉而蘋以是歲出知絳州被害紹興中張妹自北歸過絳驛見驛閣血書詩一首時以蘋之精魂所作詩見氏族大全蘋姓下

同年遠嫌

宋寇萊公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乃遣人告王文正曾曰遭逢最久今出求一使相幸同年賛之公曰將相之任豈輕人臣可得朝廷有所授亦當辭讓得私有所干乎人也萊公不樂後上議令出與一使相公以寇準未三十年已登樞府甚有才望與一使相使當方面其風采足為朝廷光上然之翌日降制萊公捧制詣謝于上前感激流涕曰若非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上曰王旦知卿具道其言萊公出謂人曰王公器識非準所可測也王公在樞府抑私遠嫌類如此

同年各學

宋歐文忠公與王懿恪公拱辰同年進士，同為薛簡肅公子壻。然文忠心少之。文忠為參政時，更擬進懿恪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王拱辰非曾任宰相者不可。改東宫少至拜宣徽使，終身不執政。蓋懿恪主李文靖，文忠主范文正，其黨不同故耳。

因緣契分

詩話：李幹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幹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謹重深沉

宋尚書張詠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厚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諍，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出處相若

宋元祐中，舒州有一李亮工者，以文鳴搢紳間，與蘇黃遊，兩集中有與其倡和詩。又有李伯時，以丹青妙絕一世，且好古博雅，多收三代以來尚彝之類。又有李元中，字畫之工，追蹤鍾王。時號龍眠三李，同年登進士第，出處相若。約以先發無相忘，其後位俱不顯。

窮達不同

揮麈錄：宋吳武子云：王文恪欽若以故相來守杭州，時錢塘有一老尉，髮頗華，疑其文稽，初甚不樂之，詢其歷履，乃同年生，惻然哀之，遂封章于朝，詔特改京秩。尉以詩謝之云：當年同試大明宫，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風元沒兩般風。

同年相訪

范希文二同年滕子京、魏介之相訪予丹陽郡，作詩云：長江天下險，涉者利名驅。二公訪貧交，過之如坦途。風波豈不惡，忠信天所扶。相見發大笑，命歌倒金壺。同年三百人，大半空名呼。沒者草自綠，存者顏無朱。功名若在天，何必心區區。莫競富貴路，休誇讒嫉夫。孔子作旅人，孟軻號迂儒。吾輩不飲酒，笑殺高陽徒。

同年懼撓

宋丁晉公謂，初釋褐為饒倅，同年白積為判官，積一日以片紙假緡五環于公。公笑曰：榜下新婚，京國富室，莫無半千贈物耶？懼我撓之，故假耳。于簡尾書一絕戲之曰：欺天行詐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大乖。五百青蚨兩家關，赤洪崖打白洪崖。人謂晉公朱崖之行兆于此。

〇下第

永平舊纂：舉進士不第者，有供酒食之費，謂之買春錢。

打眊矂

閩史補：進士將試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眊矂。匿名造謗，曰無名子；退而肄業，曰過夏。

除虛耗

見元日

題柱

宋袁樞未第時題詩于建安縣南鄉橋柱曰玉鮑倒影臥寒潭人在雲霄天地寬借問何人題此柱茂陵詞客到長安。

納苗

宋饒竦熙寧中舉進士不第以詩投王荊公曰又還垂翅下青霄歸指臨川去路遙二畝荒田俱賣郤要錢唯倫納青苗

無棲燕

唐元和中士人下第多為詩刺試官獨章孝標下第為歸燕詩獻侍郎庾承宣曰精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向誰家門戶飛

失水龍

摭言唐張曙與崔昭緯同赴擧聞下第曙殊不顧曙有愠色卜者曰郎君亦登第但崔家郎君拜相當于此時過堂既而張果不第崔首冠擧以詩別之曰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沙溪上雨綠楊芳草為何人後七年崔大拜曙于裴公下及第于崔公下過堂

宋濟坦率

盧氏雜記唐宋濟老于場屋舉止可笑德宗微行西明寺見濟葛巾方袴書曰茶請一碗濟曰鼎水方煎自可潑

之上曰作何事業是何姓名濟曰姓宋第五應進士舉須史聞呼宋家濟惶懼曰宋五坦率矣當試賦失官韻乃榜曰宋五又坦率矣後禮部放榜上先問曰宋五得無坦率否有司以無名。

鄉名安康

遯齋閑覽吉州吳孚敏叔應舉多忘鄉名安樂為安康榜出令僕作名叙曰吾不應了言不中榜得免為官而無事此回安康了矣

臥雲

唐李頻字德新為方干高弟頻登第干尚未第干寄詩曰弟子已攀桂先生猶臥雲或作何貫休贈方干詩弟子已攀桂先生猶灌園

泣月

唐曹鄴未第詩一辭嚴桂叢九回都門月年年孟春至看花不知寄唐末進士沈彬未第時常夢着錦衣騎月飛識者謂身不入月宮必不第果然後仕南唐為吏部郎

張祜失意

唐令狐楚表張祜詩録三百首特表薦之值元稹在內廷上問祜詩高下稹曰張祜雕蟲小技或獎陛下風雅由是祜遂失意祜以詩自悼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

孟郊傷情

唐宋遺史孟郊字東野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
傷又再下第詩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其後登第詩曰昔
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曠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
看遍長安花意氣行失益亦常事而東野器宇不宏偶下
第則情陷穫如刀劍傷以至下淚既登科則志意充溢一
日之間花則看盡何其速邪後授溧陽尉卒又唐人下第
詩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

物論稱屈

唐文宗太和二年親策制舉人昌平劉蕡對策極詆宦官
考官馮宿等見蕡策以爲過晁董而畏忌宦官不敢取裴
休李郃杜牧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囂然

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
登科得無厚顔

世家不私

聖政編年雍熙二年三月己未親試進士梁顥以下賜及
第至唱名內有李宗諤宰相昉之子呂蒙亨參政蒙正之
弟王扶鹽鐵使明之子許待問度支使仲宣之子上曰斯並
世家子與孤寒爭路縱以藝升天下亦謂朕有私也並下
第

名懸桂苑

唐羅隱字昭諫唐末餘杭人咸通中累舉進士不第詩云
六載辛勤九陌中却尋歧路五湖東名懸桂苑一枝綠膾
憶松江滿箸紅浮世到頭須適性男兒何必盡成功唯慚
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

夢入荊花

青箱雜記泉州劉昌言下第詩唯有夜來蝴蝶夢翩翩飛
入刺桐花

投逆旅

唐盧仝不第出都投逆旅有一人附火吟曰學織繚綾工
未多亂投機杼錯抛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似文章笑殺
他仝因問之答云舊隸宮錦坊近以薄技投本行云如今花
樣不同且東歸也

遇異人

唐呂喦字洞賓咸通中再舉進士不第於廬山遇異人授
長生訣

困長安

杜甫少貧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困長安天寶末獻三大禮
賦帝奇之使待詔集賢院

居甫里

唐陸龜蒙字魯望舉進士不第居松江甫里嘗著笠澤圖居
渚山下

書問孫山

吳人何見孫山唐人滑稽末名得解有同試者以書問山得失
山以口占曰解名盡處是孫山吾兒更在孫山外時皆大笑山

後謝因榜成名詩曰鰲古榜中同進士伏羲手裏探花郎

詩別杜勤

唐杜勤甫從姪也下第歸甫作詩别之云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

詩上主司

唐高蟾累舉不第詩上主司侍郎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

詩與營妓

羅隱初赴舉過鍾陵見營妓雲英後一紀下第復見之雲英曰羅秀才尚未脫白隱作詩贈之曰鍾陵一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綢官空歸

續歸田錄蜀人石揚休屢被鄉薦常屈春官蜀人比之綢宮蓋謂升校部土貢入京師只空歸也

老婦效舞

黃通累舉不第作官數任年將耳順猶應舉或嘲之曰老婦舞柘枝討員呈手藝注云昔有柘枝善舞故稱柘枝舞此言黃已老猶應舉如婦人已老而猶効柘枝舞也

池上避塵

羅隱詩逐隊隨行二十春曲江池畔避車塵如今贏得將衰老閑看人間得意人注云唐進士聯鑣曲江杏園隱屢舉不第故曰避車塵唐亡隱依錢氏為從事遷給事中李振亦屢不第乃佐朱温篡唐將名士盡殺之白馬津名士即隱所謂得意人詩意蓋謂曲江也時彼皆得意我二十年避其車塵豈料我今日以不第獨存乃反見其受禍也

坐上流涕

孫公談圃曾魯公得洪州解頃赴省試與侯希聖數人待榜相傳魯公為元同舍見魯有僕自門被髮大呼而入舉三指謂乃同舍三人魯公不與坐上數人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魯公飲酒自若酒罷與公同看榜不少見于顏色

賺得英雄

國史補唐制進士科甚重其老死文場亦無恨故有詩曰

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倒繃孩兒

筆談宋苗振以試館職晏殊語之曰君久從任必疎筆硯宜稍溫習振曰豈有三十年為老娘而倒繃孩兒者乎既而試澤宮選士賦押韻有王字振曰率土之濱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殊聞之曰苗君竟倒繃孩兒矣

九舉不第

朝野僉載張鷟號青錢學士七登科其文為選中也時有董元九舉不第號白版明經與鷟為對

五舉不第

鄭國雅量孟賓于五舉不第至天福九年六舉方第每年

丁卯作作詩律一作云將登上手居哥行洋水第二年云水閣一斜斜，梯棧一門三月又傷春，三年云借為卻回空說夢清朝！未竟白頭身，四年云雲傳不見城中事，聞是今年第幾人，五年云團圓日若教重見，忽被雲傳勸卻歸。又宋曹組字元寵六舉不第，著鐵硯篇以自見。

梅讀南華

唐宣宗好文，嘗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庭筠續之，庭筠以玉跳脫應之，宣帝命處以甲科，令狐綯所問益綯，嘗問其事于庭筠，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怒，奏庭筠有才無行，卒不登第，除方城尉，庭筠有詩曰，早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按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并州人，彥博之後。

不喜孟子

宋李覯字泰伯，盱江人，素不喜孟子，以為孔子尊王，孟子欲諸侯為王，嘗試制科六論，不得其一，曰吾于書未嘗不讀，此必孟子注疏也，擲筆而出，人為檢視之，果然，終不中第。

杜門不出

宋林敏功，字子仁，蘄春人，年十六，遊鄉薦，下第歸，嘆曰，科舉富貴，非吾願也，杜門不出三十年，元符末，蔡元度屢薦之不就。

上天無因

西清詩話，宋石曼卿下第，集句曰，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天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嫦娥何惜一枝春，鳳皇詔下須將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未衣騎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來來去忙，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

國學

周辟雍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古者天子學曰辟雍言璧水環繞如璧也故前世以璧池璧沼亦曰學省隋更名國子監後譌

為序庠校

四代學

禮王制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按上庠東序右學東膠為大學下庠西序左學虞庠為小學

三代學

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漢起大學

光武建武五年初起大學車駕臨視仍賜博士弟子各有差

晉立太學

晉元帝朝征南將軍戴邈上疏喪亂以來庠序隳廢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帝然之始立大學

拜老

東漢明帝永平二年十月上幸辟雍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五更桓榮為三老乘輿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于大學講堂天子迎于門屏交拜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說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注云上自為下說言天子親自為其下說書

補員

東漢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一千人

行大射禮

東漢明帝永平二年二月臨辟雍行大射禮

觀釋奠禮

唐太宗幸大學觀釋奠禮命孔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

增舍

唐太宗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增築學舍一千二百區增廣生員門屯營飛騎亦遣博士使授以經能通經者聽得貢舉由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以至高麗百濟高昌吐蕃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置齋

宋神宗元豐二年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內舍生三百上舍生一百總二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上舍之試其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試

繪私像

宋太祖建隆二年，冬十一月，臨國子監，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師之像，自為贊書于孔顏之座端。

葺講殿

宋慶曆四年，國子監王拱辰等言首善當自京師始，今取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纔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四方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學，葺講殿，以備臨幸。

○郡學

白虎通：泮宮者，半于天子之宮，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陸德明釋文：泮，半水也，半有水半無水也。

魯侯飲

詩魯頌：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注云：此魯僖公飲于泮宮而頌禱之辭。

鄭人游

左襄二十三年，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論執政之善否，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造立校宮

漢任延字長孫，拜武威太守，造立校宮，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修起横舍

東漢鮑德有志節，昱之子，永之孫，章帝朝遷南陽太守，時郡學久廢，乃修起横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諸儒百姓嘆服。

化蜀

見太守上

變閩

見觀察使

教生徒

東漢寇恂拜汝南太守，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

修庠序

東漢衛颯遷桂陽太守，下車即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中民從其化。

修孔子廟

唐倪若水字子泉，為汴州刺史，增修孔子廟，興州縣學，廣招生徒，親為教誨，風化大行。

祀孔子祠

唐[illegible]為[illegible]州節度使，下令曰：鄒魯禮義之鄉，不可忘本，乃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宮，講誦，人始知勸。

講授經藝

唐高士廉為益州長史，引諸生講授經藝，益州學校復興。

印給經籍

宋田錫知睦州，下車即建孔子祠，勸民興學校，表請入紙國子監印經籍給諸生，詔賜之，還其紙。

書孝友傳

見刺史

益弟子員

宋胡宿知湖州，安定胡先生爲教授，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未幾滕公罷，公繼之，乃闢齋廳于學之東，益弟子員若干人，由是使安定公之教得盛于東南，而東南之士知本經術行義以爲學者，公之力爲最多

積帑興學

宋曾鞏字子固，知應天府，地當東南孔道，賓勞無虛日，公曰：飾府傳以逆往來之役，吾不爲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爲多

請田給學

宋滕元發名甫，東陽人，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生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

學倡于南京

宋晏公殊留守南京，興學校，延范仲淹爲師，教授諸生，故天下興學，自公倡之。

學徧于諸郡

宋陳襄知常州，郡庠窄小，不足以容師生，公拓而廣之，其規模制度爲諸郡之冠，公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次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于二浙。

建學崇儒

宋尹膺溫江人，舉進士，通判永州，建學崇儒，士論翕然稱之

新院延士

宋崔珙知澧州，舊有教授院，貞觀朝嘗以勅賜額給田，其書後經亂燕廢，公一新之，養士數千人，延禮佳士爲之師。

○縣學

置校官

魏武帝下令，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秀而賓興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益于天下

營學館

唐高宗咸亨元年五月，詔曰：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先來未造者，遂使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露，深非敬本之意，宜令所司速事營造。

養賢者

宋范純仁知襄邑縣，縣學校舍卑陋，令皆一新之，又營學田，擇鄉之賢者養于學，每聽政之暇時一至學，親勸誘之。

選秀民

朱文公任同安簿兼學事身率諸生勵以誠敎開以義理又延邑之秀民充弟子員

○武學

唐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廟以留侯張良配仲春上戊祭之牲樂之制一如文宣出師命將日引辭於廟仍以古名將十人為十哲配享上元元年尊太公為武成王以白起韓信諸葛亮李靖列于左穰苴孫武吳起樂毅列于右以張良為配宋大中祥符元年加謚昭烈武成王

名將圖形

唐建中二年詔史館考定可配享武成王廟者列今古名將六十四人圖其形

學官進秩

宋孝宗乾道四年二月幸武學謁武成王廟學官進秩一等

命去白起

宋太祖嘗幸武成王廟歷觀所畫名將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命去之乃詔吏部尚書張昭竇儀等閱歷代諸臣名將功業始終無瑕者配享

詔升管仲

宋太祖建隆中詔曰武成王廟從祀神像稱相管仲宜升像升于堂上西河守吳起宜黜像降于廡下

詔復武學

宋仁宗慶曆三年詔置武學于武成王廟以阮逸為教授後議者以為古名將如諸葛亮羊祜杜預等豈專學孫吳遂罷武學以王安石言熙寧五年樞密院言古者出師受成于學文武弛張其道一也仁宗嘗建武學稍議中輟議者惜之乞復置武學以追成先朝之志詔復于武成王廟置學

乞興武學

言行錄胡瑗字翼之乞興武學講論語使知忠孝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之術撰成武學規矩一卷時議難之

蔡京談兵

宋羅誘通州人徽宗時命為武學諭上幸學百官先集蔡京於坐譚兵誘心鄙之不聽其語觸怒奔官

德之論陣

宋德之宋蜀州人慶元初擢外省第一累官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之來本乎八卦奇正之變往來相生而不窮

論戰守

宋孝宗隆興初朱熹應詔入對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熹武學博士後與思退論不合而歸

掌兵書

四明志武學置博士學諭各一人掌以兵書弓馬武藝訓誘學者

兩集三十八卷終

山堂肆考政事第三十九卷

○賦稅

易益卦，損上益下，民說無疆。杜氏通典：什一，天下之中正。

禹貢九賦

夏書：冀州厥賦惟上上錯，兖州厥賦貞，青州厥賦中上，徐州厥賦中中，揚州厥賦下上，荆州厥賦上下，豫州厥賦錯上中，梁州厥賦下中三錯，雍州厥賦中下。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周禮九賦

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作丘賦

左昭四年，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

用田賦

左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訪于仲尼，仲尼曰：斂從其薄，事舉其中，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十二年春，用田賦。

貢助徹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其實皆什一也。

租庸調

唐太宗制，凡授田者，每丁歲輸粟二斛，稻三升，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疋，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

履畝而稅

魯宣公初稅畝，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

計錢而輸

唐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

殺用事者

綱目：初，趙奢為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家用事者九人。

十五稅一

食貨志：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

之經費

三十稅一

漢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東漢光武建武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三十稅一如舊制

箕歛

史記陳涉自立為王以所善陳人武臣邵騷及張耳陳餘等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以供軍費民不聊生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于此而不成封侯之業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注云吏到其家以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故曰頭會箕歛

戶輸

晉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為戶者半輸其諸邊戍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

倪寬課最

漢武帝元鼎中倪寬為左內史務在得人心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益奇寬

韋堅賦增

唐韋堅京兆人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聚歛進乃建言江淮租賦所在留滯使堅領以佐國用及歲終增至巨萬玄宗嘉其才又鑿渠以漕名曰廣運

逃產出賦

唐李栖筠奏言天下民多徙貫京兆河南規脫徭科請量產出賦以杜其詔可之

計田出租

唐白居易曰唐制度典量品而授地計田而出租故地之多少必視品之高下租之厚薄必視地之肥磽如此則沃瘠分而戶租均等列辨而衣食足矣

代貧民租

唐錢徽貶江州刺史郡有牛田錢百萬給刺史宴飲贈餉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代貧民租入憲宗時李錡既誅上將輦取其貲李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畧綏同類之意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詔可之

舒下戶租

唐崔倰為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餘錢七百萬倰請還賜其州以舒下戶之賦又為湖南觀察邢州刺史徵給所負賦充急承簡代下戶數百輸租

因旱乞免賦

唐元和四年旱白居易建言乞盡免江淮兩稅以救流瘠

因雨請蠲租

唐權德輿建言今淮南三時旱田不開逃亡日衆宜選擇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來問人所疾苦蠲除其租入與選帥首長講求所宜取于人不若藏於人之爲固也

韋溫緩期

見觀察使

盧坦寬限

唐盧坦爲壽安令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云機織未就坦請府請寬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過罰令俸爾由是知名

稅外横取

唐州縣始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横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而爲盜賊劉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

額外加征

唐宇文融爲括田勸農使戶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加征百姓困弊得不償失

殷侑違制

唐殷侑從天平節度使以餉軍有羨當上送官乃裁經費减月錢十五萬緡粟五萬石歸有司御史大夫溫造劾侑擅斂民爲無名之獻詔以庚承宣代之

茂宗恃恩

唐至德中西戎陷隴西監及七廐皆廢而閑廐使私其地入至貞元初始以其地給貧民元和中張茂宗爲閑廐使乃恃恩上奏悉收其賦

石輸二升

五代漢王章爲三司使往時民租石輸二升爲雀鼠耗章增爲二斗

畝出一斗

見使臣

逋負不督

五代梁貞明二年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職之不修何敢與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所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

煩苛並除

宋太祖建隆四年南漢主劉鋹降救廣南管內州縣舊無名賦斂咸蠲除之十月又詔[illegible]日前煩苛賦斂並除之

撰供軍圖

唐韋處厚撰太和國計王彥威撰占額供軍圖先是李吉甫嘗創是法總天下方鎮戶二百四十四萬比天寶稅四分減三兵八十三萬比天寶時三分增一大率三戶供

一兵名曰元和國計簿。自後李王倣而行之。又宋丁謂景
德中權三司使，撰景德會計錄五卷上之。後蘇轍亦倣其
法，為皇祐會計錄。紹興乞令近臣亦有是議，請自元年已
上四年為率，名曰紹興會計錄。

賜寛財論

宋天禧三年，李士衡為三司使，請罷陝西市木，募民送京
師，乞任民私市以足數，民大稱便。與宗以寛財論賜之。仁
宗即位，士衡求罷，上與太后垂簾諭曰：先帝常稱卿知錢
穀利害，以比劉晏，宜安在位。

夏輸秋輸

唐自開元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

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大盜起，比至兵興，財
用益詘，而租庸調之法壞。至代宗時，始以畝定稅，斂以夏
秋。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
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籍，
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
稅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
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二十餘萬緡，米一千六百
餘萬斛以供京師。

地稅屋稅

宋真宗咸平三年，李允則知潭州。初，馬氏暴斂，潭州人歲
出絹，謂之地稅；計屋每間輸絹一丈三尺，謂之屋稅；營田

戶給牛，輸歲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允則皆請除之。

唐宋歲入

分紀：唐東南之米歲入不過二百萬石，宋乃至六百萬石。
唐銅錫銀之冶凡六，許而五在江浙，歲入十數萬緡，宋則
百餘萬緡矣。唐之鹽利，劉晏增六百萬緡，宋乃二千萬緡
矣。唐貞元中茶利四十萬緡，至宋則一百二十五萬緡矣。
又食貨志：唐天寶至長慶，開養兵九十萬，率三戶奉一兵。宣
宗復河湟，天下兩稅外，榷酒榷鹽，歲入九百二十三萬緡。
皇祐治平中，歲入一億萬以上，歲費亦然。景德郊費六百
萬，皇祐郊費一千二百萬，治平郊費一千三十萬。又張孝
祥論：宣和間國家全盛，每月支費九十五萬緡，紹興三年

每月支一百一十萬，以紹興初為率，一歲通支一千三百
二十餘萬，中興帝室紹興初，劉光世一軍每月給錢十六
萬緡，米三萬斛。

唐宋歲運

宋大中祥符二年，召近臣觀書龍圖閣，出唐元和國計圖，
三司使丁謂曰：唐自江淮歲運米四十萬至長安，今江淮
歲運米五百餘萬，即知今府庫充實。今唐盛衍上曰：誠賴
天地宗廟之佑，多備然亦由計臣之功也。謂再拜。

○徭役

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力。周禮十二荒政以聚萬
民，四曰弛力。

旬三日

周禮冬官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注云一旬而三日則一月而九日計冬之三月則二十七日矣一旬而二日則一月六日計冬之三月則十八日矣一旬一日則一月三日計冬之三月則九日矣

家一人

冬官小司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注云竭作不按籍起人其家丁男皆行也追逐寇也胥伺捕盜賊也

北山

盬音賈

詩小雅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大夫行役而作此詩也

東國

佻音挑

詩小雅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戒事

左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巡功

左宣二年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注云植將主也華元為築城之將主巡行築見功役之事

程土物

畚音本

左宣十一年令尹蒍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注云蒍艾獵即叔孫敖也

計徒庸

左昭三十二年晉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子罕親行築

左襄十七年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注云澤門之皙言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也邑中之黔言子罕黑色而居邑中也親執扑以行築者謂子罕親執扑以行視築臺之人也抶其不勉者謂決罰其不勉力築臺之人也

仲幾不受功

左定元年孟懿子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

役也士獨年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

來傳者悉詣軍

漢王二年五月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六為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悉詣軍謂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悉發之以至漢也。所以補其空缺也傅者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又唐食貨志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

還歸者勿算事

漢宣帝詔流人還歸者。輒假公田貸種且勿算事。漢儀注

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又七歲至四十歲出口錢人二十以供天子至武帝時。又口加三錢以補車騎馬

踐更悉與平價

漢文帝時吳王濞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價注云更戍兵也更有三品詳見兵制此言踐更輒與平價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吳王欲得人心乃與平價官讐之也

僑居勒還本屬

東魏自喪亂之後戶口失實徭賦不均。以孫騰高隆之為括戶大使分行諸州得無籍之戶六十餘萬。僑居者皆勒還本屬。

司隸子戍邊

漢蓋寬饒為司隸其子步行常自戍邊

丞相子戍邊

宋蘇頲澹論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使衣冠之人與編戶齊役。

年長與食

見者與

年老持更

晉劉弘為荊州。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甚苦。呼之蓋一兵年老羸疾無襦。遂給以韋袍複帽

相率助役

魏司馬郎伯達為滎陽長民有徙居都內者。後縣調船徒恐不擾徙居之民乃相率私還助役。其見愛如此。

躬護作役

唐崔從為宣州刺史前此大水壞河防許州不敢擅興役崔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竟有詔徙官。崔卿恐功不成弗即宣詔而撫處飭勵愈急民成然後發詔而去。滁人立碑頌德。

籍戶調兵

唐李抱真為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頤策山東有變則澤潞為兵所先集且承戰伐之後賦重人困。軍伍凋散乃籍

戶三丁擇一，蠲其徭賦，給以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
終大校，于是天下步兵稱昭義爲最。

據簿輸差

唐宣宗大中九年，詔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
及役輕重作簿，送刺史檢署訖，鏁于令廳，每有役事，委令
據簿輸差。

豪姓徙貫

唐李栖筠奏，部中豪姓多徙貫京兆河南，規脫徭役。

姦人匿籍名

唐薛存誠遷給事中。時瓔林庫屬籍工役，存誠曰：此姦人
匿籍名，以避征役，不可許。注籍削也。

定九等戶

宋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
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
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太宗太平興國五年，
京西轉運使程能上言：諸道州縣民事徭役者，未嘗分等，
慮有不均。乞下諸路轉運使差官定爲九等，四等戶令充
役，下五等戶並與免之。于是詔令轉運使躬親詳定，勿復
差役。

行五則法

初，宋太宗定九等差役法，歲久，奸偽滋生。而里正、衙
前主運官物，陪償折耗，役爲至重，民多破產。若至仁宗至
和二年，知并州韓琦請罷里正法，于是民亦爲幸免之。乃視貲
産多寡，差充鄉戶衙前，罷鈔，分爲五則，定役輕重，而罷里
正衙前。自是民稍休息。

助役十害

宋劉摯爲王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始就職，即陳率
錢助役十害，落職監衡州鹽倉。

免役五害

司馬溫公論免役法有五害：一，上戶年年出錢，無有休息；
二，下戶從來不充差役，今令一例出錢；三，召募浮浪之人，
曲法受賦，盜用官物；四，農民所有，不過穀帛，今惟錢是求，
歲豐則民錢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
五，提舉常平司，厲積貪剝，希求進用。按綱目，宋神宗熙寧
中，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
人在官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
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
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

差免利害

蘇軾謂司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
財，十室九空，錢聚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
在官，不得專力于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之輕
重蓋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軾曰：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
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農出穀

皆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今公欲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然之。

差免是非

秦少游言古大夫進用於熙豐之間者則以差役為是而免為非進用於紹聖之後者則以免役為得而差為失紛揉於中公議移於外一朝有司無常於新故之論無折於是免之名取二法之可用於今者別為一書謂之元祐役法則熙豐紹聖之臣默然而心服矣。

雇役未盡

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蘇公溫公不能周知四方故蘇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乃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乃蘇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為未盡范論忠宣之意雖賢否不同皆知南北風俗所論皆公而不私所主也然京兆知開封府用五日限改雇為差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及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雇役論久不決京謂子厚曰取熙豐法行之耳尚何講為子厚信之雇役遂決蔡京前後觀望反覆賢如君實蔡如子厚京皆足以欺之京真小人哉。

差役不公

宋淳熙八年御筆云朕惟差役之法為日蓋久近年以來又創限田之令可謂備矣然州縣奉行之不公家貲兼并之太甚詭寄挾公幹然差之臨一鄉之中上戶之著役者亡幾貧民下戶畏其差而不敢當頭亂之甚亡謂也宵旰以思甚若不計資民一例只以等第輪差如此則不惟貧富均一且以上不幸而自去一舉兩得何憚而不為乎可令戶部條具來上可采議以聞。

買田助役

宋乾道二年處州松陽縣有一兩都憚充役之苦於是役戶多寡各輸金買田遇當役者以田助役名曰義役。

給田充役

淳熙七年王希呂等奏言有詩曰募役之請臣恢既浙西一路有官田百萬畝乞均給諸郡以充義役。

○戶口

三代以上天運在于西北故戶口多盛于西北舜禹分天下為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以南居其三周公分天下為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淮漢以南居其二三代以下天運在于東南故戶口半盛于東南西漢元始當天下十之一東漢建安當天下十之二西晉太康當天下十之三唐開元當天下十之四宋元豐當天下十之五。

獻數

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

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按生齒者，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故云

上計

漢書吏民愈多，計文不改。計文，上計之文。上計者，奉上戶口錢穀之數也。

損數

戰國趙簡子以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注云：減損戶數，則賦稅輕，民力舒也。

收圖

沛公入秦，蕭何收丞相府圖籍。書。

寄籍

見徭役

定貫

唐令：凡有兩貫者，從邊州為定，次從關內為定，又次從軍府州為定。如俱是邊州或關內軍府州，以先貫為定。

還鄉

漢陳寔為大丘長，鄰國有歸附者，輒訓諭發遣，各令還鄉。

隱附籍

唐玄宗時，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勅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詐巧偽之法以聞。令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內自首，或于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論法遣邊。以融充勸農使，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比年計客戶免六年賦調。于是使者競為刻急，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之，坐貶。州縣希旨，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如之。

隱丁

漢武帝欲作通天臺，之人供役。王溫舒為中尉，發隱丁脫卒，得數百人。上拜為少府。注云：隱丁脫卒，謂隱匿未為丁卒者也。白帖：漢法隱口之罰，以代抵欺之罪。

流人

漢成帝詔流人欲入關者，輒籍內。注云：錄其籍名而納之也。晉惠帝遣侍御史李苾慰勞漢川流民。

王成偽增

漢宣帝地節三年詔：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後詔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膠東相王成偽自加增以蒙顯賞。

劉琨善撫

晉劉琨為并州，士人奔迸多歸附之。琨善于懷撫而短于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也。

浮户

諸葛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少。今國中游户。皆使著籍以益衆可也。鍾琬嘗上言流亡之人非安土重旅棄鄉井也。欲避重役。田家產已空。却□本逃為游人。

新户

晉宣帝紀。遼郡新附。多無名户。魏朝欲加懲責。天子以問宣帝。帝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今宜弘大綱則自知安樂也。

封户

唐宋務光巡察河南道。時滑州餘丁少而封户多。每配封人皆亡命失業。務光建言通天下郡不以封。滑州七縣而封者五。王賦少于侯租。入家倍于輸國。請以封户均之餘州。又玄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故溫户強丁。因避賦役。

八閩集二十九卷　十九　二百四十三

四庫雜考

圖書觀

亡户

唐蘇瓌徙同州刺史。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户。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更相隱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歲一括實。檢制租調。

蔭户

綱目晉孝武帝太和三年冬。燕王暐罷諸蔭户。時王公貴戚多占民為蔭户。國之户口少于私家。倉庫空竭。用度不給。悅綰請罷之。暐從之。使綰專治其事。糾擿姦伏無敢隱匿。出户二十餘萬。舉朝怨怒。

絕户

唐制凡身喪户絕者。所有奴婢部曲資財店宅。並令近親代營喪事及功德外。餘並還女。無女均為近親。官為檢校。亡人在日有遺囑處分明白者。不用此律。

九等

唐六典凡天下之户。量其資產定為九等。每三年縣司注定。州司覆之。然後注籍而申之于省。

五比

每定户。以仲年造籍。以季年州縣之籍。嘗留五比。省籍留九比。仲年謂子午卯酉。季年謂丑辰未戌。

夏户口

禹平水土畫九州。户口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

八閩集三十九卷　二十　二百十五

四庫雜考

周户口

周公相成王。户口一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五千萬二千零

西漢户口

户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

東漢户口

户一千六百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

唐開元户口

開元十四年。户七百六十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

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二十七年。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

唐天寶戶口

天寶十三年。戶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至代宗廣德二年。戶僅二百九十餘萬。口僅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宋祥符戶口

宋興至是五十餘年。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口二千二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宋元豐戶口

元豐中。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口五千七百三十三萬。崇寧中。戶二十一萬九千五十。口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百九十六。至宣和中。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又元初戶一千三百餘萬。口五千八百餘萬。

○屯田

按西域傳。自漢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至征和元年。桑弘羊奏言可遣屯田卒益種五穀于張掖酒泉。屯田蓋始于此。

屯田湟中

漢宣帝神爵元年。趙充國以後將軍將兵擊先零叛羌揚玉。至金城上屯田十二事。帝嘉納之。詔罷兵。留充國屯田湟中。明年羌斬楊玉以降。

屯田許下

東漢靈帝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棗祗請置屯田。曹操從之。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故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屯田渭濱

漢後主建興十二年。諸葛亮悉衆。軍于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屯田太原

唐高祖入京師。時突厥數為邊患。糧道不屬。并州大總管長史竇靜請屯田太原。以省饋運。太宗即位。授司農卿。

屯田埭江

見都督

屯田郾城

裴度征蔡。奏高承簡署牙將。蔡平。詔析上蔡郾城遂平西平四縣為殷州。拜承簡為刺史。治郾城。始開屯田。列防庸瀕溵緣地二百里。無復水患。皆為腴田。

屯田江西

晉應詹屯田于江西。而有水耕水耨之便。

屯田河中

郭子儀屯田下河中婁師德屯田豐州

屯田涇原

唐楊元琰為涇原節度使，墾屯田五十頃，屯築高垣牢鍵，開冦至，耕者保垣以守，涇人便之。

屯田邠寧

諴音咸

唐畢諴為邠寧節度使，并河西供軍安撫使，時戍兵常苦調餉，諴募士罷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

屯田順安

砦音[illegible]

南宋何承矩遷知滄州節度副使，時契丹擾邊，承矩請于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於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陂澤，築堤貯水為屯田，以遏敵騎之奔

軼音迭

軼，太宗嘉納之。

屯田代州

唐張公謹貞觀初為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餽餉。

屯田靈武

五代張希崇為靈武節度使，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勸士耕種，軍既足食而且省轉餉，明宗下詔褒美。

屯田德安

宋高宗時陳規守德安，條上屯田事宜，欲倣古制，令射士民兵分守，開墾軍士所屯之田，又下險隘處立堡砦，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

屯田金陵

宋韓世忠田金陵，王之奇田兩淮，岳飛田岳州，吳玠屯田梁洋。

屯田火山

宋韓琦知并州，以為國初潘美鎮河東，患寇鈔，掠令民內徙，于是忻代寧化火山之北多廢壤，令棄不耕，適以資敵，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荒田九千六百頃。

○水利

禹作司空平水土，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引漳溉田

魏史起，襄王時為鄴令，以鄴之田惡，由漳水在其旁，不知用也，起遂引以溉田，鄴用富饒，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瀉鹵兮生稻粱。

引涇溉田

韓水工鄭國，說秦王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欲以溉田，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併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鑿渠溉田

列國魏西門豹，文侯時為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溉民田，民得水利，皆饒足。

作渠溉田

東漢鮑昱永平中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常決壞，費用至三千餘萬。昱乃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穿龍首渠

漢溝洫志：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田萬餘頃。于是發卒萬人穿渠，得龍骨，故名龍首渠。

穿鴻郤陂

漢鄧晨為汝南太守。郡有鴻郤陂，已廢。晨欲修復之，聞許楊曉水脉，署為都水掾，使典其事。起塘四百餘里，累歲乃成，魚稻之利，流衍他郡。

號鄭公陂

三國魏鄭渾為沛郡太守。興陂池，開稻田，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人號曰鄭公陂。

名強公渠

唐強循字季先，戾州人。遷雍州司士參軍。平原無泉，人多渴死。循教人穿渠，因以灌田，名強公渠。溫造開化卿渠，溉田二千頃，名右史渠。

行視水泉

漢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行視郡中水泉，開溝洫，起水門，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民得其利。

按求水道

唐薛平為鄭滑節度使。德宗時，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二里所。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往請魏博節度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他地，疏道二十里以殺水患，還田七百頃于河。滑自是人無患。

穿渠通運

魏賈逵為豫州，通運渠二百里，名曰賈侯渠。又隋薛胄為兖州刺史。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濫大澤中。胄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百姓賴之，號薛公豐兖渠。

鑿江通漕

晉杜預鎮襄陽。巴丘湖乃沅湘之會，表裏山河，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

鑿富民渠

隋郭衍為行軍總管。文帝徵為開漕太監，部率水工，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名曰富民渠。

鑿平虜渠

唐姜師度為易州刺史，循魏武帝故迹，鑿平虜渠以通餉路。

浚渠通商

唐薛大鼎為滄州刺史[illegible]無棣渠又塞，[illegible]海[illegible]浚治之，由是商賈流行[illegible]長蘆漳衡三河

分泄夏潦水不爲害。

削堰除害

宋陳襄知常州。運河横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爲常蘇數邑民田之害。襄案世業。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不踰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始得北流。民害始除。

完六井

杭州本江海之地。水泉醎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久廢開治。至是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湖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于江潮。而潮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後蘇軾知杭州。始浚二河。以一河受江潮。以一河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募人種菱湖中。而收其利以備修湖。杭人名堤曰蘇公云。

浚三溝

宋蔣之奇遷淮東轉運副使。歲荒民流。之奇募民修水利以給食。如揚之天長三十六陂。宿之臨渙橫斜三溝。用工至百萬。溉田九千頃。活民八萬四千。又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爲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

石屋厭怪

見水

木龍殺暴

宋陳堯佐爲河東轉運使。河決滑州。堯佐欲爲堤捍水。乃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勸爲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以殺水暴。及堤成。又爲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因號爲陳公堤。

籍兵增隄

宋趙昌言知天雄軍。澶州河決。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負土增隄。以兵不滿千。乃索禁軍佐役。太宗手詔褒之。

鳩民築圩

宋洪遵知太平州。圩田壞。民失業。遵鳩民築圩。曲盡其方。親裁所餉錢。思意傾盡。民忘其勞。後知婺州。奏金華田多沙土。勢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旱。故境內陂湖最宜早治。遵令耕者出力。田主出穀。凡爲公私塘堰及湖。計八百三十七所。

築捍海堤

宋范仲淹監西溪鹽倉。時以通泰海三州湖水皆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建白於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詔從之。以仲淹爲興化令。專掌役事。民享其利。立廟祀之。又沈起。熙寧中。知海門縣。海潮至界。民田起爲築堤七十里。西接范堤。以障鹵潮。引

江水溉田由是□□，□路□王制公有記。

築捍海堰

宋張綸為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既五渠通大湖入于海，復
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通州河堤二
百里于高郵北，為斗門十，以泄橫流。泰州有捍海堰，
延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修
復，而論者以為濤患息，而畜潦之患興矣。綸曰：濤之患
十九，潦之患十一，獲多而亡少，豈不可耶？表三請，願身
自臨役，命兼權知泰州，卒成堰，復逋戶二千六百，州民利
之，為立生祠。

修六塔河

宋仁宗至和二年，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
州商胡河穿六塔河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宰相富弼是其策，
詔發三十萬丁修之。歐陽修力諫其不可，後卒無成功，貶
仲昌于英州。

鑿二股河

嘉祐四年，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
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以紓決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
三千人，幾月而成，又併五股河浚之。

一馬政

周禮夏官：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
種；家四閑，馬二種。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
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騋音來

衛文騋牝

列國衛文公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
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故詩人詠之曰：秉心塞淵，騋
牝三千。言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以至于三千之眾矣。

魯僖駉牧

駉音扃

魯僖公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
坰野，而牡馬之多，駉而壯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馬極其
盛，而國之殷富可知矣。故詩人頌之曰：思無疆，思馬斯臧；
思無期，思馬斯才；思無斁，思馬斯作；思無邪，思馬斯徂。言
其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也。

致數千羣

漢文帝初年，廄馬止百餘匹，下取給于邊郡。班氏居塞，則
致馬數千羣。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

養三萬匹

景帝時，御史大夫鼂錯奏禁馬高九尺五寸以上，齒未
平，不得出關。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北邊，以
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萬匹。

掌于郡守

漢武帝征伐四夷，益務畜馬，以馬少，而可上郡牧萬騎，太宗□
馬政始掌于郡二千石，至今□馬四十萬匹，自遣衛霍
進伐匈奴，而馬於是大耗。

掌于太僕

唐高祖得突厥馬三千匹于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于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凡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玄宗即位牧馬至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内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開元間馬有四十三萬匹帝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别為羣望之如雲錦焉

有馬免算

漢武帝元鼎二年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又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又開居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内郡之制也至于邊郡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

畜馬免丁

宋仁宗時丁度為羣牧使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遂廢八監陝西河東歲市馬一萬二百匹尤能補京畿羣下之闕所用兵數馬所市馬比常歲特十之一請下令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為兵之處有能畜一戰馬者使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

市馬關輔

唐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匹實内廐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憲宗元和十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西十一年廐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為龍陂監十四年監罷還監于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

買馬私家

宋太宗雍熙初詔比屬未平方資戰騎分遣使臣収買京城諸道私家所畜之馬

始置二務

宋太祖以五代時監牧多廢官失其司馬不得蕃息時但有左右飛龍院帝始置養馬二務遣中使詣邊州市馬自是閑廐始充矣

新作四廐

宋太宗既平太原遂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匹國馬始多詔于景陽門外新作四廐名曰天駟監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使為左右天廐使閑廐使為崇儀使乃廢元初始分置諸州牧養雍熙初并遣屯于邊外市馬勿行點直改天廐院為騏驥院天駟監為天廐坊

遣官監作

宋真宗咸平三年羣牧司總乃外馬政也文是判官一人巡行諸監取撃生駒二歲已上齊印之左右騏驥院六坊監止留馬二千餘匹餘皆三月出就牧秋冬入廐其御馬準備用者在京師

遣使省牧

宋高宗謂馬顧浩曰馬從宜土當就水草地淵浩得奏飲

州四望山等處以爲牧地，郡守帶提領之。選差使臣五員專管牧養事。

置監交城

宋英宗時，唐介知太原，請于交城縣置馬監。詔比部員外郎崔台符相視，得汾州故牧地一千餘頃，其千二百餘頃民以耕佃者，令入租以給費，月多益上。從介請置監，自沙苑發牝馬五百匹往交城，遂以台符兼牧判官。尋詔台符及劉航用修羣牧司敕令。

置監河南

宋神宗即位，留意馬政，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台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南者爲牧生監。凡在外諸監並分爲兩使，諸監官皆帶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

山堂肆考政事第四十卷

刑辟

唐虞三代皆用五刑。五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也。刻其額而涅之曰墨，截鼻曰劓，刖足曰剕，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曰宮，大辟，死罪也。此即古者肉刑之法。其後又作九刑，正刑五，兼流贖鞭扑，凡九也。至隋唐之五刑：一曰笞，二曰杖，三曰徒，四曰流，五曰死。笞刑五，自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二千里；死刑二，絞與斬也。唐雖損制，策繁其刑，是多其網羅，欲人之不入也；省其刑，是卑其垣墻，欲人之不踰也。故曰繁與省，不足道焉。

弼教

虞書：帝曰：皋陶，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坊淫

坊音房

禮坊記：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周禮大司徒以刑教中，則民不越。

助治

東漢劉向曰：教化所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

御奸

晉國語：亂在內爲軌，在外爲奸，御軌以德，御奸以刑。

入矢

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然後聽之所以自明其直也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然後聽之所以自明其實也鈞三十斤。

坐石

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麗于法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以肺石達窮民凡民有冤抑而訴于上者立于肺石七日聽其辭以告于王注云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罷民未入圜土平之以嘉石使之思其文理肺石赤石也。

書竹簡

左定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注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于竹簡故言竹刑。

徇木鐸

周禮天官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觀象魏之法徇以木鐸不用法者邦有常刑。

鑄刑書

左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清民不亦難乎注云鑄刑書謂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也

觀刑象

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注云吉謂朔日象魏闕也挾日從甲至癸也斂收也。

說桎梏

易蒙卦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注云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

用甲兵

刑法志大刑用甲兵次刑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又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五禁

秋官士師掌國之五禁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三典

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糾萬民

大司寇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又地官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曰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之刑也。

威四夷

左傳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

即天論

論音倫 禮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制，斷也。天論，天理也。即天論，言與天意合也。

象雷威

刑法志：為刑罰威獄，使人畏忌，以類震耀殺戮，取象雷霆威也。

三刺聽獄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詔司寇聽獄訟。三刺：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三宥：一宥曰不識，二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三赦：一赦曰幼弱，二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注云：刺，殺也。訊，詢問也。

五聲求情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議能，五議功，六議貴，七議勤，八議賓。辟，法也。

草艾則墨

艾畢刑，小[illegible]立秋之後，草可艾，此可艾則墨刑可行也。墨，刑之輕者。

後漢乃遇

毋留有罪

禮月令：季秋之月，雜獄訟在內，皆[illegible]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鞭策

白虎通：五刑之鞭策。

斷獄

後漢虞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民之銜轡。

季秋斷獄

漢宣帝選于定國為廷尉，後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為廷尉平，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刑獄號為平矣。讞，議罪也。季秋後議罪，時肅殺之氣也。

季夏行刑

隋文帝嘗以六月棒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然此時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陽之時震其威怒，我則而行之，有何不可。

斷刑

皮門休[illegible]曰：古之決獄，行其民情也。衰今之決獄，行其民情也。喜衰之所以化之不行，喜之

捕其貲財之法坐曰六帖焚林竭澤不時名曰暴
地[illegible]名曰傷人

定分

周書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注云非訖盡也威權勢也富
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于權勢之家亦惟得
盡法于賄賂之人言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

府辜

周書獄貨非寶惟府辜功注云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
也辜罪也功事也言受獄貨非寶惟以聚罪為事也

窮詰書吏

三國魏胡質字文德為常山太守遷任東莞有士盧顯為

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家有少妻所以死乎悉召見
其比居年少有書吏李若問之色動遂窮詰其狀即自首

兒坐僕人

唐時有櫂梁山者被逆拐河南尹王[illegible]特使僕往按久不能
決乃命宋璟為[illegible]後按其狀一言而決初梁山謀
請婚集多假僕于人今按獄吏以成其僕人璟曰婚禮借
家人情有之而狂誕乎然非所知使知而不從是與為
反係斷弗知何罪之有遂釋數百人

不疑引經

兒京尹

懷素守法

唐[illegible]懷素字性[illegible]元[illegible]表太僕崔宣道[illegible]監察御
孫[illegible]之為祖道從列之[illegible]使[illegible]宣道等與元忠謀
反武后召懷素按之懷素曰以謀逆流人因[illegible]得非以為
誅反則非其比以德誅嫁為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今元
忠罪非彰比不宜坐餞送之人况陛下操生殺之柄欲加
之罪自當[illegible]決理心既付臣按惟知守陛下法爾后意解

聞哭知姦

王充論衡鄭子產晨出聞婦人哭拊僕之手而聽有間使
吏執而問之乃絞其夫也其僕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
凡人於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
而懼知其姦也

容色得賊

三國魏高柔為廷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
[illegible]妻盈及男女為官奴[illegible]盈[illegible]廷尉稱
[illegible]汝何以知夫不亡[illegible]夫少[illegible]一老嫗為
當[illegible]不[illegible]非是[illegible]不[illegible]復問曰
汝夫不與人有[illegible]乎對曰夫良[illegible]人[illegible]又曰汝夫不
與人交錢財乎對曰[illegible]宗不稱[illegible]時
子文[illegible]坐[illegible]見子文[illegible]以汝前曾
與人錢[illegible]子文曰自以單貧不敢舉人物也柔察子文色
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事露應對不
次柔曰汝已殺禮宜早服子文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

之所柰遣吏卒往掘即得死詔書復盈母子爲平民抵吏罪

女哭不哀

漢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聞女子哭而不哀問之曰夫遭燒死遵勑吏輿尸令人守之曰當有物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遵披視有鐵椎貫頂考問乃云以淫殺夫

婦哭不悼

見酉陽雜俎唐韓晉公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飲停置杯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在何所或對在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對曰夫死而哭淹疑之再三拷問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于尸側有大青蠅集于其夫之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于鄰人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因問晉公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

不漏罪人

唐張說字道濟睿宗即位遷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景龍中譙王重福反伏誅留守捕繫支黨經時不決上令說按其獄盡得其情有枉濫者一切釋之上勞之曰知卿按獄不枉良善不漏罪人非卿忠直豈能知此

悉縱枉盜

新唐書唐錢徽字蔚章貶江州刺史初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獄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真盜

令吏追聽

風俗通漢薛宣爲臨淮太守有一人持縑入市遇雨將縑披覆後一人至求庇蔭因授一頭與之雨霽當別因爭云是我縑各詣府訟其事薛宣呼騎吏斷縑各與其半令吏追聽之後人喜曰君恩縑主稱冤不已宣知其狀拷問乃服罪

令吏密隨

晉陸雲爲浚儀令人有被殺者主名不立雲喚其妻無所問追出密令吏隨之曰其去不十里當有一男子與語便縛來吏如言果得一男子拷問之云與其妻同謀殺夫聞妻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耳于是一縣稱爲神明

正大姓殺人

宋朱壽昌知閬州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乃賂里民代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奸引囚詰之曰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爲婦且婿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否囚色動則又擿之曰汝且死彼書券抑汝女爲婢指錢爲傭直又不婿汝子將奈何囚悟涕泣稱冤曰囚幾誤死遂以實對立取子良正諸法

斷老父認子

宋程明道爲澤州晉城令富民張氏子父死未幾有老父至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且陳其由張氏子驚疑相與詣縣老父曰某業醫遠出妻生一子貧不能養以與

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顯問張父矣汝何記之詳也老父曰書于某冊後歸而知之因命其以冊進冊中云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張問張氏子汝年幾何曰三十六又問汝父年幾何曰七十六遂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纔年四十八即謂之翁乎老父驚駭遂服罪

議傳命深事

東漢郅鄆明帝時為郡吏辟于公府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鄆問之鄆對章應罰金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于事為誤其罪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意鄆曰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用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鄆廷尉正

斷匿名告人

宋王安禮神宗時知開封府時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最後一書又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若皇有素不快于者者耶曰有持筆來售者拒之怏怏去其意似見銜即命捕訊果其所為也即梟首于市被告者不逮一人京師稱為神明

審擒道士

國史異纂唐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傑察其非不孝子也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其罪至死得毋悔乎寡婦曰子無頼不順母寧復悔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尸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尚冀其悔再三論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于門外傑密擒之一問遂承伏云某與婦私常為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寡婦及道士同棺載之

訪釋僧人

宋向敏中判西京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不許求寢于門外車箱中是夜有盜入其家携一婦并囊衣踰墻而出僧不寐窺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執詣縣矣因亡去夜走荒草中忽墜眢井而踰墻婦人已為人所殺屍在井血染僧衣主人踪跡捕僧送官不堪掠治遂自誣服獄已成敏中獨疑之詰問數四僧乃備言其故于是密遣吏訪其賊吏食于村店有嫗聞其自府來問曰僧某獄如何吏紿曰已笞死于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誤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害彼婦人乃此村某甲所殺也吏問其人何在嫗指示其舍吏往捕獲并得其贓僧始得釋

斷長姒罪

漢黃霸為潁川守郡中有富家兄弟同居弟婦與長姒同懷妊姒胎傷匿之弟婦生男長姒輙取以為己子論爭三年訴于府使人抱兒于庭中乃使娣姒競取之姒持之甚

猛第婦恐有傷而情其妻乃叱長奴曰汝貪家財欲
得此子耶慮有所傷乎此寔當矣奴伏罪。

理當民冤

見推官

辯換金

疑獄錄唐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編甿因耨田得馬蹄
金一罋里民送于縣縣將送府慮邑中欲以爲殊績慮公
藏主守不嚴因使置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皆爲土
塊矣莫不驚駭以狀聞僉云奸計換之邑宰莫能自白遂
以易金伏罪被繫僕吏曹以刑辟鍛成其獄以案上聞汧
公覽之盛怒時袁相國滋字德深在公幕中曰甚疑此事
請盡詳之汧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豈別有所見非判官莫
能明之袁因使移獄于府中按問乃云罋間二百五十
餘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存焉遂于列肆索金鎔爲與塊
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之力乃二農
夫以竹擔至縣境計其金非二人以竹擔可舉明其即路
之時金已化爲土矣于是大驚遂獲清雪汧公嘆服
無已每言其才智乎所不及其後袁參徒步清途至德宗時
爲宰相。

原造仰

見推官

問黃斷獄

東漢行中[illegible]書斷獄。東豐遊學三年而反宿妻家妻
爲賊殺妻兄疑豐殺之[illegible]云汝初行時有怪夢及占卜
否豐曰初行時夢乘馬渡水向北而南俯見兩日在水中
馬左白右黑若以夢獄[illegible]三沐避三枕既至妻兵沐夜
換豐枕豐惶言皆不從妻乃自木枕枕而寢賊曰易坎
爲水[illegible]乃馬渡水向北而南從坎至離也[illegible]同變離爲
中女坎爲中男兩日[illegible]水也水左有馬乃馮字兩日乃昌
字也[illegible]昌殺之[illegible]乃具服與豐妻通思豐欲殺
之期新沐者枕枕爲驗誤中婦人耳。

假寐得姦

見通判

治妻逐妻

宋王罕知潭州有狂婦屢訴事出言無實郡之州勃罷前
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之[illegible]稍可曉本
婦爲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奪其家資屢訴不
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治妾而反其資婦良愈邦人稱爲
神明監司上罕治狀賜書獎諭幷絹三百疋。

治僕告主

宋宋庠字公序知河南府有一僕告主舉人行李有漏稅
物庠曰舉人行橐孰無貨物未可深罪若僕告主此風不
可長也乃治僕罪遣之。

驗張尤殺妻

唐李景略，涼州人。閉門讀書。李懷光爲朔方節度使，招在幕府。時五原將張光挾私殺妻，以貲市獄，前後不能決。懷光命景略驗之，光遂伏辜。既而亭午有若女厲者，被髮血身，膝行前謝而去。

證李甲誣姪

宋錡僖知洋州時，土豪李甲者，兄死，迫嫁其嫂，因誣其子爲異姓，以專其貲。嫂歷訴于官，甲輒賂吏，使掠服之，積十餘年。其訴不已，竟未有白其冤者。僖視舊牘，其誣兄子爲異姓，但未曾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以乳醫示之，衆乃無辭。因斷貲還兄子，仍治甲罪。

斷女誣母

漢宣帝時，陳留一老人，年八十餘，家富無子，祇一女適人。其妻卒，翁復娶一妻，生一子。翁死，其妻育子數年，前妻女欲奪其財物，誣後母所生非我父子。郡縣不能斷，聞于臺省。時丙吉爲廷尉，乃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日中無影。時八月中，命取郡中同歲小兒，均服單衣，惟老人之子畏寒變色。又令與諸兒同立日中，惟老人之子無影。遂奪其財物歸後母之男，前女服誣母之罪。

斷盜誣人

宋錢惟濟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箸。因詰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

上輕，正汝以左手傷右臂也。誣者乃服。

○愼刑

盡心

禮王制：刑，侀（音刑）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服念

周書：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注云：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爲囚求生道也。蔽，斷也。

簡孚

周書：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注：簡，覈也，覈其實也。孚，無可疑也。罰，贖也。過，誤也。

明愼

易旅卦：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官成恩

杜緩爲守，治諸陵縣，每冬月具獄，常令去酒省肉。官屬皆

咸其恩

夫直對注

見冬

使師王虔

唐沈傳師，字子言，爲宣州刺史。吏各[illegible]法。每斷獄，必

乃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决。

徐堅覆奏

唐徐堅爲萬年主簿。天授三年上書言。因有五聽。令有三覆處夫情也。比犯大逆。詔使勘問。得實輙決。人命至重。萬一不實。欲訴無由。還就赤族。豈不痛哉。臣請如令覆奏。則死者無恨。

面封

見御史大夫。

口案

唐張九齡字子壽。歷刑獄之司。無所不察。每有公事赴本司行勘。胥吏未敢訊劾。先取則于九齡。九齡令囚于前。面分曲直。口撰案卷。囚無輕重。咸當其罪。時人謂之張公口案。

畫衣 已下寬刑

尚書大傳。古之用刑者。畫象而民不犯。蓋上刑赭衣。下刑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之。白虎通。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髕音賓臏者。以墨幪其臏處而畫之。犯宮者履雜屝。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矣。

贖金

虞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訓夏

周書。呂侯爲司寇。穆王命之刑以誥四方也。書後序。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注云。訓暢贖刑。謂訓夏后氏之贖刑也。白帖。訓暢夏禹之刑。更從[illegible]。

除奏

白帖。周訓夏刑。人免用又[illegible]。除秦法政是以和。

出竹囚

晏子春秋。齊景公樹竹。令人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晏子以寬惠[illegible]衆爲諫。公即令出斬竹之囚。

臥木囚

漢王充論衡。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形。臥木囚其中。囚當罪。木囚不動。冤者。木囚即奮起。蓋囚之誠著木人也。

令妻入獄

東漢吳祐。字季英。以四行遷膠東相。有毋丘長者。殺人臨刑。祐問有子否。長曰。有妻無子。乃緣其桎梏。令妻入獄。有身。然後行刑。長泣曰。何以報吳公。後生子。以吳爲名。

遺囚還家

見太守下。

文而無害

索隱。蕭何爲吏。文而無害。正義云。文無害。言有文無所

枉害也。

嚴而不殘

漢書 漢武帝時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其母輒問不疑

又晉劍 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

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論盜玉環

漢張釋之爲廷尉，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事下廷尉。釋之

奏當棄市。上大怒，欲置之族。釋之免冠謝曰：法如是足矣。

今盜宗廟器而族之，萬一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

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論傷御帶

唐柳渾字夷曠，判門下省。玉工爲帝作帶，誤毀一銙。工不

敢聞，私市他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詰之，工人伏罪。帝怒

其欺，召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

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罪止當杖，請論如律。由是

工得不死。

罷職放歸

見尹上

請止間奏

宋太祖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

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

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崔公無枉

見殺中侍御史。

唐卿無冤

見大理卿

炮烙之刑 已下酷刑

通鑑：商紂爲銅斗，以火燒然，使人舉之，手爛。更爲銅柱，以

膏塗之，加于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紂與妲己以爲笑

樂，名曰炮烙之刑。

椓黥之法

周書：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

爰始淫爲劓刵椓黥。注云：謂始過爲劓鼻刵耳椓竅黥面

之法也。

刖足

左昭三年，齊景公謂晏子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

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

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爲是省于刑。注云：刖足者多，故踊

貴而屨賤。又白帖：想踊貴之時，俗由是以敝屨棄之日。

人何以堪。

鑿顚

漢刑法志：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

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顚、抽脅、鑊亨之刑。注云：鑿，大而

無足曰鑊。

殺伐之威

[illegible]以殺戮立威[illegible]大姓犯法者輒斬

下[illegible]大[illegible]不由[illegible]加[illegible]行因不勝痛者

劉宣[illegible]

自剄而死者歲至數千百人司空主役官。

鞭笞之威

[illegible]鞭笞之威[illegible]按左傳二十七年楚子玉治兵

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赭衣塞路

漢刑法志秦始皇[illegible]奸邪並生赭衣塞路天下愁怨潰而

叛之又漢唐林曰秦設重刑而盜賊滿山赤衣半道。

玄鉞肆朝

隋志秦始嚴霜于政教撞流電于邦國置厥偶語生愁怨

于前毒網凝科害肌膚于後玄鉞肆于朝市赭衣塞于路

衢。

大夫逃死

左襄二十六年楚多淫刑則大夫逃死于四方。

百姓怨嗟

隋志文帝[illegible]及九族[illegible]行轘裂梟首之

刑戮[illegible]之命公卿以下[illegible]其[illegible]百姓怨嗟天下大潰

夷族令

漢刑法志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當三

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于市

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其舌故謂之具五刑韓彭之屬皆

坐此誅。

隨年杖

五代劉銖用法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

隨其年數杖謂之隨年杖又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合

歡杖。

沈命 沈音沉

漢武帝時盜賊滋起于是作沈命法盜賊起不發覺發覺

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已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

畏誅雖有盜賊不敢發故盜賊寖多上下相匿以文辭避

法按沈沒也蔽匿盜賊者沒其命。

決屍

唐天寶中哥舒翰爲安西節度使差都知兵馬使張擢上

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權擢逗遛不返因納賂交結翰

續又上京朝奏擢知翰至求救于國忠國忠乃除

擢兼御史大夫翰[illegible]節度使敕下[illegible]翰翰命部下

數十人于庭數其罪杖而殺之然後聞帝乃以擢屍賜翰

更令決屍一百。

蒼鷹

郅音質

酷吏傳郅都遷爲中尉行法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

室見郅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赤豹

孔六皓唐王旭時為監察御史與御史李嵩李全交皆以嚴酷取名號三豹御史嵩為赤黧豹全交為白額豹旭為黑豹閭里相謂曰若遇殺值三豹

逮坐千餘家

酷吏傳王溫舒陽陵人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

報殺四百人

酷吏傳義縱遷定襄太守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兄弟賓客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

父子伏誅

東漢周紆字文通為渤海守酷虐任情每赦至先決刑後宣赦後坐事父子皆伏誅

兄弟遇害

晉荀晞字道將都督青兗二州性刻苛吏莫而弟純嚴酷尤過于兄後兄弟皆遇害

次骨

酷吏傳杜周為中丞其治與咸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及為廷尉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狀按獄之吏當時酷吏。

次毛

唐崔元綜雖外示謹厚而情甚刻深每受制獄必吹毛求疵甚于重辟人多鄙之

斷舌决口

五代史洪崇字化元民抵罪吏以白筆舉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之又為斷舌决口斷筋折足之刑

柔順蚩涎

南漢劉龔性聰悟而苛酷為刀鋸支解刳剔之刑每見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柔順蚩涎呼呷人以為真蛟蜃也

鐵刷剔膚

五代劉守光為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刷剔其皮膚以死

鐵籠罩首

唐武后時酷吏索元禮為鐵籠罩囚首加以楔至腦裂而死又天授中或告周興謀反詔來俊臣鞫狀初興未知被告乃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服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炭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君入甕興駭汗叩頭服罪

少長皆坐

隋末王世充頷下多背亡乃更峻其法以威之一人逃少長皆坐。

子弟不宥
唐宣宗性嘉刑名。嘗曰，犯我法者，雖子弟不宥。
商君論囚
秦商鞅臨渭水，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
逢吉靜獄
五代漢蘇逢吉，性好殺。高祖生日，遣吉疏理獄囚以祈福。
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因報曰，
獄靜矣。
步過六尺被刑
新序。商君之法，步過六尺，棄灰于道被刑。
盜取一錢棄市

隋高祖行盜取一錢棄市之法。有四人共盜一榱桷，三人
同竊一瓜，事發即時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者，謂曰，吾豈求
財者耶，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
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也。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爵無類
矣。帝聞之，詔停其法。
喜聞斷刑
唐李匡遠性急，一日不斷刑則慘然不樂。嘗聞捶楚之聲，
則曰，此一部肉鼓吹也。臨終曰，吾平生殺數十遭，以此
享年八十二。及葬，盜發其墓，斷其四肢，乃殘刑之報也。
相勉爲虐
見姦邪
商集四十卷終

山堂肆考攻案第四十一卷
○獄繫 附寃獄 滿獄 鬻獄
獄，始作于皐陶。其制圜象斗。墻曰圜墻，扉曰圜扉。
總而名之曰圜土。周禮所謂凡害人者，寘之圜土，
而施職事焉，是也。風俗通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
曰囹圄。博物志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
議九棘
易習坎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釋文，衆議
獄于九棘之下。
關三木
史魏其侯衣赭不關三木。注云，關三木，頭及手足也。又梆

宋元斯刑論貫五木，加連鎖而致之獄。
納橐饘
左傳二十八年，晉執衛侯歸京師，寘諸深室，甯武子職納
橐饘焉。注云，武子以君在幽隘，故以衣食爲己職。橐，衣囊。
饘，糜也。
去桎梏
禮月令孟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孟秋之
月，修法制，繕囹圄。
無留
月令仲秋之月，命有司申嚴百刑，無留有罪。
勿擾

史記曹參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後代蕭何入相，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獄市者，所以幷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以是先之。

子長修史

漢司馬遷字子長，因論李陵得罪，幽于縲紲，因而發憤，修史記實錄。

鄒陽上書

齊鄒陽游于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于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乃從獄中上書，王立出之。

黃霸受經

漢書：夏侯勝議不許宣帝尊武帝廟，及丞相長史黃霸坐不舉劾，俱下獄。霸在獄欲從勝受洪範，勝辭以死在旦夕。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善其言，遂授之。

杜篤為誄

東漢杜篤字季雅，客居美陽，數從美陽令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獄。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賜帛免刑。

田甲辱安國

漢御史大夫韓安國字長孺，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按：蒙，縣名，屬梁國。

牢脩告李膺

東漢河南張成弟子牢脩上書，告李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于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者，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一百餘人。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不與黨人為恥，上書自言，朝廷知而不問。

罵坐被繫

漢灌夫字仲孺，潁陰人，性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武安侯田蚡劾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

遺孤被收

漢武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俱受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故廷尉丙吉受詔治獄，重哀皇曾孫無辜，擇女徒胡組等乳養。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夜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曾孫賴以保全。

許楊受譖

東漢許楊字偉君，少好數術。汝南太守鄧晨欲修鴻郤陂，

豪右因陂役章較所在，揚一無所聽，遂共譖揚，史於下獄，而械輒自解，吏遂白辰，辰驚曰：果臨冤，且忠信可以感靈。即夜出揚還歸。時天雨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

賓王書情

唐駱賓王獄中書情通簡知己詩云：青陸春芳動，黃沙旅思催。覆盆徒望日，蟄戶未驚雷。霜歌闌猶敗，風多木屢摧。地幽蟄室掩，門靜雀羅開。自憫秦冤痛，誰憐楚奏哀。漢陽窮鳥客，梁甫臥龍才。有氣還衝斗，無時會鑿坏。莫言韓長孺，長作不然灰。

黃沙

晉武帝太康初置黃沙獄，以訊囚徒。黃沙，獄名。

紫氣

初吳未滅時，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于天耳。張華問寶劍何在，煥曰：在豫章豐城。獄中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至，即掘獄基，得雙龍劍。

蟲盤

小說：漢武帝幸甘泉宮，經長平坂，見有蟲盤覆地，色如生肝，頭目口鼻皆具。問于東方朔，對曰：此蟲名怪哉。昔時拘繫無辜，咸仰首嘆曰：怪哉，怪哉。蓋怨積之氣感動上天，所生也。此地必秦獄處。即按地圖，果如其言。上又問何以去之，對曰：積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灑之當消。于是取蟲置酒

中須臾糜散。

蟻穴

晉書顧東陽充殿將記：董昭之過江，見蟻附一蘆，昭之救之。後昭之繫獄，蟻銜羣蟻穴獄，昭之逸得免。又使仲記。

企自云其祖坐事繫獄，忽見螻蛄行其左右，因謂曰：爾有神能活我否。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盡而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心異之，復投食與之。數日間其大如豚。及將刑之先，螻蛄夜掘壁為大穴，因破械得從之出亡。後遇赦免。故企世祀螻蛄。

獄中生蒿

見太守上。

獄中生草

見縣尹上。

脫械救火

晉宗邑丞劉榮坐事當成，縣有野火延及，榮脫械救火，畢還自著械。

徹楯為薪

稽古錄畢師鐸囚高駢于南第，遣人守之。駢出金遺守者。師鐸知之，加兵嚴督。駢拘囚日久，供給寖絕，家奴徹廷和閣欄楯為薪，煮革帶以食。

鵲巢獄樹

唐玄宗即位以來二十年間，號稱治平，人罕犯法。大理寺

御徐嶠奏云。今歲天下斷死刑止五十八人。先是相傳寺
獄殺氣太盛。鳥雀不棲。今有鵲巢其樹。百官以幾致刑措
賀。帝歸功于宰相。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爵豳國公。

鵲噪獄樓

朝野僉載。唐貞元中。黎幹逸居空青山。有鵲巢其庭。每以
餘食食之。甚馴狎。後幹逸出仕。被誣下獄。一日有鵲飛于
獄樓上下。向幹逸鼓噪久之。已而果赦下。

殯母還獄

漢鍾離意為棠邑令。民房廣為父報仇繫獄。母病死。廣哭
不食。意憐傷之。聽廣歸殯母。丞掾皆爭不可。意曰。罪自歸
我。義不累汝等。遂遣歸殯斂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虞
得減死論

奪父出獄

魏臧霸父戒為獄掾。能據法守正。不徇太守私情。太守怒
收戒付府獄。霸令數人要奪父出。與父俱亡命。

負囚踰獄

魏孫禮荒亂時與母相失。有馬台者為求得之。台後坐法
當死。禮私導台令踰獄。乃自首。有主簿溫嘉之白太祖。得
罪減一等。

遣吏就獄

宋胡宿行狀。朝廷委公置獄治三司。不以時計度。三司使
護吏不肯遣。公上言曰。淫卒悖慢誠有罪。然折支乃吏所
繫積八十五日而不與三司。是得無罪者。陛下以包拯近
臣。不令置獄。可謂由法由恩。而拯猶不自省。公推制命。臣
恐主威不行。而紀綱益廢矣。拯懼。立遣吏就獄。

給衣薪

宋神宗詔天下繫囚貧乏者。冬月推給衣被薪炭及飯食。
仍委長吏提舉。

給湯沐

宋紹興元年。有進呈疏決禁囚者。上曰。比事甚好。朕方念
之。因祖宗時尚邑內。仿特餅肉。錫賜繫囚。仍具湯沐以示
恩惠。

五月降霜　已下冤獄

見霜。

三年不雨

見雨。

百姓追思

漢趙廣漢為京兆尹。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
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脅丞
相。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
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上惡之。
下廣漢廷尉。吏民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威制豪強
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頌之。榮畜人姓名。

百姓沉滯

漢韓延壽宣帝時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聞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不直延壽竟坐狡上不道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爭進酒食延壽使掾吏分謝送者百姓莫不流涕

鄭昌訟冤

漢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公清刺舉無所避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宦官寬饒因奏封事上以為怨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饒上竟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庶莫不憐之又平通侯楊惲宰相子有材能失位家居或告惲驕奢不悔過帝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司馬公斷曰以宣帝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眾心惜哉

寒朗訟冤

見侍御史

為父訟冤

晉劉隗字大連為司直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隗特奏其冤伯子忠亦訟父不乏軍興無罪受戮

為兄訟冤

唐穆贊字相明累官侍御史陝虢觀察使盧岳妻分貲不及妾子妻訴于官中丞盧佋欲重妾罪贊不聽佋與宰相竇參共誣贊受金捕送獄贊弟賞上冤狀詔三司覆治無驗猶出為郴州刺史

剖腹訟冤

武后周興來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甚謀反誅之其子訟冤于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剖其腹秋官侍郎劉如璿見之竊嘆

割耳訟冤

唐宇文融恨張說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及引僧道崇冒右職帝怒詔源乾曜隱甫等鞫尚書省勸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割耳訟冤帝遣高力士往觀還奏說有功于國帝憫然乃停說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

申理元忠

唐中宗時諸張深怨元忠乃誣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天子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宋璟則抗詞理之曰元忠素稱忠直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言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凋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當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竟貶元忠為高要尉

原雪申錫

唐文宗太和中宦官誣申錫謀立漳王貶開州司馬至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流涕曰此事朕久知其誤而許忠

若迫我以為社稷計倘此皆朕之不明。向使遇漢昭。當不坐此乃復申錫官爵

大霧不開

南部新書。唐李錡之誅。大霧三日不開。或聞鬼哭。上疑其冤詔收葬之

淫潦仍獄

唐崔碣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龐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其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存亡。乾夫內悅其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即陰以百金謝媒。若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為富人。及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毆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賂。而可久反得其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因失明。及碣至。可久陳冤。碣廉得其情。即勒吏捧乾夫。拜前獄吏下獄。悉發賕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方淫潦。獄決即霽

誣劾韋貫

唐杜棘字虞宏。條官率當陸楚。皆名家子。有笑誤。嘗論事忤權。棘遂誣劾以罪。帝遣中人至家。廷勞畢。出詔執貫撻殺之。二人以無罪死。天下莫不稱冤。

誣繫崔寧

唐崔寧為裴冕牙將。時劍南事。寧掌書記。康湛詐作寧書遺朱泚書獻之。盧杞因奏寧初無功。順心反狀明甚。上怒。召至朝堂縊殺之。併籍其家。中外冤之

雪師旦枉

唐李尚隱。權左臺監察御史。時有馮昭泰者。性鷙刻。人畏其強。嘗誣桐廬人李師旦二百餘家為妖蠱。繫獄。詔御史覆按。皆托病不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為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冤。

訟岳飛冤

宋秦檜矯詔下飛與子雲大理獄。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鑄察其冤。白檜。檜曰。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為言。卨喜。白檜簿錄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途日月皆可考。乃收其御札。送官藏之。以滅其跡。卨又使于鵬孫革等證飛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等。皆言飛無辜。不聽。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飛年三十九。子雲與張憲皆棄市。時紹興十一年十一月也。于鵬等從坐者六人。薛仁輔等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岳飛冤。下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罪者。皆進秩。

禁獄二世 已下滯獄

東漢濟河相叔孫光坐贓。禁錮獄中二世。後居延都獄犯

賦楊虞卿議以光為比劉憶曰春秋惡惡止其身而禁及
子孫非詳刑之意

放獄九人

唐盧拱字昌翔太和五年為山南宣撫使內鄉倉督鄧琬
負度支漕米七千斛吏責償之繫其父子至孫凡二十八
年九人死于獄拱奏申釋之詔切責鹽鐵度支二使及天
下鹽院自今符追繫三年以上者皆原之

三赦不原

白居易見度支有囚繫閿鄉獄者更三赦不得原乃奏言
父死于繫夫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
凡十餘上朝廷許之

積歲不決

唐鹽鐵度支屬官悉得以罪人繫所在獄或私置牢院而
州縣不聞知歲積至千百數不時決殷侑奏許州縣糾列
所繫申本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從之

答杖張氏 已下獄杖

宋至和中陳執中為相出嬖人張氏笞女隸至死言官趙
抃范師道極言執中嬖杖張氏故獄久不治

竊庇范傳

見太守下

十萬奉延賞

幽閉鼓吹唐張延賞聞度支有一寃獄久不決後公判度
支敢以旬日平反視事日案上一帖云奉錢三萬貫乞不
問其獄公怒悉杖吏禁之次日于案洗處又一帖云奉錢
十萬公嘆曰錢至十萬可以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乃不
問

五百賂楊妃

唐裴敦復邑上言溫泉宮其裨將程藏曜曹鑒自以他事
繫金獄求寬捕按之敦復謂冤求致其罪遺以金五百兩
賂貴妃姊妹因得事聞于帝由是貶寬為睢陽太守

倚子繫獄

唐李義府用事其母妻諸子鬻獄門如沸湯

殺身繫獄

見前斷刑

賣降繫獄

唐裴寬遷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晝殺人而王毛仲方
以恩倖將鬻其獄寬固執不從

參軍鬻獄

唐許休宗時陸胺除刺史有錄事參軍頗尚修潔胺召
問曰錄事參軍有幾斷曰有三其下等觸致虐刑貪財鬻
獄胺卻權參軍為太守

赦罪邢侯

左昭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
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

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

（鮒音付）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于市

賂饋魏子

左昭二十八年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賂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

（比音庇）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山堂肆考政事第四十二卷

（蒐音搜）（獮音選）

兵制

周官鄉遂以五起數一家出一人為兵王畿出車萬乘侯國出車千乘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因時之隙而鍊兵也克商以虞芮平淮以江漢征徐命魯公追貊以韓侯隨地之便而出兵也

作内政

齊桓公用管仲之説作内政而寓軍令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居處同樂死生同憂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諸夏世稱節制之師

作丘甲

春秋時魯成公作丘甲蓋丘出一甲也

南軍北軍

漢高祖復秦制京師有南北軍南軍主守衛王宮太尉主之其屬則東明而下八司馬也北軍主巡徼京城中太尉主之其屬則越騎而下八校尉也郡國番上于南軍三輔番上于北軍巴蜀三河潁川則有材官隴西天水安定則有騎士西北之地多車騎東南之地多樓船臨淄則有弩手荊楚則有劒客

越騎胡騎

漢有越騎胡騎謂越人胡人內附以為騎射者也。

聚廣武

漢韓安國曰文皇帝嘗擁天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上竊于兵之不可宿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注云宿久留也。

屯朔方

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為寇遠徙北方。使匈奴使至漢病死漢遣路充國歸其喪單于以為漢殺之乃留充國犯漢邊帝乃遣郭昌屯兵朔方以備

羽林兵

漢武帝置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

黎陽兵

漢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故于黎陽立營領兵騎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

七科兵

漢武帝太和二年。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壻賈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遣為兵從李廣利圍宛按遼與讀適謂謫使戍邊也。

六院兵

唐李愬擒吳元濟詔釋李祐以還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才銳士故愛祐統之祐感激嗚咽。

三品

漢書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踐更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名卒更貧者欲得僱更錢者次直者出錢僱之月二千是謂踐更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天下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之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三日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

三變

唐開元而後府兵之籍缺而不補折衝之將久而不遷一變而為彍騎則關內有常屯之兵而番上之制廢再變而為方鎮則邊塞有常征之兵而番戍之制廢蓋府兵之壞有張說請召募充宿衛始於彍騎之變自李林甫奏停折衝上下魚書始彍騎謂滿張弩也一曰射騎魚書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于都督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

去州兵

晉武帝太康元年詔罷州郡兵交州刺史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不聽永寧之後盜賊群起州郡不能禁遂大亂

置府兵

唐高祖初置府兵其制始于西魏後周而備于隋為十二

衛。帝因之。置驃騎車騎兩將軍府。析關中為十二道。皆置府兵。後改為軍。其法一寓于農。每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又天下既定。廢十二衛。改驃騎為統軍。車騎為別將。至太宗貞觀十年。更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名曰折衝府。兵分天下為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大。大有長。每人甲兵裝糧皆自備。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

民兵番兵

宋太祖監五代方鎮之弊。既平諸國。聚兵于京師。以定軍制。紀律詳盡。其制有親衛殿禁之名。其營有龍虎日月之號。天下之兵。本于樞密。京師之兵。總于三衛。隸侍衛者為班直。隸邊州者為屯駐。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廂兵。什伍其民。發而閱之者為民兵。番夷內附。料而用之者為番兵。

周兵蜀兵

宋太祖初得周兵十三萬。又得蜀兵十萬。太祖繼之兵餘三十萬。至雍熙間。天下兵僅三十萬。咸平景德以來兵倍之。寶元慶曆間。緣邊所屯至七八十萬。天下遂以百萬為額。

神武軍

唐肅宗至德二年。置左右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充之。制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英武軍。

義勇軍

宋英宗治平元年。刺陝西民為義勇軍。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得十五萬六千餘人。民情驚擾。而紀律疏略不可用。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

○兵法

唐陸贄云。兵法者無他。人情而已。適其變。則得失可辨。成敗可知。古之人所以坐鑒於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

黃帝五陣

直銳員方曲為五陣。

太公三陣

星宿孤虛為天陣。山川背向為地陣。編伍彌縫為人陣。又有六韜。謂文武龍虎豹犬六篇也。又有三略。謂上中下三篇也。

風后八陣

天地風雲。虎翼。蛇蟠。龍飛。鳥翔也。

孫子八陣

方員牝牡。衝直。方宜車輪為行也。

釭音工

吳起八陣

曲直、銳、卦、車箱、車釭、秋鶴、函衝也。

孔明八陣

洞當、中黃、龍騰、鳥翔、連衡、握奇、虎翼、折衝也。

田預三陣

魏田預討烏桓，虜伏騎擊之。預因地形迴軍。結圍陳，復陣圓陣。

半千三陣

唐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員半千對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編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宜，為地陣；舉三軍之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

虛實去來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利，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即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即知其去來。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為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陣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敗矣。

消息勝負

武王問太公曰：律管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其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之。其法以天清靜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

察行勢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與敵相守，敵人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可久，為之奈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為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

知彼己

孫子曰：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九地

孫子曰用兵之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為死地是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五衢

魏武侯問吳起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右山左水深溝高壘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為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則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必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為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歸一絕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

五事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注云曲制者部曲旌旗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

四機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陣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將

九變

孫子曰用兵之法將受命于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于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五危

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五間

孫子曰用間有五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

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于外令傳于敵國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上莫親于間賞莫厚于間事莫密于間

五慎

吳子曰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

五法

孫子曰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

五名

吳子曰兵之名有五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

三令五申

見將

十圍五攻

孫子兵法用兵之說什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是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避實擊虛

孫子曰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

攻堅乘瑕

管子曰善用兵者不呼敵不為聚不長行不強進呼敵則敵人戒為聚則衆不用長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韌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

勢險節短

孫子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于毀折者節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

右牝左牡

范蠡曰凡陣之道設右為牝左為牡

以少擊衆

漢李陵與蘇武書曰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唐王君廓從戰東都以十三人破賊萬人馬璘初戰衛南以百騎破賊五千後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賊遂潰朱廷壽用兵常以寡鬬衆還者盡斬之

以敗擊勝

曹操征張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曰追之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曰更追之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至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從之遂追

果以勝歸關羽曰縱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軍而擊勝軍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其後追兵雖精將不敵故必敗曹公攻將軍未盡力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兵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又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勿遏勿追

孫子曰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勿缺窮寇勿追

善攻善守

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微乎微

乎至于無形神乎神乎至于無聲又曰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

順風鼓厌

見大字下

逆風揚塵

五代史張彥澤與契丹戰陽城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天又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彥澤問諸將咸曰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偏將藥元福獨曰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為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不能所謂出其不意者也彥澤即上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至衛村又大敗之。

先聲後實

廣武君李左車謂韓信曰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

先勝後戰

魏文帝欲伐吳蜀問賈詡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皆難卒謀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臣以今宜先文後武帝不從

料內救外

唐郭元振時有請罷四鎮兵以救十姓之地者上以元振充使因與虜情及還上疏曰善為國先料內以救外不念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

偏東撓西

五代周王朴獻平戎策攻取之道從易者始今唯吳為易圖東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眾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

四輕二重

武子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

以曉，則馬輕車；畜鋒有節，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誰能違此，勝之主也。

三門四種

唐李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對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為一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技巧為二種，此四種也。

但教奇正

唐太宗謂李靖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今諸將但能言背實擊虛，及其臨敵，鮮有能識虛實者。卿悉為諸將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法，然後可語以虛實之形。諸將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故設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

不示隱微

唐太宗命李靖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君集奏：靖且反矣，至隱微不以示臣。帝責於靖，靖曰：方中國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已矣，而君集欲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

銜枚潰敵

南史：柳元景隨宋孝武入討，至新亭，依險令軍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各銜枚疾戰，一聽吾鼓音。賊遂大潰。

閉壘示敵

五代王景仁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師範乞兵于行密，遂斬友寧。太祖聞友寧歿，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遂敗梁兵。

六花陣

唐太宗謂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因為圖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爾。

九軍陣

宋神宗以唐李靖無全書，而見之通典，命王震解釋，又令內侍李憲以馬步教習之。謂憲曰：黃帝制八陣，武侯為八陣圖，桓溫為常山蛇勢，即九軍陣法。韓擒虎以授李靖，時知兵者少，故作六花陣。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者即七軍，七軍者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外方，圓陣者內外俱圓。

○枝花

穀梁傳。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荒。五穀不升曰大侵。白虎通。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徹鳧鴈。三穀不升徹雉兔。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祀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縣字音玄舊音懸

薄征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

平糴

魏李悝（悝音李）為文侯作平糴法。必謹視歲上中下熟。上熟則上之人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上熟之所斂。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至貴而民自足。國以富強。

撟詔發粟

見使臣

貽書貸糧

張侍郎濬知楚州。會歲饑。貽書發運使求貸糧。不報。濬因嘆曰。民轉死溝壑。尚何報耶。乃發上供倉粟所活萬計。因上章待罪。降詔獎諭。

木實為酪

王莽時。洛陽米石價二千。莽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實為酪。

竹實舂米

唐天復甲子歲。隴西充陽。民多流散。山中竹皆放花結實。饑民采之。舂米而食。

請租賑饑

東漢皇甫嵩遷冀州牧。奏請一年租。以賑貧饑民。

分俸賑貧

東漢黃香為魏郡太守。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須賑貧民。于是富戶各出義穀。助官廩以貸荒民。民賴以全。

興役惠貧

吳中大饑。范文正公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大興土木之役。又新廒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公乃條叙所以宴遊興造之故。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民也。由是兩浙之間。惟杭州饑民不流徙。

作糜食饑

宋陳文惠公堯佐知壽州。會歲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饑者。吏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為私惠耶。蓋以令率民。不若身先而使。其樂從也。

勸令發粟

見縣尉

勸民出粟

見太守下。

出俸錢糴穀

宋王待制居白，知漢州，歲大饑，乃出俸錢以率僚吏及郡豪共得穀數萬斛，賑饑民，全活者甚衆。安撫使韓琦薦之。

以家資質廩

宋李允則知潭州，會歲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請以家資為質，乃得發。于是民列允則治狀以聞，詔書嘉奬。又趙抃知越州，吳越大饑，公發廩勸民，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

令增米價

宋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又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米，若價賤則商船不來，民益困矣。已而米斗價至二百，商旅輳集，民賴以生。

特寬鹽禁

宋張忠定公詠知杭州，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禁。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饑殍如此，若嚴禁鹽販，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禁，當痛以法繩之。境內卒賴以無擾。

嚴出榜文

宋辛幼安帥湖南，賑饑，榜文只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糴者配。

不俟奏請

宋范堯夫知慶州，歲饑，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椿粟麥濟之。州縣官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憂，吾寧獨坐罪。

民不知荒

宋吳遵路，字安道，丹陽人。明道末出知通州。天下旱蝗，公乘民未饑時，募富民，得金錢數萬貫，分遣衙校糴米于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為收買。俟冬大雪之薪，自以原價鬻于市，其薪直仍糴官米，平糶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慮飛蝗為患，教民廣種蔬豆，并給蓬節以處流移。病者給藥，願歸者以舟續食送之。是歲諸郡多轉殍，惟通民安堵，不知為凶歲也。

民得濟急

宋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嘆之意。公覺，日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

常所服衣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附乎日有何陰德蒙君厚遇如此。且居其之上座。廂吏濟云。無他長。惟每歲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其之上也。今索公裳令二吏拖之。使端坐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去絕。

請免上供

見太守下。

截留綱運

宋洪皓為秀州錄事。州大水，流移塞路，倉府空虛，無以為賑。會浙東綱運常平米四萬過城下。皓遣吏覈津柵，請守使截留。守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既詔之，亡何廉訪使王孝竭至郡，司平江哀號訴饑若穿竹，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孝竭曰：違制抵罪，請為君脫之。吏揭奏。皓曰：食猶未足，公能終貸，更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聞。米如數而得。

○治盜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二曰除盜賊。大司寇士師之職，掌士之八成，六曰為邦盜。

萑苻音丸蒲

取人萑苻

左昭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弄兵潢池

漢書宣帝即位，渤海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丞相御史舉龔遂。帝召見，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乃乘傳至渤海，移書勅屬縣悉罷捕盜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器者乃為盜。於是盜賊即時解散，民安土樂業。

黃巾

東漢靈帝時，鉅鹿張角以妖術教徒眾數十萬，皆著黃巾以為標識。時人謂之黃巾賊。帝遣盧植皇甫嵩戰敗之。

赤眉

王莽末，民並起為盜。王鳳、馬武、王常等亦聚藏綠林中。至七八千人，恐其兵與莽兵亂，乃皆赤其眉以相識別。馮異擊破之。

責酋致偷

漢張敞字子高，宣帝時守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敞乃召偷盜酋長數人，責問，因貰其罪，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

皆以爲吏追躡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出，有汙赭者，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悉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

命吏曉賊

漢趙廣漢爲京兆尹，時富人蘇回爲郎，被賊二人劫之爲質。有頃，廣漢將吏到，回家自立庭下，使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二人驚愕，即開戶出，下堂就捕。

諭壘降賊

東漢順帝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以張綱爲廣陵太守。綱單騎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于門外罷遣吏兵，獨留十餘人，以書諭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延之上坐，譬以禍福。嬰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如魚遊釜，知不可久。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按綱字文紀。

解圍破賊

東漢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兵討黃巾賊帥韓忠，據宛。忠乞降，儁不聽，以欲致張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之，而戰不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故以死戰也。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大破之，忠乞降。

假兵止賊

唐懿宗時，裘甫作亂，以安南都護王式爲浙東觀察使往討之。上問方略，對曰：第假臣兵，寇不足平也。詔益汁滑淮南兵。式發府庫，先是，[illegible]所犯，仍有聲言曰：只謂行天時，兵州[illegible]田騎兵，乃閱所部，得吐蕃回鶻遷隸數百人，發龍陂監馬給之。集上因諸兒爲向導，遂擒甫斬之。仇甫或作裘甫。

寬限得賊

唐天后時，太平公主寶物盡爲盜所竊，太后限洛陽長史責兩縣二日限，兩縣責吏一日限，不獲者咸死，計無所出。途遇湖州別駕蘇無名，請至縣，言其故。無名上天后曰：願無限日月，且寬府縣，仍以吏卒盡屬之臣。天后許之。至寒食日，十人五人爲侶，於東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人，皆衣縗絰，相隨去北邙者，即躡而報我。卒如命伺之，果見胡人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徹奠，即循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曰：得之矣。因使盡執諸胡，而發其塚視之，皆寶物也。天后問何策得之，對曰：初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一見得知是盜，但不知其葬處。今寒食拜掃，計必出之，哭而不哀者，明所瘞非人也，相視而笑，喜墓無傷也。陛下促府縣捕盜，計急必卽而出之。天后曰善，賜金帛，遷秩二等。

言化悔盜

東漢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爲太丘長有盜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命子孫訓之曰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如梁上君子是也盜驚自投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克己反善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竊盜

賦詩退賊

唐李涉過九江遇盜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是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不可剽奪久聞詩名願題詩一首足矣涉贈一絕云風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令掃街路

齊王敬則爲吳興守錄得一偷令長掃街路久之令舊偷自代諸偷恐畏走散境内以清

配執御傘

隋麥鐵杖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陳太建中聞爲盜廣州刺史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劫還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帝惜其勇捷誡而釋之煬帝時與賊戰歿

飛書示夷獠

唐裴懷古長安三年爲司封郎中時始安獠歐陽倩擁衆數萬攻陷州縣朱敬則稱懷古有文武全才武后以爲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至嶺上即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且言爲吏所侵自救故舉兵耳懷古輕騎赴之遂詣其營賊大喜皆束款附諸外悉平

受詔降妖賊

唐劉潼爲京兆少尹時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宣宗怒甚乃遣潼詣果州招諭之潼至山中賊皆持弓待之潼并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爲平民聞汝未考射二百步汝與欲反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

以舌擊賊

晉朱伺字仲文爲江夏太守時西陽夷賊抄掠太守楊珉

每請督府將議拒賊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力擊賊伺惟以舌擊賊耳

呼聲驚盜

吾翁有勇氣聲若雷霆嘗有二偷兒入室翁附床一呼二盜俱殞

揮刀斬賊

吳孫堅年十七與父共載至錢唐會海賊掠取賈人財物於岸上堅操刀上岸東西指揮若分部邏遮賊狀賊見以爲官兵捕之遂散走堅追斬一級父大驚

取刺逐寇

唐郗閎字仲金幼警悟以父蔭補未爲句縣令有盜入

至室衆不敢動開匣二盜取劍逐之盜踰垣而走開揮斷其足三指

伏戈搗穴

宋高宗時方臘反分韓世忠討之世忠潛行谿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搗其穴格殺數十人遂擒臘以出

設梯攻城

宋高宗時建安范汝為反以韓世忠為福建江西荊湖宣撫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江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賊壘塞險路以拒王師世忠命諸將偃旗臥鼓徑抵鳳凰山瞰城邑設雲梯火樓日夜併攻其城巳日城破汝為自焚死

認刀得賊

劉崇龜鎮海南有富商子少年而白皙泊船於江岸上有門樓中見一姬年二十餘妖豔非常亦不避人富商子乘便言曰黃昏當詣宅矣姬微哂既昏果啟扉候之富商子未及赴約有盜竊見一房無燭突入姬即欣然就之盜乃謂其見擒以庖刀刺之遺刀而逸及商子入戶即踐其血以手捫之流血之聲未已徑走登船一夜解維比明已行百里其家即其血至江岸詰岸上云某夜某客船一夜徑發即差人追及械于圄窮拷掠備至具實吐之惟不招殺人其家爲刀納于府主府主下令曰某日大設合境庖丁宜集于毬場以俟烹宰屠者皆集又下令曰今日已晚可翌日至乃各留刀府主命取入潛以殺人之刀雜其中換下一口次日諸人各認本刀唯一屠最後至不肯持刀去府主詰之對曰此非某刀又詰之此何人之刀對曰此乃某人之刀今拾之已竄矣乃以他刀合成若代商人之子繫獄者令人伺之竄者果歸家即擒之遂寘于法商人之子夜入人家擬以姦罪杖背而已

撼鐘辨盜

見主篇

化賊為良

宋宋諒知益州西鄙多壘城門晝閉王繼恩嘗遣二十輩請不治之宗諒令歸典樂因思之諒曰前日嘗民為賊今日詠與公化賊為民何不可哉

剿盜為兵

見太守下

山堂肆考親屬第四十三卷

(一)祖父祖母　附孫

揚子雲方言鼻祖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間謂鼻爲祖或謂之鼻祖。爾雅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漢應劭玄孫之子爲耳孫言其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

不留財產

列子曰衛端木叔子貢世子也藉先資累千金年六十棄家散庫一年而盡不爲子孫留財產及病無藥石之儲殁無瘗埋之所受施者相與反子孫之財

不教學問

南史王敬弘歲中見兒孫不過一再見見輒剋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多隨所欲或問之答曰丹朱未嘗乏教甯越未聞被董

必興吾門

東漢陳寔爲兒時祖寔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門

必興吾宗

王猛少孤好學祖有方奇之曰是子必興吾宗又梁陸瓊幼聰慧從祖襄嘆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也

遺以清白

東漢楊震性廉潔子孫常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訓以忠孝

宋四川晉州人杜孟遊太學因奮賞蔡京用事慨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君親之節經史聖賢之田時號爲寶田杜氏

知孫爲將

魏賈逵自爲兒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

憂孫及亂

晉何曾字穎考侍武帝宴退告其子遵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吾每侍宴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後嗣其殆乎此吾子孫之憂汝等猶可及世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亡及孫綏被戮兄嵩哭之曰吾祖其殆聖乎

喜孫聰慧

晉衛玠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方五歲時祖太保見之嘆曰此兒神爽聰慧但與衆大異恨吾年老不及見爾長大保名瓘字伯玉仕至太保爲楚王瑋所害

喜孫風骨

王鑑七歲不能言其祖奇其風骨亡異遇物誨之一日携至池上祖曰水馬池中走鑑對曰游魚波上浮後至宰閣

分甘娛目

晉王羲之雜帖。有見諸孫。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

披簿審名

後周李遷哲[illegible]有百[illegible]六十九人。[illegible]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illegible]往來其間。[illegible]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

為文訓子孫

唐柳玭字直清。有父風。嘗作戒奢文以訓子孫。

為詩戒子孫

宋陳亞藏書數千卷。名畫數十幅。晚年退居。有華亭唳鶴

一隻。怪石一株。異花數十本。為詩以戒子孫。以滿室圖書雜墳典。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

敦先禮義

宇文周王徵饒仔軍。慈傷入見。偶少有學行。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

教先器識

宋劉摯字莘老。教子孫先實行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

幸見曾孫

周齊懇異者相頡之子曾祖。仕唐僖宗朝入樞。接客之次。原為兒童戲效俳呼之聲做語。諸客曰。余不敢以得侮為喜。所喜者。新春今又有曾孫在吾目前。

不辨諸孫

唐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羣孫問安。不盡辨。頷之而已。云頷謂點頭以應也。（頷首若頷以）

丁顗置書

丁度字公雅。祖顗。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度力學有守。登服勤詞學科。

范喬留硯

晉陳留范喬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留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執硯涕泣。

善騎射 已下孫

漢李廣之子當戶早歿。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按當戶。廣子名。

九歲辯

唐開元中。表召能言佛老孔子者。相答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座。詞辯如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應爾。

名家子孫

史記。文信侯呂不韋言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

卿相子孫

唐宣宗追感元和舊事訪問憲宗朝卿相子孫必擢用之杜勝以刑部員外郎閤內次對上詢其祖父勝以其先黃裳永貞之時排斥奸邪請憲宗監國上德之授給事中

家藏賜詔

唐李靖五代孫彥芳太和中為鳳翔司録參軍家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因以獻上

代登制科

見制科

上表陳情

蜀志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撫養于祖母劉蜀平晉帝徵為太子洗馬密上表陳情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又曰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帝嘉其誠賜奴婢二人又使郡縣供奉祖母後祖母卒服終遷漢中太守

下榻流涕

魏黃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休後至吳郡太守舍見壁上祖畫像乃下榻流涕

當限備格

見兵部侍郎

當嗣家聲

唐狄仁傑孫兼謨有祖風遷御史中丞帝曰卿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謹

劉殷哭芹

晉劉殷曾祖王母盛冬思芹而不言殷知之時年九歲乃于澤中慟哭忽有芹生于地得斛餘歸獻又嘗夢人謂西籬下有粟依之得十五鍾鄉人異之

審禮嘗藥

唐劉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審禮尚少自鄉里負祖母渡江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每有疾必親嘗藥而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間疾輒間

代為大册

世說唐許敬宗孫彥伯昂子也彥伯頗有文學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為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昂答曰渠父不及昂父

發明舊義

珽音廷

姚珽曾祖察嘗撰漢書訓纂而後之著漢書者多竊取其義以為己說珽乃著紹訓以發明舊義

魏謨獻笏

唐文宗嘗詔問魏謨五世孫謨卿家書詔頗有存不謨對曰惟有故笏在詔令以上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之甘棠

原穀收輿

太平御覽穀有祖年老父母厭憎欲棄之穀年十五諫不從乃作輿舁祖棄之于野穀隨收輿歸父曰何以此凶具穀曰他日父母老不能更作此具是以收之父慚乃載祖歸養

無忝爾祖

梁沈眾字仲興約之孫好學能文武帝令作竹賦賦成奏之手勅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矣

能世其家

宋李柬之宰相迪長子明曉典故賜進士屢官龍圖閣直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出都門即幅巾白衣見客子孝基始登第唱名仁宗顧侍臣曰此李迪孫能世其家可尚也歷知數州皆有治績累遷光祿卿年方五十與父同謝時以比二疏

○父

詩小雅靡瞻匪父又無父何怙釋名父甫也始生己也

戒子受地

呂氏春秋楚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荊人畏鬼而越人畏禨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

惡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貴子危家

漢晁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子為政侵削諸侯何也錯曰不如此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遂飲藥死未幾而錯果敗

知子重財

史記越世家陶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往視之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長男至楚發書進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勿留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王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可以除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王大怒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其母及

有力字發
其前一段削
何又

邑人盡哀之。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其必殺弟也。彼非不愛
其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
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以欲
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
事之理也。無足悲者。

知子必富

苞晉邑晉石崇司徒苞之子。幼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有
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
兒雖小。後能自得。及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及商客。致富不
貲。

愛子為計

周赧王四十九年。秦攻趙。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于齊。
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左師觸龍
俱音其請見。曰。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得補黑衣
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
及臣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
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
深遠。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
不及今令有功于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
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
于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譬子成癖

隋王通子福畤。本□勵勸勃助劼。皆以文學顯。嘗記子
韓思彥。思彥戲之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何多
癖邪。

各執一藝

東漢劉惠字仲母。陽新野人。有子十三人。各使執一藝。

各授一經

晉劉殷字長盛。有子七人。其五人各授一經。餘一子授太
史公史記。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成。北方之學殷
門為盛。

殺子適君

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

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
情。不可。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
仲死。而桓公不用仲言。卒用三子。三子專權。

食子為將

韓非子曰。樂羊子為魏將而攻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
遺之羹。樂羊子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
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
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慈子坐事

漢石奮。趙人。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一門父子五
人。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孝景帝號奮為萬石君。及帝

未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子孫為小吏來歸謁
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諸
子相責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少子慶為內史嘗醉歸入里
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
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
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後慶及諸子入里
門趨至家

使子持杖

見星

戒子床下

漢書陳萬年子咸數言事譏刺近臣萬年病召咸戒床下

語至半夜咸睡頭觸屏萬年大怒曰乃公教戒汝汝不聽
吾言何也咸曰具曉所言大意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訓子席隅

宋韓忠憲億教子嚴肅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侍謁
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
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于席隅雅拜風多深思知
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
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詰之再問翻能對
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祿作貳一府事無巨細皆
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詳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
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捶之眾

賓力解乃已諸子股慄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按忠憲公字宗魏雍丘人八子曰綱綜絳繹緯維綬紳多
為聞人絳綜皆參政維門下侍郎人以比荀氏八龍

願効伯高

東漢馬援征交趾遺書戒其子曰龍伯高敦厚周謹口無
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
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吾愛之重
之不願汝曹効也効伯高不得猶不失為謹勅之士所謂
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効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
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願師偉長

三國魏王昶明帝時為揚威將軍嘗為書戒子及兄子曰
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
忽之如草吾以是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
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有所是非則託
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欽之重之願兒子師之

媿子無禮

東漢太原王霸字儒仲少立高節光武亦有志行初霸與
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
伯令子奉書于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方耕于野
聞客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
色客去久臥不起妻問其故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

見其子容服甚光彩揹有酒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節
見客而有愧色父子思之不覺自失耳妻曰子少修清節
不顧榮禄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初志而慙兒
子乎霸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隱遯終身

訓子讀書

顔氏家訓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尚為人師雖千載
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若能保數百卷書終不
為小人也諺曰積財千萬無過讀書又吏部黃嘗以文選
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之孝經論語兄學沈謝嘲風詠月
汚人行止又宋蒲宗孟字傳正戒子孫曰寒可無衣饑可
無食讀書不可一日失又韓昌黎亦有訓子符讀書城南
詩

怒子不敬

漢丙吉子顯少為諸曹嘗從祀高廟至夕牲乃使出取齋
衣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亂亡吾爵者
必顯也至甘露中果有罪削爵為關內侯

責子不賢

晉王述家顯授王羲之恥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
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嘆謂諸子
曰吾不作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懷
祖述字坦之述子也

不教吏職

漢成帝陽朔初薛宣為郡所至有聲蹟宣子惠為彭城令
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
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
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

不繼劫賊

東漢靈帝時太尉橋玄幼子遊門次為人所劫登樓求貨
玄不與詔隸河南圍守玄家不敢迫玄瞋目呼曰姦人無
狀玄豈以一子縱國賊乎促令攻之子亦死玄因上言天下
凡有劫質者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由是劫
質遂絶

望子重器

蜀諸葛亮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而聰慧可愛嫌其早
成恐不為重器耳

遺子清名

齊世隆字彥緒襄陽人盛事墳典安貧守分張緒曰觀君
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所須子孫
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又漢韋賢字長孺子
玄成字少翁俱以明經位至丞相諺云遺子黃金滿籯不
如教子一經

任子戲遊

齊武帝永明中以王僧虔為特進光禄大夫初王弘與兄
弟集會任子孫戲遊僧達跳下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

為罷官。僧虔奪取打。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棋既不
墮落。亦不重作。歎曰。僧虔後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
家。僧綽常以名稱見美。僧虔必為長者。位至公台。後果如
按僧虔弦之從也。

恐子才能

隋同州刺史蔡王知積。隋文帝之弟子也。有五男。止教讀
論語孝經。不令通賓客。或問其故。知積曰。卿非知我者。其
意恐諸子才能。以取禍也。

分金給伎

史記陸賈為大中大夫。呂太后欲王諸呂。陸賈自度不能
爭之。乃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

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
常乘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
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
所死家得寶劍車騎。

分田絕爭

唐姚崇預分田園。令諸子姪各守其分。以絕後爭。又曰。陸
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吾靜思之。深所嘆服。

令子據州

東漢袁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為後。
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兎
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當為後。而出之不

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熙
為幽州刺史。後果譚等爭。紹貞命。奉尚為嗣。

欲子務役

唐盧公生子名添丁。欲令國務役也。

戒子陵人

南北朝齊以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
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
豪侈。顯達曰。麈尾扇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
按麈似鹿而大。尾可為拂驅蠅。

戒子務本

世說殷仲堪為荊州刺史。值水儉。食常五盤。外無餘肴。飯

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啖之。每語子弟云。勿以我任方州
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
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教子保身

東漢樊宏教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善其終者。吾非不喜
榮勢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

戒子謾語

宋司馬溫公曰。光五六歲弄胡桃。女兄欲為脫其皮。不得
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者。光曰。自脫
也。先公適見之。呵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責子懶惰

晉陶潛責子詩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按五男長曰舒次曰宣三曰雍四曰端五曰通

勉子保持

魏王昶字文舒戒其子曰未有干名要利不欲而能保也昶家承全軀保者也又名其子曰渾曰湛爲書戒之曰吾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

憐子弄詩

白居易哭龜兒詩開篋已解弄詩章携膝支頤學二郎見學二郎吟大白詩年四十鬢如霜

教子識字

唐張弘靖戒子弟曰今天下無事汝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言識得一個丁字也是識字之人　又唐史所載乃弘靖爲盧龍節度使謂軍士之語

知子能文

唐蘇瓌有京兆尹杜旅既去瓌令男頲詠尹字乃詠曰丑雖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如伊少人其敏捷如此明皇嘗問瓌草書難其人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爲文甚速可備使令授世十五就明皇極瓌所言曰知子莫若父

勉子勤學

五代唐劉贊父玭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自肉食別以蔬食貯牀下曰肉食君之禄也爾欲之則勤學以干禄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贊力學舉進士

公綽家法

唐柳公綽字子寬華原人所居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等皆束帶晨省于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聲然後歸寢諸子皆昏定于中門之內

玄齡家誡

唐房玄齡恐諸子驕奢集古今家誡書于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毋令笑拙

南宋顏延之臨沂人其子竣貴重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在道側謂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毋令後人笑汝拙也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

獨謂宜貧

唐房彥謙字孝沖親友子玄齡曰人皆因禄富我獨謂宜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請子外補

見侍中。

命子列侍

宋陳省華蜀人。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皆進士及第。省華晚年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富。堯叟知樞密院，次子直史館，少子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士大夫以為榮。又王溥拜相年三十二，其父祚累遷防禦使，每見客，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

顧子蠢愚

蘇東坡貶年謫居為詩曰：人家養子愛聰明，我為聰明誤一生。惟願得生兒愚且魯，無災無害到公卿。

侍子嚴肅

麈史：丁彥輔云：予昔官洛陽，有外舅嫗張氏，公卿士人家無不到，說富鄭公治家嚴肅，有二子舍，凡使女僕等不得互相往來。

不能訓子

宋翰林學士彭乘字利建，不訓子弟，紀宗諭上攻責之曰：王氏之子若琪、珪、玘、瓘，器盡璠璵；韓氏之子若綜、繹、縝、綽，才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成。蓋王氏昔以王多，韓氏皆以孫名天下，衣冠子弟取高科者，惟王韓為盛。

不能裁兒

劉宋太子劭行罪，王僧綽以建立之事，惟宜速斷，不可使難慮表取笑千載。宋主曰：人將謂我無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謂陛下但能裁弟，不能裁兒。

訓子無絕文種

唐裴晉公嘗訓其子云：凡吾輩但令文種無絕，中間有成功能致身於萬乘之相，則天也。

令子無斷書種

宋黃山谷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使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此語似祖裴公，特易文種為書種耳。

○母

詩小雅靡依匪母又匪母何怙釋名母冒也含生己也

投杼

秦王使甘茂伐韓取宜陽茂曰昔者曾參處鄭人有與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宜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若曾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

斷機

列女傳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于墓間爲其事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乃賈人衒賣之事又曰非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處吾子矣遂居焉後孟子學而歸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機孟子懼勤學不息遂成名儒

買肉示信

韓詩外傳孟子少時聞東家殺豚問母何爲曰欲啖汝既而母悔曰吾懷妊是子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豚肉以食之

和膽勵勤

唐柳仲郢幼嗜學其母韓氏嘗命以粉苦參黃連熊膽和丸使夜嚼以助其勤

搤臂悸子

搤音厄

曾參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母即以左手搤右臂參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搤吾臂以呼汝耳

嚙指悟子

東漢蔡順字君仲少孤事母孝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至乃嚙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故嚙指以悟汝耳

倚門而望

淖音鬧

齊王孫賈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暮歸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歸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汝不知處尚何歸賈入市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遂誅淖齒

蒙被而泣

唐鄭善果鄭州人母崔氏適滎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死於陣崔年二十而寡父彥睦欲奪其志崔抱善果曰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夫爲無理寧當割耳截髮以明素心後善果以父死王事襲爵轉魯郡太守母聞善果行事不允或妄嗔怒乃蒙被而泣終日

不食。驚果伏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而教之。

喜子陰德

賈誼新書。孫叔敖爲嬰兒時。出遊還。憂而不食。其母問故。泣對曰。今日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其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及長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勉子令名

東漢范滂字孟博。靈帝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聞之自詣獄。縣令郭揖解印綬。欲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其母就與之訣。滂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惟大人割不忍之恩。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得兼乎。滂受教。再拜辭母。及語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皆爲流涕。滂竟拷死。時年三十三。

忿下曠禮

禮檀弓。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見子被刑

漢嚴延年治河南。酷刑。號屠伯。母數責延年云。天地神明。人不可枉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墓地耳。遂歸。後歲餘。延年果棄市。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號萬石嚴嫗。

請京使居

左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閉門不納

楚將子發攻秦。絶糧。使人請王。因見其母。母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乃注江。使士卒飲其下流。獻糗一囊。分而食之。故戰自加也。今雖勝。吾不取子。子發謝罪。然後納之。

責子受金

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遺其母。母曰。安所得此。對曰。受之於下。母責之曰。爲臣不忠。是爲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稷大慚。反其金而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赦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

命子捲錢

唐武宗會昌六年。以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

叔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降之先君備慶於其
身而賜之則卿諭無常何有此不敢取命誰而歸其貨
讓富達後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捷笞

知子必敗

趙以趙括代廉頗爲將拒秦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問
之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
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
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
歸藏於家而日視利便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心願王
勿遣

知子必貴

南史齊王敬則母爲女巫常謂人曰敬則生時胞衣紫色
應得鳴鼓角人笑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及長而兩腋
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後果封侯給鼓吹又唐
王珪少與房杜善母李氏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
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母大驚敕具酒食曰二客
公輔才汝貴不疑按北史送王珪詩則母杜氏非李氏也

怒子傲蕩

趙武孟少遊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傲蕩
吾安望哉遂不爲食

戒子諂佞

唐王琚始爲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下
世皆州縣職今汝無攻城野戰勞徒以諂佞取容海內切
齒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

伏劍

漢王擊項籍王陵以兵屬焉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
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
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
遂伏劍而死陵卒從漢王定天下

焚裘

世說桓南郡玄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
生亦在焉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
當釋罪企生曰爲殷荊州吏今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

顏謝桓公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答曰從公乞一弟
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
胡時在豫章企生凶問至即日焚裘又中興書仲堪走文
武韓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弟遵生給之作如此
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
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
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
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
脫理策馬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
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不詣禍必
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殄醜逆

致此吞敗。何向川就[illegible]求生[illegible]閉[illegible]波斷之。

切肉必方

東漢陸續[illegible]繫獄[illegible]見餉[illegible]母至[illegible]定怒以為卒通[illegible]曰：母作羹，斷葱必寸，切肉必方，以此知之。

羹笑卽叱

宋程[illegible]夫人侯氏。明道伊川兄弟之母也。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諸子行步，必以白父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子而父不知耳。纔數歲，行或至蹉，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于此。飲食常置[illegible]子于座側，或羹笑，卽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故明道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罵人，皆母教之使然也。按羹若就器中調和也。

山堂肆考 角集四十四卷 七 二〇四

知子滅宗

范氏母，荀晉范獻子之妻。其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曰：奈何？其少子以可以三說使民。簡子從之。少子歸伐其謀，母嘆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偽行詐，莫能久長。後知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為知難本。

喜子出囚

見[illegible]刑

子[illegible]

附音[illegible]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弗視也。注云叔魚晉大夫叔向母弟羊舌鮒也。視猶相察也。遂弗視不自養視也。

子死不哭

唐德宗建中[illegible]將李日月戰于梁山破之，來勝[illegible]北賊伏兵擒之，斬[illegible]上哭之甚哀，[illegible]首而葬之[illegible]曰：忠臣也。[illegible]為身而葬之。日月亦[illegible]人[illegible]其尸於[illegible]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illegible]獨日月之母不坐。

教子有法

[illegible]氏教誨二子甚有法度，武帝聞而嘉之[illegible]於[illegible]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按二子謂[illegible]

山堂肆考 角集四十四卷 八 下二〇四

勉子盡忠

唐王義方拜御史，[illegible]當世附麗寵人，又欺罔，欲劾奏，意必得禍，問計于母，母曰：[illegible]汝能盡忠，吾死於不恨。

助子為政

漢崔寔母劉氏，[illegible]寔為五原太守，有善政，母助之也。

訓子能文

宋唐集母楊氏揚父文偉世以春秋名家楊氏在室即通其說適成都虞淡生集未末兵亂攜家避嶺南無書可攜楊氏口授集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後集以文翰擅名當代皆楊氏內訓之力也

憂子祿厚

唐潘孟陽初為侍郎年未四十其母謂曰以爾之才而位丞郎使吾憂之

知子善養

宋尹焞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語不善焞曰是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

嘗母受徒

韋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受周官音義符堅憫周官之學久廢乃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

以母化民

魏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勸子為人

世說陳嬰東陽人少脩德行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吾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若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故史氏謂陵母知興嬰母知廢

責子殺將

唐武宗命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有牙將逆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耶命左右褫其衣將撻其背將佐為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訓子惇學

唐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也少孤母殷氏躬加訓導既長遂博學工詞章

慮子吟詩

唐李賀七歲能辭章嘗令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其中及歸母見所書多怒曰是兒欲嘔出心肝乃已耳

坐中識人

唐潘孟陽母劉晏之女也時杜黃裳詣宅母問末坐綠衣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母曰此人全別必是貴人

總聞聽容

宋張[illegible]。[illegible]母朱氏[illegible]嘗一千[illegible]
客至[illegible]論史[illegible]則為之[illegible]
殺饌[illegible]則不設也。後二[illegible]少[illegible]酒[illegible]
有酒少[illegible]欲舍之。遂不復飲終身。

哀子破汗

史記張湯為御史大夫。三長史[illegible]湯。湯自殺。湯死家
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
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
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
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

欲子避嫌

吳錄。孟仁為監魚池司馬。自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
曰。汝為魚官。以鮓寄母。何不避嫌耶。

責子增憂

晉陶侃少為縣吏。掌監魚池。以魚鮓遺母。湛氏封鮓責
之曰。爾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反增吾憂耳。

怒子廢學

宋寇萊公少時頗愛鷹犬。[illegible]太夫人怒。舉秤錘投之。
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瘢。輒哭。

杖習弓矢

宋陳堯咨善射。號小由基。久守荊南。回。母馮夫人問。汝典
郡有何異政。堯咨曰。荊南以弓矢為樂。母曰。汝父教汝以忠
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務一夫之勇。豈汝父之
志耶。杖之。碎其金魚。

寵賜冠帔

宋蔡襄母以賢行。仁宗特賜冠帔以寵之。

直言駁子

唐崔元暐為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辛玄馭
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
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重此言。今汝
食俸祿。若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特加修潔。勿累吾此
意也。

讀范滂傳

宋程仁霸女通經史。有氣節。適蘇洵。生軾轍。洵遊學四方。
程教二子以書。語家人曰。二子必不忝蘇門。嘗讀范滂
傳。慨然太息。軾年尚少。請曰。軾若為滂。夫人許之否。程曰。
爾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

成子勳名

顏氏家訓。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王在湓城時。為三
千人將。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猶箠撻之。故能成其勳名。

成子德器

宋呂榮公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而申國夫人
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
盛暑。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日必冠帶見長者。平

居雖盛飾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櫛衣服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鄭衛之音未嘗一經于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于目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如此故公之德器大異于人

賜詔存問

宋張士遜賢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夫人太宗歎母福壽賜手詔存問縉紳榮之

賜坐與語

宋賈黃中兩受詔知貢舉多所拔寘後又掌吏部選事品藻精當上益知其才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召見其母王氏上賜坐與語曰教子如此真今之孟母也因賦詩以美之

賜予甚厚

夢食金桃

宋陳堯佐母馮氏封燕國夫人嘗入宮誤食金桃宮人大笑後再入宮再食之宮人怪問馮曰吾長兒生夢食金桃叨中狀頭今有此兆次兒必復作狀頭矣宮人遂以金桃為瑞一時競取之

夢授色珠

宋樂史宜黃人母夢異人授五色珠而生史力學有文南唐時舉進士第一入宋復登甲科

○繼母

儀禮繼母如母故孝子不敢殊也傳曰繼母與因

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

大舜完廩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伯奇挽車

周尹伯奇吉甫之子也吉甫惑于後妻逐之乃編荷以為衣采楟花以為食清朝踐霜挽車援琴而歌唐韓愈為著履霜操曰父兮兒寒母兮兒饑兒罪當答逐兒何為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饑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孝己見放

尸子曰殷高宗之子曰孝己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下也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申生待烹

宋張橫渠曰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按左傳晉獻公初娶齊桓公女齊姜生子名申生既而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愛幸之寵欲廢申生而立奚齊會申生薦祭母之胙於公公田姬置毒於胙中公歸欲享姬止之曰宜試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乃誅其傅或謂太子入辭太子曰君實不察其

罪被此名也以出之雖納我縊于新城

供養不衰

家語曾子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其妻蒸梨不熟乃出之又東漢鮑永字君章事後母至孝妻嘗于母前叱狗即去之

奉事忠謹

唐柳公權事後母薛甚謹雖姻屬不知非薛所生

蘆花代絮

曾閔子騫為後母所苦以蘆花衣之以代絮父知之欲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寒遂止

蒲麻妒衣

晉王延後母以蒲麻與延貯衣如問之不言夏扇枕席冬以身溫之母要食魚求不得杖之流血延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出水上延以進母食之積日不盡母感悟於是撫之如己子

繫蜂

周尹伯奇事後母至孝母不仁嘗欲害之乃取蜂去其毒繫於衣上故令伯奇見之伯奇恐蜂傷其母以手取之母便大呼曰伯奇牽我吉甫大怒令伯奇死伯奇逃自縊父命人出其屍手中猶有死蜂父大傷痛拔其箭呼人聞之皆為慟哭

視雀

晉王祥字休徵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盧江朱氏嘗未愈祥侍疾母欲食黃雀炙祥念雖卒役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又欲食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臥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庭中有丹柰結子母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趨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樹而泣

被訟無怨

閔績後母誣績盜父金訟於有司被責讓所棄十年無怨色孝謹不怠母意乃解又東漢馮衍子豹年十二後母薦之因夜行毒而豹敬事逾謹

受譖不疎

崔衍父倫使吐蕃歸後妻李氏斂衣以見倫問故曰衍不

吾給倫怒欲杖而鞭之衍涕泣無所陳倫弟基趨白衍所以衣從夫人所尚何云倫悟由是譖無入

逐子出外

漢薛包字孟嘗後母憎包分出之日夜號泣遂不能去被責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訟子于公

五代安重榮拜成德軍節度使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父泣曰不忍其母從旁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故乃繼母也重榮怒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

織綾給子

漢書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史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方進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以射策甲科為郎後位至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貴顯富盛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絜供養甚篤

調藥飲子

宋程文矩妻李氏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有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文矩卒或謂母曰四子不孝何不分出母曰方以義導之使自化

及前妻子興遇病困母親調藥飲恩情篤密又乃療興謂三弟曰繼母慈仁我曹過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己之過乞就刑縣言于郡郡表異其母蠲其家徭四子卒為良士李氏年八十餘卒

從子居官

漢書薛宣字贛君宣有兩弟曰明曰脩明至南陽太守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後母常從脩居官宣為丞相時脩為臨菑令宣迎後母脩不遣後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脩遂竟服由是兄弟不和矣注云駁者執意不同猶如駮色之間雜也

為子求師

宋畢文簡公士安字仁叟公少好學事繼母以孝聞母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宋又如鄭從楊璞韓丕劉錫為友因為鄭人

傷慈終孝

裴子野忌晚郭巨亨繼母至老家貧產子憂不能字謂其妻曰寧傷慈以終孝吾無恨也遂埋子又劉宋時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恐廢養埋之文帝敕榜其門為孝子門

不忍私財

宋裴懷以字子羽初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必皆予但催盡復分後母昆弟不

忍自私

不敢言老

東宮朝廣年八十為大傅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傷為几杖以石稱杖母卒居喪盡禮三年

湧泉

唐駱賓王靈泉頌并序廣平宋思禮字過庭泉州刺史時之嫡孫戶部員外順之長子也世白之男後母徐以至孝聞閨門之三年來佐百里俯拾微班之列將申色養之情時歲屬大川原埋倫夫夫人在堂日一人常有飲之疾非濫泉不可以適口非源泉不可以蠲痾色養既虧憂惶靡訴而廳階之下忽有清泉自生味甘若醴氣冷如冰非

費于有道。純志決乎無私，親能洽冥既以通幽，卓靈泉而
致養，耶溟曰：頤我思治丹心感至冥契動天，井泉湧地，冷
冷無竭，蒸蒸不匱，留足我思，永錫爾類

廬墓

宋趙抃喪繼母，與弟扌倉廬于墓，縣令表其里曰孝義，蘇聞
立表，攸蹈乃書忠孝之家四字，處士孫侔為孝子傳

託疾勸母

楊厚字仲桓，母與前母之子淳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
睦，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後改意恩養加篤

流湯諫母

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撻，涕泣抱
持，及長諫母，少止，母見祥漸有時譽，深嫉之，欲酖祥，覽[illegible]
每食覽必先嘗，朱懼乃解

山堂肆考親屬第四十五卷

○庶母 乳母 慈母 出母 保母 生母

按庶母，謂父有子妾。乳母，謂父妾乳哺者。慈母，謂
所生母死，父命別妾撫育者。慈己當其欲惡者。保
母，安其寢處者。出母，謂親母被父出者

少母 已下庶母

朱子語錄：五峰稱妾母為少母，南軒謂夫之庶母為少

姑

賤婢

史云：姑布子卿見無恤曰：此真將軍也。簡子曰：是子其母
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

不使漱裳

曲禮：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注曰：諸母，父妾之有子者。
漱澣也，裳賤服，不使漱裳，亦敬父之道也。

每使進饌

晉史：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秀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
衆。時秀年十餘歲，客有詣徽者，出則必過秀，宣氏每使其母
進饌於客，見者皆起，母曰：微賤如此，應為小兒故也。宣氏
知之，乃止。又南史：庾道愍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
長史以下並詣道愍，道愍諸兄罷，其所生母自致酒於
客前，道愍驚起謂人曰：家無人，正老親自執勤勞，諸客
皆知其諸兄所使，咸斥其兄，母謂道愍曰：我賤不足以報

貴汝宜答拜諸客皆嘆美道回母子而賤其諸兄。

截髮供客

晉陶侃母湛氏新淦人。初侃父丹聘爲妾生侃。陶氏貧賤，母紡績資之。番陽孝廉范逵過宿于侃，時大雪，湛氏乃撤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供饌。逵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屈節連姻

晉周顗母李氏字絡秀，初顗父浚爲安東將軍，出獵遇雨，止李氏。父兄不在，絡秀與婢在內宰羊具饌，不聞人聲。浚窺之，見一女甚美，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子，若連姻貴族，將來或有大益。遂與之，生顗及嵩。謨嘗曰，我屈節爲汝家妾，爲門戶計爾。

求救方朔　已下乳母

世說漢武帝乳母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於東方朔，朔曰，此非唇舌可爭爾，必欲濟者，於將去時但屢顧帝，慎勿言，或可萬一冀耳。乳母至，知其言，朔侍側，因叱曰，咄，汝癡耳，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尚須乳母活耶。帝凄然愍之，即赦其罪。史記所載又是郭舍人事。按禮內則，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食母，乳母也。士卑故自養。

求救顧況

唐韓晉公爲浙西觀察使，有乳母違求外事，公欲殺之。乳求顧況營救，況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知某守禮法，乳母先犯之。況曰，公幼時早起夜臥，即要乳母，今爲侯伯，乳母焉用哉，誠宜殺也。公遽捨之。

身蔽公子

韓詩外傳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吾聞忠不叛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務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故廢義而行詐哉。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者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享以太牢，且以其兄爲大夫。

敎逐正人

益王元傑，宋太宗第五子也。王每有過失，翊善姚坦輒言規正。左右敎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敎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之。

韓氏乳母

乳母李氏徐州人，號正真，爲韓氏家乳其兒愈。愈生未再週月，孤失恃怙，李氏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其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州，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時節受慶賀，輒率婦孫列拜進壽。年六十四病卒，卒三月塟河

南縣北五十里愈乘婦孫覓得之刻其語于石納諸壙為銘

蘇氏乳母

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州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母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于杭密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黃之臨皋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黃之東阜黃岡縣之北銘曰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

不服喪　已下慈母

禮曾子問子游問于孔子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慈母無服今君為之服是逆古典禮而亂國法也公不忍為之練冠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不世祭

禮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注云不世祭者謂子祭之而孫不祭也

居于子室　已下保母

禮內則國君世子生異為孺子室于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注云諸母眾妾也可者謂雖非眾妾之列或傅御之屬可為子師者也

孺子傅母

蘇東坡銘保母墓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頗能誦詩也為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己丑卒于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于宋載其柩殯于開元佛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于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銘曰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為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出母無服　已下出母

禮喪服小記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出母不喪

禮檀弓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注云子上之母子思出妻也禮為出母齊衰杖期而為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甚而後除之此賢者過之之事也

奠慈母心　已下生母

詩凱風睍睆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注云睍睆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此七子作此詩以自責言黄鳥猶能好其音以悦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悦母心哉。

不增母思

吳駱統字公緒母改適為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也。

乞追母服

蘇東坡志林蔡延慶所生母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為臺中所評乃乞追服則知蔡延慶不獨成人之弟也按成人之弟見禮記檀弓。

迎侍母歸

國史補杜羔有至行其父為河北尉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為判官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貌類吾夫試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

○伯叔父母 附姪

爾雅釋名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弟曰仲父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季癸也甲乙之次癸在下也又云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父之兄妻為世母父之弟妻為叔母禮檀弓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朱子語錄姪對姑而言今人於伯叔父前皆以為猶子蓋記禮者主喪服言如夫子謂回也視予猶父若以經謂之猶子則亦可以世父為猶父矣漢人謂之從子却得其正蓋伯叔皆從父也。

必興吾宗

晉顧和字君孝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騏驥興吾宗者必此子也南史江蒨祖為江護之弟之子年十四有幹器護之曰此兒必大吾門。

必興吾門

唐柳公綽始生之日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必此兒也因小字起之。

中分財產

漢薛包有至行其弟子求出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產奴婢引其老病者田廬取其荒頓者器物取其朽敗者。

對掌誥命

見中書舍人

與姪遊林

晉阮籍字嗣宗任達不拘與姪咸為竹林之遊。

同姪處巷

南宋謝混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以文義賞會常共處烏衣巷故人謂烏衣之遊又晉宋時江右謂王謝子弟為烏衣

諸郎

請封兄子

唐魏徵以定五禮當封一子，時男幼，徵請封孤老兄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勸俗矣。即許之。

自乳兄子

唐元德秀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母，乃自乳之，數日湩流，至于能食方止。

可成佳器

南史謝密字弘微，童時精謹，端審，時然後言。叔父混見而異之，曰：此兒深中夙敏，可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

知非常人

晉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容貌質朴，少號遲鈍，人莫之知，唯叔父衡知其奇。每有賓客造門，衡使過舒，言吾兒子亦常人也。

叟過所生

晉桓南郡玄，車騎將軍沖之姪也。車騎與送故文武別，因指語南郡曰：此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車騎每自目己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鞠愛過於所生。按靈寶，玄小字也。

慈均所生

趙宏智撫兄子慈均所生。

全姪棄兒

晉鄧攸字伯道，值永嘉亂，攸陷，其兒并弟之子綏而逃。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我後當有兒。妻從之，以上兒追至，以繩繫兒於樹去之。攸後竟無子，及攸卒，弟之子代服喪，送終時人謂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以子易姪

魏張岱之亂，從弟子在山，攸所倚，欲往請以二子贖，以陵還弟，紀詳以諸侄子，漢兒免大，小對愛其子，然母憐我，以奇以陵兒弟，賊義其志，以遂還。

感悟兄子

東漢淳于恭兄崇卒，恭養孤幼，教訓學問，有不如法，恭自捶以感悟之，兒慚改過。

撫育兄子

劉宋謝幾卿，超宗子，家門高睦，兄才卿卒，子孤幼，幾卿撫育甚厚，以至成立。

待姪有私

東漢第五倫字伯魚，或問倫有私乎。曰：吾兄子嘗有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余子有病，雖不省視，而通夕不寐。若是可謂無私乎。

言姪無度

曹操小字阿瞞，少無度，叔父數言之於操父嵩，操患之。遂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以告嵩，嵩呼操，操曰：叔父言

汝中風已差乎。援曰：初不中風，但失愛叔父，故見罔耳。操
叔父有所告，嵩不復信。

代姪乞命

漢許荊，武之孫。兄子世嘗報仇殺人，怨家操兵攻之。荊
始從府休歸，與相遇，乃解劍長跪曰：世前無狀相犯，咎在荊
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顧託，願代其死。怨家扶起荊，曰：許掾郡
中稱賢，吾何敢相侵。遂委去。荊[illegible]後[illegible]。

戒姪顧名

魏王昶字文舒，名其子曰渾，曰深，名其姪曰默，曰沈。又
為書戒之曰：欲使汝曹顧名思義。

賂姪佩囊

晉謝玄嘗佩紫羅香囊，叔父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
賭得乃焚之。

携姪就食

晉郗鑒字道徽，遭永嘉之亂，窮餒，鄉人重其賢，行共食之。
鑒嘗携兄子邁與外甥周翼往就食，鄉人辭不能兼濟，乃
獨往，恆含飯兩頰邊，歸吐與二兒。後並得俱存，同過江。邁位
至護軍，翼至剡縣令，鑒至司空加侍中。

命處室中

北史楊愔幼時[illegible]
父暐大嗟異，謂人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
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

因督厲諸子曰：汝等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
重肉之食。又叔父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
更十歲，當求之千里外。

常置座側

宋書劉[illegible]七歲，叔父瑱常置座側，謂賓客曰：此吾家
明珠。

愛姪[illegible]

王僧虔為武陵太守，携子姪到郡，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
為廢寢。人或慰之，僧虔曰：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
不救，便當解職。

撫姪推恩

宋陳暄兄弟友愛，伯氏早世，公撫恤其孤，初奏郊恩，捨己
子而先伯氏之子，及後典郡，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
有不滿之意。

杖姪穢素風

晉謝安嘗詣陸納，納兄子俶竊作食供之，納設茶果，俶下
精饌食，納大怒，杖俶四十，曰：汝不能光我叔父，而乃穢
吾素風。

讓姪主家事

元張閏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無私藏。閏兄
亮郎以家事付姪，姪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曰：姪
宗子也，姪宜主之。閏讓既久，卒以付焉。縉紳之家自謂不

知姪富貴

沈約宋書宗炳傳兄子宗愨所志願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

諭姪謙恭

司馬溫公與姪帖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忌嫉者何可勝數而獨以愚直之性處于其間如一黄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危墜也是以受命以來有懼而無喜汝輩當識此意倍須謙恭退遜不得恃賴我聲勢作不公不法撓擾官司侵凌小民使爲鄉人所厭苦則我之禍皆起于汝輩而汝輩亦不知人也

拒姪求官

呂僧珍字元瑜孩童時相者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出身甚微以販葱爲業遠貴兄子求官於僧珍僧珍告曰汝等自有常分但當速歸葱肆耳不聽其求

携姪訪師

蘇東坡詩獨携三子出古剎訪禪師高談付梁羅詳注對阿虎按三子謂蘇才由子遲遂也梁羅是小字阿虎即虎兒小字也

勸學

晉任氏皇甫謐之叔母也謐年二十不好學常得瓜果輙進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

書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懷矣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也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學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號玄晏先生

授經

唐薛播子孤伯母林氏通經史善屬文授經與諸子國及播兄弟

推讓田宅 巳下姪

後漢張禹字伯達推田宅與伯父自爲寄止

經理生業

劉宋黄門侍郎謝弘微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混尚晉陵公主混坐誅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經理生業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晉亡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于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及東鄉君薨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東鄉君葬

論姪文品

世說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王湛字處沖嘗爲汝南內史

稱王汝南。

因叔發悟

隋楊約坐事免官，姪玄感與約恩義甚篤，煬帝謂曰：公……愛怖，得非為叔乎？玄感再拜曰：誠如聖旨。帝徵約入朝……

稱叔不癡

晉王湛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兄子濟……輕之，唯父昶異焉。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濟請言之，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出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騎，無能騎者，請騎之，湛迴策如縈，濟益嘆其難，則既還，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且嘆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嘗……臣叔殊不癡。山濤以下，魏舒以上，由是顯名。

救伯免難

孔帖：安祿山亂，杜兼尚幼，逃入終南山，伯父存……為賊所執，臨刑，兼號泣願為奴以贖，遂皆免。

孝事伯母

三十國春秋：晉羊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聞。又宋舒亶知臨海縣，民有醉逐叔母者，亶執之，而斷其首，投劾而去，因題壁曰：一點不斷兇渠首，千古誰知將相材。王荊公嘗閱奇之，為改調，官至御史裏行。

恩報叔父

魏王基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

○公姑

曹大家曰：女子之事夫也，……故忠可移於舅姑……故順可移於……居家理，故治可……以行成于內，而名立于後世矣。

釋名：……以忽顧……古……猶言尊姑也。

爾雅：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

飲食必嘗

禮內則：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衣衾不移

內則：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注：移也，謂此數者每日置之有常處，下與婦不得輒移置他所也。

敦音對　卮音支　匜音移　餕音俊

有命敬對

內則：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

每事必請

敵當作

內則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
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于介婦。舅姑若使
介婦，毋敢敵耦于冢婦。注云：老謂傳家事于長婦也。

佐餕

內則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沒母存，冢
子御食，群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注云：佐餕者，
勸勉之使食，而後餕其餘也。既食恒餕者，盡食其所食之
餘也。御食，侍母食也。如初，如父在時也。

餕食

禮郊特牲：婦見嫁，厥明，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注
云：盥饋，盥潔而饋食也。

如事父母

縰音洒

內則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

無異男女

顏氏家訓：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男女無異。

問燠寒

內則婦適父母舅姑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
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

嘗藥糜

大帖：莊淑公主事舅姑以禮。聞姑腹疾，不解衣，藥糜不嘗
不進。

諭子留婦

列女傳：孟軻既娶，將入室，其婦袒于內，孟子不悅，遂去不
入。婦辭母求去。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
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
責于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謝之。君子謂孟母知禮
而明姑婦之道。

為舅求官

見東宮官

夙夜劬心

班昭女誡曰：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四
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玷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
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按昭，漢班彪之女，適曹壽世叔，
早寡。兄固著漢書，未竟而卒，和帝詔昭踵成之，數召入宮，
令皇后諸貴人師焉，號曰大家。作女誡七章。

夙夜勤事

孔六帖：大中二年，以起居郎鄭顥尚公主，詔曰：女人之德，
雅合謹修，嚴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婦人之節也。

傷貧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嘗有他舍雞謬入園內，姑盜殺食
之，妻對雞不食而泣。姑怪問之，妻曰：自傷居貧，使食他肉。
姑竟棄之。

被讒

輟耕錄：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

不中為適夫人請罪過入…書
適都不然及于位云伸話親家翁今何好雪
鞭婦
見刑部尚書
乳姑
唐崔濟南杜母長孫氏年八十無齒不能食祖母唐夫人
事姑至孝每旦櫛縰拜姑於堂下即升堂乳其姑姑賴
以不粒者數年一旦姑病召言無以報新婦但願新婦有子
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從舅姑言
穀梁子曰禮送女父誡之曰謹從汝舅之言母誡之曰謹

從汝姑之言
行舅姑禮
見公主
撰集遺令
班昭年七十餘卒有遺令九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
又作大家讚按昭子曹穀妻丁氏穀妻也
不忘先言
東漢鮑宣子子都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
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少君悉歸侍御服飾
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修行婦道後宣為司
隸校尉子永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
記挽鹿車時不答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豈
敢忘矣
市味遺姑
東漢姜詩字士游事母至孝母好生魚及江水妻龐氏常
泝流而汲值風浪不得而還時母渴詩責妻遣之妻乃寄止
鄰舍晝夜紡績市珍味使鄰母以意自遺與姑久之姑怪
問鄰母答其故姑感慚呼龐氏還
冒刃救姑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嘗有盜夜至其家人俱逃竄
惟姑年老不能移賊欲殺之盧冒白刃往救之姑曰歲寒
知松柏今乃見婦之心

娣姒皆畏
六帖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竇氏太后病老有疾而性素嚴
諸婦姒皆畏之莫敢侍后事之獨怡謹盡孝
公姑皆賢
唐盧獻為吉州刺史一女有幽閒之德為媾求之下者
拜女入門而媼御皆喜公姑皆賢
獻珍
楚王妻越姬上官氏事舅姑在朝夕侍奉謹甚凡珍羞美
饌不敢先嘗
守肉
淮南通曰陳之里有婦其姑使守肉夜亡其肉姑以為婦盜

逐之後有里母求火請火曰昨暮犬得肉闘相殺請火以治之姑慚追其婦還

山堂肆考親屬第四十六卷

○夫

禮昏義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也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

承其夫

相敬如賓

缺音棄

左傳三十三年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相對如賓

三國常林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妻自擔餉之雖在田野閒相對如賓

畫眉

漢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守京兆無威儀時罷朝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

嫵音武

京兆眉嫵有司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門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

署髮

唐賈直言妻董氏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年與之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別嫁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乃以湯沐之髮墮無餘

下牀答拜

東漢樊英有疾，妻使婢拜問，英下牀答拜。陳寔怪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

免冠自責

東漢仇香，雖燕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必俟香冠，妻子乃敢升堂。又晉何曾，陽夏人，閨門整肅，自少及老，無聲樂嬖倖之好。與妻相見，必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不過再三。

刺妻恐難

東漢朱浮，字叔元，為彭寵所攻，攜妻逃走，恐不能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

怒妻干齋

兄大常卿。

娶罵已

東漢馮衍傳：人有挑其鄰之妻者，其長者罵之，其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娶其長者。或曰：夫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

娶知已

唐王義方，泗州人，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義方辭不敢。俄而徵薨，乃娶之。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也。

孔明擇醜

蜀漢黃承彥，沔南名士也，謂孔明曰：聞君擇婦，家有醜女，才堪相配。孔明許婚，即載送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崔顥娶美

唐崔顥有俊才，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

過若嚴君

東漢張湛，字子孝，矜嚴好禮，居處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

畏如覺母

唐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妒，談畏之，嘗云：妻有可畏者三：少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至五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按：生菩薩言其貌之美也。九子母，鬼母也，生子最多。鳩盤茶，釋氏家所云之鬼名。

分鏡別妻

古今詩話：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後主叔寶之妹樂昌公主。陳政方亂，德言謂妻曰：國破汝必入權豪之家，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破鏡人分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及陳亡，其妻果為楊越公素所得。德言流離辛苦，至京師，遂以正月望日訪于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德言引至其居。

設令其言真，詭出宋鏡以合之，仍題詩寄樂昌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illegible]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召徐德言，還其妻，仍[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為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陵令詠妻

江南野史：周[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曰：汝家兄弟能[illegible]，[illegible]答曰：[illegible]晚必待夕及[illegible]金帛[illegible]曰：今比諸兄弟何為勝耶？妻曰：男子之事，非婦人女子所能知也。

寸步不離

三異記：吳郡海鹽東吳妻朱氏有容止，寸步不相離，號曰比肩人。後夫妻卒，合葬處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成一樹。孫權封曰比肩墓。後其子弘與妻蘇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為小比肩。

竟日對飲

蔣沈文季能飲酒五斗，妻王氏亦至三斗。文季為吳興太守，常與妻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嫉妻好貪

晉王衍字夷甫，常嫉其妻貪，口不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下，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此阿

堵物。

勸妻忍貧

晉山濤初為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及壽榮祿，以恒儉約，雖爵至千乘而不蓄媵妾。

不棄糟糠

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之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不易鄙陋

唐尉遲恭字敬德，太宗謂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帝乃止。

履搏妻面

蜀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伍百撾胡，至以履搏面，而後棄遣之。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刀傷妻胎

魏略：桓範為冀州牧，爲鎮北將軍呂昭所制。昭才名過于範，範謂妻曰：我寧作卿向三公長跪，不能為呂子受屈。妻

曰君出在東坐欲擅斬徐州衆人謂君難爲下今宜爲君留難乎上也範怒以刀環擊妻妻傷胎死範稱疾不就刑

引弓射妻

見將帥上

扃尸防妻

君李益與李賀齊名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爲苛酷而有散灰扃尸之事時謂妬癡

謝到

荆州遣裏客臧仁性迂緩非禮勿動妻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曰有興則見然一夕聞扣户聲小婢報阮君欲見大監戴仁遽取百忌歷燈下觀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宜行事傳語阮君謝到閻氏慙怒而去

夢歸

昔有書生娶後遊太學久不歸一夕夢迴其家見妻秉筆爲詩云數日相望極須知意思迷夢魂和悃悃飛過大江西書生怪而記之後家書至妻有一首詩與夢中所見無異夢之夕乃發書之日

袖食香圓

大守仲淹畏妻不敢延客謝浩譏之坐久饑甚淹入內袖取香圓食之

手落拄杖

蘇東坡謫黃州與陳慥季常往還季常自以精禪學而妻柳

氏頗悍季常甚畏之[illegible]東坡嘗以詩戲云誰似[illegible]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illegible]用杜詩河東[illegible]獅子吼之意也

〇妻

[illegible]人若是[illegible]從夫夫[illegible]則有[illegible]反而行則[illegible]則有[illegible]行無[illegible]則有[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禮哀公問孔子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歟

夫陰

東漢延篤傳妻者夫之陰子者父之陰

內子

禮曾子問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不[illegible]注云內子卿大夫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殷事[illegible]盛之[illegible]

細君

揚雄解嘲東方朔割名于細君[illegible]以[illegible]遺細君是自[illegible]則[illegible]名也[illegible]東方朔[illegible]細小也

[illegible]

饋音潰 廧音牆 衰去聲

左傳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過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請逆叔隗

晉文公為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以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返國文公以女妻之則趙姬也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叔隗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阨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巾櫛若許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為賢請立為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婦姬親下之及盾為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為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

戒夫直言

左成十五年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戒夫污行

戰國樂羊子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于野

恥夫氣揚

列女傳齊晏子御者之妻從門間窺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求去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為人僕御乃意自以為足是以求去其夫遂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以實對薦為大夫

知夫度勝

世說山濤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于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食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

斷機

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于蠶繭成于機杼一絲之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也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七年不返

舉案

東漢梁鴻字伯鸞扶風人家貧不娶同縣孟氏女狀醜肥

醜而肥力能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故答曰欲得賢如
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以粧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
妻乃跪牀下請罪鴻曰吾欲得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
耳乃衣綺縞傅粉黛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
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
曰眞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乃共入霸陵山中以
耕織爲業後適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
餘不敢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而與之舍之于家以賓禮
重之按案即盤也古詞青玉案亦是青玉盤或以案爲桌
非也

烹伏雌

風俗通百里奚妻云百里奚得適秦其妻以門閂烹雞母餞之後
奚爲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因援琴撫
絃而歌名曰扊扅歌其辭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
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是問之乃其故妻也遂復爲
夫婦注云門關謂之扊扅或作剡移扊扅歌有三曲此其
一也

繫縷燕

南史衛敬瑜妻王氏霸陵王整之妹也年十六歸敬瑜
敬瑜溺水死王氏年十六父母舅姑欲嫁之乃截耳爲誓不許
所住有雙燕巢于梁間一日雄爲鷙鳥所傷其雌孤飛悲鳴望
秋乃翔集王氏之懷如告別然王氏以紅縷繫其足曰新
春復來爲吾侶也明年果復來猶帶前縷以詩贈之曰昔時
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此秋去
春來凡六七年後王氏病卒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
曰王氏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墳所亦死毋風清月夜人
見王氏與燕同遊漢水之上或曰王氏即姚玉京玉京乃
王氏乳名也姚其夫姓也

棄畚俱隱

楚老萊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陽楚王駕至門老萊子方織
畚王曰寡人之愚獨守宗廟願先生臨之老萊子曰諾王去有問其
妻戴畚挾薪而來詰老萊子何車跡之多也答曰楚
王欲使吾守楚國之政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
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之酒肉
受人之官祿此皆人之所制也居亂世而爲人所制能無
患乎妾畚而去老萊子隨其妻而隱

挽車同歸

光公姑婦禮

勸夫辭聘

楚王聘北郭先生先生以告其婦婦曰夫子織屨以爲食入計之其妻
曰夫子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
此而殉楚國之憂可乎

貴夫僻仕

晉伯宗賢而好直言益人也伯宗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敢

有自殺若妻子無恙在于不自殺其妻畫以不死曰子曰吾非愛身也我今死何殺若汝其貞而先以不死其妻曰主辱臣死王辱臣死今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也民不能使也而忘遂可謂仁乎以貞而忘仁義無故而轉強可謂勇乎殺人而忘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吾不能與子同恥而生也遂自殺

沫夫貪富

見霧

陳夫有勞

晉平公使弓工治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之弓人之妻繁人之女也請見平公曰妾之夫治造此弓亦勞矣其幹生于泰山之阿得以燕牛之角纏以荊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妙選也而不能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如其言而射穿七札其夫立得出且賜金三鎰

黃鵠歌

魯陶明女陶嬰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聞其賢將求之嬰乃作黃鵠歌明己志之不更二適也魯人聞之不敢復求

烏鵲歌

韓憑戰國時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好康王欲奪之乃築青陵臺而望焉後竟奪何囚憑何乃作烏鵲歌二章以見志又作書以答其夫憑得書遂自殺何乃陰腐其衣與王登臺遂自投下左右攬衣衣不勝手而死得遺書于帶中曰願以屍還韓氏合葬王大怒令分埋之兩塚相望經宿忽有梓木各生于二塚之端旬日而大盈抱根交于下枝連于上又有鳥如鴛鴦常雙棲其上晨夕悲鳴人皆異之曰此韓大夫之精魂也墓今在開封府

止夫聘妾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子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其三章曰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相如感之乃止

為夫延師

山陰沈麐之年十五廢學其妻石氏拜舅姑曰新婦姊妹皆為士人妻房下願自出束脩延師教之得為士人庶不辱門戶

作歌自明

崔豹古今注邯鄲有美女姓秦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之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焉

與書告別

漢竇玄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作書與玄告別

曰冀妻所女敬白晉文公拜冀缺郤隨不如郤缺今夏曰以夏夜
曰以矧何所控訴何呼蒼天。

諷君郊弔

左襄二十三年齊莊公襲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殖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敢與郊弔齊侯乃弔其室投杞梁尸祀焉。

恥夭庭趨

孫岏爲青州刺史妻作朝服庭將岏以引爲如爲此也以庭謁爲州謂岏曰婦自視何如人欲小吏之禮卿如不以此禮見姎即默然我亦不憚岏乃以客禮見姎姎謂奏岏爲衛州別駕。

負新

晉吳隱之爲晉陵太守妻自負薪。

辭餉

南史宋何子平妻孔氏亦有高行百年卒于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米百斛孔氏遣婢詣郡固辭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責夫忘母

魯秋胡納妻五日宦于陳後五年乃歸未至家見婦採桑秋胡下車曰力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國卿我有黃金願與子婦不受胡歸其母呼婦至乃向採桑者也婦因數胡曰見色忘母不孝忘義乃去大河赴自溺而死。

識夫甚英

世說注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否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果至。

見墳基

怒夫滯泣

漢王章字仲卿家貧與妻俱病冬月無被臥牛衣中涕泣與妻決妻怒呵曰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成帝時章爲京兆尹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不從死獄中據牛衣編亂麻爲之俗呼爲龍具。

羞胡歸漢

東漢陳留董祀妻字文姬初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因歸寧爲胡騎所獲在左賢王部十二年生二子嘗春月登胡殿感笳音作胡笳十八拍曹操痛其無嗣以金璧重贖之再嫁于屯田都尉董祀琰自傷失節又不能忘情

于二子為作悲憤詩一篇後祀犯法當死文姬詣操請之時賓客滿座操謂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衆為改容操曰誠為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一疾足不救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特原祀。

流涕進規

吳許升妻呂氏之女，升為博徒不理操行妻嘗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

大罵董卓

東漢皇甫規妻善屬文能草書。規卒董卓以厚禮聘之妻乃詣卓門自陳。卓使侍者拔刀圍之。妻知不免。大罵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其走吏。敢行非禮。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

復認黃昌

東漢黃昌會稽餘姚人。為蜀郡太守。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遇賊被獲後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以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佐黃昌妻也。嘗歸寧為賊所掠遂至此。昌驚呼曰何以識黃昌耶答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昌出左足示之相持悲泣復為夫婦。

偽勸郭奕

東漢陰瑜妻荀氏名采。潁川荀爽女也。采產一女而瑜卒。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采不得已而行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既到郭氏乃偽為歡悅之色。乃使左右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成恐人來乃以衣帶自縊而死。

不樂王郎

世說晉王凝之妻謝道韞奕之女也。初適凝之甚不樂。奕曰。王郎逸少之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按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遏末。封謂謝韶胡謂謝朗遏謂謝玄末謂謝淵皆其小字也。韶朗淵皆早卒。惟玄以功名終。

不專夫愛

宋鮑蘇妻女宗。養姑甚謹。蘇仕衛三十年娶外妻。待遇甚厚。女宗之姒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焉。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以順為正。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且七出之條。妬正為首。吾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宋

君聞之，表其門號曰女宅。

不聽夫逃

唐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將襲陳州，時李侃為項城令，以城小欲逃歸。其妻楊氏曰：縣不守，則地皆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不若請募死士以堅守。詰賊遂退，而縣卒完，侃得遷太平令。

文姬寫書

曹操問蔡文姬曰：聞夫人家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于是繕書送上，文無遺誤。

道韞譚義

晉王凝之妻謝夫人道韞，聰識有才辯。會稽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譚義。夫人素聞劉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帳中。劉束脩整帶，造于別榻。夫人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嘆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心胸。按柳字叔惠，南陽人，劉喬之孫，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

勤合禮儀

史通：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並無失。按嘉字士會，隴西人。

能安勤苦

晉陶淵明不仕宋，妻翟氏與之同志，能安勤苦。夫耕于前，妻鋤于後。

勸夫詣獄

吳丹陽尹李衡數以事侵琅琊王，其妻習氏諫之，不聽。及王即位，衡憂懼，欲奔魏。妻曰：不可。琅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于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如妻言，果詔曰：丹陽尹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囚獄，其遣還郡。

救夫出圍

六帖：劉遐妻，邵續女也，驍果有父風。遐嘗為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出遐于萬人之中。

王妻志行

見父。

袁妻才辯

東漢袁隗妻馬倫，融之女，少有才辯。隗家世豐富，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

處妹未嫁乎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妹欲未遭良媒不
似鄉[illegible]然而已隱人問南郡[illegible]之與文為離而所
在之陋報以貨財為梅何報對曰孔子大聖猶不免武叔之
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訴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
不能答 披李氏為融官

怨夫自傷

符秦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陳留令武功道質第三女
也年十六歸滔滔甚敬之符堅以滔為安南將軍
留鎮襄陽滔攜寵姬趙陽臺以往蘇氏怨之不肯與俱而
滔竟與斷音問後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為回文璇璣圖
詩凡八百四十字縱橫反覆皆成文章詞甚悽惋因以寄

滔滔覽之感其意忍于是迎蘇氏來襄陽而歸陽臺于關中
恩好愈篤

罵夫自悔

世說孫秀降晉武帝妻以姨妹蒯氏蒯嘗妬罵秀為貉子
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于帝時大赦群
臣咸朝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
從其例否秀免冠謝遂為夫婦如初

頻夫罵卿

唐會昌中有進士杜[illegible]於防邊近十年其妻侯氏繡迴文作
龜形詩詣闕進之詩曰睽違已是十秋強對鏡那堪重理
鴉鬟閣門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為製衣裳開箱疊練雙淚滴
排杵調弦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征客早還鄉

罵夫下第

唐杜羔妻劉氏善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先寄詩曰良
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郎面君若
來時近夜來[illegible]詩曰剔
[illegible]千春策不識
如今在[illegible]

桓氏刵耳

漢劉長卿妻桓[illegible]之女生一男五歲長卿卒妻防遠嫌不歸寧男
十五而夭乃刵其耳以自誓宗婦咸[illegible]之曰君家無他意何
修義輕身如此桓氏曰先君五更學為帝師男以忠孝女

以貞順稱是以操刑以明我情耳又唐房玄齡微時且死
謂妻盧曰吾病篤汝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
剔一目以示無他後玄齡疾愈禮敬終身

裴氏斷髮

六帖李德武妻裴氏以孝[illegible]德武坐事徙嶺南時行裴
氏緣方[illegible]上表欲離婚德武謂裴氏曰我既遠無還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如夫婦如初
識[illegible]

唐宰相元載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鑒節概閑于板庭後載既待罪代宗欲令王氏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嘆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死亦幸矣堅不從命按通鑑及劉昫唐書但謂元載妻乃王忠嗣女又范攄雲溪友議又云韞秀王縉相公之女右丞維之姪女初王公鎮北京以韞秀嫁元載久而見輕韞秀謂元曰何不增學吾所有奩幌資裝盡為紙筆之費自此元到京師屢陳時務深契上旨肅宗擢拜中書蘇躍杜陽雜編亦以韞秀為縉女

祖德儒風

唐元和末范傳正為宣歙觀察使訪李白子孫獲孫女二人一為陳雲之妻一為劉勸之妻皆編戶甿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雅應對詳緩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歿無名有兄不相保為天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儷于農夫救死而已言訖淚下傳正因告以將改適士族二女曰夫婦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于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傳正嘉嘆

對鏡圖形

雲溪友議南楚材旅遊似無返舊之意其妻薛媛知之乃對鏡自圖其形并作詩以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寒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楚材遂歸夫婦如初

引斧斷臂

五代王凝為虢州司戶參軍卒于官凝家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携其子歸過開封府宿旅舍主人見婦人獨携一子疑之不許其宿李氏見天色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環聚而嗟之開封府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賜藥封瘡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

嫌夫年暮

唐盧尚書年高為校書郎晚娶崔氏有詞翰結縭之後微有嫌色盧請賦詩述懷崔立成一絕云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

思夫夢交

天寶末楊國忠出使江浙其妻思念至深忽夜夢與夫交而有孕後生男名朏國忠曰此夫妻相念情感所致時人莫不譏笑之

美冠古今

唐白樂天作元夫人墓志云夫人滎陽鄭氏女也及為婦則

無聞何宗梁鴻之妻稱婦也及為母則無聞又何足尚之親賢母也為女為婦時亦無聞今夫人為女則孝友為氏婦則尊事家人為母則教書二子皆已通經女美知此婦德母儀又知此三者兼美可謂冠古今矣

名著今古

房孺妻高氏[illegible]歐陽公云予集古錄已傳矣而婦人[illegible]高氏一人而已

戒夫遠禍

唐士林令侯敵素[illegible]氏戒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敵從其言俊臣怒出為武龍令敵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後俊臣敗其黨皆流敵獨得免

勸夫立功

唐薛仁貴妻柳氏曰夫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也君盍圖功名以自顯乎仁貴從之

密餉有饌

南宋劉穆之字道和家貧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其妻江氏每禁不令往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曰檳榔消食君何需此妻復為截髮市肴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敢見穆之及穆之為丹陽尹召妻兄弟飲至醉以金盤貯檳榔一斛進之

[illegible]

昔有人居上庠者其妻作詩寄鞋云細織官鞋巧樣新殷勤寄與讀書人好將穩步青雲上莫向平康謾惹塵

没入掖庭

太平廣記唐劉震之女無雙幼許配其甥王僊客未成婚值朱泚亂震夫妻死無雙沒入掖庭僊客後二年入京遇舊蒼頭塞鴻又得無雙婢採蘋與居後為富平縣尉知長樂驛累月忽報中使押內家人往園陵灑掃宿驛中僊客謂塞鴻曰我聞掖庭多衣冠子女恐無雙在焉汝為我一窺可否因令塞鴻假為驛吏煮茶簾外至夜深忽聞簾下語曰塞鴻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郎子在此今塞鴻候問無雙曰我不敢久語明日我去後於東北舍閣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塞鴻如其言果得書送僊客書後云勅使嘗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若能求之我與郎君可復相見僊客遂請解驛務尋訪押衙押衙求茅山道士藥其藥服之即死三日復活因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為逆黨賜此藥令自盡二日後託以親故以百縑贖其尸以與僊客救療得蘇押衙亦自盡僊客與無雙偕老襄鄧間

參議軍事

五代朱全忠夫人張氏多智略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參議或將兵至中塗夫人以為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即為之返

妻自執爨

汾晉司馬懿辭位詐以風痺不能起居偶曝書遇雨自起收書家唯一婢見之妻張氏懼言泄乃手殺婢而自執爨

妻善治生

周世宗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行逢妻鄧氏陋而剛決善治生嘗諫夫用法太嚴行逢怒鄧氏因之村墅遂不復歸行逢屢遣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租行逢就見之曰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為里正代人輸租以免楚撻時耶行逢欲與之俱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一旦有變村墅易為逃匿耳

供具紙筆

郡國雅談王元若病風凡終于貧病妻黃氏亦持雅操每遇得句黃氏中夜必先起燃燭供具紙筆元若重之

商確才能

歐陽公為梅聖俞妻謝氏墓銘云聖俞曰使吾不以貧賤累其心者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又嘗與商確其人之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自外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嘆曰君所交皆一時賢俊今與是人飲而歡耶

注視餅師

唐寧王宅左有賣餅者其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意因厚遺其夫取之寵惜踰等及歲問之曰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王乃歸之

猥配駔儈

魚服業話趙明誠清獻公抃之孫妻清照號易安居士濟南李格非之女明誠卒再適非類未幾反目有啟與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駔儈之下材傳者無不笑之有漱玉集三卷行世按氏族大全趙姓氏亦以明誠為清獻公子及觀東坡所撰清獻公神道碑其二子曰屼曰岏並無所謂明誠者又觀葉文莊水東日記明誠是趙挺之子

挺之附蔡京致位權要則宜有此下才之子當以葉說為是若以明誠為清獻之孫則易安為清獻之孫婦又豈肯以桑榆晚景更適非類為天下笑耶非類指張汝舟易安再適之夫也

並拜封爵

六帖安重榮娶二妻高祖並拜封爵又王毛仲有兩妻一上所賜者皆有國色

能計次夫

宋孫明復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髮皓白故相李迪守兗見之嘆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吾弟女甚賢可奉箕帚明復曰相家女不以嫁公侯貴戚而乃以嫁

山谷[illegible]不可不成相國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士大夫莫不賢之。

作詩餞行

昔[illegible]真宗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璞，能為詩。及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否？璞曰：獨臣妻有詩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東坡云：吾頃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詩送我乎？老妻不覺大笑而止。

題詩返附

元吳仁叔妻韓氏。仁叔業太學，寄簡于妻，妻拆簡乃白紙一幅，遂作詩返附之，曰：碧紗窗下拆緘封，一紙從頭徹底空。應是仙郎懷別恨，憶人長在不言中。仁叔得詩大被賞之，復答以詩。

見重九族

宋鄭林妻石氏，賢而有德，稱見重于九族。

許聘數人

江南野史：曹宗範妻初許聘數人，其夫輒死。一夕夢人謂曰：田頭有鹿迹，田尾有日系，乃汝之夫也。後嫁曹宗範，方悟。

易履

輟耕錄：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元，販於張萬戶家為奴。張以虜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為去計，而甘心於此？夫疑其試己也，訴於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於張。張命出之，遂鬻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鞋一易程一履，泣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蔭補入官。迨國朝統一天下，程為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為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携向鞋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未嘗解衣以寢，毅然不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己女。將半載，以所成布匹償原鬻鏹物，乞身為尼。見居城南某庵中。所遣人即往尋見，以鞋履為由，故遺鞋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鞋履示之，合，遂拜曰：吾主母也。尼曰：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為我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嘗再娶，亦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為具禮委幕屬李克復防護其車，送至陝西，重為夫婦焉。

黃公

輟耕錄：[illegible]王至元[illegible]閩本處[illegible]三王亟[illegible]汝水[illegible]三王給[illegible]衣濕更

求衣。宦信之吏取衣三王役水。必宦曰溺者必躍。次長竿
絡鉤。候其躍而舉之。尸竟不躍。宦悉三王之父歸。廣[illegible]所次
上流。尸遂逆流附父舟。推之不去。移舟迴[illegible]而上。尸從之
上者三。父畏甚。視之則其女也。[illegible]哭而收殮其尸。

不忍二適

輟耕錄。千夫長李某。戍[illegible]。一部卒妻郭氏。有令色
李心慕焉。一日李分兵往戍[illegible]李曰
至卒家。[illegible]因
為所轄。用[illegible]致誣。[illegible]後李[illegible]忽悔前事。乃
持刀出。而李幸脫走。訴于官。[illegible]持刃殺本
部官。罪死。卒在獄久之。府檄調黃巖州一獄卒葉姓者至。
尤有意于郭氏。乃顧視郭卒。[illegible]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
傳五府官。至乃斬決罪囚。[illegible]。卒知且謂曰。汝萬一不
保。汝妻尚少。汝子若女。纔八九歲耳。奚以依賴。我尚未娶
肯為我室。則我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illegible]謂郭
曰。我以有[illegible]此事。伊獄性諒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曰。汝
之死。以救我也。我不能一適。以報之。[illegible]遂携二兒出
而名人與之。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以
三之一具酒饌。俟至獄門。[illegible]夫一[illegible]聽入
郭謂其夫曰。石揀抑獄多矣。可用此酒饌少答之。又有錢
若干。收取自給。我去一[illegible]執作為口食計。恐旬日不及
看君敘也。相別垂泣而出。至[illegible]人渡溪水中。危坐而[illegible]

北水極險惡。竟不爲傳。[illegible]人[illegible]報之[illegible]
驗視。得實。為具棺殮葬之。於所[illegible]又申達上司。表其墓
曰貞烈郭氏之墓。[illegible]台州郡庶僚[illegible]
葉原卒之情。澤之人遂付還子女。卒亦終身不再娶。

[illegible]

輟耕錄。王氏守素。錢塘民家女。其夫丁某。家為全真道士。
于吳山紫陽[illegible]。一日召守素入山。[illegible]云。悩散六十
三秒用無人。我[illegible]順而相忘。空室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
方外皆[illegible]之。守素遂亦來髮簪冠。着道士服。奉
夫[illegible]二十年。死不下山。年逾七十。幾于得道神仙。[illegible]
洞[illegible]乃可尚也。

○妒妻

史記女無好醜入宮則妒士無賢不肖入朝則疑好女入宮惡女之仇

懼生龍蛇

左襄二十一年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注云不使不使叔虎之母見叔向之父也

令茹鶬鶊

梁武帝平齊獲侍兒十餘輩顧忌于心為郗后所沮動止皆有隔礙帝情恚成疾左右識其情若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以鶬鶊為膳可以療其病使不忌陛下盍試諸帝從之郗茹膳妒殆減半

髡頭

東漢袁紹死妻劉氏酷妒殺紹寵妾五人又謂死者有知恐見紹于地下乃髡頭黑面以毀其形

劓鼻

宜城公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姝主怒刵耳劓鼻斷巽髮帝怒斥為縣主

刻臂

雜俎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一婢新粧稍佳崔怒曰汝好粧耶我為汝粧乃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鎖梁灼其兩眼角以朱傅之及痂脫瘢如粧焉

爛髮

朝野僉載兵部尚書任瓌[illegible]宮女二人皆國色妻柳氏爛其髮禿盡太宗聞之令[illegible]金壺瓶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爾後不妒不須飲鴆柳氏拜勅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瓌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飲[illegible]帝謂瓌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怖之[illegible]不能禁其奈何二女令別宅安置

畏妻別館

晉王導字茂弘畏妻曹氏性妒導乃密營別館以處眾妾曹氏知之將往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群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置婢隔幃

晉謝安夫人劉氏性妒幃諸婢令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令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曰恐傷盛德

坐幔出妓

後青瑣

㺯柳惔性愛音樂而畏妻上賜女妓惔懼不敢仰視僕射張纓與惔狎而知惔畏妻賞欲觀妓惔先相聞夫人惔每欲見妓常隔幔奏之妻於幔中妓就後敢出惔得停留耳

拔刀盈妻

拾遺記桓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寵待殊甚妻南郡主妒
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
膚色玉耀不為動容徐徐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至
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辭甚悽惋主乃擲刀前抱
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案宋梅聖俞有
詠桓公奴詩

斫桃花

武陽女嫁阮宣性絕妒忌家有桃樹一株花葉灼耀宣嘆
美之即便大怒令婢取刀斫樹摧折其花

命賣皂莢

齊書豫章內史劉休妻王氏妒帝聞之賜休妾敕與王氏二
十杖令休于宅後開小店命王氏親賣皂莢掃帚以辱之

見圖愈疾

齊書劉瑱字士溫少有行業又工篆隸丹青尤為當世第
一妹為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醫
所不療瑱憂之乃令陳郡殷蒨善寫人面與王形像并圖王平
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使媼示妃妃見唾之罵
曰故宜早死於是悲情即歇疾亦除差

妒賦沉身

雜俎臨濟有妒婦津相傳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
光性妒忌伯玉常于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
此吾無憾焉段氏曰君何以水神美而輕我吾死何愁不

為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後七日托夢伯玉曰君本願
神吾今為神矣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渡此水有婦人
渡此水者皆壞衣枉妝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
雖妝飾而渡神亦不妒也又并州壽陽縣有妒女祠蓋介
之推妹也

妒殺寵妓

吳志司隸馮方女避亂揚州袁術見之悅納焉甚愛
幸諸婦妒其寵乃語馮氏曰將軍貴人也有氣節
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從之後諸婦共絞殺
馮氏懸之廁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不之究

妒殺乳母

晉書賈充後妻廣城君郭槐性妒忌初充子黎民方三歲乳
母抱之當閣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
私乳母即便殺之黎民戀念而死充遂無嗣又充前妻乃
李豐女豐被誅女離婚徙邊後赦還充先已娶郭配女武
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

詐愛新人

見宮嬪

詐許女奴

語林索福妻裴氏性甚妒福韓謂裴有以女奴獻者福謂
裴曰吾受命遣使者不過奴隸夫人何無許我乎裴
曰未知公所願若福稍所獻女奴裴許諾福賂左右曰夫

人沐。必來告。既告。福乃佯為腹痛。使召女奴。女奴既往。左右亦以白。裵遂出。發蓋中。來問所苦。福以病為苦。勸左右不可忍狀。裵乃以藥投小便中進之。明日監軍自來問。福具告之。皆大笑。

不選美妃

晉武帝太元中。詔選良家女以充後宮。使楊后選所取。后性妬。不取端正美好。唯取長白。下藩女有美色。帝舉扇障面語后曰。下氏佳。后曰。藩三世后族。不宜枉以卑位。帝乃止。

六畏狂鬼

宋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時號六虎。其中五虎尤甚。平生手殺婢千餘人。凡三適人。皆不終。後分嘗閉堂齋宣呼聲。同室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耶。蹋戶移榻中庭持刀獨寢。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也

孝標三同

東漢馮衍字敬通。妻任氏妬悍。不畜媵妾。兒女自操井臼。劉孝標云。予與敬通有三同。不遇一同也。剛直二同也。馮有忌妻。自操井臼。予亦有忌妻。家道坎軻。三同也。又藝文類聚。馮敬通有一婦任氏。娶之無所不至。敬通乃遣其妻。因與妻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家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偶相遭逢。

文穆四畏

宋趙興聞見錄。王文穆公夫人悍妬。位為一品。不置姬侍。欲置左右人。竟不可得。宅後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答曰。兼畏夫人。王深以為恨。卒無嗣。

推婢入墓

晉干寶字令升。父瑩有寵婢。母甚妬忌。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經十年。及母亡。開墓。其婢伏棺上。如生。載還。經日乃甦。言寶父常取飲食與之。家中有吉凶事。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後生子。寶嘗作無鬼論。至是始悟幽冥之理。作搜神記三十卷。干寶或作于寶。愚謂在墓中十年。乃復甦。甦而復嫁。嫁而又生子。恐世無此理。

與姬出宮

唐莊宗有愛姬生子。后患之。一日元行欽侍上側。上問曰。爾新喪婦。復娶乎。吾助爾聘。后卽指愛姬請曰。帝悼行欽何不賜之。上不得已。陽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姬肩輿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

稱詩致諷

謝太傅劉夫人性妬。不令公有別房。公深好聲色。後頗欲置妾。兄子外甥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己。乃問誰撰此詩。答云

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爾若使周姥撰詩必無此也

因詩罵嘲

宋孫公素者為程宣徽門客後娶程公女性極妬孫甚畏之嘗求蘇東坡書扇坡題云披扇當年笑温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按世說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驟諫其妻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之妬小為之損

怨夫娶妾

晉謝迆為吳興太守妻郗氏性妬以迆娶妾怨懟與書告絕迆疑門下生仇玄達為妻所作乃斥去玄達玄達奔孫恩遂害迆

罵夫納妾

輟耕錄華亭楓涇賊君實家富妻王氏妬悍無比僅有一女贅謝李初為壻君實納一妾于嘉興外舍生一男王氏聞之早夜罵詈君實不得已遣其妾遣兒以歸而女恐其分我財產遂于襁褓中酷加凌虐致成驚疾而亡越三年自孕將產夢抱此兒及娩得男隨自殞于蓐兒亦不育此婦女妬忌之報也

○出妻

家語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謂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謂有所娶無所歸與共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也

孔氏出妻

家語後序曰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曾子出妻

家語曾參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其妻以蒸梨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參遂出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吉甫庸能免于非乎

王吉出妻

東漢王吉居長安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啖之吉知其婦乃出之東家聞之伐其樹鄰里勸吉還婦

姜詩出妻

見公姑類婦

鮑永出妻

見繼母

袁隗出妻

東漢司徒袁隗為從女求婚見黃允嘆曰得壻如此足矣

兄聞乃逐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于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攘袂數允隱慝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于時。

敘離出妻

東漢李充字大遜。兄弟六人。貧無擔石之儲。易衣而出。併日而食。其妻竊謂充曰。今貧如是。我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機無爲空自窮也。充曰。可會鄉里。共議分資。至充從座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充離間母兄。罪不可和宗祀。叱而遣之。婦涕泣出門云。

無嗣出妻

唐嚴灌夫娶慎陵慎氏名三史。十年無嗣。乃出之。妻爲詩以別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收一餉間。便掛孤蓬從此去。不堪回首望夫山。灌夫有感。遂爲夫婦。

溺姬出妻

李元素後娶石泉公王方慶之孫女。前妻子皆不肖。而元素溺姬侍。王不見答。元素久疾。益昏惑。遂出之。王訴于朝。令元素官。且今畀王氏五百萬。

罵婢出妻

唐李迥秀妻嘗罵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欲以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耶。

嫂叔

儀禮。嫂者尊嚴之稱。漢書注。河方謂亡嫂爲丘嫂。丘空也。兄亡獨有嫂也。或云丘大也。長嫂之稱。

記丘作巨

嫂不通問 已下嫂

禮曲禮。嫂叔不通問。注云。然問遺之往來也。

嫂不爲炊

蘇秦出游數歲。困窮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爲炊。

不撫叔尸

禮雜記。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注云。撫。攸而撫其尸也。嫂叔遠避。故皆不撫。

爲解叔圍

晉王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論。詞理將屈。凝之妻謝道韞遣婢白獻之。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厭叔轑釜

史記漢高祖微時。嘗與賓客過丘嫂食。嫂厭叔。佯爲羹盡轑釜。客已去而視釜有羹。由是怨嫂。及即位。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爲言高祖。曰某非敢忘也。爲其母不長者。七年封其子爲羹頡侯。按太上皇高祖父。名端也。羹頡。山名。在嬀州懷戎縣。蓋怨昔者不與羹。借山名以遂其怨也。

嘲叔食糠

史記陳平少獨與伯兄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人或謂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

聚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注云
聚麥糠中不破者。

哭嫂為位　已下叔

禮檀弓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注云無服而為位者惟嫂叔蓋無服者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而為位者所以篤兄弟內喪之親

見嫂必冠

東漢馬援表嫂不冠不入廬。又魏徵嫂叔服議古人事嫂見稱載籍者非一若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敬馬援則見之必冠子思則哭之為位

養嫂為傭

東漢第五訪字子謀。少孤貧傭耕以養嫂

醫嫂求藥

晉顏含字弘都嫂老失明含躬親省視病須蚺蛇膽為藥含求不得有童子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蚺蛇膽也出戶化為青鳥嫂疾便愈。

幼依于嫂

東方朔少失父母。依于兄嫂

幼鞠于嫂

唐韓愈親兄名会嫂鄭氏視愈如子所謂鞠于嫂氏是也愈有祭嫂鄭氏文。

誄嫂貪鄙

世說王平子年十四五見兄王夷甫妻郭氏貪鄙令婢路上擔糞平子諫之以為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窗而走按平子名澄夷甫之弟也

譽嫂詞情

晉謝朗父據早卒朗總角時病新起體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安嫂王氏再遣信令還安留使竟其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因流涕攜朗去安謂座人曰家嫂詞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

見嫂與別

世說阮籍嫂嘗還家籍見嫂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耶

咨嫂後行

唐王珪奉寡嫂禮甚謹家事必咨嫂而後行。

○姒娣

世人疑娣姒之名皆以兄妻呼弟婦為娣弟婦呼兄妻為姒然公羊傳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以姪娣從娣者何弟也是以知弟解娣自然以長解為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左傳穆姜不以聲伯之母為姒又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為姒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為姒豈計夫之長幼乎

家介

見公姑娣姒婦。

妯娌

娣姒今或云妯娌。

先生後生

爾雅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注云同出謂同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已先生為姒後生為娣。

先娶後娶

唐李光進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財納管鑰于姒光進命返之曰娣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稱有禮法

王司徒渾妻鍾氏字琰與弟湛妻郝氏皆有德行琰雖門高與郝氏相親重郝不以賤下鍾鍾不以貴陵郝時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

耻為妯娌

唐高宗以太平公主適薛紹武后以紹兄顗妻蕭氏非貴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與田舍女為妯娌耶或曰蕭氏瑀之姪孫國家舊姻乃止。

報姒生男

左昭二十八年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按伯石即楊食我叔向娶申公巫臣之女所生也

送姒為尼

五代梁太祖破朱瑾納其妻以歸是后張氏迎太祖于封丘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捘然泣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姒至此若不幸汴州不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感動乃送瑾妻為尼。

子195 524

山堂肆考親屬第四十八卷

○兄弟

釋名。兄荒也荒大也。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

塤篪

詩小雅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廣韻注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子有六孔。世本暴辛公作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有八孔

枝葉

左文七年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

如手如足

宋花萼戰場文誰無兄弟。如手如足。

一體一支

漢詔兄弟鼓吾一體一支謂同父母也

封之有庳

萬章問象至不仁封之有庳。

奔于荊蠻

吳泰伯與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以及昌于是泰伯仲雍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

尊命重倫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伯夷讓叔齊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國人立其中子。朱子曰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按孤竹君姓墨名台。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中子名仲遼

濟世保家

東漢韋元將弟仲將。孔融與其父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濟世之器也。昨日仲將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競爽

左昭三年。齊公孫竈卒晏子曰惜也子雅不免殆哉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個焉姜其危哉。注云竈卽子雅子旗子雅之子。二惠謂子尾子雅皆齊惠公之孫也

連飛

北齊崔陵字長孺爲侍郎。弟仲文爲銀青光祿大夫。同日受拜命時云兩鳳連飛

讓弟田宅

漢卜式以田畜爲事。有弟既壯式乃脫身出。獨取羊百餘口田宅財物皆與弟。式入山牧羊十餘年。得羊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復分與弟

推弟田園

東漢陰慶爲鮦陽侯其弟員與丹皆爲郎。慶推其居第田園奴婢分與二弟。但佩印而已。

逃係

別傳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爲嗣札辭不可於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于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昧立夷昧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辭位以逃夷昧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將從先君之命則季子固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惡得爲君于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讓爵

東漢居巢侯劉般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遁逃十餘歲有司請絕其國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絕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和帝詔聽憲嗣爵徵愷爲郎

諫兄受遺

東漢鄭均字仲虞任城人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從乃爲傭得錢帛歸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慰弟營産

南史孔覬字思遠爲司徒長史弟道存與從弟徽頗營産業二弟請假東歸輜重十餘船皆綿絹紙席之屬覬正色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作賈客耶命燒盡而去撥類

一作凱

甘美分遺

東漢孔奮字君魚茂陵人爲守內弟奇在洛陽爲諸生乃分俸祿以給之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所食有甘美輒分減遺奇

孤惸相育

唐陽城字亢宗擧進士第後隱中條山與二弟皆域常易衣而出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亦疎我不忍爲弟爲之亦不娶終身

欲成弟名

東漢許武陽羨人明帝時太守第五倫擧武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弟成名乃請別居割財爲三自取肥田廣宅二弟所得悉劣鄉人皆稱二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普並得選擧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與榮祿所以求得分財成弟名譽今理產所增三倍于前悉以與弟一無所留于是郡中歷稱之

親侍兄疫

晉庾袞字叔褒咸寧中大疫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返毗病得瘥袞亦無恙

讓祿

藝文曹植兄弟如驂如龍喻兄弟之賢也

羽翼

唐明皇賜諸王宴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高高處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服每念此李十乙弟[illegible]生羽翼陳思王才足以經國家紀其[illegible]終同[illegible]之豈神丸効耶

孔融爭死

[illegible]時張儉[illegible]融[illegible]融年十六[illegible]儉[illegible]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illegible]彼來投我非弟之過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不能決乃上讞之詔獨坐褒

矜平讓生

崔鴻南燕錄有司奏沙門僧智夜入臨淄人矜平舍逕其寡嫂李氏平與弟安國殺之郡縣按平兄弟以殺人之罪[illegible]平與安國各引首就刑讓生競死義形急難

三虎

東漢賈彪字偉節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時稱賈氏三虎偉節最怒[illegible]少與從兄收[illegible]河東三虎[illegible]內史侍郎[illegible]選部侍郎[illegible]又[illegible]康人[illegible]有[illegible]大學

號爲州五鳳

八龍

東漢荀淑字季和穎陰人有子八人曰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也並有名稱時謂荀氏八龍儉字伯慈緄字仲慈靖字叔慈燾字慈光汪字孟慈爽字慈明肅字敬慈專字幼慈又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illegible]兄虔亦知名謝子微稱平輿之淵有二龍焉[illegible]時生四子[illegible]訓兄弟[illegible]下代六龍[illegible]門二[illegible]後魏王昕字元景生九子並風流醞藉世號王氏九龍[illegible]名王儉稱爲柳氏二龍宋韓氏八龍[illegible]

共被而寢

東漢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與弟仲海季江以孝友聞常共被而寢一日俱詣郡夜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兩釋之

同被而寢

見親王

因兄辭辟

東漢鍾皓以二兄未顯故不受公府之辟又童恢弟翊名高于恢[illegible]先辟[illegible]佯瘖不就仕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魯恭憐弟平欲就其名乃託疾不仕

因弟棄官
唐杜牧分司東都因弟覲病棄官
詣賊救弟
東觀漢記趙孝字長平沛國人王莽時天下荒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餓賊大驚驚并釋之
叩賊免兄
東漢倪萌臨淄人遭歲兵荒與兄俱出城採蔬爲赤眉賊所得欲殺啖之萌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
五常

蜀志馬良字季常眉有白毛兄弟五人並有才名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先主辟爲荊州從事位至侍中第謖字幼常好論兵後有街亭之敗
謖音速
三嘏
嘏音假
晉劉宏字終嘏兄粹字純嘏弟潢字沖嘏並在中朝世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
名出兄右
晉王珉字季琰小字僧彌洽次子也少有才藝名出兄珣右時人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耳珣字元琳小字法護洽長子也
名與弟齊

常師復自號白雲先生與弟師常齊名宋熙寧間陳襄薦以其經明學修薦爲學官
識兄涅陽
東漢夏馥爲中常所忌詔下州郡捕爲黨魁馥乃剪鬚變形入林慮山隱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烟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餉之馥不受曰弟奈何載禍相餉乎委之而去後靜在涅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蘇東坡和弟轍詩別期相近不堪聞風雨滿蕭已斷魂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按末二句正用馥事
會兄下邳

風俗通吳文章少孤其兄伯武相失二十年後會兄于下邳爭市計共鬪伯武毆文章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惨愴乎和相數大錯愕也因投杖于地相問乃其兄也
皆有吏才
漢嚴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才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
皆有士行
唐陸象先元方子弟景倩景融景獻景裔僧一行少時與象先兄弟相善嘗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士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
三世共財

東漢蔡邕與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

一門歷宦

六帖唐崔湜與弟液滌從兄涖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為天下第一

分荆

續齊諧記京兆人田真兄弟三人共分財各居堂前有紫荆花一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即枯死真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當分析便憔悴況人兄弟而可離異是人不如木矣兄弟相感復合荆亦復茂又周景式孝子傳古有兄弟意欲分異出見一荆同根接葉連陰嘆曰木猶欣聚況我兄弟而殊異哉遂相與雍和

夢草

劉宋謝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康樂賞愛之嘗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嘗曰此語有神助非吾所能及也

二荀孰賢

東漢荀靖與弟爽俱有才名或問汝南許章以爽與靖孰賢章曰二荀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明內潤慈明爽字叔明靖字

三周孰賢

宋周弘正字思行幼孤與弟弘讓弘直俱為伯父捨所養弘正聰敏不同而能談諷諸儀[illegible]嘗曰所宗白狎有才無貌弘直方雅氣調高手以[illegible]三周孰賢人曰若蜂腰矣又沈中仕齊為御史中丞與宋涉深名燥有優劣世號為腰鼓

封胡羯末

[illegible]

寵駒玉鴻

洪師民四子長朋字龜父有詩百篇句句可傳為郡舉[illegible]次芻字駒父第進士致[illegible]江湖不求聞達有詩千餘篇次炎[illegible]國集靖康中為諫議大夫坐事投海上次炎字[illegible]父癸弟[illegible]元祐末試吏于紹聖初官至著作郎秘書少

監次羽字鴻父元符末入黨籍遂終其身紹興間朝廷官其一子接師民娶黃山谷女弟四洪皆山谷甥也潘邠老作洪氏倡和軒詩云封胡羯末謝龜駒王鴻洪千載望四謝四洪天策同

龍駒鳳雛

晉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二陸幼時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illegible]

梁張纘二十餘錫銓並學不及纘而奉行齊焉時人以銓錫為[illegible]

雙璧

魏陸暐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見之曰：僕已年老，更覩雙璧。按暐字道暉，恭之字季順。

雙珠

南史孟乘與弟觀並美風姿，時謂之雙珠。也叡與兄劇動
齊才名。杜易簡稱為三珠樹。按三珠樹生赤水之上。

兩杜

漢杜周二子夾河為郡守，故衆號大杜。後臨海太守劉季
儀罷郡太守劉季勝評曰：兩杜皆夾河二龍，今出焉。

三張

白帖：二陸入洛，三張減價。三張謂晉張載字孟陽，與弟協
字景陽，亢字季陽，皆洛陽人，並博學有俊才。二陸即機雲
也。

道德相親

魏孝武帝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以伐齊，王勰辭曰：昔陳
思求而不得，臣思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大笑
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二曹謂魏世
祖文帝丕與弟陳思王植也。

升沉構怨

唐劉仁軌既顯達，其弟仁相在鄉曲，升沉不同，遂構嫌恨，
與兄別，將辭縣祇東令，仁軌戒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稱
五品家當分矣。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耶。

常趙

唐常述與弟道迥學業相匹，述與兄對為學士，與趙並為
禮官，搢紳榮之。時趙冬曦兄弟亦有美名，張燕公說嘗謂
人曰：常趙兄弟，人之杞梓。

溫顏

溫大雅在唐，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其弟彥博與思魯弟愍
楚同，彥將與愍楚弟遊秦同典校秘閣，
二家兄弟各為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為優，其後
職位溫氏為盛。

因弟受撻

唐李景莊老于場屋，每被黜，母必撻其兄景讓。宰相謂主
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兄每歲受撻。由是始
得及第。

代兄受笞

唐韋嗣立與兄承慶異母，少友愛，母王氏遇承慶嚴，每杖
笞之，嗣立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笞，母感悟，遂均愛
焉，議者比王祥王覽。

未答兄

南齊劉璡兄瓛夜隔壁呼璡，璡其答遲，不答，及下牀束帶立，
然後應，瓛怪其遲，璡曰：向束帶未竟。

取箭授子

宋文帝時，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

令各取一箭授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

五辛才識

前涼録辛攀字懷遠父奭二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

二劉文詞

唐劉知幾字子玄與兄知柔俱以文詞知名。

五陳

世說荀宏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諶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群荀顗方陳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裴綽方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七薛

孔帖薛播河中人開元天寶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為衣冠光寵

恭慎處兄

後村云曹植以茲代之于他人猶愛之況于父乎使植稍加智巧奪嫡猶反掌耳植素無此念深自斂退雖丁儀等盛稱辭不逾檢黃初之世數有貶削方且上表求以自試兄不見察而不敢廢恭順之義卒以此見稱可謂仁且智矣文中子曰至哉思王以天下讓其篤論也。

友愛撫弟

南宋太子劭弒文帝義隆自立後檢文帝巾箱得王僧綽所啓事也并前代故事收殺之僧綽弟僧虔為司徒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

惟取圖書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惟取圖書而已。

不私錢帛

唐崔倕奉兄寺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兄不命則不敢也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所須坐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

相代舍人

兄中書舍人

交換節度

唐李愬仍鳳翔隴右節度代其兄愿為武寧軍節度使兄弟交換徐岐兩鎮。

讓舉進士

唐張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舉進士所司以兄弟不可兩收將罷越石楚金進曰以順則越石為長以才則楚金不如請但退我李勣在中書曰國家貢舉本求才行何妨兼舉遂俱擢進士第

同爲幕官

唐西川杜暹辟楊收為節度判官。收弟嚴為觀察判官。兄弟同幕，時人榮之。未幾同為御史。

一宅同居

唐貞元以來言家法者，以柳陟崔倕為首。倕生六子，一登輔相，五任大察，太常卿，[illegible]大侍御，郎外，尚書郎，廷尉卿，銀金吾，鄜左僕射，[illegible]事，郎而[illegible]五，知貢舉，得[illegible]四十人。兄弟六人，自始仕至貴，皆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聞而嘆曰：崔郢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郢[illegible]小齋于別寢，御筆題德星堂字賜之。京兆民因崔氏書里至德星社。

八院相對

唐裴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及州刺史。于東都置八院相對，常擊鼓會食。

慈孝廣讓

交州記：李祖仁兄弟十人，並慈孝廣讓，因名其江曰廣讓江。

酪酥醍乳

唐穆質兄弟，懷州人。嘗撰家令，訓其子孫。四人皆御史中丞。質右補闕，員侍御史，賞監察御史，皆以耿直行誼顯。兄弟和睦，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為酪；賞美而多文，為酥；員為醍醐；質為乳腐。貞元間，言家法者，稱韓穆二門云。韓謂韓休。

下馬授兄

崔鴻後秦錄：姚萇與苻登戰，萇中流矢，其弟碩德下馬以授萇。萇曰：汝何以自免？碩德曰：天下可無碩德，不可無兄。俄救至，俱得免。

射牛存弟

隋書：牛弘字里仁。弟弼，好酒。酣醉射殺弘駕車牛。弘自外還，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義取五星

唐竇常與兄弟牟、羣、庠、鞏五人，皆為郎，工詞章，義取五星為聯珠集行于世。

時號三宿

唐韋叔謙貞觀中為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主爵郎中季武同省，號為三宿。

代為八座

唐閻立本代兄立德為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為八座，時人榮之。

並居兩省

劉偉之為左史，兄之為給事中，兄弟並居兩省。

乞弟內徙

唐張嘉貞[illegible]弟[illegible]尉，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

祐相恃以長。今為鄭州別駕，頻內徙，使少相近，盡力報國，亦無所恨。帝為徙嘉祐忻州刺史。

憂弟外遷

唐岑文本弟文昭仕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憂愁，儻無此弟，是無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譴責，得免出。

形貌酷類

陳國張伯偕與弟仲偕形貌酷類。仲偕妻新粧，忽見伯偕，誤以為夫，問曰：今日新粧好不？伯偕不顧。仲偕妻慚悞。後伯偕復過，仲偕妻復呼之曰：向悞認伯是卿。伯偕又不顧。仲偕妻始慚俱悞。

骨肉交歡

宋陳卓咸寧人，有田五千，凡田止一千，頗合戶而同之，且曰：人生飽暖之外，骨肉交歡而已。其後兄子康民登皇祐初進士，官至大中大夫。

越俗超塵

梁劉歊字子元，博學能文，族弟訏字彥度，幼稱純孝。兄弟二人卜築鍾山，有終焉之志。劉孝標稱之曰：訏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纖纊也。

連璧分異

蘇東坡與弟子由，及孔文仲經甫與弟武仲常甫、平仲毅甫，俱以才名播天下。黃山谷時詩曰：二蘇上連璧，三孔分立鼎。天不墜斯文，俱來集臺省。

仕吳仕蜀

三國諸葛瑾仕吳，弟亮仕蜀，誕仕魏，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又瑾嘗使蜀，與亮公朝相見，退無私面。按瑾字子瑜，誕字公休。

仕宋仕元

宋文文山公死宋，而其弟璧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有心事，南枝向煖北枝寒。文文公二子道生、佛生皆以流離中死亡。詔命以弟璧之子陞為後，至元皇慶中陞復仕元，為集賢學士，奉使潁州道，卒。時有挽之者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又張弘範、張世傑本兄弟也，而一為元伐宋，期于削平；一奉宋抗元，志存社稷。

侍兄辭召

宋范純仁伯兄純祐久病，公侍湯藥如孝子之事嚴父。會文元守北都，辟掌機密，後朝廷又召編校秘閣書籍，皆以兄病辭不赴。富文忠公責之，曰：臺省清貴，人所難得，小官出常調，何必若辭？公曰：富貴有命。

戒兄擇交

[illegible]天下無賢不肖歡如也，嘗有言曰：吾上可以

陪玉皇上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弟子由少許可嘗戒
東坡擇交東坡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是一
病。

呼弟為君

蘇子由己卯生東坡呼為卯君。

事兄如父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甚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
如嚴君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
則拊其背問曰衣得無薄乎

相約早休

蘇子由曰轍幼從子瞻兄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宦遊

四方讀韋蘇州詩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惻然感之乃
相約早休為閒居之樂其後熙寧十年二月始會于澶濮
之間留百餘日宿于逍遙堂追感前約作小詩云逍遙堂
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
在彭城又云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臥北
窗呼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

同時請老

宋韓獻肅公絳兄弟天性友愛自忠憲公為兩府大臣至
公兄弟同時為宰相近輔者三人公將歸許而兩弟時亦
皆七十同時請老朝廷雖未之許其為榮盛前古未有也
按忠憲乃獻肅公之父億也

詩酒相娛

宋周益公名必大字子充廬陵人以太傅退休其兄秉成
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若終其身又
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顏鶴髮相從于泉
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
也

清白相勵

宋李綸提舉廣東常平適伯兄維守恩平酌別江濱兄弟
相勵以清白綸臨江矢言曰儻負君恩有如此水遂投盃
于江盃停不沒者久之觀者驚嘆民歌曰石門之水清且
漪賢吏一歃千古榮爭如李公投盃與江流洶洶盃停停

許劭排兄

蜀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俱知名而私情不協劭為郡
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馬磨自給按劭字子將

元明送弟

黃山谷謫黔州嘗書萍鄉縣壁曰兄元明自陳留渡漢浮
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余至摩圍山掩淚握
手臨別有詩急雪鶺鴒相並影驚風鴻鴈不成行按元明
字大臨

哭于影堂

宋王安國嘗諫于兄安石曰天下洶洶不樂新法恐為家
禍安石不聽安國哭于影堂曰家門滅矣

哭子家廟

朱子嘗言陳亨伯創經制錢時兄弟有名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哭于家廟以為作俑之罪祖先將不祀矣

護兄肆貪

世說晉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作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于此敦默然充神氣自若

感弟為善

宋王魏公有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祠家廟列百壺于堂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魏公忽自外來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公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悟為善

繼中科名

兄科第

自相師友

宋陸九齡字子壽弟子美子靜伯仲間閒侃侃自相師友